阅微草堂笔记

【清】纪昀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阅微草堂笔记

作者：【清】纪昀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序

原序

文以载道，儒者无不能言之。夫道岂深隐莫测，秘密不传，如佛家之心印，道家之口诀哉！万事当然之理，是即道矣。故道在天地，如汞泻地，颗颗皆圆；如月映水，处处皆见。大至于治国平天下，小至于一事一物、一动一言，无乎不在焉！文，其中之一端也。文之大者为《六经》，固道所寄矣；降而为列朝之史；降而为诸子之书；降而为百氏之集，是又文中之一端，其言足以明道。再降而稗官小说，似无与于道矣。然《汉书．艺文志》列为一家，历代书目亦皆著录。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，其近于正者，于人心世道，亦未尝无所裨欤！

河间先生，以学问文章，负天下重望。而天性孤直，不喜以心性空谈，标榜门户；亦不喜才人放诞，诗坛酒社，夸名士风流。是以退食之余，惟耽怀典籍，老而懒于考索，乃采掇异闻，时作笔记，以寄所欲言。《滦阳消夏录》等五书，俶诡奇谲无所不载，洸洋恣肆无所不言，而大旨要归于醇正，欲使人知所劝惩。故诲淫导欲之书，以佳人才子相矜者，虽纸贵一时，终渐归湮没。而先生之书，则梨枣屡镌，久而不厌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。顾翻刻者众，讹误实繁，且有妄为标目如明人之刻《冷斋夜话》者，读者病焉。时彦夙从先生游，尝刻先生《姑妄听之》，附跋书尾，先生颇以为知言，迩来诸板益漫漶，乃请于先生，合五书为一编，而仍各存其原第。篝灯手校不敢惮劳，又请先生检视一过，然后摹印。虽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传，然鱼鲁之舛差稀于先生教世之本志，或亦不无小补云尔。

嘉庆庚申八月门人北平盛时彦谨序。

郑序

河间纪文达公，久在馆阁，鸿文钜制，称一代手笔。或言公喜诙谐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今观公所署笔记，词意忠厚、体例谨严。而大旨悉归劝惩，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与！虽小说，犹正史也。公自云：“不颠是非如《碧云騢》，不怀挟恩怨如《周秦行纪》，不描摹才子佳人如《会真记》，不绘画横陈如《秘辛》，冀不见摈于君子。”盖犹公之谦词耳。公之孙树馥，来宦岭南。从索是书者众，因重锓板。树馥醇谨有学识，能其官，不堕其家风云。

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，龙溪郑开禧识。

纪昀　诗二首

千生心力坐销磨，纸上烟云过眼多。

拟筑书仓今老矣，只应说鬼以东坡。

前因后果验无差，琐记搜罗鬼一车。

传语洛闽门弟子，稗官原不入儒家。

观弈道人自题

第一卷 滦阳消夏录一

乾隆己酉夏，以编排秘籍，于役滦阳，时校理久竟，特督视官吏，题签庋架而已，昼长无事，追录见闻，忆及即书，都无体例，小说稗官，知无关于著述；街谈巷议，或有益于劝惩，聊付抄胥存之。命曰《滦阳消夏录》云尔。

胡御史牧亭言，其里有人畜一猪，见邻叟辄瞋目狂吼，奔突欲噬，见他人则否。邻叟初甚怒之，欲买而啖其肉。既而憬然省曰："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？世无不可解之冤。"乃以善价赎得，送佛寺为长生猪，后再见之，弭耳昵就，非复曩态矣。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，有巴西李衍题曰："至人骑猛虎，驭之犹骐骥。岂伊本驯良，道力消其鸷。乃知天地间，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，无为多畏忌。"可为此事作解也。

沧州刘士玉孝廉，有书室为狐所据。白昼与人对语，掷瓦石击人，但不睹其形耳。知州平原董思任，良吏也，闻其事，自往驱之。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，忽檐际朗言曰："公为官，颇爱民，亦不取钱，故我不敢击公，然公爱民乃好名，不取钱乃畏后患耳，故我亦不避公。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。"董狼狈而归，咄咄不怡者数日。刘一仆妇甚粗蠢，独不畏狐。狐亦不击之，或于对语时，举以问狐。狐曰："彼虽下役，乃真孝妇也，鬼神见之犹敛避，况我曹乎？"刘乃令仆妇居此室，狐是日即去。

爱堂先生言，闻有老学究夜行，忽遇其亡友，学究素刚直，亦不怖畏，问君何往，曰："吾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摄，适同路耳。"因并行。至一破屋，鬼曰："此文士庐也。"问："何以知之？"曰："凡人白昼营营，性灵汩没，唯睡时一念不生，元神朗澈，胸中所读之书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窍而出，其状缥渺缤纷，烂如锦绣。学如郑孔，文如屈宋班马者，上烛霄汉，与星月争辉；次者数丈，次者数尺，以渐而差，极下者亦萤萤如一灯，照映户牖。人不能见，唯鬼神见之耳。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"学究问："我读书一生，睡中光芒当几许？"鬼嗫嚅良久曰："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，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经文七八十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，笼罩屋上，诸生诵读之声，如在浓云密雾中，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"学究怒斥之，鬼大笑而去。

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，见廊下有诗二首，其一曰："飒飒西风吹破棂，萧萧秋草满空庭。月光穿漏飞檐角，照见莓苔半壁青。"其二曰："耿耿疏星几点明，银河时有片云行。凭栏坐听谯楼鼓，数到连敲第五声。"墨痕惨淡，殆不类人书。

董曲江先生，名元度，平原人，乾隆壬申进士，入翰林，散馆，改知县，又改教授，移疾归。少年梦人赠一扇，上有三绝句曰："曾公饮马天池日，文采西园感故知；至竟心情终不改，月明花影上旌旗。""尺五城内并马来，垂杨一例赤鳞开；黄金屈戌雕胡锦，不信陈王八斗才。""萧鼓冬冬画烛楼，是谁亲按小凉洲；春风豆蔻知多少，并作秋江一段愁。"语多难解。后亦卒无征验，莫明其故。

平定王孝廉执信，尝随父宦榆林，夜宿野寺经阁下，闻阁上有人絮语，似是论诗。窃讶此间少文士，那得有此？因谛听之，终不甚了了。后语声渐出阁廊下，乃稍分明。其一曰："唐彦谦诗格不高，然'禾麻地废生边气，草木春寒起战声'，故是佳句。"其一曰："仆尝有句云：'阴碛日光连雪白，风天沙气入云黄。'非亲至关外，不睹此景。"其一又曰："仆亦有一联云：'山沉边气无情碧，河带寒声亘古秋。'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。"相与吟赏者久之。寺钟忽动，乃寂无声。天晓起视，则扃钥尘封。"山沉边气"一联，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。总镇名举，出师金川时，百战阵殁者也。"阴碛"一联，终不知为谁语。即其精灵长在，得与任公同游，亦决非常鬼矣。

沧州城南上河涯，有无赖吕四，凶横无所不为，人畏如狼虎。一日薄暮，与诸恶少村外纳凉，忽隐隐闻雷声，风雨且至。遥见似一少妇，避入河干古庙中。吕语诸恶少曰："彼可淫也。"时已入夜，阴云黯黑，吕突入，掩其口，众共褫衣相嬲。俄雷光穿牖，见状貌似是其妻，急释手问之，果不谬。吕大恚，欲提妻掷河中，妻大号曰："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，天理昭然，汝尚欲杀我耶？"吕语塞，急觅衣裤，已随风入河流矣。旁皇无计，乃自负裸妇归。云散月明，满村哗笑，争前问状。吕无可置对，竟自投于河。盖其妻归宁，约一月方归。不虞母家遘回禄，无屋可栖，乃先期返。吕不知而遘此难。后妻梦吕来曰："我业重，当永堕泥犁。缘生前事母尚尽孝，冥官检籍得受蛇身，今往生矣。汝后夫不久至。善视新姑嫜，阴律不孝罪至重，毋自蹈冥司汤镬也。"至妻再醮日，屋角有赤练蛇，垂首下视，意似眷眷。妻忆前梦，方举首问之，俄闻门外鼓乐声。蛇于屋上跳掷数回，奋然去。

献县周氏仆周虎，为狐所媚，二十余年如伉俪，尝语仆曰："吾炼形已四百余年，过去生中，于汝有业缘当补。一日不满，即一日不得生天。缘尽，吾当去耳。"一日，輾然自喜，又泫然自悲，语虎曰："月之十九日，吾缘尽当别，已为君相一妇，可聘定之。"因出白金付虎，俾备礼。自是狎昵嬿婉，逾于平日，恒形影不离。至十五日，忽晨起告别，虎怪其先期，狐泣曰："业缘一日不可减，亦一日不可增。惟迟早则随所遇耳。吾留此三日缘，为再一相会地也。"越数年，果再至，欢洽三日而后去。临行呜咽曰："从此终天诀矣。"陈德音先生曰："此狐善留其有余，惜福者当

如是。”刘季箴则曰：“三日后终须一别，何必暂留？此狐炼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，临事者不当如是。”余谓二公之言，各明一义，各有当也。

献县令明晨，应山人，尝欲申雪一冤狱，而虑上官不允，疑惑未决。儒学门斗有五半仙者，与一狐友，言小休咎多有验，遣往问之，狐正色曰：“明公为民父母，但当论其冤不冤，不当问其允不允，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？”门斗返报，明为悚然。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，尝同一道士渡江，适有与舟子争诟者，道士太息曰：“命在须臾，尚较计数文钱耶？”俄其人为帆脚所扫，堕江死，李公心异之。中流风作，舟欲覆，道士禹步诵咒，风止得济，李公再拜谢更生，道士曰：“适堕江者命也，吾不能救。公贵人也，遇阨得济，亦命也。吾不能不救，何谢焉？”李公又拜曰：“领师此训，吾终身安命矣。”道士曰：“是不尽然。一身之穷达当安命，不安命则奔竞排轧，无所不至。不知李林甫、秦桧即不倾陷善类，亦作宰相，徒自增罪案耳。至国计民生之利害，则不可言命。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设官，所以补救气数也。身握事权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，朝廷何必设此官乎？晨门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’诸葛武侯曰：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’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。此圣贤立命之学，公其识之。”李公谨受教，拜问姓名。道士曰：“言之恐公骇。”下舟行数十步，翳然灭迹。昔在会城，李公曾话是事，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。

北村郑苏仙，一日梦至冥府，见阎罗王方录囚。有邻村一媪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赐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处。郑私叩冥吏曰：“此农家老妇，有何功德？”冥吏曰：“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虽贤士大夫或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损人，种种机械因是而生，种种冤愆因是而造，甚至贻臭万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为害也。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。何怪王之加礼乎？”郑素有心计，闻之惕然而寤。郑又言，此媪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，今无愧鬼神。王哂曰：“设官以治民，下至驿丞闸官，皆有利弊之当理。但不要钱即为好官，植木偶于堂，并水不饮，不更胜公乎？”官又辩曰：“某虽无功，亦无罪。”王曰：“公一身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乎？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，非负国乎？三载考绩之谓何，无功即有罪矣。”官大踧踖，锋棱顿减。王徐顾笑曰：“怪公盛气耳。平心而论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来生尚不失冠带。”促命即送转轮王。观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暧，鬼神皆得而窥。虽贤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于责备。相在尔室，其信然乎？

雍正壬子，有宦家子妇，素无勃溪状。突狂电穿牖，如火光激射，雷楔贯心而入，洞左胁而出，其夫亦为雷焰燔烧，背到尻皆焦黑，气息仅属，久之乃苏，顾妇尸泣曰：“我性刚劲，与母争论或有之；尔不过私诉抑郁，

背灯掩泪而已，何雷之误中尔耶？”是未知律重主谋，幽明一也。

无云和尚，不知何许人。康熙中挂单河间资胜寺，终日默坐，与语亦不答。一日，忽登禅牀，以界尺拍案一声，泊然化去。视案上有偈曰：“削发辞家净六尘，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爱物无穷事，原有周公孔圣人。”佛法近墨，此僧乃近于杨。

宁波吴生，好作北里游。后昵一狐女，时相幽会。然仍出入青楼间。一日，狐女请曰：“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见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，应念而至，不逾于黄金买笑乎？”试之，果顷刻换形，与真无二。遂不复外出。尝语狐女曰：“眠花藉柳，实惬人心。惜是幻化，意中终隔一膜耳。”狐女曰：“不然。声色之娱，本雷光石火。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。岂特某某为幻化，即妾亦幻化也。即千百年来，名姬艳女皆幻化也。白杨绿草，黄土青山，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。握雨携云，与埋香葬玉、《别鹤》《离鸾》，一曲伸臂顷耳。中间两美相合，或以时刻计，或以日计，或以月计，或以年计，终有诀别之期。及其诀别，则数十年而散，与片刻暂遇而散者，同一悬崖撒手，转瞬成空。倚翠偎红，不皆恍如春梦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终身聚首，而朱颜不驻，白发已侵，一人之身，非复旧态。则当时黛眉粉颊，亦谓之幻化可矣。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？”吴洒然有悟。后数岁，狐女辞去，吴竟绝迹于狎游。

交河汲孺爱，青县张文甫，皆老儒也。并授徒于献。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，去馆稍远，荒原阒寂，榛莽翳然。张心怖欲返，曰：“墟墓间多鬼，曷可久留。”俄一老人扶杖至，揖二人坐，曰：“世间何得有鬼？不闻阮瞻之论乎？二君儒者，奈何信释氏之妖妄。”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，疏通证明，词条流畅。二人听之皆首肯，共叹宋儒见理之真，递相酬对，竟忘问姓名。适大车数辆远远至，牛铎铮然，老人振衣急起曰：“泉下之人，岑寂久矣。不持无鬼之论，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。今将别，谨以实告，毋讶相戏侮也。”俯仰之顷，欻然已灭。是间绝少文士，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，或即其魂欤？

河间唐生，好戏侮，土人至今能道之。所谓唐啸子者是也。有塾师好讲无鬼，尝曰：“阮瞻遇鬼，安有是事？僧徒妄造蜚语耳。”唐夜洒土其窗，而呜呜击其户。塾师骇问为谁，则曰：“我二气之良能也。”塾师大怖，蒙首股栗，使二弟子守达旦。次日委顿不起。朋友来问，但呻吟曰：“有鬼。”既而知唐所为，莫不拊掌。然自是魅大作，抛掷瓦石，摇撼户牖无虚夕。初尚以为唐再来，细察之，乃真魅。不胜其嬲，竟弃馆而去。盖震惧之后，益以惭恧，其气已馁，狐乘其馁而中之也。妖由人兴，此之谓乎？

天津某孝廉，与数友郊外踏青。皆少年轻薄。见柳荫中少妇骑驴过，欺其

无伴，邀众逐其后，嫚语调谑。少妇殊不答，鞭驴疾行。有两三人先追及，少妇忽下驴软语，意似相悦。俄某与三四人追及，审视正其妻也。但妻不解骑，是日亦无由至郊外，且疑且怒，近前诃之。妻嬉笑如故，某愤气潮涌，奋掌欲掴其面。妻忽飞跨驴背，别换一形，以鞭指某数曰：“见他人之妇，则狎亵百端；见自己妇，则恚恨如是。尔读圣贤书，一恕字尚不能解，何以挂名桂籍也！”数讫，迳行。某色如死灰，殆僵立道左不能去，竟不知是何魅也。

德州田白岩曰：“有额都统者，在滇黔间山行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，欲剖其心。女哀呼乞救，额急挥骑驰及，遽格道士手，女噭然一声，化火光飞去，道士顿足曰：‘公败吾事！此魅已媚杀百余人，故捕诛之以除害。但取精已多，岁久通灵，斩其首则神遁去，故必剖其心乃死。公今纵之，又贻患无穷矣。惜一猛虎之命，放置深山，不知泽麋林鹿，劘其牙者几许命也！’匣其匕首，恨恨渡溪去。”此贻白岩之寓言，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。姑容墨吏，自以为阴功，人亦多称为忠厚。而穷民之卖儿贴妇，皆未一思，亦安用此长者乎？

献县吏王某工刀笔，善巧取人财。然每有所积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有城隍庙道童，夜行廊庑间，有二吏持簿对算，其一曰：“渠今岁所蓄较多，当何法以销之？”方沉思间，其一曰：“一翠云足矣，无烦迂折也。”是庙往往遇鬼，道童习见亦不怖。但不知翠云为谁，亦不知为谁销算。俄有小妓翠云至，王某大嬖之，耗所蓄八九，又染恶疮，医药备至，比愈则已荡然矣。人计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数者，约三四万金，后发狂疾暴卒，竟无棺以殓。

陈云亭舍人言，有台湾驿使宿馆舍，见艳女登墙下窥，叱索无所睹。夜半琅然有声，乃片瓦掷枕畔，叱问：“是何妖魅，敢侮天使？”窗外朗声曰：“公禄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惧干神谴，惴惴至今。今公睡中萌邪念，误作驿卒之女，谋他日纳为妾。人心一动，鬼神知之，以邪召邪，不得而咎我，故投瓦相报，公何怒焉？”驿使大愧，未及天曙，促装去。

叶旅亭御史宅，忽有狐怪白昼对语，迫叶让所居，扰攘戏侮，至杯盘自舞，几榻自行。叶告张真人，真人以委法官。先书一符，甫张而裂，次牒都城隍，亦无验。法官曰：“是必天狐，非拜章不可。”乃建道场七日。至三日狐犹诟詈，至四日乃婉词请和。叶不欲与为难，亦祈不竟其事。真人曰：“章已拜，不可追矣。”至七日，忽闻格斗砰訇，门窗破堕，薄暮尚未已，法官又檄他神相助，乃就擒，以罂贮之，埋广渠门外。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，曰：“我亦不知所以然，但依法施行耳。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，而符箓则掌于法官。真人如官长，法官如胥吏；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

箓，法官非真人之印，其符箓亦不灵。中间有验有不验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，或准或驳，不能一一必行耳。”此言颇近理。又问设空宅深山，猝遇精魅，君尚能制伏否，曰：“譬大吏经行，劫盗自然避匿。倘或无知猖獗，突犯双旌，虽手握兵符，征调不及，一时亦无如之何。”此言亦颇笃实。然则一切神奇之说，皆附会也。

朱子颖运使言守泰安日，闻有士人到岱岳深处，忽人语出石壁中曰：“何处经香，岂有转世人来耶？”剨然震响，石壁中开，贝阙琼楼涌现峰顶。有耆儒冠带下迎，士人骇愕，问：“此何地？”曰：“此经香阁也。”士人叩经香阁之义，曰：“其说长矣，请坐讲之。昔尼山删定，垂教万年。大义微言，递相授受。汉代诸儒，去古未远，训诂笺注，类能窥见先圣之心，又淳朴未漓，无植党争名之习，惟各传师说，笃溯渊源。沿及有唐，斯文未改。迨乎北宋，勒为注疏十三部，先圣嘉焉。诸大儒虑新说日兴，渐成绝学，建是阁以贮之。中为初本，以五色玉为函，尊圣教也；配以历代官刊之本，以白玉为函，昭帝王表章之功也，皆南面；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，每一部成，必取初印精好者，按次时代，庋置斯阁，以苍玉为函，奖汲古之勤也，皆东西面，并以珊瑚为签，黄金作锁钥。东西两庑，以沉檀为几，锦绣为茵，诸大儒之神，岁一来视，相与列坐于斯阁。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，帙以纂组，收为一库。自是以外，虽著述等身，声华盖代，总听其自贮名山，不得入此门一步焉。先圣之志也。诸书至子刻午刻，一字一句，皆发浓香，故题曰‘经香”。盖一元斡运，二气絪缊，阴起午中，阳生子半，圣人之心，与天地通。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，其精奥亦与天地通，故相感也。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，他人则否。世儒于此十三部，或焚膏继晷，钻仰终身，或锻炼苛求，百端掊击，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。君四世前为刻工，曾手刊《周礼》半部，故余香尚在，吾得以知君之来。”因引使周览阁庑，款以茗果。送别，曰：“君善自爱，此地不易至也。”士人回顾，唯万峰插天，杳无人迹。案此事荒诞，殆尊汉学者之寓言。夫汉儒以训诂专门，宋儒以义理相尚，似汉学粗而宋学精。然不明训诂，义理何由而知？概用诋诽，视犹土苴，未免既成大辂，追斥椎轮，得济迷川，遽焚宝筏。于是攻宋儒者，又纷纷而起故。余撰《四库全书．诗部总序》，有曰：“宋儒之攻汉儒，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求胜于汉儒而已。后人之攻宋儒，亦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。”韦苏州诗曰：“水性自云静，石中亦无声。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惊。”此之谓矣。平心而论，《易》自王弼始变旧说，为宋学之萌芽，宋儒不攻；《孝经》词义明显，宋儒所争，只今文古字句，亦无关宏旨，均姑置勿议；至《尚书》、三礼、三传、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诸注疏，皆根据古义，断非宋儒所能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宋儒积一生精力，字斟句酌，亦断非汉儒所及。盖汉儒重师傅，渊源有自；宋儒尚心悟，研索易深。汉儒或执旧文，过于信传；宋儒或凭臆断，勇于改经。计其得失，亦复相当。唯汉儒之学，非读书稽古，不能下一语；宋儒之学，则人人皆可以空谈。

其间兰艾同生，诚有不尽餍人心者，是嗤点之所自来。此种虚构之词，亦非无因而作也。

曹司农竹虚言，其族兄自歙往扬州，途经友人家，时盛夏，延坐书屋，甚轩爽。暮欲下榻其中，友人曰："是有魅，夜不可居。"曹强居之，夜半有物自门隙蠕蠕入，薄如夹纸，入室后，渐开展作人形，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，忽披发吐舌，作缢鬼状，曹笑曰："犹是发，但稍乱。"鬼技穷，倏然灭。及归途再宿，夜半门隙又蠕动，甫露其首，辄唾曰："又此败兴物耶？"竟不入。此与嵇中散事相类。夫虎不食醉人，不知畏也。畏则心乱，心乱则神涣，神涣则鬼得乘之；不畏则心定，心定则神全，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。故记中散是事者，称"神志湛然，鬼惭而去"。

董曲江言，默庵先生为总漕时，署有土神马神二祠，惟土神有配。其少子恃才兀傲，谓土神于思老翁，不应拥艳妇，马神年少，正为嘉耦。迳移女像于马神祠，俄眩仆不知人。默庵先生闻其事，亲祷移还，乃苏。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，有训导谓黉宫不可塑妇人，乃别建一小祠迁焉，土神凭其幼孙语曰："汝理虽正，而心则私，正欲广汝宅耳，吾不服也。"训导方侃侃谈古礼，猝中其隐，大骇，乃终任不敢居。是实二事相近，或曰："训导迁庙犹以礼，董渎神甚矣，谴当重。"余谓董少年放诞耳，训导内挟私心，使己有利，外假公义，使人无词，微神发其阴谋，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。《春秋》诛心，训导谴当重于董。

戏术皆手法捷耳。然亦实有搬运术。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，一术士置杯酒于案，举掌扪之，杯陷入案中，口与案平，然扪案不见杯底。少选取出，案如故。此或障目法也。又举鱼脍一巨碗，抛掷空中不见，令其取回，则曰："不能矣。在书室画厨夹屉中，公等自取耳。"时以宾从杂沓，书室多古器，已严扃。且夹屉高仅二寸，碗高三四寸许，断不可入。疑其妄，姑呼钥启视，则碗置案上，换贮佛手五。原贮佛手之盘，乃换贮鱼脍，藏夹屉中，是非搬运术乎？理所必无，事所或有，类如此。然实亦理之所有。狐怪山魈，盗取人物，不为异；能劾禁狐怪山魈者，亦不为异；既能劾禁，即可以役使，既能盗取人物，即可以代人取物，夫又何异焉？

旧仆庄寿言："昔事某官，见一官侵晨至，又一官续至，皆契交也。其状若密递消息者。俄皆去，主人亦命驾递出，至黄昏乃归。车殆马烦，不胜困惫。俄前二官又至，灯下或附耳，或点头，或摇手，或蹙眉，或拊掌，不知所议何事。漏下二鼓，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，室中弗闻也。方疑惑间，忽又闻长叹一声，曰：'何必如此？'始宾主皆惊，开窗急视，新雨后泥平如掌，绝无人迹，共疑为我呓语。俄时因戒勿窃听，避立南荣外花架下，实未尝睡，亦未尝言，究不知其何故也。"

永春邱孝廉二田，偶憩息九鲤湖道中，有童子骑牛来，行甚速。至丘前小

立，朗吟曰："来冲风雨来，去踏烟霞去。斜照万峰青，是我还山路。"怪村竖哪得作此语，凝思欲问，则笠影出没杉桧间，已距半里许矣。不知神仙游戏，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。

莆田林教谕霈，以台湾俸满北上。至涿州南，下车便旋。见破屋墙外，有磁锋划一诗曰："骡纲队队响铜铃，清晓冲寒过驿亭。我自垂鞭玩残雪，驴蹄缓踏乱山青。"款曰"罗洋山人"。读讫，自语曰："诗小有致，罗洋是何地耶？"屋内应曰："其语似是湖广人。"入视之，惟凝尘败叶而已。自知遇鬼，惕然登车。恒郁郁不适，不久竟卒。

景州李露园基塙，康熙甲午孝廉，余僚婿也。博雅工诗，需次日，梦中作一联曰："鸾翮嵇中散，蛾眉屈左徒。"醒而不能自解。后得湖南一令，卒于官，正屈原行吟地也。

先祖母张太夫人，畜一小花犬，群婢患其盗肉，阴扼杀之。中一婢曰柳意，梦中恒见此犬来啮，睡辄呓语。太夫人知之，曰："群婢共杀犬，何独衔冤于柳意？此必柳意亦盗肉，不足服其心也。"考问果然。

福建汀州试院，堂前二古柏，唐物也，云有神。余按临日，吏曰当诣树拜。余谓木魅不为害，听之可也，非祀典所有，使者不当拜。树枝叶森耸，隔屋数重可见。是夕月明，余步阶上，仰见树梢两红衣人，向余磬折拱揖，冉冉渐没。呼幕友出视，尚见之。余次日诣树各答以揖，为镌一联于祠门曰："参天黛色常如此，点首朱衣或是君。"此事亦颇异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《新齐谐》，所记稍异，盖传闻之误也。

德州宋清远先生言，吕道士不知何许人，善幻术，尝客田山薑司农家。值朱藤盛开，宾客会赏，一俗士言词猥鄙，喋喋不休，殊败人意。一少年性轻脱，厌薄尤甚，斥勿多言。二人几攘臂。一老儒和解之，俱不听，亦愠形于色。满座为之不乐。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，画三符焚之，三人忽皆起，在院中旋折数四。俗客趋东南隅坐，喃喃自语，听之，乃与妻妾谈家事，俄左右回顾若和解，俄怡色自辩，俄作引罪状，俄屈一膝，俄两膝并屈，俄叩首不已；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，流目送盼，妮妮软语，俄嬉笑，俄谦谢，俄低唱《浣纱记》，呦呦不已，手自按拍，备诸冶荡之态；老儒则端坐石凳上讲《孟子》齐桓晋文之事一章，字剖句析，指挥顾盼，如与四五人对语，忽摇手曰不是，忽瞋目曰尚不解耶，咯咯痨嗽仍不止。众骇笑，道士摇手止之。比酒阑，道士又焚三符，三人乃惘惘凝坐，少选始醒，自称不觉醉眠，谢无礼。众匿笑散。道士曰："此小术，不足道。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，即用此符，当时误以为真仙，迂儒又以为妄语，皆井底蛙耳。"后在旅馆，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，妾苏后登车，识其路迳门户，语贵人急捕之，已遁去。此《周礼》所以禁怪民欤。

交河老儒汲润础，雍正乙卯乡试。晚至石门桥，客舍皆满。唯一小屋，窗临马枥，无肯居者，姑解装焉。群马跳踉，夜不得寐。人静后，忽闻马语。汲爱观杂书，先记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事，知非鬼魅，屏息听之。一马曰："今日方知忍饥之苦，生前所欺隐草豆钱，意在何处。"一马曰："我辈多由圉人转生，死者方知，生者不悟，可为太息。"众马皆呜咽。一马曰："冥判亦不甚公，王五何以得为犬？"一马曰："冥卒曾言之，渠一妻二女并淫滥，尽盗其钱与所欢，当罪之半矣。"一马曰："信然，罪有轻重，姜七堕豕，身受屠割，更我辈不若也。"汲忽轻嗽，语遂寂。汲恒举以戒圉人。

余一侍姬，平生不尝出詈语。自云亲见其祖母善詈，后了无疾病，忽舌烂至喉，饮食言语皆不能，宛转数日而死。

有某生在家，偶晏起，呼妻妾不至。问小婢，云："并随一少年南去矣。"露刃追及，将骈斩之，少年忽不见。有老僧衣红袈裟，一手托钵一手振锡杖，格其刀，曰："汝尚不悟耶？汝利心太重，忮忌心太重，机巧心太重，而能使人终不觉。鬼神忌隐恶，故判是二妇，使作此以报汝。彼何罪焉？"言讫亦隐。生默然引归。二妇云："少年初不相识，亦未相悦，忽惘然如梦，随之去。"邻里亦曰："二妇非淫奔者，又素不相得，岂肯随一人？且淫奔必避人，岂有白昼公行，缓步待追者耶？"其为神谴，信矣，然终不能名其恶，真隐恶哉。

事皆前定，岂不信然。戊子春，余为人题《蕃骑射猎图》，曰："白草粘天野兽肥，弯弧爱尔马如飞。何当快饮黄羊血，一上天山雪打围。"是年八月，竟从军于西域。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《秋林觅句图》。余至乌鲁木齐，城西有深林，老木参云，弥亘数十里。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，题曰"秀野"。散步其间，宛然前画之景。辛卯还京，因自题一绝句，曰："霜叶微黄石骨青，孤吟自怪太零丁。谁知早作西行谶，老木寒云秀野亭。"

南皮疡医某，艺颇精，然好阴用毒药，勒索重赀，不餍所欲，则必死。盖其术诡秘，他医不能解也。一日，其子雷震死，今其人尚在，亦无敢延之者矣。或谓某杀人至多，天何不殛某身而殛其子，有佚罚焉。夫罪不至极，刑不及孥；恶不至极，殃不及世。殛其子，所以明祸延后嗣也。

安中宽言，昔吴三桂之叛，有术士精六壬，将往投之，遇一人，言亦欲投三桂。因共宿，其人眠西墙下，术士曰："君勿眠此，此墙亥刻当圮。"其人曰："君术未深，墙向外圮，非向内圮也。"至夜果然。余谓此附会之谈也。是人能知墙之内外圮，不知三桂之必败乎？

有僧游交河苏吏部次公家，善幻术，出奇不穷，云与吕道士同师。尝抟泥

为豕，咒之渐蠕动，再咒之忽作声，再咒之跃而起矣。因付庖屠以供客，味不甚美。食讫，客皆作呕逆，所吐皆泥也。有一士因雨留同宿，密叩僧曰：“《太平广记》载术士咒片瓦授人，划壁立开，可潜至人闺阁中。师术能及此否？”曰：“此不难。”拾片瓦咒良久，曰：“持此可往，但勿语，语则术散矣。”士试之，壁果开，至一处，见所慕方卸妆就寝，守僧戒不敢语，迳掩扉登榻狎昵，妇亦欢洽倦而酣睡。忽开目，则眠妻榻上也。方互相疑诘，僧登门数之曰：“吕道士一念之差，已受雷诛，君更累我耶？小术戏君，幸不伤盛德，后更无萌此念。”既而太息曰：“此一念，司命已录之，虽无大谴，恐于禄籍有妨耳。”士果蹭蹬，晚得一训导，竟终于寒毡。

康熙中，献县胡维华，以烧香聚众谋不轨，所居由大城、文安一路行，去京师三百余里；由青县、静海一路行，去天津二百余里。维华谋分兵为二，其一出不意，并程抵京师；其一据天津，掠海舟。利则天津之兵亦壮趋；不利则遁往天津，登舟泛海去。方部署伪官，事已泄。官军擒捕，围而火攻之，髫龀不遗。初维华之父雄于赀，喜周穷乏，亦未为大恶。邻村老儒张月坪有女艳丽，殆称国色，见而心醉。然月坪端方迂执，无与人为妾理，乃延之教读。月坪父母柩在辽东，不得返，恒戚戚。偶言及，即捐金使扶归，且赠以葬地；月坪田内有横尸，其仇也，官以谋杀勘，又为百计申辩得释。一日，月坪妻携女归宁，三子并幼，月坪归家守门户，约数日返。乃阴使其党，夜键户而焚其庐，父子四人并烬。阳为惊悼，代营丧葬，且时周其妻女，竟依以为命。或有欲聘女者，妻必与谋，辄阴沮使不就，久之渐露求女为妾意。妻感其惠，欲许之，女初不愿，夜梦其父曰：“汝不往，吾终不畅吾志也。”女乃受命。岁余生维华，女旋病卒。维华竟覆其宗。

又去余家三四十里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。女故慧黠，经营其饮食服用，事事当意。又凡可博其欢者，冶荡狎昵，无所不至。皆窃议其忘仇。蛊惑既深，惟其言是听。女始则导之奢华，破其产十之七八。又谗间其骨肉，使门以内如寇仇。继乃时说《水浒传》宋江柴进等事，称为英雄，怂恿之交通盗贼，卒以杀人抵法。抵法之日，女不哭其夫，而阴携卮酒，酬其父母墓曰：“父母恒梦中魇我，意恨恨似欲击我，今知之否耶？”人始知其蓄志报复。曰：“此女所为，非惟人不测，鬼亦不测也，机深哉！然而不以阴险论。《春秋》原心，本不共戴天者也。”

余在乌鲁木齐，军吏具文牒数十纸，捧墨笔请判曰：“凡客死于此者，其棺归籍，例给牒。否则魂不得入关。”以行于冥司，故不用朱判，其印亦以墨。视其文，鄙诞殊甚。曰：“为给照事：照得某处某人，年若干岁，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处病故。今亲属搬柩归籍，合行给照。为此牌仰沿路把守关隘鬼卒，即将该魂验实放行，毋得勒索留滞，致干未便。”余

曰：“此胥役托词取钱耳，启将军除其例。”旬日后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，无牒不能归故也，余斥其妄；又旬日，或告鬼哭又近城，斥之如故；越旬日，余所居墙外，□□有声，余尚以为胥役所伪；越数日，声至窗外，时月明如画，自起寻视，实无一人。同事观御史成曰：“公所持理正，虽将军不能夺也。然鬼哭实共闻，不得照者，实亦怨公。盍试一给之，姑间执谗慝之口。倘鬼哭如故，则公亦有词矣。”勉从其议。是夜寂然。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，忽眩仆，久而苏云，见其母至。俄台军以官牒呈，启视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子，卒于途也。天下事何所不有？儒生论其常耳。余尝作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一百六十首，中一首云：“白草飕飕接冷云，关山疆界是谁分。幽魂来往随官牒，原鬼昌黎竟未闻。”即此二事也。

范蘅洲言，昔渡钱塘江，有一僧附舟，迳置坐具，倚樯竿，不相问讯。与之语，口漫应，目视他处，神意殊不属。蘅洲怪其傲，亦不再言。时西风过急，蘅洲偶得二句，曰：“白浪簸船头，行人怯石尤。”下联未属，吟哦数四。僧忽闭目微吟曰：“如何红袖女，尚倚最高楼。”蘅洲不省所云，再与语，仍不答。比系缆，恰一少女立楼上，正着红袖，乃大惊，再三致诘。曰：“偶望见耳。”然烟水淼茫，庐舍遮映，实无望见理。疑其前知，欲作礼，则已振锡去。蘅洲惘然莫测，曰：“此又一骆宾王矣。”

清苑张公钺，官河南郑州时，署有老桑树，合抱不交，云栖神物，恶而伐之。是夕其女灯下睹一人，面目手足及衣冠，色皆浓绿，厉声曰：“尔父太横，姑示警于尔！”惊呼，媪婢至，神已痴矣。后归戈太仆仙舟，不久下世。驱厉鬼，毁淫祠，正狄梁公、范文正公辈事，德苟不足以胜之，鲜不致败。

钱文敏公曰：“天之祸福，不犹君之赏罚乎？鬼神之鉴察，不犹官吏之详议乎？今使有一弹章曰：‘某立身无玷，居官有绩，然门径向凶方，营建犯凶日，罪当谪罚。’所司允乎驳乎？又使有一荐牍曰：‘某立身多瑕，居官无状，然门径得吉方，营建值吉日，功当迁擢。’所司又允乎驳乎？官吏所必驳，而谓鬼神允之乎？故阳宅之说，余终不谓然。此譬至明，以诘形象，亦无可置辩。然所见实有凶宅。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，余行吊者五；粉坊琉璃街极北道一宅，余行吊者七。给孤寺宅，曹宗丞学闵尝居之，甫移入，二仆一夕并暴亡，惧而迁去；粉坊琉璃街宅，邵教授大生尝居之，白昼往往见变异，毅然不畏，竟殁其中。此又何理欤？刘文正公曰：“卜地见书，卜日见礼，苟无吉凶，圣人何卜？但恐非今术士所知耳。”斯持平之论矣。

沧州潘班，善书画，自称黄叶道人。尝宿友人斋中，闻壁间小语曰：“君今夕无留人共寝，当出就君。”班大骇，移出。友人曰：“室旧有此怪，一婉娈女子，不为害也。”后友人私语所亲曰：“潘君其终困青衿乎？此怪非

鬼非狐，不审何物，遇粗俗人不出，遇富贵人亦不出，惟遇才士之沦落者，始一出荐枕耳。”后潘果坎壈以终。越十余年，忽夜闻斋中啜泣声。次日，大风折一老杏树，其怪乃绝。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：“此怪大佳，其意识在绮罗人上。”

陈枫崖光禄言，康熙中枫泾一太学生，尝读书别业，见草间有片石，已断裂剥蚀，仅存数十字，偶有一二成句，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。生故好事，意其墓必在左右，每陈茗果于石上，而祝以狎词。越一载余，见丽女独步菜畦间，手执野花，顾生一笑。生趋近其侧，目挑眉语，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，女凝立直视，若有所思，忽自批其颊曰：“一百余年心如古井，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？”顿足数四，奄然而灭。方知即墓中鬼也。蔡修撰季实曰：“古称盖棺论定，于此事，知盖棺犹难论定矣。是本贞魂，犹以一念之差，几失故步。”晦庵先生诗曰：“世上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。”谅哉！

王孝廉金英言，江宁一书生，宿故家废园中。月夜有艳女窥窗，心知非鬼即狐，爱其姣丽，亦不畏怖，招使入室，即宛转相就。然始终无一语，问亦不答，惟含笑流盼而已。如是月余，莫喻其故。一日，执而固问之，乃取笔作字曰：“妾前明某翰林侍姬，不幸夭逝。因平生巧于谗构，使一门骨肉如水火，冥司见谴，罚为喑鬼。已沉沦二百余年，君能为书《金刚经》十部，得仗佛力，超拔苦海，则世世衔感矣。”书生如其所乞。写竣之日，诣书生再拜，仍取笔作字曰：“藉金经忏悔，已脱鬼趣。然前生罪重，仅能带业往生，尚须三世作哑妇，方能语也。”

第二卷 滦阳消夏录二

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，云昔在富阳村居，有村叟坐邻家，闻读书声，曰："贵人也，请相见。"谛观再四，又问八字干支，沉思良久，曰："君命相皆一品，当某年得知县，某年署大县，某年实授，某年迁通判，某年迁知府，某年由知府迁布政，某年迁巡抚，某年迁总督，善自爱，他日知吾言不谬也。"后不再见此叟，其言亦不验。然细较生平，则所谓知县，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；所谓调署大县，乃庶吉士也；所谓实授，乃编修也；所谓通判，乃中允也；所谓知府，乃侍读学士也；所谓布政使，乃内阁学士也；所谓巡抚，乃工部侍郎也。品秩皆符，其年亦皆符，特内外异途耳。是其言验而不验，不验而验，惟未知总督如何。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，品秩仍符，按推算干支，或奇验，或全不验，或半验半不验。余尝于闻见最确者，反覆深思，八字贵贱贫富，特大略如是，其间乘除盈缩，略有异同。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，八字干支并同。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，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，均二品也，论爵，布政不及侍郎之尊；论禄，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，互相补矣。二夫人并寿考。陈夫人早寡，然晚岁康强安乐；邹夫人白首齐眉，然晚岁丧子，家计亦薄，又相补矣。此或疑地有南北，时有初正也。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，生时祇隔一墙，两窗相对，两儿并落蓐啼，非惟时同刻同，乃至分秒亦同。侄至十六岁而夭，奴子今尚在，岂非此命所赋之禄，只有此数：侄生长富贵，消耗先尽；奴子生长贫贱，消耗无多，禄尚未尽耶？盈虚消息，理固如斯，俟知命者更详之。

曾伯祖光吉公，康熙初官镇番守备，云有李太学妻，恒虐其妾，怒辄褫下衣鞭之，殆无虚日。里有老媪能入冥，所谓走无常者是也，规其妻曰："娘子与是妾有夙冤，然应偿二百鞭耳。今妒心炽盛，鞭之殆过十余倍，又负彼债矣。且良妇受刑，虽官法不褫衣，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，事太快意，则干鬼神之忌。娘子与我厚，窃见冥籍，不敢不相闻。"妻哂曰："死媪谩语，欲我禳解取钱耶？"会经略莫落，遘王辅臣之变，乱党蜂起，李殁于兵。妾为副将韩公所得，喜其明慧，宠专房，韩公无正室，家政遂操于妾。妻为贼所掠，贼破被俘，分赏将士，恰归韩公。妾蓄以为婢，使跪于堂而语之曰："尔能受我指挥，每日晨起，先跪妆台前，自褫下衣，伏地受五鞭，然后供役，则贷尔命。否则尔为贼党妻，杀之无禁，当寸寸脔尔，饲犬豕。"妻惮死失志，叩首愿遵教，然妾不欲其遽死，鞭不甚毒，俾知痛楚而已，年余乃以他疾死。计其鞭数适相当。此妇真顽钝无耻哉。亦鬼神所忌，阴夺其魄也。此事韩公不自讳，且举以明果报，故人知其详。韩公又言："此犹显易其位也。明季尝游襄邓间，与术士张鸳湖同舍，鸳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，积不平，私语曰：'道家有借形法，几修炼未成，气血已衰，不能还丹者，则借一壮盛之躯，乘其睡与之

互易。吾尝受此法，姑试之。’次日，其家忽闻妻在妾房语，妾在妻房语。比出户，则作妻语者妾，作妾语者妻也。妾得妻身，但默坐；妻得妾身，殊不甘。纷纭争执，亲族不能判。鸣之官，官怒为妖妄，笞其夫，逐出，皆无可如何。然据形而论，妻实是妾。不在其位，威不能行，竟分宅各居而终。此事尤奇也。”

相传有位塾师，夏夜月明，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，因共讲《三百篇》拟题，音琅琅如钟鼓，又令小儿诵《孝经》，诵已复讲。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，隐隐有人，试近之，形状颇异，知为神鬼。然私念此献王祠前，决无妖魅。前问姓名，曰：“毛苌、贯长卿、颜芝，因谒王至此。”塾师大喜，再拜请授经义。毛贯并曰：“君所讲话已闻，都非我辈所解，无从奉答。”塾师又拜曰：“《诗》义深微，难授下愚。请颜先生一讲《孝经》可乎？”颜回面向内曰：“君小儿所诵，漏落颠倒，全非我所传本。我亦无可着语处。”俄闻传王教曰：“门外似有人醉语，聒耳已久，可驱之去。”余谓此与爱堂先生所言学究遇冥吏事，皆博雅之士，造戏语以诟俗儒也。然亦空穴来风，桐乳来巢乎？

先姚安公性严峻，门无杂宾。一日与一褴褛人对语，呼余兄弟与为礼，曰：“此宋曼殊曾孙，不相闻久矣，今乃见之。明季兵乱，汝曾祖年十一，流离戈马间，赖宋曼殊得存也。”乃为委曲谋生计，因戒余兄弟曰：“义所当报，不必谈因果，然因果实亦不爽。昔某公受人再生恩，富贵后，视其子孙零替，漠如陌路。后病困，方服药，恍惚见其人手授二札，皆未封。视之，则当年乞救书也，覆杯于地，曰：‘吾死晚矣。’是夕卒。”

宋按察蒙泉言，某公在明为谏官，尝扶乩问寿数，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，计期不远，恒悒悒，届期乃无恙。后入本朝，至九列。适同僚家扶乩，前仙又降，某公叩以所判无验，又判曰：“君不死，我奈何？”某公俯仰沉思，忽命驾去，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。

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时，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，额有“东方未明之砚”六字，背有铭曰：“残月荧荧，太白睒睒，鸡三号，更五点，此时拜疏击大奄，事成策汝功，不成同汝贬。”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。末有小字一行题“门人王铎书”。此行遗未镌，而黑痕深入石骨，干则不见。取水濯之，则五字炳然。相传初令王铎书此铭，未及镌而难作，后在戍所乃镌之，语工勿镌此一行。然阅一百余年，涤之不去，其事颇奇。或曰：“忠毅嫉恶严。渔洋山人笔记称铎人品日下，书品亦日下。然则忠毅先有所见矣，削其名，摈之也。涤之不去，欲着其尝为忠毅所摈也。”天地鬼神，恒于一事偶露其巧，使人知警，是或然欤。

乾隆庚午，官库失玉器，勘诸苑户，苑户常明对簿时，忽作童子声

曰：“玉器非所窃，人则真所杀，我即所杀之魂也。”问官大骇，移送刑部。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，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，魂曰：“我名二格，年十四，家在海淀，父曰李星望。前岁上元，常明引我观灯归，夜深人寂，常明戏调我，我方力拒，且言归当诉诸父，常明遂以衣带勒我死，埋河岸下。父疑常明匿我，控诸巡城，送刑部，以事无左证，议别缉真凶。我魂恒随常明行，但相去四五尺，即觉炽如烈焰，不得近。后热稍减，渐近至二三尺，又渐近至尺许。昨乃都不觉热，始得附之。”又言：“初讯时，魂亦随之刑部，指其门，乃广西司。”按所言月日，果检得旧案。问其尸，云在河岸第几柳树旁，掘之亦得，尚未坏。呼其父使辨识，长恸曰：“吾儿也。”以事虽幻杳，而证验皆真，且讯问时呼常明名，则忽似梦醒，作常明语；呼二格名，则忽似昏醉，作二格语。互辩数四，始款伏。又父子絮语家事，一一分明，狱无可疑，乃以实状上闻。论如律。命下之日，魂喜甚，本卖糕为活，忽高唱卖糕一声，父泣曰：“久不闻此，宛然生时声也。”问儿当何往，曰：“吾亦不知，且去耳。”自是再问常明，不复作二格语矣。

南皮张副使受长，官河南开归道时，夜阅一谳牍，沉吟自语曰：“自刭死者，刀痕当入重而出轻，今入轻出重，何也？”忽闻背后太息曰：“公尚解事。”回顾无一人，喟然曰：“甚哉！治狱可畏也。此幸不误，安保他日不误耶？”逐移疾而归。

先叔母高宜人之父，讳荣祉，官山西陵川令。有一旧玉马，质理不甚白洁，而血浸斑斑，斫紫檀为座，承之，恒置几上。其前足本为双跪欲起之形，一日左足忽伸出于座外。高公大骇，阖署传视，曰：“此物程朱不能格也。”一馆宾曰：“凡物岁久则为妖。得人精气多，亦能为妖，此理易明，无足怪也。”众议碎之，犹豫未决。次日仍屈还故形。高公曰：“是真有知矣。”投炽炉中，似微有呦呦声，后无他异。然高氏自此渐式微。高宜人云：“此马锻三日，裂为两段，尚及见其半身。”又武清王庆坨曹氏厅柱，忽生牡丹二朵，一紫一碧，瓣中脉络如金丝，花叶葳蕤。越七八日乃萎落，其根从柱而出，纹理相连，近柱二寸许，尚是枯木，以上乃渐青。先太夫人，曹氏甥也，小时亲见之。咸曰瑞也，外祖雪峰先生曰：“物之反常者为妖，何瑞之有！”曹氏亦式微。

先外祖母言，曹化淳死，其家以前明玉带殉。越数年，墓前恒见一白蛇。后墓为水啮，棺坏朽。改葬之日，他珍物俱在，视玉带则亡矣。蛇身节节有纹，尚似带形，岂其悍鸷之魄，托玉而化欤？

外祖张雪峰先生，性高洁，书室中几砚精严，图史整肃，恒鐍其户，必亲至乃开。院中花木翳如，莓苔绿缛，僮婢非奉使令，亦不敢轻蹈一步。舅氏健亭公，年十一二时，乘外祖他出，私往院中树下纳凉。闻室内似有人行，疑外祖已先归，屏息从窗隙窥之，见竹椅上坐一女子，靓妆如画。椅

对面一大镜，高可五尺，镜中之影，乃是一狐。惧弗敢动，窃窥所为。女子忽自见其影，急起绕镜，四围呵之，镜昏如雾。良久归坐，镜上呵迹亦渐消。再视其影，则亦一好女子矣。恐为所见，蹑足而归。后私语先姚安公。姚安公尝为诸孙讲《大学．修身》章，举是事曰："明镜空空，故物无遁影。然一为妖气所翳，尚失真形，况私情偏倚，先有所障者乎？"又曰："非惟私情为障，即公心亦为障。正人君子，为小人乘其机而反激之，其固执决裂，有转致颠倒是非者。昔包孝肃之吏，阳为弄权之状，而应杖之囚，反不予杖，是亦妖气之翳镜也。故正心诚意，必先格物致知。"

有卖花老妇言，京师一宅近空圃，圃故多狐。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，惧事泄，初诡托姓名，欢昵渐洽，度不相弃，乃自冒为圃中狐女。少年悦其色，亦不疑拒。久之，忽妇家屋上，掷瓦骂曰："我居圃中久，小儿女戏抛砖石，惊动邻里或有之，实无冶荡蛊惑事。汝奈何污我？"事乃泄。异哉，狐媚恒托于人，此妇乃托于狐。人善媚者比之狐，此狐乃贞于人。

有游士以书画自给，在京师纳一妾，甚爱之。或遇宴会，必袖果饵以贻，妾亦甚相得。无何病革，语妾曰："吾无家，汝无归；吾无亲属，汝无依；吾以笔墨为活，吾死，汝琵琶别抱，势也，亦理也。吾无遗债累汝，汝亦无父母兄弟掣肘，得行己志。可勿受锱铢聘金，但与约，岁时许汝祭我墓，则吾无恨矣。"妾泣受教，纳之者亦如约，又甚爱之。然妾恒郁郁忆旧恩，夜必梦故夫同枕席，睡中或妮妮呓语。夫觉之，密延术士镇以符箓，梦语止而病渐作，驯至绵惙。临殁，以额叩枕曰："故人情重，实不能忘，君所深知，妾亦不讳。昨夜又见梦曰：'久被驱遣，今得再来，汝病如是，何不同归？'已诺之矣。能邀格外之惠，还妾尸于彼墓，当生生世世，结草衔环。不情之请，惟君图之。"语讫奄然。夫亦豪士，慨然曰："魂已往矣，留此遗蜕何为？杨越公能合乐昌之镜，吾不能合之泉下乎！"竟如所请。此雍正甲寅乙卯间事。余时年十一二，闻人述之，而忘其姓名。余谓："再嫁，负故夫也；嫁而有二心，负后夫也。此妇进退无据焉。"何子山先生亦曰："忆而死，何如殉而死乎？"何励庵先生则曰："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未可以士大夫之义，律儿女子，哀其遇可也，悯其志可也。"

屠者许方，尝担酒二罂夜行，倦息大树下。月明如昼，远闻呜呜声，一鬼自丛墓中出，形状可怖。乃避入树后，持担以自卫。鬼至罂前，跃舞大喜，遽开饮。尽一罂，尚欲开其第二罂，缄甫半启，已颓然倒矣。许恨甚，且视之似无他技，突举担击之，如中虚空，因连与痛击，渐纵驰委地，化浓烟一聚。恐其变幻，更捶百余，其烟平铺地面，渐散渐开，痕如淡墨，如轻縠，渐愈散愈薄，以至于无。盖已澌灭矣。余谓："鬼，人之

余气也。气以渐而消，故《左传》称新鬼大，故鬼小。世有见鬼者，而不闻见羲轩以上鬼，消已尽也。酒散气者也，故医家行血发汗、开郁驱寒之药，皆治以酒。此鬼以仅存之气，而散以满罂之酒，盛阳鼓荡，蒸铄微阴，其消尽也固宜。是澌灭于醉，非澌灭于棰也。”闻是事时，有戒酒者曰：“鬼善幻，以酒之故，至卧而受捶；鬼本人所畏，以酒之故，反为人所困，沉湎者念哉。”有耽酒者曰：“鬼虽无形而有知，犹未免乎喜怒哀乐之心，今冥然醉卧，消归乌有，反其真矣。”酒中之趣，莫深于是。佛氏以涅槃为极乐，营营者恶乎知之。《庄子》所谓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欤。

献县田家，牛产麟，骇而击杀。知县刘征廉收葬之，刊碑曰：“见麟郊。”刘固良吏，此举何陋也。麟本仁兽，实非牛种。犊之麟而角，雷雨时蛟龙所感耳。

董文恪公未第时，馆于空宅，云常见怪异。公不信，夜篝灯以待。三更后，阴风飒然，庭户自启，有似人非人数辈，杂痨拥入。见公大骇曰：“此屋有鬼！”皆狼狈奔出。公持梃逐之，又相呼曰：“鬼追至，可急走。”争逾墙去。公恒言及，自笑曰：“不识何以呼我为鬼？”故城贾汉恒，时从公受经，因举《太平广记》载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尸，翰方眠侧，野叉相语曰：“贵人在此，奈何？”翰自念：“呼我为贵人，击之当无害。”遂起击之，野叉逃散。“鬼贵音近，或鬼呼先生为贵人，先生听未审也？”公莞然曰：“其然。”

庚午秋，买得《埤雅》一部，中折叠绿笺一片，上有诗曰：“愁烟低幂朱扉双，酸风微戛玉女窗。青磷隐隐出古壁，土花蚀断黄金釭。”“草根露下阴虫急，夜深悄映芙蓉立。湿萤一点过空塘，幽光照见残红泣。”末题：“靓云仙子降坛诗，张凝敬录。”盖扶乩者所书。余谓此鬼诗，非仙子诗也。

沧州张铉耳先生，梦中作一绝句曰：“江上秋潮拍岸生，孤舟夜泊近三更。朱楼十二垂杨遍，何处吹箫伴月明。”自跋云：“梦如非想，如何成诗；梦如是想，平生未到江南，何以落想至此？莫明其故，姑录存之。桐城姚别峰，初不相识，新自江南来，晤于李锐巅家，所刻近作，乃有此诗。问其年月，则在余梦后岁余。开箧出旧稿示之，共相骇异。”世间真有不可解事！宋儒事事言理，此理从何处推求耶？”又海阳李漱六，名承芳，余丁卯同年也。余听事挂渊明采菊图，是蓝田叔画。董曲江曰：“一何神似李漱六？”余审视信然。后漱六公车入都，乞此画去，云：“平生所作小照，都不及此。”此事亦不可解。

景城西偏，有数荒冢，将平矣。小时过之，老仆施祥指曰：“是即周某子孙，以一善延三世者也。盖前明崇祯末，河南山东大旱蝗，草根木皮皆

尽，乃以人为粮。官吏弗能禁，妇女幼孩，反接鬻于市，谓之菜人。屠者买去，如刲羊豕。周氏之祖，自东昌商贩归，至肆午餐，屠者曰：‘肉尽，请少待。’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，呼曰：‘客待久，可先取一蹄来。’急出止之，闻长号一声，则一女已生断右臂，宛转地上；一女战栗无人色。见周，并哀呼，一求速死，一求救。周恻然心动，并出资赎之。一无生理，急刺其心死；一携归，因无子，纳为妾，竟生一男，右臂有红丝，自腋下绕肩胛，宛然断臂女也。后传三世乃绝。皆言周本无子，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。”

青县农家少妇，性轻佻，随其夫操作，形影不离。互相对嬉笑，不避忌人，或夏夜并宿瓜圃中。皆薄其冶荡。然对他人，则面如寒铁。或私挑之，必峻拒。后遇劫盗，身受七刃，犹诟詈，卒不污而死。又皆惊其贞烈，老儒刘君琢曰："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，惟笃于夫妇，故矢死不二；惟不知礼法，故情欲之感，介于仪容，燕昵之私，形于动静。"辛彤甫先生曰："程子有言，凡避嫌者，皆中不足。此妇中无他肠，故坦然迳行不自疑。此其所以能守死也。彼好立崖岸者，吾见之矣。"先姚安公曰："刘君正论，辛君有激之言也。"后其夫夜守豆田，独宿团焦中，忽见妇来，嬿婉如平日，曰："冥官以我贞烈，判来生中乙榜，官县令，我念君不欲往，乞辞官禄为游魂，长得随君，冥官哀我，许之矣。"夫为感泣，誓不他偶。自是昼隐夜来，几二十载。儿童或亦窥见之。此康熙末年事，姚安公能举其姓名居址，今忘矣。

献县老儒韩生，性刚正，动必遵礼，一乡推祭酒。一日得寒疾，恍惚间，一鬼立前曰："城隍神唤。"韩念数尽当死，拒亦无益，乃随去。至一官署，神检籍曰："以姓同，误矣。"杖其鬼二十，使送还。韩意不平，上请曰："人命至重，神奈何遣愦愦之鬼，致有误拘。倘不检出，不竟枉死耶？聪明正直之谓何！"神笑曰："谓汝倔强，今果然。夫天行不能无岁差，况鬼神乎？误而即觉，是谓聪明；觉而不回护，是谓正直，汝何足以知之。念汝言行无玷，姑贷汝。后勿如是躁妄也。"霍然而苏。韩章美云。

先祖有小奴，名大月，年十三四，尝随村人罾鱼河中，得一大鱼，长几二尺。方手举以示众，鱼忽拨刺掉尾，击中左颊，仆水中。众怪其不起，试扶之，则血缕浮出。有破碗在泥中，锋铦如刃，刺其太阳穴矣。先是其母梦是奴为人执缚俎上，屠割如羊豕，似尚有余恨，醒而恶之，恒戒以毋与人斗，不虞乃为鱼所击。佛氏所谓夙生中负彼命耶。

刘少宗伯青垣言："有中表涉元稹会真之嫌者，女有孕，为母所觉，饰言夜恒有巨人来，压体甚重，而色黝黑。母曰：‘是必土偶为妖也。’授以彩丝，于来时阴系其足，女窃付所欢，系关帝祠周将军足上。母物色得之，挞其足几断。后复密会，忽见周将军击其腰，男女并僵卧不能起。"皆

曰："污蔑神明之报也。"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，其术巧矣。巧者造物之所忌，机械万端，反而自及，天道也。神恶其险巇，非恶其污蔑也。

扬州罗两峰，目能视鬼，曰："凡有人处皆有鬼。其横亡厉鬼，多年沉滞者，率在幽房空宅中，是不可近，近则为害；其憧憧往来之鬼，午前阳盛，多在墙阴，午后阴盛，则四散游行，可穿壁而过，不由门户，遇人则避路，畏阳气也，是随处有之，不为害。"又曰："鬼所聚集，恒在人烟密簇处，僻地旷野，所见殊稀。喜围绕厨灶，似欲近食气。又喜入溷厕，则莫明其故。或取人迹罕到耶？"所画有《鬼趣图》，颇疑其以意造作，中有一鬼，首大于身几十倍，尤似幻妄。然闻先姚安公言，瑶泾陈公，尝夏夜挂窗卧。窗广一丈，忽一巨面窥窗，阔与窗等，不知其身在何处，急掣剑刺其左目，应手而没。对窗一老仆亦见，云从窗下地中涌出，掘地丈余，无所睹而止。是果有此种鬼矣。茫茫昧昧，吾乌乎质之。

奴子刘四，壬辰夏乞假归省，自御牛车载其妇。距家三四十里，夜将半，牛忽不行，妇车中惊呼曰："有一鬼！首大如瓮，在牛前！"刘四谛视，则一短黑妇人，首戴一破鸡笼，舞且呼曰："来！来！"惧而回车，则又跃在牛前呼："来！来！"如是四面旋绕，遂至鸡鸣。忽立而笑曰："夜凉无事，借汝夫妇消遣耳。偶相戏，我去后，慎勿詈我，詈则我复来。鸡笼是前村某家物，附汝还之。"语讫，以鸡笼掷车上去。天曙抵家，夫妇并昏昏如醉。妇不久病死，刘四亦流落无人状。鬼盖乘其衰气也。

景城有刘武周墓，献县志亦载。按武周山后马邑人，墓不应在是，疑为隋刘炫墓。炫景城人，一统志载其墓在献县东八十里。景城距城八十七里，约略当是也。旧有狐居之，时或戏嬲醉人。里有陈双，酒徒也。闻之愤曰："妖兽敢尔！"诣墓所，且数且詈。时耘者满野，皆见其父怒坐墓侧，双跳踉叫号，竟前呵曰："尔何醉至此，乃詈尔父？"双凝视，果父也，大怖叩首。父迳趋归。双随而哀乞，追及于村外，方伏地陈说。忽妇媪环绕，哗笑曰："陈双何故跪拜其妻？"双仰视，又果妻也，愕而痴立。妻亦迳趋归。双惘惘至家，则父与妻实未尝出，方知皆狐幻化戏之也。惭不出户者数日，闻者无不绝倒。余谓双不詈狐，何至遭狐之戏？双有自取之道焉；狐不嬲人，何至遭双之詈？狐亦有自取之道焉。颠倒纠缠，皆缘一念之妄起。故佛言一切众生，慎勿造因。

方桂，乌鲁木齐流人子也，言尝牧马山中，一马忽逸去，蹑踪往觅，隔岭闻嘶声，甚厉。寻声至一幽谷，见数物，似人似兽，周身鳞皴，斑驳如古松，发蓬蓬如羽葆，目睛突出，色纯白，如嵌二鸡卵，共按马生啮其肉。牧人多携铳自防，桂故顽劣，因升树放铳，物悉入深林去。马已半躯被啖矣。后不再见，迄不知为何物也。

芮庶子铁崖，宅中一楼，有狐居其上。恒鐍之。狐或夜于厨下治馔，斋中

宴客，家人习见亦不讶。凡盗贼火烛，皆能代主人呵护，相安已久。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，廉衣素不信妖妄，自往启视，则楼上三楹，洁无纤尘。中央一片如席大，藉以木板，整齐如几榻，余无所睹。时方修筑，因并毁其楼，使无可据，亦无他异。迨甫落成，突然烈焰四起，顷刻无寸椽。而邻屋苫草，无一茎被爇。皆曰狐所为。刘少宗伯青垣曰："此宅自当是日焚耳。如数不当焚，狐安敢纵火？"余谓："妖魅能一一守科律，则天无雷霆之诛矣。王法禁杀人，不敢杀者多，杀人抵罪者亦时有。是固未可知也。"

王少司寇兰泉言："梦午塘提学江南时，署后有高阜，恒夜见光怪，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，皆岁久，能为魅。午塘少年盛气，集锸畚平之。众犹豫不举手，午塘方怒督，忽风飘片席蒙其首，急撤去，又一片蒙之，皆署中凉蓬上物也。午塘觉其异，乃辍役，今尚岿然存。"

老仆魏哲闻其父言，顺治初有某生者，距余家八九十里，忘其姓名，与妻先后卒。越三四年，其妾亦卒。适其家佣工人，夜行避雨，宿东岳祠廊下，若梦非梦，见某生荷校立庭前，妻妾随焉。有神衣冠类城隍，磬折对岳神语曰："某生污二人，有罪；活二命，亦有功，合相抵。"岳神怫然曰："二人畏死忍耻，尚可贷。某生活二人，正为欲污二人，但宜科罪，何云功罪相抵也？"挥之出。某生及妻妾亦随出。悸不敢语，天曙归告家人，皆不能解。有旧仆泣曰："异哉，竟以此事被录乎！此事惟吾父子知之，缘受恩深重，誓不敢言。今已隔两朝，始敢追述。两主母皆实非妇人也。前明天启中，魏忠贤杀裕妃，其位下宫女内监，皆密捕送东厂，死甚惨。有二内监，一曰福来，一曰双桂，亡命逃匿。缘与主人曾相识，主人方商于京师，夜投焉。主人引入密室，吾穴隙私窥。主人语二人曰：'君等声音笑貌，在男女之间，与常人稍异，一出必见获；若改女装，则物色不及。然两无夫之妇，寄宿人家，形迹可疑，亦必败。二君身已净，本无异妇人，肯屈意为我妻妾，则万无一失矣。'二人进退无计，沉思良久，并曲从。遂为办女饰，钳其耳，渐可受珥。并市软骨药，阴为缠足，越数月，居然两好妇矣。乃车载还家，诡言在京所娶。二人久在宫禁，并白皙温雅，无一毫男子状。又其事迥出意想外，竟无觉者。但讶其不事女红，为恃宠骄惰耳。二人感主人再生恩，故事定后亦甘心偕老。然实巧言诱胁，非哀其穷，宜司命之见谴也。"信乎？人可欺，鬼神不可欺哉！

乾隆己卯，余典山西乡试，有两卷皆中式矣。一定四十八名，填草榜时，同考官万泉吕令瀶，误收其卷于衣箱，竟觅不可得；一定五十三名，填草榜时，阴风灭烛者三四，易他卷乃已。揭榜后拆视弥封，失卷者范学敷，灭烛者李腾蛟也。颇疑二生有阴谴。然庚辰乡试，二生皆中试。范仍四十八名，李于辛丑成进士。乃知科名有命，先一年亦不得。彼营营者何为耶？即求而得之，亦必其命所应有，虽不求亦得也。

先姚安公言，雍正庚戌会试，与雄县汤孝廉同号舍。汤夜半忽见披发女鬼，搴帘手裂其卷，如蛱蝶乱飞。汤素刚正，亦不恐怖，坐而问之曰：“前生吾不知，今生则实无害人事，汝胡为来者？”鬼愕眙却立曰：“君非四十七号耶？”曰：“吾四十九号。”盖有二空舍，鬼除之未数也。谛视良久，作礼谢罪而去。斯须间，四十七号喧呼某甲中恶矣。此鬼殊愦愦，汤君可谓无妄之灾。幸其心无愧怍，故仓卒间敢与诘辩，仅裂一卷耳。否亦殆哉。

顾员外德懋，自言为东岳冥官。余弗深信也。然其言则有理。曩在裘文达公家，尝谓余曰：“冥司重贞妇，而亦有差等。或以儿女之爱，或以田宅之丰，有所系恋而弗去者，下也；不免情欲之萌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，次也；心如枯井，波澜不生，富贵亦不睹，饥寒亦不知，利害亦不计者，斯为上矣。如是者千百不得一，得一则鬼神为起敬。一日，喧传节妇至，冥王改容，冥官皆振衣伫迓，见一老妇儽然来，其行步步渐高，如蹑阶级。比到，则竟从殿脊上过，莫知所适，冥王怃然曰：‘此已生天，不在吾鬼箓中矣。’”又曰：“贤臣亦三等：畏法度者为下；爱名节者为次；乃心王室，但知国计民生，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。”又曰：“冥司恶躁竞。谓种种恶业，从此而生，故多困踬之，使得不偿失。人心愈巧，则鬼神之机亦愈巧。然不甚重隐逸，谓天地生才，原期于世事有补，人人为巢许，则至今洪水横流，并挂瓢饮犊之地，亦不可得矣。”又曰：“阴律如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而与人为善。君子偏执害事，亦录以为过；小人有一事利人，亦必予以小善报。世人未明此义，故多疑因果或爽耳。”

内阁学士永公，讳宁，婴疾，颇委顿。延医诊视，未遽愈，改延一医，索前医所用药帖，弗得。公以为小婢误置他处，责使搜索，云不得且笞汝。方倚枕憩息，恍惚有人跪灯下曰：“公勿笞婢，此药帖小人所藏。小人即公为臬司时平反得生之囚也。”问：“藏药帖何意？”曰：“医家同类皆相忌，务改前医之方，以见所长。公所服药不误，特初试一剂，力尚未至耳。使后医见方，必相反以立异，则公殆矣。所以小人阴窃之。”公方昏闷，亦未思及其为鬼。稍顷始悟，悚然汗下，乃称前方已失，不复记忆，请后医别疏方。视所用药，则仍前医方也。因连进数剂，病霍然如失。公镇乌鲁木齐日，亲为余言之，曰：“此鬼可谓谙悉世情矣！”

族叔楘庵言，肃宁有塾师，讲程朱之学。一日，有游僧乞食于塾外，木鱼琅琅，自辰逮午不肯息。塾师厌之，自出叱使去，且曰：“尔本异端，愚民或受尔惑耳。此地皆圣贤之徒，尔何必作妄想！”僧作礼曰：“佛之流而募衣食，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。同一失其本来，先生何必定相苦？”塾师怒，自击以夏楚。僧振衣起曰：“太恶作剧。”遗布囊于地而去。意必复来，暮竟不至。扪之，所贮皆散钱，诸弟子欲探取。塾师曰：“俟其久而不来，再为计。然须数明，庶不争。”甫启囊，则群蜂坌涌，螫师弟面目

尽肿，号呼扑救。邻里咸惊问，僧忽排闼入曰："圣贤乃谋匿人财耶？"提囊迳行。临出，合掌向塾师曰："异端偶触忤圣贤，幸见恕。"观者粲然。或曰幻术也，或曰塾师好辟佛，见僧辄诋。僧故置蜂于囊以戏之。棨庵曰："此事余目击。如先置多蜂于囊，必有蠕动之状，见于囊外。尔时殊未睹也。云幻术者为差近。"

朱青雷言，有避仇窜匿深山者，时月白风清，见一鬼徙倚白杨下，伏不敢起。鬼忽见之曰："君何不出？"栗而答曰："吾畏君。"鬼曰："至可畏者莫若人，鬼何畏焉？使君颠沛至此者，人耶鬼耶？"一矣而隐。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。

都察院库中有巨蟒，时或夜出。余官总宪时，凡两见。其蟠迹着尘处，约广二寸余，计其身当横径五寸。壁无罅，门亦无罅，窗棂阔不及二寸，不识何以出入。大抵物久则能化形，狐魅能自窗隙往来，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。堂吏云，其出应休咎，殊无验。神其说耳。

幽明异路，人所能治者，鬼神不必更治之，示不渎也；幽明一理，人所不及治者，鬼神或亦代治之，示不测也。戈太仆仙舟言，有奴子尝醉寝城隍神案上，神拘去笞二十，两股青痕斑斑，太仆目见之。

杜生村，距余家十八里，有贪富室之贿，鬻其养媳为妾者，其媳虽未成婚，然与夫聚已数年，义不再适。度事不可止，乃密约同逃。翁姑觉而追之，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，无可栖止，相抱泣。忽祠内语曰："追者且至，可匿神案下。"俄庙祝踉跄醉归，横卧门外。翁姑追至，问踪迹，庙祝呓语应曰："是小男女二人耶？年约若干，衣履若何，向某路去矣。"翁姑急循所指路往，二人因得免。乞食至媳之父母家，父母欲讼官，乃得不鬻。尔时祠中无一人。庙祝曰："吾初不知是事，亦不记作是语，盖皆土神之灵也。"

乾隆庚子，京师杨梅竹斜街，火所毁殆百楹。有破屋，岿然独存。四面颓垣，齐如界画，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。此所谓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。

于氏，肃宁旧族也。魏忠贤窃柄时，视王侯将相如土苴，顾以生长肃宁，耳濡目染，望于氏如王谢。为侄求婚，非得于氏女不可。适于氏少子赴乡试，乃置酒强邀至家，面与议。于生念："许之，则祸在后日；不许，则祸在目前。"猝不能决，托言："父在，难自专。"忠贤曰："此易耳。君速作札，我能即致太翁也。"是夕，于翁梦其亡父，督课如平日，命以二题：一为孔子曰诺，一为归洁其身而已矣。方构思，忽叩门惊醒，得子书，恍然顿悟。因复书许姻，而附言病颇棘，促子速归。肃宁去京四百余里，比信返，天甫微明，演剧犹未散。于生匆匆束装，途中官吏迎候者，已供帐相属。抵家后，父子俱称疾不出。是岁为天启甲子。越三载而忠贤

败，竟免于难。事定后，于翁坐小车，遍游郊外，曰：“吾三载杜门，仅博得此日看花饮酒。岌乎危哉！”于生濒行时，忠贤授以小像，曰：“先使新妇识我面。”于氏于余家为表戚，余儿时尚见此轴。貌修伟而秀削，面白，色隐赤，两颧微露，颊微狭，目光如醉，卧蚕以上，赭石薄晕，如微肿，衣绯红，座旁几上，露列金印九。

杜林镇土神祠道士，梦土神语曰：“此地繁剧，吾失于呵护，至疫鬼误入孝子节妇家，损伤童稚，今镌秩去矣。新神性严重，汝善事之，恐不似我姑容也。”谓春梦无凭，殊不介意。越数日，醉卧神座旁，得寒疾几殆。

景州戈太守桐园，官朔平时，有幕客夜中睡醒，明月满窗，见一女子在几侧座，大怖，呼家奴。女子摇手曰：“吾居此久矣，君不见耳。今偶避不及，何惊骇乃尔？”幕客呼益急，女子哂曰：“果欲祸君，奴岂能救？”拂衣遽起，如微风之振窗纸，穿棂而逝。

颖州吴明经跃鸣言，其乡老儒林生，端人也。尝读书神庙中，庙故宏阔，僦居者多，林生性孤峭，卒不相闻问。一日，夜半不寐，散步月下，忽一客来叙寒温。林生方寂寞，因邀入室共谈，甚有理致。偶及因果之事，林生曰：“圣贤之为善，皆无所为而为者也。有所为而为，其事虽合天理，其心已纯乎人欲矣。故佛氏福田之说，君子弗道也。”客曰：“先生之言，粹然儒者之言也。然用以律己则可，用以律人则不可；用以律君子犹可，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。圣人之立教，欲人为善而已，其不能为者，则诱掖以成之；不肯为者，则驱策以迫之。于是乎刑赏生焉。能因慕赏而为善，圣人但与其善，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；能因畏刑而为善，圣人亦与其善，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。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，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，是不激劝于刑赏，谓之不善；激劝于刑赏，又谓之不善，人且无所措手足矣。况慕赏避刑，既谓之人欲，而又激劝以刑赏，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。有是理欤？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，故圣人之刑赏，为中人以下设教；佛氏之因果，亦为中人以下说法。儒释之宗虽殊，至其教人为善，则意归一辙。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，以驳佛氏之因果，将以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？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，谓之行善，谓之得福；见愚民持斋烧香，谓之行善，谓可得福。不如是者，谓之不行善，必获罪，遂谓佛氏因果，适以惑众，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，与儒无异。所谓善恶之报，亦与儒无异也。”林生意不谓然，尚欲更申己意，俯仰之倾，天已将曙。客起欲去，固挽留之，忽挺然不动，乃庙中一泥塑判官。

族祖雷阳公言，昔有遇冥吏者，问：“命皆前定，然乎？”曰：“然。然特穷通寿夭之数，若唐小说所称预知食料，乃术士射覆法耳。如人人琐记此等事，虽大地为架，不能庋此簿籍矣。”问：“定数可移乎？”曰：“可。大善则移，大恶则移。”问：“孰定之孰移之？”曰：“其人自定自移，鬼神无权也。”问：“果报何有验有不验？”曰：“人世善恶论一生，祸福亦论一生，

冥司则善恶兼前生，祸福兼后生，故若或爽也。”问：“果报何以不同？”曰：“此皆各因其本命。以人事譬之，同一迁官，尚书迁一级则宰相，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。同一镌秩，有加级者抵，无加级则竟镌矣。故事同而报或异也。”问：“何不使人先知？”曰：“势不可也。先知之，则人事息，诸葛武侯为多事，唐六臣为知命矣。”问：“何以又使人偶知？”曰：“不偶示之，则恃无鬼神而人心肆，暧昧难知之处，将无不为矣。”先姚安公尝述之曰：“此或雷阳所论，托诸冥吏也，然揆之以理，谅亦不过如斯。”

先姚安公有仆，貌谨厚而最有心计。一日，乘主人急需，饰词邀勒，得赢数十金。其妇亦悻悻自好，若不可犯，而阴有外遇，久欲与所欢逃，苦无资斧，既得此金，即盗之同遁。越十余日捕获，夫妇之奸乃并败。余兄弟甚快之。姚安公曰：“此事何巧相牵引，一至于斯！殆有鬼神颠倒其间也。夫鬼神之颠倒，岂徒博人一快哉？凡以示戒云尔。故遇此种事，当生警惕心，不可生欢喜心。甲与乙为友，甲居下口，乙居泊镇，相距三十里。乙妻以事过甲家，甲醉以酒而留之宿。乙心知之，不能言也，反致谢焉；甲妻渡河覆舟，随急流至乙门前，为人所拯，乙识而扶归，亦醉以酒而留之宿。甲心知之，不能言也，亦反致谢焉。其邻媪阴知之，合掌诵佛曰：‘有是哉，吾知惧矣。’其子方佐人诬讼，急自往呼之归。汝曹如此媪可也。”

四川毛公振翧任河间同知时，言其乡人有薄暮山行者，避雨入一废祠，已先有一人坐檐下，谛视乃其亡叔。惊骇欲避，其叔急止之曰：“因有事告汝，故此相待，不祸汝，汝勿怖。我殁之后，汝叔母失汝祖母欢，恒非理见箠挞。汝叔母虽顺受不辞，然心怀怨毒，于无人处窃诅詈。吾在阴曹为伍伯，见土神牒报者数矣。凭汝寄语，戒其悛改。如不知悔，恐不免魂堕泥犁也。”语讫而灭。乡人归，告其叔母，虽坚讳无有，然悚然变色，如不自容。知鬼语非诬矣。

毛公又言，有人夜行，遇一人状似里胥，锁絷一囚，坐树下。因并坐暂息。囚啜泣不已，里胥鞭之，此人意不忍，从旁劝止。里胥曰：“此桀黠之魁，生平所播弄倾轧者，不啻数百。冥司判七世受豕身，吾押之往生也。君何悯焉？”此人悚然而起，二鬼亦一时灭迹。

第三卷 滦阳消夏录三

俞提督金鳌言，尝夜行辟展戈壁中（戈壁者，碎沙乱石不生水草之地，即瀚海也。），遥见一物，似人非人，其高几一丈，追之甚急，弯弧中其胸，踣而复起，再射之始仆。就视，乃一大蝎虎，竟能人立而行。异哉。

昌吉叛乱之时，捕获逆党，皆戮于迪化城西树林中，（迪化，即乌鲁木齐，今建为州。树林绵亘数十里，俗谓之树窝。）时戊子八月也。后林中有黑气数团，往来倏忽，夜行者遇之辄迷。余谓此凶悖之魄，聚为妖厉，犹蛇虺虽死，余毒尚染于草木，不足怪也。凡阴邪之气，遇阳刚之气则消。遣数军士于月夜伏铳击之，应手散灭。

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，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。尝自啮草山林中，不归皂枥。每至朔望祭神，必昧爽先立祠门外，屹如泥塑。所立之地，不失尺寸。遇月小建，其来亦不失期。祭毕，仍莫知所往。余谓道士先引至祠外，神其说耳。庚寅二月朔，余到祠稍早，实见其由雪碛缓步而来，弭耳竟立祠门外。雪中绝无人迹，是亦奇矣。

淮镇在献县东五十五里，即《金史》所谓槐家镇也。有马氏者，家忽见变异。夜中或抛掷瓦石，或鬼声呜呜，或无人处突火出。嬲岁余不止，祷禳亦无验，乃买宅迁居。有赁居者嬲如故，不久亦他徙。以是无人敢再问。有老儒不信其事，以贱价得之。卜日迁居，竟寂然无他，颇谓其德能胜妖。既而有猾盗登门与诟争，始知宅之变异，皆老儒贿盗夜为之，非真魅也。先姚安公曰："魅亦不过变幻耳。老儒之变幻如是，即谓之真魅可矣。"

己卯七月，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，合掌作礼曰："相别七十三年矣，相见不一斋乎？"适旅舍所卖皆素食，因与共饭。问其年，解囊出一度牒，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给。问师传此几代矣，遽收之囊中，曰："公疑我，不必再言。"食未毕而去，竟莫测其真伪。尝举以戒昀曰："士大夫好奇，往往为此辈所累。即真仙真佛，吾宁交臂失之。"

余家假山上有小楼，狐居之五十余年矣。人不上，狐亦不下。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。楼之北曰绿意轩，老树阴森，是夏日纳凉处。戊辰七月，忽夜中闻琴声、棋声，奴子奔告姚安公。公知狐所为，了不介意，但顾奴子曰："固胜于汝辈饮博。"次日，告昀曰："海客无心，则白鸥可狎。相安已久，惟宜以不闻不见处之。"至今亦绝无他异。

丁亥春，余携家至京师，因虎坊桥旧宅未赎，权往钱香树先生空宅中。云

楼上亦有狐居，但扃锁杂物，人不轻上。余戏粘一诗于壁曰："草草移家偶遇君，一楼上下且平分。耽诗自是书生癖，彻夜吟哦莫厌闻。"一日，姬人启锁取物，急呼怪事，余走视之，则地板尘上，满画荷花，茎叶苕亭，具有笔致。因以纸笔置几上，又粘一诗于壁曰："仙人果是好楼居，文采风流我不如。新得吴笺三十幅，可能一一画芙蕖？"越数日启视，竟不举笔。以告裘文达公，公笑曰："钱香树家狐，固应稍雅。"

河间冯树楠，粗通笔札，落拓京师十余年，每遇机缘，辄无成就。干祈于人，率口惠而实不至。穷愁抑郁，因祈梦于吕仙祠，夜梦一人语之曰："尔无恨人情薄，此因缘尔所自造也。尔过去生中，喜以虚词博长者名，遇有善事，心知必不能举也，必再三怂恿，使人感尔之赞成；遇有恶人，心知必不可贷也，必再三申雪，使人感尔之拯救。虽于人无所损益，然恩皆归尔，怨必归人，机巧已为太甚。且尔所赞成、拯救，皆尔身在局外，他人任其利害者也。其事稍稍涉于尔，则退避惟恐不速，坐视人之焚溺，虽一举手之力，亦惮烦不为。此心尚可问乎？由是思维，人于尔貌合而情疏，外关切而心漠视，宜乎不宜？鬼神之责人，一二行事之失，犹可以善抵，至罪在心术，则为阴律所不容。今生已矣，勉修未来可也。"后果寒饿以终。

史松涛先生讳茂，华州人，官至太常寺卿，与先姚安公为契友。余年十四五时，忆其与先姚安公谈一事，曰："某公尝棰杀一干仆，后附一痴婢，与某公辩曰：'奴舞弊当死，然主人杀奴，奴实不甘。主人高爵厚禄，不过于奴之受恩乎？卖官鬻爵，积金至钜万，不过于奴之受赂乎？某事某事，颠倒是非，出入生死，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？主人可负国，奈何责奴负主人？主人杀奴，奴实不甘。'某公怒而击之仆，犹呜呜不已。后某公亦不令终。因叹曰："吾曹断断不至是，然旅进旅退，坐食俸钱，而每责僮婢不事事，毋乃亦腹诽矣乎？"

束城李某，以贩枣往来于邻县，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。比至家，其妻先已偕人逃，自诧曰："幸携此妇来，不然鳏矣。"人计其妻迁贿之期，正当此妇乘垣后日。适相报，尚不悟耶？既而此妇不乐居田家，复随一少年遁，始茫然自失。后其夫踪迹至束城，欲讼李。李以妇已他去，无佐证，坚不承。纠纷间，闻里有扶乩者，众曰："盍质于仙？"仙判一诗曰："鸳鸯梦好两欢娱，记否罗敷自有夫？今日相逢需一笑，分明依样画葫芦。"其夫默然迳返。两邑接壤有知其事者，曰："此妇初亦其夫诱来者也。"

满媪，余弟乳母也，有女曰荔姐，嫁为近村民家妻。一日，闻母病，不及待婿同行，遽狼狈而来。时已入夜，缺月微明，顾见一人追之急，度是强暴，而旷野无可呼救，乃隐身古冢白杨下，纳簪珥怀中，解络系颈，披发吐舌，瞪目直视以待。其人将近，反招之坐。及逼视，知为缢鬼，惊仆不起，荔姐竟狂奔得免。比入门，举家大骇，徐问得实，且怒且笑，方议向

邻里追问。次日喧传某家少年，遇鬼中恶，其鬼今尚随之，已发狂谵语。后医药符箓皆无验，竟颠痫终身。此或由恐怖之余，邪魅趁机而中之，未可知也；或一切幻象，由心而造，未可知也；或明神殛恶，阴夺其魄，亦未可知也。然均可为狂且戒。

制府唐公执玉，尝勘鞫一杀人案，狱具矣。一夜秉烛独坐，忽微闻泣声，似渐近窗户。命小婢出视，嗷然而仆。公自启帘，则一鬼浴血跪阶下，厉声叱之，稽颡曰："杀我者某，县官乃误坐某。仇不雪，目不瞑也。"公曰："知之矣。"鬼乃去。翌日，自提讯，众供死者衣履，与所见合。信益坚，竟如鬼言改坐某。问官申辩百端，终以为南山可移，此案不动。其幕友疑有他故，微叩公，始具言始末，亦无如之何。一夕，幕友请见，曰："鬼从何来？"曰："自至阶下。"曰："鬼从何去？"曰："欻然越墙去。"幕友曰："凡鬼有形而无质，去当奄然而隐，不当越墙。"因即越墙处寻视。虽甃瓦不裂，而新雨之后，数重屋上，皆隐隐有泥迹，直至外垣而下。指以示公曰："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。"公沉思恍然，仍从原谳。讳其事，亦不复深求。

景城南有破寺，四无居人，唯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，皆蠢蠢如村佣，见人不能为礼。然谲诈殊甚，阴市松脂，炼为末，夜以纸卷燃火撒空中，焰光四射，望见趋问，则师弟键户酣寝，皆曰不知。又阴市戏场佛衣，作菩萨罗汉形，月夜或立屋脊，或隐映寺门树下，望见趋问，亦云无睹。或举所见语之，则合掌曰："佛在西天，到此破落寺院何为？官司方禁白莲教，与公无仇，何必造此语祸我？"人益信为佛示现，檀施日多。然寺日颓敝，不肯葺一瓦一椽。曰："此方人喜作蜚语，每言此事多妖异。再一庄严，惑众者益藉口矣。"积十余年渐致富。忽盗瞰其室，师弟并拷死，罄其赀去。官检所遗囊箧，得松脂戏衣之类，始悟其奸。此前明崇祯末事。先高祖厚斋公曰："此僧以不蛊惑为蛊惑，亦至巧矣。然蛊惑所得，适以自戕，虽谓之至拙可也。"

有书生嬖一娈童，相爱如夫妇。童病将殁，凄恋万状，气已绝，犹手把书生腕，擘之乃开。后梦寐见之，灯月下见之，渐至白昼亦见之。相去恒七八尺，问之不语，呼之不前，即之则却退。缘是惘惘成心疾，符箓劾治无验。其父姑令借榻丛林，冀鬼不敢入佛地。至，则见如故。一老僧曰："种种魔障，皆起于心。果此童耶？是心所招；非此童耶？是心所幻。但空尔心，一切俱灭矣。"又一老僧曰："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，渠无定力，心安得空？正如但说病证，不疏药物耳。"因语生曰："邪念纠结，如草生根，当如物在孔中，出之以楔，楔满孔则物自出。尔当思惟此童殁后，其身渐至僵冷，渐至洪胀，渐至臭秽，渐至腐溃，渐至尸虫蠕动，渐至脏腑碎裂，血肉狼藉，作种种色，其面目渐至变貌，渐至变色，渐至变相如罗刹，则恐怖之念生矣；再思惟此童如在，日长一日，渐至壮伟，无

复媚态，渐至鬑鬑有须，渐至修髯如戟，渐至面苍黧，渐至发斑白，渐至两鬓如雪，渐至头童齿豁，渐至伛偻劳嗽，涕泪涎沫，秽不可近，则厌弃之念生矣；再思惟此童先死，故我念彼，倘我先死，彼貌姣好，定有人诱，利饵势胁，彼未必守贞如寡女，一旦引去，荐彼枕席，我在生时，对我种种淫语，种种淫态，俱回向是人，恣其娱乐，从前种种昵爱，如浮云散灭，都无余滓，则愤恚之念生矣；再思惟此童如在，或恃宠跋扈，使我不堪，偶相触忤，反面诟谇，或我财不赡，不餍所求，顿生异心，形色索漠，或彼见富贵，弃我他往，与我相遇，如陌路人，则怨恨之念生矣。以是诸念起伏，生灭于心中，则心无余闲。心无余闲，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着，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。”生于所教，数日或见或不见，又数日竟灭。至病起往访，则寺中无是二僧。或曰古佛现化，或曰十方常住，来往如云，萍水偶逢，已飞锡他往云。

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，沧州马落坡，有妇以卖面为业，得余面以养姑。贫不能畜驴，恒自转磨，夜夜彻四鼓。姑殁后，上墓归，遇二少女于路，迎而笑曰：“同住二十余年，颇相识否？”妇错愕不知所对。二女曰：“嫂勿讶，我姊妹皆狐也，感嫂孝心，每夜助嫂转磨，不意为上帝所嘉，缘是功行，得证正果。今嫂养姑事毕，我姊妹亦登仙去矣。敬来道别，并谢提携也。”言讫，其去如风，转瞬已不见。妇归，再转其磨，则力几不胜，非宿昔之旋运自如矣。

乌鲁木齐，译言好围场也。余在是地时，有笔帖式，名乌鲁木齐。计其命名之日，在平定西域前二十余年。自言初生时，父梦其祖语曰：“尔所生子，当名乌鲁木齐。”并指画其字以示。觉而不省为何语，然梦甚了了，姑以名之。不意今果至此，意将终此乎？后迁印房主事，果卒于官。计其自从征至卒，始终未尝离此地。事皆前定，岂不信夫？

乌鲁木齐又言，有厮养曰巴拉，从征时，遇贼每力战，后流矢贯左颊，镞出于右耳之后，犹奋刀斫一贼，与之俱仆。后因事至孤穆第（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之间），梦巴拉拜谒，衣冠修整，颇不类贱役。梦中忘其已死，问向在何处，今将何往，对曰：“因差遣过此，偶遇主人，一展积恋耳。”问何以得官，曰：“忠孝节义，上帝所重。凡为国捐生者，虽下至仆隶，生前苟无过恶，幽冥必与一职事；原有过恶者，亦消除前罪，向人道转生。奴今为博克达山神部将，秩如骁骑校也。”问何所往，曰：“昌吉。”问何事，曰：“齎有文牒，不能知也。”霍然而醒，语音似犹在耳。时戊子六月。至八月十六日，而有昌吉变乱之事，鬼盖不敢预泄云。

昌吉筑城时，掘土至五尺余，得红纻丝绣花女鞋一，制作精致，尚未全朽。余《乌鲁木齐杂诗》曰：“筑城掘土土深深，邪许相呼万杵音。怪事一声齐注目，半钩新月藓花侵。”咏此事也。入土至五尺余，至近亦须数十年，何以不坏？额鲁特女子不缠足，何以得作弓弯样，仅三寸许？此必

有其故，今不得知矣。

郭六，淮镇农家妇，不知其夫氏郭，父氏郭也。相传呼为郭六云尔。雍正甲辰乙巳间，岁大饥，其夫度不得活，出而乞食于四方。濒行，对之稽颡曰：“父母皆老病，吾以累汝矣。”妇故有姿，里少年瞰其乏食，以金钱挑之，皆不应。惟以女工养翁姑，既而必不能赡，则集邻里叩首曰：“我夫以父母托我，今力竭矣，不别作计，当俱死。邻里能助我，则乞助我；不能助我，则我且卖花，毋笑我（俚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）。”邻里趑趄嗫嚅，徐散去。乃恸哭白翁姑，公然与诸荡子游，阴蓄夜合之资。又置一女子，然防闲甚严，不使外人觌其面。或曰是将邀重价，亦不辩也。越三载余，其夫归。寒温甫毕，即与见翁姑，曰：“父母并在，今还汝。”又引所置女，见其夫曰：“我身已污，不能忍耻再对汝，已为汝别娶一妇，今亦付汝。”夫骇愕未答，则曰：“且为汝办餐。”已往厨下自刭矣。县令来验，目炯炯不瞑。县令判葬于祖坟，而不祔夫墓。曰：“不祔墓，宜绝于夫也；葬于祖坟，明其未绝于翁姑也。”目仍不瞑。其翁姑哀号曰：“是本贞妇，以我二人故至此也。子不能养父母，反绝代养父母者耶？况身为男子不能养，避而委一少妇，途人知其心矣。是谁之过而绝之耶？此我家事，官不必与闻也！”语讫而目瞑。时邑人议论颇不一，先祖宠予公曰：“节孝并重也。”节孝不能两全也，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，吾不敢置一词也。

御史某之伏法也，有问官白昼假寐，恍惚见之，惊问曰：“君有冤耶？”曰：“言官受赂鬻章奏，于法当诛，吾何冤？”曰：“不冤何为来见我？”曰：“有憾于君。”曰：“问官七八人，旧交如我者，亦两三人，何独憾我？”曰：“我与君有宿隙，不过进取相轧耳，非不共戴天者也。我对簿时，君虽引嫌不问，而阳阳有德色；我狱成时，君虽虚词慰藉，而隐隐含轻薄。是他人据法置我死，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。患难之际，此最伤人心，吾安得不憾？”问官惶恐愧谢曰：“然则君将报我乎？”曰：“我死于法，安得报君？君居心如是，自非载福之道，亦无庸我报，特意有不平，使君知之耳。”语讫，若睡若醒，开目已失所在，案上残茗尚微温。后所亲见其惘惘如失，阴叩之，乃具道始末，喟然曰：“幸哉，我未下石也，其饮恨犹如是。曾子曰：‘哀矜勿喜。’不其然乎？”所亲为人述之，亦喟然曰：“一有私心，虽当其罪犹不服，况不当其罪乎？”

程编修鱼门曰：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。宋小岩将殁，以片札寄其友曰：‘白骨可成尘，游魂终不散。黄泉业镜台，待汝来相见。’余亲见之。其友将殁，以手拊牀曰：‘宋公且坐。’余亦亲见之。”

相传某公奉使归，驻节馆舍。时庭菊盛开，徘徊花下，见小童隐映疏竹间，年可十四五，端丽温雅，如靓妆女子。问知为居停主人子，呼与语，甚慧黠。取一扇赠之，流目送盼，意似相就。某公亦爱其秀颖，与流连软语，适左右皆不在，童即跪引其裾，曰：“公如不弃，即不敢欺公。父陷

冤狱，得公一语可活。公肯援手，当不惜此身。”方探袖出讼牒，忽暴风冲击，窗扉六扇皆洞开，几为驺从所窥。心知有异，急挥之去，曰：“俟夕徐议。”即草草命驾行。后廉知为土豪杀人狱，急不得解，赂胥吏引某公馆其家，阴市娈童，伪为其子。又赂左右，得至前为秦弱兰之计，不虞冤魄之示变也。裘文达公尝曰：“此公偶尔多事，几为所中。士大夫一言一动，不可不慎。使尔时面如包孝肃，亦何隙可乘？”

明崇祯末，孟村有巨盗肆掠。见一女有色，并其父母系之。女不受污，则缚其父母加炮烙。父母并呼号惨切，命女从贼。女请纵父母去，乃肯从。贼知其绐己，必先使受污而后释。女遂奋掷批贼颊，与父母俱死，弃尸于野。后贼与官兵格斗，马至尸侧，辟易不肯前，遂陷淖就擒。女亦有灵矣。惜其名氏不可考。论是事者，或谓：“女子在室，从父母之命者也。父母命之从贼矣，成一己之名，坐视父母之惨酷，女似过忍。”或谓：“命有治乱，从贼不可与许嫁比。父母命为娼，亦为娼乎？女似无罪。”先姚安公曰：“此事与郭六正相反，均有理可执，而于心终不敢确信。不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”

刘羽冲，佚其名，沧州人，先高祖厚斋公多与唱和。性孤僻，好讲古制，实迂阔不可行。尝倩董天士作画，倩厚斋公题《内秋林读书》一幅云：“兀坐秋树根，块然无与伍。不知读何书，但见须眉古。只愁手所持，或是井田谱。”盖规之也。偶得古兵书，伏读经书，自谓可将十万。会有土寇，自练乡兵与之角，全队溃覆，几为所擒；又得古水利书，伏读经年，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，绘图列说于州官，州官亦好事，使试于一村，沟洫甫成，水大至，顺渠灌入，人几为鱼。由是抑郁不自得，恒独步庭阶，摇首自语曰：“古人岂欺我哉！”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。不久，发病死。后风清月白之夕，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，摇首独步，侧耳听之，所诵仍此六字也。或笑之，则隐。次日伺之，复然。泥古者愚，何愚乃至是欤？阿文勤公尝教昀曰：“满腹皆书能害事，腹中竟无一卷书，亦能害事。国弈不废旧谱，而不执旧谱；国医不泥古方，而不离古方。故曰：‘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’又曰：‘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’”

明魏忠贤之恶，史册所未睹也。或言其知事必败，阴蓄一骡，日行七百里，以备逋逃；阴蓄一貌类己者，以备代死。后在阜城尤家店，竟用是私遁去。余谓此无稽之谈也。以天道论之，苟神理不诬，忠贤断无幸免理；以人事论之，忠贤擅政七年，何人不识？使窜伏旧党之家，小人之交，势败则离，有缚献而已矣；使潜匿荒僻之地，则耕牧之中，突来阉宦，异言异貌，骇视惊听，不三日必败；使远遁于封域之外，则严世蕃尝通日本，仇鸾尝交谙达，忠贤无是也，山海阻深，关津隔绝，去又将何往？昔建文行遁，后世方且传疑。然建文失德无闻，人心未去，旧臣遗老，犹有故主之思。燕王称戈篡位，屠戮忠良，又天下之所不与，递相容隐，理或有

之。忠贤虐焰薰天，毒流四海，人人欲得而甘心。是时距明亡尚十五年，此十五年中，安得深藏不露乎？故私遁之说，余断不谓然。文安王岳芳曰："乾隆初，县学中忽雷霆击格，旋绕文庙，电光激射，如掣赤练，入殿门复返者十余度。训导王着起曰：'是必有异。'冒雨入视，见大蜈蚣伏先师神位上，钳出掷阶前，霹雳一声，蜈蚣死而天霁。验其背上，有朱书'魏忠贤'字。"是说也，余则信之。

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，恒见小人高尺许，男女老幼一一皆备，遇红柳吐花时，辄折柳盘为小圈，着顶上，作队跃舞，音呦呦如度曲。或至行帐窃食，为人所掩，则跪而泣。絷之，则不食而死；纵之，初不敢遽行，行数尺辄回顾。或追叱之，仍跪泣。去人稍远，度不能追，始蓦涧越山去。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。此物非木魅，亦非山兽，盖僬侥之属。不知其名，以形似小儿，而喜戴红柳，因呼曰"红柳娃"。邱县丞天锦，因巡视牧厂，曾得其一，腊以归。细视其须眉毛发，与人无二，知《山海经》所谓竫人，凿然有之。有极小必有极大，《列子》所谓龙伯之国，亦必凿然有之。

塞外有雪莲，生崇山积雪中，状如今之洋菊，名以莲耳。其生必双，雄者差大，雌者小。然不并生，亦不同根，相去必一两丈，见其一，再觅其一，无不得者。盖如菟丝茯苓，一气所化，气相属也。凡望见此花，默往探之则获。如指以相告，则缩入雪中，杳无痕迹。即劚雪求之亦不获。草木有知，理不可解。土人曰："山神惜之。"其或然欤？此花生极寒之地，而性极热。盖二气有偏胜，无偏绝。积阴外凝，则纯阳内结。坎卦以一阳陷二阴之中，剥复二卦，以一阳居五阴之上下，是其象也。然浸酒为补剂，多血热妄行，或用合媚药，其祸尤烈。盖天地之阴阳均调，万物乃生；人身之阴阳均调，百脉乃和。故《素问》曰："亢则害，承乃制。"自丹溪立"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"之说，医家失其本旨，往往以苦寒伐生气。张介宾辈矫枉过直，遂偏于补阳。而参蓍桂附，流弊亦至于杀人。是未知易道扶阳，而干之上九，亦戒以亢龙有悔也。嗜欲日盛，羸弱者多，温补之剂易见小效，坚信者遂众。故余谓偏伐阳者，韩非刑名之学；偏补阳者，商鞅富强之术。初用皆有功，积重不返，其损伤根本，则一也。雪莲之功不补患，亦此理矣。

唐太宗《三藏圣教序》称风灾鬼难之域，似即今辟展土鲁番地。其地沙碛中独行之人，往往闻呼姓名，一应则随去不复返。又有风穴在南山，其大如井，风不时从中出，每出则数十里外，先闻波涛声，迟一二刻风乃至。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，可急行而避，避不及，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，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。或一车独遇，则人马辎重，皆轻若片叶，飘然莫知所往矣。风皆自南而北，越数日自北而南，如呼吸之往返也。余在乌鲁木齐，接辟展移文，云军校雷庭，于某日人马皆风吹过岭

北，有无踪迹。又昌吉通判报，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，乃特纳格尔遣犯徐吉，为风吹至。俄特纳格尔县丞报，徐吉是日逃，计其时刻，自巳正至午，已飞腾二百余里。此在彼不为怪，在他处则异闻矣。徐吉云，被吹时如醉如梦，身旋转如车轮，目不能开，耳如万鼓乱鸣，口鼻如有物拥蔽，气不得出，努力良久，始能一呼吸耳。按《庄子》称："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"气无所不之，不应有穴。盖气所偶聚，因成斯异。犹火气偶聚于巴蜀，遂为火井；水脉偶聚于阗，遂为河源云。

何励庵先生言，相传明季有书生，独行丛莽间，闻书声琅琅。怪旷野那得有是，寻之，则一老翁坐墟墓间，旁有狐十余，各捧书蹲坐。老翁见而起迎，诸狐皆捧书人立。书生念既解读书，必不为祸。因与揖让席地坐。问读书何为，老翁曰："吾辈皆修仙者也。凡狐之求仙有二途，其一采精气，拜星斗，渐至通灵变化，然后积修正果，是为由妖而求仙。然或入邪僻，则干天律，其途捷而危；其一先炼形为人，既得为人，然后讲习内丹，是为由人而求仙。虽吐纳导引，非旦夕之功，而久久坚持，自然圆满。其途纡而安。顾形不自变，随心而变。故先读圣贤之书，明三纲五常之理，心化则形亦化矣。"书生借视其书，皆五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之类，但有经文而无注。问："经不解释，何由讲贯？"老翁曰："吾辈读书，但求明理。圣贤言语本不艰深，口相授受，疏通训诂，即可知其义旨，何以注为？"书生怪其持论乖僻，惘惘莫对。姑问其寿，曰："我都不记。但记我受经之日，世尚未有印板书。"又问："阅历数朝，世事有无同异？"曰："大都不甚相远，惟唐以前，但有儒者。北宋后，每闻某甲是圣贤。为小异耳。"书生莫测，一揖而别。后于途间遇此翁，欲与语，掉头迳去。案此殆先生之寓言。先生尝曰："以讲经求科第，支离敷衍，其词愈美而经愈荒；以讲经立门户，纷纭辩驳，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。"语意若合符节。又尝曰："凡巧妙之术，中间必有不稳处。如步步踏实，即小有蹉失，终不至折肱伤足。"与所云修仙二途，亦同一意也。

有扶乩者，自江南来，其仙自称"卧虎山人"，不言休咎，惟与人唱和诗词，亦能作画。画不过兰竹数笔，具体而已。其诗清浅而不俗，尝面见下坛一绝云："爱杀嫣红映水开，小停白鹤一徘徊。花神怪我衣襟绿，才藉莓苔稳睡来。"又咏舟限车字，咏车限舟字，曰："浅水潺潺二尺余，轻舟来往兴何如。回头岸上春泥滑，愁杀疲牛薄笨车。""小车辘辘驾乌牛，载酒聊为陌上游。莫羡王孙金勒马，双轮徐转稳如舟。"其余大都类此。问其姓字，则曰："世外之人，何必留名？必欲相迫，有杜撰应命而已。"甲与乙共学其符，召之亦至。然字多不可辨，扶乩者手不习也。一日，乙焚符，仙竟不降。越数日再召，仍不降。后乃降于甲家，甲叩乙召不降之故，仙判曰："人生以孝弟为本，二者有惭，则不可以为人。此君近与兄析产，隐匿千金，又诡言父有宿逋，当兄弟共偿，实掩兄所偿为己有。吾

虽方外闲身，不预人事，然义不与此等人作缘。烦转道意，后毋相渎。”又判示甲曰：“君近得新果，偏食儿女，而独忘孤侄，使啜泣竟夕。虽是无心，要由于意有歧视，后若再尔，吾亦不来矣。”先姚安公曰：“吾见其诗词，谓是灵鬼；观此议论，似竟是仙。”

广西提督田公耕野，初娶孟夫人，早卒。公官凉州镇时，月夜独坐衙斋，恍惚梦夫人自树梢翩然下，相劳苦如平生，曰：“吾本天女，宿命当为君妇，缘满乃归。今过此相遇，亦余缘之未尽者也。”公问我当终何官，曰：“官不止此，行去矣。”问：“我寿几何？”曰：“此难言。公卒时不在乡里，不在官署，不在道途馆驿，亦不殁于战阵。时至自知耳。”问：“殁后尚相见乎？”曰：“此在君矣。君努力生天，即可见，否则不能也。”公后征叛苗，师还，卒于戎幕之下。

奴子魏藻，性佻荡，好窥视妇女。一日，村外遇少女，似相识而不知其姓名居址，挑与语，女不答而目成，迳西去。藻方注视，女回顾若招，即随以往。渐逼近，女面赪，小语曰：“来往人众，恐见疑。君可相隔小半里，俟到家，吾待君墙外东屋中。枣树下系一牛，旁有碌碡者，是也。”既而渐行渐远，薄暮，将抵李家洼，去家二十里矣。宿雨初晴，泥将没胫，足趾亦肿痛。遥见女已入东屋，方窃喜，趋而赴。女方背立，忽转面，乃作罗刹形，锯牙钩爪，面如靛，眼睒睒如灯，骇而返走。罗刹急追之，狂奔二十余里。至相国庄，已届亥初，识其妇翁门，急叩不已，门甫启，突然冲入，触一少女仆地，亦随之仆。诸妇怒噪，各持捣衣杵乱捶其股。气急不能言，惟呼：“我！我！”俄一媪持灯出，方知是婿，共相惊笑。次日，以牛车载归，卧牀几两月。当藻来去时，人但见其自往自还，未见有罗刹，亦未见有少女，岂非以邪召邪，狐鬼乘而侮之哉？先兄晴湖曰：“藻自是不敢复冶游，路遇妇女必俛首，是虽谓之神明示惩可也。”

去余家十余里，有瞽者姓卫。戊午除夕，遍诣常呼弹唱家辞岁，各与以食物，自负以归。半途失足，堕枯井中。既在旷野僻径，又家家守岁，路无行人，呼号嗌干，无应者。幸井底气温，又有饼饵可食，渴甚则咀水果，竟数日不死。会屠者王以胜驱豕归，距井犹半里许，忽绳断豕逸，狂奔野田中，亦失足堕井。持钩出豕，乃见瞽者，已气息仅属矣。井不当屠者所行路，殆若或使之也。先兄晴湖问以井中情状，瞽者曰：“是时万念皆空，心已如死。惟念老母卧病，待瞽子以养。今并瞽子亦不得，计此时恐已饿莩，觉酸彻肝脾，不可忍耳。”先兄曰：“非此一念，王以胜所驱豕必不断绳。”

齐大，献县剧盗也，尝与众行劫，一盗见其妇美，逼污之。刃胁不从，反接其手缚于凳，已褫下衣，呼两盗左右挟其足矣。齐大方看庄（盗语，谓屋上了望以防救者为看庄。），闻妇呼号，自屋脊跃下，挺刃突入，曰：“谁敢如是，吾不与俱生！”汹汹欲斗，目光如饿虎。间不容发之顷，

竟赖以免。后群盗并就缚骈诛，惟齐大终不能弋获。群盗云："官来捕时，齐大实伏马槽下。"兵役皆云："往来搜数过，惟见槽下朽竹一束，约十余竿，积尘污秽，似弃置多年者。"

张明经晴岚言，一寺藏经阁上有狐居，诸僧多栖止阁下。一日天酷暑，有打包僧厌其嚣杂，迳移坐具住阁上。诸僧忽闻梁上狐语曰："大众且各归房，我眷属不少，将移住阁下。"僧问："久居阁上，何忽又欲据此？"曰："和尚在彼。"问："汝避和尚耶？"曰："和尚佛子，安敢不避？"又问："我辈非和尚耶？"狐不答。固问之，曰："汝辈自以为和尚，我复何言？"从兄懋园闻之，曰："此狐黑白太明。然亦可使三教中人，各发深省。"

甲见乙妇而艳之，语于丙。丙曰："其夫粗悍，可图也。如不吝挥金，吾能为君了此事。"乃择邑子冶荡者，饵以金而嘱之曰："尔白昼潜匿乙家，而故使乙闻，待就执，则自承欲盗。白昼，非盗时，尔容貌衣服无盗状，必疑奸，勿承也。官再鞫而后承，罪不过枷杖，当设策使不竟其狱，无所苦也。"邑子如所教，狱果不竟，然乙竟出其妇。丙虑其悔，教妇家讼乙，又阴赂证佐使不胜，乃恚而别嫁其女。乙亦决绝听其嫁。甲重价买为妾，丙又教邑子反噬甲，发其阴谋，而教甲赂息。计前后干没千金矣。适闻家庙社会，力修供具赛神，将以祈福。先一夕，庙祝梦神曰："某金自何来，乃盛仪以享我？明日来，慎勿令入庙。非礼之祀，鬼神且不受，况非义之祀乎？"丙至，庙祝以神语拒之，怒弗信，甫至阶，舁者颠蹶，供具悉毁，乃悚然返。后岁余，甲死。邑子以同谋之故，时往来丙家，因诱其女逃去，丙亦气结死。妇携赀改适。女至德州，人诘得奸状，牒送回籍，杖而官卖。时丙奸已露，乙憾甚，乃鬻产赎得女，使荐枕三夕，而转售于人。或曰丙死时，乙尚未娶，丙妇因嫁焉。此故为快心之谈，无是事也。邑子后为丐，女流落为娼，固实有之。

益都李词畹言，秋谷先生南游日，借寓一家园亭中。一夕就枕后，欲制一诗，方沉思间，闻窗外人语曰："公尚未睡耶？清词丽句，已心醉十余年。今幸下榻此室，窃听绪论，虽已经月，终以不得质疑问难为恨，虑或仓卒别往，不罄所怀，便为平生之歉。故不辞唐突，愿隔窗听挥麈之谈，先生能不拒绝乎？"秋谷问："君为谁？"曰："别馆幽深，重门夜闭，自断非人迹所到，先生神思夷旷，谅不恐怖，亦不必深求。"问："何不入室相晤？"曰："先生襟怀萧散，仆亦倦于仪文，但得神交，何必定在形骸之内耶？"秋谷因日与酬对，于六义颇深。如是数夕，偶乘醉戏问曰："听君议论，非神非仙，亦非鬼非狐，毋乃山中木客，解吟诗乎？"语讫寂然。穴隙窥之，缺月微明，有影蓬蓬然，掠水亭檐角而去。园中老树参天，疑其木魅矣。词畹又云："秋谷与魅语时，有客窃听，魅谓：'渔洋山人诗，如名山胜水，奇树幽花，而无寸土藝五谷；如雕栏曲榭，池馆宜人，而无寝

室庇风雨；如彝鼎罍洗，斑斓满几，而无釜甑供炊爨；如纂组锦绣，巧出仙机，而无裘葛御寒暑；如舞衣歌扇，十二金钗，而无主妇司中馈；如梁园金谷，雅客满堂，而无良友进规谏。’秋谷极为击节。又谓：‘明季诗，庸音杂奏，故渔洋救之以清新；近人诗，浮响日增，故先生救之以刻露。势本相因，理无偏胜，窃意二家宗派，当调停相济。合则双美，离则两伤。’秋谷颇不平之云。”

乌鲁木齐有道士卖药于市，或曰是有妖术。人见其夜宿旅舍中，临睡必探佩囊，出一小壶卢，倾出，黑物二丸，即有二少女与同寝，晓乃不见。问之，则云无有。余忆《辍耕录》周月惜事，曰：“此乃所采生魂也，是法食马肉则破。”适中营有马死，遣吏密嘱旅舍主人，问：“适有马肉，可食否？”道士掉头曰：“马肉岂可食？”余益疑，拟料理之，同事陈君题桥曰：“道士携少女，公未亲见；不食马肉，公亦未亲见。周月惜事，出陶九成小说，未知真否，所云马肉破法，亦未知验否。公信传闻之词，据无稽之说，遽兴大狱，似非所宜。塞外不当留杂色人，饬所司驱之出境足矣。”余乃止。后将军温公闻之曰：“欲穷治者太过，倘畏刑妄供别情，事关重大，又无确据，作何行止；驱出境者太不及，倘转徙别地，或酿事端，云曾在乌鲁木齐久住，谁职其咎。行迹可疑人，关隘例当盘诘搜检。验有实证，则当付所司；验无实证，则具牒递回原籍，使勿惑民。不亦善乎？”余二人皆服公之论。

庄学士本淳，少随父书石先生泊舟江岸。夜失足落江中，舟人弗知也。漂荡间，闻人语曰：“可救起福建学院，此有关系，勿草草。”不觉已还挂本舟舵尾上，呼救得免。后果督福建学政。赴任时，举是事语余曰：“吾其不返乎？”余以立命之说勉之。竟卒于官。又其兄方耕少宗伯，雍正庚戌在京邸，遇地震，压于小弄中。适两墙对圮，相拄如人字帐形，坐其中一昼夜，乃得掘出。岂非死生有命乎？

何励庵先生言，十三四岁时，随父罢官还京师，人多舟狭，遂布席于巨箱上寝。夜分觉有一掌扪之，其冷如冰，魇良久乃醒。后夜夜皆然，谓是神虚，服药亦无效，至登陆乃已。后知箱乃其仆物。仆母卒于官署，厝郊外，临行阴焚其柩，而以衣包骨匿箱中。当由人眠其上，魂不得安，故作是变怪也。然则旅魂随骨返，信有之矣。

励庵先生又云：“有友聂姓，往西山深处上墓返，天寒日短，翳然已暮，畏有虎患，竭蹶力行，望见破庙在山腹，急奔入。时已昏黑，闻墙隅人语曰：‘此非人境，檀越可速去。’心知是僧，问：‘师何在此暗坐？’曰：‘佛家无诳语，身实缢鬼，在此待替。’聂毛骨悚栗，既而曰：‘与死于虎，无宁死于鬼，吾与师共宿矣。’鬼曰：‘不去亦可。但幽明异路，君不胜阴气之侵，我不胜阳气之烁，均刺促不安耳。各占一隅，毋相近可也。’聂遥问待替之故，鬼曰：‘上帝好生，不欲人自戕其命。如忠臣尽节，烈妇完贞，是

虽横夭，与正命无异，不必待替；其情迫势穷，更无求生之路者，悯其事非得已，亦付转轮，仍核计生平，依善恶受报，亦不必待替；倘有一线可生，或小忿不忍，或借以累人，逞其戾气，率尔投缳，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，故必使待替以示罚。所以幽囚沉滞，动至百年也。’问：‘不有诱人相替者乎？’鬼曰：‘吾不忍也。凡人就缢，为节义死者，魂自顶上升，其死速；为忿嫉死者，魂自心下降，其死迟，未绝之顷，百脉倒涌，肌肤皆寸寸欲裂，痛如脔割，胸膈肠胃中如烈焰燔烧，不可忍受，如是十许刻，形神乃离。思是楚毒，见缢者方阻之速返，肯相诱乎？’聂曰：‘师存是念，自必生天。’鬼曰：‘是不敢望。惟一意念佛，冀忏悔耳。’俄天欲曙，问之不言，谛视，亦无所见。后聂每上墓，必携饮食纸钱祭之，辄有旋风绕左右。一岁，旋风不至，意其一念之善，已解脱鬼趣矣。”

王半仙尝访其狐友，狐迎笑曰：“君昨夜梦至范住家，欢娱乃尔。”范住者，邑之名妓也。王回忆实有是梦，问何以知。曰：“人秉阳气以生，阳亲上，气恒发越于顶，睡则神聚于心，灵光与阳气相映，如镜取影。梦生于心，其影皆现于阳气中，往来生灭，倏忽变形一二寸小人，如画图，如戏剧，如虫之蠕动，即不可告人之事，亦百态毕露，鬼神皆得而见之。狐之通灵者，亦得见之，但不闻其语耳。昨偶过君家，是以见君之梦。”又曰：“心之善恶亦现于阳气中。生一善念，则气中一线如烈焰；生一恶心，则气中一线如浓烟。浓烟幂首，尚有一线之光，是畜生道中人；并一线之光而无之，是泥犁狱中人矣。”王问：“恶人浓烟幂首，真梦影何由复见？”曰：“人心本善，恶念蔽之。睡时一念不生，则此心还其本体，阳气仍自光明，即其初醒时，念尚未起，光明亦尚在。念渐起则渐昏，念全起则全昏矣。君不读书，试向秀才问之，《孟子》所谓夜气，即此是也。”王悚然曰：“鬼神鉴察，乃及于梦寐之中。”

雷出于地，向于福建白鹤岭上见之。岭高五十里，阴雨时俯视，浓云仅发山半。有气一缕，自云中涌出，直激而上，气之纤末，忽火光迸散，即砰然有声，与火炮全相似。至于击物之雷，则自天而下。戊午夏，余与从兄懋园坦居，读书崔庄三层楼上。开窗四望，数里可睹。时方雷雨，遥见一人自南来，去庄约半里许，忽跪于地。倏云气下垂，幂之不见，俄雷震一声，火光照眼如咫尺，云已敛而上矣。少顷，喧言高川李善人为雷所殛，随众往视，遍身焦黑，乃拱手端跪，仰面望天。背有朱书，非篆非籀，非草非隶，点画缴绕，不能辨几字。其人持斋礼佛，无善迹亦无恶迹，不知为夙孽、为隐慝也。其侄李士钦曰：“是日晨起必欲赴崔庄。实无一事，竟冒雨而来，及于此难。”或曰：“是日崔庄大集（崔庄市人交易，以一六日大集，三八日小集。），殆鬼神驱以来，与众见之。”

余官兵部时，有一吏尝为狐所媚，尪瘦骨立。乞张真人符治之。忽闻檐际人语曰：“君为吏，非理取财，当婴刑戮。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，故以艳

色蛊惑，摄君精气，欲君以瘵疾善终。今被驱遣，是君业重不可救也。宜努力积善，尚冀万一挽回耳。”自是病愈。然竟不悛改，后果以盗用印信，私收马税伏诛。堂吏有知其事者，后为余述之云。

前母张太夫人，有婢曰绣鸾。尝月夜坐堂阶，呼之，则东西廊皆有一绣鸾趋出。形状衣服无少异，乃至右襟反摺其角，左袖半卷亦相同。大骇几仆，再视之，惟存其一。问之，乃从西廊来。又问：“见东廊人否？”云：“未见也。”此七月间事，至十一月即谢世。殆禄已将尽，故魅敢现形欤。

沧州插花庙尼，姓董氏，遇大士诞辰，治供具将毕，忽觉微倦，倚几暂憩。恍惚梦大士语之曰：“尔不献供，我亦不忍饥；尔即献供，我亦不加饱。寺门外有流民四五辈乞食不得，困饿将殆，尔辍供具以饭之，功德胜供我十倍也。”霍然惊醒。启门出现，果不谬。自是每年供具献毕，皆以施丐者，曰：“此菩萨意也。”

先太夫人言，沧州有轿夫田某，母患臌将殆，闻景和镇一医有奇药，相距百余里。昧爽狂奔去，薄暮已狂奔归，气息仅属。然是夕卫河暴涨，舟不敢渡，乃仰天大号，泪随声下。众虽哀之，而无如何。忽一舟子解缆呼曰：“苟有神理，此人不溺！来，来，吾渡尔！”奋然鼓楫，横冲白浪而行。一弹指顷，已抵东岸。观者皆合掌诵佛号。先姚安公曰：“此舟子信道之笃，过于儒者。”

第四卷 滦阳消夏录四

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，众焚香拜祷。一狂生独倚几斜坐，曰："江湖游士，练熟手法为戏耳，岂有真仙日日听人呼唤。"乩即书下坛诗曰："鶗鴂惊秋不住啼，章台回首柳萋萋。花开有约肠空断，云散无踪梦亦迷。小立偷弹金屈戌，半酣笑劝玉东西。琵琶还似当年否，为问浔阳估客妻。"狂生大骇，不觉屈膝。盖其数日前密寄旧妓之作，未经存稿者也。仙又判曰："此笺幸未达，达则又作步非烟矣。此妇既已从良，即是窥人闺阁。香山居士偶作寓言，君乃见诸实事耶？大凡风流佳话，多是地狱根苗。昨见冥官录籍，故吾得记之。业海洪波，回头是岸，山人饶舌，实具苦心，先生勿讶多言也。"狂生鹄立案旁，殆无人色，后岁余即下世。余所见扶乩者，惟此仙不谈休咎，而好规人过。殆灵鬼之耿介者耶？先姚安公素恶淫祀，惟遇此仙，必长揖曰："如此方严，即鬼亦当敬。"

姚安公未第时，遇扶乩者，问有无功名，判曰："前程万里。"又问登第当在何年，判曰："登第却须候一万年。"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。及癸巳万寿科登第，方悟万年之说。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，乞养归，遂未再出。并前程万里之说亦验。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，惟扶乩一事，则确有所凭附，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。所称某神某仙，固属假托，即自称某代某人者，叩以本集中诗文，亦多云年远忘记，不能答也。其扶乩之人，遇能书者则书工，遇能诗者则诗工，遇全不能诗能书者，则虽成篇而迟钝。余稍能诗而不能书；从兄坦居，能书而不能诗。余扶乩则诗敏捷而书潦草，坦居扶乩则书清整而诗浅率。余与坦居，实皆未容心。盖亦借人之精神，始能运动。所谓鬼不自灵，待人而灵也。蓍龟本枯草朽甲，而能知吉凶，亦待人而灵耳。

先外祖居卫河东岸，有楼临水傍，曰"度帆"。其楼向西，而楼之下层，门乃向东，别为院落，与楼不相通。先有仆人史锦捷之妇，缢于是院。故久无人居，亦无扃钥。有僮婢不知是事，夜半幽会于斯，闻门外窸窣似人行，惧为所见，伏不敢动，窃于门隙窥之，乃一缢鬼步阶上，对月微叹。二人股栗，皆僵于门内，不敢出。门为二人所据，鬼亦不敢入，相持良久，有犬见鬼而吠，群犬闻声亦聚吠。以为有盗，竟明烛持械以往，鬼隐而僮婢之奸败，婢愧不自容，迨夕亦往是院缢，觉而救苏，又潜往者再，还其父母乃已。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，将以败二人之奸，使愧缢以求代也。外祖母曰："此妇生而阴狡，死尚尔哉，其沉沦也固宜。"先太夫人曰："此婢不作此事，鬼亦何自而乘？其罪未可委之鬼。"

辛彤甫先生官宜阳知县时，有老叟投牒曰："昨宿东城门外，见缢鬼五六，自门隙而入，恐是求代。乞示谕百姓，仆妾勿凌虐，债负勿逼索，诸

事互让勿争斗，庶鬼无所施其技。”先生震怒，笞而逐之。老叟亦不怨悔，至阶下拊膝曰：“惜哉此五六命，不可救矣。”越数日，城内报缢死者四。先生大骇，急呼老叟问之，老叟曰：“连日昏昏都不记忆，今乃知曾投此牒，岂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？”是时此事喧传，家家为备，缢而获解者果二：一妇为姑所虐，姑痛自悔艾；一迫于逋欠，债主立为焚券，皆得不死。乃知数虽前定，苟能尽人力，亦必有一二之挽回。又知人命至重，鬼神虽前知其当死，苟一线可救，亦必转借人力以救之。盖气运所至，如严冬风雪，天地亦不得不然。至披裘御雪，墐户避风，则听诸人事，不禁其自为。

献县史某，佚其名。为人不拘小节，而落落有直气，视龌龊者蔑如也。偶从博场归，见村民夫妇子母相抱泣。其邻人曰：“为欠豪家债，鬻妇以偿。夫妇故相得，子又未离乳，当弃之去，故悲耳。”史问：“所欠几何？”曰：“三十金。”“所鬻几何？”曰：“五十金与人为妾。”问：“可赎乎？”曰：“券甫成，金尚未付，何不可赎？”即出博场所得七十金授之，曰：“三十金偿债，四十金持以谋生，勿再鬻也。”夫妇德史甚，烹鸡留饮。酒酣，夫抱儿出，以目示妇，意令荐枕以报。妇颔之。语稍狎，史正色曰：“史某半世为盗，半世为捕役，杀人曾不眨眼。若危急中污人妇女，则实不能为。”饮啖讫，掉臂迳去，不更一言。半月后，所居村夜火。时秋获方毕，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满，茅檐秫篱，斯须四面皆烈焰，度不能出，与妻子瞑坐待死。恍惚闻屋上遥呼曰：“东岳有急牒，史某一家并除名。”剨然有声，后壁半圮。乃左挈妻右抱子，一跃而出，若有翼之者。火熄后，计一村之中，爇死者九。邻里皆合掌曰：“昨尚窃笑汝痴，不意七十金乃赎三命。”余谓此事见佑于司命，捐金之功十之四，拒色之功十之六。

姚安公官刑部日，德胜门外有七人同行劫，就捕者五矣。惟王五、金大牙二人未获。王五逃至漷县，路阻深沟，惟小桥可通一人，有健牛怒目当道卧，近辄奋触，退觅别途，乃猝与逻者遇；金大牙逃至清河桥北，有牧童驱二牛挤仆泥中，怒而角斗。清河去京近，有识之者，告里胥缚送官。二人皆回民，皆业屠牛，而皆以牛败，岂非宰割惨酷，虽畜兽亦含怨毒，厉气所凭，借其同类以报哉？不然，遇牛触仆，犹事理之常。无故而当桥，谁使之也？

宋蒙泉言，孙峨山先生尝卧病高邮舟中，忽似散步到岸上，意殊爽适。俄有人导之行，恍惚忘所以，亦不问。随去至一家，门径甚华洁，渐入内室，见少妇方坐蓐，欲退避，其人背后拊一掌，已昏然无知。久而渐醒，则形已缩小，绷置锦褓中，知为转生，已无可奈何。欲有言，则觉寒气自囟门入，辄噤不能出，环视室中几榻器玩，及对联书画，皆了了。至三日，婢抱之浴，失手坠地，复昏然无知，醒则仍卧舟中。家人云：“气绝

已三日，以四肢柔软，心膈尚温，不敢敛耳。”先生急取片纸，疏所见闻，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门中，告以勿过挞婢。乃徐为家人备言。是日疾即愈，迳往是家，见婢媪皆如旧识。主人老无子，相对惋叹称异而已。近梦通政鉴溪亦有是事，亦记其道路门户，访之，果是日生儿即死。顷在直庐，图阁学时泉言其状甚悉，大抵与峨山先生所言相类。惟峨山先生记往不记返。鉴溪则往返俱分明，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，到家入室时见夫人与女共坐，为小异耳。案轮回之说，儒者所辟，而实则往往有之。前因后果，理自不诬。惟二公暂入轮回，旋归本体，无故现此泡影，则不可以理推。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”，阙所疑可矣。

再从伯灿臣公言：“曩有县令，遇杀人狱不能决，蔓延日众。乃祈梦城隍祠。梦神引一鬼，首戴磁盎，盎中种竹十余竿，青翠可爱。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，祝竹音同，意必是也。穷治亦无迹；又检案中有名节者，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，穷治亦无迹。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。计无复之，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，卒亦不得。”夫疑狱，虚心研鞫，或可得真情。祷神祈梦之说，不过慑伏愚民，绐之吐实耳。若以梦寐之恍惚，加以射覆之揣测，据为信谳，鲜不谬矣。古来祈梦断狱之事，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。

雍正壬子六月，夜大雷雨，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。县令明公晟往验，饬棺敛矣。越半月余，忽拘一人讯之曰：“尔买火药何为？”曰：“以取鸟。”诘曰：“以铳击雀，少不过数钱，多至两许，足一日用矣。尔买二三十斤何也？”曰：“备多日之用。”又诘曰：“尔买药未满一月，计所用不过一二斤，其余今贮何处？”其人词穷。刑鞫之，果得因奸谋杀状，与妇并伏法。或问：“何以知为此人？”曰：“火药非数十斤不能伪为雷，合药必以硫磺。今方盛夏，非年节放爆竹时，买硫磺者可数。吾阴使人至市察买硫磺者谁多，皆曰某匠。又阴察某匠卖药于何人，皆曰某人，是以知之。”又问：“何以知雷为伪作？”曰：“雷击人，自上而下，不裂地。其或毁屋，亦自上而下。今苫草、屋梁皆飞起，土炕之面亦揭去，知火从下起矣。又此地去城五六里，雷电相同，是夜雷电虽迅烈，然皆盘绕云中，无下击之状，是以知之。尔时其妇先归宁，难以研问，故必先得是人，而后妇可鞫。”此令可谓明察矣。

戈太仆仙舟言，乾隆戊辰，河间西门外桥上，雷震一人死，端跪不仆，手擎一纸裹，雷火弗爇。验之，皆砒霜，莫明其故。俄其妻闻信至，见之不哭，曰：“早知有此，恨其晚矣。是尝诟谇老母，昨忽萌恶念，欲市砒霜毒母死，吾泣谏一夜，不从也。”

再从兄旭升言，村南旧有狐女，多媚少年，所谓二姑娘者是也。族人某意拟生致之，未言也。一日，于废圃见美女，疑其即是。戏歌艳曲，欣然流盼。折草花掷其前，方俯拾，忽却立数步外，曰：“君有恶念。”逾破垣竟去。后有二生读书东岳庙僧房，一居南室，与之昵；一居北室，无睹也。

南室生尝怪其晏至，戏之曰："左挹浮邱袖，右拍洪崖肩耶？"狐女曰："君不以异类见薄，故为悦己者容；北室生心如木石，吾安敢近？"南室生曰："何不登墙一窥，未必即三年不许。如使改节，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。"狐女曰："磁石惟可引针。如气类不同，即引之不动。无多事，徒取辱也。"时同侍姚安公侧，姚安公曰："向亦闻此，其事在顺治末年。居北室者，似是族祖雷阳公。雷阳一老副榜，八比以外无寸长，只心地朴诚，即狐不敢近。知为妖魅所惑者，皆邪念先萌耳。"

先太夫人外家曹氏，有媪能视鬼。外祖母归宁时，与论冥事，媪曰："昨于某家见一鬼，可谓痴绝。然情状可怜，亦使人心脾凄动。鬼名某，住某村，家亦小康，死时年二十七八。初死百日后，妇邀我相伴，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，或闻妇哭声，或闻儿啼声，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，虽阳气逼烁不能近，然必侧耳窗外窃听，凄惨之色可掬。后见媒妁至妇房，愕然惊起，张手左右顾。后闻议不成，稍有喜色。既而媒妁再至，来往兄嫂与妇处，则奔走随之，皇皇如有失。送聘之日，坐树下，目直视妇房，泪涔涔如雨。自是妇每出入，辄随其后，眷恋之意更笃。嫁前一夕，妇整束奁具，复徘徊檐外，或倚柱泣，或俯首如有思。稍闻房内嗽声，辄从隙私窥，营营者彻夜。吾太息曰：'痴鬼何必如是？'若弗闻也。娶者入，秉火前行，避立墙隅，仍翘首望妇。吾偕妇出回顾，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，为门尉所阻，稽颡哀乞，乃得入。入则匿墙隅，望妇行礼，凝立如醉状。妇入房，稍稍近窗，其状一如整束奁具时。至灭烛就寝，尚不去。为中霤神所驱，乃狼狈出。时吾以妇嘱归视儿，亦随之返，见其直入妇室，凡妇所坐处、眠处，一一视到。俄闻儿索母啼，趋出环绕儿四周，以两手相握，作无可奈何状。俄嫂出，挞儿一掌，便顿足拊心，遥作切齿状。吾视之不忍，乃迳归，不知其后如何也。后吾私为妇述，妇啮齿自悔。里有少寡议嫁者，闻是事，以死自誓曰：'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！'"嗟乎！君子义不负人，不以生死有异也；小人无往不负人，亦不以生死有异也。常人之情，则人在而情在，人亡而情亡耳。苟一念死者之情状，未尝不戚然感也。儒者见谄渎之求福，妖妄之滋惑，遂累累持无鬼之论，失先王神道设教之深心。徒使愚夫愚妇，悍然一无所顾忌，尚不如此里妪之言，为动人生死之感也。

王兰泉少司寇言，胡中丞文伯之弟妇，死一日复苏，与家人皆不相识，亦不容其夫近前。细询其故，则陈氏女之魂，借尸回生。问所居，相去仅数十里，呼其亲属至，皆历历相认。女不肯留胡氏，胡氏持镜使自照，见形容皆非，乃无奈而与胡为夫妇。此与《明史．五行志》司牡丹事相同。当时官为断案，从形不从魂。盖形为有据，魂则无凭，使从魂之所归，必有诡托售奸者，故防其渐焉。

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，衣服仆马皆华丽，云且援例报捐。一日，有贫

叟来访，仆辈不为通，自候于门，乃得见。神意索漠，一茶后别无寒温。叟徐露求助意。怫然曰：“此时捐项且不足，岂复有余力及君？”叟不平，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，待叟举火者十余年，复助百金，使商贩渐为富人。今罢官流落，闻其来，喜若更生。亦无奢望，或得囊所助之数稍偿负累，归骨乡井足矣。语讫絮泣，西商亦似不闻。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，揖西商而问曰：“此叟所言信否？”西商面赪曰：“是固有之，但力不能报为恨耳。”杨曰：“君且为官，不忧无借处。倘有人肯借君百金，一年内乃偿，不取分毫利，君肯举以报彼否？”西商强应曰：“甚愿。”杨曰：“君但书券，百金在我。”西商迫于公论，不得已书券。杨收券，开敝箧，出百金付西商，西商怏怏持付叟。杨更治具，留叟及西商饮。叟欢甚，西商草草终觞而已。叟谢去，杨数日亦移寓去，从此遂不相闻。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，鐍锁封识皆如故，无可致诘。又失一狐皮半臂，而箧中得质票一纸，题钱二千，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。乃知杨本术士，姑以戏之，同舍皆窃称快。西商惭沮亦移去，莫知所往。

蒋编修菱溪，赤崖先生子也。喜吟咏，尝作七夕诗曰：“一霎人间箫鼓收，羊灯无焰三更碧。”又作中元诗曰：“两岸红沙多旋舞，惊风不定到三更。”赤崖先生见之，愀然曰：“何忽作鬼语？”果不久下世。故刘文定公作其遗稿序曰：“就河鼓以陈词，三更焰碧；会盂兰而说法，两岸沙红。诗谶先成，以君才过终军之岁；诔词安属，顾我适当骑省之年。”

农夫陈四，夏夜在团焦守瓜田，遥见老柳树下隐隐有数人影，疑盗瓜者，假寐听之。中一人曰：“不知陈四已睡未？”又一人曰：“陈四不过数日，即来从我辈游，何畏之有？昨上直土神祠，见城隍牒矣。”又一人曰：“君不知耶？陈四延寿矣。”众问何故，曰：“某家失钱二千文，其婢鞭数百，未承。婢之父亦愤曰：‘生女如是，不如无。倘果盗，吾必缢杀之。’婢曰：‘是不承死，承亦死也。’呼天泣，陈四之母怜之，阴典衣得钱二千，捧还主人曰：‘老妇昏愦，一时见利取此钱，意谓主人积钱多，未必遽算出。不料累此婢，心实惶愧。钱尚未用，谨冒死自首，免结来世冤。老妇亦无颜居此，请从此辞。’婢因得免。土神嘉其不辞自污以救人，达城隍，城隍达东岳。东岳检籍，此妇当老而丧子，冻饿死。以是功德，判陈四借来生之寿，于今生俾养其母。尔昨下直，未知也。”陈四方窃愤母以盗钱见逐，至是乃释然。后九年母死，葬事毕，无疾而逝。

外舅马公周箓言，东光南乡有廖氏募建义冢，村民相助成其事。越三十余年矣。雍正初，东光大疫，廖氏梦百余人立门外，一人前致词曰：“疫鬼且至，从君乞焚纸旗十余，银箔糊木刀百余，我等将与疫鬼战，以报一村之惠。”廖故好事，姑制而焚之。数日后，夜闻四野喧呼格斗声，达旦乃止。阖村果无一人染疫者。

沙河桥张某商贩京师，娶一妇归，举止有大家风。张故有千金产，经理亦

甚有次第。一日，有尊官骑从甚盛，张杏黄盖，坐八人肩舆，至其门前，问曰："此是张某家否？"邻里应曰："是。"尊官指挥左右曰："张某无罪，可缚其妇来！"应声反接是妇出。张某见势焰赫奕，亦莫敢支吾。尊官命褫妇衣，决臀三十，昂然竟行。村人随观之，至林木荫映处转瞬不见，惟旋风滚滚，向西南去。方妇受杖时，惟叩首称死罪。后人问其故，妇泣曰："吾本侍郎某公妾，公在日，意图固宠，曾誓以不再嫁。今精魂昼见，无可复言也。"

王秃子幼失父母，迷其本姓，育于姑家，冒姓王。凶狡无赖，所至童稚皆走匿，鸡犬亦为不宁。一日，与其徒自高川醉归，夜经南横子丛冢间，为群鬼所遮。其徒股栗伏地，秃子独奋力与斗。一鬼叱曰："秃子不孝，吾尔父也！敢肆殴！"秃子固未识父，方疑惑间，又一鬼叱曰："吾亦尔父也，敢不拜！"群鬼又齐呼曰："王秃子不祭尔母，致饥饿流落于此，为吾众人妻。吾等皆尔父也！"秃子愤怒，挥拳旋舞，所击如中空囊。跳踉至鸡鸣，无气以动，乃自仆丛莽间。群鬼皆嘻笑曰："王秃子英雄尽矣！今日乃为乡党吐气，如不知悔，他日仍于此待尔。"秃子力已竭，竟不敢再语。天晓鬼散，其徒乃掖以归。自是豪气消沮，一夜携妻子遁去，莫知所终。此事琐屑不足道，然足见悍戾者必遇其敌，人所不能制者，鬼亦忌而共制之。

戊子夏，京师传言，有飞虫夜伤人。然实无受虫伤者，亦未见虫，徒以图相示而已。其状似蚕蛾而大，有钳距，好事者或指为射工。按短蜮含沙射影，不云飞而螫人，其说尤谬。余至西域，乃知所画即辟展之巴蜡虫。此虫秉炎炽之气而生，见人飞逐。以水噀之，则软而伏；或噀不及，为所中，急嚼茜草根敷疮则瘥，否则毒气贯心死。乌鲁木齐多茜草，山南辟展诸屯，每以官牒移取，为刈获者备此虫云。

乌鲁木齐虎峰书院，旧有遣犯妇缢窗棂上。山长前巴县令陈执礼，一夜明烛观书，闻窗内承尘上窸窣有声。仰视，见女子两纤足，自纸罅徐徐垂下，渐露膝，渐露股。陈先知是事，厉声曰："尔自以奸败，愤恚死，将祸我耶？我非尔仇，将魅我耶？我一生不入花柳丛，尔亦不能惑。尔敢下，我且以夏楚扑尔！"乃徐徐敛足上，微闻叹息声。俄从纸罅露面下窥，甚姣好。陈仰面唾曰："死尚无耻耶！"遂退入。陈灭烛就寝，袖刃以待其来，竟不下。次日，仙游陈题桥访之，话及是事，承尘上有声如裂帛，后不再见。然其仆寝于外室，夜恒呓语，久而渐病瘵。垂死时，陈以其相从二万里外，哭甚悲。仆挥手曰："有好妇，尝私就我。今招我为婿，此去殊乐，勿悲也。"陈顿足曰："吾自恃胆力，不移居，祸及汝矣。甚哉！客气之害事也！"后同年六安杨君逢源，代掌书院，避居他室，曰："《孟子》有言，不立乎岩墙之下。"

德郎中亨，夏日散步乌鲁木齐城外，因至秀野亭纳凉。坐稍久，忽闻大声

语曰：“君可归，吾将宴客！”狼狈奔回，告余曰：“吾其将死乎？乃白昼见鬼。”余曰：“无故见鬼，自非佳事。若到鬼窟见鬼，犹到人家见人尔，何足怪焉？”盖亭在城西深林，万木参天，仰不见日。旅榇之浮厝者，罪人之伏法者，皆在是地。往往能为变怪云。

武邑某公，与戚友赏花佛寺经阁前。地最豁厂，而阁上时有变怪，入夜即不敢坐阁下。某公以道学自任，夷然弗信也。酒酣耳热，盛谈《西铭》万物一体之理，满座拱听，不觉入夜。忽阁上厉声叱曰：“时方饥疫，百姓颇有死亡。汝为乡宦，既不思早倡义举，施粥舍药，即应趁此良夜，闭户安眠，尚不失为自了汉。乃虚谈高论，在此讲民胞物与，不知讲至天明，还可作饭餐，可作药服否？且击汝一砖，听汝再讲邪不胜正！”忽一城砖飞下，声若霹雳，杯盘几案俱碎。某公仓皇走出，曰：“不信程朱之学，此妖之所以为妖欤！”徐步太息而去。

沧州画工伯魁，字起瞻（其姓是此伯字，自称伯州犁之裔。友人或戏之曰：“君乃不称二世祖太宰公，近其子孙不识字，竟自称伯氏矣。”），尝画一仕女图，方钩出轮郭，以他事未竟，锁置书室中。越二日，欲补成之，则几上设色小碟，纵横狼藉，画笔亦濡染几遍，图已成矣。神采生动，有殊常格。魁大骇，以示先母舅张公梦微，魁所从学画者也。公曰：“此非尔所及，亦非吾所及，殆偶遇神仙游戏耶？”时城守尉永公宁，颇好画，以善价取之。永公后迁四川副都统，携以往。将罢官前数日，画上仕女忽不见，惟隐隐留人影，纸色如新，余树石则仍黯旧，盖败征之先见也。然所以能化去之故，则终不可知。

佃户张天锡，尝于野田见髑髅，戏溺其口中，髑髅忽跃起作声曰：“人鬼异路，奈何欺我！且我一妇人，汝男子，乃无礼辱我，是尤不可！”渐跃渐高，直触其面。天锡惶骇奔归，鬼乃随至其家，夜辄在墙头檐际责詈不已。天锡遂大发寒热，昏瞀不知人。阖家拜祷，怒似少解。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，鬼具自道，众叩首曰：“然则当是高祖母，何为祸于子孙？”鬼似凄咽曰：“此故我家耶，几时迁此？汝辈皆我何人？”众陈始末，鬼不胜太息，曰：“我本无意来此，众鬼欲借此求食，怂恿我来耳。渠有数辈在病者旁，数辈在门外，可具浆水一瓢，待我善遣之。大凡鬼恒苦饥，若无故作灾，又恐神责，故遇事辄生衅，求祭赛。尔等后见此等，宜谨避，勿中其机械。”众如所教。鬼曰：“已散去矣，我口中秽气不可忍，可至原处寻吾骨，洗而埋之。”遂呜咽数声而寂。

又佃户何大金，夜守麦田。有一老翁来共坐，大金念村中无是人，意是行路者偶憩。老翁求饮，以罐中水与之。因问大金姓氏，并问其祖父，恻然曰：“汝勿怖。我即汝曾祖。不祸汝也。”细询家事，忽喜忽悲，临行嘱大金曰：“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，别无他事。惟子孙念念不能忘，愈久愈切，但苦幽明阻隔，不得音问。或偶闻子孙炽盛，辄跃然以喜者数日，群

鬼皆来贺；偶闻子孙零替，亦悄然以悲者数日，群鬼皆来唁。较生人之望子孙，殆切十倍。今闻汝等尚温饱，吾又歌舞数日矣。”回顾再四，叮咛勉励而去。先姚安公曰：“何大金蠢然一物，必不能伪造斯言。闻之，使人追远之心油然而生。”

乾隆丙子，有闽士赴公车，岁暮抵京。仓卒不得栖止，乃于先农坛北破寺中僦一老屋。越十余日，夜半，窗外有人语曰：“某先生且醒，吾有一言。吾居此室久，初以公读书人，数千里辛苦求名，是以奉让。后见先生日外出，以新到京师，当寻亲访友，亦不相怪。近见先生多醉归，稍稍疑之。顷闻与僧言，乃日在酒楼观剧，是一浪子耳。吾避居佛座后，起居出入，皆不相适，实不能隐忍让浪子。先生明日不迁居，吾瓦石已备矣。”僧在对屋，亦闻此语，乃劝士他徙。自是不敢租是屋。有来问者，辄举此事以告云。

由苍岭先生名丹，谦居先生弟也。谦居先生性和易，先生性爽豪，而立身端介，则如一。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，先生以两家皆士族，劝妇父兄勿涉讼。是夜，闻有哭声远远至，渐入门，渐至窗外，且哭且诉，词甚凄楚，深怨先生之息讼。先生叱之曰：“姑虐妇死，律无抵法，即讼亦不能快汝意。且讼必检验，检验必裸露，不更辱两家门户乎？”鬼仍絮泣不已。先生曰：“君臣无狱，父子无狱。人怜汝枉死，责汝姑之暴戾则可。汝以妇而欲讼姑，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。任汝诉诸明神，亦决不直汝也。”鬼竟寂然去。谦居先生曰：“苍岭斯言，告天下之为妇者可，告天下之为姑者则不可。”先姚安公曰：“苍岭之言，子与子言孝；谦居之言，父与父言慈。”

董曲江游京师时，与一友同寓，非其侣也，姑省宿食之赀云尔。友征逐富贵，多外宿。曲江独睡斋中，夜或闻翻动书册，摩弄器玩声。知京师多狐，弗怪也。一夜以未成诗稿置几上，乃似闻吟哦声，问之弗答。比晓视之，稿上已圈点数句矣。然屡呼之，终不应。至友归寓，则竟夕寂然，友颇自诧有禄相，故邪不敢干。偶日照李庆子借宿，酒阑以后，曲江与友皆就寝。李乘月散步空圃，见一翁携童子立树下。心知是狐，翳身窃睨其所为。童子曰：“寒甚，且归房。”翁摇首曰：“董公同室固不碍，此君俗气逼人，那可共处？宁且坐凄风冷月间耳。”李后泄其语于他友，遂渐为其人所闻。衔李次骨，竟为所排挤，狼狈负笈返。

余长女适德州卢氏，所居曰纪家庄。尝见一人卧溪畔，衣败絮，呻吟。视之则一毛孔中有一虱，喙皆向内，后足皆钩于败絮，不可解，解之则痛彻心髓。无可如何，竟坐视其死。此殆夙孽所报欤。

汪阁学晓园，僦居阎王庙街一宅，庭有枣树，百年以外物也。每月明之夕，辄见斜柯上，一红衣女子垂足坐，翘首向月，殊不顾人。迫之则不

见，退而望之，则仍在故处。尝使二人一立树下，一在室中。室中人见树下人，手及其足，树下人固无所睹也。当望见时，俯视地上树有影，而女子无影。投以瓦石，虚空无碍，击以铳，应声散灭，烟焰一过，旋复本形。主人云："自买是宅即有是怪，然不为人害，故人亦相安。"夫木魅花妖，事所恒有，大抵变幻者居多。兹独不动不言，枯坐一枝之上，殊莫明其故。晓园虑其为患，移居避之。后主人伐树，其怪乃绝。

廖姥，青县人，母家姓朱，为先太夫人乳母。年未三十而寡，誓不再适，依先太夫人终其身。殁时，年九十有六。性严正，遇所当言，必侃侃与先太夫人争。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。余及弟妹，皆随之眠食，饥饱寒暑，无一不体察周至，然稍不循礼，即遭呵禁。约束仆婢，尤不少假借，故仆婢莫不阴憾之。顾司莞钥，理庖厨，不能得其毫发私，亦竟无如何也。尝携一童子，自亲串家通问归，已薄暮矣，风雨骤至，驱避于废圃破屋中。雨入夜未止，遥闻墙外人语曰："我方投汝屋避雨，汝何以冒雨坐树下？"又闻树下人应曰："汝毋多言，廖家节妇在屋内。"遂寂然。后童子偶述其事，诸仆婢皆曰："人不近情，鬼亦恶而避之也。"嗟乎！鬼果恶而避之哉！

安氏表兄，忘其名字，与一狐为友，恒于场圃间对谈。安见之，他人弗见也。狐自称生于北宋初，安叩以宋代史事，曰："皆不知也。凡学仙者，必游方之外，使万缘断绝，一意精修。如于世有所闻见，于心必有所是非，有所是非必有所爱憎，有所爱憎，则喜怒哀乐之情必迭起循生，以消铄其精气，神耗而形亦敝矣，乌能至今犹在乎？迨道成以后，来往人间，视一切机械变诈，皆如戏剧；视一切得失胜败，以至于治乱兴亡，皆如泡影。当时即不留意，又焉能一一而记之？即与君相遇，是亦前缘。然数百年来，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几，大都萍水相逢，烟云倏散。夙昔笑言，亦多不记忆。则身所未接者，从可知矣。"时八里庄三官庙有雷击蝎虎一事。安问以："物久通灵，多撄雷斧，岂长生亦造物所忌乎？"曰："是有二端。夫内丹导引，外丹服饵，皆艰难辛苦以证道，犹力田以致富，理所宜然。若媚惑梦魇，盗采精气，损人之寿，延己之年，事与劫盗无异，天律不容也。又惑恣为妖幻，贻祸生灵，天律亦不容也。若其葆养元神，自全生命，与人无患，于世无争，则老寿之物，正如老寿之人耳，何至犯造物之忌乎？"舅氏实斋先生闻之曰："此狐所言，皆老氏之粗浅者也，然用以自养，亦足矣。"

浙江有士人，夜梦至一官府，云都城隍庙也。有冥吏语之曰："今某公控其友负心，牵君为证。君试思尝有是事否？"士人追忆之，良是。俄闻都城隍升坐，冥吏白，某控某负心事，证人已至，请勘断。都城隍举案示士人，士人以实对。都城隍曰："此辈结党营私，朋求进取。以同异为爱恶，以爱恶为是非，势孤则攀附以求援，力敌则排挤以互噬；翻云覆雨，

倏忽万端，本为小人之交，岂能责以君子之道？操戈入室，理所必然，根勘已明，可驱之去。”顾士人曰：“得无谓负心者，有佚罚耶？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之相偿也。花既结子，子又开花，因果之相生也。彼负心者，又有负心人蹑其后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。”士人霍然而醒，后阅数载，竟如神之所言。

闽中某夫人喜食猫。得猫则先贮石灰于罂，投猫于内，而灌以沸汤。猫为灰气所蚀，毛尽脱落，不烦挦治，血尽归于脏腑，肉莹如玉，云味胜鸡雏十倍也。日日张网设机，所捕杀无算。后夫人病危，呦呦作猫声，越十余日乃死。卢观察撝吉，尝与邻居。撝子荫文，余婿也，尝为余言之。因言景州一宦家子，好取猫犬之类，拗折其足，捩之向后，观其孑孑跳号以为戏，所杀亦多。后生子女，皆足踵反向前。又余家奴子王发，善鸟铳，所击无不中，日恒杀鸟数十。惟一子，名济宁州，其往济宁州时所生也。年已十一二，忽遍体生疮，如火烙痕，每一疮内有一铁子，竟不知何由而入，百药不痊，竟以绝嗣。杀孽至重，信夫！余尝怪修善果者，皆按日持斋，如奉律令，而居恒则不能戒杀。夫佛氏之持斋，岂以茹蔬啖果，即为功德乎？正以茹蔬啖果，即不杀生耳。今徒曰某日某日观音斋期，某日某日准提斋期，是日持斋，佛大欢喜。非是日也，烹宰溢乎庖，肥甘罗乎俎，屠割惨酷，佛不问也。天下有是事理乎？且天子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礼也。儒者遵圣贤之教，固万万无断肉理。然自宾祭以外，特杀亦万万不宜。以一脔之故，遽戕一命；以一羹之故，遽戕数十命，或数百命；以众生无限怖苦，无限惨毒，供我一瞬之适口，与按日持斋之心，无乃稍左乎？东坡先生向持此论，窃以为酌中之道，愿与修善果者一质之。

六合以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然六合之中，实亦有不能论者。人之死也，如儒者之论，则魂升魄降已耳；即如佛氏之论，鬼亦收录于冥司，不能再至人世也。而世有回煞之说。庸俗术士，又有一书，能先知其日辰时刻，与所去之方向，此亦诞妄之至矣。然余尝于隔院楼窗中，遥见其去，如白烟一道，出于灶突之中，冉冉向西南而没。与所推时刻方向无一差也。又尝两次手自启钥，谛视布灰之处，手迹足迹，宛然与生时无二，所亲皆能辨识之。是何说欤？祸福有命，死生有数，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。而世有蛊毒魇魅之术，明载于刑律，蛊毒余未见，魇魅则数见之。为是术者，不过瞽者巫者与土木之工。然实能祸福死生人，历历有验。是天地鬼神之权，任其播弄无忌也，又何说欤？其中必有理焉，但人不能知耳。宋儒于理不可解者，皆臆断以为无是事，毋乃胶柱鼓瑟乎？李又聃先生曰：“宋儒据理谈天，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。于日月五星，言之凿凿，如指诸掌，然宋历屡变而愈差。自郭守敬以后，验以实测，证以交食，始知濂洛关闽，于此事全然未解。即康节最通数学，亦仅以奇偶方圆，揣摩影响，实非从推步而知。故持论弥高，弥不免郢书燕说。夫七政运行，有形可据，尚不能

臆断以理，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？先圣有言，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。”

女巫郝媪，村妇之狡黠者也。余幼时，于沧州吕氏姑母家见之。自言狐神附其体，言人休咎，凡人家细务，一一周知，故信之者甚众。实则布散徒党，结交婢媪，代为刺探隐事，以售其欺。尝有孕妇，问所生男女，郝许以男，后乃生女，妇诘以神语无验。郝瞋目曰：“汝本应生男，某月某日，汝母家馈饼二十，汝以其六供翁姑，匿其十四自食。冥司责汝不孝，转男为女，汝尚不悟耶？”妇不知此事先为所侦，遂惶骇伏罪。其巧于缘饰皆类此。一日，方焚香召神，忽端坐朗言曰：“吾乃真狐神也。吾辈虽于人杂处，实各自服气炼形，岂肯与乡里老妪为缘，预人家琐事？此妪阴谋百出，以妖妄敛财，乃托其名于吾辈，故今日真附其体，使共知其奸。”因缕数其隐恶，且并举其徒党姓名。语讫，郝霍然如梦醒，狼狈遁去，后莫知所终。

侍姬之母沈媪，言高川有丐者，与母妻居一破庙中。丐夏月拾麦斗余，嘱妻磨面以供母。妻匿其好面，以粗面泄秽水，作饼与母食。是夕，大雷雨，黑暗中，妻忽嗷然一声，丐起视之，则有巨蛇自口入，啮其心死矣。丐曳而埋之。沈媪亲见蛇尾垂其胸臆间，长二尺余云。

有两塾师邻村居，皆以道学自任。一日，相邀会讲，生徒侍坐者十余人，方辩论性天，剖析理欲，严词正色，如对圣贤。忽微风飒然，吹片纸落阶下，旋舞不止，生徒拾视之，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，往来密商之札也。此或神恶其伪，故巧发其奸欤？然操此术者众矣，固未尝一一败也。闻此札既露，其计不行，寡妇之田竟得保。当由茕嫠苦节，感动幽冥，故示是灵异，以阴为阿护云尔。

李孝廉存其言，蠡县有凶宅。一耆儒与数客宿其中，夜间窗外拨剌声，耆儒叱曰：“邪不干正，妖不胜德。余讲道学三十年，何畏于汝！”窗外似有女子语曰：“君讲道学，闻之久矣。余虽异类，亦颇涉儒书。《大学》扼要在诚意，诚意扼要在慎独，君一言一动，必循古礼，果为修己计乎？抑犹有几微近名者在乎？君作语录，龂龂于诸儒辩，果为明道计乎？抑犹有几微好胜者在乎？夫修己明道，天理也，近名好胜，则人欲之私也。私欲之不能克，所讲何学乎？此事不以口舌争，君扪心清夜，先自问其何如，则邪之敢干与否，妖之能胜与否，已了然自知矣。何必以声色相加乎？”耆儒汗下如雨，瑟缩不能对，徐闻窗外微哂曰：“君不敢答，犹能不欺其本心。姑让君寝。”又拨剌一声，掠屋檐而去。

某公之卒也，所积古器，寡妇孤儿不知其值，乞其友估之。友故高其价，使久不售，俟其窘极，乃以贱价取之。越二载，此友亦卒，所积古器，寡妇孤儿亦不知其价，复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，取之去。或曰：“天道好

还，无往不复，效其智者罪宜减。”余谓此快心之谈，不可以立训也。盗有罪矣，从而盗之，可曰罪减于盗乎？

屠者许方，即前所记夜逢醉鬼者也。其屠驴，先凿地为堑，置板其上，穴板四周为四孔，陷驴足其中。有买肉者，随所买多少，以壶注沸汤，沃驴身使毛脱肉熟，乃刳而取之，云必如是，始脆美。越一两日，肉尽乃死。当未死时，箝其口不能作声，目光怒突，炯炯如两炬，惨不可视。而许恬然不介意。后患病，遍身溃烂无完肤，形状一如所屠之驴。宛转茵褥，求死不得，哀号四五十日乃绝。病中痛自悔责，嘱其子志学急改业。方死之后，志学乃改而屠豕。余幼时尚见之，今不闻其有子孙，意已殄绝久矣。

边随园征君言：“有入冥者，见一老儒立庑下，意甚惶遽。一冥吏似是其故人，揖与寒温毕，拱手对之笑曰：‘先生平日持无鬼论，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？’诸鬼皆粲然，老儒猬缩而已。”

东光马大还，尝夏夜裸卧资胜寺藏经阁，觉有人曳其臂曰：“起！起！勿亵佛经。”醒见一老人在旁，问汝为谁，曰：“我守藏神也。”大还天性疏旷，亦不恐怖，时月明如昼，因呼坐对谈，曰：“君何故守此藏？”曰：“天所命也。”问：“儒书汗牛充栋，不闻有神为之守，天其偏重佛经耶？”曰：“佛以神道设教，众生或信或不信，故守之以神；儒以人道设教，凡人皆当敬守之，亦凡人皆知敬守之，故不烦神力，非偏重佛经也。”问：“然则天视三教如一乎？”曰：“儒以修己为体，以治人为用；道以静为体，以柔为用；佛以定为体，以慈为用。其宗旨各别，不能一也。至教人为善，则无异；于物有济，亦无异。其归宿则略同。天固不能不并存也。然儒为生民立命，而操其本于身；释道皆自为之学，而以余力及于物。故以明人道者为主，明神道者则辅之，亦不能专以释道治天下，此其不一而一，一而不一者也。盖儒如五谷，一日不食则饥，数日则必死。释道如药饵，死生得失之关，喜怒哀乐之感，用以解释冤愆，消除拂郁，较儒家为最捷；其祸福因果之说，用以悚动下愚，亦较儒家为易入。特中病则止，不可专服常服，致偏胜为患耳。儒者或空谈心性，与瞿昙老聃混而为一，或排击二氏，如御寇仇，皆一隅之见也。”问：“黄冠缁徒，恣为妖妄，不力攻之，不贻患于世道乎？”曰：“此论其本原耳。若其末流，岂特释道贻患，儒之贻患岂少哉！即公醉而裸眠，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礼法也。”大还愧谢，因纵谈至晓，乃别去。竟不知为何神。或曰，狐也。

百工技艺，各祠一神为祖：倡族祀管仲，以女闾三百也；伶人祀唐玄宗，以梨园子弟也。此皆最典。胥吏祀萧何、曹参，木工祀鲁班，此犹有义。至靴工祀孙膑，铁工祀老君之类，则荒诞不可诘矣。长随所祀曰钟三郎，闭门夜奠，讳之甚深，竟不知为何神。曲阜颜介子曰：“必中山狼之转音也。”先姚安公曰：“是不必然，亦不必不然。郢书燕说，固未为无益。”

先叔仪庵公，有质库在西城中，一小楼为狐所据。夜恒闻其语声，然不为人害，久亦相安。一夜，楼上诟谇鞭笞声甚厉，群往听之，忽闻负痛疾呼曰："楼下诸公，皆当明理，世有妇挞夫者耶？"适中一人方为妇挞，面上爪痕犹未愈。众哄然一笑曰："是固有之，不足为怪。"楼上群狐，亦哄然一笑，其斗遂解。闻者无不绝倒，仪庵公曰："此狐以一笑霁威，犹可以为善。"

田村徐四，农夫也。父殁，继母生一弟，极凶悖。家有田百余亩，析产时，弟以赡母为词，取其十之八，曲从之。弟又择其膏腴者，亦曲从之。后弟所分荡尽，复从兄需索，乃举所分全付之，而自佃田以耕，意恬如也。一夜自邻村醉归，道经枣林，遇群鬼抛掷泥土，栗不敢行。群鬼啾啾渐逼近，比及觌面，皆悚然辟易曰："乃是让产徐四兄。"倏化黑烟四散。

白衣庵僧明玉言，昔五台一僧，夜恒梦至地狱，见种种变相。有老宿教以精意诵经，其梦弥甚，遂渐至委顿。又一老宿曰："是必汝未出家前，曾造恶业，出家后渐明因果，自知必堕地狱，生恐怖心。以恐怖心，造成诸相，故诵经弥笃，幻象弥增。夫佛法广大，容人忏悔，一切恶业，应念皆消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汝不闻之乎！"是僧闻言，即对佛发愿，勇猛精进，自是宴然无梦矣。

沈观察夫妇并故，幼子寄食亲戚家，贫窭无人状。其妾嫁于史太常家，闻而心恻，时阴使婢媪与以衣物。后太常知之，曰："此尚在人情天理中，亦勿禁也。"钱塘季沧洲因言，有孀妇病卧，不能自炊，哀呼邻媪代炊，亦不能时至。忽一少女排闼入曰："吾新来邻家女也。闻姊困苦乏食，意恒不忍。今告于父母，愿为姊具食，且侍疾。"自是日来其家，凡三四月。孀妇病愈，将诣门谢其父母。女泫然曰："不敢欺，我实狐也。与郎君在日最相昵，今感念旧情，又悯姊之苦节，是以托名而来耳。"置白金数锭于牀，呜咽而去。二事颇相类。然则琵琶别抱，掉首无情，非惟不及此妾，乃并不及此狐。

吴侍读颉云言，癸丑一前辈，偶忘其姓，似是王言敷先生，忆不甚真也。尝僦居海丰寺街，宅后破屋三楹，云有鬼，不可居，然不出为祟，但偶闻音响而已。一夕，屋中有诟谇声，伏墙隅听之，乃两妻争坐位，一称先来，一称年长，哓哓然不止。前辈不觉太息曰："死尚不休耶？"再听之遂寂。夫妻妾同居，隐忍相安者，十或一焉；欢然相得者，千百或一焉，以尚有名分相摄也。至于两妻并立，则从来无一相得者，亦从来无一相安者。无名分以摄之，则两不相下，固其所矣。又何怪于嚣争哉！

第五卷 滦阳消夏录五

郑五，不知何许人，携母妻流寓河间，以木工自给。病将死，嘱其妻曰："我本无立锥地，汝又拙于女红，度老母必以冻馁死。今与汝约，有能为我养母者，汝即嫁之，我死不恨也。"妻如所约，母藉以存活。或奉事稍怠，则室中有声，如碎磁折竹。一岁棉衣未成，母泣号寒，忽大声如钟鼓，殷动墙壁。如是七八年，母死后乃寂。

佃户曹自立，粗识字，不能多也。偶患寒疾，昏愦中为一役引去。途遇一役，审为误拘，互诟良久，俾送还。经过一处，以石为垣，周里许，其内浓烟坌涌，紫焰赫然。门额六字，巨如斗，不能尽识，但记其点画而归。据所记偏旁推之，似是"负心背德之狱"也。

世称殇子为债鬼，是固有之。卢南石言，朱元亭一子病瘵绵惙时，呻吟自语曰："是尚欠我十九金。"俄医者投以人参，煎成未饮而逝。其价恰得十九金。此近日事也。或曰四海之中，一日之内，殇子不知其凡几，前生逋负者，安得如许之众？夫死生转毂，因果循环，如恒河之沙，积数不可以测算；如太空之云，变态不可以思议，是诚难拘一格。然计其大势，则冤愆纠结，生于财货者居多。老子曰："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"人之一生，盖无不役志于是者。顾天地生财，只有此数。此得则彼失，此盈则彼亏。机械于是而生，恩仇于是而起。业缘报复，延及三生。观谋利者之多，可知索偿者之不少矣。史迁有言："怨毒之于人，甚矣哉！"君子宁信其有，或可发人深省也。

里妇新寡，狂且赂邻媪挑之。夜入其闼，阖扉将寝，忽灯光绿黯，缩小如豆，俄爆然一声，红焰四射，圆如二尺许，大如镜。中现人面，乃其故夫也。男女并嗷然仆榻下，家人惊视，其事遂败。或疑嫠妇堕节者众，何以此鬼独有灵？余谓鬼有强弱，人有盛衰，此本强鬼，又值二人之衰，故能为厉耳。其他茹恨黄泉，冤缠数世者，不知凡几，非竟神随形灭也。或又疑妖物所凭，作此变怪，是或有之。然妖不自兴，因人而兴，亦幽魂怨毒之气，阴相感召，邪魅乃乘而假借之。不然，陶婴之室，何未闻黎邱之鬼哉？

罗仰山通政，在礼曹时，为同官所轧，动辄掣肘，步步如行荆棘中，性素迂滞，渐恚愤成疾。一日，郁郁枯坐，忽梦至一山，花放水流，风日清旷，觉神思开朗，垒块顿消。沿溪散步，得一茅舍，有老翁延入小坐，言论颇洽。老翁问何以有病容，罗具陈所苦。老翁太息曰："此有夙因，君所未解。君七百年前为宋黄筌，某即南唐徐熙也。徐之画品，本居黄上。黄恐夺供奉之宠，巧词排抑，使沉沦困顿，衔恨以终。其后辗转轮回，未

能相遇。今世业缘凑合，乃得一快其宿仇。彼之加于君者，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，君又何憾焉？大抵无往不复者，天之道；有施必报者，人之情。既已种因，终当结果。其气机之感，如磁之引针，不近则已，近则吸而不解；其怨毒之结，如石之含火，不触则已，触则激而立生。其终不消释，如疾病之隐伏，必有骤发之日；其终相遇合，如日月之旋转，必有交会之缠。然则种种害人之术，适有自害而已矣。吾过去生中，与君有旧，因君未悟，故为述忧患之由。君与彼已结果矣，自今以往，慎勿造因可也。”罗洒然有省，胜负之心顿尽。数日之内，宿疾全除。此余十许岁时，闻霍易书先生言。或曰：“是卫公延璞事，先生偶误记也。”未知其审，并附识之。

田白岩言，康熙中江南有征漕之案，官吏伏法者数人。数年后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，自言方在冥司讼某公。友人骇曰：“某公循吏，且其总督两江，在此案前十余年，何以无故讼之？”乩又书曰：“此案非一日之故矣。方其初萌，褫一官，窜流一二吏，即可消患于未萌。某公博忠厚之名，养痈不治，久而溃裂，吾辈遂遘其难。吾辈病民蛊国，不能仇现在之执法者也。追原祸本，不某公之讼而谁讼欤？”书讫，乩遂不动。迄不知九幽之下，定谳如何。《金人铭》曰：“涓涓不壅，终为江河；毫末不札，将寻斧柯。”古圣人所见远矣。此鬼所言，要不为无理也。

里有姜某者，将死，嘱其妇勿嫁。妇泣诺。后有艳妇之色者，以重价购为妾。方靓妆登车，所蓄犬忽人立怒号，两爪抱持啮妇面，裂其鼻准，并盲其一目。妇容既毁，买者委之去，后亦更无觊觎者。此康熙甲午乙未间事，故老尚有目睹者。皆曰：“义哉此犬，爱主人以德；智哉此犬，能攻病之本。”余谓犬断不能见及此，此其亡夫厉鬼所凭也。

爱堂先生，尝饮酒夜归，马忽惊逸，草树翳荟，沟塍凹凸，几蹶者三四。俄有人自道左出，一手挽辔，一手掖之下，曰：“老母昔蒙拯济，今救君断骨之厄也。”问其姓名，转瞬已失所在矣。先生自忆生平未有是事，不知鬼何以云然。佛经所谓无心布施，功德最大者欤。

张福，杜林镇人也，以负贩为业。一日，与里豪争路，豪挥扑推堕石桥下。时河冰方结，觚棱如锋刃，颅骨破裂，仅奄奄存一息。里胥故嗛豪，遽闻于官，官利其财，狱颇急。福阴遣母谓豪曰：“君偿我命，与我何益？能为我养老母幼子，则乘我未绝，我到官言失足堕桥下。”豪诺之。福粗知字义，尚能忍痛自书状，生供凿凿，官吏无如何也。福死之后，豪竟负约。其母屡控于官，终以生供有据，不能直。豪后乘醉夜行，亦马蹶堕桥死。皆曰：“是负福之报矣。”先姚安公曰：“甚哉！治狱之难也，而命案尤难。有顶凶者，甘为人代死；有贿和者，甘鬻其所亲。斯已猝不易诘矣。至于被杀之人，手书供状，云非是人之所杀，此虽皋陶听之，不能入其罪也。倘非负约不偿，致遭鬼殛，则竟以财免矣。讼情万变，何所不

有？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！”

姚安公言，有孙天球者，以财为命，徒手积累至千金，虽妻子冻饿，视如陌路，亦自忍冻饿，不轻用一钱。病革时，陈所积于枕前，一一手自抚摩，曰：“尔竟非我有乎？”呜咽而殁。孙未殁以前，为狐所嬲。每摄其财货去，使窘急欲死，乃于他所复得之，如是者不一。又有刘某者，亦以财为命，亦为狐所嬲。一岁除夕，凡刘亲友之贫者，悉馈数金。讶不类其平日所为，旋闻刘牀前私箧为狐盗去二百余金，而得谢柬数十纸。盖孙财乃辛苦所得，狐怪其悭啬，特戏之而已。刘财多由机巧剥削而来，故狐竟散之。其处置也颇得宜也。

余督学闽中时，幕友钟忻湖言，其友昔在某公幕，因会勘，宿古寺中。月色朦胧，见某公窗下有人影，徘徊良久，冉冉上钟楼去，心知为鬼魅，然素有胆，竟蹑往寻之。至则楼门锁闭，楼上似有二人语。其一曰：“君何以空返？”其一曰：“此地罕有官吏至，今幸两官共宿，将俟人静讼吾冤。顷窃听所言，非揣摩迎合之方，即消弭弥缝之术，是不足以办吾事。故废然返。”语毕，似有太息声，再听之，竟寂然矣。次日，阴告主人，果变色摇手，戒勿多事。迄不知其何冤也。余谓此君友有嗛于主人，故造斯言，形容其巧于趋避，为鬼揶揄耳。若就此一事而论，鬼非目睹，语未耳闻，恍惚杳冥，茫无实据，虽阎罗包老，亦无可措手，顾乃责之于某公乎？

平原董秋原言，海丰有僧寺，素多狐，时时掷瓦石嬲人。一学究借东厢三楹授徒，闻有是事，自诣佛殿呵责之，数夕寂然，学究有德色。一日，东翁过谈，拱揖之顷，忽袖中一卷堕地，取视，乃秘戏图也。东翁默然，次日生徒不至矣。狐未犯人，人乃犯狐，竟反为狐所中。君子之于小人，谨备之而已。无故而触其锋，鲜不败也。

关帝祠中，皆塑周将军，其名则不见于史传。考元鲁贞《汉寿亭侯庙碑》，已有“乘赤兔兮从周仓”语，则其来已久，其灵亦最着。里媪有刘破车者，言其夫尝醉眠关帝香案前，梦周将军蹴之起，左股青痕，越半月乃消。

谓鬼无轮回，则自古及今，鬼日日增，将大地不能容；谓鬼有轮回，则此死彼生，旋即易形而去；又当世间无一鬼，贩夫田妇，往往转生，似无不轮回者。荒阡废冢，往往见鬼，又似有不轮回者。表兄安天石，尝卧疾，魂至冥府，以此问司籍之吏。吏曰：“有轮回，有不轮回。轮回者三途：有福受报，有罪受报，有恩有怨者受报。不轮回者亦三途：圣贤仙佛不入轮回；无间地狱不得轮回；无罪无福之人，听其游行于墟墓，余气未尽则存，余气渐消则灭，如露珠水泡倏有倏无，如闲花野草自荣自落，如是者无可轮回。或有无依魂魄附人感孕，谓之偷生；高行缁黄转世借形，谓之

夺舍，是皆偶然变现，不在轮回常理之中。至于神灵下降辅佐明时，魔怪群生纵横杀劫，是又气数所成，不以轮回论矣。”天石固不信轮回者，病痊以后，尝举以告人曰：“据其所言，乃凿然成理。”

星士虞春潭，为人推算，多奇中。偶薄游襄汉，与一士人同舟，论颇款洽，久而怪其不眠不食，疑为仙鬼。夜中密诘之，士人曰：“我非仙非鬼，文昌司禄之神也。有事诣南岳，与君有缘，故得数日周旋耳。”虞因问之曰：“吾于命理，自谓颇深，尝推某当大贵而竟无验。君司禄籍，当知其由。”士人曰：“是命本贵，以热中削减十之七矣。”虞曰：“仕宦热中，是亦常情，何冥谪若是之重？”士人曰：“仕宦热中，其强悍者必怙权，怙权者必狠而愎；其孱弱者必固位，固位者必险而深。且怙权固位，是必躁竞，躁竞相轧，是必排挤。至于排挤，则不问人之贤否，而问党之异同；不计事之可否，而计己之胜负。流弊不可胜言矣。是其恶在贪酷上。寿且削减，何止于禄乎？”虞阴记其语，越两岁余，某果卒。

张铉耳先生之族，有以狐女为妾者，别营静室居之。牀帷器具与人无异，但自有婢媪，不用张之奴隶耳。室无纤尘，惟坐久觉阴气森然，亦时闻笑语，而不睹其形。张故巨族，每姻戚宴集，多请一见，皆不许。一日，张固强之，则曰：“某家某娘子犹可，他人断不可也。”入室相晤，举止娴雅，貌似三十许人。诘以室中寒凛之故，曰：“娘子自心悸耳，室故无他也。”后张诘以独见是人之故，曰：“人阳类，鬼阴类。狐介于人鬼之间，然亦阴类也，故出恒以夜。白昼盛阳之时，不敢轻与人接也。某娘子阳气已衰，故吾得见。”张惕然曰：“汝日与吾寝处，吾其衰乎？”曰：“此别有故。凡狐之媚人有两途，一曰蛊惑，一曰夙因。蛊惑者，阳为阴蚀则病，蚀尽则死。夙因则人本有缘，气自相感，阴阳翕合，故可久而相安。然蛊惑者十之九，夙因者十之一。其蛊惑者，亦必自称夙因。但以伤人不伤人，知其真伪耳。”后见之人，果不久下世。

罗与贾比屋而居，罗富贾贫。罗欲并贾宅，而勒其值。以售他人，罗又阻挠之。久而益窘，不得已减值售罗。罗经营改造，土木一新。落成之日，盛筵祭神。纸钱甫燃，忽狂风卷起，着梁上，烈焰骤发，烟煤迸散如雨落。弹指间，寸椽不遗，并其旧庐爇焉。方火起时，众手交救，罗拊膺止之，曰：“顷火光中，吾恍惚见贾之亡父，是其怨毒之所为，救无益也。吾悔无及矣。”急呼贾子至，以腴田二十亩，书券赠之。自是改行从善，竟以寿考终。

沧州樊氏扶乩，河工某官在焉，降乩者关帝也，忽大书曰：“某来前，汝具文忏悔，语多回护，对神尚尔，对人可知。夫误伤人者过也，回护则恶矣。天道宥过而殛恶，其听汝巧辩乎！”其人伏地惕息，挥汗如雨。自是怏怏如有失，数月病卒，竟不知所忏悔者何事也。

褚寺农家有妇姑同寝者，夜雨墙圮，泥土簌簌下。妇闻声急起，以背负墙而疾呼姑醒，姑匍匐堕炕下，妇竟压焉，其尸正当姑卧处。是真孝妇，以微贱无人闻于官，久而并佚其姓氏矣。相传妇死之后，姑哭之恸。一日，邻人告其姑曰："夜梦汝妇，冠帔来曰，传语我姑，无哭我。我以代死之故，今已为神矣。"乡之父老皆曰："吾夜所梦亦如是。"或曰："妇果为神，何不示梦于其姑？此乡邻欲缓其恸，造是言也。"余谓忠孝节义，殁必为神。天道昭昭，历有证验，此事可以信其有。即曰一人造言，众人附和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人心以为神，天亦必以为神矣，何必又疑其妄焉？

长山聂松岩，以篆刻游京师。尝馆余家，言其乡有与狐友者，每宾朋宴集，招之同坐。饮食笑语，无异于人，惟闻声而不睹其形耳。或强使相见，曰："对面不睹，何以为相交？"狐曰："相交者交以心，非交以貌也。夫人心叵测，险于山川，机阱万端，由斯隐伏。诸君不见其心，以貌相交，反以为密；于不见貌端，反以为疏，不亦悖乎？"田白岩曰："此狐之阅世深矣。"

肃宁老儒王德安，康熙丙戌进士也。先姚安公从受业焉。尝夏日过友人家，爱其园亭轩爽，欲下榻于是，友人以夜有鬼物辞。王因举所见一事曰："江南岑生，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，壁张钟馗像，其高如人，前复陈一自鸣钟。岑沉醉就寝，皆未及见。夜半酒醒，月明如昼，闻机轮格格，已诧甚，忽见画像，以为奇鬼，取案上端砚仰击之，大声砰然，震动户牖。僮仆排闼入视，则墨沈淋漓，头面俱黑；画前钟及玉瓶磁鼎，已碎裂矣。闻者无不绝倒。然则动云见鬼，皆人自胆怯耳。鬼究在何处耶？"语甫脱口，墙隅忽应声曰："鬼即在此，夜当拜谒，幸勿以砚见击。"王默然竟出。后尝举以告门人曰："鬼无白昼对语理，此必狐也。吾德恐不足胜妖，是以避之。"盖终持无鬼之论也。

明器，古之葬礼也，后世复造纸车纸马。孟云卿《古挽歌》曰："冥冥何所须，尽我生人意。"盖姑以缓恸云尔。然长儿汝佶病革时，其女为焚一纸马，汝佶绝而复苏曰："吾魂出门，茫茫然不知所向。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，送我归。恨其足跛，颇颠簸不适。"焚马之奴泣然曰："是奴罪也。举火时实误折其足。"又六从舅母常氏，弥留时喃喃自语曰："适往看新宅颇佳，但东壁损坏，可奈何？"侍疾者往视其棺，果左侧朽，穿一小孔，匠与督工者尚均未觉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，昔有寒士下第者，焚其遗卷，牒诉于文昌祠。夜梦神语曰："尔读书半生，尚不知穷达有命耶？"尝侍先姚安公，偶述是事。先姚安公怫然曰："又聃应举之士，传此语则可，汝辈手掌文衡者，传此语则不可。聚奎堂柱，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：'赫赫科条，袖里常存惟白简；明明案牍，帘前何处有朱衣。'汝未之见乎？"

海阳李玉典前辈言，有两生读书佛寺。夜方媟狎，忽壁上现大圆镜，径丈余，光明如昼，毫发毕睹，闻檐际语曰：“佛法广大，固不汝嗔，但汝自视镜中，是何形状？”余谓幽期密约，必无人在旁，是谁见之？两生断无自言理，又何以闻之？然其事为理所宜有，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。玉典又言，有老儒设帐废圃中，一夜闻垣外吟哦声，俄又闻辩论声，又闻嚣争声，又闻诟詈声，久之遂闻殴击声。圃后旷无居人，心知为鬼，方战栗间，已斗至窗外。其一盛气大呼曰：“渠评驳吾文，实为冤愤，今同就正于先生。”因朗吟数百言，句句手自击节，其一且呻吟呼痛，且微哂之。老儒惕息不敢言，其一厉声曰：“先生究以为如何！”老儒嗫嚅久之，以额叩枕曰：“鸡肋不足以当尊拳。”其一大笑去，其一往来窗外，气咻咻然。至鸡鸣乃寂。云闻之胶州法黄裳。余谓此亦黄裳寓言也。

天津孟生文熺有隽才，张石粼先生最爱之。一日扫墓归，遇孟于路旁酒肆，见其壁上新写一诗曰：“东风翦翦漾春衣，信步寻芳信步归。红映桃花人一笑，绿遮杨柳燕双飞。徘徊曲径怜香草，惆怅乔林挂落晖。记取今朝延伫处，酒楼西畔是柴扉。”诘其所以，讳不言。固诘之，始云：“适于道侧见丽女，其容绝代，故坐此冀其再出。”张问其处，孟手指之。张大骇曰：“是某家坟院，荒废久矣，安得有是？”同往寻之，果马鬣蓬科，杳无人迹。

余在乌鲁木齐时，一日，报军校王某，差运伊犁军械，其妻独处。今日过午，门不启，呼之不应，当有他故。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，破扉而入，则男女二人共枕卧，裸体相抱，皆剖裂其腹死。男子不知何自来，亦无识者。研问邻里，茫无端绪，拟以疑狱结矣。是夕，女尸忽呻吟，守者惊视，已复生，越日能言。自供：“与是人幼相爱，既嫁犹私会。后随夫驻防西域，是人念之不释，复寻访而来，甫至门，即引入室，故邻里皆未觉。虑暂会终离，遂相约同死，受刃时痛极昏迷，倏如梦觉，则魂已离体。急觅是人，不知何往。惟独立沙碛中，白草黄云，四无边际。正彷徨间，为一鬼缚去。至一官府，甚见诘辱。云：‘是虽无耻，命尚未终。’叱杖一百，驱之返。杖乃铁铸，不胜楚毒，复晕绝。及渐苏，则回生矣。”视其股，果杖痕重叠。驻防大臣巴公曰：“是已受冥罚，奸罪可勿重科矣。”余《乌鲁木齐杂诗》有曰：“鸳鸯毕竟不双飞，天上人间旧愿违。白草萧萧埋旅榇，一生肠断华山畿。”即咏此事也。

朱青云言，尝与高西园散步水次。时春冰初泮，净绿瀛溶。高曰：“忆晚唐有‘鱼鳞可怜紫，鸭毛自然碧’句，无一字言春水，而晴波滑笏之状，如在目前。惜不记其姓名矣。”朱沉思未对，闻老柳后有人语曰：“此初唐刘希夷诗，非晚唐也。”趋视无一人，朱悚然曰：“白日见鬼矣！”高微笑曰：“如此鬼，见亦大佳，但恐不肯相见耳。”对树三揖而行。归检刘诗，果有此二语。余偶以告戴东原，东原因言：“有两生烛下对谈，争《春

秋》周正夏正，往复甚苦，窗外忽太息言曰：‘左氏周人，不容不知周正朔，二先生何必词费也。’出视窗外，惟一小僮方酣睡。”观此二事，儒者日谈考证，讲“曰若稽古”，动至十四万言，安知冥冥之中，无在旁揶揄者乎？

聂松岩言，即墨于生，骑一驴赴京师。中路憩息高岗上，系驴于树，而倚石假寐，忽见驴昂首四顾，浩然叹曰：“不至此地数十年，青山如故，村落已非旧径矣。”于故好奇，闻之跃然起曰：“此宋处宗长鸣鸡也。日日乘之共谈，不患长途寂寞矣！”揖而与言，驴啮草不应。反覆开导，约与为忘形交，驴亦若勿闻。怒而痛鞭之，驴跳掷狂吼，终不能言，竟箠折一足。鬻于屠肆，徒步以归。此事绝可笑。殆睡梦中误听耶？抑此驴夙生冤谴，有物凭之，以激于之怒杀耶？

三叔仪南公，有健仆毕四，善弋猎，能挽十石弓，恒捕鹑于野。凡捕鹑者必以夜。先以槁秸插地如禾陇之状，而布网于上，以牛角作曲管，肖鹑声吹之。鹑既集，先微惊之，使渐次避入槁秸中，然后大声惊之，使群飞突起，则悉触网矣。吹管时，其声凄咽，往往误引鬼物至。故必筑团焦自卫，而携兵仗以备之。一夜，月明之下，见老叟来作礼曰：“我狐也，儿孙与北村狐构衅，举族械战。彼阵擒我一女，每战必反接驱出以辱我。我亦阵擒彼一妾，如所施报焉。由此仇益结，约今夜决战于此。闻君义侠，乞助一臂力，则没齿感恩。持铁尺者彼，持刀者我也。”毕故好事，忻然随之往，翳丛薄间。两阵既交，两狐血战不解，至相抱手搏。毕审视既的，控弦一发，射北村狐踣。不虞弓劲矢铦，贯腹而过，并老叟洞腋殪焉。两阵各惶遽夺尸，弃俘囚而遁。毕解二狐之缚，且告之曰：“传与尔族，两家胜败相当，可以解冤矣。”先是北村每夜闻战声，自此遂寂。此与李冰事相类。然冰战江神为捍灾御患，此狐呈其私愤，两斗不已，卒至两伤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姚安公在滇时，幕友言署中香橼树下，月夜有红裳女子靓妆立，见人则冉冉没土中。众议发视之。姚安公携卮酒浇树下，自祝之曰：“汝见人则隐，是无意于为祟也，又何必屡现汝形，自取暴骨之祸？”自是不复出。又有书斋甚轩敞，久无人居。舅氏安公五章，时相从在滇，偶夏日裸寝其内，梦一人揖而言曰：“与君虽幽明异路，然眷属居此，亦有男女之别，君奈何不以礼自处？”矍然醒，遂不敢再往。姚安公尝曰：“树下之鬼，可谕之以理；书斋之魅，能以理谕人。此郡僻处万山中，风俗质朴，浑沌未凿，故异类亦淳良如是也。”

余两三岁时，尝见四五小儿彩衣金钏，随余嬉戏，皆呼余为弟，意似甚相爱，稍长时乃皆不见。后以告先姚安公，公沉思久之，爽然曰：“汝前母恨无子，每令尼媪以彩丝系神庙泥孩归，置于卧内，各命以乳名，日饲果饵，与哺子无异。殁后，吾命人瘗楼后空院中，必是物也。”恐后来为

妖，拟掘出之，然岁久已迷其处矣。前母即张太夫人姊。一岁忌辰，家祭后，张太夫人昼寝，梦前母以手推之，曰："三妹太不经事！利刃岂可付儿戏？"愕然惊醒，则余方坐身旁，掣姚安公革带佩刀出鞘矣。始知魂归受祭，确有其事，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。

表叔王碧伯妻丧，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，全家皆避出。有盗伪为煞神，逾垣入，方开箧攫簪珥，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，鬼声呜呜渐近。前盗皇遽避出，相遇于庭。彼此以为真煞神，皆悸而失魂，对仆于地。黎明家人哭入，突见之，大骇，谛视乃知为盗，以姜汤灌苏，即以鬼装缚送官。沿路聚观，莫不绝倒。据此一事，回煞之说当妄矣。然回煞形迹，余实屡目睹之。鬼神茫昧，究不知其如何也。

益都朱天门言，甲子夏，与数友夜集明湖侧，召妓侑觞，饮方酣，妓素不识字，忽援笔书一绝句曰："一夜潇潇雨，高楼怯晓寒。桃花零落否？呼婢卷帘看。"掷于一友之前。是人观讫，遽变色仆地，妓亦仆地。顷之妓苏，而是人不苏矣。后遍问所亲，迄不知其故。

癸巳甲午间，有扶乩者自正定来，不谈休咎，惟作书画，颇疑其伪托。然见其为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长卷，及醉钟馗像，笔墨皆不俗。又见赠董曲江一联曰："黄金结客心犹热，白首还乡梦更游。"亦酷肖曲江之为人。

佃户二曹，妇悍甚，动辄诃詈风雨，诟谇鬼神。邻乡里闾，一语不合，即揎袖露臂，携二捣衣杵，奋呼跳掷如雌虎。一日，乘阴雨出窃麦，忽风雷大作，巨雹如鹅卵，已中伤仆地。忽风卷一五斗栲栳，堕其前，顶之得不死。岂天亦畏其横欤？或曰："是虽暴戾，而善事其姑。每与人计，姑叱之辄弭伏，姑批前颊，亦跪而受，然则遇难不死有由矣。孔子曰：'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。'岂不然乎？"

癸亥夏，高川之北堕一龙，里人多目睹之。姚安公命驾往视，则已乘风雨去。其蜿蜒攫岭之迹，蹂躏禾稼二亩许，尚分明可见。龙，神物也，何以致堕？或曰是行雨有误，天所谪也。按世称龙能致雨，而宋儒谓雨为天地之气，不由于龙。余谓《礼》称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，故《公羊传》谓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天下者，惟泰山之云，是宋儒之说所本也。《易．文言传》称，云从龙，故董仲舒祈雨法，召以土龙，此世俗之说所本也。大抵有天雨，有龙雨。油油而云，潇潇而雨者，天雨也；疾风震雷，不久而过者，龙雨也。观触犯龙潭者，立致风雨，天地之气，能如是之速合乎？洗毗答诵梵咒者，亦立致风雨。天地之气，能如是之刻期乎？故必两义兼陈，其理始备。必规规然胶执一说，毋乃不通其变欤。

里人王驴，耕于野，倦而枕块以卧。忽见肩舆从西来，仆马甚众，舆中坐者先叔父仪南公也。怪公方卧疾，何以出行？急近前起居，公与语良久，

乃向东北去。归而闻公已逝矣。计所见仆马，正符所焚纸器之数。仆人沈崇贵之妻，亲闻驴言之。后月余，驴亦病卒。知白昼遇鬼，终为衰气矣。

余第三女，许婚戈仙舟太仆子。年十岁，以庚戌夏至卒。先一日，病已革，时余以执事在方泽，女忽自语曰："今日初八，吾当明日辰刻去，犹及见吾父也。"问何以知之，瞑目不言。余初九日礼成归邸，果及见其卒。卒时壁挂洋钟，恰琤然鸣八声，是亦异矣。

膳夫杨义，粗知文字，随姚安公在滇时，忽梦二鬼持朱票来拘，标名曰"杨叉"。义争曰："我名杨义，不名杨叉，尔定误拘！"二鬼皆曰："乂字上尚有一点，是省笔义字。"义又争曰："从未见义字如此写，当仍是乂字，误滴一墨点。"二鬼不能强而去。同寝者闻其呓语，殊甚了了。俄姚安公终养归，义随至平彝，又梦二鬼持票来，乃明明楷书杨义字。义仍不服曰："我已北归，当属直隶城隍，尔云南城隍，何得拘我？"喧诟良久。同寝者呼之乃醒，自云："二鬼甚愤，似必不相舍。"次日行至滇南胜境坊下，果马蹶堕地卒。

余在乌鲁木齐，畜数犬。辛卯赐环东归，一黑犬曰四儿，恋恋随行，挥之不去，竟同至京师。途中守行箧甚严，非余至前，虽僮仆不能取一物。稍近，辄人立怒啮。一日，过关展七达坂（达坂，译言山岭，凡七重，曲折陡峻，称为天险。）。车四辆，半在岭北，半在岭南，日已昏黑，不能全度。犬乃独卧岭巅，左右望而护视之，见人影辄驰视。余为赋诗二首曰："归路无烦汝寄书，风餐露宿且随予。夜深奴子酣眠后，为守东行数辆车。""空山日日忍饥行，冰雪崎岖百廿程。我已无官何所恋，可怜汝亦太痴生。"纪其实也。至京岁余，一日，中毒死。或曰："奴辈病其司夜严，故以计杀之，而托词于盗，想当然矣。"余收葬其骨，欲为起冢，题曰"义犬四儿墓"。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，跪其墓前，各镌姓名于胸臆，曰赵长明，曰于禄，曰刘成功，曰齐来旺。或曰："以此四奴置犬旁，恐犬不屑。"余乃止。仅题额诸奴所居室，曰"师犬堂"而已。初翟孝廉赠余此犬时，先一夕，梦故仆宋遇叩首曰："念主人从军万里，今来服役。"次日得是犬，了然知为遇转生也。然遇在时，阴险狡黠，为诸仆魁。何以作犬反忠荩？岂自知以恶业堕落，悔而从善欤？亦可谓善补过矣。

狐能化形，故狐之通灵者，可往来于一隙之中，然特自化其形耳。宋蒙泉言，其家一仆妇，为狐所媚，夜辄褫衣无寸缕，自窗棂舁出，置于廊下，共相戏狎。其夫露刃迫之，则门键不可启，或掩扉以待，亦自能坚闭，仅于窗内怒詈而已。一日，阴藏鸟铳，将隔窗击之，临期觅铳不可得。次日，乃见在钱柜中。铳长近五尺，而柜口仅尺余，不知何以得入，是并能化他形矣。宋儒动言格物，如此之类，又岂可以理推乎？姚安公尝言："狐居墟墓，而幻化室庐，人视之如真，但不知狐自视如何耳？狐具毛革，而幻化粉黛，人视之如真，不知狐自视又如何？不知此狐所幻化，

彼狐视之更当如何？此真无从而推究也。”

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言，此地初定时，尝巡了至南山深处（乌鲁木齐在天山北，故呼曰南山。）。日色薄暮，似见隔涧有人影，疑为玛哈沁（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，营伍中袭其故名。），伏丛莽中密侦之。见一人戎装坐磐石上，数卒侍立，貌皆狰狞，其语稍远不可辨，惟见指挥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。并姣丽白皙，所衣皆绘彩，各反缚其手，觳觫叩首跪，以次引至坐者前，褫下裳伏地，鞭之流血，号呼凄惨，声彻林谷，鞭讫迳去。六女战栗跪送，望不见影，乃呜咽归洞。其地一射可及，而涧深崖陡，无路可通，乃使弓力强者，攒射对崖一树。有两矢着树上，用以为识。明日迂回数十里，寻至其处，则洞口尘封，秉炬而入，曲折约深四丈许，绝无行迹。不知昨所遇者何神，其所鞭者又何物？生平所见奇事，此为第一。考《太平广记》载，老僧见天人追捕飞天夜叉事，夜叉正是一好女，蔡所见似亦其类欤？

六畜充庖，常理也，然杀之过当，则为恶业。非所应杀之人而杀之，亦能报冤。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言，吉木萨游击，遣奴入山寻雪莲，迷不得归。一夜，梦奴浴血来，曰：“在某山遇玛哈沁，为脔食，残骸犹在桥南第几松树下，乞往迹之。”游击遣军校寻至树下，果血污狼藉，然视之皆羊骨。盖圉卒共盗一官羊，杀于是也。犹疑奴或死他所。越两日，奴得遇猎者引归，始知羊假奴之魂，以发圉卒之罪耳。

李媪，青县人。乾隆丁巳、戊午间，在余家司爨，言其乡有农家，居邻古墓。所畜二牛，时登墓蹂践。夜梦有人诃责之，乡愚粗戆，置弗省。俄而家中怪大作，夜见二物，其巨如牛，蹴踏跳掷，院中盎瓮皆破碎，如是数夕。至移磟碡于房上，砰然滚落，火焰飞腾，击捣衣砧为数段。农家恨甚，乃多借鸟铳，待其至，合手击之，两怪并应声踣。农家大喜，急秉火出现，乃所畜二牛也。自是怪不复作，家亦渐落。凭其牛以为妖，俾自杀之，可谓巧于播弄矣。要亦乘其犷悍之气，故得以假手也。

献县城东双塔村，有两老僧共一庵。一夕，有两老道士叩门借宿，僧初不允，道士曰：“释道虽两教，出家则一，师何所见之不广？”僧乃留之。次日至晚，门不启，呼亦不应。邻人越墙入视，则四人皆不见，而僧房一物不失。道士行囊中藏数十金，亦具在。皆大骇，以闻于官。邑令粟公千钟来验，一牧童言村南十余里外，枯井中似有死人。驰往视之，则四尸重叠在焉，然皆无伤。粟公曰：“一物不失，则非盗；年皆衰老，则非奸；邂逅留宿，则非仇；身无寸伤，则非杀。四人何以同死？四尸何以并移？门扃不启，何以能出？距井皑远，何以能至？事出情理之外。吾能鞫人，不能鞫鬼。人无可鞫，惟当以疑案结耳。”迳申上官，上官亦无可驳诘，竟从所议。应山明公晟，健令也，尝曰：“吾至献即闻是案，思之数年，不能解。遇此等事，当以不解解之，一作聪明，则决裂百出矣。人言粟公愦

愦，吾正服其愦愦也。”

《左传》言，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小奴玉保，乌鲁木齐流人子也。初隶特纳格尔军屯。尝入谷追亡羊，见大蛇巨如柱，盘于高岗之顶，向日晒鳞。周身五色烂然，如堆锦绣。顶一角，长尺许，有群雉飞过，张口吸之，相距四五丈，皆翩然而落，如矢投壶，心知羊为所吞矣。乘其未见，循涧逃归，恐怖几失魂魄。军吏邬图麟因言：“此蛇至毒，而其角能解毒，即所谓吸毒石也。见此蛇者，携雄黄数斤，于上风烧之，即委顿不能动。取其角，锯为块。痈疽初起时，以一块着疮顶，即如磁吸铁，相黏不可脱。待毒气吸出乃自落。置人乳中，浸出其毒，仍可再用。毒轻者乳变绿，稍重者亦青黯，极重者变黑紫。乳变黑紫者，吸四五次，乃可尽。余一二次愈矣。”余记从兄懋园家有吸毒石，治痈疽颇验。其质非木非石，至是乃知为蛇角矣。

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，人家多有之。此非祷雨驱妖，何与真人事？殊不可解。或曰：“道书载有二鬼，一曰语忘，一曰敬遗，能使人难产。知其名而书之纸，则去。”符或制此二鬼欤？夫四海内外，登产蓐者，殆恒河沙数，其天下只此语忘、敬遗二鬼耶？抑一处各有二鬼，一家各有二鬼，其名皆曰语忘、敬遗也？如天下止此二鬼，将周游奔走而为厉，鬼何其劳？如一处各有二鬼，一家各有二鬼，则生育之时少，不生育之时多，扰扰千百亿万，鬼无所事事，静待人生育而为厉，鬼又何其冗闲无用乎？或曰：“难产之故多端，语忘、敬遗其一也，不能必其为语忘、敬遗，亦不能必其非语忘、敬遗，故召将试勘焉。”是亦一解矣。第以万一或然之事，而日日召将试勘，将至而有鬼，将驱之矣；将至而非鬼，将且空返，不渎神矣乎？即神不嫌渎，而一符一将，是炼无数之将，使待幽王之烽火。上帝且以真人一符，增置一神，如诸符共一将，则此将虽千手千目，亦疲于奔命。上帝且以真人诸符，特设以无量化身之神供捕风捉影之役矣，能乎不能？然赵鹿泉前辈有一符，传自明代，曰高行真人精炼刚气之所画也。试之，其验如响。鹿泉非妄语者，是则吾无以测之矣。

俗传张真人厮役皆鬼神，尝与客对谈，司茶者雷神也，客不敬，归而震霆随之，几不免。此齐东语也。忆一日，与余同陪祀，将入而遗其朝珠，向余借，余戏曰：“雷部鬼律令行最疾，何不遣取？”真人为輾然。然余在福州使院时，老仆魏成，夜夜为祟扰。一夜，乘醉怒叱曰：“吾主素与天师善，明日寄一札往，雷部立至矣！”应声而寂。然则狐鬼亦习闻是语也。

奴子王廷佐，夜自沧州乘马归。至常家砖河，马忽辟易。黑暗中见大树阻去路，素所未有也。勒马旁过，此树四面旋转，当其前盘绕。数刻马渐疲，人亦渐迷。俄所识木工国姓、韩姓从东来，见廷佐痴立，怪之，廷佐指以告。时二人已醉，齐呼曰：“佛殿少一梁，正觅大树。今幸而得此，不可失也！”各持斧锯奔赴之，树倏化旋风去。《阴符经》曰：“禽之制在

气。”木妖畏匠人，正如狐怪畏猎户。积威所劫，其气焰足以慑伏之。不必其力之相胜也。

宁津苏子庾言，丁卯夏，张氏姑妇同刈麦，甫收拾成聚，有大旋风从西来，吹之四散。妇怒，以镰掷之，洒血数滴渍地上。方共检寻所失，妇倚树忽似昏醉，魂为人缚至一神祠。神怒叱曰："悍妇乃敢伤我吏，速受杖！"妇性素刚，抗声曰："贫家种麦数亩，资以活命。烈日中妇姑辛苦，刈甫毕，乃为怪风吹散。谓是邪祟，故以镰掷之，不虞伤大王使者。且使者来往，自有官路，何以横经民田败人麦？以此受杖，实所不甘！"神俛首曰："其词直，可遣去。"妇苏而旋风复至，仍卷其麦为一处。说是事时，吴桥王仁趾曰："此不知为何神，不曲庇其私昵，谓之正直可矣。先听肤受之诉，使妇几受刑，谓之聪明，则未也。"景州戈荔田曰："妇诉其冤，神即能鉴，是亦聪明矣。倘诉者哀哀，听者愦愦，君更谓之何。"子庾曰："仁趾责人无已时，荔田言是。"

四川藩司张公宝南，先祖母从弟也，其太夫人喜鳖臛。一日，庖人得巨鳖，甫断其首，有小人长四五寸，自颈突出，绕鳖而走。庖人大骇仆地，众救之苏，小人已不知所往。及剖鳖，乃仍在鳖腹中，已死矣。先祖母曾取视之。先母时尚幼，亦在旁目睹。装饰如职贡图中回回状：帽黄色，褶蓝色，带红色，靴黑色，皆纹理分明如绘，面目手足，亦皆如刻画。馆师岑生识之，曰："此名鳖宝，生得之，剖臂纳肉中，则啖人血以生。人臂有此宝，则地中金银珠玉之类，隔土皆可见。血尽而死，子孙又剖臂纳之，可以世世富。"庖人闻之，大懊悔，每一念及，辄自批其颊。外祖母曹太夫人曰："据岑师所云，是以命博财也。人肯以命博，则其计多矣，何必剖臂养鳖？"庖人终不悟，竟自恨而卒。

孤树上人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知其名。明崇祯末，居景城破寺中。先高祖厚斋公尝赠以诗。一夜，灯下诵经，窗外窸窣有声，似人来往，呵问："为谁？"朗应曰："身是野狐，为听经来此。"问："某刹法筵最盛，何不往听？"曰："渠是有人处诵经，师是无人处诵经也。"后为厚斋公述之。厚斋公曰："师以此语告我，亦是有人处诵经矣。"孤树怃然者久之。

李太白梦笔生花，特睡乡幻景耳。福建陆路提督马负公书，性耽翰墨，稍暇即临池。一日，所用巨笔悬架上，忽吐焰，光长数尺，自毫端倒注于地。复逆卷而上，蓬蓬然，逾刻乃敛。署中弁卒皆见之。马公画为小照，余尝为题诗。然马公竟卒于官，则亦妖而非瑞矣。

史少司马抑堂，相国文靖公次子也。家居时忽无故眩瞀，觉魂出门外，有人掖之登肩舆。行数里矣，复有肩舆，自后追至，疾呼。且往视之，则文靖公也。抑堂下舆叩谒，文靖公语之曰："尔尚有子孙未出世，此时讵可前往？"挥舁者送归。霍然而醒，时年七十四。次年举一子，越两年又举

一子，果如文靖公之言。此抑堂七十八岁时，至京师亲为余言。

第六卷 滦阳消夏录六

乌什回部将叛时，城西有高阜，云其始祖墓也。每日将暮，辄见巨人立墓上，面阔逾一尺，翘首向东，若有所望。叛党殄灭后，乃不复见。或曰："是知劫运将临，待收其子孙之魂也。"或曰："东望者示其子孙，有兵自东来，早为备也。"或曰："回部为西域向东者，面内也，示其子孙不可叛也。"是皆不可知。其为乌什将灭之妖孽，则无疑也。

宏恩寺僧明心言，上天竺有老僧，尝入冥，见狰狞鬼卒，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，皆褫衣反缚。有官南面坐，吏执簿唱名，一一选择精粗，揣量肥瘠，若屠肆之鬻羊豕，意大怪之。见一吏去官稍远，是旧檀越，因合掌问讯："是悉何人？"吏曰："诸天魔众，皆以人为粮，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，皈依五戒。而部族聚伙，叛服不常。皆曰：'自无始以来，魔众食人，如人食谷。佛能断人食谷，我即不食人。'如是哓哓。即彼魔王亦不能制。佛以孽海洪波，沉沦不返，无间地狱，已不能容，乃牒下阎罗，欲移此狱囚，充彼啖噬，彼腹得果，可免荼毒生灵。十王共议，以民命所关，无如守令，造福最易，造祸亦深，唯是种种冤愆，多非自作，冥司业镜，罪有攸归。其最为民害者，一曰吏，一曰役，一曰官之亲属，一曰官之仆隶。是四种人，无官之责，有官之权。官或自顾考成，彼则惟知牟利，依草附木，怙势作威，足使人敲髓洒膏，吞声泣血。四大洲内，唯此四种恶业至多，是以清我泥犁，供其汤鼎。以白晰者、柔脆者、膏腴者，充魔王食；以粗材充众魔食。故先为差别，然后发遣。其间业稍轻者，一经脔割烹炮，即化为乌有；业重者，抛余残骨，吹以业风，还其本形，再供刀俎，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；业最重者，乃至一日化形数度，割剔燔炙无已时也。"僧额手曰："诚不如削发出尘，可无此虑。"吏曰："不然。其权可以害人，其力即可以济人。灵山会上原有宰官，即此四种人，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。"语讫，忽寤僧有侄在一县令署，急驰书促归，劝使改业。此事即僧告其侄，而明心在寺得闻之。虽语颇荒诞，似出寓言，然神道设教，使人知畏，亦警世之苦心，未可绳以妄语戒也。

沧州瞽者刘君瑞，尝以弦索来往余家。言其偶有林姓者，一日薄暮，有人登门来唤，曰："某官舟泊河干，闻汝善弹词，邀往一试，当有厚赉。"即促抱琵琶，牵其竹杖导之往。约四五里，至舟畔，寒温毕，闻主人指挥曰："舟中炎热，坐岸上奏技，吾倚窗听之可也。"林利其赏，竭力弹唱。约略近三鼓，指痛喉干，求滴水不可得。侧耳听之，四围男女杂坐，笑语喧嚣，觉不似仕宦家，又觉不似在水次。辍弦欲起，众怒曰："何物盲贼，敢不听使令！"众手交捶，痛不可忍。乃哀乞再奏。久之，闻人声渐散，犹不敢息。忽闻耳畔呼曰："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，坐乱冢间演技？取树下早凉耶？"矍然惊问，乃其邻人早起贩鬻过此也。知为鬼弄，狼狈

而归。林姓素多心计，号曰“林鬼”，闻者咸笑曰：“今日鬼遇鬼也！”

先姚安公曰：“里有白以忠者，偶买得役鬼符咒一册，冀借此演搬运法，或可谋生。乃依书置诸法物，月明之夜，作道士装，至墟墓间试之。据案对书诵咒，果闻四面啾啾声。俄暴风突起，卷其书落草间，为一鬼跃出攫去，众鬼哗然并出，曰：“尔恃符咒拘遣我，今符咒已失，不畏尔矣。”聚而攒击。以忠踉跄奔逃，背后瓦砾如骤雨，仅得至家。是夜疟疾大作，困卧月余，疑亦鬼为祟也。一日诉于姚安公，且惭且愤。姚安公曰：“幸哉。尔术不成，不过成一笑柄耳。倘不幸术成，安知不以术贾祸？此尔福也，尔又何尤焉？”

从侄虞惇所居宅，本村南旧圃也，未筑宅时，四面无居人。一夕，灌圃者田大，卧井旁小室，闻墙外诟争声，疑为村人，隔墙问曰：“尔等为谁，夜深无故来扰我？”其一呼曰：“一事求大哥公论，不知何处客鬼强入我家，调我妇，天下有是理耶？”其一呼曰：“我自携钱赴闻家庙，此妇见我嬉笑，邀我入室，此人突入夺我钱，天下又有是理耶？”田知是鬼，噤不敢应。二鬼并曰：“此处不能了此事，当诉诸土地耳。”喧喧然向东北去。田次日至土地祠，问庙祝，乃寂无所闻。皆疑田妄语。临清李名儒曰：“是不足怪，想此妇和解之矣。”众为粲然。

乾隆己未，余与东光李云举、霍养仲，同读书生云精舍。一夕，偶论鬼神，云举以为有，养仲以为无。正辩诘间，云举之仆卒然曰：“世间原有奇事，倘奴不身经，虽奴亦不信也。尝过城隍祠前丛冢间，失足踏破一棺。夜梦城隍拘去，云有人诉我毁其室。心知是破棺事，与之辩曰：‘汝室自不合当路，非我侵汝。’鬼又辩曰：‘路自上我屋，非我屋故当路也。’城隍微笑顾我曰：‘人人行此路，不能责汝；人人踏之不破，何汝踏破？亦不能竟释汝，当偿之以冥镪。’既而曰：‘鬼不能自葺棺，汝覆以片板，筑土其上可也。’次日如神教，仍焚冥镪，有旋风卷其灰去。一夜，复过其地，闻有人呼我坐，心知为曩鬼，疾驰归。其鬼大笑，音磔磔如枭鸟。迄今思之，尚毛发悚然也。”养仲谓云举曰：“汝仆助汝，吾一口不胜两口矣，然吾终不能以人所见为我所见。”云举曰：“使君鞫狱，将事事目睹而后信乎？抑以取证众口乎？事事目睹，无此理；取证众口，不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乎？君何以处焉？”相与一笑而罢。

莆田林教授清标言，郑成功据台湾时，有粤东异僧泛海至，技击绝伦，袒臂端坐，斫以刃，如中铁石。又兼通壬遁风角，与论兵，亦娓娓有条理。成功方招延豪杰，甚敬礼之。稍久，渐骄蹇，成功不能堪，且疑为间谍，欲杀之而惧不克。其大将刘国轩曰：“必欲除之，事在我。”乃诣僧款洽，忽请曰：“师是佛地位人，但不知遇摩登伽，还受摄否？”僧曰：“参寥和尚，久心似沾泥絮矣。”刘因戏曰：“欲以刘王大体双一验道力，使众弥信心，可乎？”乃选娈童倡女姣丽善淫者十许人，布茵施枕，恣为媟狎于其

侧，柔情曼态，极天下之妖惑。僧谈笑自若，似无见闻。久忽闭目不视，国轩拔剑一挥，首已欻然落矣。国轩曰："此术非有鬼神，特练气自固耳。心定则气聚，心一动则气散矣。此僧心初不动，故敢纵观，至闭目不视，知其已动而强制，故刃一下而不能御也。"所论颇入微，但不知椎埋恶少，何以能见及此？其纵横鲸窟十余年，盖亦非偶矣。

牛公晦庵尝与五公山人散步城南，因坐树下谈《易》。忽闻背后语曰："二君所论，乃术家易，非儒家易也。"怪其适自何来，曰："已先坐此，二君未见耳。"问其姓名，曰："江南崔寅。今日宿城外旅舍，天尚未暮，偶散闷闲行。"山人爱其文雅，因与接膝究术家儒家之说，崔曰："圣人作《易》，言人事也，非言天道也；为众人言也，非为圣人言也。圣人从心不逾矩，本无疑惑，何待于占？惟众人昧于事几，每两歧罔决，故圣人以阴阳之消长，示人事之进退，俾知趋避而已。此儒家之本旨也。顾万物万事，不出阴阳，后人推而广之，各明一义。杨简王宗传，阐发心学，此禅家之易，源出王弼者也；陈抟邵康节，此道家之易，源出魏伯阳者也；术家之易，衍于管郭，源于焦京，即二君所言是矣。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见智见仁，理原一贯。后人忘其本始，反以旁义为正宗，是圣人作易，但为一二上智设，非千万世垂教之书，千万人共喻之理矣。经者常也，言常道也；经者迳也，言人所共由也。曾是《六经》之首，而诡秘其说，使人不可解乎？"二人喜其词致，谈至月上未已，诘其行踪，多世外语，二人谢曰："先生其儒而隐者乎？"崔微哂曰："果为隐者，方韬光晦迹之不暇，安得知名？果为儒者，方返躬克己之不暇，安得讲学？世所称儒称隐，皆胶胶扰扰者也，吾方恶此而逃之。先生休矣，毋污吾耳！"剨然长啸，木叶乱飞，已失所在矣。方知所见非人也。

南皮许南金先生，最有胆。在僧寺读书，与一友共榻，夜半，见北壁燃双炬。谛视，乃一人面出壁中，大如箕，双炬其目光也。友股栗欲死，先生披衣徐起曰："正欲读书，苦烛尽，君来甚善。"乃携一册背之坐，诵声琅琅。未数页，目光渐隐，拊壁呼之，不出矣。又一夕如厕，一小童持烛随，此面突自地涌出，对之而笑，童掷烛仆地。先生即拾置怪顶，曰："烛正无台，君来又甚善。"怪仰视不动，先生曰："君何处不可往，乃在此间？海上有逐臭之夫，君其是乎？不可辜君来意。"即以秽纸试其口。怪大呕吐，狂吼数声，灭烛而没。自是不复见。先生尝曰："鬼魅皆真有之，亦时或见之。惟检点生平，无不可对鬼魅者，则此心自不动耳。"

戴东原言，明季有宋某者，卜葬地，至歙县深山中。日薄暮，风雨欲来，见崖下有洞，投之暂避，闻洞内人语曰："此中有鬼，君勿入。"问："汝何以入？"曰："身即鬼也。"宋请一见，曰："与君相见，则阴阳气战，君必寒热小不安，不如君爇火自卫，遥作隔座谈也。"宋问："君必有墓，何以

居此？”曰：“吾神宗时为县令，恶仕宦者货利相攘，进取相轧，乃弃职归田。殁而祈于阎罗，勿轮回人世，遂以来生禄秩，改注阴官。不虞幽冥之中，相攘相轧，亦复如此，又弃职归墓。墓居群鬼之间，往来嚣杂，不胜其烦，不得已避居于此。虽凄风苦雨，萧索难堪，较诸宦海风波，世途机阱，则如生忉利天矣。寂历空山，都忘甲子，与鬼相隔者，不知几年，与人相隔者，更不知几年。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，不意又通人迹，明朝当即移居。武陵渔人，勿再访桃花源也。”语讫，不复酬对，问其姓名，亦不答。宋携有笔砚，因濡墨大书“鬼隐”两字于洞口而归。

阳曲王近光言，冀宁道赵公孙英有两幕友，一姓乔，一姓车，合雇一骡轿回籍。赵公戏以其姓作对曰：“乔，车二幕友，各乘半轿而行。”恰皆轿之半字也。时署中召仙，即举以请对，乩判曰：“此是实人实事，非可强凑而成。”越半载，又召仙乩，忽判曰：“前对吾已得之矣：‘卢、马两书生，共引一驴而走。’”又判曰：“四日后，辰巳之间，往南门外候之。”至期遣役侦视，果有卢、马两生，以一驴负新科墨卷，赴会城出售。赵公笑曰：“巧则诚巧，然两生之受侮深矣。”此所谓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虽仙人亦忍俊不禁也。

先祖有庄，曰厂里，今分属从弟东白家。闻未析箸时，场中一柴垛，有年矣。云狐居其中，人不敢犯。偶佃户某，醉卧其侧，同辈戒勿触仙家怒。某不听，反肆詈。忽闻人语曰：“汝醉，吾不较，且归家睡可也。”次日诣园守瓜，其妇担饭来馌，遥望团焦中，一红衫女子与夫坐，见妇惊起，仓卒逾垣去。妇故妒悍，以为夫有外遇也，愤不可忍，遽以担痛击。某百曰不能自明，大受箠楚。妇手倦稍息，犹喃喃毒詈。忽闻树梢大笑声，方知狐戏报之也。

吴惠叔言，其乡有巨室，惟一子，婴疾甚剧。叶天士诊之曰：“脉现鬼证，非药石所能疗也。”乃请上方山道士建醮。至半夜，阴风飒然，坛上烛光俱黯碧，道士横剑瞑目，若有所睹。既而拂衣竟出，曰：“妖魅为厉，吾法能祛。至夙世冤愆，虽有解释之法，其肯否解释，仍在本人。若伦纪所关，事干天律，虽绿章拜奏，亦不能上达神霄。此祟乃汝父遗一幼弟。汝兄遗二孤侄，汝蚕食鲸吞几无余沥，又茕茕孩稚视若路人，至饥饱寒温，无可告语，疾痛痾痒，任其呼号。汝父茹痛九泉，诉于地府，冥官给牒，俾取汝子以偿冤。吾虽有术，只能为人祛鬼，不能为子驱父也。”果其子不久即逝，后终无子。竟以侄为嗣。

护持寺在河间东四十里，有农夫于某，家小康。一夕，于外出，劫盗数人从屋檐跃下，挥巨斧破扉，声丁丁然。家惟妇女弱小，伏枕战栗，听所为而已。忽所畜二牛，怒吼跃入，奋角与盗斗，梃刃交下，斗愈力。盗竟受伤，狼狈去。盖乾隆癸亥，河间大饥，畜牛者不能刍秣，多鬻于屠市。是二牛至屠者门，哀鸣伏地不肯前，于见而心恻，解衣质钱赎之，忍冻而

归。牛之效死固宜。惟盗在内室，牛在外厩，牛何以知有警？且牛非矫捷之物，外扉坚闭，何以能一跃逾墙？此必有使之者矣。非鬼神之为而谁为之？此乙丑冬在河间岁试，刘东堂为余言。东堂即护持寺人，云亲见二牛，各身披数刃也。

芝称瑞草，然亦不必定为瑞。静海元中丞在甘肃时，署中生九芝，因以自号，然不久即罢官。舅氏安公五占，停柩在室，忽柩上生一芝，自是子孙式微。今已无齠齔。盖祸福将萌，气机先动，非常之兆，理不虚来，第为休为咎，不能预测耳。先兄晴湖则曰："人知兆发于鬼神，而人事应之；不知实兆发于人事，而鬼神应之。亦未始不可预测也。"

大学士伍公弥泰言，向在西藏，见悬崖无路处，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，字字分明，非人力所能，亦非人迹所到。当时曾举其山名，梵音难记，今忘之矣。公一生无妄语，知确非虚构。天地之大，无所不有。宋儒每于理所无者，即断其必无，不知无所不有，即理也。

喇嘛有两种，一曰黄教，一曰红教，各以其衣别之也。黄教讲道德，明因果，与禅家派别而源同。红教则惟工幻术。理藩院尚书留公保住言，驻西藏时，曾忤一红教喇嘛，或言登山时必相报，公使肩舆鸣驺先行，而阴乘马随其后。至半山，果一马跃起，压肩舆上，碎为虀粉。此留公自言之。曩从军乌鲁木齐时，有失马者，一红教喇嘛，取小木橙，咒良久，忽反覆折转，如翻桔槔。使失马者遂行，至一山谷，其马在焉。此余亲睹之。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，自前汉已有，此盖其相传遗术，非佛氏本法也。故黄教谓红教曰魔，或曰是即波罗门，佛经所谓邪师外道者也。似为近之。

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诸山，皆多狐，然未闻有祟人者。惟根克忒有小儿夜捕狐，为一黑影所扑，堕山崖伤足。皆曰狐为妖。此或胆怯目眩，非狐为妖也。大抵自突厥回鹘以来，即以弋猎为事，今日则投荒者、屯戍者、辟垦者、出塞觅食者，搜岩剔穴，采捕尤多。狐恒见伤夷，不能老寿，故不能久而为魅欤？抑僻在荒徼，人已不知导引炼形术，故狐亦不知欤？此可见风俗必有所开，不开则不习；人情沿于所习，不习则不能。道家化性起伪之说，要不为无见。姚安公谓滇南僻郡，鬼亦痟良，即此理也。

副都统刘公鉴言，曩在伊犁，有善扶乩者，其神自称唐燕国公张说，与人唱和诗文，录之成帙。性嗜饮，每降坛必焚纸钱，而奠以大白。不知龙沙葱雪之间，燕公何故而至是。刘公诵其数章，词皆浅陋，殆打油钉铰之流。客死冰天，游魂不返，托名以求食欤？

里人张某，深险诡谲，虽至亲骨肉，不能得其一实语。而口舌巧捷，多为所欺，人号曰"秃项马"。马秃项为无鬃，鬃踪同音，言其恍惚闪烁，无踪可觅也。一日，与其父夜行迷路，隔陇见数人围坐，呼问当何向，数人皆

应曰："向北。"因陷深淖中。又遥呼问之，皆应曰："转东。"乃几至灭顶。蹩躄泥涂，困不能出，闻数人拊掌笑曰："秃项马，尔今知妄语之误人否？"近在耳畔，而不睹其形，方知为鬼所绐也。

妖由人兴，往往有焉。李云举言，一人胆至怯，一人欲戏之。其奴手黑如墨，使藏于室中，密约曰："我与某坐月下，我惊呼有鬼，尔即从窗隙伸一手。"届期呼之，突一手探出，其大如箕，五指挺然如舂杵。宾主俱惊，仆众哗曰："此其真鬼耶？"秉炬持杖入，则奴昏卧于壁角，救之苏，言闇中似有物，以气嘘我，我即迷闷。族叔楘庵言："二人同读书佛寺，一人灯下作缢鬼状，立于前，见是人惊怖欲绝，急呼：'是我，尔勿畏！'是人曰：'固知是尔，尔背后何物也？'回顾乃一真缢鬼。盖机械一萌，鬼遂以机械之心，从而应之。"斯亦可为螳螂黄雀之喻矣。

余八九岁时，在从舅实斋安公家，闻苏丈东皋言，交河某令蚀官帑数千，使其奴赍还。奴半途以黄河覆舟报，阴遣其重台携归。重台又窃以北上，行至兖州，为盗所劫杀。从舅咋舌曰："可畏哉！此人之所为，而鬼神之所为也。夫鬼神岂必白昼现形，左悬业镜，右持冥籍，指挥众生，轮回六道，而后见善恶之报哉？此足当森罗铁榜矣。"苏丈曰："令不窃赀，何至为奴干没？奴不干没，何至为重台效尤？重台不效尤，何至为盗屠掠？此仍人之所为，非鬼神之所为也。如公所言是，令当受报，故遣奴窃赀；奴当受报，故遣重台效尤；重台当受报，故遣盗屠掠。鬼神既遣之报，人又从而报之，不已颠乎？"从舅曰："此公无碍之辩才，非正理也。然存公之说，亦足于相随波靡之中，劝人以自立。"

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，尝租西河沿一宅。每夜有数人击柝声，琅琅彻晓，其转更攒点，一一与谯鼓相应。视之则无形，聒耳至不得片刻睡。乙斋故强项，乃自撰一文，指陈其罪，大书粘壁以驱之。是夕遂寂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。余谓："君文章道德，似尚未敌昌黎，然性刚气盛，平生尚不作暧昧事，故敢悍然不畏鬼。又拮据迁此宅，力竭不能再徙，计无复之，惟有与鬼以死相持。此在君，为困兽犹斗；在鬼，为穷寇勿狐追耳。君不记《太平广记》载周书记与鬼争宅，鬼惮其木强而去乎？"乙斋笑击余背曰："魏收轻薄哉，然君知我者。"

余督学福建时，署中有笔捧楼，以左右挟两浮图也。使者居下层，其上层则复壁曲折，非正午不甚睹物。旧为山魈所据，虽不睹独足反踵之状，而夜每闻声。偶忆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，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，当由曲房幽隐，故此辈潜踪。因尽撤墙垣，使四面明窗洞启，三山翠霭，宛在目前，题额曰"浮青阁"，题联曰："地回不遮双眼阔，窗虚只许万峰窥。"自此，山魈迁于署东南隅会经堂。堂故久废，既于人无害，亦听其匿迹。不为已甚矣。

徐公景熹，官福建盐道时，署中箧笥，每火自内发，而扃钥如故。又一夕，窃剪其侍姬发，为祟殊甚。既而徐公罢归，未及行而卒。山鬼能知一岁事，故乘其将去，肆侮也。徐公盛时，销声匿迹，衰气一至，无故侵陵。此邪魅所以为邪魅欤。

余乡青苗被野时，每夜田陇间有物，不辨头足，倒掷而行，筑地登登如杵声。农家习见不怪，谓之青苗神，云常为田家驱鬼。此神出，则诸鬼各归其所，不敢散游于野矣。此神不载于古书，然确非邪魅。从兄懋园尝于李家洼见之。月下谛视，形如一布囊，每一翻折，则一头着地，行颇迟重云。

先祖宠予公，原配陈太夫人，早卒。继配张太夫人，于归日，独坐室中。见少妇揭帘入，迳坐牀畔，着元帔黄衫淡绿裙，举止有大家风。新妇不便通寒温，意谓是群从娣姒，或姑姊妹耳。其人絮絮言家务得失，婢媪善恶，皆委曲周至。久之，仆妇捧茶入，乃迳出。后阅数日，怪家中无是人，细话其衣饰，即陈太夫人敛时服也。死生相妒，见于载籍者多矣。陈太夫人已掩黄墟，犹虑新人未谙料理，现身指示，无问幽明，此何等居心乎？今子孙登科第历仕宦者，皆陈太夫人所出也。

伯高祖爱堂公，明季有声誉序间，刻意郑孔之学，无间冬夏，读书恒至夜半。一夕，梦到一公廨，榜额曰“文仪”，班内十许人治案牍，一一恍惚如旧识。见公皆讶曰：“君尚迟七年，乃当归，今犹早也。”霍然惊寤，自知不永，乃日与方外游。偶遇道士，论颇洽，留与共饮。道士别后，途遇奴子胡门德曰：“顷一书，忘付汝主，汝可携归。”公视之，皆驱神役鬼符咒。闭户肄习，尽通其术，时时用为戏剧，以逍遣岁月。越七年，至崇祯丁丑，果病卒。卒半日复苏，曰：“我以亵用五雷法，获阴谴。冥司追还此书，可急焚之。”焚讫，复卒。半日又苏，曰：“冥司查检，缺三页，饬归取。”视灰中果三页未尽，重焚之，乃卒。此事姚安公附载家谱中，公闻之先曾祖，曾祖闻之先高祖，高祖即手焚是书者。孰谓竟无鬼神乎？

余族所居曰景城，宋故县也。城址尚依稀可辨，或偶于昧爽时，遥望烟雾中，现一城影，楼堞宛然，类乎蜃气。此事他书多载之，然莫明其理。余谓凡有形者，必有精气，土之厚处，即地之精气所聚处，如人之有魂魄也。此城周回数里，其形巨矣，自汉至宋，千余年为精气所聚已久，如人之取多用宏，其魂魄独强矣。故其形虽化，而精气之盘结者，非一日之所蓄，即非一日所能散。偶然现象，仍作城形，正如人死鬼存，鬼仍作人形耳。然古城郭不尽现形，现形者又不常见，其故何欤？人之死也，或有鬼，或无鬼。鬼之存也，或见或不见，亦如是而已矣。

南宫鲍敬之先生言，其乡有陈生，读书神祠。夏夜袒裼睡庑下，梦神召至座前，诃责甚厉。陈辩曰：“殿上先有贩夫数人睡，某避于庑下，何反获

愆？”神曰：“贩夫则可，汝则不可。彼蠢蠢如鹿豕，何足与较，汝读书，而不知礼乎？”盖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理如是矣。故君子之于世也，可随俗者随，不必苟异；不可随俗者不随，亦不苟同。世于违理之事，动曰某某曾为之，夫不论事之是非，但论事之有无。自古以来，何事不曾有人为之，可一一据以藉口乎？

渔洋山人记张巡妾转世索命事，余不谓然。其言曰：“君为忠臣，我则何罪，而杀以飨士？夫孤城将破，巡已决志捐生，巡当殉国，妾不当殉主乎？古来忠臣仗节，覆宗族，糜妻子者，不知凡几，使人人索命，天地间无纲常矣。使容其索命，天地间亦无神理矣。王经之母，含笑受刃，彼何人乎？此或妖鬼为祟，托一古事求祭飨，未可知也；或明季诸臣，顾惜身家，偷生视息，造作是言以自解，亦未可知也。儒者著书，当存风化，虽《齐谐》志怪，亦不当收悖理之言。”

族叔棨庵言，景城之南，恒于日欲出时见一物，御旋风东驰，不见其身，惟昂首高丈余，长鬣紾紾，不知何怪。或曰：“冯道墓前石马，岁久为妖也。”考道所居，今曰相国庄，其妻家今曰夫人庄，皆与景城相近。故先高祖诗曰：“青史空留字数行，书生终是让侯王。刘光伯墓无寻处，相国夫人各有庄。”其墓，则县志已不能确指。北村之南，有地曰石人洼，残缺翁仲，犹有存者。土人指为道墓，意或有所传欤？董空如尝乘醉夜行，便旋其侧，倏阴风横卷，沙砾乱飞，似隐隐有怒声，空如叱曰：“长乐老顽钝无耻，七八百年后，岂尚有神灵？此定邪鬼依托耳。敢再披猖，且日日来溺汝！”语讫而风止。

南村董天士，不知其名，明末诸生，先高祖老友也。《花王阁剩稿》中，有哭天士诗四首，曰：“事事知心自古难，平生二老对相看。飞来遗札惊投箸，哭到荒村欲盖棺。残稿未收新画册，余赀惟卖破儒冠。布衾两幅无妨敛，在日黔娄不畏寒。”“五岳填胸气不平，谈锋一触便纵横。不逢黄祖真天幸，曾怪嵇康太世情。开牖有时邀月入，杖藜到处避人行。料应尘海无堪语，且试骖鸾向紫清。”“百结悬鹑两鬓霜，自餐冰雪润空肠。一生惟得秋冬气，到死不知罗绮香。寒贯村醪馋破戒，老栖僧舍是还乡，只今一瞑无余事，未要青绳作吊忙。”“廿年相约谢风尘，天地无情殒此人。乱世逃禅聊解脱，衰年哭友倍酸辛。关河决漭连兵气，齿发沧浪寄病身。泉下有灵应念我，白杨孤冢亦伤神。”天士之生平，可以想见。县志不为立传，盖未见先高祖诗也。相传天士殁后，有人见其骑驴上泰山，呼之不应。俄为老树所遮，遂不见。意或尸解登仙欤？抑貌偶似欤？迹其孤僻之性，似于仙为近也。

先高祖集有《快哉行》一篇，曰：“一笑天地惊，此乐古未有。平生不解饮，满引亦一斗。老革昔媚珰，正士皆碎首。宁知时势移，人事反覆手。当年金谷花，今日章台柳。巧哉造化心，此罚胜枷杻。酒酣谈旧事，因果

信非偶。淋漓挥醉墨，神鬼运吾肘。姓名讳不书，聊以存忠厚。时皇帝十载，太岁在丁丑，恢台仲夏月，其日二十九，同观者六人，题者河间叟。”盖为许显纯诸姬流落青楼作也。时有以死自誓者，夜梦显纯浴血来曰：“我死不蔽辜，故天以汝等示身后之罚。汝若不从，吾罪益重。”诸姬每举以告客，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。

先四叔父栗甫公，一日，往河城探友，见一骑飞驰向东北，突挂柳枝而堕。众趋视之，气绝矣。食顷，一妇号泣来，曰：“姑病无药饵，步行一昼夜，向母家借得衣饰数事，不料为骑马贼所夺。”众引视堕马者，时已复苏。妇呼曰：“正是人也！”其袱掷于道旁。问袱中衣饰之数，堕马者不能答。妇所言，启视一一合。堕马者乃伏罪。众以白昼劫夺，罪当缳首，将执送官，堕马者叩首乞命，愿以怀中数十金，予妇自赎。妇以姑病危急，亦不愿涉讼庭，乃取其金而纵之去。叔父曰：“果报之速，无速于此事者矣。每一念及，觉在在处处有鬼神。”

齐舜庭，前所记剧盗齐大之族也，最剽悍。能以绳系刀柄，掷伤人于两三丈外，其党号之曰“飞刀”。其邻曰张七，舜庭故奴视之，强售其住屋广马厩，且使其党恐之曰：“不速迁，祸立至矣！”张不得已，携妻女仓皇出，莫知所适。乃诣神祠祷曰：“小人不幸为剧盗逼，穷迫无路。敬植杖神前，视所向而往。”杖仆向东北，乃迤逦行乞至天津。以女嫁灶丁，助之晒盐，粗能自给。三四载后，舜庭劫饷事发，官兵围捕，黑夜乘风雨脱免。念其党有在商舶者，将投之泛海去。昼伏夜行，窃瓜果为粮，幸无觉者。一夕，饥渴交迫，遥望一灯荧然，试叩门。一少妇凝视久之，忽呼曰：“齐舜庭在此！”盖追缉之牒，已急递至天津，立赏格募捕矣。众丁闻声毕集，舜庭手无寸刃，乃弭首就擒。少妇即张七之女也。使不迫逐七至是，则舜庭已变服，人无识者。地距海口仅数里，竟扬帆去矣。

王兰洲尝于舟次买一童，年十三四，甚秀雅，亦粗知字义。云父殁，家中落，与母兄投亲不遇，附舟南还，行李典卖尽，故鬻身为道路费。与之语，羞涩如新妇，固已怪之。比就寝，竟弛服横陈，王本买供使令，无他念，然宛转相就，亦意不自持。已而，童伏枕暗泣。问：“汝不愿乎？”曰：“不愿。”问：“不愿何以先就我？”曰：“吾父在时，所畜小奴数人，无不荐枕席，有初来愧拒者，辄加鞭箠曰：‘思买汝何为，愦愦乃尔。知奴事主人，分当如是，不如是，则当箠楚。’故不敢不自献也。”王蹶然推枕曰：“可畏哉。”急呼舟人鼓棹。一夜，追及其母兄，以童还之，且赠以五十金。意不自安，复于悯忠寺礼佛忏悔，梦伽蓝语曰：“汝作过改过在顷刻间，冥司尚未注籍，可无庸渎世尊也。”

戈东长前辈官翰林时，其太翁傅斋先生，市上买一惨绿袍。一日，鐍户出，归失其钥，恐误遗于牀上，隔窗视之，乃见此袍挺然如人立，闻惊呼声乃仆。众议焚之，刘啸谷前辈时同寓，曰：“此必亡人衣，魂附之耳。

鬼为阴气，见阳光则散。置烈日中反覆曝数日，再置屋中，密觇之，不复为祟矣。”又东长头早童，恒以假发续辫。将罢官时，假发忽舒展，蜿蜒如蛇掉尾，不久即归田。是亦亡人之发，感衰气而变幻也。

德清徐编修开厚，亦壬戌前辈。初入馆时，每夜读书，则宅后空屋有读书声，与琅琅相答。细听所诵，亦馆阁律赋也。启户则无睹。一夕，蹑足屏息，窥之，见一少年，着青半臂，蓝绫衫，携一卷背月坐，摇首吟哦，若有余味。殊不似为祟者，后亦无休咎。唐小说载天狐超异科、策二道，皆四言韵语，文颇古奥。或此狐亦应举者欤？此戈东长前辈说，戈徐同年进士也。

乌鲁木齐八蜡祠道士，年八十余。一夕，以钱七千布荐下，卧其上而死。众议以是钱营葬。夜见梦于工房吏邬玉麟曰：“我守官庙，棺应官给。钱我辛苦所积，乞纳棺中，俟来生我自取。”玉麟悯而从之。葬讫，太息曰：“以钱贮棺，埋于旷野，是以胔搜敛也，必暴骨。”余曰：“以钱买棺，尚能见梦，发棺攘夺，其为厉必矣。谁能为七千钱，以性命与鬼争？必无恙。”众皆輾然。然玉麟正论也。

辛卯春，余自乌鲁木齐归。至巴里坤，老仆咸宁，据鞍睡大雾中，与众相失。误循野马蹄迹入乱山中，迷不得出，自分必死。偶见崖下伏尸，盖流人逃窜冻死者，背束布橐有糇粮。宁藉以充饥，因拜祝曰：“我埋君骨，君有灵，其导我马行。”乃移尸岩窦中。遇乱石紧窒。惘惘信马行，越十余里，忽得路。出山，则哈密境矣。哈密游击徐君，在乌鲁木齐旧相识，因投其署以待余。余迟两日始至，相见如隔世。此不知鬼果有灵，导之以出，或神以一念之善，佑之使出，抑偶然侥幸而得出？徐君曰：“吾宁归功于鬼神，为掩胔埋骼者劝也。”

董曲江前辈言，顾侠君刻《元诗选》成，家有五六岁童子，忽举手外指曰：“有衣冠者数百人望门跪拜。”嗟乎！鬼尚好名哉！余谓剔扶幽沉，搜罗放佚，以表章之力，发冥漠之光，其衔感九泉，固理所宜有。至于交通声气，号召生徒，渴枣灾梨，递相神圣，不但有明末造，标榜多诬，即月泉吟社诸人，亦病未离乎客气。盖植党者多私，争名者相轧；即盖棺以后，论定犹难。况乎文酒流连，唱予和汝之日哉！《昭明文选》，以何逊见存，遂不登一字。古人之所见远矣。

余次女适长山袁氏，所居曰焦家桥。今岁归宁，言距所居二三里许，有农家女归宁，其父送之还夫家。中途入墓林便旋，良久乃出。父怪其形神稍异，听其语音，亦不同，心窃有疑，然无以发也。至家后，其夫私告父母曰：“新妇相安久矣，今见之心悸，何也？”父母斥其妄语，使归寝。所居与父母隔一墙，夜忽闻颠扑膈膈声。惊起窃听，乃闻子大号呼。家众破扉入，见一物如黑驴，冲人出，火光爆射，一跃而逝。视其子，唯余残血。

天曙，往觅其妇，竟不可得，疑亦为所啖矣。此与《太平广记》所载罗刹鬼事全相似，殆亦是鬼欤？观此知佛典不全诬，小说稗官亦不全出虚构。

河间一妇性佚荡，然貌至陋。日靓妆倚门，人无顾者。后其夫随高叶飞官天长，甚见委任，豪夺巧取，岁以多金寄归。妇藉其财，以招诱少年，门遂如市。迨叶飞获谴，其夫遁归，则囊箧全空，器物斥卖亦略尽，唯存一丑妇，淫疮遍体而已。人谓其不拥厚赀，此妇万无堕节理。岂非天道哉！

伯祖湛元公，从伯君章公，从兄旭升，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。旭升子汝允，亦患是疾。一日治宅，匠睨楼角而笑曰："此中有物。"破之则甃砖如小龛，一故灯檠在焉。云此物能使人不寐，当时圬者之魔术也，汝允自是遂愈。丁未春，从侄汝伦为余言之。此何理哉？然观此一物藏壁中，即能操主人之生死，则宅有吉凶，其说当信矣。

戴户曹临，以工书供奉内廷。尝梦至冥司，遇一吏，故友也。留与谈，偶揭其簿，正见己名下朱笔草书，似一犀字。吏遂夺而掩之，意似薄怒，问之亦不答。忽惶遽而醒，莫测其故。偶告裘文达公，文达沉思曰："此殆阴曹简便之籍，如部院之略节。户中二字，连写颇似犀字，君其终于户部郎中乎？"后竟如文达之言。

东光霍易书先生，雍正甲辰，举于乡。留滞京师，未有成就。祈梦吕仙祠中，梦神示以诗曰："六瓣梅花插满头，谁人肯向死前休？君看矫矫云中鹤，飞上三台阅九秋。"至雍正五年，初定帽顶之制，其铜盘六瓣如梅花，始悟首句之意。窃谓仙鹤为一品之服，三台为宰相位，此句既验，末二句亦必验也。后由中书舍人官至奉天府尹，坐谴谪军台，其地曰葵苏图，实第三台也。官牒省笔，皆书台为台，适符诗语，果九载乃归。在塞外日，自署别号曰云中鹤，用诗中语也。后为姚安公述之。姚安公曰："霍字上为云字头，下为鹤字之半，正隐君姓，亦非泛语。"先生喟然曰："岂但是哉。早年气盛，锐于进取，自谓卿相可立致，卒致颠蹶。职是之由，第二句神戒我矣，惜是时未思也。"

古以龟卜；孔子系《易》，极言蓍德，而龟渐废；《火珠林》始以钱代蓍，然犹烦六掷。《灵棋经》始一掷成卦，然犹烦排列。至神祠之签，则一掣而得，更简易矣。神祠率有签，而莫灵于关帝。关帝之签，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。盖一岁中，自元旦至除夕；一日中，自昧爽至黄昏，摇筒者恒琅琅然。一筒不给，置数筒焉。杂沓纷纭，倏忽万状，非惟无暇于检核，亦并不容于思议，虽千手千目，亦不能遍应也。然所得之签，皆验如面语，是何故欤？其最奇者，乾隆壬申乡试，一南士于三月朔日斋沐以祷，乞示试题，得一签曰："阴里相看怪尔曹，舟中敌国笑中刀。藩篱剖破浑无事，一种天生惜羽毛。"是科《孟子》题为："曹交问曰：'人皆可以为尧舜，至汤九尺。'"，应首句也。《论语》题为：'夫子莞尔而笑曰：'割

鸡焉用牛刀。'"，应第二句也。《中庸》题为："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。"应第四句也。是真不可测矣。

孙虚船先生言，其友尝患寒疾，昏愦中觉魂气飞越，随风飘荡，至一官署。谛视门内皆鬼神，知为冥府。见有人自侧门入，试随之行，无呵禁者。又随众坐庑下，亦无诘问者。窃睨堂上，讼者如织。冥王左检籍，右执笔，有一两言决者，有数十言、数百言乃决者，与人世刑曹无少异。琅珰引下，皆帖服无后言。忽见前辈某公盛服入，冥王延坐，问讼何事，则诉门生故吏之辜恩，所举凡数十人，意颇恨恨。冥王颜色似不谓然，俟其语竟，拱手曰："此辈奔竞排挤，机械万端，天道昭昭，终罹冥谪。然神殛之则可，公责之则不可。种桃李者得其实，种蒺藜者得其刺，公不闻乎？公所赏鉴，大抵附势之流，势去之后，乃责之以道义，是凿冰而求火也。公则左矣，何暇尤人？"某公怃然久之，逡巡竟退。友故与相识，欲近前问讯，忽闻背后叱咤声，一回顾间，悚然已醒。

董文恪公老仆王某，性谦谨，善应门，数十年未忤一人，所谓王和尚者是也。言尝随文恪公宿博将军废园，月夜据石纳凉，遥见一人仓皇隐避，一人邀遮而止之，捉其臂共坐树下曰："以为汝生天久矣，乃在此相遇耶？"因先述相交之契厚，次责任事之负心，曰："某事乘我急需，故难其词以勒我，中饱几何？某事欺我不谙，虚张其数以绐我，干没又几何？"如是数十事。每一事一批其颊，怒气坌涌，似欲相吞噬。俄一老叟自草间出，曰："渠今已堕饿鬼道，君何必相凌？且负债必还，又何必太遽？"其一人弥怒曰："既已饿鬼，何从还债？"老叟曰："业有满时，则债有还日。冥司定律，凡称贷子母之钱，来生有禄则偿，无禄则免，为其限于力也。若胁取诱取之财，虽历万劫，亦须填补。其或无禄可抵，则为六畜以偿，或一世不足抵，则分数世以偿。今夕董公所食之豚，非其于仆某之十一世身耶？"其一人怒似略平，乃释手各散。老叟疑其土神也。所言干仆，王某犹及见之，果最有心计云。

福建曹藩司绳柱言，一岁，司道会议臬署。上食未毕，一仆携一小儿过堂下，小儿惊怖不前，曰："有无数奇鬼，皆身长丈余，肩承梁柱。"众闻号叫，方出问，则承尘上落土簌簌，声如撒豆，急跃而出，已栋摧仆地矣。咸额手谓鬼神护持也。湖广定制府长，时为巡抚，闻话是事，喟然曰："既在在处处有鬼神护持，自必在在处处有鬼神鉴察。"

第七卷 如是我闻一

曩撰《滦阳消夏录》属草未定，遽为书肆所窃刊，非所愿也。然博雅君子，或不以为纰缪，且有以新续告者。因补缀旧闻，又成四卷。欧阳公曰："物尝聚于所好。"岂不信哉！缘是知一有偏嗜，必有浸淫而不自已者。天下事往往如斯，亦可以深长思也。辛亥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题。

太原折生遇兰言，其乡有扶乩者，降坛大书一诗曰："一代英雄付逝波，壮怀空握鲁阳戈。庙堂有策军书急，天地无情战骨多。故垒春滋新草木，游魂夜览旧山河。陈涛十郡良家子，杜老酸吟意若何。"署名曰"柿园败将"。皆悚然，知为白谷孙公也。柿园之役，败于中旨之促战，罪不在公。诗乃以房琯车战自比，引为已过。正人君子用心，视王化贞辈偾辕误国，犹百计卸责于人者，真三光之于九泉矣。大同杜生宜滋，亦录有此诗，空握作辜负，春滋作春添，意若何作竟若何，凡四字不同。盖传写偶异，大旨则无殊也。

许南金先生言，康熙乙未，过阜城之漫河。夏雨泥泞，马疲不进，息路旁树下，坐而假寐。恍惚见女子拜言曰："妾黄保宁妻汤氏也。在此为强暴所逼，以死捍拒，卒被数刃而死。官虽捕贼骈诛，然以妾已被污，竟不旌表。冥官哀其贞烈，俾居此地，为横死诸魂长，今四十余年矣。夫异乡丐妇，踽踽独行，猝遇三健男子执缚于树，肆行淫毒，除骂贼求死，别无他术。其啮齿受玷，由力不敌，非节之不固也。司谳者苛责无已，不亦冤乎？公状貌似儒者，当必明理，乞为白之。"梦中欲询其里居，霍然已醒。后问阜城士大夫，无知其事者。问诸老吏，亦不得其案牍。盖当时不以为烈妇，湮没久矣。

京师某观，故有狐。道士建醮，醵多金。蒇事后，与其徒在神座灯前，会计出入，尚阙数金。师谓徒干没，徒谓师误算，盘珠格格，至三鼓未休。忽梁上语曰："新秋凉爽，我倦欲眠，汝何必在此相聒？此数金，非汝欲买媚药置怀中，过后巷刘二姐家，二姐索金指环，汝乘醉探付彼耶？何竟忘也？"徒转面掩口。道士乃默然敛簿出。剃工魏福，时寓观内，亲闻之。言其声咿咿呦呦，如小儿女云。

旱魃为虐，见云汉之诗，是事出经典矣。《山海经》实以女魃，似因诗语而附会。然据其所言，特一妖神焉耳。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，掘而焚之，亦往往致雨。夫雨为天地之欣合，一僵尸之气焰，竟能弥塞乾坤，使隔绝不通乎？雨亦有龙所做者，一僵尸之伎俩，竟能驱逐神物，使畏避不前乎？是何说以解之？又狐避雷劫，自宋以来，见于杂说者不一。夫狐无

罪欤，雷霆克期而击之，是淫刑也，天道不如是也。狐有罪欤，何时不可以诛，而必限以某日某刻，使先知早避，即一时暂免；又何时不可以诛，乃过此一时，竟不复追理，是佚罚也。天道亦不如是也。是又何说以解之？偶阅近人《夜谈丛录》，见所载焚旱魃一事、狐避劫二事，因记所疑，俟格物穷理者详之。

虎坊桥西一宅，南皮张公子畏故居也，今刘云房副宪居之。中有一井，子午二时汲则甘，余时则否。其理莫明。或曰：“阴起午中，阳生子半，与地气应也。”然元气氤氲，充满天地，何他井不与地气应，此井独应乎？西士最讲格物学，《职方外纪》载：“其地有水，一旦十二潮，与晷漏不差杪忽。有欲穷其理者，构庐水侧，昼夜测之，迄不能喻，至恚而自沉。”此井抑亦是类耳。

张读《宣室志》曰：“俗传人死数日，当有禽自柩中出，曰煞。太和中有郑生者，网得一巨鸟，色苍，高五尺余。忽无所见，访里中民讯之，有对者曰：‘里中有人死且数日，卜者言今日煞当去。其家伺而视之，有巨鸟色苍，自柩中出，君所获果是乎？’”此即今所谓煞神也。徐铉《稽神录》曰：“彭虎子少壮有膂力，尝谓无鬼神。母死，俗巫戒之曰：‘某日殃煞当还，重有所杀，宜出避之。’合家细弱，悉出逃隐，虎子独留不去。夜中有人推门入，虎子皇遽无计，先有一瓮，便入其中，以板盖头，觉母在板上，有人问：‘板下无人耶？’母曰：‘无。’”此即今所谓回煞也。俗云殇子未生齿者，死无煞；有齿者即有煞。巫觋能预克其期。家奴孙文举、宋文皆通是术。余尝索视其书，特以年月日时干支推算，别无奇奥。其某日逢其凶煞，当用某符禳解，则诡词取财而已。或有室庐逼仄，无地避煞者，又有压制之法。使伏而不出，谓之斩殃，尤为荒诞。然家奴宋遇妇死，遇召巫斩殃，迄今所居室中，夜恒作响，小儿女亦多见其形，似又不尽诬矣。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；幽明之理，莫得而穷。不必曲为之词，亦不必力攻其说。

人死者，魂隶冥籍矣。然地球圆九万里，径三万里，国土不可以数计。其人当百倍中土，鬼亦当百倍中土，何游冥司者，所见皆中土之鬼，无一徼外之鬼耶？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？顾郎中德懋，摄阴官者也，尝以问之，弗能答。人不死者，名列仙籍矣。然赤松广成，闻于上古，何后代所遇之仙，皆出近世？刘向以下之所记，悉无闻耶？岂终归于尽，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？娄真人，近垣领道教者也，尝以问之，亦弗能答。

里人阎勋，疑其妻与表弟通，遂携铳击杀其表弟，复归而杀妻。剚刀于胸，格格然如中铁石，迄不能伤。或曰：“是鬼神愍其枉死，阴相之也。”然枉死者多，鬼神何不尽阴相欤？当由别有善行，故默邀护佑耳。

景州申君学坤，谦居先生子也，纯厚朴拙，不坠家风，信道学甚笃。尝谓

从兄懋园曰："曩在某寺，见僧以福田诱财物，供酒肉资。因着一论，戒勿施舍。夜梦一神，似彼教所谓伽蓝者，与余侃侃争曰：'君勿尔也。以佛法论，广大慈悲，万物平等，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？施食及于鸟鸢，爱惜及于虫鼠，欲其生也。此辈藉施舍以生，君必使之饥而死，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？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，诚比比皆是。然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，因有破獍而尽戕兽类，有是理耶？以世法论，田不足授，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。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，彼募化亦谋食之一道，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，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，独僧尼耶？君何不一一着论禁之也？且天地之大，此辈岂止数十万，一旦绝其衣食之源，羸弱者转乎沟壑，姑勿具论；桀黠者铤而走险，君何以善其后耶？昌黎辟佛，尚曰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。君无策以养而徒朘其生，岂但非佛意，恐亦非孔孟意也。驷不及舌，君其图之。'余梦中欲与辩，忽然已觉，其语历历可忆，公以所论何如？"懋园沉思良久曰："君所持者正，彼所见者大。然人情所向，匪今始今，岂君一论所能遏？此神剌剌不休，殊多此一争耳。"

同年金门高，吴县人，尝夜泊淮阴之间，见岸上二叟相遇，就坐水次草亭上。一叟曰："君近何事？"一叟曰："主人避暑园林，吾日日入其水阁，观活秘戏图，百媚横生，亦殊可玩。其第五姬尤妖艳，见其与主人剪发为誓，约他年燕子楼中作关盼盼，又约似玉箫再世重侍韦皋，主人为之感泣。然偶闻其与母窃议，则谓主人已老，宜早储金帛，为别抱琵琶计也。君谓此辈可信乎？"相与太息久之。一叟又曰："闻其嫡甚贤，信乎？"一叟掉头曰："天下之善妒人也，何贤之云？夫妒而嚣争，是为渊驱鱼者也。此妇于妾媵之来，弱者抚之以恩，纵其出入冶游，不复防制，使流于淫佚，其夫自愧而去之；强者待之以礼，阳尊之与己匹，而阴道之与夫抗，使养成骄悍，其夫不堪而去之；有二术所不能饵者，则密相煽构，务使参商两败者，又多有之。幸不即败，而一门之内，诟谇时闻，使其夫入妾之室，则怨语愁颜；入妻之室，乃柔声怡色。其去就不问而知矣。此天下之善妒人也，何贤之云？"门高窃听所言，服其中理，而不解其日入水阁语。方凝思间，有官舫鸣钲来，收帆欲泊，二叟转瞬已不见。乃悟其非人也。

先兄晴湖曰："饮卤汁者，血凝而死，无药可医。里有妇人饮此者，方张皇莫措，忽一媪排闼入，曰：'可急取隔壁卖腐家所磨豆浆灌之，卤得豆浆，则凝浆为腐而不凝血。我是前村老狐，曾闻仙人言此方也。'语讫不见，试之，果见苏。"刘涓子有鬼遗方，此可称狐遗方也。

客作秦尔严，尝御车自李家洼往淮镇，遇持铳击鹊者，马皆惊逸。尔严仓皇堕下车，横卧辙中，自分无生理，而马忽不行。抵暮归家，沽酒自庆，灯下与侪辈话其异。闻窗外人语曰："尔谓马自不行耶？是我二人掣其辔也。"开户出视，寂无人迹。明日，因赍酒脯至堕处祭之。先姚安公闻之

曰："鬼如此求食，亦何恶于鬼。"

里人王五贤（幼时闻呼其字，是此二音，不知即此二字否也），老塾师也。尝夜过古墓，闻鞭扑声，并闻责数曰："尔不读书识字，不能明理，将来何事不可为？上干天律时，尔悔迟矣！"谓："深更旷野，谁人在此教子弟？"谛听，乃出狐窟中。五贤喟然曰："不图此语闻之此间。"

先叔仪南公，有质库在西城。客作陈忠，主买菜蔬。侪辈皆谓其近多余润，宜飨众，忠讳无有。次日，箧钥不启，而所蓄钱数千，惟存九百。楼上故有狐，恒隔窗与人语。疑所为，试往扣之。果朗然应曰："九百钱是汝雇值，分所应得，吾不敢取。其余皆日日所干没，原非尔物。今日端阳，已为汝买粽若干，买酒若干，买肉若干，买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，并泛酒雄黄，亦为买得，皆在楼下空屋中，汝宜早烹炮。迟则天暑，恐腐败。"启户视之，累累具在，无可消纳，竟与众共餐。此狐可谓恶作剧，然亦颇快意人也。

亥有二首六身，是拆字之权舆矣。汉代图谶，多离合点画，至宋谢石辈，始以是术专门。然亦往往有奇验。乾隆甲戌，余殿试后，尚未传胪。在董文恪公家，偶遇一浙士能测字。余书一"墨"字，浙士曰："龙头竟不属君矣。里字拆之，为二甲，下作四点，其二甲第四乎？然必入翰林。四点庶字脚，士吉字头，是庶吉士矣。"后果然。又戊子秋，余以漏言获遣。狱颇急，日以一军官伴守。一董姓军官云能拆字，余书"董"字使拆，董曰："公远戍矣，是千里万里也。"余又书"名"字，董曰："下为口字，上为外字偏旁，是口外矣；日在西为夕，其西域乎？"问将来得归否，曰："字形类君，亦类召，必赐环也。"问在何年，曰："口为四字之外围，而中缺两笔，其不足四年乎？今年戊子，至四年为辛卯，夕字卯之偏旁，亦相合也。"果从军乌鲁木齐，以辛卯六月还京。盖精神所动，鬼神通之；气机所萌，形象兆之。与揲蓍灼龟，事同一理，似神异而非神异也。

医者胡宫山，不知何许人，或曰："本姓金，实吴三桂之间谍，三桂败，乃变易姓名。"事无左证，莫之详也。余六七岁时及见之，年八十余矣，轻捷如猿猱，击技绝伦。尝舟行，夜遇盗，手无寸刃，惟倒持一烟筒，挥霍如风，七八人并刺中鼻孔，仆。然最畏鬼，一生不敢独睡。说少年尝遇一僵尸，挥拳击之，如中木石，几为所搏，幸跃上高树之顶，尸绕树踊距，至晓乃抱木不动。有铃驮群过，始敢下视。白毛遍体，目赤如丹砂，指如曲钩，齿露唇外如利刃，怖几失魂。又尝宿山店，夜觉被中蠕蠕动，疑为蛇鼠。俄枝梧撑拄，渐长渐巨，突出并枕，乃一裸妇人，双臂抱住，如巨絙束缚，接吻嘘气，血腥贯鼻，不觉晕绝。次日，得灌救乃苏。自是胆裂，黄昏以后，遇风声月影，即惴惴却步云。

南皮令居公鋐，在州县幕二十年，练习案牍，聘币无虚岁。拥资既厚，乃

援例得官，以为驾轻车就熟路也。比莅任，乃愦愦如木鸡，两造争辩，辄面赤语涩，不能出一字。见上官进退应对，无不颠倒。越岁余，遂以才力不及劾。解组之日，梦蓬首垢面人长揖曰："君已罢官，吾从此别矣。"霍然惊醒，觉心境顿开。贫无归计，复理旧业，则精明果决，又判断如流矣。所见者其夙冤耶？抑亦昌黎所送之穷鬼耶。

裘文达公言，官詹事时，遇值日，五鼓，赴圆明园。中途见路旁高柳下，灯火围绕，似有他故，至则一护军缢于树，众解而救之，良久得苏。自言过此暂憩，见路旁小室中有灯火，一少妇坐圆窗中招我，逾窗入，甫一俯首，项已被挂矣。盖缢鬼变形求代也。此事所在多有，此鬼乃能幻屋宇，设绳索，为可异耳。又先农坛西北，文昌阁之南（文昌阁俗曰高庙。），汇有积水，亦往往有溺鬼诱人。余十三四岁时，见一人无故入水，已没半身，众噪而挽之，始强回。痴坐良久，渐有醒意，问："何所苦而自沉？"曰："实无所苦，但渴甚。见一茶肆，趋往求饮，犹记其门悬匾额，粉板青字，曰'对瀛馆'也。"命名颇有文义，谁题之，谁书之乎？此鬼更奇矣。

山东刘君善谟，余丁卯同年也。以其黠巧，皆戏呼曰刘鬼谷。刘故诙谐，亦时以自称。于是鬼谷名大着，而其字若别号，人转不知。乾隆辛未，僦校尉营一小宅，田白岩偶过闲话，四顾慨然曰："此凤眼张三旧居也，门庭如故，埋香黄土已二十余年矣。"刘骇然曰："自卜此居，吾数梦艳妇来往堂庑间，其若人乎？"白岩问其状，良是。刘沉思久之，抚几曰："何物淫鬼，敢魅刘鬼谷？果现形，必痛抶之。"白岩曰："此妇在时，真鬼谷子，捭阖百变，为所颠倒者多矣。假鬼谷子何足云？京师大矣，何必定与鬼同住？"力劝之别徙。余亦尝访刘于此，忆斜对戈芥舟宅约六七家，今不得指其处矣。

史太常松涛言，初官户部主事时，居安南营，与一孀妇邻。一夕，盗入孀妇家，穴壁已穿矣。忽大呼曰："有鬼！"狼狈越墙去，迄不知其所见为何。岂神亦哀其茕独，阴相之欤？又戈东长前辈一日饭罢，坐阶下看菊，忽闻大呼曰："有贼！"其声喑呜，如牛鸣盎中，举家骇异。俄连呼不已，谛听，乃在庑下炉坑内。急邀逻者来启视，则闇然一饿夫，昂首长跪。自言前两夕乘累阑入，伏匿此坑，冀夜深出窃。不虞二更微雨，夫人命移腌齑两瓮，置坑板上，遂不能出。尚冀雨霁移下，乃两日不移，饥不可忍，自思出而被执，罪不过杖，不出则终为饿鬼，故反作声自呼耳。其事极奇，而实为情理所必至。录之亦足资一粲也。

河间府吏刘启新，粗知文义。一日，问人曰："枭鸟破獍是何物？"或对曰："枭鸟食母，破獍食父，均不孝之物也。"刘拊掌曰："是矣！吾患寒疾，昏懵中魂至冥司，见二官连几坐，一吏持牍请曰：'某处狐为其孙啮杀，禽兽无知，难责以人理。今惟议抵，不科不孝之罪。'左一官曰：'狐

与他兽有别，已炼形成人者，宜断以人律；未炼形成人者，自宜仍断以兽例。'右一官曰：'不然。禽兽他事与人殊，至亲属天性，则与人一理。先王诛枭鸟破獍，不以禽兽而贷也。宜科不孝，付地狱。'左一官首肯曰：'公言是。'俄吏抱牍下，以掌掴吾，悸而苏。所言历历皆记，惟不解枭鸟破獍语，窃疑为不孝之鸟兽，今果然也。"案此事新奇，故阴府亦烦商酌，知狱情万变，难执一端。据余所见，事出律例外者。一人外出，讹传已死，其父母因鬻妇为人妾。夫归，迫于父母，弗能讼也。潜至娶者家，伺隙一见，竟携以逃。越岁缉获。以为非奸，则已别嫁；以为奸，则本其故夫。官无律可引。又劫盗之中，别有一类，曰赶蛋，不为盗而为盗之盗。每伺盗出外，或袭其巢，或要诸路，夺所劫之财。一日，互相格斗，并执至官，以为非盗，则实强掠；以为盗，则所掠乃盗赃，官亦无律可引也。又有奸而怀孕者，决罚后，官依律判生子还奸夫。后生子，本夫恨而杀之。奸夫控故杀其子。虽有律可引，而终觉奸夫所诉，有理无情；本夫所为，有情无理，无以持其平也。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，又作何判断耶？

丰宜门外风氏园古松，前辈多有题咏。钱香树先生尚见之，今已薪矣。何华峰云："相传松未枯时，每风静月明，或闻丝竹。一巨公偶游其地，偕宾友夜往观之。二鼓后有琵琶声，似出树腹，似在树梢，久之，小声缓唱曰：'人道冬夜寒，我道冬夜好。绣被暖如春，不愁天不晓。'巨公叱曰：'何物老魅，敢对我作此淫词？'戛然而止。俄登登复作，又唱曰：'郎似桃李花，妾似松柏树。桃李花易残，松柏常如故。'巨公点首曰：'此乃差近风雅。'余音摇曳之际，微闻树外悄语曰：'此老殊易与，但作此等语，言便生欢喜。'拨剌一响，如有弦断。再听之，寂然矣。"

佃户卞晋宝，息耕陇畔，枕块暂眠。朦胧中闻人语曰："昨官中有何事？"一人答曰："昨勘某人继妻，予铁杖百，虽是病容，尚眉目如画，肌肉如凝脂，每受一杖，哀呼宛转，如风引洞箫，使人心碎。吾手颤不得下，几反受鞭。"问者太息曰："惟其如是之妖媚，故蛊惑其夫，荼毒前妻儿女，造种种恶业也。"晋宝私念："是何官府，乃用铁杖？"欲起问之，欠伸拭目，乃荒烟蔓草，四顾阒然。

故城贾汉恒言，张二酉、张三辰兄弟也。二酉先卒，三辰抚侄如己出。理田产，谋婚娶，皆殚竭心力。侄病瘵，经营医药，殆废寝食。侄殁后，恒忽忽如有失。人皆称其友爱。越数岁病革，昏瞀中自语曰："咄咄怪事。顷到冥司，二兄诉我杀其子，斩其祀，岂不冤哉！"自是口中时喃喃，不甚可辨。一日稍苏曰："吾之过矣，兄对阎罗数我曰：'此子非不可诲者，汝为叔父，去父一间耳，乃知养而不知教，纵所欲为，恐拂其意，使恣情花柳，得恶疾以终，非尔杀之而谁乎？'吾茫然无以应也。吾悔晚矣。"反手自椎而殁。三辰所为，亦末俗之所难，坐以杀侄，《春秋》责备贤者

耳。然要不得谓二酉苛也。

平定王执信，余己卯所取士也。乞余志其继母墓，称母生一弟，曰执蒲，庶出一弟，曰执璧，平时饮食衣物，三子无所异；遇有过，责骂箠楚，亦三子无所异也。贤哉，数语尽之矣。

钱遵王《读书敏求纪》载："赵清常殁，子孙鬻其遗书。武康山中，白昼鬼哭。聚必有散，何所见之不达耶？明寿宁侯故第在兴济，斥卖略尽，惟厅事仅存。后鬻其木于先祖。拆卸之日，匠者亦闻柱中有泣声。千古痴魂，殆同一辙。"余尝与董曲江言，大地山河，佛氏尚以为泡影，区区者复何足云！我百年后，傥图器书玩散落人间，使赏鉴家指点摩挲，曰："此纪晓岚故物。"是亦佳话，何所恨哉？曲江曰："君作是言，名心尚在。余则谓消闲遣日，不能不借此自娱。至我已弗存，其他何有？任其饱虫鼠，委泥沙耳。故我书无印记，砚无铭识，正如好花朗月，胜水名山，偶与我逢，便为我有；迨云烟过眼，不复问为谁家物矣。何必镌号题名，为后人计哉？"所见尤洒脱也。

职官奸仆妇，罪止夺俸。以家庭匿近，幽暧难明，律法深微，防诬蔑反噬之渐也。然横干强逼，阴谴实严。戴遂堂先生言："康熙末，有世家子挟污仆妇，仆气结成噎膈。时妇已孕，仆临殁以手摩其腹曰：'男耶女耶？能为我复仇耶？'后生一女，稍长，极慧艳。世家子又纳为妾，生一子。文园消渴，俄夭天年。女帷薄不修，竟公庭涉讼，大损家声。十许年中，妇缟袂扶棺，女青衫对簿，先生皆目见之，如相距数日耳。岂非怨毒所钟，生此尤物以报哉？"遂堂先生又言："有调其仆妇者，妇不答。主人怒曰：'敢再拒，捶汝死！'泣告其夫。方沉醉，又怒曰：'敢失志，且剸刃汝胸！'妇愤曰：'从不从皆死，无宁先死矣。'竟自缢。官来勘验，尸无伤，语无证，又死于夫侧，无所归咎，弗能究也。然自是所缢之室，虽天气晴明，亦阴阴如薄雾。夜辄有声如裂帛，灯前月下，每见黑气摇漾如人影，迹之则无。如是十余年，主人殁乃已。未殁以前，昼夜使人环病榻，疑其有所见矣。"

乌鲁木齐军吏邬图麟言，其表兄某，尝诣泾县访友。遇夜雨，投一废寺。颓垣荒草，四无居人，惟山门尚可栖止，姑留待霁。时云黑如墨，暗中闻女子声曰："怨鬼叩头，求赐纸衣一袭，白骨衔恩。"某怖不能动，然度无可避，强起问之。鬼泣曰："妾本村女。偶独经此寺，为僧所遮留。妾哭詈不从，怒而见杀。时衣已尽褫，遂被裸埋，今百余年矣！虽在冥途，情有廉耻。身无寸缕，愧见神明。故宁抱沉冤，潜形不出。今幸逢君子，倘取数翻彩楮，剪作裙襦，焚之寺门，使幽魂遮体，便可愬诸地府，再入转轮。惟君哀而垂拯。"某战栗诺之，哭声遂寂。后不能再至其地，竟不果焚。尝自谓负此一诺，使此鬼茹恨黄泉，恒耿耿不自安也。

于道光言，有士人夜过岳庙，朱扉严闭，而有人自庙中出，知是神灵，膜拜呼上圣。其人引手掖之曰："我非贵神，右台司镜之吏，齎文簿到此也。"问："司镜何义，其业镜也耶？"曰："近之，而又一事也。业镜所照，行事之善恶耳。至方寸微暧，情伪万端，起灭无恒，包藏不测，幽深邃密，无迹可窥，往往外貌麟鸾，中蹈鬼域，隐匿未形，业镜不能照也。南北宋后，此术滋工，涂饰弥缝，或终身不败。故诸天合议，移业镜于左台，照真小人；增心镜于右台，照伪君子。圆光对映，灵府洞然：有拗捩者，有偏倚者；有黑如漆者，有曲如钩者；有拉杂如粪墙者，有混浊如泥滓者；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，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；有如荆棘者，有如刀剑者，有如蜂虿者，有如虎狼者；有现冠盖影者，有现金银气者；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。而回顾其形，则皆岸然道貌也；其圆莹如明珠、清澈如水晶者，千百之一二耳。如是者，吾立镜侧，籍而记之，三月一达于岳帝，定罪福焉。大抵名愈高，则责愈严；术愈巧，则罚愈重。《春秋》二百四十年，瘅恶不一，惟震伯夷之庙，天特示谴于展氏，隐匿故也。子其识之！"士人拜授教，归而乞道光书额，名其室曰"观心"。

有歌童扇上画鸡冠，于筵上求李露园题。露园戏书绝句曰："紫紫红红胜晚霞，临风亦自弄夭斜。枉教蝴蝶飞千遍，此种原来不是花。"皆叹其运意双关之巧。露园赴任湖南后，有扶乩者或以鸡冠请题，即大书此诗。余骇曰："此非李露园作耶？"乩忽不动。扶乩者狼狈去。颜介子叹曰："仙亦盗句。"或曰："是扶乩者本伪托，已屡以盗句败矣。"

从兄垣居言，昔闻刘馨亭谈二事。其一，有农家子为狐媚，延术士劾治，狐就擒，将烹诸油釜，农家子叩额乞免，乃纵去。后思之成疾，医不能疗。狐一日复来相见，悲喜交集，狐意殊落落，谓农子家曰："君苦相忆，止为悦我色耳，不知是我幻相也，见我本形，则骇避不遑矣。"欻然扑地，苍毛修尾，鼻息咻咻，目睒睒如炬，跳掷上屋，长嗥数声而去。农家子自是病痊。此狐可谓能报德。其一，亦农家子为狐媚，延术士劾治，法不验，符箓皆为狐所裂，将上坛殴击。一老媪似是狐母，止之曰："物惜其群，人庇其党。此术士道虽浅，创之过甚，恐他术士来报复，不如且就尔婿眠。"听其逃避。此狐可谓能远虑。

康熙癸巳，先姚安公读书于厂里（前明土贡登浆砖。此地砖厂故址也。），偶折杏花插水中。后花落，结二杏如豆，渐长渐巨，至于红熟。与在树无异。是年逢万寿恩科，遂举于乡。王德安先生时同住，为题额曰瑞杏轩。此庄后分属从弟东白。乾隆甲申，余自福建归，问此匾，已不存矣。拟请刘石庵补书，而代葺此屋，作记刻石龛于壁，以存先世之迹。因循未果，不识何日偿此愿也。

先姚安公言，雍正初，李家洼佃户董某，父死，遗一牛，老且跛，将鬻于屠肆。牛逸至其父墓前，伏地僵卧。牵挽鞭箠皆不起，惟掉尾长鸣。村人

闻是事，络绎来视。忽刘某邻叟愤然至，以杖击牛曰："渠父堕河，何预于汝？使随波漂流充鱼鳖食，岂不大善？汝无故多事，引之使出，多活十余年。致渠生奉养，病医药，死棺敛，且留此一坟，岁需祭发，为董氏子孙无穷累，汝罪大矣。就死汝分，牟牟者何为？"盖其父尝堕深水中，牛随之跃入，牵其尾得出也。董初不知此事，闻之大惭，自批其颊曰："我乃非人！"急引归。数月后病死，泣而埋之。此叟殊有滑稽风，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事，竟暗合也。

姨丈王公紫府，文安旧族也。家未落时，屠肆架上一豕首，忽脱钩落地，跳掷而行。市人噪而逐之，直入其门而止。自是日渐衰谢，至饘粥不供，今子孙无孑遗矣。此王氏姨母自言之。又姚安公言，亲表某氏家（岁久忘其姓氏，惟记姚安公言此事时，称曰汝表伯。），清晓启户，有一兔缓步而入，绝不畏人，直至内寝牀上卧，因烹食之。数年中死亡略尽，宅亦拆为平地矣。是皆衰气所召也。

王菊庄言，有书生夜泊鄱阳湖，步月纳凉，至一酒肆，遇数人各道姓名，云皆乡里，因沽酒小饮。笑言既洽，相与说鬼，搜异抽新，多出意表。一人曰："是固皆奇，然莫奇于我所见矣。曩在京师避嚣，寓丰台花匠家，邂逅一士共谈。吾言此地花事殊胜，惟墟墓间多鬼可憎。士曰：'鬼亦有雅俗，未可概弃。吾曩游西山，遇一人论诗，殊多精诣。自诵所作，有曰深山迟见日，古寺早生秋；又曰钟声散墟落，灯火见人家；又曰猿声临水断，人语入烟深；又曰林梢明远水，楼角挂斜阳；又曰苔痕寝病榻，雨气入昏灯；又曰鸺钵岁久能人语，魍魉山深每昼行；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泪，废苑寻春蛱蝶魂。皆楚楚有致。方拟问其居停，忽有铃驮琅琅，欻然灭迹。此鬼宁复可憎耶？'吾爱其脱洒，欲留共饮，其人振衣起曰：'得免君憎，已为大幸，宁敢再入郇厨？'一笑而隐。方知说鬼者即鬼也。"书生因戏曰："此等奇绝，古所未闻。然阳羡鹅笼，幻中出幻，乃转辗相生，安知说此鬼者，不又即鬼耶？"数人一时变色，微风飒起，灯光黯然，并化为薄雾轻烟，濛濛四散。

庚午四月，先太夫人病革时，语子孙曰："旧闻地下眷属，临终时一一相见，今日果然。幸我平生尚无愧色，汝等在世，家庭骨肉，当处处留将来相见地也。"姚安公曰："聪明绝特之士，事事皆能知，而独不知人有死；经纶开济之才，事事皆能计，而独不能为死时计。使知人有死，一切作为，必有索然自返者；使能为死时计，一切作为，必有悚然自止者。惜求诸六合之外，失诸眉睫之前也。"

一南士以文章游公卿间，偶得一汉玉璜，则理莹白而血斑彻骨，尝用以镇纸。一日借寓某公家，方灯下构一文，闻窗隙有声。忽一手探入，疑为盗，取铁如意欲击，见其纤削如春葱，瑟缩而止。穴纸窃窥，乃一青面罗刹鬼，怖而仆地。比苏，则此璜已失矣。疑为狐媚幻形，不复追诘。后于

市上偶见，询所从来，转辗经数主，竟不得其端绪。久乃知为某公家奴伪作鬼状所取。董曲江戏曰：“渠知君是惜花御史，故敢露此柔荑。使遇我辈粗才，断不敢自取断腕。”余谓此奴伪作鬼装，一以使不敢揽执，一以使不复追求。又灯下一掌破窗，恐遭捶击，故伪作女手，使知非盗；且引之窥见恶状，使知非人。其运意亦殊周密。盖此辈为主人执役，即其钝如椎；至作奸犯科，则奇计环生，如鬼如蜮。大抵皆然，不独此一人一事也。

朱竹坪御史，尝小集阎梨材尚书家。酒次，竹坪慨然曰：“清介是君子分内事，若恃其清介以凌物，则殊嫌客气不除。昔某公为御史时，居此宅，坐间或言及狐媚，某公痛骂之。数日后，月下见一盗逾墙入，内外搜捕，皆无迹，扰攘彻夜。比晓，忽见厅上卧一老人，欠身而起曰：‘长夏溽暑（长夏字，出黄帝《素问》，谓六月也。王太仆注读上声。杜工部长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读平声。盖注家偶未考也。），偶投此纳凉，致主人竟夕不安，殊深惭愧。’一笑而逝。盖无故侵狐，狐以此戏之也。岂非自取侮哉！”

朱天门家扶乩，好事者多往看。一狂士自负书画，意气傲睨，旁若无人。至对客脱袜搔足垢，向乩哂曰：“且请示下坛诗。”乩即题曰：“回头岁月去骎骎，几度沧桑又到今。曾见会稽王内史，亲携宾客到山阴。”众曰：“然则仙及见右军耶？”乩书曰：“岂但右军，并见虎头。”狂生闻之起立曰：“二老风流。既曾亲睹，此时群贤毕至，古今人相去几何？”又书曰：“二公虽绝艺入神，然意存冲挹，雅人深致，使见者意消。骂座灌夫，自别是一流人物；离之双美，何必合之两伤？”众知有所指，相顾目笑。回视狂生，已着袜欲遁矣。此不识是何灵鬼，作此虐谑。惠安陈舍人云亭，尝题此生《寒山老木图》曰：“憔悴人间老画师，平生有恨似徐熙。无端自写荒寒景，皴出秋山鬓已丝。使酒淋漓礼数疏，谁知侠气属狂奴。他年倘续宣和谱，画师如今有灌夫。”乩所云骂座灌夫，当即指此。又不识此鬼，何以知此诗也？

舅氏张公梦征言，儿时，闻沧州有太学生，居河干。一夜，有吏持名刺叩门，言新太守过此，闻为此地巨室，邀至舟中相见。适主人以会葬，宿姻家，相距十余里。阍者持刺奔告，急命驾返，则舟已行。乃饬车马具贽币，沿岸急追，昼夜驰二百余里。已至山东德州界，逢人询问，非惟无此官，并无此舟，乃狼狈而归。惘惘如梦者数日。或疑其家多赀，劫盗欲诱而执之，以他出幸免；又疑其视贫亲友如仇，而不惜多金结权贵；近村故有狐魅，特恶而戏之。皆无左证。然乡党喧传，咸曰某太学遇鬼。先外祖雪峰公曰：“是非狐非鬼亦非盗，即贫亲友所为也。”斯言近之矣。

俗传鹊蛇斗处为吉壤，就斗处点穴，当大富贵，谓之龙凤地。余十一二岁时，淮镇孔氏田中，尝有是事，舅氏安公实斋亲见之。孔用以为坟，亦无

他验。余谓鹊以虫蚁为食，或见小蛇啄取，蛇蜿蜒拒争，有似乎斗，此亦物态之常。谅必当日曾有地师为人卜葬，指蛇鹊斗处是穴，如陶侃葬母，仙人指牛眠处为穴耳。后人见其有验，遂传闻失实，为鹊蛇斗处必吉。然则因陶侃事，谓凡牛眠处吉乎？

庆云盐山间，有夜过墟墓者，为群狐所遮，裸体反接，倒悬树杪，天晓人始见之，掇梯解下，视背上大书三字曰："绳还绳"。莫喻其意。久乃悟二十年前，曾捕一狐倒悬之，今修怨也。胡厚庵先生，仿《西涯新乐府》中，有绳还绳一篇曰："斜柯三丈不可登，谁蹑其杪如猱升。谛而视之儿倒绷，背题三字绳还绳。问何以故心懵腾，恍然忽省蹶然兴。束缚阿紫当年曾，旧事过眼如风灯。谁期狭路遭其朋，吁嗟乎，人妖异路炭与冰，尔胡肆暴先侵陵？使衔怨毒伺隙乘，吁嗟乎，无为祸首兹可惩。"即此事也。

刘香畹言，沧州近海虞有牧童，年十四五，虽农家子，颇白皙。一日，陂畔午睡，醒，觉背上似负一物。然视之无形，扪之无质，问之亦无声，怖而返，以告父母。无如之何。数日后渐似拥抱，渐似抚摩，既而渐似梦魇，遂为所污。自是媟狎无时，而无形无质无声，则仍如故。时或得钱物果饵，亦不甚多。邻塾师语其父曰："此恐是狐，宜藏猎犬，俟闻媚声时，排闼嗾攫之。"父如所教，狐鐍然破窗出，在屋上跳掷，骂童负心。塾师呼与语曰："君幻化通灵，定知世事。夫男女相悦，感以情也。然朝盟同穴，夕过别船者，尚不知其几；至若娈童，本非女质，抱衾荐枕，不过以色为市耳。当其傅粉熏香，含娇流盼，缠头万锦，买笑千金，非不似碧玉多情，回身就抱；迨富者赀尽，贵者权移，或掉臂长辞，或倒戈反噬，翻云覆雨，自古皆然。萧韶之于庾信，慕容冲之于符坚，载在史册，其尤著者也。其所施者如彼，其所报者尚如此。然则与此辈论交，如抟沙作饭矣。况君所赠，曾不及五陵豪贵之万一，而欲此童心坚金石，不亦傎乎？"语讫寂然，良久忽闻顿足曰："先生休矣。吾今乃始知吾痴！"浩叹数声而去。

田白岩言，有士人行桐柏山中，遇卤簿前导，衣冠形状，似是鬼神。甫避林内，舆中贵官已见之，呼出与语，意殊亲洽。因拜问封秩，曰："吾即此山之神。"又拜问神生何代，冀传诸人世，以广见闻。曰："子所问者人鬼，吾则地祇也。夫元黄剖判，融结万形，形成聚气，气聚藏精，精凝孕质，质立含灵，故神祇与天地并生，惟圣人通造化之原。故燔柴瘗玉，载在《六经》。自稗官琐纪创造鄙词，曰刘曰张，谓天帝有废兴；曰吕曰冯，谓河伯有夫妇。儒者病之。紫阳崛起，乃以理诂天，并皇矣之下临，亦斥为乌有；而鬼神之德，遂归诸二气之屈伸矣。夫木石之精，尚生夔罔；雨土之精，尚生羵羊。岂有乾坤斡运，元气鸿洞，反不能聚而上升，成至尊之主宰哉？观子衣冠，当为文士，试传吾语，使儒者知圣人缐报之

由。”士人再拜而退，然每以告人，辄疑以为妄。余谓此言推鬼神之末始，植义甚精，然是白岩寓言，托诸鬼神耳。赫赫灵祇，岂屑与讲学家争是非哉！

裘编修超然言，丰宜门内玉皇庙街，有破屋数间，锁闭已久，云中有狐魅。适江西一孝廉，与数友过夏（唐举子下第后读书待再试，谓之过夏。），取其地幽僻，僦舍于旁。一日，见幼妇立檐下，态殊妩媚，心知为狐，少年豪宕，意殊不惧。黄昏后，诣门作礼，祝以媟词。夜中闻牀前窸窸有声，心知狐至。暗中举手引之，纵体入怀，遽相狎昵，冶荡万状，奔命殆疲。比月上窗明，谛视，乃一白发媪，黑陋可憎，惊问：“汝谁？殊不愧赧！”自云：“本城楼上老狐，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，斥居此屋，寂寞已数载，感君垂爱，故冒耻自献耳。”孝廉怒搏其颊，欲缚箠之。撑拄摆拨间，同舍闻声，皆来助捉，忽一脱手，已琤然破窗遁。次夕，自坐屋檐，作软语相唤，孝廉诟骂，忽为飞瓦所击。又一夕，揭帷欲寝，乃裸卧牀上，笑而招手，抽刃向击，始泣骂去。惧其后至，移寓避之。登车顷，突见前幼妇自内走出，密遣小奴访问，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，昨偶到街买花粉也。

琴工钱生（以鼓琴客裘文达公，滑稽善谐戏，因面有癜风，皆呼曰“钱花脸”。来往数年，竟不能举其里居名字也。）言一选人，居会馆，于馆后墙缺，见一妇甚有姿色，衣裳故敝，而修饰甚整洁，意颇悦之。馆人有母，年五十余，故大家婢女，进退语言，均尚有矩度，每代其子应门。料其有干才，赂以金，祈谋一晤。对曰：“向未见此，似是新来，姑试侦探，作万一想耳。”越十数日，始报曰：“已得之矣。渠本良家，以贫故，忍耻出此。然畏人知，俟夜深月黑乃可来，切勿秉烛，勿言勿笑，勿使童仆及同馆闻声息，闻钟声即勿留，每夕赠以二金足矣。”选人如所约，已往来月余。一夜，邻弗戒于火，选人惶遽起，僮仆皆入室救囊箧，一人急搴帐曳茵褥，訇然有声，一裸妇堕榻下，乃馆人母也。莫不绝倒。盖京师媒妁最奸黠，遇选人纳媒，多以好女引视，面临期阴易以下材，觉而涉讼者有之；幕首入门，背灯障扇，俟定情后始觉，委曲迁就者亦有之。此媪狃于乡风，竟以身代也。然事后访问四邻，墙缺外实无此妇，或曰魅也。裘文达公曰：“是此媪引致一妓，炫诱选人耳。”

安氏从舅善鸟铳，郊原逐兔，信手而发，无得脱者，所杀殆以千百计。一日，遇一兔人立而拱，目炯炯如怒，举铳欲发，忽炸而伤指，兔已无迹，心知为兔鬼报冤，遂辍其事。又尝从禽晚归，渐已昏黑，见小旋风裹一物，火光荧荧，转旋如轮，举铳中之，乃秃笔一枝，管上微有血渍。明人小说载牛天锡供状事，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，皆能成魅，是或然欤？

奴子王廷佑之母言，青县一民家，岁除日，有卖通草花者叩门呼曰：“伫立久矣，何花钱尚不送出耶？”诘问家中，实无人买花。而卖者坚执一垂

髻女子持入。乃正纷扰间，闻一老媪急呼曰：“真大怪事，厕中敝帚柄上插花数朵也！”验取，果适所持入，乃锉而焚之，呦呦有声，血出如缕。此魅既解化形，即应潜养灵气，何乃作此变异，使人知而歼除，岂非自取其败耶？天下未有所成，先自炫耀；甫有所得，不自韬晦者，类此帚也夫。

外祖雪峰张公家奴子王玉善射，尝自新河携盐租返，遇三盗，三矢仆之，各唾面纵去。一日，携弓矢夜行，见黑狐人立，向月拜，引满一发，应弦饮羽。归而寒热大作，是夕绕屋有哭声，曰：“我自拜月练形，何害于汝？汝无故见杀，必相报恨。汝未衰，当诉诸司命耳。”数日后，窗棂上铿然有声，愕眙惊问，闻窗外语曰：“王玉，我告汝，我昨诉汝于地府，冥官见籍，乃知汝过去生中负冤讼辩，我为刑官，阴庇私囊，使你理直不得申，抑郁愤恚，自刺而死。我堕身为狐，此一矢所以报也。因果分明，我不怨你，惟当日违心枉拷，尚负汝笞掠百余，汝肯发愿免偿，则阴曹销籍，来生拜赐多矣。”语讫，似闻叩额声。王叱曰：“今生债尚不了了，谁能索前生债耶？妖鬼速去，无扰我眠！”遂寂然。世见作恶无报，动疑神理之无据，乌知冥冥之中，有如是之委曲哉？

雍正甲寅，余初随姚安公至京师，闻御史某公，性多疑。初典永光寺一宅，其地空旷，虑有盗。夜遣家奴数人，更番司铃柝，犹防其懈，虽严寒溽暑，必秉烛自巡视，不胜其劳。别典西河沿一宅，其地市碜栉比，又虑有火，每屋储水瓮，至夜铃柝巡视，如在永光寺时，不胜其劳。更典虎坊桥东一宅，与余只隔数家，见屋宇幽邃，又疑有魅，先延僧诵经放焰口，钹鼓琤琤者数日，云以度鬼；复延道士设坛，召将悬符持咒，钹鼓琤琤者又数日，云以驱狐。宅本无他，自是以后，魅乃大作。抛掷砖瓦，攘窃器物，夜夜无宁居。婢媪仆隶，因缘为奸，所损失者无算。论者皆谓妖由人兴。居未一载，又典绳匠胡同一宅，去后不通闻问，不知其作何设施矣。姚安公曰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其此公之谓乎？

钱塘陈干纬言，昔与数友泛舟至西湖深处，秋雨初晴，登寺楼远眺。一友偶吟“举世尽从忙里老，谁人肯向死前休”句，相与慨叹。寺僧微哂曰：“据所闻见，盖死尚不休也。数年前，秋月澄明，坐此楼上，闻桥畔有诟争声，良久愈厉。此地无人居，心知为鬼，谛听其语，急遽搀夺，不甚可辩，似是争墓田地界。俄闻一人呼曰：‘二君勿喧，闻老僧一言可乎？夫人在世途，胶胶扰扰，缘不知此生如梦耳。今二君梦已醒矣。经营百计以求富贵，富贵今安在乎？机械万端以酬恩怨，恩怨今又安在乎？青山未改，白骨未枯，孑然惟剩一魂。彼幻化黄粱尚能省悟，何身亲阅历，反不知万事皆空？且真仙真佛以外，自古无不死之人；大圣大贤以外，自古亦无不消之鬼。并此孑然一魂，久亦不免于澌灭，顾乃于电光石火之内，更兴蛮触之干戈，不梦中梦乎？’语讫，闻呜呜饮泣声。又闻浩叹声，曰：‘哀乐

未忘，宜乎其未齐得丧。如是挂碍，老僧亦不能解脱矣。'遂不复再语。疑其难未已也。"干纬曰："此是僧粲化之舌耳，然默验人情，实亦为理之所有。"

陈竹吟尝馆一富室。有小女奴，闻其母行乞于道，饿垂毙，阴盗钱三千与之，为侪辈所发，鞭箠甚苦。富室一楼有狐，借居数十年，未尝为祟。是日女奴受鞭时，忽楼上哭声鼎沸。怪而仰问，闻声应曰："吾辈虽异类，亦具人心。悲此女年未十几，而为母受箠，不觉失声，非敢相扰也。"主人投鞭于地，面无人色者数日。

竹吟与朱青雷游长椿寺，于鬻书画处，见一卷擘窠，书曰："梅子流酸溅齿牙，芭蕉分绿上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"款题山谷道人。方拟议真伪，一乞者在旁睨视微笑曰："黄鲁直乃书杨诚斋诗，大是异闻。"掉臂竟去。青雷讶曰："能作此语，安得乞食！"竹吟太息曰："能做此语，又安得不乞食？"余谓此竹吟愤激之谈。所谓名士习气也。聪明颖隽之士，或恃才兀傲，久而悖谬乖张，使人不敢相迩者，其势亦可以乞食；或有文无行，久而秽迹恶声，使人不屑齿录者，其势可以乞食。是岂可赋《感士不遇》哉！

一宦家子，资巨万。诸无赖伪相亲昵，诱之冶游，饮博歌舞。不数载，炊烟竟绝，顑颔以终。病革时语其妻曰："吾为人蛊惑，以至此，必讼诸地下。"越半载，见梦于妻曰："讼不胜也。冥官谓妖童娼女，本捐弃廉耻，藉声色以养生。其媚人取财，如虎豹之食人，鲸鲵之吞舟也。然人不入山，虎豹焉能食；舟不航海，鲸鲵焉能吞？汝自就彼，彼何尤焉？惟淫朋狎客，如设井以待兽，不入不止；悬饵钓鱼，不得不休，是宜阳有明刑，阴有业报耳。"又闻有书生昵一狐女，病瘵死，家人清明上冢，见少妇奠酒焚楮钱，伏哭甚哀。其妻识是狐女，遥詈曰："死魅害人，雷行且诛，汝尚假慈悲耶？"狐女裣衽徐对曰："凡我辈女求男者，是为采补，杀人过多，天理不容也；男求女者，是为情感，耽玩过度，以致伤生。正如夫妇相悦，成疾夭折，事由自取。鬼神不追理其衽席也，姊何责耶？"此二事足相发明也。

干宝《搜神记》载马势妻蒋氏事，即今所谓走无常也。武清王庆垞曹氏有佣媪，充此役。先太夫人尝问以："冥司追摄，岂乏鬼卒，何故须汝辈？"曰："病榻必有人环守，阳光炽盛，鬼卒难近也。又或有真贵人，其气旺，有真君子，其气刚，尤不敢近。又或兵刑之官，有肃杀之气，强悍之徒，有凶戾之气，亦不能近。惟生魂体阴，而阳气盛，无虑此数事，故必携之以为备。"语颇近理，似非媪所能臆撰也。

河间一旧家，宅上忽有鸟十余，哀鸣旋绕，其音甚悲，若曰："可惜，可惜。"知非佳兆，而莫测兆何事。数日后，乃知其子鬻宅偿博负，鸟啼之

时，即书劵之时也。岂其祖父之灵所凭欤？为人子孙者，闻此宜怆然思矣。

有游士借居万柳堂。夏日，湘帘榧几，列古砚七八，古器铜器磁器十许，古书册画卷又十许，笔牀水注、洒盏茶瓯、纸扇棕拂之类，皆极精致。壁上所粘，亦皆名士笔迹。焚香宴坐，琴声铿然，人望之若神仙，非高轩驷马不能登其堂也。一日，有道士二人相携游览，偶过所居，且行且言曰："前辈有及见杜工部者，形状殆如村翁。吾曩在汴京，见山谷东坡亦都似措大风味，不及近日名流有许多家事。"朱导江时偶同行，闻之怪讶，窃随其后，至马车杂处，红尘涨合，倏已不见，竟不知是鬼是仙。

乌鲁木齐遣犯刘刚，骁健绝伦，不耐耕作，伺隙潜逃。至根克忒，将出境矣。夜遇一叟，曰："汝逋亡者耶？前有卡伦（卡伦，戍守了望者，克之地也。），恐不得过，不如暂匿我室中，候黎明耕者毕出，可杂其中以脱也。"刚从之。比稍辨色，觉恍如梦醒，身坐老树腹中，再视叟，亦非昨貌，谛审之，乃夙所手刃弃尸深涧者也。错愕欲起，逻骑已至，乃弭首就擒。军屯法遣犯私逃，二十日内自归者，尚可贷死，刚就擒在二十日将曙，介在两歧，屯官欲迁就活之，刚自述所见，知必不免，愿早伏法，乃送辕行刑。杀人于七八年前，久无觉者，而游魂为厉，终索命于二万里外，其可畏也哉！

日南防守栅兵王十，姚安公旧仆夫也。言乾隆辛酉夏，夜坐高庙纳凉，暗中见二人坐阁下，疑为盗，静伺所往。时绍兴会馆西商放债者，演剧赛神，金鼓声未息，一人曰："此辈殊快乐，但巧算剥削，恐造业亦深。"一人曰："其间亦有差等。昔闻判司论此事，凡选人或需次多年，旅食匮乏；或赴官远地，资斧艰难，此不得已而举借。其中苦况，不可殚陈。如或乘其急迫，抑勒多端，使进退触藩，茹酸书劵，此其罪与劫盗等。阳律不过笞杖，阴律则当堕泥犁。至于冶荡性成，骄奢习惯，预期到官之日，可取诸百姓以偿补，遂指以称贷，肆意繁华，已经负债如山，尚复挥金如土。致渐形竭蹶，日见追呼，铨授有官，逋逃无路，不得不吞声饮恨，为几上之肉，任若辈之宰烹。积数既多，取偿难必，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当，在彼为势所必然，在此为事由自取。阳官科断，虽有明条，鬼神固不甚责之也。"王闻是语，疑不类生人。俄歌吹已停，二人并起，不待启钥，已过栅门。旋闻道路传喧酒阑客散，有一人中暑暴卒。乃知二人为追摄之鬼也。

莆田林生霈言，闽中一县令，罢官居馆舍。夜有盗破扉而入，一媪惊呼，刃中脑仆地。僮仆莫能出，有逻者素弗善所为，亦坐视，盗遂肆意搜掠。其幼子年十四五，以锦衾蒙首卧，盗掣取衾，见姣丽如好女，嘻笑抚摩，似欲为无礼。中刃媪突然跃起，夺取盗刀，迳负是子夺门去，追者皆被伤，乃仅捆载所劫去。县令怪媪已六旬，素不闻其能技击，何勇鸷乃尔。

急往寻视，则媪挺立大言曰：“我某都某甲也，曾蒙公再生恩，殁后执役土神祠，闻公被劫，特来视。宦赀是公刑求所得，冥官判饱盗橐，我不敢救。至侵及公子，则盗罪当诛，故附此媪与之战。公努力为善，我去矣！”遂昏昏如醉卧，救苏问之，懵然不忆。盖此令遇贫人与贫人讼，剖断亦甚公明，故卒食其报云。

州县官长随，姓名籍贯皆无一定，盖预防奸赃败露，使无可踪迹追捕也。姚安公尝见房师石窗陈公一长随，自称山东朱文；后再见于高淳令梁公润堂家，则自称河南李定。梁公颇倚任之。临启程时，此人忽得异疾，乃托姚安公暂留于家，约痊时续往。其疾自两足趾，寸寸溃腐，以渐而上，至胸膈穿漏而死。死后检其囊，箧有小册，作蝇头字，记所阅凡十七官，每官皆疏其阴事。详载某时某地某人与闻，某人旁睹，以及往来书札，谳断案牍，无一不备录。其同类有知之者曰：“是尝挟制数官矣。其妻亦某官之侍婢，盗之窃逃，留一函于几上，官竟不敢追也。今得是疾，岂非天道哉？”霍文易曰：“此辈依人门户，本为舞弊而来。譬彼养鹰，断不能责以食谷，在主人善驾驭耳。如善其便捷，任以耳目心腹，未有不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者。此人不足责，吾责彼十七官也。”姚安公曰：“此言犹未揣其本。使十七官者，绝无阴事之可书，虽此人日日橐笔，亦何能为哉？”

理所必无者，事或竟有，然究亦理之所有也，执理者自泥古耳。献县近岁有二事，一为韩守立妻俞氏，事祖姑至孝。乾隆庚辰，祖姑失明，百计医祷，皆无验。有黠者绐以刲肉燃灯，祈神佑，则可速愈，妇不知其绐也，竟刲肉燃之。越十余日，祖姑目竟复明。夫受绐亦愚矣，然惟愚故诚，惟诚故鬼神为之格，此无理而有至理也。一为丐者王希圣，足双挛，以股代足，以肘撑之行。一日，于路得遗金二百，移橐匿草间，坐守以待觅者。俄商家主人张际飞，仓皇寻至，叩之，语相符，举以还之。际飞请分取，不受。延至家，议养赡终其身。希圣曰：“吾形残废，天所罚也。违天坐食，将必有大咎。”毅然竟去。后困卧斐圣公祠下（斐圣公不知何时人，志乘亦不能详。土人云，祈雨时有验。），忽有醉人曳其足，痛不可忍，醉人去后，足已伸矣，由是遂能行，至乾隆己卯乃卒。际飞，故先祖门客，余犹及见，自述此事甚详。盖希圣为善宜受报，而以命自安，不受人报，故神代报也。非似无理而亦有至理乎？戈芥舟前辈尝载此二事于县志。讲学家颇病其语怪，余谓芥舟此志，惟乩仙联句及王生殇子二条，偶不割爱耳。全书皆体例谨严，具有史法，其载此二事，正以见匹夫匹妇，足感神明，用以激发善心，砥砺薄俗，非以小说家言滥登舆记也。汉建安中，河间太守刘照妻，葳蕤锁事，载《录异传》；晋武帝时，河间女子剖棺再活事，载《搜神记》，皆献邑故实，何尝不删薙其文哉？

外叔祖张公紫衡家有小圃，中筑假山，有洞曰泄云洞。前为尽菊地，山后养数鹤。有王昊庐先生，集欧阳永叔、唐彦谦句，题联曰：“秋花不比春

花落，尘梦乃知鹤梦长。”颇为工切。一日，洞中笔砚移动，满壁皆摹仿此十四字，拗捩欹斜，不成点画。用笔或自下而上，自右而左，或应连者断，应断者连，似不识字人所书。疑为童稚游戏，重垩鐍而其户。越数日，启视复然，乃知为魅。一夕，闻格格磨墨声，持刃突入掩之，一老猴跃起冲人去，自是不复见矣。不知其学书何意也？余尝谓小说载异物能文翰者，惟鬼与狐差可信。鬼本人，狐近于人也，其他草木禽兽何自知声病？至于浑家门客，并苍蝇、草帚亦具能诗，即属寓言，亦不应荒诞至此。此猴岁久通灵，学人涂抹，正其顽劣之本色，固不必有所取义耳。

第八卷 如是我闻二

先叔仪南公言，有王某曾某，素相善。王艳曾之妇，乘曾为盗所诬引，阴贿吏毙于狱。方营求媒妁，意忽自悔，遂辍其谋。拟为作功德解冤，既而念佛法有无未可知，乃迎曾父母妻子于家，奉养备至，如是者数年。耗其家赀之半，曾父母意不自安，欲以妇归王，王固辞，奉养益谨。又数年，曾母病，王侍汤药，衣不解带，曾母临殁曰："久蒙厚恩，来世何以为报乎？"王乃叩首流血，具陈其实，乞冥府见曾为解释。母慨诺，曾父亦作手书一札，纳曾母袖中曰："死果见儿，以此付之，如再修怨，黄泉下无相见也。"后王为曾母营葬，督工劳倦，假寐圹侧，忽闻耳畔大声曰："冤则解矣，尔有一女，忘之乎！"惕然而寤。遂以女许嫁其子，后竟得善终。以必不可解之冤，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，真狡黠人哉！然如是之冤有可解，知无不可解之冤矣。亦足为悔罪者劝也。

从兄旭升言，有丐妇甚孝其姑，尝饥踣于路，而手一盂饭不肯释，曰："姑未食也。"自云初亦仅随姑乞食，听指挥而已。一日，同栖古庙，夜闻殿上厉声曰："尔何不避孝妇，使受阴气发寒热？"一人称："手捧急檄，仓卒未及睹。"又闻叱责曰："忠臣孝子，顶上神光照数尺，尔岂盲耶？"俄闻鞭箠呼号声，久之乃寂。次日至村中，果闻一妇馌田，为旋风所扑，患头痛。问其行事，果以孝称。自是感动，事姑恒恐不至云。

旭升又言，县吏李懋华，尝以事诣张家口。于居庸关外，夜失道，暂憩山畔神祠。俄灯光晃耀，遥见车骑杂遝，将至祠门，意是神灵，伏匿庑下。见数贵官并入祠，坐左侧似是城隍，中四五座则不识何神。数吏抱簿陈案上，一一检视。窃听其语，则勘验一郡善恶也。一神曰："某妇事亲无失礼，然文至而情不至；某妇亦能得舅姑欢，然退与其夫有怨言。"一神曰："风俗日偷，神道亦与人为善。阴律孝妇延一纪，此二妇减半可也。"佥曰："善。"俄一神又曰："某妇至孝而至淫，何以处之？"一神曰："阳律犯淫罪止杖，而不孝则当诛，是不孝之罪重于淫也。不孝之罪重，则能孝者福亦重，轻罪不可削重福，宜舍淫而论其孝。"一神曰："服劳奉养，孝之小者；亏行辱亲，不孝之大者。小孝难赎大不孝，宜舍孝而科其淫。"一神曰："孝大德也，非他恶所能掩；淫大罚也，非他善所能赎。宜罪福各受其报。"侧坐者罄折请曰："罪福相抵可乎？"神掉首曰："以淫而削孝之福，是使人疑孝无福也；以孝而免淫之罪，是使人疑淫无罪也，相抵恐不可。"一神隔坐言曰："以孝之故，虽至淫而不加罪，不使人愈知孝乎？以淫之故，虽孝而不获福，不使人愈戒淫乎？相抵是。"一神沉思良久曰："此事出入颇重大，请命于天曹可矣。"语讫俱起，各命驾而散。李故老吏娴案牍，阴记其语，反覆思之不能决。不知天曹作何判断也。

董曲江言，邻县一嫠妇，夏夜为盗撬窗入，乘夜睡污之，醒而惊呼，则逸矣。愤恚病卒，竟不得贼之主名。越四载余，忽村民李十雷震死。一妇合掌诵佛曰：“某妇之冤雪矣。当其呼救之时，吾亲见李十跃墙出，畏其悍而不敢言也。”

西城将军教场一宅，周兰坡学士尝居之。夜或闻楼上吟哦声，知为狐，弗讶也。及兰坡移家，狐亦他徙。后田白岩僦居数月，狐乃复归。白岩祭以酒脯，并陈祝词于几曰：“闻此蜗庐，曾停鹤驭，复闻飘然远引，似桑下浮图；鄙人匏系一官，萍飘十载，拮据称贷，卜此一廛。数夕来欬笑微闻，似仙舆复返。岂鄙人德薄，故尔见侵？抑夙有因缘，来兹聚处欤？既承惠顾，敢拒嘉宾。惟冀各守门庭，使幽明异路，庶均归宁谧；异苔不害于同岑，敬布腹心，伏惟鉴烛。”次日，楼前飘堕一帖云：“仆虽异类，颇悦诗书。雅不欲与俗客伍。此宅数十年来，皆词人栖息，惬所素好，故挈族安居。自兰坡先生翻然舍我，后来居者，目不胜驵侩之容，耳不胜歌吹之音，鼻不胜酒肉之气。迫于无奈，窜迹山林。今闻先生山薑之季子，文章必有渊源，故望影来归，非期相扰。自今以往，或检书獭祭，偶动芸签；借笔鸦涂，暂磨鸜眼。此外如一毫陵犯，任先生诉诸明神。愿廓清襟，勿相疑贰。”末题“康默顿首顿首”。从此声息不闻矣。白岩尝以此帖示客，斜行淡墨，似匆匆所书。或曰：“白岩托迹微官，滑稽玩世，故作此以寄诙嘲，寓言十九。”是或然欤？然此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，不应俗人雅魅，叠见一时。又同出于山左，或李因田事而附会，或田因李事而推演，均未可知。传闻异词，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。

一故家子，以奢纵婴法网。殁后数年，亲串中有召仙者，忽附乩自道姓名，且陈愧悔。既而复书曰：“仆家法本严，仆之罹祸，以太夫人过于溺爱，养成骄恣之性，故陷之井而不知耳。虽然仆不怨太夫人，仆于过去生中负太夫人命，故今以爱之者杀之，隐藏其冤。因果牵缠，非偶然也。”观者皆为太息。夫偿冤而为逆子，古有之矣；偿冤而为慈母，载籍之所未睹也。然据其所言，乃凿然中理。

宛平何华峰，官宝庆同知时，山行疲困，望水际一草庵，投之暂憩。榜曰“孤松庵”，门联曰：“白鸟多情留我住，青山无语看人忙。”有老僧应门延入，具茗，颇香洁，而落落无宾主意。室三楹，亦甚朴雅，中悬画佛一轴，有八分书题曰：“半夜钟磬寂，满庭风露清。琉璃青黯黯，静对古先生。”不署姓名，印章亦模糊不辨。旁一联曰：“花幽防引蝶，云懒怯随风。”亦不题款。指问：“此师自题耶？”漠然不应，以手指耳而已。归途再过其地，则波光岚影，四顾萧然，不见向庵所在。从人记遗烟筒一枝，寻之，尚在老柏下。竟不知是佛祖是鬼魅也。华峰画有《佛光示现卷》，并自记始末甚悉。华峰殁后，想已云烟过眼矣。

族兄次辰言，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，尝游嵩山，见女子汲溪水，试求饮，欣然与一瓢；试问路，亦欣然指示。因共坐树下语。似颇涉翰墨，不类田家妇，疑为狐魅。爱其娟秀，且相款洽。女子忽振衣起曰：“危乎哉，吾几败！”怪而诘之，赧然曰：“吾从师学道百余年，自谓此心如止水。师曰：‘汝能不起妄念耳，妄念故在也。不见可欲故不乱，见则乱矣。平沙万顷，中留一粒草子，见雨即芽。汝魔障将至，明日试之当自知。’今果遇君。问答流连，已微动一念；再片刻，则不自持矣。危乎哉，吾几败！”踊身一跃，直上木杪，瞥如飞鸟而去。

次辰又言，族祖征君公讳炅，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，以天性疏放，恐妨游览，称疾不预试。尝至登州观海市，过一村塾小憩。见案上一旧端砚，背刻狂草十六字曰：“万木萧森，路古山深。我坐其间，写上堵吟。”侧书惜哉此叟四字，盖其号也。问所自来，塾师云：“村南林中有厉鬼，夜行者遇之辄病。一日，众伺其出，持其杖击之，追至一墓而灭。因共发掘，于墓中得此砚，我以粟一斗易之也。”按上堵吟乃孟达作，是必胜国旧臣，降而复叛，败窜山林以死者。生既进退无据，殁又不自潜藏，取暴骨之祸。真顽梗不灵之鬼哉。

海之有夜叉，犹山之有山魈，非鬼非魅，乃自一种类，介乎人物之间者也。刘石庵参知言，诸城滨海处，有结寮捕鱼者。一日，众皆掉舟出，有夜叉入其寮中，盗饮其酒尽一罂，醉而卧，为众所执，束缚捶击，毫无灵异，竟困踣而死。

族侄贻孙言，昔在潼关宿一驿，月色满窗，见两人影在窗上，疑为盗，谛视则腰肢纤弱，鬟髻宛然，似一女子将一婢。穴纸潜觑，乃不睹其形，知为妖魅，以佩刀隔棂斫之，有黑烟两道，声如鸣镝，越屋脊而去。恶其次夜复来，戒仆借鸟铳以俟。夜半果复见影，乃二虎对蹲，与仆发铳并击，应声而灭，自是不复至。疑本游魂，故无形质，阳光震烁，消散不能聚矣。

献县王生相御，生一子，有抱之者，辄空中掷与数十钱。知县杨某往视，乃掷下白金五星，此子旋夭亡，亦无他异。或曰：“王生倩作戏术者搬运之，将托以箕敛。”或曰：“狐所为也。”是皆不可知。然居官者遇此等事，即确有鬼凭，亦当禁治，使勿荧民听，正不必论其真妄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，雍正末年，东光城内，忽一夜家家犬吠声若潮涌，皆相惊出视。月下一人，披发至腰，蓑衣麻带，手执巨袋，袋内有千百鹅鸭声，挺立人家屋脊上，良久又移过别家。次日，凡所立之处，均有鹅鸭二三只自檐掷下。或烹而食，与常畜者味无异，莫知何怪。后凡得鹅鸭之家，皆有死丧。乃知为凶煞偶现也。先外舅马公周箓家，是夜亦得二鸭，是岁其弟靖逆同知庚长公卒，信又聃先生语不谬。顾自古及今，遭丧者恒河沙

数，何以独示兆于是夜？是夜之中，何以独示兆于数家？其示兆皆掷以鹅鸭，又义何所取？鬼神之故，有可知有不可知，存而不论可矣。

道士王昆霞言，昔游嘉禾，新秋爽朗，散步湖滨，去人稍远。偶遇宦家废圃，丛篁老木，寂无人踪，徙倚其间，不觉昼寝。梦古衣冠人长揖曰："岑寂荒林，罕逢嘉宾。既见君子，实慰素心，幸勿以异物见摈。"心知是鬼神，诘所从来。曰："仆耒阳张湜，元季流寓此邦，殁而旅葬。爱其风土，无复归思。园林凡易十余主，栖迟未能去也。"问："人皆畏死乐生，尔何独耽鬼趣？"曰："死生虽殊，性灵不改，境界亦不改。山川风月，人见之，鬼亦见之；登临吟咏，人有之，鬼亦有之。鬼何不如人？且幽深险阻之胜，人所不至，鬼得以魂游；萧寥清绝之景，人所不睹，鬼得以夜赏。人且有时不如鬼。彼夫畏死而乐生者，由嗜欲撄心，妻孥结恋，一旦舍之入冥漠，如高官解组，息迹林泉，势不能不戚戚。不知本住林泉，耕田凿井，恬熙相安，原无所戚戚于中也。"问："六道轮回，事有主者，何以竟得自由？"曰："求生者如求官，惟人所命；不求生者如逃名，惟己所为。苟不求生，神不强也。"又问："寄怀既远，吟咏必多。"曰："兴之所至，或得一联一句，率不成篇，境过即忘，亦不复追索。偶然记忆可质高贤者，才三五章耳。"因朗吟曰："残照下空山，溟色苍然合。"昆霞击节。又吟曰："黄叶…"甫得二字，忽闻噪叫声，霍然而悟。则渔艇打桨相呼也。再倚杖瞑坐，不复成梦矣。

昆霞又言，其师精晓六壬，而不为人占。昆霞为童子时，一日蚤起，以小札付之曰："持此往某家借书，定以申刻至。先期后期皆笞汝。"相去七八十里，竭蹶仅至，则某家兄弟方阋墙。启视其札，惟小字一行曰："借《晋书．王祥传》一阅。"兄弟相顾默然，斗遂解。盖其弟正继所生云。

嘉峪关外有戈壁，径一百二十里，皆积沙无寸土，惟居中一巨阜，名天生墩，戍卒守之，冬积冰，夏储水，以供驿使之往来。初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，疑此墩本一土山，为飞沙所没，仅露其顶。既有山必有水，发卒凿之，穿至数十丈，忽持锸者皆堕下。在穴上者俯听之，闻风声如雷吼，乃辍役。穴今已圮。余出塞时，仿佛尚见其遗迹。案佛氏有地水风火穴之说，余闻陕西有迁葬者，启穴时棺已半焦，茹千总大业亲见之，皆地火所灼。又献县刘氏母卒，合葬启穴，不得其父棺，迹之，乃在七八步外，倒植地中。先姚安公亲见之。彭芸楣参知亦云，其乡有迁葬者，棺中之骨，攒聚于一角，如积薪然。盖地风所吹也。是知大气斡运于地中，阴气化水，阳气则化风化火。水土同为阴类，一气相生，故无处不有。阳气则包于阴中，其微者，烁动之性为阴所解；其稍壮者，聚而成硫黄丹砂矾石之类；其最盛者，郁而为风为火，故恒聚于一所，不处处皆见耳。

伊犁城中无井，皆汲水于河。一佐领曰："戈壁皆积沙无水，故草木不生。今城中多老树，苟其下无水，树安活？"乃拔木就根下凿井，果皆得

泉，特汲须修绠耳。知古称雍州厚土水深，灼然不谬。徐舍人蒸远，曾预斯役，尝为余言，此佐领可云格物。蒸远能举其名，惜忘之矣。后乌鲁木齐筑城时，鉴伊犁之无水，乃卜地通津，以就流水。余作是地杂诗有曰："半城高阜半城低，城内清泉尽向西。金井银牀无处用，随心引取到花畦。"纪其实也。然或雪消水涨，则南门为之不开。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，登冈顶关帝祠戏楼，则城中纤微皆见。故余诗又曰："山围草木翠烟平，迢递新城接旧城。行到丛祠歌舞处，绿氍毹上看棋枰。"巴公彦弼镇守时，参将海起云："请于山麓坚筑小堡，为倚角之势。"巴公曰："汝但能野战，汝不知兵。北山虽俯瞰城中，敌或结棚，可筑炮台仰击。火性炎上，势便而利，地势逼近，取准亦不难。彼虽众，不能屯聚也。如筑小堡于上，兵多则地狭不能容，兵少则力弱不能守。为敌所据，反资以保障矣。"诸将莫不叹服。因记伊犁凿井事，并附录之于后。

乌鲁木齐泉甘土沃，虽花草亦皆繁盛。江西蜡五色毕备，朵若巨杯，瓣葳蕤如洋菊，虞美人花大如芍药。大学士温公以仓场侍郎出镇时，阶前虞美人一丛，忽变异色，瓣深红如丹砂，心则浓绿如鹦鹉，映日灼灼有光，似金星隐耀，虽画设色不能及。公旋擢福建巡抚去。余以彩线系花梗，秋收其子，次岁种之，仍常花耳。乃知此花为瑞兆，如扬州芍药，偶开金带围也。

辛彤甫先生记异诗曰："六道谁言事杳冥，人羊转毂迅无停。三弦弹出边关调，亲见青驴侧耳听。"康熙辛丑馆余家日作也。初里人某货郎，逋先祖多金不偿，且出负心语。先祖性豁达，一笑而已。一日午睡起，谓姚安公曰："某货郎死已久，顷忽梦之，何也？"俄圉人报马生一青骡，咸曰："某货郎偿夙逋也。"先祖曰："负我偿者多矣，何独某货郎来偿？某货郎负人亦多矣，何独来偿我？事有偶合，勿神其说，使人子孙蒙耻也。"然圉人每戏呼某货郎，转昂首作怒状。平生好弹三弦，唱边关调，或对之作此曲，辄耸耳以听云。

古书字以竹简，误则以刀削改之，故曰刀笔。黄山谷名其尺牍曰刀笔，已非本义。今写讼牒者称刀笔，则谓笔如刀耳，又一义矣。余督学闽中时，一生以导人诬告，戍边。闻其将败前，方为人构词，手中笔爆然一声，中裂如劈，恬不知警，卒及祸。又文安王岳芳言，其乡有构陷善类者，方具草，讶字皆赤色，视之乃血自毫端出。投笔而起，遂辍是业，竟得令终。余亦见一善讼者，为人画策，诬富民诱藏其妻。富民几破家，案尚未结，而善讼者之妻竟为人所诱逃。不得主名，竟无所用其讼。

天道乘除，不能尽测。善恶之报，有时应，有时不应，有时即应，有时缓应，亦有时示巧应。余在乌鲁木齐时，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，为逋负过多，迫而自缢。余饬吏销除其名籍，见原案注语云："为重利盘剥，逼死人命事。"

乌鲁木齐巡检所驻曰呼图壁，呼图译言鬼，呼图壁译言有鬼也。尝有商人夜行，暗中见树下有人影，疑为鬼，呼问之。曰：“吾日暮抵此，畏鬼不敢前，待结伴耳。”因相趁共行，渐相款洽，其人问：“有何急事，冒冻夜行？”商人曰：“吾夙负一友钱四千，闻其夫妇俱病，饮食药饵恐不给，故往送还。”是人却立树背曰：“本欲祟公，求小祭祀。今闻公言，乃真长者，吾不敢犯公，愿为公前导，可乎？”不得已，姑随之。凡道路险阻，皆预告。俄缺月微升，稍能辨物，谛视乃一无首人，栗然却立，鬼亦奄然而灭。

冯巨源官赤城教谕时，言赤城山中一老翁，相传元代人也。巨源往见之，呼为仙人。曰：“我非仙，但吐纳导引，得不死耳。”叩其术，曰：“不离乎《丹经》，而非《丹经》所能尽。其分寸节度，妙极微芒，苟无口诀真传，但依法运用，如检谱对弈，弈必败；如拘方治病，病必殆。缓急先后，稍一失调，或结为痈疽，或滞为拘挛，甚或精气瞀乱，神不归舍，竟至于颠痫，是非徒无益已也。”问：“容成彭祖之术可延年乎？”曰：“此邪道也。不得法者，祸不旋踵；真得法者，亦仅使人壮盛。壮盛之极，必有决裂横溃之患。譬如悖理聚财，非不骤富，而断无久享之理。公毋为所惑。”又问：“服食延年，其法如何？”曰：“药所以攻伐疾病，调补气血，而非所以养生。方士所饵，不过草木金石。草木不能不朽腐，金石不能不消化，彼且不能自存，而谓借其余气，反长存乎？”又问：“得仙者果不死欤？”曰：“神仙可不死，而亦时时可死。夫生必有死，物理之常；炼气存神，皆逆而制之者也。逆制之力不懈，则气聚而神亦聚；逆制之力或疏，则气消而神亦消，消则死矣。如多财之家，俭勤则长富，不勤不俭则渐贫，再加以奢荡，则贫立至。彼神仙者，固亦兢兢然，恐不自保，非内丹一成，即万劫不坏也。”巨源请执弟子礼。曰：“公于此道无缘，何必徒荒其本业，不如其已。”巨源怅然而返。景州戈鲁斋为余述之，称其言皆笃实，不类方士之炫惑云。

先姚安公言，有扶乩治病者，仙自称芦中人。问：“岂伍相国耶？”曰：“彼自隐语，吾真以此为号也。”其方时效时不效，曰：“吾能治病，不能治命。”一日，降牛丈希英（姚安公称牛丈字，作此二字，音未知是否。牛讳瑍，娶前母安太夫人。）家，有乞虚损方者，仙判曰：“君病非药所能治，但遏除嗜欲，远胜于草根树皮。”又有乞种子方者，仙判曰：“种子有方，并能神效。然有方与无方同，神效亦与不效同。夫精血化生，中含欲火，尚毒发为痘，十中必损其一二。况助以热药，抟结成胎，其蕴毒必加数倍。故每逢生痘，百不一全。人徒于夭折之时，惜其不寿，而不知未生之日，已伏必死之机。生如不生，亦何贵乎种耶？此理甚明，而昔贤未悟。山人志存济物，不忍以此术欺人也。”其说其理，皆医家所不肯言，或真有灵鬼凭之欤？又闻刘季箴先生尝与论医，乩仙云：“公补虚好用参。夫虚证种种不同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，不通治各证。以脏腑而论，

参惟至上焦中焦，而下焦不至焉；以荣卫而论，惟至气分，而血分不至焉。肾肝虚与阴虚，而补以参，庸有济乎？岂但无济，亢阳不更煎铄乎？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，今采参者，得即蒸之，何处得有生参乎？古者参出于上党，秉中央土气，故其性温厚，先入中宫。今上党气竭，惟用辽参，秉东方春气，故其性发生，先升上部。即以药论，亦各有运用之权。愿公审之。”季箴极不以为然。余不知医，并附录之，待精此事者论定焉。

歙人蒋紫垣，流寓献县程家庄，以医为业。有解砒毒方，用之即痊，然必邀取重赀，不满所欲，则坐视其死。一日，暴卒，见梦于居停主人，曰：“吾以耽利之故，误人九命矣。死者诉于冥司，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。今将转轮，赂鬼卒，得来见君，特以此方奉授，君能持以活一人，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。”言讫，涕泣而去，曰：“吾悔晚矣，其方以防风一两，研为末，水调服之而已。无他秘药也。”又闻诸沈丈丰功曰：“冷水调石青，解砒毒如神。”沈丈平生不妄语，其方当亦验。

老儒刘挺生，言东城有猎者，夜半睡醒，闻窗纸淅淅作响。俄又闻窗下窸窣声，披衣叱问，忽答曰：“我鬼也，有事求君，君勿怖。”问其何事，曰：“狐与鬼自古不并居。狐所窟穴之墓，皆无鬼之墓也。我墓在村北三里许，狐乘我他往，聚族居之，反驱我不得入。欲与斗，则我本文士，必不胜；欲讼诸土神，即幸而得申，彼终亦报复，然又必不胜。惟得君等行猎时，或绕道半里，数过其地，则彼必恐怖而他徙矣。然倘有所遇，勿遽殪获，恐事机或泄，彼又修怨于我也。”猎如其言，后梦其来谢。夫鹊巢鸠据，事理本直，然力不足以胜之，则避而不争；力足以胜之，又长虑深思，而不尽其力。不求幸胜，不求过胜，此其所以终胜欤？孱弱者遇强暴，如此鬼可矣。

舅氏张公健亭言，沧州牧王某，有爱女婴疾沉困。家人夜入书斋，忽见其对月独立花阴下，悚然而返，疑为狐魅托形，嗾犬扑之，倏然灭迹。俄室中病者曰：“顷梦至书斋看月，意殊爽适。不虞犬至，几不得免，至今犹悸汗。”知所见乃其生魂也。医者闻之，曰：“是形神已离，虽卢扁莫措矣。”不久果卒。

闽有方竹；燕山之柿形微方，此各一种也。山东益都有方柏，盖一株偶见，他柏树则不方。余八九岁时，见外祖家介祉堂中，有菊四盎，开花皆正方瓣，整齐如裁剪。云得之天津查氏，名黄金印。先姚安公乞其根归，次岁花渐圆，再一岁则全圆矣。或曰：“花原常菊，特种者别有法。如靛浸莲子，则花青；墨揉玉簪之根，则花黑也。”是或一说欤？

家奴宋遇，病革时忽张目曰：“汝兄弟辈来耶？限在何日？”既而自语曰：“十八日亦可。”时一讲学者馆余家，闻之哂曰：“谵语也。”届期果

死。又哂曰："偶然耳。"申铁蟾方与共食，投箸太息曰："公可谓笃信程朱矣。"

奇节异烈，湮没无传者，可胜道哉！姚安公闻诸云台公曰："明季避乱时，见夫妇同逃者，其夫似有腰缠，一贼露刃追之急，妇忽回身屹立，待贼至，突抱其腰，贼以刃击之，血流如注，坚不释手，比气绝而仆，则其夫脱去久矣。惜不得其名姓。"又闻诸镇番公曰："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，至屠人鬻肉，官弗能禁。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餐，见少妇裸体伏俎上，绷其手足，方汲水洗涤。恐怖战悚之状，不可忍视。客心悯恻，倍偿赎之。释其缚，助之着衣，手触其乳。少妇艴然曰：'荷君再生，终身贱役无所悔。然为婢媪则可，为妾媵则必不可，吾惟不肯事二夫，故鬻诸此也，君何遽相轻薄耶？'解衣掷地，仍裸体伏俎上，瞑目受屠。屠恨之，生割其股肉一脔，哀号而已，终无悔意。惜亦不得其姓名。"

肃宁王太夫人，姚安公姨母也，言其乡有嫠妇，与老姑抚孤子，七八岁矣。妇故有色，媒妁屡至，不肯嫁。会子患痘甚危，延某医诊视，某医与邻媪密语曰："是证吾能治，然非妇荐枕，决不往。"妇与姑皆怒谇。既而病将殆，妇姑皆牵于溺爱，私议者彻夜，竟饮泣曲从。不意施治已迟，迄不能救。妇悔恨投缳殒。人但以为痛子之故，不疑有他。姑亦深讳其事，不敢显言。俄而医死，俄而其子亦死，室弗戒于火，不遗寸缕，其妇流落入青楼，乃偶以告所欢云。

余布衣萧客言，有士人宿会稽山中，夜间隔涧有讲诵声，侧耳谛听，似谈古训诂。次日，越涧寻访，杳无踪迹。徘徊数日，冀有所逢。忽闻木杪人语曰："君嗜古乃尔，请此相见。"回顾之顷，石室洞开，室中列坐数十人，皆掩卷振衣，出相揖让。士人视其案上，皆诸经注疏。居首坐者拱手曰："昔尼山奥旨，传在经师。虽旧本犹存，斯文未丧，而新说叠出，嗜古者稀。先圣恐久而渐绝，乃搜罗鬼箓，征召幽灵，凡历代通儒精魂尚在者，集于此地，考证遗文，以此转轮生于人世，冀递修古学，延杏坛一线之传。子其记所见闻告诸同志，知孔孟所式凭，在此不在彼也。"士人欲有所叩，忽已梦醒，乃倚坐老松之下。萧客闻之，裹粮而往，攀萝扪葛，一月有余，无所睹而返。此与朱子颖所述经香阁事大旨相类。或曰："萧客喜谈古义，尝撰《古经解钩沉》，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戏之。"是未可知。或曰："萧客造此言以自托降生之一。"亦未可知也。

姚安公官刑部日，同官王公守坤曰："吾夜梦人浴血立，而不识其人，胡为乎来耶？"陈公作梅曰："此君恒恐误杀人，惴惴然如有所歉，故缘心造象耳。本无是鬼，何由识其为谁？且七八人同定一谳牍，何独见梦于君？君勿自疑。"佛公伦曰："不然。同事则一体，见梦于一人，即见梦于人人也。我辈治天下之狱，而不能虑天下之囚。据纸上之供词，以断生死，何自识其人哉？君宜自儆，我辈皆宜自儆。"姚安公曰："吾以佛公之论为

然。”

吕太常含辉言，京师有富室娶妇者，男女并韶秀，亲串皆望若神仙，窥其意态，夫妇亦甚相悦。次日天晓，门不启，呼之不应，穴窗窥之，则左右相对缢，视其衾已合欢矣。婢媪皆曰：“是昨夕已卸装，何又着盛服而死耶？”异哉！此狱虽皋陶不能听矣。

里胥宋某，所谓东乡太岁者也。爱邻童秀丽，百计诱与狎，为童父所觉，迫童自缢。其事隐密竟无人知。一夕，梦被拘至冥府，云为童所诉。宋辩曰：“本出相怜，无相害意。死由尔父，实出不虞。”童言：“尔不诱我，何缘受淫？我不受淫，何缘得死？推原祸本，非尔其谁？”宋又辩曰：“诱虽由我，从则由尔。回眸一笑，纵体相从者谁乎？本未强干，理难归过。”冥官怒叱曰：“稚子无知，陷尔机井。饵鱼充馔，乃反罪鱼耶？”拍案一呼，栗然惊悟。后官以贿败，宋名丽案中，祸且不测。自知业报，因以梦备告所亲。逮及狱成，乃仅拟城旦，窃谓梦境无凭也。比三载释归，则邻叟恨子之被污，乘其妇独居，饵以重币，已见金夫，不有躬矣。宋畏人多言，竟惭而自缢。然则前之幸免，岂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，如影随形哉？

旧仆邹明言，昔在丹阳县署，夜半如厕，过一空屋中，有男女媟狎声，以为内衙僮仆幽会于斯，惧为累，潜踪而返。后月夜复闻之，从窗隙窃窥，则内衙无此人。又时方冱冻，乃裸无寸缕，疑为狐魅，于窗外轻嗽，倏然灭迹。偶与同伴语及，一火夫曰：“此前官幕友某所居。幕友有雕牙秘戏像一盒，腹有机轮，自能运动，恒置枕函中，时出以戏玩。一日失去，疑为同事者所藏，终后无迹。岂此物为祟？”遍索室中，迄不可得。以不为人害，亦不复追求。殆常在茵席之间，得人精气，久而幻化欤？

外祖雪峰张公家，牡丹盛开。家奴李桂，夜见二女凭阑立，其一曰：“月色殊佳。”其一曰：“此间绝少此花，惟佟氏园与此数株耳。”桂知是狐，掷片瓦击之，忽不见。俄而砖石乱飞，窗棂皆损，雪峰公自往视之，拱手曰：“赏花韵事，步月雅人，奈何与小人较量，致杀风景？”语讫寂然。公叹曰：“此狐不俗。”

佃户张九宝言，尝夏日锄禾毕，天已欲暝，与众同坐田塍上。见火光一道如赤练，自西南飞来，突堕于地。乃一狐，苍白色，被创血流，卧而喘息。急举锄击之，复努力跃起，化火光投东北去。后牵车贩鬻至枣强，闻人言某家妇为狐所媚，延道士劾治，已捕得封罂中。儿童辈私揭其符，欲视狐何状，竟破罂飞去。问其月日，正见狐堕之时也。此道士咒术，可云有验。然无奈騃稚之窃窥。古来竭力垂成，而败于无知者之子手，类如斯也。

老仆刘琪言，其妇弟某尝夜独卧一室，榻在北牖。夜半觉有手扪搎，疑为盗。惊起谛视，其臂乃从南牖探入，长殆丈许。某故有胆，遽捉执之。忽一臂又破棂而入，迳批其颊，痛不可忍。方回手支拒，所捉臂已掣去矣。闻窗外大声曰：“尔今畏否！”方忆昨夕林下纳凉，与同辈自称不畏鬼也。鬼何必欲人畏？能使人畏，鬼亦何荣？以一语之故，寻衅求胜，此鬼可谓多事矣。裘文达公尝曰：“使人畏我，不如使人敬我。敬发乎人之本心，不可强求。”惜此鬼不闻此语也。

宗室瑶华道人言，蒙古某额驸尝射得一狐，其后两足着红鞋，弓弯与女子无异。又沈少宰云椒言，李太仆敬堂，少与一狐女往来。其太翁疑为邻女，布灰于所经之路。院中足印作兽迹，至书室门外，则足印作纤纤样矣。某额驸所射之狐，了无他异；敬堂所眷之狐，居数载别去。敬堂问何时再晤，曰：“君官至三品当来迎。”此语人多知之，后果验。

外叔祖张公雪堂言，十七八岁时，与数友月夜小集。时霜蟹初肥，新篘亦熟。酣洽之际，忽一人立席前，着草笠，衣石蓝衫，摄镶去履，拱手曰：“仆虽鄙陋，然颇爱把酒持螯，请附末坐可乎？”众错愕不测，姑揖之坐。问姓名，笑不答，但痛饮大嚼，都无一语。醉饱后蹶然起曰：“今朝相遇，亦是前缘，后会茫茫，不知何日得酬高谊？”语讫，耸身一跃，屋瓦无声，已莫知所在。视椅上有物粲然，乃白金一饼，约略敌是日之所费。或曰仙也，或曰术士也，或曰剧盗也。余为剧盗之说为近之。小时见李金梁辈，其技可以至此。又闻窦二东之党（二东，献县剧盗。其兄曰大东，皆逸其名，而以乳名传。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，音之转耳。），每能夜入人家，伺妇女就寝，胁以力，禁勿语，并衾褥卷之，挟以越屋数十重，晓钟将动，仍卷之送还。被盗者惘惘如梦。一夕，失妇家伏人于室，俟其送还，突出搏击，乃一手挥刀格斗，一手掷妇于牀上，如风旋电掣，倏已无踪。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？

奇门遁甲之书，所在多有，然皆非真传。真传不过口诀数语，不着诸纸墨也。德州宋先生清远言，曾访一友（清远尝举其姓名，岁久忘之。清远称雨后泥泞，借某人一骡骑往，则所居不远矣。），友留之宿曰：“良夜月明，观一戏剧可乎？”因取凳十余，纵横布院中，与清远明烛饮堂上。二鼓后，见一人越垣入，环转阶前，每遇一凳，辄蹒跚，努力良久乃跨过。始而顺行，曲踊一二百度；转而逆行，又曲踊一二百度。疲极踣卧，天已向曙矣。友引至堂上，诘问何来，叩首曰：“吾实偷儿。入宅以后，惟见层层皆短垣，愈越愈不能尽。窘而退出，又愈越愈不能尽。困顿故见擒，死生惟命。”友笑遣之，谓清远曰：“昨卜有此偷儿来，故戏以小术。”问：“此何术？”曰：“奇门法也。他人得之恐召祸，君真端谨，如愿学，当授君。”清远谢不愿，友太息曰：“愿学者不可传，可传者不愿学，此术其终绝矣。”意若有失，怅怅送之返。

有故家子，日者推其命大贵，相者亦云大贵，然垂老官仅至六品。一日扶乩，问仕路崎岖之故。仙判曰："日者不谬，相者亦不谬。以太夫人偏爱之故，削减官禄至此耳。"拜问："偏爱固不免，然何至削减官禄？"仙又判曰："《礼》云继母如母，则视前妻之子当如子。庶子为嫡母服三年，则视庶子亦当如子。而人情险恶，自设町畦，所生与非所生，厘然如水火不相入。私心一起，机械万端。小而饮食起居，大而货财田宅，无一不所生居于厚，非所生者居于薄，斯已干造物之忌矣。甚或离间谗构，密运阴谋，诟谇嚣陵，罔循理法，使罹毒者吞声，旁观者切齿，犹哓哓称所生者之受抑。鬼神怒视，祖考怨恫，不祸谴其子，何以见天道之公哉？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数，此赢彼缩，理之自然。既于家庭之内，强有所增，至于仕宦之途，阴有所减。子获利于兄弟多矣，物不两大，亦何憾于坎坷乎？"其人悚然而退。后亲串中闻之，一妇曰："悖哉此仙。前妻之子，恃其年长，无不吞噬其弟者；庶出之子，恃其母宠，无不陵轹其兄者。非有母为之撑拄，不尽为鱼肉乎？"姚安公曰："是虽妒口，然不可谓无此理也。世情万变，治家者平心处之可矣。"

族祖黄图公言，顺治、康熙间，天下初定，人心未一。某甲阴为吴三桂谍，以某乙骁健有心计，引与同谋。既而枭獍伏诛，鲸鲵就筑，亦既洗心悔祸，无复逆萌。而往来秘札，多在乙处。书中故无乙名，乙胁以讦发，罪且族灭，不得已以女归乙，赘于家。乙得志益骄，无复人理，迫淫其妇女殆遍。乃至女之母不免；女之幼弟，才十三四亦不免。皆饮泣受污，惴惴然恐失其意。甲抑郁不自聊，恒避于外。一日，散步田间，遇老父对语，怪附近村落无此人。老父曰："不相欺，我天狐也。君固有罪，然乙逼君亦太甚，吾窃不平。今盗君秘札奉还，彼无所挟，不驱自去矣。"因出十余纸付甲，甲验之良是，即毁裂吞之，归而以实告乙。乙防甲女窃取，密以铁瓶瘗他处，潜往检视，果已无存，乃踉跄引女去。女日与诟谇，旋亦仳离。后其事渐露，两家皆不齿于乡党，各携家远遁。夫明季之乱极矣，圣朝荡涤洪炉，拯民水火。甲食毛践土已三十余年，当吴三桂拒命之时，彼已手戮桂王，断不得称楚之三户。则甲阴通三桂，亦不能称殷之顽民。即阖门并戮，亦不为冤。乙从而污其闺帏，较诸荼毒善良，其罪似应末减。然乙初本同谋，罪原相埒；又操戈挟制，肆厥凶淫，罪实当加甲一等。虽后来食报无可证明，天道昭昭，谅必无幸免之理也。

姚安公读书舅氏陈公德音家。一日早起，闻人语喧阗曰："客作张珉，昨夜村外守瓜田，今早已失魂不语。灌救百端，至夕乃苏。曰：'二更以后，遥见林外有火光，渐移渐近。比至瓜田，乃一巨人，高十余丈，手执竹笼，大如一间屋，立团焦前，俯视良久。吾骇极晕绝，不知其何时去也。'或曰：'魍魉。'或曰：'当是主夜神。'"案《博物志》载，主夜神咒曰"婆珊婆寅底"，诵之可以辟恶梦、止恐怖，不应反现异状，使人恐怖。疑魍魉为近之。

姚安公又言，一夕，与亲友数人同宿舅氏斋中。已灭烛就寝矣，忽大声如巨炮，发于牀前，屋瓦皆震。满堂战栗，噤不能语，有耳聋数日者。时冬十月，不应有雷霆，又无焰光冲击，亦不似雷霆，公同年高丈尔玿曰："此为鼓妖，非吉征也。主人宜修德以禳之。"德音公亦终日栗栗，无一事不谨慎。是岁家有缢死者，别无他故。殆戒惧之力欤？

姚安公闻先曾祖润生公言，景城有姜三莽者，勇而憨。一日，闻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事，大喜曰："吾今乃知鬼可缚！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，晓而牵卖于屠市，足供一日酒肉资矣！"于是，夜夜荷梃执绳，潜行墟墓间，如猎者之伺狐兔，竟不能遇。即素称有鬼之处，佯醉寝以诱致之，亦寂然无睹。一夕，隔林见数磷火，踊跃奔赴，未至间，已星散去。懊恨而返。如是月余，无所得，乃止。盖鬼之侮人，恒乘人之畏。三莽确信鬼可缚，意中已视鬼蔑如矣，其气焰足以慑鬼，故鬼反避之也。

益都朱天门言，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，见小童年十四五，时来往寺中。书生故荡子，诱与狎，因留共宿。天晓有客排闼入，书生窘愧，而客若无睹。俄僧送茶入，亦若无睹，书生疑有异。客去，拥而固问之，童曰："公勿怖，我实杏花之精也。"书生骇曰："子其魅我乎？"童曰："精与魅不同。山魈厉鬼，依草附木而为祟，是之谓魅；老树千年，英华内聚，积久而成形，如道家之结圣胎，是之谓精。魅为人害，精则不为人害也。"问："花妖多女子，子何独男？"曰："杏有雌雄，吾故雄杏也。"又问："何为而雌伏？"曰："前缘也。"又问："人与草木安有缘？"惭沮良久，曰："非借人精气，不能炼形，故也。"书生曰："然则子仍魅我耳。"推枕遽起。童亦艴然去。书生悬崖勒马，可谓大智慧矣。其人盖天门弟子，天门不肯举其名云。

申铁蟾，名兆定，阳曲人。以庚辰举人，官知县，主余家最久。庚戌秋在陕西试用，忽寄一札与余诀，其词恍惚迷离，抑郁幽咽，都不省为何语。而铁蟾固非不得志者，疑不能明也。未几讣音果至，既而见邵二云赞善，始知铁蟾在西安病数月，病愈后，入山射猎，归而目前见二圆物如球，旋转如风轮，虽瞑目亦见之。数日，忽暴然裂，二小婢从中出，称仙女奉邀，魂不觉随之往。至则琼楼贝阙，一女子色绝代，通词自媒，铁蟾固谢，托以不惯居此宅，女子薄怒挥之出，霍然而醒。越月余，目中见二圆物如前爆出，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，已别构一宅，幽折窈窕，颇可爱。问："此何地？"曰："佛桑。请题堂额。"因为八分书"佛桑香界"字，女子再申前请，而意不自持，遂定情。自是恒梦游，久而女子亦昼至，禁铁蟾弗与所亲通，遂渐病剧。时方士李某以赤丸饵之，呕逆而卒，其事甚怪。始知前札，乃得心疾时作也。铁蟾聪明绝特，善诗歌，又工八分，驰骋名场。然以风流自命。与人交，意气如云，邮筒走天下。中年忽慕神仙，遂生是魔障，迷罔以终。妖以人兴，象由心造。才意高广，翻以好异陨生，

可惜也夫！

崔庄旧宅厅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，花竹翳如，颇为幽僻。先祖在时，奴子张云会夜往取茶具，见垂鬟女子潜匿树下，背立向墙隅。意为宅中小婢于此幽期，遽捉其臂，欲有所挟。女子突转其面，白如傅粉，而无耳目口鼻。绝叫仆地。众持烛至，则无睹矣。或曰："旧有此怪。"或曰："张云会一时目眩。"或曰："实一黠婢，猝为人阻，弗能遁。以素巾幕面，伪为鬼状以自脱也。"均未知其审。然自此群疑不释，宿是院者恒凛凛，夜中亦往往有声。盖人避弗居，斯鬼狐入之耳。又宅东一楼，明隆庆初所建，右侧一小屋，亦云有魅。虽不为害，然婢媪或见之。姚安公一日检视废书，于簏下捉得二獾。众曰："是魅矣。"姚安公曰："獾弭首为童子缚，必不能为魅。然室无人迹，至使野兽为巢穴，则有魅也亦宜。斯皆空穴来风之义也。"后西厅析属从兄垣居，今归从侄汝侗。楼析属先兄晴湖，今归侄汝份。子侄日繁，家无隙地，魅皆不驱自去矣。

甲与乙相善，甲延乙理家政。及官抚军，并使佐官政，惟其言是从。久而赀财皆为所干没，始悟其奸，稍稍谯责之。乙挟甲阴事，遽反噬。甲不胜愤，乃投牒诉城隍。夜梦城隍语之曰："乙险恶如是，公何以信任不疑？"甲曰："为其事事如我意也。"神喟然曰："人能事事如我意，可畏甚矣。公不畏之，而反喜之，不公之绐而绐谁耶？渠恶贯将盈，终必食报。若公则自贻伊戚，可无庸诉也。"此甲亲告姚安公者。事在雍正末年，甲滇人，乙越人也。

《杜阳杂编》记李辅国香玉辟邪事，殊怪异，多疑为小说荒唐，然世间实有香玉。先外祖母有一苍玉扇坠，云是曹化淳故物，自明内府窃出，制作朴略，随其形为双螭纠结状，有血斑数点，色如溶蠖，以手摩热嗅之，作沉香气；如不摩热则不香。疑李辅国玉，亦不过如是。记事者点缀其词耳。先太夫人尝密乞之，外祖母曰："我死则传汝。"后外祖母殁，舅氏疑在太夫人处，太夫人又疑在舅氏处。卫氏姨母曰："母在时佩此不去身，殆携归黄壤矣。"侍疾诸婢皆言殓时未见。因此又疑在卫氏姨母处。今姨母久亡，卫氏式微已甚，家藏玩好典卖绝尽，未见此物出鬻，竟不知其何往也。

有客携柴窑片磁，索数百金。云嵌于胄，临阵可以辟火器。然无知有确否。余曰："何不绳悬此物，以铳发铅丸击之？如果辟火，必不碎，价数百金不为多；如碎，则辟火之说不确，理不能索价数百金也。"鬻者不肯，曰："公于赏鉴非当行，殊杀风景。"即怀之去。后闻鬻于贵家，竟得百金。夫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，炮火横冲，如雷霆下击，岂区区片瓦所能御？且雨过晴天，不过泑色精妙耳，究由人造，非出神功，何断裂之余，尚有灵如是耶？余作《旧瓦砚歌》有云："铜省台址颓无遗，何乃剩瓦多如斯？文士例有好奇癖，心知其妄姑自欺。"柴片亦此类而已

矣。

嘉峪关外，有阔石图岭，为哈密巴尔库尔界。阔石图，译言碑也。有唐太宗时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，守将砌以砖石，不使人读。云读之则风雪立至，屡试皆不爽。盖山神木石有精，示怪异以要血食，理固有之。巴尔库尔又有汉顺帝时斐岑破呼衍王碑，在城西十里海子上，则随人揭摹，了无他异。惟云海子为冷龙所居，城中不得鸣夜炮，鸣夜炮则冷龙震动，天必奇寒。是则不可以理推也。

李老人不知何许人，自称年已数百岁，无可考也。其言支离荒杳，殆前明醒神之流。曩客先师钱文敏公家，余曾见之。符药治病，亦时有小验。文敏次子寓京师水月庵，夜饮醉归，见数十厉鬼遮路，因发狂自劙其腹。余偕陈裕斋、倪余疆往视，血肉淋漓，仅存一息，似万万无生理。李忽自来舁去，疗半月而创合，人颇以为异。然文敏公误信祝由，割指上疣赘，创发病卒，李疗之竟无验。盖符箓烧炼之术，有时而效，有时而不效也。先师刘文正公曰："神仙必有，然非今之卖药道士；佛菩萨必有，然非今之说法禅僧。"斯真千古持平之论矣。

杨主事頀，余甲辰典试所取士也。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，皆有验。官刑部时，与阮吾山共事。忽语人曰："以我法论，吾山半月内当为刑部侍郎。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员，是何故耶？"次日堂参后，私语同官曰："杜公缺也。"既而杜凝台果有伊犁之役。一日，仓皇乞假归，来辞余。问："何匆遽乃尔？"曰："家惟一子侍老父，今推子某月当死，恐老父过哀，故急归耳。"是时尚未至死期。后询其乡人，果如所说，尤可异也。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，堪舆家谓命可移，究谁为是？对曰："能得吉地即是命，误葬凶地亦是命，其理一也。"斯言可谓得其通矣。

吉昌遣犯彭杞，一女年十七，与其妻皆病瘵。妻先殁，女亦垂尽。彭有官田耕作，不能顾女，乃弃置林内，听其生死，呻吟凄楚，见者心恻。同遣者杨熺语彭曰："君大残忍，世宁有是事！我愿舁归疗治，死则我葬，生则为我妻。"彭曰："大善。"即书券付之。越半载，竟不起。临殁，语杨曰："蒙君高义，感沁心脾。缘伉俪之盟，老亲慷诺。故饮食寝处，不畏嫌疑；搔仰抚摩，都无避忌。然病骸憔悴，迄未能一荐枕衾，实多愧负。若殁而无鬼，夫复何言；若魂魄有知，当必有以奉报。"呜咽而终。杨涕泣葬之。葬后，夜夜梦女来，狎昵欢好，一若生人；醒则无所睹。夜中呼之，终不出；才一交睫，即弛服横陈矣。往来既久，梦中亦知是梦，诘以不肯现形之由。曰："吾闻诸鬼云，人阳而鬼阴，以阴侵阳，必为人害。惟睡则敛阳而入阴，可以与鬼相见。神虽遇而形不接，乃无害也。"此丁亥春事，至辛卯春四年矣。余归之后，不知其究竟如何。夫卢充金碗，于古尝闻；宋玉瑶姬，偶然一见。至于日日相觌，皆在梦中，则载籍之所希睹也。

有孟氏媪清明上冢归，渴就人家求饮。见女子立树下，态殊婉娈。取水饮媪毕，仍邀共坐，意甚款洽。媪问其父母兄弟，对答具有条理。因戏问：“已许嫁未？我为汝媒。”女面赧避入，呼之不出。时已日暮，乃不别而行。越半载，有为媪子议婚者，询之，即前女，大喜过望，急促成之。于归后，媪抚其肩曰：“数月不见，汝更长成矣。”女错愕不知所对。细询始末，乃知女十岁失母，鞠于外氏五六年，纳币后始归。媪上冢时，原未尝至家也。女家故外姓，又颇窘乏，非媪亲见其明慧，姻未必成。不知是何鬼魅托形以联其好？又不知鬼魅何所取义，必托形以联其好？事有不可理推者，此类是矣。

交河苏斗南，雍正癸丑会试归，至白沟河，与一友遇于酒肆中。友方罢官，饮醉后，牢骚抑郁，恨善恶之无报。适一人褶裤急装，系马于树，亦就对坐，侧听良久，揖其友而言曰：“君疑因果有爽耶？夫好色者必病，嗜博者必败，势也；劫财者必诛，杀人者必抵，理也。同好色而禀有强弱，同嗜博而技有工拙，则势不能齐；同劫财而有首有从，同杀人而有误有故，则理宜别论。此中之消息微矣。其间功过互偿，或以无报为报；罪福未尽，或有报而不即报，毫厘比较，益微乎微矣。君执目前所见，而疑天道难明，岂不值乎？且君亦何可怨天道？君命本当以流外出身，官至七品，以君机械多端，伺察多术，工于趋避，而深于挤排，遂削官为八品；迁八品之时，自谓以心计巧密，由九品而升；不知正以心计巧密，由七品而降也。”因附耳而语。语讫，大声曰：“君忘之乎！”因骇汗浃背。问：“何以能知微？”笑曰：“岂独我知？三界孰不知？”掉头上马，惟见黄尘滚滚然，斯须灭迹。

乾隆壬戌癸亥间，村落男妇，往往得奇疾。男子则尻骨生尾，如鹿角如珊瑚枝；女子则患阴挺，如葡萄如芝菌。有能医之者，一割立愈，不医则死。喧言有妖人投药于井，使人饮水成此病，因以取利。内阁学士永公时为河间守，或请捕医者治之。公曰：“是事诚可疑，然无实据。一村不过三两井，严守视之，自无所施其术。倘一逮问，则无人复敢医此证，恐死者多矣。凡事宜熟虑其后，勿过急也。”固不许。患亦寻息。郡人或以为镇定，或以纵奸。后余在乌鲁木齐，因牛少价昂，农者颇病，遂严禁屠者，价果减。然贩牛者闻牛贱，不肯复来，次岁牛价乃倍贵。弛其禁，始渐平。又深山中盗采金者，殆数百人，捕之恐激变，听之又恐养痈，因设策断其粮道，果饥而散出。然散出之后，皆穷而为盗，巡防察缉，竟日纷纷。经理半载，始得靖。乃知天下事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有收目前之效，而贻日后之忧者。始服永公熟虑，其后一言，真瞻言百里也。

第九卷 如是我闻三

王征君载扬言，尝宿友人蔬圃中，闻窗外人语曰："风雪寒甚，可暂避入空屋。"又闻一人语曰："后垣半圮，偷儿闯入，将奈何？食人之食，不可不事人之事。"意谓僮仆之守夜者。天晓启户，地无人迹，惟二犬偃卧墙缺下，雪没腹矣。嘉祥曾映华曰："此载扬寓言，以愧僮仆之负心者也。"余谓犬之为物，不烦驱策，而警夜不失职，宁忍寒饿，而恋主不他往。天下为僮仆者，实万万不能及。其足使人愧，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。

从孙翰清言，南皮赵氏子，为狐所媚，附于其身，恒在襟袂间与人语。偶悬钟馗小像于壁，夜闻室中跳踯声，谓驱之去矣。次日语如故。诘以曾睹钟馗否？曰："钟馗甚可怖，幸其躯干仅尺余，其剑仅数寸。彼上牀则我下牀，彼下牀则我上牀，终不能击及我耳。"然则画像果有灵欤？画像之灵，果躯干皆如所画欤？设画为径寸之像，亦执针锋之剑，蠕蠕然而斩邪欤？是真不可解矣。

乾隆戊午夏，献县修城。役夫数百拆故堞，破砖掷城下；城下役夫数百，运以荆筐。炊熟，则鸣柝聚食。方聚食间，役夫辛五告人曰："顷运砖时，忽闻耳畔大声曰：'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汝知之乎！'回顾无所睹，殊可怪也。"俄而众手合作，砖落如雹，一砖适中辛五，脑裂死。惊呼扰攘，竟不得击者主名。官司莫能诘断，令役夫之长出钱十千，棺敛而已。乃知辛五夙生负击者命，役夫长夙生负辛五钱。因果牵缠，终相填补，微鬼神先告，几何不以为偶然耶？

诸桐屿言，其乡旧家有书楼，恒鐍钥。每启视，必见凝尘之上有女子足迹，微削仅二寸有余。知为鬼魅，然数十年寂无形声，不知何怪也。里人刘生，性轻脱，妄冀有王轩之遇。祈于主人，独宿楼上，具茗果酒肴，焚香切祝，明烛就寝，屏息以伺，亦无所见闻。惟渐觉阴森之气，砭入肌骨，目能视，耳能听，口不能言，四肢不能动；久而寒沁肺腑，如卧层冰积雪，苦不可忍，至天晓乃能出语，犹若冻僵。至是无敢复下榻者。此怪形踪，可云隐秀；即其料理刘生，不动声色，亦有雅人深致也矣。

顾非熊再生事，见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，又见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。其父顾况集中，亦载是诗，当非诬造。近沈云椒少宰撰其母《陆太夫人志》，称太夫人于归，甫匝岁，赠公即卒。遗腹生子，恒周三岁亦殇。太夫人哭之恸曰："吾之为未亡人也，以有汝在，今已矣！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绝也。"于其敛，以朱志其臂，祝曰："天不绝吾家，若再生以此为验。"时雍正己酉十二月也。是月，族人有比邻而居者，生一子，臂朱灼然。太夫人遂抚之，以为后即少宰也。余官礼部尚书时，与少宰同事，少

宰为余口述尤详。盖释氏书中，诞妄者原有，其徒张皇罪福，诱人施舍，诈伪者尤多。惟轮回之说，则凿然有证。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，偶示端倪，彰人道之教。少宰此事，即借转生之验，以昭苦节之感者也。儒者甚言无鬼，又乌乎知之？

伶人方俊官，幼以色艺擅场，为士大夫所赏。老而贩鬻古器，时来往京师。尝览镜自叹曰："方俊官乃作此状，谁信曾舞衫歌扇，倾倒一时耶？"倪余疆感旧诗曰："落拓江湖鬓有丝，红牙按曲记当时。庄生蝴蝶归何处？惆怅残花剩一枝。"即为俊官作也。俊官自言本儒家子，年十三四时，在乡塾读书，忽梦为笙歌花烛，拥入闺闼。自顾，则绣裙锦帔，珠翠满头；俯视双足，亦纤纤作弓弯样，俨然一新妇矣。惊疑错愕，莫知所为，然为众手挟持，不能自主，竟被扶入帏中，与男子并肩坐，且骇且愧，悸汗而寤。后为狂且所诱，竟失身歌舞之场，乃悟事皆前定也。余疆曰："卫洗马问乐令梦，乐云：'是想汝。'殆积有是想，乃有是梦；既有是想是梦，乃有是堕落。果自因生，因由心造，安可委诸夙命耶？"余谓此辈沉沦贱秽，当亦前身业报，受在今生，未可谓全无冥数。余疆所言，特正本清源之论耳。后苏杏村闻之曰："晓岚以三生论因果，惕以未来；余疆以一念论因果，戒以现在。虽各明一义，吾终以余疆之论，可使人不放其心。"

族祖黄图公言，尝访友至北峰。夏夜散步村外，不觉稍远。闻秫田中有呻吟声，寻声往视，乃一童子裸体卧。询其所苦，言薄暮过此，遇垂髫妇女，招与语，悦其韶秀，就与调谑。女言父母皆外出，邀到家小坐。引至秫叶深处，有屋三楹，阒无一人。女阖其户，出瓜果共食，笑言既洽，弛衣登榻。比拥之就枕，则女忽变形为男子，状貌狰狞，横施暴虐。怖不敢拒，竟受其污，蹂躏毒楚，至于晕绝。久而渐苏，则身卧荒烟蔓草间，并室庐失所在矣。盖魅悦此童之色，幻女形以诱之也。见利而趋，反为利饵，其自及也宜矣！

先师赵横山先生，少年读书于西湖，以寺楼幽静，设榻其上。夜闻室中窸窣声，似有人行，叱问："是鬼是狐，何故扰我？"徐闻嗫嚅而对曰："我亦鬼亦狐。"又问："鬼则鬼，狐则狐耳，何亦鬼亦狐也？"良久复对曰："我本数百岁狐，内丹已成。不幸为同类所扼杀，盗我丹去，幽魂沉滞，今为狐之鬼。"问："何不诉诸地下？"曰："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者，如血气附形，融合为一，不自外来，人弗能盗也；其由采补而成者，如劫夺之财，本非己物，故人可杀而吸取之。吾媚人取精，所伤害多矣，杀人者死，死当其罪，虽诉神，神不理也。故宁郁郁居此耳。"问："汝居此楼作何究竟？"曰："本匿影韬声，修太阴链形之法。以公阳光薰铄，阴魄不宁，故出而乞哀，求幽明各适。"言讫，惟闻搏颡声，问之不复再答。先生次日即移出。尝举以告门人曰："取非所有者，终不能有，且适以自杀也。"可

畏哉！

从兄万周言，交河有农家妇，每归宁辄骑一骡往。骡甚健而驯，不待人控引，即知路。或其夫无暇，即自骑以行，未尝有失。一日，归稍晚，天阴月黑，不辨东西。骡忽横逸，载妇迳入秫田中，密叶深丛，迷不得返。半夜，乃抵一破寺，惟二丐者栖庑下。进退无计，不得已留与共宿。次日，丐者送之还，其夫愧焉，将鬻骡于屠肆。夜梦人语曰："此骡前世盗汝钱，汝捕之急，逃而免。汝嘱捕役系其妇，羁留一夜。今为骡者，盗钱报；载汝妇入破寺者，系妇报也。汝何必反结来世冤耶？"惕然而寤，痛自忏悔，骡是夕忽自毙。

奴子任玉病革时，守视者夜闻窗外牛吼声，玉骇然而殁。次日，共话其异。其妇泣曰："是少年尝盗杀数牛，人不知也。"

余某者老于幕府，司刑名四十余年。后卧病濒危，灯月下恍惚似有鬼为厉者，余某慨然曰："吾存心忠厚，誓不敢妄杀一人，此鬼胡为乎来耶？"夜梦数人浴血泣曰："君知刻酷之积怨，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也。夫茕茕孱弱，惨被人戕，就死之时，楚毒万状。孤魂饮泣，衔恨九泉，惟望强暴就诛，一申积愤。而君但见生者之可悯，不见死者之可悲，刀笔舞文，曲相开脱，遂使凶残漏网，白骨沉冤。君试设身处地，如君无罪无辜，受人屠割，魂魄有知，旁观谳是狱者，改重伤为轻，改多伤为少，改理曲为理直，改有心为无心，使君切齿之仇，从容脱械，仍纵横于人世，君感乎怨乎？不是之思，而诩诩以纵恶为阴功，被枉死者，不仇君而仇谁乎？"余某惶怖而寤，以所梦备告其子，回手自挝曰："吾所见左矣，吾所见左矣。"就枕未安而殁。

沧洲刘太史果实，襟怀夷旷，有晋人风。与饴山老人、莲洋山人皆善友，而意趋各殊。晚岁家居，以授徒自给，然必孤贫之士乃容执贽。脩脯皆无几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尝买米斗余，贮罂中，月余不尽，意甚怪之。忽闻檐间语曰："仆是天狐，慕公雅操，日日私益之耳，勿讶也。"刘诘曰："君意诚善，然君必不能耕，此粟何来？吾不能饮盗泉也，后勿复尔。"狐叹息而去。

亡侄汝备，字理含，尝梦人对之诵诗，醒而记其一联曰："草草莺花春似梦，沉沉风雨夜如年。"以告余。余讶其非佳谶，果以戊辰闰七月夭逝。后其妻武强张氏，抚弟之子为嗣，苦节终身，凡三十余年，未尝一夕解衣睡。至今婢媪能言之。乃悟二语为孀闺独宿之兆也。

雍正丙午丁未间，有流民乞食过崔庄，夫妇并病疫。将死时，持券哀呼于市，愿一幼女卖为婢，而以卖价买二棺。先祖母张太夫人为葬其夫妇，而收养其女，名之连贵。其券署父张立，母黄氏，而不著籍贯。问之，已不

能语矣。连贵自云："家在山东，门临驿路，时有大官车马往来，距此约行一月余，而不能举其县名。"又云："去年曾受对门胡家聘，胡家乞食在外，不知所往。越十余年，杳无亲戚来寻访，乃以配圉人刘登。登自云：'山东新泰人，本姓胡，父母俱殁，有刘氏收养之。因从其姓。小时记父母为聘一女，但不知其姓氏。'"登既胡姓，新泰又驿路所经，流民乞食计程亦可以月余，与连贵言皆符，颇疑其乐昌之镜，离而复合，但无显证耳。先叔粟甫公曰："此事稍为点缀，竟可以入传奇。惜此女蠢若鹿豕，惟知饱食酣眠，不称点缀，可恨也。"边随园征君曰："秦人不死，信符生之受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诸葛之多枉（此乃刘知几《史通》之文。符生事见《洛阳伽蓝记》。诸葛事则见《魏书》毛修之传。浦二田注《史通》以为未详，盖偶失考。）。史传不免于缘饰，况传奇乎？《西楼记》称穆素晖艳若神仙，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，短小而丰肌，一寻常女子耳。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，半出虚说？此婢虽粗，倘好事者按谱填词，登场度曲，他日红氍毹上，何尝不莺娇花媚耶？先生所论，犹未免于尽信书也。"

聂松岩言，胶州一寺，经楼之后有蔬圃。僧一夕开牖纳凉，月明如画，见一人徙倚老树下，疑窃蔬者，呼问为谁，罄折而对曰："师勿讶，我鬼也。"问："鬼何不归尔墓？"曰："鬼有徒党，各从其类。我本书生，不幸葬丛冢间。不能与马医夏畦伍，此辈亦厌我非其族，落落难合，故宁避嚣于此耳。"言讫，冉冉没。后往往遥见之，然呼之不应矣。

福州学使署，本前明税珰署也。奄人暴横，多潜杀不辜，至今犹往往见变怪。余督闽学时，奴辈每夜惊。甲寅夏，先姚安公至署，闻某室有鬼，辄移榻其中，竟夕晏然。昀尝乘间微谏，请勿以千金之躯与鬼角，因诲昀曰："儒者论无鬼，迂论也，亦强词也。然鬼必畏人，阴不胜阳也；其或侵人，必阳不足以胜阴也。夫阳之盛也，岂持血气之壮与性情之悍哉！人之一心，慈祥者为阳，惨毒者为阴；坦白者为阳，深险者为阴；公直者为阳，私曲者为阴。故易象以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。苟立心正大，则其气纯乎阳刚。虽有邪魅，如幽室之中，鼓洪炉而炽烈焰，冱冻自消。汝读书亦颇多，曾见史传中有端人硕士为鬼所击者耶？"昀再拜受教，至今每忆庭训，辄悚然如左右也。

束州邵氏子，性佻荡。闻淮镇古墓有狐女甚丽，时往伺之。一日，见其坐田塍上，方欲就通款曲，狐女正色曰："吾服气炼形，已二百余岁，誓不媚一人，汝勿生妄想。且彼媚人之辈，岂果相悦哉？特摄其精耳。精竭则人亡，遇之未有能免者，汝何必自投陷井也？"举袖一挥，凄风飒然，飞尘眯目，已失所在矣。先姚安公闻之曰："此狐能作此语，吾断其必生天。"

献县李金梁、李金桂兄弟，皆剧盗也。一夕，金梁梦其父语曰："夫盗有败，有不败，汝知之耶？贪官墨吏，刑求威胁之财；神奸巨蠹，豪夺巧取

之财；父子兄弟，隐匿偏得之财；朋友亲戚，强求诈诱之财；黠奴干役，侵渔干没之财；巨商富室，重息剥削之财，以及一切刻薄计较，损人利己之财，是取之无害。罪恶重者，虽至杀人亦无害，其人本天道之所恶也。若夫人本善良，财由义取，是天道之所福也，如干犯之，事为悖天，悖天终必败。汝兄弟前劫一节妇，使母子冤号，鬼神怒视，如不悛改，祸不远矣！”后岁余，果并伏法。金梁就狱时，自知不免，为刑房吏史真儒述之。真儒余里人也，尝举以告姚安公，谓盗亦有道。又述剧盗李志鸿之言曰：“吾鸣髇跃马三十年，所劫夺多矣，见人劫夺亦多矣。盖败者十之二三，不败者十之七八；若一污人妇女，屈指计之，从无一人不败者。故恒以自戒其徒。”盖天道祸淫，理固不爽云。

辛卯夏，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，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，与龙臬司承祖邻。第二重室五楹，最南一室，帘恒飚起尺余，有若风鼓之者。余四室之帘则否，莫喻其故。小儿女入室，辄惊啼，云牀上坐一肥僧，向之嬉笑。缁徒厉鬼，何以据人家宅舍，尤不可解也。又三鼓已后，往往闻龙氏宅中有女子哭声，龙氏宅中亦闻之，乃云声在此宅，疑不能明。然知其凿然非善地，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。居是二宅者，皆不吉。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，即在龙氏宅也。凶宅之说，信非虚语矣。先师陈白崖先生曰：“居吉宅者未必吉，居凶宅者未必不凶。如和风温煦，未必能使人袪病，而严寒沴厉，一触之则疾生；良药滋补，未必能使人骤健，而峻剂攻伐，一饮之则洞泄。”此亦确有其理，未可执定命与之争。孟子有言：“是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。”

洛阳郭石洲言，其邻县有翁姑，受富室二百金，鬻寡媳为妾者。至期，强被以彩衣，掖之登车。妇不肯行，则以红巾反接其手，媒媪拥之坐车上。观者多太息不平，然妇母族无一人，不能先发也。仆夫振舆之顷，妇举声一号，旋风暴作，三马皆惊逸不可止，不趋其家，而趋县城。飞渡泥淖，如履康庄，虽仄迳危桥，亦不倾覆，至县衙乃屹然立，其事遂败。因知庶女呼天，雷电下击，非典籍之虚词。

从舅姚公介然曰：“厉鬼还冤，见于典记者不一，得于传闻者亦不一。癸未五月，自盐山耿家庵还崔庄，乃亲见之。其人年约五十余，戴草笠，着苎衫，以一驴驮幞被，系河干柳树下，倚树而坐。余亦系马小憩。忽其人蹶然而起，以手作撑拒状，曰：‘害汝命，偿汝命耳，何必若是相殴也？’支柱良久，语渐模糊不可辨。忽踊身一跃，已汩没于波浪中矣。同见者十余人，咸合掌诵佛。虽不知所报何冤，然害命偿命，则其人所自道也。”

戊子夏，小婢玉儿病瘵死。俄复苏曰：“冥役遣我归索钱。”市冥镪焚之，乃死。俄又复苏曰：“银色不足，冥役不受也。”更市金银箔折锭焚之，则死不复苏矣。因忆雍正壬子，亡弟映谷濒危时，亦复类是。然作冥镪果有

用耶？冥役需索如是，冥官又所司何事耶？

胡牧亭侍御言，其乡有生为冥官者，述冥司事甚悉，不能尽忆，大略与传记所载同。惟言六道轮回，不烦遣送，皆各随平生之善恶，如水之流湿，火之就燥，气类相感，自得本途。语殊有理，从来论鬼者未道也。

狐之媚人，为采补计耳，非渔色也。然渔色者亦偶有之。表兄安滹北言，有人夜宿深林中，闻草间人语曰："君爱某家小童，事已谐否？此事亢阳熏烁，消蚀真阴，极能败道，君何忽动此念耶？"又闻一人答曰："劳君规戒，实缘爱其美秀，遂不能忘情。然此童貌虽艳冶，心无邪念，吾于梦中幻诸淫态诱之，漠然不动，竟无如之何，已绝是想矣。"其人觉有异，潜往窥视，有二狐跳踉去。

泰州任子田，名大椿，记诵博洽，尤长于三礼注疏，六书训诂。乾隆己丑，登二甲一名进士，浮沉郎署，晚年始得授御史，未上而卒。自开国以来，二甲一名进士不入词馆者仅三人，田实居其一。自言十五六时，偶为从父侍姬以宫词书扇，从父疑之，致侍姬自缢死。其魂讼于地下，子田奄奄卧疾，魂亦自追去考问。阅四五日，冥官庭鞫七八度，辨明出于无心，然卒坐以过失杀人，减削官禄，故仕途偃蹇如斯。贾钝夫舍人曰："治是狱者，即顾郎中德懋。二人先不相知，一日相见，彼此如旧识。时同在坐，亲见追话冥司事，子田对之，犹栗栗然也。"

即墨杨槐亭前辈言，济宁一童子，为狐所昵，夜必同衾枕。至年二十余，犹无虚夕。或教之留须，须稍长辄睡中为狐薙去，更为傅脂粉。屡以符箓驱遣，皆不能制。后正乙真人舟过济宁，投词乞劾治，真人牒于城隍。狐乃诣真人自诉，不睹其形，然旁人皆闻其语。自言："过去生中为女子，此童为僧，夜过寺门，被劫闭窟室中，隐忍受辱者十七载，郁郁而终。诉于地下，主者判是僧地狱受罪毕，仍来生偿债，会我以他罪堕狐身，窜伏山林百余年，未能相遇。今炼形成道，适逢僧后身为此童，因得相报，十七年满，自当去，不烦驱遣也。"真人竟无如之何。后不知期满果去否？然据其所言，足知人有所负，虽隔数世犹偿也。

同年项君廷模言，昔尝馆翰林某公家，相见辄讲学。一日，其同乡为外吏者，有所馈赠，某公自陈平生俭素，雅不需此。见其崖岸高峻，遂逡巡携归。某公送宾之后，徘徊厅事前，怅怅惘惘，若有所失，如是者数刻。家人请进内午餐，大遭诟怒。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之，视之无迹，寻之，声在承尘上，盖狐魁云。

陈少廷尉耕岩，官翰林时为魅所扰，避而迁居，魅辄随往。多掷小帖，道其阴事，皆外人不及知者。益悚惧，恒虔祀之。一日，掷帖责其待侄之薄，且曰："不厚资助，祸且至。"众缘是窃疑其侄。密约伺察。夜闻击损

器物声，突出掩执，果其侄也。耕岩天性长厚，尤笃于骨肉，但曰："尔需钱可告我，何必乃尔？"笑遣之归寝。由是遂安。后吴编修朴园突遭回禄，莫知火之自来，凡再徙居而再焚。余意亦当如耕岩事。朴园曰："固亦疑之。然第三次迁泉州会馆，适与客坐厅事中，忽烈焰赫然，自承尘下射，是非人所能上，亦非人所能入也。殆真魅所为矣。"

程也园舍人，居曹竹虚旧宅中。一夕，弗戒于火，书画古器多遭焚毁。中褚河南临《兰亭》一卷，乃五百金所质，方虑来赎时轇轕，忽于火烬中拣得。匣及袱并爇，而书卷无一字之损。表弟张桂岩馆也园家，亲见之。白香山所谓"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"者耶？抑成毁各有定数，此卷不在此火劫中耶？然事则奇矣，亦将来赏鉴家一佳话也。

同年柯禺峰，官御史时，尝借宿内城友人家。书室三楹，东一室隔以纱厨，扃不敢启，置榻外室南牖下。睡至半夜，闻东室有声如鸭鸣，怪而谛视。时明月满窗，见黑烟一道，从东室门隙出，着地而行，长可丈余，蜿蜒如巨蟒，其首乃一女子，鬟鬟俨然。昂而仰视，盘旋地上，作鸭鸣不止。禺峰素有胆，拊榻叱之，徐徐却行，仍从门隙而入。天晓以告主人，主人曰："旧有此怪，或数年一出，不为害，亦无他休咎。"或曰："未买是宅前，旧主有侍姬死此室，未知其审也。"

胥魁有善博者，取人财犹探物于囊，犹不持兵而劫夺也。其徒党密相羽翼，意喻色授，机械百出，犹臂指之相使，犹呼吸之相通也。騃竖多财者，则犹鱼吞饵，犹雉遇媒耳。如是近十年，橐金巨万，俾其子贾于长芦，规什一之利。子亦狡黠，然冶荡好渔色。有堕其术而破家者，衔之次骨。乃乞与偕往，而阴导之为北里游，舞衫歌扇，耽志忘归，耗其赀十之九。胥魁微有所闻，自往检校，已不可收拾矣。论者谓："事虽人谋，亦有天道。仇者之动此念，殆神启其心欤？不然，何前愚而后智也？"

故城刁飞万言，其乡有与狐女生子者，其父母怒谇之。狐女涕泣曰："舅姑见逐，义难抗拒。但子未离乳，当且携去耳。"越两岁余，忽抱子诣其夫曰："儿已长，今还汝。"其夫遵父母戒，掉首不与语。狐女太息，抱之去。此狐殊有人理，但抱去之儿，不知作何究竟？将人所生者仍为人，庐居火食，混迹闾阎欤？抑妖所生者仍为妖，幻化通灵，潜踪墟墓欤？或虽为妖，而犹承父姓，长育子孙，在非妖非人之界欤？虽为人，而犹依母党，往来窟穴，在亦人亦妖之间欤？惜见首不见尾，竟莫得而质之。

同年蒋心余编修言："其乡有故家废宅，往往见艳女靓妆，登墙外视。武生王某，粗豪有胆，竟携被独宿其中，冀有所遇。至夜半寂然，乃拊枕自语曰：'人言此宅有狐女，今何往耶？'窗外小声应曰：'六娘子知君今日来，避往溪头看月矣。'问：'汝为谁？'曰：'六娘子之婢。'又问：'何故独避我？'曰：'不知何故，但云畏见此腹负将军，亦不解为何语也。'王后每

举以问人曰：‘腹负将军是武职几品？’莫不粲然。”后问其乡人，曰：“实有其人，亦实有其事，然竟旁皇尽夜，一无所见耳。其语，则心余所点缀也。”心余好诙谐，理或然欤？

先母张太夫人，尝雇一张媪司爨，房山人也，居西山深处。言其乡有极贫弃家觅食者，素未出外，行半日则迷路。石径崎岖，云阴晦暗，莫知所适，姑坐枯树下，俟天明辨南北。忽一人自林中出，三四人随之，并狰狞伟岸，有异常人。心知非山灵，即妖魅，度不能隐避，乃投身叩拜，泣诉所苦。其人恻然曰：“尔勿怖，不害汝也。我是神虎，今为诸虎配食料，待虎食人，尔收其衣物，即自活矣。”因引至一处，激然长啸，众虎坌集。其人举手指挥，语啁哳不可辨。俄俱散去，惟一虎留伏丛莽间，俄有荷担度林者，虎跃起欲搏，忽避易而退。少顷，一妇人至，乃搏食之。捡其衣带，得数金，取以付之，且告曰：“虎不食人，惟食禽兽。其食人者，人而禽兽者耳。大抵人天良未泯者，其顶上必有灵光，虎见之即避；其天良澌灭者，灵光全息，与禽兽无异，虎乃得而食之。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，然攘夺所得，犹恤其寡嫂孤侄，使不饥寒，以是一念，灵光煜煜如弹丸，故虎不敢食；后一妇人，弃其夫而私嫁，尤虐其前妻之子，身无完肤。更盗后夫之金，以贻前夫之女，即怀中所携是也。以是诸恶，灵光消尽，虎视之非复人身，故为所啖。尔今得遇我，亦以善事继母，辍妻子之食以养，顶上灵光高尺许，故我得而诱之，非以尔叩拜求哀也。勉修善业，当尚有后福。”因指示归路。越一日夜，得至家。张媪之父与是人为亲串，故得其详。时家奴之妇，有虐使其七岁孤侄者，闻张媪言，为之少戢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信有以夫。

磷为鬼火。《博物志》谓战血所成，非也，安得处处有战血哉？盖鬼者，人之余气也。鬼属阴，而余气则属阳。阳为阴郁，则聚而成光。如雨气至阴，而萤火化；海气至阴，而阴火然也。多见于秋冬而隐春夏，秋冬气凝、春夏气散故也。其或见于春夏者，非幽房废宅，必深岩幽谷，皆阴气常聚故也。多在平原旷野，薮泽沮洳，阳寄于阴，地阴类，水亦阴类，从其本类故也。先兄晴湖，尝同沈丰功年丈夜行，而磷火在高树岭，青荧如炬，为从来所未闻。李长吉诗曰：“多年老鸮成木魅，笑声碧火巢中起。”疑亦曾睹斯异，故有斯咏。先兄所见或木魅所为欤？

贾人持巨砚求售，色正碧而红斑点点如血，沁试之，乃滑不受墨。背镌长歌一首曰：“祖龙奋怒鞭顽石，石上血痕胭脂赤。沧桑变幻几度经，水舂沙蚀存盈尺。飞花点点粘落红，芳草茸茸挼嫩碧。海人漉得出银涛，鲛客咨嗟龙女惜。云何强遣充砚材，如以嫱施司洴澼。凝脂原不任研磨，镇肉翻成遭弃掷（原注：客问镇肉事，判曰：“出《梦溪笔谈》。”）。音难见赏古所悲，用弗量才谁之责。案头米老玉蟾蜍，为汝伤心应泪滴。”后题“康熙己未重九，餐花道人降乩，偶以顽砚请题，立挥长句，因镌诸砚

背以记异。”款署“奕燽”二字，不着其姓，不知为谁；餐花道人亦无考。其词感慨抑郁，不类仙语，疑亦落拓之才鬼也。索价十金，酬以四，不肯售。后再问之，云四川一县令买去矣。

奴子纪昌，本姓魏，用黄犊子故事，从主姓。少喜读书，颇娴文艺，作字亦工楷。最有心计，平生无一事失便宜。晚得奇疾，目不能视，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四肢不能动，周身并痿痹，不知痛痒。仰置榻上，块然如木石，惟鼻息不绝。知其未死，按时以饮食置口中，尚能咀咽而已。诊之乃六脉平和，毫无病状，名医亦无所措手，如是数年乃死。老僧果成曰：“此病身死而心生，为自古医经所不载，其业报欤？”然此奴亦无大恶，不过务求自利，算无遗策耳。巧者，造物之所忌，谅哉！

奴子李福之妇，悍戾绝伦，日忤其姑舅，面詈背诅，无所不至。或微讽以不孝有冥谪，辄掉头哂曰：“我持观音斋，诵观音咒，菩萨以甚深法力消灭罪愆，阎罗王其奈我何？”后婴恶疾，楚毒万端，犹曰：“此我诵咒未漱口，焚香用灶火，故得此报，非有他也。”愚哉！

蔡太守必昌，尝判冥事。朱石君中丞问：“以佛法忏悔，有无利益？”蔡曰：“寻常冤谴，佛能置讼者于善处，彼得所欲，其怨自解，如人世之有和息也；至重业深仇，非人世所可和息者，即非佛所能忏悔，释迦牟尼亦无如之何。”斯言平易而近理。儒者谓佛法为必无，佛者谓种种罪恶皆可消灭，盖两失之。

余家距海仅百里，故河间古谓之瀛州。地势趋东，以渐而高，故海岸绝陡，潮不能出，水亦不能入。九河皆在河间，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，引之北行数百里，自碣石乃入，职是故也。海中每数岁或数十岁，遥见水云澒洞中，红光烛天，谓之烧海。辄有断椽折栋，随潮而上，人取以为薪。越数日，必互言某匠某匠，为神召去营龙宫，然无亲睹其人话鲛室贝阙之状者，第传闻而已。余谓是殆重洋巨舶，弗戒于火，水光映射，空无障翳，故千百里外皆可见。梁柱之类，舶上皆有，亦不必定属殿材也。

献县捕役某，尝奉差捕剧盗，就絷矣。盗妇有色，盗乞以妇侍寝而纵之逃，某弗许。后以积蠹多赃坐斩。行刑前二日，狱舍墙圮，压而死。狱吏叶某，坐不早葺治，得重杖。先是叶某梦身立堂下，闻堂上官吏论捕役事。官指挥曰：“一善不能掩千恶，千恶亦不能掩一善，免则不可，减则可。”既而吏抱牍出，殊不相识，谛视其官亦不识，方悟所到非县署。醒而阴贺捕役，谓且减死；不知神以得保首领为减也。人计捕役生平，只此一善，而竟得免刑。天道昭昭，何尝不许人晚盖哉！

吴江吴林塘言，其亲表有与狐女遇者，虽无疾病，而惘惘恒若神不足，父母忧之。闻有游僧能劾治，试往祈请。僧曰：“此魅与郎君夙缘，无相害

意，郎君自耽玩过度耳。然恐魅不害郎君，郎君不免自害，当善遣之。”乃夜诣其家，趺坐诵梵咒。家人遥见烛光下似绣衫女子，冉冉再拜，僧举拂子曰：“留未尽缘，作来世欢，不亦可乎？”欻然而隐，自是遂绝。林塘知其异人，因问以神仙感遇之事，僧曰：“古来传记所载，有寓言者，有托名者，有借抒恩怨者，有喜谈诙诡以诧异闻者，有点缀风流以为佳话，有本无所取而寄情绮语，如诗人之拟艳词者，大都伪者十八九，真者十一二。此一二真者，又大都皆才鬼灵狐花妖木魅，而无一神仙。其称神仙必诡词。夫神正直而聪明，仙冲虚而清静，岂有名列丹台，身依紫府，复有荡姬佚女，参杂其间，动入桑中之会哉？”林塘叹其精识，为古所未闻。说是事时，林塘未举其名字。后以问林塘子钟侨，钟侨曰：“见此僧时，才五六岁，当时未闻呼名字，今无可问矣。惟记其语音，似杭州人也。”

李芍亭家扶乩，其仙自称邱长春，悬笔而书，疾于风雨，字如颠素之狂草。客或拜求丹方，乩判曰：“神仙有丹诀，无丹方，丹方是烧炼金石之术也。《参同契》炉鼎铅汞，皆是寓名，非言烧炼。方士转相附会，遂贻害无穷。夫金石燥烈，益以火力，亢阳鼓荡，血脉偾张，故筋力似倍加强壮，而消铄真气，伏祸亦深。观艺花者，培以硫黄，则冒寒吐蕊，然盛开之后，其树必枯。盖郁热蒸于下，则精华涌于上，涌尽则立槁耳。何必纵数年之欲，掷千金之躯乎？”其人悚然而起。后芍亭以告田白岩，白岩曰：“乩仙大抵皆托名，此仙能作此语，或真是邱长春欤？”

吴云岩家扶乩，其仙亦云邱长春。一客问曰：“《西游记》果仙师所作，以演金丹奥旨乎？”批曰：“然。”又问：“仙师书作于元初，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，朱紫国之司礼监，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，唐太宗之太学士，翰林院中书科，皆同明制。何也？”乩忽不动，再问之不复答。知已词穷而遁矣。然则《西游记》为明人依托，无疑也。

文安王氏姨母，先太夫人第五妹也。言未嫁时，坐度帆楼中，遥见河畔停一船，有宦家中年妇，伏窗而哭，观者如堵。乳媪启后户往视，言是某知府夫人，昼寝船中，梦其亡女为人执缚宰割，呼号惨切，悸而寤，声犹在耳，似出邻船，遣婢寻视，则方屠一豚子，泻血于盎，未竟也。梦中见女缚足以绳，缚手以红带，复视其前足，信然，益悲怆欲绝，乃倍价赎而瘗之。其僮仆私言，此女十六而殁，存日极柔婉，惟嗜食鸡，每饭必具，或不具则不举箸，每岁恒割鸡七八百，盖杀业云。

交河有书生，日暮独步田野间，遥见似有女子避入秫田，疑荡妇之赴幽期者。逼往视之，寂无所睹。疑其窜伏深丛，不复追迹。归而大发寒热，且作谵语曰：“我饿鬼也。以君有禄相，不敢触忤，故潜匿草间。不虞忽相顾盼，枉步相寻，既尔有情，便当从君索食，乞惠薄奠，即从此辞。”其家为具纸钱肴酒，霍然而愈。苏进士语年曰：“此君本无邪心，以偶尔多

事，遂为此鬼所乘。小人之于君子，恒伺隙而中之也，言动可不慎哉？”

炎凉转瞬，即鬼魅亦然。程鱼门编修曰：“王文庄公遇陪祀北郊，必借宿安定门外一坟园。园故有祟，文庄弗睹也。一岁，灯下有所睹，越半载而文庄卒矣。所谓山鬼能知一岁事耶？”

太原申铁蟾言，昔自苏州北上，以舵牙触损，泊舟兴济之南。荒塍野岸，寂无一人，而夜闻草际有哦诗声，心知是鬼，与其友谛听之，所诵凡数十篇，幽咽断续，不甚可辨，铁蟾惟听得一句曰：“寒星炯炯生芒角。”其友听得二句曰：“夜深翁仲语，月黑鬼车来。”

张完质舍人，僦居一宅，或言有狐。移入之次日，书室笔砚皆开动，又失红柬一方，纷纭询问间，忽一钱铮然落几上，若偿红柬之值也。俄喧言所失红柬，粘宅后空屋，完质往视，则楷书“内室止步”四字，亦颇端正。完质曰：“此狐狡狯。”恐其将来恶作剧，乃迁去。闻此宅在保安寺街，疑即翁覃溪宅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，东光某宅有狐，一日，忽掷砖瓦，伤盆盎。某氏詈之。夜闻人叩窗语曰：“君睡否？我有一言。邻里乡党，比户而居，小儿女或相触犯，事理之常，可恕则恕之，必不可恕，告其父兄，自当处置。遽加以恶声，于理毋乃不可。且我辈出入无形，往来不测，皆君闻见所不及，提防所不到。而君攘臂以为难，庸有幸乎？于势亦必不敌。君熟计之。”某氏披衣起谢，自是遂相安。会亲串中有以僮仆微衅，酿为争斗，几成大狱者，又聃先生叹曰：“殊令人忆某氏狐。”

北河总督署有楼五楹，为蝙蝠所据多年矣。大小不知凡几，中一白者，巨如车轮，乃其魁也，能为变怪。历任总督，皆扃钥弗居。福建李公清时，延正一真人劾治，果皆徙去。不久，李公卒。蝙蝠复归。自是无敢问之者。余谓汤文正公驱五通神，除民害也。蝙蝠自处一楼，与人无患，李公此举，诚为可已而不已。至于猝捐馆舍，则适值其时，不得谓蝙蝠为祟。修短有数，岂妖魅能操其权乎？

余七八岁时，见奴子赵平，自负其胆，老仆施祥摇手曰：“尔勿恃胆，吾已以恃胆败矣。吾少年气最盛，闻某家凶宅，无人敢居，迳携幞被卧其内。夜将半，剨然有声，承尘中裂，忽堕下一人臂，跳掷不已；俄又堕一臂，又堕两足，又堕其身，最后乃堕其首，并满屋迸跃如猿猱。吾错愕不知所为。俄已合为一人，刀痕杖迹，腥血淋漓，举手直来搦吾颈。幸夏夜纳凉，挂窗未阖，急自窗跃出，狂奔而免，自是心胆并碎，至今犹不敢独宿也。汝恃胆不已，无乃不免如我乎？”平意不谓然，曰：“丈原大误。何不先捉其一段，使不能凑合成形？”后夜饮醉归，果为群鬼所遮，掖入粪坑中，几于灭顶。

同年钟上庭言，官宁德日，有幕友病亟。方服药，恍惚见二鬼曰："冥司有某狱待君往质，药可勿服也。"幕友言："此犹已五十余年，今何尚未了？"鬼曰："冥司法至严，而用法至慎，但涉疑似，虽明知其事，证人不具，终不为狱成，故恒待至数十年。"问："如是，不稽延拖累乎？"曰："此亦千万之一，不恒有也。"是夕果卒。然则果报有时不验，或缘此欤？又小说所载，多有生魂赴鞫者，或宜迟宜速，各因其轻重缓急欤？要之早晚虽殊，神理终不愦愦，则凿然可信也。

田氏媪诡言其家事狐神，妇女多焚香问休咎，颇获利。俄而群狐大集，需索酒食，罄所获不足供，乃被击破瓮盎，烧损衣物。哀乞不能遣，怖而他投。濒行时，闻屋上大笑曰："尔还敢假名敛财否？"自是遂寂。亦遂不徙，然并其先有之资，耗大半矣。此余幼时闻先太夫人说。又有道士称奉王灵官，掷钱卜事时有验，祈祷亦盛。偶恶少数辈，挟妓入庙，为所阻。乃阴从伶人假灵官鬼卒衣冠，乘其夜醮，突自屋脊跃下，据坐诃责其惑众，命鬼卒缚之，持铁蒺将拷问。道士惶怖伏罪，具陈虚诳取钱状。乃哄堂一笑，脱衣冠高唱而出。次日觅道士，则已窜矣。此雍正甲寅七月事。余随先姚安公宿沙河桥，闻逆旅主人说。

安邑宋半塘，尝官鄞县。言鄞有一生，颇工文，而偃蹇不第。病中梦至大官署，察其形状，知为冥司。遇一吏乃其故人，因叩其："此病得死否？"曰："君寿未尽而禄尽，恐不久来此。"生言："生平以馆谷糊口，无过分之暴殄，禄何以先尽？"吏太息曰："正为受人馆谷，而疏于训课，冥司谓无功窃食，即属虚糜，销除其应得之禄，补所探支，故寿未尽而禄尽也。盖在三之义，名分本尊，利人修脯，误人子弟，谴责亦最重。有官禄者减官禄，无官禄者则减食禄，一锱一铢，计较不爽。世徒见才士通儒或贫或夭，动言天道之难明，焉知自误生平，罪多坐此哉！"生怅然而寤，病果不起。临殁，举以戒所亲。故人得知其事云。

道士庞斗枢，雄县人，尝客献县高鸿胪家。先姚安公幼时，见其手撮棋子布几上，中间横斜萦带，不甚可辨，外为八门，则井然可数。投一小鼠，从生门入，则曲折寻隙而出，从死门入，则盘旋终日，不得出。以此信鱼腹阵图，定非虚语。然斗枢谓此特戏剧耳。至国之兴亡，系乎天命，兵之胜败，在乎人谋，一切术数，皆无所用。从古及今，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，即如符咒厌劾，世多是术，亦颇有验时。然数千年来，战争割据之世，是时岂竟无传，亦未闻某帝某王某将某相死于敌国之魇魅也。其他可类推矣。姚安公曰："此语非术士所能言，此理亦非术士所能知。"

从舅安公介然言，佃户刘子明，家粗裕。有狐居其仓屋中，数十年一无所扰。惟岁时祭以酒五盏，鸡子数枚而已。或遇火盗，辄叩门窗作声，使主人知之。相安已久。一日，忽闻吃吃笑不止，问之不答。笑弥甚，怒而诃之，忽应曰："吾自笑厚结盟之兄弟，而疾其亲兄弟者也；吾自笑厚其妻

前夫之子，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，何预于君，而见怒如是？”刘大惭，无以应。俄闻屋上朗诵《论语》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语之言，能无悦乎？绎之为贵。”太息数声而寂。刘自是稍改其所为。后余以告邵暗谷，暗谷曰：“此至亲密友所难言，而狐能言之；此正言庄论所难入，而狐以诙谐悟之，东方曼倩何加焉？子倘到刘氏仓屋，当向门三揖之。”

玛纳斯有遣犯之妇，入山采樵，突为玛哈沁所执。玛哈沁者，额鲁特之流民，无君长，无部族，或数十人为队，或数人为队，出没深山中，遇禽食禽，遇兽食兽，遇人即食人。妇为所得，已褫衣缚树上，炽火于旁。甫割左股一脔，忽闻火器一震，人语喧阗，马蹄声殷动林谷，以为官军掩至，弃而遁。盖营卒牧马，偶以鸟枪击雉子，误中马尾。一马跳掷，群马皆惊，相随逸入万山中，共噪而追之也。使少迟须臾，则此妇血肉狼藉矣。岂非若或使之哉？妇自此遂持长斋，尝谓人曰：“吾非佞佛求福也。天下之痛苦，无过于脔割者；天下之恐怖，亦无过于束缚以待脔割者。吾每见屠宰，辄忆自受楚毒时。思彼众生，其痛苦恐怖，亦必如我，固不能下咽耳。”此言亦可告世之饕餮者也。

奴子刘琪，畜一牛一犬，牛见犬辄触，犬见牛辄噬，每斗至血流不止。然牛惟触此犬，见他犬则否；犬亦惟噬此牛，见他牛则否。后系至两处，牛或闻犬声，犬或闻牛声，皆昂首瞑视。后先姚安公官户部，余随至京师，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。或曰：“禽兽不能言者，皆能记前生。此牛此犬，殆佛经所谓夙冤，今尚相识欤？”余谓夙冤之说，凿然无疑；谓能记前生，则似乎未必。亲串中有姑嫂相恶者，嫂与诸小姑皆睦，惟此小姑则如仇；小姑与诸嫂皆睦，惟此嫂则如仇，是岂能记前生乎？盖怨毒之念，根于性识，一朝相遇，如相反之药，虽枯根朽草，本自无知，其气味自能激斗耳。因果牵缠，无施不报，三生一瞬，可快意于睚眦哉。”

从伯君章公言，前明清县张公，十世祖赞祁公之外舅也。尝与邑人约连名讼县吏，乘马而往。经祖墓前，有旋风扑马首，惊而堕。从者舁以归，寒热陡作，忽迷忽醒，恍惚中似睹鬼物。将延巫禳解，忽起坐作其亡父语曰：“尔忽祈祷，扑尔马者我也。凡讼无益，使理曲，何可证？使理直，公论具在，人人为扼腕，是即胜矣，何必讼？且讼役讼吏，为患尤大，讼不胜，患在目前；幸而胜，官有来去，此辈长子孙，必相报复，患在后日。吾是以阻尔行也。”言讫，仍就枕，汗出如雨，比睡醒则霍然矣。既而连名者皆败，始信非谵语也。此公闻于伯祖湛元公者，湛元公一生未与人涉讼，盖守此戒云。

世有圆光术，张素纸于壁，焚符召神，使五六岁童子视之，童子必见纸上突现大圆镜，镜中人物历历，示未来之事，犹卦影也。但卦影隐示其象，此则明着其形耳。庞斗枢能此术，某生素与斗枢狎，尝觊觎一妇，密祈斗

枢圆光，观谐否。斗枢骇曰："此事岂可渎鬼神！"固强之。不得已勉为焚符，童子注视良久，曰："见一亭子，中设一榻，三娘子与一少年坐其上。"三娘子者，某生之亡妾也。方诟责童子妄语，斗枢大笑曰："吾亦见之，亭中尚有一匾，童子不识字耳。"怒问："何字？"曰："'己所不欲'四字也。"某生默然拂衣去。或曰："斗枢所焚实非符。先以饼饵诱童子，教作是语。"是殆近之。虽曰恶谑，要未失朋友规过之义也。

先太夫人言，外祖家恒夜见一物，舞蹈于楼前，见人则窜避。月下循窗隙窥之，衣惨绿衫，形蠢蠢如巨鳖，见其手足而不见其首，不知何怪。外叔祖紫衡公遣健仆数人，持刀杖绳索伏门外，伺其出，突掩之。踉跄逃入楼梯下。秉火照视，则墙隅绿锦袱包一银船，左右有四轮，盖外祖家全盛时儿童戏剧之物。乃悟绿衫其袱，手足其四轮也。熔之得三十余金。一老媪曰："吾为婢时，房中失此物，同辈皆大遭棰楚。不知何人窃置此间，成此魅也。"《搜神记》载孔子之言曰："夫六畜之物，龟蛇鱼鳖草木之属，神皆能为妖怪，故谓之五酉。五行之方，皆有其物。酉者，老也，故物老则为怪矣。杀之则已，夫何患焉？"然则物久而幻形，固事理之常耳。

两世夫妇如韦皋、玉箫者，盖有之矣。景州李西崖言，乙丑会试，见贵州一孝廉，述其乡民家生一子，甫能言，即云："我前生某氏之女，某氏之妻，夫名某字某，吾卒时夫年若干，今年当若干，所居之地，距民家四五日程耳。"此语渐闻。至十四五岁时，其故夫知有是说，迳来寻问，相见涕泗，述前生事悉相符。是夕，竟抱被同寝，其母不能禁。疑而窃听，灭烛以后，已妮妮儿女语矣。母怒，逐其故夫去，此子愤悒不食，其故夫亦栖迟旅舍不肯行。一日，防范偶疏，竟相偕遁去，莫知所终。异哉此事，古所未闻也。此谓发乎情而不止乎礼矣。

东光霍从占言，一富室女，五六岁时，因夜出观剧，为人所掠卖。越五六年，掠卖者事败，供曾以药迷此女。移檄来问，始得归。归时视其肌肤，鞭痕、杖痕、剪痕、锥痕、烙痕、烫痕、爪痕、齿痕，遍体如刻画，其母抱之泣数日。每言及，辄沾襟。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无人理，幼时不知所为，战栗待死而已。年渐长，不胜其楚。思自裁，夜梦老人曰："尔勿短见。再烙两次，鞭一百，业报满矣。"果一日，缚树受鞭，甫及百，而县吏持符到。盖其母御婢极残忍，凡觳觫而侍立者，鲜不带血痕；回眸一视，则左右无人色。故神示报于其女也。然竟不悛改，后疽发于项死，子孙今亦式微。从占又云，一宦家妇遇婢女有过，不加鞭箠，但褫下衣使露体伏地，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。后患颠痫，每防守稍疏，辄裸而舞蹈云。

汲孺爱先生言，其仆自邻村饮酒归，醉卧于路，醒则草露沾衣，月向午矣。欠伸之顷，见一人瑟缩立树后，呼问为谁，曰："君勿怖，身乃鬼也。此间群鬼喜嬲醉人，来为君防守耳。"问："素昧生平，何以见护？"曰："君忘之耶？我殁之后，有人为我妇造蜚语，君不平而白其诬，

故九泉衔感也。”言讫而灭，竟不及问其为谁，亦不自记有此事。盖无心一语，黄壤已闻。然则有意造言者，冥冥之中宁免握拳啮齿耶？

河间献王墓，在献县城东八里。墓前有祠，祠前二柏树，传为汉物，未知其审，疑后人所补种。左右陪葬二墓，县志称左毛苌，右贯长卿。然任邱又有毛苌墓，亦莫能详也。或曰：“苌宋代追封乐寿伯，献县正古乐寿地，任邱毛公墓，乃毛亨也。”理或然欤。从舅安公五占言，康熙中，有群盗觊觎玉鱼之藏，乃种瓜墓前，阴于团焦，中穿地道。将近墓，探以长锥，有白气随锥射出，声若雷霆，冲诸盗皆仆，乃不敢掘。论者谓：“王墓封闭二千载，地气久郁，故遇隙涌出，非有神灵。”余谓：“王功在《六经》，自当有鬼神呵护。穿古冢者多矣，何他处地气不久郁而涌乎？”

鬼魅在人腹中语，余所见闻凡三事。一为云南李编修衣山，因扶乩与狐女唱和，狐女姊妹数辈，并入居其腹中，时时与语。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，竟颠痫终身。余在翰林目见之。一为宛平张文鹤友，官南汝光道时，与史姓幕友宿驿舍。有客投刺谒史，对语彻夜。比晓，客及仆皆不见，忽闻语出史腹中，后拜斗祛之去。俄仍归腹中，至史死乃已。疑其夙冤也。闻金听涛少宰言之。一为平湖一尼，有鬼在腹中，谈休咎多验，檀施鳞集。鬼自云：“夙生负此尼钱，以此为偿。”如《北梦琐言》所记田布事。人侧耳尼腋下，亦闻其语，疑为樟柳神也。闻沈云椒少宰言之。

晋杀秦谍，六日而苏。或由缢杀杖杀，故能复活，但不识未苏以前作何情状。诂经有体，不能如小说琐记也。佃户张天锡，尝死七日，其母闻棺中击触声，开视，已复生。问其死后何所见。曰：“无所见，亦不知经七日，但倏如睡去，倏如梦觉耳。”时有老儒馆余家，闻之拊髀雀跃曰：“程朱圣人哉！鬼神之事，孔孟犹未敢断其无，惟二先生敢断之。今死者复生，果如所论，非圣人能之哉！”余谓：“天锡自气结尸厥，瞀不知人，其家误以为死耳，非真死也。虢太子事载于《史记》，此翁未见耶？”

帝王以刑赏劝人善，圣人以褒贬劝人善，刑赏有所不及，褒贬有所弗恤者，则佛以因果劝人善，其事殊，其意同也。缁徒执罪福之说诱胁愚民，不以人品邪正分善恶，而以布施有无分善恶，福田之说兴，瞿昙氏之本旨晦矣。闻有走无常者，以血盆忏经有无利益问冥吏，冥吏曰：“无是事也。夫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是天地自然之气，阴阳不息之机也。化生必产育，产育必秽污，虽贤媛淑母亦不得不然，非自作之罪也。如以为罪，则饮食不能不便溺，口鼻不能不涕唾，是亦秽污，是亦当有罪乎？为是说者，盖以最易惑者惟妇女，妇女所必不免者惟产育，以是为有罪，以是罪为非忏不可，而闺阁之财无不充功德之费矣。尔出入冥司，宜有闻见，血池果在何处，堕血池者果有何人，乃犹疑而问之欤？”走无常后以告人，人讫无信其言者。积重不返，此之谓矣。

释明玉言，西山有僧，见游女踏青，偶动一念。方徙倚凝思间，有少妇忽与目成，渐相软语，云："家去此不远，夫久外出，今夕，当以一灯在林外相引。"叮咛而别。僧如期往，果荧荧一灯，相距不半里，穿林渡涧，随之以行，终不能迫及。既而或隐或现，倏左倏右，奔驰转辗，道路遂迷，困不能行，踣卧老树之下。天晓谛观，仍在故处，再往林中，则苍藓绿莎，履痕重叠，乃悟彻夜绕此树旁，如牛旋磨也。自知心动生魔，急投本师忏悔，后亦无他。又言山东一僧，恒见经阁上有艳女下窥，心知是魅，然思念魅亦良得，迳往就之，则一无所睹，呼之亦不出。如是者凡百余度，遂惘惘得心疾，以至于死。临死乃自言之。此或夙世冤愆，借以索命欤？然二僧究皆自败，非魔与魅败之也。

吴惠叔言，医者某生，素谨厚。一夜，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，医者大骇，峻拒之。次夕，又添持珠花两枝来，医者益骇，力挥去。越半载余，忽梦为冥司所拘，言有诉其杀人者。至，则一披发女子，项勒红巾，泣陈乞药不与状。医者曰："药医活人，岂敢杀人以渔利？汝自以奸败，于我何有？"女子曰："我乞药时，孕未成形。倘得堕之，我可不死，是破一无知之血块，而全一待尽之命也。既不得药，不能不产。以致子遭扼杀，受诸痛苦，我亦见逼而就缢。是汝欲全一命，反戕两命矣。罪不归汝，反归谁乎？"冥官喟然曰："汝所言，酌乎时势；彼所执者，则理也。宋以来固执一理，而不揆事势之利害，独此人也哉？汝且休矣。"拊几有声，医者悚然而悟。

惠叔又言，有疫死还魂者，在冥司遇其故人，褴褛荷校，相见悲喜，不觉握手太息曰："君一生富贵，竟不能带至此耶？"其人蹙然曰："富贵皆可带至此，但人不肯带尔。生前有功德者，至此何尝不富贵耶？寄语世人早作带来计可也。"李南涧曰："善哉斯言，胜于谓富贵皆空也。"

第十卷 如是我闻四

长山聂松岩言，安邱张卯君先生家有书楼，为狐所据，每与人对语。媪婢僮仆，凡有隐匿，必对众暴之。一家畏若神明，惕惕然不敢作过。斯亦能语之绳规，无形之监史矣。然奸黠者，或敬事之，则讳其所短，不肯质言。盖聪明有余，正直则不足也，斯狐之所以为狐欤！

沧州插花庙老尼董氏言，尝夜半睡醒，闻佛殿磬声铿然，如有人礼拜者。次日告其徒，曰："师耳鸣。"至夜复然，乃潜起蹑足窥之。佛光青荧，依稀辨物，见击磬者，乃其亡师；一少妇对佛长跪，喁喁絮祝，回面向内，不识为谁。细听所祝，则为夫病求福也。恐怖失措，触朱槅有声。阴气冥蒙，灯光骤暗。再明，则已无睹矣。先外祖雪峰张公曰："此少妇已入黄壤，犹忧夫病，闻之使人增伉俪之情。"董尼有言，近一卖花老媪，夜经某氏墓，突见某夫人魂立树下，以手招之。无路可避，因战栗拜谒。某夫人曰："吾夜夜在此，待一相识人寄信，望眼几穿，今乃见尔。归告我女我婿，一切阴谋，鬼神皆已全知，无更枉抛心力。吾在冥府，大受鞭笞，地下先亡，更人人唾詈，无地自容，惟日避此树边，苦雨凄风，酸辛万状，尚不知沉沦几辈，得付转轮。似闻须所夺小郎赀财，耗散都尽，始冀有生路也。又婿有密札数纸，病中置螺甸小箧中，嘱其检出毁灭，免得他日口实。"叮咛再三，呜咽而灭。媪潜告其女。女怒曰："为小郎游说耶？"迨于箧中见前札，乃始悚然。后女家日渐消败。亲串中知其事者，皆合掌曰："某夫人生路近矣。"

乌鲁木齐提督巴公彦弼言，昔从征乌什时，梦至一处山麓，有六七行幄，而不见兵卫，有数十人出入往来，亦多似文吏。试往窥视，遇故护军统领某公（某名凡五字，公以滚舌音急呼之，今不能记。）。握手相劳苦，问："公久逝，今何事到此？"曰："吾以平生拙直，得受冥官，今随军籍记战没者也。"见其几上诸册，有黄色、红色、紫色、黑色数种。问："此以旗分耶？"微笑曰："安有紫旗、黑旗？（虽旧有黑旗，以黑色夜中难辨，乃改为蓝旗，此公盖偶未知也。）此别甲乙之次第耳。"问："次第安在？"曰："赤心为国，奋不顾身者，登黄册；恪遵军令，宁死不挠者，登红册；随众驱驰，转辗而殒者，登紫册；仓皇奔溃，无路求生，蹂践裂尸，追歼断脰者，登黑册。"问："同时受命，血溅尸横，岂能一一区分，毫无舛误？"曰："此惟冥官能辨矣。大抵人亡魂在，精气如生。应登黄册者，其精气如烈火炽腾，蓬蓬勃勃；应登红册者，其精气如烽烟直上，风不能摇；应登紫册者，其精气如云漏电光，往来闪烁。此三等中，最上者为神明，最下者亦归善道。至应登黑册者，其精气瑟缩摧颓，如死灰无焰，在朝廷褒崇忠义，自一例哀荣，阴曹则以常鬼视之，不复齿数矣。"巴公侧耳敬听，悚然心折，方欲自问将来，忽炮声惊觉。后常以告

麾下，曰：“吾临阵每忆斯语，便觉捐身锋镝，轻若鸿毛。”

《夜灯丛录》载谢梅庄戆子事，而不知戆子姓卢名志仁，盖未见梅庄自作戆子传，仅据传闻也。霍京兆易书，戍癸苏图时，轿夫王二与戆子事相类，后殁于塞外，京兆哭之恸。一夕，忽闻帐外语曰：“羊被盗矣，可急向西北追。”出视果然，听其语音，灼然王二之魂也。京兆有一仆方辞归，是日睹此异，遂解装不行，谓其曹曰：“恐冥冥王二笑人。”

沧州瞽者蔡某，每过南山楼下，即有一叟邀之弹唱，且对饮。渐相狎，亦时至蔡家共酌，自云：“姓蒲，江西人，因贩磁到此。”久而觉其为狐。然契合甚深，狐不讳，蔡亦不畏也。会有以闺阃蜚语涉讼者，众议不一，偶与言及，曰：“君既通灵，必知其审。”狐艴然曰：“我辈修道人，岂干预人家琐事。夫房帏秘地，男女幽期，暧昧难明，嫌疑易起，一犬吠影，每至于百犬吠声。即使果真，何关外人之事？乃快一日之口，为人子孙数世之羞，斯已伤天地之和，召鬼神之忌矣。况蛇杯弓影，恍惚无凭，而点缀铺张，宛如目睹，使人忍之不可，辨之不能，往往致抑郁难言，含冤毕命。其怨毒之气，尤历劫难消，苟有幽灵，岂无业报？恐刀山剑树之上，不能不为是人设一座也。汝素朴诚，闻此事亦当掩耳，乃考求真伪，意欲何为？岂以失明不足，尚欲犁舌乎？”投杯迳去，从此遂绝。蔡愧悔，自批其颊，恒述以戒人，不自隐匿也。

舅氏张公梦征言，所居吴家庄西，一丐者死于路，所畜犬守之不去。夜有狼来啖其尸，犬奋啮不使前。俄诸狼大集，犬力尽踣，遂并为所啖，惟存其首，尚双目怒张，皆如欲裂。有佃户守瓜田者亲见之。又程易门在乌鲁木齐，一夕有盗入室，已逾墙将出，所畜犬追啮其足，盗抽刃斫之，至死啮终不释，因就擒。时易门有仆曰龚起龙，方负心反噬。皆曰：“程太守家有二异，一人面兽心，一兽面人心。”

余在乌鲁木齐日，骁骑校萨音绰克图言，曩守江山口卡伦，一日将曙，有乌哑哑对户啼，恶其不吉，引骹矢射之，嗷然有声，掠乳牛背上过。牛骇而奔，呼数卒急追。入一山坳，遇耕者二人，触一人仆，扶视无大伤，惟足跛难行，问其家不远，共舁送归。入室坐未定，闻小儿连呼有贼，同出助捕，则逃遣犯韩云，方逾垣盗食其瓜，因共执焉。使乌不对户啼，则萨音绰克图不射；萨音绰克图不射，则牛不惊逸；牛不惊逸，则不触人仆；不触人仆，则数卒不至其家；徒一小儿见人盗瓜，其势必不能絷缚。乃转辗相引，终使受絷伏诛。此乌之来，岂非有物凭之哉？盖云本剧寇，所劫杀者多矣。尔时虽无所睹，实与刘刚遇鬼因果相同也。

又佐领额尔赫图言，曩守吉木萨卡伦，夜闻团焦外呜呜有声，人出逐，则渐退。人止则止，人返则复来，如是数夕。一戍卒有胆，竟操刃随之，寻声迤逦入山中，至一僵尸前而寂。视之，有野兽啮食痕，已久枯矣。卒还

以告。心知其求瘞也，具棺葬之。遂不复至。夫神识已离，形骸何有？此鬼沾沾于遗蜕，殊未免作茧自缠。然蝼蚁鱼鳖之谈，自庄生之旷见。岂能使含生之属，均如太上忘情？观于兹事，知棺衾必慎，孝子之心；胔骼必藏，仁人之政。圣人通鬼神之情状，何尝谓魂升魄降，遂冥冥无知哉？

献县令某，临殁前，有门役夜闻书斋人语曰："渠数年享用奢华，禄已耗尽。其父诉于冥司，探支来生禄一年治未了事，未知许否也？"俄而令暴卒。董文恪公尝曰："天道凡事忌太甚，故过奢过俭，皆足致不祥。然历历验之，过奢之罚，富者轻，而贵者重；过俭之罚，贵者轻，而富者重。盖富而过奢，耗己财而已；贵而过奢，其势必至于贪婪，权力重则取求易也。贵而过俭，守己财而已；富而过俭，其势必至于刻薄，计较明则机械多也。士大夫时时深念，知益己者必损人。凡事留其有余，则召福之道也。"

小奴玉保言，特纳格尔农家，忽一牛入其牧群，甚肥健，久而无追寻者，询访亦无失牛者，乃留畜之。其女年十三四，偶跨此牛往亲串家，牛至半途，不循蹊径，负女渡岭蓦涧，直入乱山。崖陡谷深，堕必糜碎，惟抱牛颈呼号，樵牧者闻声追视，已在万峰之顶，渐灭没于烟霭间。其或饲虎狼，或委溪壑，均不可知矣。皆咎其父贪攘此牛，致罹大害。余谓此牛与此女，合是夙冤，即驱逐不留，亦必别有以相报也。

故城刁飞万言，一村有二塾师，雨后同步至土神祠，踞砌对谈，移时未去。祠前地净如掌，忽见坌起似字迹，共起视之，则泥土杖画十六字曰："不趁凉爽，自课生徒，溷入书馆，不亦愧乎？"盖祠无居人，狐据其中，怪二人久聒也。时程试方增律诗，飞万戏曰："随手成文，即四言叶韵，我愧此狐。"

飞万又言，一书生最有胆，每求见鬼，不可得。一夕，雨霁月明，命小奴携罂酒诣丛冢间，四顾呼曰："良夜独游，殊为寂寞，泉下诸友，有肯来共酌者乎？"俄见磷光荧荧，出没草际。再呼之，呜呜相距丈许，皆止不进。数其影约十余，以巨杯挹酒，洒之，皆俯嗅其气。有一鬼称酒绝佳，请再赐。因且洒且问曰："公等何故不轮回？"曰："善根在者转生矣，恶贯盈者堕狱矣。我辈十三人，罪根未满，待轮回者四；业报沉沦，不得轮回者九也。"问："何不忏悔求解脱？"曰："忏悔须及未死时，死后无着力处矣。"洒酒既尽，举罂视之，各踉跄去。中一鬼回首叮咛曰："饿鬼得饫壶觞，无以报德，谨以一语奉赠：'忏悔须及未死时也。'"

翰林院笔贴式伊实，从征伊犁时，血战突围，身中七矛。越两昼夜复苏，疾驰一昼夜，犹追及大兵。余与博晰斋同在翰林时，见有伤痕，细询颠末。自言："被创时，绝无痛楚，但忽如沉睡。既而渐有知觉，则魂已离体，四顾皆风沙澒洞，不辨东西。了然自知为已死，倏念及子幼家贫，酸

彻心骨，便觉身如一叶，随风漾漾欲飞；倏念及虚死不甘，誓为厉鬼杀贼，即觉身如铁柱，风不能摇。徘徊伫立间，方欲直上山顶，望敌兵所在，俄如梦醒，已僵卧战血中矣。”晰斋太息曰：“闻斯情状，使人觉战死无可畏，然则忠臣烈士，正复易为，人何惮而不为也！”

里有古氏，业屠牛，所杀不可缕数。后古叟目双瞽，古媪临殁时，肌肤溃裂，痛苦万状，自言：“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。”呼号月余，乃终。侍姬之母沈媪亲见其事。杀业至重，牛有功于稼穑，杀之业尤重。《冥祥记》载晋庾绍之事，已有“宜勤精进，不可杀生，若不能都断，可勿宰牛”之语。此牛戒之最古者。《宣室志》载夜叉与人杂居则疫生，惟避不食牛人。《酉阳杂俎》亦载之。今不食牛人遇疫，实不传染，小说固非尽无据也。

海宁陈文勤公言，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，安溪李文贞公也。公拜问涉世之道，文贞判曰：“得意时毋太快意，失意时毋太快口，则永保终吉。”公终身诵之，尝诲门人曰：“得意时毋太快意，稍知利害者能之；失意时毋太快口，则贤者或未能。夫快口岂特怨尤哉！夷然不屑，故作旷达之语，其招祸甚于怨尤也。”余因忆先高祖《花王阁》剩稿中载，宋盛阳先生（讳大壮，河间诸生，先高祖之外舅也。）赠诗曰：“狂奴犹故态，旷达是牢骚。”与公所论殆似重规叠矩矣。

有额鲁特女，为乌鲁木齐民间妇，数年而寡。妇故有姿首，媒妁日叩其门，妇谢曰：“嫁则必嫁。然夫死无子，翁已老，我去将谁依？请待养翁事毕，然后议。”有欲入赘其家代养其翁者，妇又谢曰：“男子性情不可必，万一与翁不相安，悔且无及。亦不可。”乃苦身操作，翁温饱安乐，竟胜于有子时。越六七年，翁以寿终。营葬毕，始痛哭别墓，易彩服升车去。论者惜其不贞，而不能不谓之孝。内阁学士永公时镇其地，闻之叹曰：“此所谓质美而未学。”

新城王符九言，其友人某，选贵州一令，贷于西商，抑勒剥削，机械百出。某迫于程限，委曲迁就，而西商枝节益多。争论至夜分，始茹痛书券；计券上百金，实得不及三十金耳。西商去后，持金贮箧，方独坐太息。忽闻檐上人语曰：“世间无此不平事！公太柔懦，使人愤填胸臆。吾本意来盗公，今且一惩西商，为天下穷官吐气也。”某悸不敢答。俄屋角窸窣有声，已越垣逕去。次日，闻西商被盗，箧中新旧借券，皆席卷去矣。此盗殊多侠气。然亦西商所为太甚，干造物之忌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。

许文木言，其亲串有得新官者，盛具牲醴享祖考。有巫能视鬼，窃语人曰：“某家先灵受祭时，皆颜色惨沮，如欲下泪，而后巷某甲之鬼，乃坐对门屋脊上，翘足而笑。是何故也？”后其人到官，未久即服法，始悟其

祖考悲泣之由。而某甲之喜，则终不解。久而有知其阴事者，曰："某甲女有色，是尝遣某妪，诱以金珠，同宿数夕，人不知而鬼知也。"谁谓冥冥可堕行哉！

王梅序孝廉言，交河城西有古墓，林木丛杂，云藏妖魅，犯之者多患寒热。樵牧不敢近。一老儒耿直负气，由所居至县城，其地适中，过必憩息，偃蹇傲倪，竟无所见闻，如是数年。一日，又坐墓，袒裼纳凉，归而发狂谵语曰："曩以汝为古君子，故任汝放诞，未敢侮汝。汝近乃作负心事，知从前规言矩步，皆貌是心非，今不复畏汝矣。"其家再三拜祷，昏愦数日，自是索然气馁，每经其地，辄俯首疾趋。观此知魅不足畏，心苟无邪，虽凌之而不敢校；亦观此而知魅大可畏，行苟有玷，虽秘之而皆能窥。

门人萧山汪生辉祖，字焕曾，乾隆乙未进士，今为湖南宁远县知县。未第时，久于幕府，撰《佐治药言》二卷。中载近事数条，颇足以资法戒。其一曰：孙景溪先生，讳尔周。令吴桥时，幕客叶某，一夕方饮酒，偃卧于地，历二时而苏。次日，闭户书黄纸疏，赴城隍庙拜毁。莫喻其故。越六日，又偃仆如前，良久复起，则请迁居于署外。自言："八年前，在山东馆陶幕，有士人告恶少调其妇。本拟请主人专惩恶少，不必妇对质。而问事谢某，欲窥妇姿色，怂恿传讯，致妇投环，恶少亦抵法。今恶少控于冥府，谓妇不死则渠无死法，而妇死由内幕之传讯。馆陶城隍神移牒来拘。昨具疏申辨，谓妇本应对质，且造意者为谢某。顷又移牒，谓：'传讯之意在窥其色，非理其冤，念虽起于谢，笔实操于叶，谢已摄至，叶不容宽。'余必不免矣。"越夕而殒。其一曰：浙江臬司同公言，乾隆乙亥秋审时，偶一夜潜出察诸吏治事状，皆已酣寝，惟一室灯烛明。穴窗窃窥，见一吏方理案牍，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妇，甚骇异，姑视之。见吏初抄一签，旋毁稿更书，少妇敛衽退，又抽一卷沉思良久，书一签，老翁亦揖而退。传诘此吏，则先理者，为台州因奸致死一案，初拟缓决，旋以身列青衿，败检酿命，改情实；后抽之卷，为宁波叠殴致死一案，初拟情实，旋以索逋理直，死由还殴，改缓决。知少妇为捐生之烈魄，老翁累囚之先灵矣。其一曰：秀水县署有爱日楼，板梯久毁，阴雨辄闻鬼泣声。一老吏言，康熙中，令之母善诵佛号，因建此楼。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来，盛夏不欲见人，独处楼中，案牍饮食皆缒而上下。一日，闻楼上惨号声，从者急梯而上，则胡裸体浴血，自刺其腹，并碎劙周身，如刻画。自云："曩在湖南某县幕，有奸夫杀本夫者，奸妇首于官，吾恐主人有失察咎，以访拿报，妇遂坐磔。顷见一神引妇来，剚刃于吾腹，他不知也。"号呼越夕而死。其一曰：吴兴某以善治钱谷有声，偶为同事者所慢，因密讦其寝盗阴事于上官，竟成大狱。后自啮其舌而死。又无锡张某在归安令裘鲁青幕，有奸夫杀本夫者，裘以妇不同谋，欲出之，张大言曰："赵盾不讨贼为杀君，许止不尝药为弑父，《春秋》有诛意之法，是不可纵也。"妇竟论

死。后张梦一女子披发持剑，搏膺而至曰：“我无死法，汝何助之急也？”以刃刺之，觉而刺处痛甚。自是夜夜为厉，以至于死。其一曰：萧山韩其相先生，少工刀笔，久困场屋，且无子，已绝意进取矣。雍正癸卯，在公安县幕，梦神语曰：“汝因笔孽多，尽削禄嗣。今治狱仁恕，赏汝科名及子，其速归。”未以为信，次夕梦复然。时已七月初旬，答以试期不及。神曰：“吾能送汝也。”寤后急理归装，江行风利，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，以遗才入闱中式。次年，果举一子。焕曾笃实有古风，其所言当不妄。又所记囚关绝嗣一条曰：平湖杨研耕，在虞乡县幕时，主人兼署临晋，有疑狱久未决。后鞫实为弟殴兄死，夜拟谳牍毕，未及灭烛而寝，忽闻牀上钩鸣，帐微启，以为风也。少顷复鸣，则帐悬钩上，有白须老人跪牀前叩头。叱之不见，而几上纸翻动有声，急起视，则所拟谳牍也。反覆详审，罪实无枉，惟其家四世单传，至其父始生二子，一死非命，一又伏罪，则五世之祀斩矣。因毁稿存疑如故。盖以存疑为是也。余谓以王法论，灭伦者必诛；以人情论，绝祀者亦可悯。生与杀皆碍，仁与义竟两妨矣。如必委曲以求通，则谓杀人者抵以死，死者之冤已伸，伸己之冤以绝祖父之祀，其兄有知，必不愿。使其竟愿，是无人心矣。虽不抵不为枉，是一说也。或又谓情者一人之事，法者天下之事也，使凡仅兄弟二人者，弟杀其兄，哀其绝祀皆不抵，则夺产杀兄者多矣，何法以正伦纪乎？是又未尝非一说也。不有皋陶，此狱实为难断，存以待明理者之论定可矣。

姚安公言，昔在舅氏陈公德音家，遇骤雨，自巳至午乃息，所雨皆沤麻水也。时西席一老儒方讲学，众因叩曰：“此雨究竟是何理？”老儒掉头面壁曰：“子不语怪。”

刘香畹言，曩客山西时，闻有老儒经古冢，同行者言中有狐，老儒詈之，亦无他异。老儒故善治生，冬不裘，夏不絺，食不肴，饮不荈，妻子不宿饱，铢积锱累得四十金，溶为四锭，秘缄之，而对人自诉无担石。自詈狐后，所储金或忽置屋颠树杪，使梯而取；或忽在淤泥浅水，使濡而求；甚或忽投圂圊，使探而濯；或移易其地，大索乃得；或失去数日，从空自堕；或与客对坐，忽纳于帽檐；或对人供揖，忽铿然脱袖，千变万化，不可思议。一日，突四铤跃掷空中，如蛱蝶飞翔，弹丸击触，渐高渐远，势将飞去，不得已，焚香拜祝，始自投于怀，自是不复相嬲，而讲学之气焰，已索然尽矣。说是事时，一友曰：“吾闻以德胜妖，不闻以詈胜妖也，其及也固宜。”一友曰：“使周张程朱詈，妖必不兴，惜其古貌不古心也。”一友曰：“周张程朱必不轻詈，惟其不足于中，故悻悻于怀也。”香畹首肯曰：“斯言洞症结矣。”

香畹又言，一孝廉颇善储蓄，而性啬。其妹家至贫，时逼除夕，炊烟不举，冒风雪徒步数十里，乞贷三五金，期明春以其夫馆谷偿，坚以窘辞。其母涕泣助请，辞如故。母脱簪珥付之去，孝廉如弗闻也。是夕，有盗穴

壁入，罄所有去，迫于公论，弗敢告官捕。越半载，盗在他县败，供曾窃孝廉家，其物犹存十之七，移牒来问，又迫于公论，弗敢认。其妇惜财不能忍，因遣子往认焉。孝廉内愧，避弗见客者半载。夫母子天性，兄妹至情，以啬之故，人如陌路，此真闻之扼腕矣。乃盗遽乘之，使人一快；失而弗敢言，得而弗敢取，又使人再快；至于椎心茹痛，自匿其瑕，复败于其妇，瑕终莫匿，更使人不胜其快。颠倒播弄，如是之巧，谓非若或使之哉？然能愧不见客，吾犹取其足为善，充此一愧，虽以孝友闻，可也。

卢霁渔编修，患寒疾，误延读《景岳全书》者，投人参，立卒。太夫人悔焉，哭极恸，然每一发声，辄闻板壁格格响，夜或绕牀呼阿母，灼然辨为霁渔声。盖不欲高年之过哀也。悲哉，死而犹不忘亲乎？

海阳鞠前辈庭和言，一宦家妇临卒，左手挽幼儿，右手挽幼女，呜咽而终，力擘之乃释，目炯炯尚不瞑也。后灯前月下，往往遥见其形。然呼之不应，问之不言，招之不来，即之不见，或数夕不出，或一夕数出，或望之在某人前，而某人反无睹，或此处方睹，而彼处又睹，大抵如泡影空花，电光石火，一转瞬而即灭，一弹指而倏生。虽不为害，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，故后妻视其子女，不敢生分别心，婢媪僮仆，视其子女，亦不敢生凌侮心。至男婚女嫁，乃渐不睹，然越数载，或一见。故一家恒栗栗危惧，如在其旁。或疑为狐魅所托，亦是一说。惟是狐魅扰人，而此不近人，且狐魅又何所取义，而辛苦十余年，为时时作此幻影哉？殆结恋之极，精灵不散，而为人子女者，知父母之心，殁而弥切如是也。其亦可以怆然感乎？

庭和又言，有兄死而吞噬其孤侄者，迫胁侵蚀，殆无以自存。一夕，夫妇方酣眠，忽梦兄仓皇呼曰：“起起，火已至！”醒而烟焰迷漫，无路可脱，仅破窗得出。喘息未定，室已崩摧；缓须臾，则灰烬矣。次日，急召其侄，尽还所夺。人怪其数朝之内，忽跖忽夷，其人流涕自责，始知其故。此鬼善全骨肉，胜于为厉多多矣。

高淳令梁公钦，官户部额外主事时，与姚安公同在四川司。是时六部规制严，凡有故不能入署者，必遣人告掌印，掌印遣牒司务，司务每日汇呈堂，谓之出付，不能无故不至也。一日，梁公不入署，而又不出付，众疑焉。姚安公与福建李公根侯，寓皆相近，放衙后，同往视之。则梁公昨夕睡后，忽闻砰訇撞触声，如怒马腾踏，呼问无应者，悸而起视，乃二仆一御者，裸体相搏，捶击甚苦，然皆缄口无一言。时四邻已睡，寓中别无一人，无可如何，坐视其斗，至钟鸣乃并仆。迨晓而苏，伤痕鳞叠，面目皆败，问之都不自知，惟忆是晚同坐后门纳凉，遥见破屋址上有数犬跳踉，戏以砖掷之，嗥而跳。就寝后，遂有是变。意犬本是狐，月下视之未审欤？梁公泰和人，与正一真人为乡里，将往陈诉。姚安公曰：“狐自游戏，何预于人？无故击之，曲不在彼，袒曲而攻直，于理不顺。”李公亦

曰："凡仆隶与人争，宜先克己。理直尚不可纵，使有恃而妄行，况理曲乎？"梁公乃止。

乾隆乙未会试前，一举人过永光寺西街，见好女立门外，意颇悦之，托媒关说以三百金纳为妾，因就寓其家，亦甚相得。迨出闱返舍，则破窗麈壁，阒无一人；污秽堆积，似废坏多年者。访问邻家，曰："是宅久空，是家来住仅月余，一夕自去，莫知所往矣。"或曰："狐也，小说中盖尝有是事。"或曰："是女为饵，窃赀远遁，伪为狐也。夫狐而伪人，斯亦黠矣；人而为狐，不更黠乎哉？"余居京师五六十年，见此类者不胜数，此其一耳。

汪御史泉香言，布商韩某，昵一狐女，日渐尪羸。其侣求符箓劾禁，暂去仍来。一夕，与韩共寝，忽披衣起坐曰："君有异念耶？何忽觉刚气砭人，刺促不宁也？"韩曰："吾无他念。惟邻人吴某，逼于偿负，鬻其子为歌童。吾不忍其衣冠之后沦下贱，措四十金欲赎之，故转辗未眠耳。"狐女蹶然推枕曰："君作是念，即是善人。害善人者有大罚，吾自此逝矣。"以吻相接，嘘气良久，乃挥手而去。韩自是壮健如初。

戴遂堂先生曰："尝见一巨公，四月八日，在佛寺礼忏放生。偶散步花下，遇一游僧合掌曰：'公至此何事？'曰：'作好事也。'又问：'何为今日作好事？'曰：'佛诞日也。'又问：'佛诞日乃作好事，余三百五十九日，皆不当作好事乎？公今日放生，是眼前功德，不知岁岁庖厨之所杀，足当此数否乎？'巨公猝不能对。知客僧代叱曰：'贵人护法，三宝增光，穷和尚何敢妄语？'游僧且行且笑曰：'紫衣和尚不语，穷和尚不得不语也。'掉臂迳出，不知所往。一老僧窃叹曰：'此阇黎大不晓事，然在我法中，自是突闻狮子吼矣。'"昔五台僧明玉尝曰："心心念佛，则恶意不生，非日念数声佛，为功德也；日日持斋，则杀业永除，非月除数日，即为功德也。燔炙肥甘，晨昏厌饫，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，谓之善人。然则苞苴公行，簠簋不饬，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钱，谓之廉吏乎？"与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。李杏甫总宪则曰："此为彼教言之耳。士大夫终身茹素，势必不行，得数日持月斋，则此数日可减杀；得数人持月斋，则此数人可减杀。不愈于全不持乎？"是亦见智见仁，各明一义。第不知明玉倘在，尚有所辩难否耳？

恒王府长史东鄂洛（据八旗氏族谱，当为董鄂。然自书为东鄂，案牍册籍，亦书为东鄂，《公羊传》所谓名从主人也。），谪居玛纳斯，乌鲁木齐之支属也。一日诣乌鲁木齐，因避暑夜行，息马树下，遇一人半跪。问起居，云是戍卒刘青。与语良久，上马欲行。青曰："有琐事乞公寄一语，印房官奴喜儿欠青钱三百，青今贫甚，宜见还也。"次日见喜儿，告以青语，喜儿骇汗如雨，面色如死灰，怪诘其故，始知青久病死。初死时，陈竹山闵其勤慎，以三百钱付喜儿市酒脯青钱奠之。喜儿以青无亲

属，遂尽干没，事无知者，不虞鬼之见索也。竹山素不信因果，至是悚然曰："此事不诬，此语当非依托也。吾以为人生作恶，特畏人知，人不及知之处，即可为所欲为也。今乃知无鬼之论，竟不足恃。然则负隐慝者，其可虑也夫。"

昌吉平定后，以军俘逆党子女，分赏诸将。乌鲁木齐参将某，实司其事。自取最丽者四人，教以歌舞，脂香粉泽，彩服明珰，仪态万方，宛如娇女，见者莫不倾倒。后迁金塔寺副将，届期启行，诸童检点衣装，忽箧中绣履四双，翩然跃出，满堂翔舞，如蛱蝶群飞。以杖击之，乃堕地，尚蠕蠕欲动，呦呦有声。识者讶其不祥。行至辟展，以鞭挞台员，为镇守大臣所劾，论戍伊犁，竟卒于谪所。

至危至急之地，或忽出奇焉；无理无情之事，或别有故焉。破格而为之，不能胶柱而断之也。吾乡一媪，无故率媪姬数十人，突至邻村一家，排闼强劫其女去。以为寻衅，则素不往来；以为夺婚，则媪又无子。乡党骇异，莫解其由。女家讼于官，官即出牒拘摄。媪已携女先逃，不知踪迹。同行婢媪亦四散逋亡。累绁多人，辗转推鞫，始有一人吐实曰："媪一子病瘵垂殁，媪抚之恸曰：'汝死自命，惜哉不留一孙，使祖父竟为饿鬼也。'子呻吟曰：'孙不可必得，然有望焉。吾与某氏女私昵，孕八月矣。但恐产必见杀耳。'子殁后，媪咄咄独语十余日，突有此举，殆劫女以全其胎耳。'官怃然曰：'然则是不必缉，过二三月自返耳。'届期，果抱孙自首。官无如之何，仅断以不应重律，拟杖纳赎而已。此事如兔起鹘落，少纵即逝，此媪亦捷疾若神矣。安静涵言："其携女宵遁时，以三车载婢媪与己，分四路行，故莫测所在；又不遵官路，横斜曲折，歧复有歧，故莫知所向；且晓行夜宿，不淹留一日，俟分娩乃税宅，故莫迹所居停。其心计尤周密也。女归为父母所弃，遂偕媪抚孤，竟不再嫁。以其初涉溱洧，故旌典不及，今亦不着其氏族也。"

李庆子言："尝宿友人斋中，天欲晓，忽二鼠腾掷相逐，满室如飈轮旋转，弹丸迸跃，瓶彝罍洗，击触皆翻，砰铿碎裂之声，使人心戒久之。一鼠跃起数尺，复堕于地，再踊再仆，乃僵。视之，七窍皆流血，莫知其故。急呼其家僮收验器物，见柈中所晾媚药数十丸，啮残过半，乃悟鼠误吞此药，狂淫无度，牝不胜嬲而窜避，牡无所发泄，蕴热内燔以毙也。友人出视，且骇且笑，既而悚然曰：'乃至是哉！吾知惧矣。'尽复所蓄药于水。"夫燥烈之药，加以锻炼，其力既猛，其毒亦深，吾见败事者多矣。盖退之硫黄，贤者不免，庆子此友，殆数不应尽，故鉴于鼠而忽悟欤？

张鷟《朝野佥载》曰："唐青州刺史刘仁轨，以海运失船过多，除名为民，遂辽东效力。遇病，卧平壤城下，褰幕看兵士攻城，有一兵直来前头背坐，叱之不去，须臾，城头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轨几为流矢所中。"大学士温公征乌什时为领队大臣，方督兵攻城，渴甚，归帐饮。

适一侍卫亦来求饮，因让茵与坐。甫拈碗，贼突发巨炮，一铅丸洞其胸死。使此人缓来顷刻，则必不免矣。此公自为余言，与刘仁轨事绝相似。后公征大金川，卒战殁于木果木。知人之生死，各有其地，虽命当阵陨者，苟非其地，亦遇险而得全。然畏缩求免者，不徒多一趋避乎哉！

人物异类，狐则在人物之间；幽明异路，狐则在幽明之间；仙妖殊途，狐则在仙妖之间。故谓遇狐为怪，可；谓遇狐为常，亦可。三代以上无可考。《史记．陈涉世家》称：“篝火作狐鸣，曰：‘大楚兴，陈胜王。’必当时已有是怪，是以托之。”吴均《西京杂记》称：“广川王发栾书冢，击伤冢中狐，后梦见老翁报冤。”是初化人形，见于汉代。张鷟《朝野佥载》称：“唐初已来，百姓多事狐神。当时谚曰：‘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’”是至唐代乃最多。《太平广记》载狐事十二卷，唐代居十之九，是可以证矣。诸书记载不一，其源流始末，则刘师退先生所述为详。盖旧沧州南一学究与狐友，师退因介学究与相见，躯干短小，貌如五六十人，衣冠不古不时，乃类道士。拜揖亦安详谦谨。寒温毕，问枉顾意。师退曰：“世与贵族相接者，传闻异词，其间颇有所未明。闻君豁达，不自讳，故请祛所惑。”狐笑曰：“天生万物，各命以名。狐名狐，正如人名人耳。呼狐为狐，正如呼人为人耳，何讳之有？至我辈之中。好丑不一，亦如人类之内，良莠不齐，人不讳人之恶，狐何讳狐之恶乎？第言无隐。”师退问：“狐有别乎？”曰：“凡狐皆可以修道，而最灵者曰貔狐，此如农家读书者少，儒家读书者多也。”问：“貔狐生而皆灵乎？”曰：“此系乎其种类。未成道者所生，则为常狐；已成道者所生，则自能变化也。”问：“既成道矣，自必驻颜，而小说载狐，亦有翁媪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所谓成道，成人道也。其饮食男女，生老病死，亦与人同。若夫飞升霞举，又自一事。此如千百人中，有一二人求仕宦，其炼形服气者，如积学以成名；其媚惑采补者，如捷径以求售。然游仙岛，登天曹者，必炼形服气乃能。其媚惑采补，伤害或多，往往干天律也。”问：“禁令赏罚，孰司之乎？’曰：“小赏罚统于长，其大赏罚，则地界鬼神鉴察之。苟无禁令，则往来无形，出入无迹，何事不可为乎？”问：“媚惑采补，既非正道，何不列诸禁令，必俟伤人乃治乎？”曰：“此譬诸巧诱人财，使人喜助，王法无禁也。至夺人杀人，斯论抵耳。《列仙传》载酒家妪，何尝干冥诛乎？”问：“闻狐为人生子，不闻人为狐生子，何也？”微哂曰：“此不足论。盖有所取，无所与耳。”问：“支机别赠，不惮牵牛妒乎？”又哂曰：“公太放言，殊未知其审。凡女则如季姬鄫子之故事，可自择配，妇则既有定偶，弗敢逾防。若夫赠芍采兰，偶然越礼，人情物理，大抵不殊，固可比例而知耳。”问：“或居人家，或居旷野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未成道者，未离乎兽，利于远人，非山林弗便也。已成道者，事事与人同，利于近人，非城市弗便也。其道行高者，则城市山林皆可居，如大富大贵家，其力百物皆可致，住荒村僻壤与通都大邑，一也。”师退与纵谈，其大旨惟劝人学道，曰：“吾曹辛苦一二百年，始化人身，公等现是人身，功成已抵大半，而

悠悠忽忽，与草木同朽，殊可惜也。”师退腹笥三藏，引与谈禅，则谢曰：“佛家地位绝高，然或修持未到，一入轮回，便迷却本来面目，不如且求不死，为有把握。吾亦屡逢善知识，不敢见异而迁也。”师退临别曰：“今日相逢，亦是天幸，君有一言赠我乎？”踌躇良久，曰：“三代以下，恐不好名，此为下等人言。自古圣贤，却是心气和平，无一毫做作。洛闽诸儒，撑眉努目，便生出如许葛藤。先生其念之。”师退怃然自失。盖师退崖岸太峻，时或过当云。

裘文达公言，尝闻诸石东村曰：“有骁骑校，颇读书，喜谈文义。”一夜，寓直宣武门城上乘凉，散步至丽樵之东，见二人倚堞相对语。心知为狐鬼，屏息伺之。其一举手北指曰：“此故明首善书院，今为西洋天主堂矣。其推步星象，制作器物，实巧不可阶；其教则变换佛经，而附会以儒理。吾曩往窃听，每谈至无归宿处，辄以天主解结，故迄不能行，然观其作事，心计亦殊黠。”其一曰：“君谓其黠，我则怪其太痴。彼奉其国王之命，航海而来，不过欲化中国为彼教，揆度事势，宁有是理？而自利玛窦以后，源源续至，不偿其所愿，终不止。不亦僨乎？”其一又曰：“岂但此辈痴，即彼建首善书院者，亦复大痴。奸党柄国，方阴伺君子之隙，肆其诋排，而群聚清谈，反予以钩党之题目，一网打尽，亦复何尤。且三千弟子，惟孔子则可，孟子揣不及孔子，所与讲肄者，公孙丑、万章等数人而已。洛闽诸儒，无孔子之道德，而亦招聚生徒，盈千累万，枭鸾并集，门户交争，遂酿为朋党，而国随以亡。东林诸儒不鉴覆辙，又骛虚名而受实祸。今凭吊遗踪，能无责备于贤者哉！”方相对叹息，忽回顾见人，翳然而灭。东村曰：“天下趋之如骛，而世外之狐鬼，乃窃窃不满也。人误耶？狐鬼误耶？”

王西园先生，守河间时，人言：“献县八里庄河，夜行者多遇鬼，惟县役冯大邦过，则鬼不敢出。有遇鬼者，或诈称冯姓名，鬼亦却避。”先生闻之曰：“一县役能使鬼畏，此必有故矣，密访将惩之。”或为解曰：“本无是事，百姓造言耳。”先生曰：“县役非一，而独为冯大邦造言，此亦必有故矣。”仍檄拘之。大邦惧而亡去。此庚午辛未间事。去郡后数载，大邦尚未归，今不知如何也。

里有崔某者，与豪强讼，理直而弗能伸也。不胜其愤，殆欲自戕。夜梦其父语曰：“人可欺，神则难欺；人有党，神则无党。人间之屈弥甚，则地下之伸弥畅。今日之纵横如志者，皆十年外业镜台前觳觫对簿者也。吾为冥府司茶，更见判司注籍矣。汝何恚焉？”崔自是怨尤都泯，更不复一言。

有善讼者，一日，为人书讼牒，将罗织多人，端绪缴绕，猝不得分明。欲静坐构思，乃戒毋通客，并妻亦避居别室。妻先与邻子目成，家无隙所窥，伺岁余无由一近也，至是，乃得间焉。后每构思，妻则嘈杂以乱之，

必叱其避出，袭为例。邻子乘间而来，亦袭为例，终其身不败。殁后岁余，妻以私孕，为怨家所讦，官鞫外遇之由，乃具吐实。官拊几喟然曰：“此生刀笔巧矣，乌知造物更巧乎？”

必不能断之狱，不必在情理外也；愈在情理中，乃愈不能明。门人吴生冠贤，为安定令时，余自西域从军还，宿其署中。闻有幼男幼女皆十六七岁，并呼冤于舆前。幼男曰：“此我童养之妇，父母亡，欲弃我别嫁。”幼女曰：“我故其胞妹，父母亡，欲占我为妻。”问其姓，犹能记；问其乡里，则父母皆流丐，朝朝转徙，已不记为何处人也。问同丐者，则曰：“是到此甫数日，即父母并亡，未知其始末。但闻其以兄妹称。然小家童养媳，与夫亦例称兄妹，无以别也。”有老吏请曰：“是事如捉影捕风，杳无实证；又不可刑求。断合断离，皆难保不误。然断离而误，不过误破婚姻，其失小；断合而误，则误乱人伦，其失大矣。盍断离乎！”推研再四，无可处分，竟从老吏之言。因忆姚安公官刑部时，织造海保方籍没，官以三步军守其宅。宅凡数百间，夜深风雪，三人坚扃外户，同就暖于邃密寝室中，篝灯共饮。沉醉以后，偶剔灯灭，三人暗中相触击，因而互殴。殴至半夜，各困踣卧。至曙，则一人死焉。其二人一曰戴符，一曰七十五，伤亦深重，幸不死耳。鞫讯时并云共殴致死，论抵无怨。至是夜昏黑之中，觉有扭者即相扭，觉有殴者即还殴，不知谁扭我谁殴我，亦不知我所扭为谁所殴为谁；其伤之重轻，与某伤为某殴，非惟二人不能知，即起死者问之，亦断不能知也。既一命不必二抵，任官随意指一人，无不可者。如必研讯为某人，即三木严求，亦不过妄供耳。竟无如之何。相持月余，会戴符病死，藉以结案。姚安公尝曰：“此事坐罪起衅者，亦可以成狱。然核其情词，起衅者实不知虽。锻炼而求，更不如随意指也。迄今反覆追思，究不得一推鞫法。刑官岂易为哉！”

文安王岳芳言，其乡有女巫，能视鬼。尝至一宦家，私语其仆妇曰：“某娘子牀前一女鬼，着惨绿衫，血渍胸臆，颈垂断而不殊，反折其首，倒悬于背后，状甚可怖。殆将病乎？”俄而寒热大作，仆妇以女巫言告。具楮钱酒食送之，顷刻而痊。余尝谓风寒暑暍，皆可作疾，何必定有鬼为祟？一女巫曰：“风寒暑暍之疾，其起也以渐而作，其愈也以渐而减。鬼病则陡然而剧，急然而止。以此为别。历历不失也。”此言似亦近理。

陈石闾言，有旧家子偕数客观剧九如楼。饮方酣，忽一客中恶仆地。方扶掖灌救，突起坐张目直视，先拊膺痛哭，责其子之冶游；次啮齿握拳，数诸客之诱引。词色俱厉，势若欲相搏噬。其子识是父语声，蒲伏战栗，殆无人色。诸客皆瑟缩潜遁，有踉跄失足破额者。四坐莫不太息。此雍正甲寅事，石闾曾目击之，但不肯道其姓名耳。先师阿文勤公曰：“人家不通宾客，则子弟不亲士大夫，所见惟妪婢僮奴，有何好样？人家宾客太广，必有淫朋匪友参杂其间，狎昵濡染，贻子弟无穷之害。”数十年来，历历

验所见闻，知公言真药石也。

五军塞王生言，有田父夜守枣林，见林外似有人影。疑为盗，密伺之。俄一人自东来问：“汝立此有何事？”其人曰：“吾就木时，某在旁窃有幸词，衔之二十余年矣。今渠亦被摄，吾在此待其缧绁过也。”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

甲与乙有隙，甲妇弗知也。甲死，妇议嫁，乙厚币娶焉。三朝后，共往谒兄嫂，归而迂道至甲墓，对诸耕者、馌者拍妇肩呼曰：“某甲识汝妇否耶？”妇恚，欲触树。众方牵挽，忽旋飚飒然，尘沙眯目，则夫妇已并似失魂矣。扶回后，倏迷倏醒，竟终身不瘥。外祖家老仆张才，其至戚也，亲目睹之。夫以直报怨，圣人弗禁，然已甚则圣人所不为。《素问》曰：“亢则害。”《家语》曰：“满则覆。”乙亢极满极矣，其及也固宜。

僧所诵《焰口经》，词颇俚，然闻其召魂施食诸梵咒，则实佛所传。余在乌鲁木齐，偶与同人论是事，或然或否。印房官奴白六，故剧盗遣戍者也，卒然曰：“是不诬也。曩遇一大家放焰口，欲伺其匆扰取事，乃无隙可乘。伏卧高楼檐角上，俯见摇铃诵咒时，有黑影无数，高可二三尺，或逾垣入，或由窦入，往来摇漾，凡无人处皆满。迨撒米时，倏聚倏散，倏前倏后，如环绕攘夺，并仰接俯拾之态，亦仿佛依稀。其色如轻烟，其状略似人形，但不辨五官四体耳。”然则鬼犹求食，不信有之乎？

后汉敦煌太守裴岑《破呼衍王碑》，在巴里坤海子上关帝祠中。屯军耕垦，得之土中也。其事不见《后汉书》，然文句古奥，字画浑朴，断非后人所依托。以僻在西域，无人摹拓，石刻锋棱犹完整。乾隆庚寅，游击刘存仁（此是其字，其名偶忘之矣，武进人也。）摹刻一木本，洒火药于上，烧为斑驳，绝似古碑。二本并传于世，赏鉴家率以旧石本为新，新木本为旧。与之辩，傲然弗信也。以同时之物，有目睹之人，而真伪颠倒尚如此，况以千百年外哉！《易》之象数，《诗》之小序，《春秋》之三传，或亲见圣人，或去古未远，经师授受，端绪分明，宋儒曰：“汉以前人皆不知，吾以理知之也。”其类此夫。

康熙十四年，西洋贡狮，馆阁前辈多有赋咏。相传不久即逸去，其行如风，巳刻绝锁，午刻即出嘉峪关，此齐东语也。圣祖南巡，由卫河回銮，尚以船载此狮。先外祖母曹太夫人，曾于度帆楼窗罅窥之，其身如黄犬，尾如虎而稍长，面圆如人，不似他兽之狭削，系船头将军柱上，缚一豕饲之。豕在岸犹号叫，近船即噤不出声。及置狮前，狮俯首一嗅，已怖而死。临解缆时，忽一震吼声，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。外祖家厩马十余，隔垣闻之，皆战栗伏枥下；船去移时，尚不敢动。信其为百兽王矣。狮初至，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，画为当代顾、陆，曾橐笔对写一图，笔意精妙。旧藏博晰斋前辈家，阿公手赠其祖者也。后售于余，尝乞一赏鉴家题

签。阿公原未署名，以元代曾有献狮事，遂题曰《元人狮子真形图》。晰斋曰：“少宰丹青，原不在元人下。此赏鉴未为谬也。”

乾隆庚辰，戈芥舟前辈扶乩，其仙自称唐人张紫鸾，将访刘长卿于瀛洲岛，偕游天姥。或叩以事，书一诗曰：“身从异域来，时见瀛洲岛。日落晚风凉，一雁入云杳。”隐示鸿冥物外，不预人世之是非也。芥舟与论诗，即欣然酬答，以所游名胜《破石崖》、《天姥峰》、《庐山联句》三篇而去。芥舟时修《献县志》，因附录志末。其《破石崖》一篇，前为五言律诗八韵，对偶声韵俱谐；第九韵以下，忽作鲍参军《行路难》、李太白《蜀道难》体。唐三百年诗人无此体裁，殊不入格。其以东、冬、庚、青四韵通押，仿昌黎“此日足可惜”诗；以穿鼻声七韵为一部例，又似稍读古书者。盖略涉文翰之鬼，伪托唐人也。

河城（在县东十五里，隋乐寿县故城也。）西村民掘地得一镜，广丈余，已触碎其半。见者人持一片去，置室中，每夕吐光。凡数家皆然。是亦王度神镜，应月盈亏之类。但残破之余，尚能如此，更异耳。或疑镜何以如此之大，余谓此必河间王宫殿中物。陆机与弟云书曰：“仁寿殿中有大方镜，广丈余，过之辄写人影。”是晋代犹沿此制也。

乾隆己卯庚辰间，献县掘得唐张君平墓志，大中七年明经刘伸撰。字画尚可观，文殊鄙俚，余拓示李廉衣前辈，曰：“公谓古人事事胜今人，此非唐文耶？天下率以名相耀耳。如核其实，善笔札者必称晋，其时亦必有极拙之字；善吟咏者必称唐，其时亦必有极恶之诗。非晋之厮役皆羲献，唐之屠沽皆李杜也。西子东家，实为一姓；盗跖柳下，乃是同胞。岂能美则俱美，贤则俱贤耶？”赏鉴家得一宋砚，虽滑不受墨，亦宝若球图；得一汉印，虽谬不成文，亦珍逾珠璧。问：“何所取？”曰：“取其古耳。”东坡诗曰：“嗜好与俗殊酸咸。”斯之谓欤？

交河老儒刘君琢，名璞，素谨厚，以长者称，在余家设帐二十余年。从兄懋园坦居，从弟东白羲轩，皆其弟子也。尝自河间岁试归，中途遇雨，借宿民家，主人曰：“家惟有屋两楹，尚可栖止，然素有魅，不知狐与鬼也，君能不畏，则请解装。”不得已宿焉。灭烛以后，承尘上轰轰震响，如怒马奔腾，君琢起着衣冠，长揖仰祝曰：“偃蹇寒儒，偶然宿此，欲祸我耶？我非君仇；欲戏我耶？与君素不狎昵；欲逐我耶？今夜必不能行，明朝亦必不能住，何必多此扰攘耶？”俄闻承尘上似老媪语曰：“客言殊有理，尔辈勿太造次。”闻足音橐橐然，向西北隅去，顷刻寂然矣。君琢尝以告门人曰：“遇意外之横逆，平心静气，或有解时。当时如怒詈之，未必不抛砖掷瓦。”又刘景南尝僦一寓，迁入之夕，大为狐扰，景南诃之曰：“我自出钱租宅，汝何得鸠占鹊巢！”狐厉声答曰：“使君先居此，我续来争，则曲在我。我居此宅五六十年，谁不知者？君何处不可租宅，而必来共住？是恃气相凌也，我安肯让君？”景南次日遂移去。何励庵先生

曰："君琢所遇之狐能为理屈，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。"先兄晴湖曰："屈狐易，能屈于狐难。"

道家有太阴炼形法，葬数百年，期满则复生。此但有是说，未睹斯事。古以水银敛者，尸不朽，则凿然有之。董曲江曰："凡罪应戮尸者，虽葬多年，尸不朽。吕留良焚骨时，开其棺，貌如生，刃之尚有微血。盖鬼神留尸伏诛也。"某人（是曲江之亲族，当时举其字，今忘之矣。）时官浙江，奉檄莅其事，亲目击之。然此类皆不为祟，其为祟者曰僵尸。僵尸有二，其一新尸未敛者，忽跃起搏人；其一久葬不腐者，变形如魑魅，夜或出游，逢人即攫。或曰旱魃即此，莫能详也。夫人死则形神离矣，谓神不附形，安能有知觉运动；谓神乃附形，是复生矣，何又不为人而为妖？且新死尸厥者，并其父母子女，或抱持不释，十指抉入肌骨，使无知何以能踊跃，使有知何以一息才绝，即不识其所亲？是则殆有邪物凭之、戾气惑之，而非游魂之为变欤？袁子才前辈《新齐谐》载南昌士人行尸夜见其友事，始而祈请，继而感激，继而凄恋，继而变形搏噬。谓人之魂善而魄恶，人之魂灵而魄愚。其始来也，一灵不泯，魄附魂以行；其既去也，心事既毕，魂一散百魄滞。魂在则为人也，魂去则非其人也。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，惟有道之人，为能制魄，语亦凿凿有精理。然管窥之见，终疑其别有故也。

任子田言，其乡有人夜行，月下见墓道松柏间有两人并坐，一男子年约十六七，韶秀可爱，一妇人白发垂项，佝偻携杖，似七八十以上人。倚肩笑语，意若甚相悦，窃讶何物淫妪，乃与少年狎昵。行稍近，冉冉而灭。次日询是谁家冢，始知某早年夭折，其妇孀守五十余年，殁而合窆于是也。《诗》曰："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"情之至也。《礼》曰："殷人之祔也，离之；周人之祔也，合之。善夫！"圣人通幽明之礼，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。不近人情，又乌知《礼》意哉？

族侄肇先言，有书生读书僧寺，遇放焰口，见其威仪整肃，指挥号令，若可驱役鬼神。喟然曰："冥司之敬彼教，乃逾于儒。"灯影朦胧间，一叟在旁语曰："经纶宇宙，惟赖圣贤，彼仙佛特以神道补所不及耳。故冥司之重圣贤，在仙佛上。然所重者真圣贤，若伪圣贤则阴干天怒，罪亦在伪仙伪佛上。古风淳朴，此类差稀；四五百年以来，累囚日众，已别增一狱矣。盖释道之徒，不过巧陈罪福，诱人施舍，自妖党聚徒，谋为不轨外，其伪称我仙我佛者，千万中无一。儒则自命圣贤者，比比皆是，民听可惑，神理难诬，是以生拥皋比，殁沉阿鼻，以其贻害人心，为圣贤所恶故也。"书生骇愕，问："此地府事，公何由知？"一弹指间，已无所睹矣。

甲乙有夙怨，乙日夜谋倾甲。甲知之，乃阴使其党某，以他途入乙家。凡为乙谋，皆算无遗策；凡乙有所为，皆以甲财密助其费，费省而功倍。越一两岁，大见信，素所倚任者皆退听。乃乘间说乙曰："甲昔阴调我妇，

讳弗敢言，然衔之实刺骨，以力弗敌，弗敢婴。闻君亦有仇于甲，故效犬马于门下。所以尽心于君故，以报知遇，亦为是谋也。今有隙可抵，合图之。”乙大喜过望，出多金使谋甲。某乃以乙金，为甲行赂，无所不曲到。并既成，伪造甲恶迹，乃证佐姓名以报乙，使具牒。比庭鞫，则事皆子虚乌有，证佐亦莫不倒戈，遂一败涂地，坐诬论戍。愤恚甚，以昵某久，平生阴事，皆在其手，不敢再举，竟气结死。死时誓诉于地下，然越数十年，卒无报。论者谓难端发自乙，甲势不两立，乃铤而走险，不过自救之兵，其罪不在甲。某本为甲反间，各忠其所事，于乙不为负心，亦不能甚加以罪，故鬼神弗理也。此事在康熙末年，《越绝书》载子贡谓越王曰：“夫有谋人之心，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”岂不信哉！

里人范鸿禧，与一狐友昵，狐善饮，范亦善饮，约为兄弟，恒相对醉眠。忽久不至。一日，遇于秫田中，问：“何忽见弃？”狐掉头曰：“亲兄弟尚相残，何有于义兄弟耶？”不顾而去。盖范方与弟讼也。杨铁崖《白头吟》曰：“买妾千黄金，许身不许心。使君自有妇，夜夜白头吟。”与此狐所见正同。

献县捕役樊长，与其侣捕一剧盗。盗跳免，絷其妇于官店（捕役拷盗之所，谓官店，实是私居也。）。其侣拥之调谑，妇畏箠楚，噤不敢动，惟俯首饮泣。已缓结矣，长突见之，怒曰：“谁无妇女？谁能保妇女不遭难落人手？汝敢如是，吾此刻即鸣官！”其侣慑而止。时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。长女嫁为农家妇，是夜为盗所劫，已褫衣反缚，垂欲受污，亦为一盗呵而止。实在子刻，中间仅隔一亥刻耳。次日，长闻报，仰面视天，舌挢不能下也。

裘文达公赐第，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。文达之前，为右翼宗学。宗学之前，为吴额驸府。吴额驸之前，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。越年既久，又𥨊□闳深，故不免时有变怪，然不为人害也。厅事西小屋两楹，曰好春轩，为文达燕见宾客地；北壁一门，又横通小屋两楹，僮仆夜宿其中，睡后多为魅舁出，不知是鬼是狐，故无敢下榻其中。琴师钱生独不畏，亦竟无他异。钱面有癜风，状极老丑，蒋春农戏曰：“是尊容更胜于鬼，鬼怖而逃耳。”一日，键户外出，归而几上得一雨缨帽，制作绝佳，新如未试，互相传视，莫不骇笑。由此知是狐非鬼，然无敢取者。钱生曰：“老病龙钟，多逢厌贱，自司空以外（文达公时为工部尚书。），怜念者曾不数人。我冠诚敝，此狐哀我贫也。”欣然取着，狐亦不复摄去。其果赠钱生耶？赠钱生者又何意耶？斯真不可解矣。

尝与杜少司寇凝台同宿南石槽，闻两家轿夫相语曰：“昨日怪事。我表兄朱某在海淀为人守墓，因入城未返，其妻独宿。闻园中树下有斗声，破窗纸窃窥，见二人攘臂奋击，一老翁举杖隔之不能止。俄相搏仆地，并现形为狐，跳踉摆拨，触老翁亦仆，老翁蹶起，一手按一狐，呼曰：‘逆子不

孝，朱五嫂可助我！’朱伏不敢出，老翁顿足曰：‘当诉诸土神。’恨恨而散。次夜闻满园铃铛声，似有所搜捕，觉几上瓦瓶似微动，怪而视之，瓶中小语曰：‘乞勿言，当报恩。’朱怒曰：‘父母恩且不肯报，何有于我！’举瓶掷门外碑趺上，訇然而碎，即闻嗷嗷有声，意其就执矣。”一轿夫曰：“斗触父母倒，是何大事？乃至为土神捕捉，殊可怖也。”凝台顾余笑曰：“非轿夫不能作此言。”

里有张媪，自云：“尝为走无常，今告免矣。昔到阴府，曾问冥吏：‘事佛有益否？’吏曰：‘佛只是劝人为善。为善自受福，非佛降福也。若供养求佛降福，则廉吏尚不受赂，曾佛受赂乎？’又问：‘忏悔有益否？’吏曰：‘忏悔须勇猛精进，力补前愆。今人忏悔，只是首求免罪，又安有益耶？’”此语非巫者所肯言，似有所受之耳。

第十一卷 槐西杂志一

余再掌乌台，每有法司会谳事，故寓直西苑之日多。借得袁氏婿数楹，榜曰“槐西老屋”。公余退食，辄憩息其间。距城数十里，自僚属白事外，宾客殊稀，昼长多暇，晏坐而已。旧有《滦阳消夏录》、《如是我闻》二书，为书肆所刊刻，缘是友朋聚集，多以异闻相告，因置一册于是地，遇轮直则忆而杂书之。非轮直之日则已，其不能尽忆则亦已。岁月骎寻，不觉又得四卷。孙树馨录为一帙，题曰《槐西杂志》，其体例则犹之前二书耳。自今以往，或竟懒而辍笔欤？则以为《挥尘》之三录可也；或老不能闲，又有所缀欤？则以为《夷坚》之丙志亦可也。壬子六月，观弈道人识。

《隋书》载兰陵公主死殉后夫，登于《列女传》之首，颇乖史法。（祖君彦《檄隋文》称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。盖欲甚炀帝之恶，当以史文为正。）沧州医者张作霖言，其乡有少妇，夫死未周岁辄嫁，越两岁，后夫又死，乃誓不再适。竟守志终身。尝问一邻妇病，邻妇忽瞋目作其前夫语曰：“尔甘为某守，不为我守，何也？”少妇毅然对曰：“尔不以结发视我，三年曾无一肝鬲语，我安得为尔守？彼不以再醮轻我，两载之中，恩深义重，我安得不为彼守？尔不自反，乃敢咎人耶？”鬼竟语塞而退。此与兰陵公主事相类。盖亦豫让众人遇我，众人报之；国士遇我，国士报之之意也。然五伦之中，惟朋友以义合，不计较报施，厚道也；即计较报施，犹直道也。兄弟天属，已不可言报施，况君臣父子夫妇，义属三纲哉？渔洋山人作《豫让桥》诗，曰：“国士桥边水，千年恨不穷。如闻柱厉叔，死报莒傲公。”自谓可以敦薄，斯言允矣。然柱厉叔以不见知而放逐，乃挺身死难，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（事见刘向《说苑》），是犹怨怼之意，特与君较是非，非为君捍社稷也。其事可风，其言则未协乎义。或记载者之失乎？

江宁王金英，字菊庄，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。喜为诗，才力稍弱，然秀削不俗，颇近宋末四灵。尝画艺菊小照，余戏仿其体格题之，有“以菊为名字，随花入画图”句，菊庄大喜，则所尚可知矣。撰有诗话数卷，尚未成书。霜雕夏绿，其稿不知流落何所。犹记其中一条云：“江宁一废宅，壁上微有字迹，拂尘谛视，乃绝句五首，其一曰：‘新绿渐长残红稀，美人清泪沾罗衣，蝴蝶不管春归否，只趁菜花黄处飞。’其二曰：‘六朝燕子年年来，朱雀桥圮花不开，未须惆怅问王谢，刘郎一去何曾回。’其三曰：‘荒池废馆芳草多，踏青年少时行歌，谯楼鼓动人去后，回风袅袅吹女萝。’其四曰：‘土花漠漠围颓垣，中有桃叶桃根魂，夜深踏遍阶下月，可怜罗袜终无痕。’其五曰：‘清明处处啼黄鹂，春风不上枯柳枝，惟应夹溪双石兽，记汝曾挂黄金丝。’字亦英伟，不着姓名，不知为人语鬼语。”余谓此福王

破灭以后，前明故老之词也。

董秋原言："昔为钜野学官时，有门役典守节孝祠，即携家居祠侧。一日秋祀，门役夜起洒扫，其妻犹寝，梦中见妇女数十辈，联袂入祠，心知神降，亦不恐怖，忽见所识二贫媪亦在其中，再三审视，真不谬。怪问其未邀旌表，何亦同来？一媪答曰：'人世旌表，岂能遍及穷乡蔀屋？湮没不彰者，在在有之，鬼神愍其荼苦，虽祠不设位，亦招之来飨。或藏瑕匿垢，冒滥馨香，虽位设祠中，反不容入。故我二人得至此也。'"此事颇创闻。然揆以神理，似当如是。又献县礼房吏魏某，临终喃喃自语曰："吾处闲曹，自谓未尝作恶业，不虞贫妇请旌，索其常例，冥谪如是其重也。"二事足相发明。信忠孝节义，感天地动鬼神矣！

族叔行止言，有农家妇与小姑并端丽，月夜纳凉，共睡檐下，突见赤发青面鬼，自牛栏后出，旋舞跳掷，若将搏噬。时男子皆外出守场圃，姑嫂悸不敢语。鬼一一攫搦强污之。方跃上短墙，忽嗷然失声，倒投于地，见其久不动，乃敢呼人。邻里趋视，则墙内一鬼，乃里中恶少某，已昏仆不知人；墙外一鬼屹然立，则社公祠中土偶也。父老谓社公有灵，议至晓报赛。一少年哑然曰："某甲恒五鼓出担粪，吾戏抱神祠鬼卒置路侧，便骇走，以博一笑。不虞遇此伪鬼误为真鬼，惊踣也。社公何灵哉？"中一叟曰："某甲日日担粪，尔何他日不戏之，而此日戏之也？戏之术亦多矣，尔何忽抱此土偶也？土偶何地不可置，尔何独置此家墙外也？此其间神实凭之，尔自不知耳。"乃共醵金以祀。其恶少为父母舁去，困卧数日，竟不复苏。

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，有糊涂神祠。土人奉事之甚严，云稍不敬辄致风雹，然不知神何代人，亦不知其何以得此号。后检《通志》，乃知为狐突祠。元中统三年敕建，本名利应狐突神庙，狐糊同音，北人读入皆似平，故突转为涂也，是又一杜十姨矣。

石中物象，往往有之。姜绍书《韵石轩笔记》言，见一石子，太极图相似，犹纹理旋螺，偶分黑白也。颜介子尝见一英德砚山，上有白脉，作"山高月小"四字，炳然分明，其脉直透石背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，但模糊散漫，不具点画波磔耳。谛视，非嵌非雕，亦非渍染，真天成也。不更异哉？夫山与地俱有，石与山俱有，岂开辟以来，即预知有程邈隶书欤？即预知有东坡《赤壁赋》欤？即曰山孕此石，在宋以后，又谁使仿此字，谁使题此语欤？然则天工之巧，无所不有，精华蟠结，自成文章，非常理所可测矣。世传《河图洛书》，出于北宋，唐以前所未见也。"河图"作黑白圈五十五，"洛书"作黑白圈四十五，考孔安国《论语注》，称河图即八卦（孔安国《论语注》今已不传，此条乃何晏《论语集解》所引。）。是孔氏之门，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，陈抟何自而得之？至洛书既谓之书，当有文字，乃亦四十五圈，与河图相同，是宜称洛图，不得称书。《系

词》又何以别之曰书乎？刘向、刘歆、班固并称洛书有文，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并详载其字数（《洪范》初一曰五行一章，疏曰《五行志》全载此一章，云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。计天言简要，必无次第之数。初一曰等二十七字，是禹加之也；其“敬用农用”等一十八字，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，小刘以为敬用等皆禹所叙第，其龟文惟有二十字云云。虽所说字数不同，而足见由汉至唐，洛书无黑白点之伪图也。）。观此砚山，知石纹成字，凿然不诬，未可执卢辨晚出之说（明堂九室法龟文，始见北齐卢辨《大戴礼注》。朱子以为郑康成说，偶误记也，）。遂以太乙九宫真为神禹所受也（今术家所用洛书，乃太乙行九宫法，出于《易纬．干凿度》，即《汉书．艺文志》所谓太乙家，当时原不称为洛书也。）。

表兄刘香畹言，昔官闽中，闻有少妇，素幽静，殁葬山麓，每月明之夕，辄遥见其魂，反接缚树上，渐近则无睹，莫喻其故也。余曰：“此有所示也。人莫喻其受谴之故，而必使人见其受谴，示人所不知，鬼神知之也。”

陈太常枫崖言，一童子年十四五，每睡辄作呻吟声，疑其病也。问之，云无有。既而时作呓语，呼之不醒，其语颇了了。谛听皆媟狎之词，其呻吟亦受淫声也。然问之终不言。知为魅，牒于社公，夜梦社公曰：“魅诚有之。非吾力所能制也。”乃牒于城隍。越一宿，城隍祠中泥塑控马卒，无故首自陨。始悟社公所谓力不能制也。然一驺耳，未必城隍之所爱；即城隍之所爱，神正直而聪明，亦必不以所爱之故，曲法庇一驺。牒一陈而伏冥诛，城隍之心事昭然矣。彼社公者，乃揣摩顾畏，隐忍而不敢言，其视城隍何如也？城隍之视此社公又何如也？

赵太守书三言，有夜遇狐女者，近前挑之，忽不见，俄飞瓦击落其帽。次日睡起，见窗纸细书一诗曰：“深院满枝花，只应蝴蝶采。喓喓草下虫，尔有蓬蒿在。”语殊轻薄，然风致楚楚，宜其不爱纨袴儿。

田白岩言，尝与诸友扶乩，其仙自称真山民，宋末隐君子也（按山民有诗集，今著录《四库全书》中）。倡和方洽，外报某客某客来，乩忽不动。他日复降，众叩昨遽去之故，乩判曰：“此二君者，其一世故太深，酬酢太熟，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，云水散人拙于应对，不如避之为佳；其一心思太密，礼数太明，其与人语，恒字字推敲，责备无已。闲云野鹤，岂能耐此苛求？故逋逃尤恐不速耳。”后先姚安公闻之，曰：“此仙究狷介之士，器量未宏。”

从兄懋园言，乾隆丙辰乡试，坐秋字号中，续一人入号，号军问姓名籍贯，拱手致贺曰：“昨梦女子持杏花一枝插号舍上，告我曰：‘明日某县某人至，为言杏花在此地。’君名姓籍贯适符，岂非佳兆哉？”其人愕然失色，竟不解考具，称疾而出。乡人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此生有小婢名杏花，

逼乱之而终弃之，竟流落不知所终，意其赍恨以殁矣。”

从孙树森言，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，客中纳妇，生一子，越十余年，妇病卒，乃携子归。弟恐其索还资产也，诬其子抱养异姓，不得承父业，纠纷不决，竟鸣于官。官故愦愦，不牒其商所问其赝，而依古法滴血试，幸血相合，乃笞逐其弟。弟殊不信滴血事，自有一子，刺血验之果不合，遂执以上诉。谓县令所断不足据。乡人恶其贪媢，无人理。佥曰：“其妇夙与其私昵，子非其子，血宜不合。”众口分明，具有征验，卒证实奸状，拘妇所欢鞫之，亦俯首引伏。弟愧不自容，竟出妇逐子，窜身逃去，资产反尽归其兄，闻者快之。按陈业滴血，见《汝南先贤传》，则自汉已有此说。然余闻诸老吏曰：“骨肉滴血必相合，论其常也；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，冻使极冷，或夏月以盐醋拭器，使有酸咸之味，则所滴之血，入器即凝，虽至亲亦不合，故滴血不足成信谳。”然此令不刺血，则商之弟不上诉，商之弟不上诉，则其妇之野合生子，亦无从而败。此殆若或使之，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。

都察院蟒，余载于《滦阳消夏录》中，尝两见其蟠迹，非乌有子虚也。吏役畏之，无敢至库深处者。壬子二月，奉旨修院署，余启库检视，乃一无所睹，知帝命所临，百灵慑伏矣。院长舒穆噜公因言，内阁学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，恒遥见其出入曝鳞，墓前两槐树，相距数丈，首尾各挂于一树，其身如彩虹横亘也。后葬母卜圹，适当其地，祭而祝之，果率其族类千百，蜿蜒去。葬毕乃归。去时其行如风，然渐行渐缩，乃至长仅数尺，盖能大能小，已具神龙之技矣。乃悟都察院蟒，其围如柱，而能出入窗棂中，隙才寸许，亦犹是也。是月，与汪蕉雪副宪同在山西马观察家，遇内务府一官言，西十库贮硫黄处亦有二蟒，皆首矗一角，鳞甲作金色，将启钥，必先鸣钲。其最异者，每一启钥，必见硫黄堆户内，磊磊如假山，足供取用，取尽复然。意其不欲人入库，人亦莫敢入也。或曰：“即守库之神。”理或然欤？《山海经》载诸山之神，蛇身鸟首，种种异状，不必定作人形也。

先兄晴湖言，有王震升者，暮年丧爱子，痛不欲生。一夜，偶过其墓，徘徊凄恋不能去。忽见其子独坐陇头，急趋就之，鬼亦不避。然欲握其手，辄引退；与之语，神意索漠，似不欲闻。怪问其故，鬼哂曰：“父子宿缘也。缘尽则尔为尔，我为我矣，何必更相问讯哉？”掉头竟去。震升自此痛念顿消。客或曰：“使西河能知此义，当不丧明。”先兄曰：“此孝子至情，作此变幻，以绝其父之悲思，如郗超密札之意耳。非正理也。使人存此见，父子兄弟夫妇，均视如萍水之相逢，不日趋于薄哉！”

某公纳一姬，姿采秀艳，言笑亦婉媚，善得人意。然独坐则凝然若有思，习见亦不讶也。一日，称有疾，键户昼卧。某公穴窗纸窥之，则涂脂傅粉，钗钏衫裙，一一整饬，然后陈设酒果，若有所祀者。排闼入问，姬蹙

然敛衽跪曰："妾故某翰林之宠婢也。翰林将殁，度夫人必不相容，虑或鬻入青楼，乃先遣出，临别切切私嘱曰：'汝嫁我不恨，嫁而得所我更慰，惟逢我忌日，汝必于密室，靓妆私祭我，我魂若来，以香烟绕汝为验也。'"某公曰："徐铉不负李后主，宋主弗罪也，吾何妨听汝？"姬再拜，炷香，泪落入俎。烟果袅袅然三绕其颊，渐蜿蜒绕至足。温庭筠《达摩支曲》："捣麝成尘香不灭，拗莲作寸丝难绝。"此之谓欤？虽琵琶别抱，已负旧恩，然身去而心留，不犹愈于同牀各梦哉！

交河一节妇建坊，亲串毕集，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，戏问曰："汝今白首完贞矣，不知此四十余年中，花朝月夕，曾一动心否乎？"节妇曰："人非草木，岂得无情。但觉礼不可逾，义不可负，能自制不行耳。"一日，清明祭扫毕，忽似昏眩，喃喃作呓语，扶掖归，至夜乃苏。顾其子曰："顷恍惚见汝父，言不久相迎，且劳慰甚至，言人世所为，鬼神无不知也。幸我平生无瑕玷，否则黄泉会晤，以何面目相对哉？"越半载，果卒。此王孝廉梅序所言。梅序论之曰："佛戒意恶，是铲除根本工夫，非上流人不能也。常人胶胶扰扰，何念不生？但有所畏而不敢为，抑亦贤矣。此妇子孙，颇讳此语。余亦不敢举其氏族。然其言光明磊落，如白日青天，所谓皎然不自欺也，又何必讳之？"

姚安公监督南新仓时，一廒后壁无故圮。掘之，得死鼠近一石，其巨者形几如猫。盖鼠穴壁下，滋生日众，其穴亦日廓，廓至壁下全空，力不任而覆压也。公同事福公海曰："方其坏人之屋以广己之宅，殆忘其宅之托于屋也耶？"余谓，李林甫杨国忠辈尚不明此理，于鼠乎何尤？

先曾祖润生公，尝于襄阳见一僧，本惠登相之幕客也，述流寇事颇悉，相与叹劫数难移。僧曰："以我言之，劫数人所为，非天所为也。明之末年，杀戮淫掠之惨，黄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。由其中叶以后，官吏率贪虐，绅士率暴横，民俗亦率奸盗诈伪，无所不至。是以下伏怨毒，上干神怒，积百年冤愤之气，而发之一朝。以我所见闻，其受祸最酷者，皆其稔恶最甚者也。是可曰天数耶？昔在贼中，见其缚一世家子跪于帐前，而拥其妻妾饮酒，问：'敢怒乎？'曰：'不敢。'问：'愿受役乎？'曰：'愿。'则释缚使行酒于侧。观者或太息不忍。一老翁陷贼者曰：'吾今乃始知因果。是其祖尝调仆妇，仆有违言，捶而缚之槐，使旁观与妇卧也。即是一端，可类推矣。'"座有豪者曰："巨鱼吞细鱼，鸷鸟搏群鸟，神弗怒也，何独于人而怒之？"僧掉头曰："彼鱼鸟耳，人鱼鸟也耶？"豪者拂衣起。明日，邀客游所寓寺，欲挫辱之，已打包去，壁上大书二十字曰："尔亦不必言，我亦不必说。楼下寂无人，楼上有明月。"疑刺豪者之阴事也。后豪者卒覆其宗。

有郎官覆舟于卫河，一姬溺焉。求得其尸，两掌各握粟一掬。咸以为怪。河干一叟曰："是不足怪也。凡沉于水者，上视暗而下视明，惊惶瞀乱，

必反从明处求出，手皆掊土，故检验溺人，对十指甲有泥无泥，别生投死弃也。此先有运粟之舟沉于水底，粟尚未腐，故掊之盈手耳。”此论可谓入微。惟上暗下明之故，则不能言其所以然。按张衡《灵宪》曰：“日譬犹火，月譬犹水。火则外光，水则含景。”又刘邵《人物志》曰：“火日外照，不能内见；金水内映，不能外光。然则上暗下明，固水之本性矣。”

程念伦名思孝，乾隆癸酉甲戌间，来游京师，弈称国手。如皋冒祥珠曰：“是与我皆第二手，时无第一手，遽自雄耳。”一日，门人吴惠叔等扶乩，问：“仙善弈否？”判曰：“能。”问：“肯与凡人对局否？”判曰：“可。”时念伦寓余家，因使共弈。（凡弈谱，以子记数；象戏谱，以路记数。与乩仙弈，则以象戏法行之，如纵第九路横第三路下子，则判曰“九三”，余皆仿此。）初下数子，念伦茫然不解，以为仙机莫测也，深恐败名，凝思冥索，至背汗手颤，始敢应一子，意犹惴惴。稍久，似觉无他异，乃放手攻击，乩仙竟全局覆没，满室哗然。乩忽大书曰：“吾本幽魂，暂来游戏，托名张三丰耳。因粗解弈，故尔率答，不虞此君之见困。吾今逝矣。”惠叔慨然曰：“长安道上，鬼亦诳人！”余戏曰：“一败即吐实，犹是长安道上钝鬼也。”

景州申谦居先生，讳诩，姚安公癸巳同年也。天性和易，平生未尝有忤色，而孤高特立，一介不取，有古狷者风。衣必缊袍，食必粗粝。偶门人馈祭肉，持至市中易豆腐，曰：“非好苟异，实食之不惯也。”尝从河间岁试归，使童子控一驴，童子行倦，则使骑而自控之。薄暮遇雨，投宿破神祠中，祠止一楹，中无一物，而地下芜秽不可坐，乃摘板扉一扇横卧户前。夜半睡醒，闻祠中小声曰：“欲出避公，公当户不得出。”先生曰：“尔自在户内，我自在户外，两不相害，何必避？”久之又小声曰：“男女有别，公宜放我出。”先生曰：“户内户外即是别，出反无别。”转身酣睡。至晓，有村民见之，骇曰：“此中有狐，尝出媚少年，人入祠辄被瓦砾击，公何晏然也？”后偶与姚安公语及，掀髯笑曰：“乃有狐欲媚申谦居，亦大异事。”姚安公戏曰：“狐虽媚尽天下人，亦断不到君。当是诡状奇形，狐所未睹，不知是何怪物，故惊怖欲逃耳。可想见先生之为人矣。”

董曲江前辈言，乾隆丁卯乡试，寓济南一僧寺，梦至一处，见老树下破屋一间，欹斜欲圮。一女子靓妆坐户内，红愁绿惨，摧抑可怜。疑误入人内室，止不敢进。女子忽向之遥拜，泪涔涔沾衣袂，然终无一言，心悸而悟。越数夕，梦复然，女子颜色益戚，叩额至百余，欲逼问之，倏又醒，疑不能明，以告同寓，亦莫解。一日，散步寺园，见庑下有故柩，已将朽，忽仰视其树，则宛然梦中所见也。询之寺僧，云是某官爱妾，寄停于是，约来迎取，至今数十年寂无音问，又不敢移瘗，旁皇无计者久矣。曲江豁然心悟，故与历城令相善，乃醵金市地半亩，告于官而迁葬焉。用知亡人以入土为安，停搁非幽灵所愿也。

朱青雷言，高西园尝梦一客来谒，名刺为司马相如，惊怪而寤，莫悟何祥。越数日，无意得司马相如一玉印，古泽斑驳，篆法精妙，真昆吾刀刻也，恒佩之不去身，非至亲昵者不能一见。官盐场时，德州卢丈雅雨为两淮运使，闻有是印，燕见时偶索观之，西园离席半跪，正色启曰："凤翰一生结客，所有皆可与朋友共，其不可共者惟二物：此印及山妻也。"卢丈笑遣之曰："谁夺尔物者，何痴乃尔耶？"西园画品绝高，晚得末疾，右臂偏枯，乃以左臂挥毫，虽生硬倔强，乃弥有别趣。诗格亦脱洒，虽托迹微官，蹉跎以殁，在近时士大夫间，犹能追前辈风流也。

杨铁崖词章奇丽，虽被文妖之目，不损其名。惟鞋杯一事，猥亵淫秽，可谓不韵之极，而见诸赋咏，传为佳话。后来狂诞少年，竞相依仿，以为名士风流，殊不可解。闻一巨室，中元家祭，方举酒置案上，忽一杯声如爆竹，剨然中裂。莫解何故。久而知数日前其子邀妓，以此杯效铁崖故事也。

太常寺仙蝶，国子监瑞柏，仰邀圣藻，人尽知之。翰林院金槐，数人合抱，瘿磊砢如假山，人亦或知之。礼部寿草，则人不尽知也。此草春开红花，缀如火齐，秋结实如珠，《群芳谱》、《野菜谱》皆未之载，不知其名。或曰即田塍公道老（此草种两家田塍上，用识界限，犁不及则一茎不旁生，犁稍侵之即蔓延不止，反过所侵之数，故得此名。）。余谛审之，叶作锯齿，略相似，花则不似，其说非也。在穿堂之北，治事处阶前，甬道之西，相传生自国初，岁久渐成藤本。今则分为二歧，枝格杈丫，挺然老木矣。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长春草。余官礼部尚书时，作木栏护之。门人陈太守渼，时官员外，使为之图。盖醲化湛深，和气涵育，虽一草一虫，亦各遂其生若此也。礼部又有连理槐，在斋戒处南荣下。邹小山先生官侍郎，尝绘图题诗，今尚贮库中。然特大小二槐，相并而生，枝干互相缠抱耳。非真连理也。

道家言祈禳，佛家言忏悔，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。二氏治其末，儒者治其本也。族祖雷阳公畜数羊，一羊忽人立而舞，众以为不祥，将杀羊。雷阳公曰："羊何能舞，有凭之者也。石言于晋，《左传》之义明矣。祸已成欤，杀羊何益？祸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，修德而已，岂在杀羊？"自是一言一动，如对圣贤。后以顺治乙酉拔贡，戊子中副榜，终于通判，讫无纤芥之祸。

三从兄晓东言："雍正丁未会试归，见一丐妇，口生于项上，饮啜如常人，其人妖也耶？"余曰："此偶感异气耳，非妖也。骈拇枝指，亦异于众，可曰妖乎哉！余所见有豕两身一首者，有牛背生一足者，又于闻家庙社会见一人，右手掌大如箕，指大如椎，而左手则如常；日以右手操笔鬻字画。使谈谶纬者见之，必曰此豕祸，此牛祸，此人痾也，是将兆某患，或曰是为某事之应。然余所见诸异，讫毫无征验也，故余于汉儒之学最不

信《春秋》阴阳、《洪范五行传》；于宋儒之学最不信《河图洛书》、《皇级经世》。”

房师孙端人先生，文章淹雅，而性嗜酒。醉后所作，与醒时无异，馆阁诸公，以为斗酒百篇之亚也。督学云南时，月夜独饮竹丛下，恍惚见一人注视壶盏，状若朵颐，心知鬼物，亦不恐怖，但以手按盏曰：“今日酒无多，不能相让。”其人瑟缩而隐。醒而悔之曰：“能来猎酒，定非俗鬼；肯向我猎酒，视我亦不薄，奈何辜其相访意？”市佳酿三巨碗，夜以小几陈竹间。次日视之，酒如故。叹曰：“此公非但风雅，兼亦狷介，稍与相戏，便涓滴不尝。”幕客或曰：“鬼神但歆其气，岂真能饮？”先生慨然曰：“然则饮酒宜及未为鬼时，勿将来徒歆其气。”先生侄渔珊，在福建学幕为余述之。觉魏晋诸贤，去人不远也。

钱塘俞君祺（偶忘其字，似是佑申也。），乾隆癸未，在余学署，偶见其《野泊不寐诗》曰：“芦荻荒寒野水平，四围唧唧夜虫声。长眠人亦眠难稳，独倚枯松看月明。”余曰：“杜甫诗曰：‘巴童浑不寝，夜半有行舟。’张继诗曰：‘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’均从对面落笔，以半夜得闻，写出未睡，非咏巴童舟、寒山寺钟也。君用此法，可谓善于夺胎。然杜、张所言是眼前景物，君忽然说鬼，不太鹘兀乎？”俞君曰：“是夕实遥见月下一人倚树立，似是文士，拟就谈以破岑寂，相去十余步，竟冉冉没，故有此语。”钟忻湖戏曰：“‘云中鸡犬刘安过，月里笙歌炀帝归’，唐人谓之‘见鬼诗’，犹嫌假借。如公此作，乃真不愧此名。”

霍丈易书言，闻诸海大司农曰：“有世家子，读书坟园。园外居民数十家，皆巨室之守墓者也。一日，于墙缺见丽女露半面，方欲注视，已避去。越数日，见于墙外采野花，时时凝睇望墙内，或竟登墙缺，露其半身，以为东家之窥宋玉也。颇萦梦想，而私念：‘居此地者皆粗材，不应有此艳质。又所见皆荆布，不应此女独靓妆。’心疑为狐鬼，故虽流目送盼，而未通一词。一夕，独立树下，闻墙外二女私语，一女曰：‘汝意中人方步月，何不就之？’一女曰：‘彼方疑我为狐鬼，何必徒使惊怖？’一女又曰：‘青天白日安有狐鬼？痴儿不解事至此！’世家子闻之窃喜，褰衣欲出，忽猛省曰：‘自称非狐鬼，其为狐鬼也确矣！天下小人未有自称小人者，岂惟不自称，且无不痛诋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，此魅用此术也。’掉臂竟返。次日密访之，果无此二女，此二女亦不再来。”

吴林塘言，曩游秦陇，闻有猎者在少华山麓，见二人傫然卧树下，呼之犹能强起。问：“何困踬于此？”其一曰：“吾等皆为狐魅者也。初，我夜行失道，投宿一山家，有一少女绝妍丽，伺隙调我，我意不自持，即相媟狎。为其父母所窥，甚见詈辱。我拜跪，始免箠挞。既而闻其父母絮絮语，若有所议者。次日，竟纳我为婿，惟约山上有主人女，须更番执役，五日一上直，五日乃返。我亦安之。半载后，病瘵，夜嗽不能寝，散步林下。闻

有笑语声，偶往寻视，见屋数楹，有人拥我妇坐石看月。不胜恚忿，力疾欲与角。其人亦怒曰：‘鼠辈乃敢瞰我妇！’亦奋起相搏。幸其亦病惫，相牵并仆。妇安坐石上，嬉笑曰：‘尔辈勿斗，吾明告尔：吾实往来于两家，皆托云上直，使尔辈休息五日，蓄精以供采补耳。今吾事已露，尔辈精亦竭，无所用尔辈，吾去矣。’奄忽不见。两人迷不能出，故饿踣于此，幸遇君等得拯也。”其一人语亦同。猎者食以干糒，稍能举步，使引视其处。二人共诧曰：“向者墙垣故土，梁柱故木，门故可开合，窗故可启闭，皆确有形质，非幻影也。今何皆土窟耶？院中地平如砥，净如拭。今何土窟以外，崎岖不容足耶？窟广不数尺，狐自容可矣，何以容我二人？岂我二人之形亦为所幻化耶？”一人见对面崖上有破磁，曰：“此我持以登楼失手所碎，今峭壁无路，当时何以上下耶？”四顾徘徊，皆惘惘如梦。二人恨狐女甚，请猎者入山捕之。猎者曰：“邂逅相遇，便成佳偶，世无此便宜事。事太便宜，必有不便宜者存。鱼吞钩，贪饵故也；猩猩刺血，嗜酒故也。尔二人宜自恨，亦何恨于狐？”二人乃悯默而止。

林塘又言，有少年为狐所媚，日渐羸困，狐犹时时来。后复共寝，已疲顿不能御女，狐乃披衣欲辞去。少年泣涕挽留，狐殊不顾。怒责其寡情，狐亦怒曰：“与君本无夫妇义，特为采补来耳。君膏髓已竭，吾何所取而不去？此如以势交者，势败则离；以财交者，财尽则散。当其委曲相媚，本为势与财，非有情于其人也。君于某家某家，皆向日附门墙，今何久绝音问耶？乃独责我！”其音甚厉，侍疾者闻之皆太息。少年乃反面向内，寂无一言。

汪旭初言，见扶乩者，其仙自称张紫阳，叩以《悟真篇》，弗能答也，但判曰“金丹大道，不敢轻传”而已。会有仆妇窃资逃，仆叩问：“尚可追捕否？”仙判曰：“尔过去生中，以财诱人，买其妻，又诱之饮博，仍取其财。此人今世相遇，诱汝妇逃者，买妻报；并窃资者，取财报也。冥数先定，追捕亦不得，不如已也。”旭初曰：“真仙自不妄语。然此论一出，凡奸盗皆诿诸夙因，可勿追捕，不推波助澜尔？”乩不能答。有疑之者曰：“此扶乩人多从狡狯恶少游，安知不有人匿仆妻而教之作此语？”阴使人侦之。薄暮，果赴一曲巷。登屋脊密伺，则聚而呼卢，仆妇方艳饰行酒矣。潜呼逻卒围所居，乃弭首就缚。律禁师、巫，为奸民窜伏其中也。蓝道行尝假此术以败严嵩，论者不甚以为非，恶嵩故也。然杨、沈诸公，喋血碎首而不能争者，一方士从容谈笑，乃制其死命，则其力亦大矣。幸所排者为嵩，使因而排及清流，虽韩、范、富、欧阳，能与枝梧乎？故乩仙之术，士大夫偶然游戏，倡和诗词，等诸观剧则可；若借卜吉凶，君子当怖其卒也。

从叔梅庵公曰：“淮镇人家有空屋五间，别为院落，用以贮杂物。儿童多往嬉游，跳掷践踏，颇为喧扰。键户禁之，则窃逾短墙入。乃大书一帖粘

户上，曰：“此房狐仙所住，毋得秽污！”姑以怖儿童云尔。数日后，夜闻窗外语：“感君见招，今已移入，当为君坚守此院也。”自后人有入者，辄为砖瓦所击，并僮奴运杂物者，亦不敢往。久而不治，竟全就圮颓。狐仙乃去。此之谓妖由人兴。

余有庄在沧州南，曰上河涯，今鬻之矣。旧有水明楼五楹，下瞰卫河，帆墙来往栏楯下，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，皆游眺佳处。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纳凉，诸孙更番随侍焉。一日，余推窗南望，见男妇数十人登一渡船，缆已解。一人忽奋拳击一叟落近岸浅水中，衣履皆濡。方坐起愤詈，船已鼓桌去。时卫河暴涨，洪波直泻，汹涌有声。一粮艘张双帆顺流来，急如激箭，触渡船，碎如柿。数十人并没，惟此叟存。乃转怒为喜，合掌诵佛号。问其何适，曰：“昨闻有族弟得二十金，鬻童养媳为人妾，以今日成券，急质田得金如其数，赍之往赎耳。”众同声曰：“此一击，神所使也。”促换渡船送之过。时余方十岁，但闻为赵家庄人，惜未问其名姓。此雍正癸丑事。又先太夫人言，沧州人有逼嫁其弟妇而鬻两侄女于青楼者，里人皆不平。一日，腰金贩绿豆泛巨舟诣天津，晚泊河干，坐船舷濯足。忽西岸一盐舟纤索中断，横扫而过，两舷相切，自膝以下，筋骨糜碎如割截，号呼数日乃死。先外祖一仆闻之，急奔告曰：“某甲得如是惨祸，真大怪事！”先外祖徐曰：“此事不怪。若竟不如此，反是怪事。”此雍正甲辰、乙巳间事。

交河王洪绪言，高川刘某住屋七楹，自居中三楹，东厢三楹以妻殁无葬地，停柩其中。西厢二楹，幼子与其妹居之。一夕，闻儿啼甚急，而不闻妹语，疑其在灶室未归，从窗罅视已息灯否，月明之下，见黑烟一道，蜿蜒从东厢户下出，萦绕西厢窗下，久之不去。迨妹醒拊儿，黑烟乃冉冉敛入东厢去，心知妻之魂也。自后，每月夜闻儿啼，潜起窥视，所见皆然。以语其妹，妹为之感泣。悲哉！父母之心，死尚不忘其子乎！人子追念其父母，能如是否乎？

先师桂林吕公闇斋言，其乡有官邑令者，莅任之日，梦其房师某公，容色憔悴，若重有忧者。邑令蹙然迎拜曰：“旅榇未归，是诸弟子之过也，然念之未敢忘。今幸托荫得一官，将拮据营窀穸矣。”盖某公卒于戍所，尚浮厝僧院也。某公曰：“甚善。然归我之骨，不如归我之魂。子知我骨在滇南，不知我魂羁于此也。我初为此邑令，有试垦污莱者，吾误报升科。诉者纷纷，吾心知其词直，而恐干吏议，百计回护，使不得申，遂至今为民累。土神诉与东岳，岳神谓事由疏舛，虽无自利之心，然恐以检举妨迁擢，则其罪与自利等。牒摄吾魂，羁留于此，待此浮粮减免，然后得归。困苦饥寒，所不忍道。回思一时爵禄，所得几何？而业海茫茫，竟杳无崖岸，诚不胜泣血椎心。今幸子来官此，傥念平生知遇，为吁请蠲除，则我得重入转轮，脱离鬼趣。虽生前遗蜕，委诸蝼蚁，亦非所憾矣。”邑令检

视旧牍，果有此事。后为宛转请豁，又恍惚梦其来别云。

交河及方言曰："说鬼者多诞，然亦有理似可信者。雍正乙卯七月，泊舟静海之南。微月朦胧，散步岸上，见二人坐柳下对谈。试往就之，亦欣然延坐。谛听所说，乃皆幽冥事。疑其为鬼，瑟缩欲遁。二人止之曰：'君勿讶，我等非鬼。一走无常，一视鬼者也。'问：'何以能视鬼？'曰：'生而如是，莫知所以然。'又问：'何以走无常？'曰：'梦寝中忽被拘役，亦莫知所以然也。'共话至二鼓，大抵缕陈报应。因问：'冥司以儒理断狱耶？以佛理断狱耶？'视鬼者曰：'吾能见鬼，而不能与鬼语，不知此事。'走无常曰：'君无须问此，只问己心。问心无愧，即阴律所谓善；问心有愧，即阴律所谓恶，公是公非，幽明一理，何分儒与佛乎？'其说平易，竟不类巫觋语也。"

里有视鬼者，曰："鬼亦恒憧憧扰扰，若有所营，但不知所营何事；亦有喜怒哀乐，但不知其何由。大抵鬼与鬼竞，亦如人与人竞耳。然微阴不足敌盛阳，故莫不畏人。其不畏人者，一由人据所居，鬼刺促不安，故现变相驱之去；一由祟人求祭享；一由桀骜强魂，戾气未消。如人世无赖，横行为暴，皆遇气旺者避，遇运蹇者乃敢侵。或有冤魂厉魄，得请于神，报复以申积恨者，不在此数。若夫欲心所感，淫鬼应之；杀心所感，厉鬼应之；愤心所感，怨鬼应之，则皆由其人之自召，更不在此数矣。我尝清明上冢，见游女踏青，其妖媚弄姿者，诸鬼随之嬉笑；其幽闲贞静者，左右无一鬼。又尝见学宫有数鬼，教谕鲍先生出（先生讳梓，南宫人，官献县教谕，载县志《循吏传》。），则瑟缩伏草间；训导某先生出，则跳掷自如。然则鬼之敢侮与否，尤视乎其人哉！"

侍姬之母沈媪言，盐山有刘某者，患癃闭，百药不验。一夕，梦神语曰："铜头煅灰酒服之，即通。"问："铜头何物？"曰："汝辈所谓蝼蛄也。"试之果愈。余谓此湿热蕴结，以湿热攻湿热，借其窜利下行之性耳。若州都之官，气不能化，则求之于本原，非此物所能导也。

梁铁幢副宪言，有夜行者于竹林边见一物，似人非人，蠢蠢然摸索而行，叱之不应，知为精魅，拾瓦石击之，其物化为黑烟，缩入林内，啾啾作声曰："我缘宿业堕饿鬼道中，既瞽且聋，艰苦万状，公何忍复相逼？"乃委之而去。余《滦阳消夏录》中记王菊庄所言女鬼，以巧于谗构受哑报，此鬼受聋瞽报，其聪明过甚者乎？

先师汪文端公言，有欲谋害异党者，苦无善计。有黠者密侦知之，阴裹药以献曰："此药入腹即死。然死时情状，与病卒无异，虽蒸骨验之，亦与病卒无异也。"其人大喜，留之饮。归，则以是夕卒矣。盖先以其药饵之为灭口计矣。公因太息曰："献药者杀人以媚人，而先自杀也。用其药者，先杀人以灭口，而口终不可灭也。纷纷机械何为乎？"张樊川前辈时

在坐，因言："有好娈童者，悦一宦家子。度无可得理，阴属所爱姬托媒姬招之，约会于别墅，将执而胁污焉。届期，闻已至，疾往掩捕，突失足堕荷塘板桥下，几于灭顶。喧呼掖出，则宦家子已遁，姬已鬓乱钗横矣。盖是子美秀甚，姬亦悦之故也。后无故开阁放此姬，婢妪乃稍泄其事。阴谋者鬼神所忌，殆不虚矣。"

卖花者顾媪，持一旧磁器求售。似笔洗而略浅，四周内外及底皆有昀色；似哥窑而无冰纹，中平如砚，独露磁骨。边线界画甚明，不出入毫发，殊非剥落。不知何器，以无用还之。后见《广异志》载，嵇胡见石室道士案头朱笔及杯语；《干巽子》载，何让之所见天狐有朱盏笔砚语；又《逸史》载，叶法善有持朱钵画符语，乃悟唐以前无朱砚，点勘文籍，则研朱于杯盏；大笔濡染，则贮朱于钵。杯盏略小而口哆，以便掭笔；钵稍大而口敛，以便多注浓沈也。顾媪所持，盖即朱盏，向来赏鉴家未及见耳。急呼之来，问："此盏何往？"曰："本以三十钱买得，云出自井中。因公斥为无用，以二十钱卖诸杂物摊上。今将及一年，不能复问所在矣。"深为惋惜。世多以高价市赝物，而真古器或往往见摈。余尚非规方竹漆断纹者，而交臂失之尚如此，然则蓄宝不彰者，可胜数哉（余后又得一朱盏，制与此同，为陈望之抚军持去。乃知此物世尚多有，第人不识耳。）！

先师介公野园言，亲串中有不畏鬼者，闻有凶宅，辄往宿。或言西山某寺后阁，多见变怪，是岁值乡试，因僦住其中。奇形诡状，每夜环绕几榻间，处之恬然，然亦弗能害也。一夕月明，推窗四望，见艳女立树下，哑然曰："怖我不动，来魅我耶？尔是何怪，可近前。"女亦哑然曰："尔固不识我，我尔祖姑也。殁葬此山，闻尔日日与鬼角，尔读书十余年，将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？抑亦思奋身科目，为祖父光，为门户计耶？今夜而斗争，昼而倦卧，试期日近，举业全荒，岂尔父尔母遣尔裹粮入山之本志哉？我虽居泉壤，于母家不能无情，故正言告尔。尔试思之。"言讫而隐。私念所言颇有理，乃束装归，归而详问父母，乃无是祖姑。大悔，顿足曰："吾乃为黠鬼所卖！"奋然欲再往，其友曰："鬼不敢以力争，而幻其形以善言解，鬼畏尔矣，尔何必追穷寇？"乃止。此友可谓善解纷矣。然鬼所言者，正理也，正理不能禁，而权词能禁之，可以悟销熔刚气之道也。

前记阁学札公祖墓巨蟒事，据总宪舒穆噜公之言也。壬子三月初十日，蒋少司农戟门邀看桃花，适与札公联坐，因叩其详，知舒穆噜公之语不诬。札公又曰："尚有一轶事，舒穆噜公未知也。守墓者之妻刘媪，恒与此蟒同寝处，蟠其榻上几满，来必饮以火酒，注巨碗中。蟒举首一嗅，酒减分许，所余已味淡如水矣。凭刘媪与人疗病，亦多有验。一旦有欲买此蟒者，给刘媪钱八千，乘其醉而舁之去。去后媪忽发狂曰：'我待汝不薄，汝乃卖我，我必褫汝魄。'自挝不止。媪之弟奔告札公，札公自往视，亦无如

何。逾数刻竟死。夫妖物凭附女巫，事所恒有，忤妖物而致祸，亦事所恒有。惟得钱卖妖，其事颇奇，而有人出钱以买妖，尤奇之奇耳。此蟒今犹在其地，在西直门外，土人谓之红果园。”

育婴堂、养济院是处有之，惟沧州别有一院养瞽者，而不隶于官。瞽者刘君瑞曰：“昔有选人陈某过沧州，资斧匮竭，无可告贷，进退无路，将自投于河。有瞽者悯之，倾囊以助其行。选人入京，竟得官，荐至州牧，念念不能忘瞽者，自费数百金，将申漂母之报。而偏觅瞽者不可得，并其姓名无知者，乃捐金建是院，以收养瞽者。此瞽者与此选人，均可谓古之人矣。”君瑞又言：“众瞽者留室一楹，旦夕炷香拜陈公。”余谓陈公之侧，瞽者亦宜设一坐。君瑞嗫嚅曰：“瞽者安可与官坐？”余曰：“如以其官而祀之，则瞽者自不可坐；如以其义而祀之，则瞽者之义与官等，何不可坐耶？”此事在康熙中，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、丙子间，尚能举居是院者为某某。今已三十余年，不知其存与废矣。

明季兵乱，曾伯祖镇番公年甫十一，被掠至临清，遇旧客作李守敬，以独轮车送归。崎岖戎马之间，濒危者数，终不舍去也。时宋太夫人在，酬以金。先顿首谢，然后置金于案曰：“故主流离，心所不忍，岂为求赏来耶？”泣拜而别，自后不复再至矣。守敬性戆直，侪辈有作奸者，辄瘰瘰与争，故为众口所排去，而患难之际，不负其心仍如此。

事有先兆，莫知其然。如日将出而霞明，雨将至而础润，动乎彼则应乎此也。余自四岁至今，无一日离笔砚。壬子三月初二日，偶在直庐，戏语诸公曰：“昔陶靖节自作挽歌，余亦自题一联曰：‘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。’百年之后，诸公书以见挽，足矣。”刘石庵参知曰：“上句殊不类公，若以挽陆耳山，乃确当耳。”越三日而耳山讣音至，岂非机之先见欤？

申苍岭先生言，有士人读书别业，墙外有废冢，莫知为谁。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，潜听数夕，无所闻。一夕，忽闻之，急持酒往浇冢上曰：“泉下苦吟，定为词客，幽明虽隔，气类不殊，肯现身一共谈乎？”俄有人影冉冉出树荫中，忽掉头竟去。慇懃拜祷，至再至三，微闻树外人语曰：“感君见赏，不敢以异物自疑，方拟一接清谈，破百年之岑寂。及遥观丰采，乃衣冠华美，翩翩有富贵之容，与我辈缊袍，殊非同调。士各有志，未敢相亲，惟君委曲谅之。”士人怅怅而返，自是并吟哦亦不闻矣。余曰：“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。此语既未亲闻，又旁无闻者，岂此士人为鬼揶揄，尚肯自述耶？”先生掀髯曰：“锄麑槐下之词，浑良夫梦中之噪，谁闻之欤？子乃独诘老夫也！”

邱孝廉二田言，永春山中有废寺，皆焦土也。相传初有僧居之，僧善咒术。其徒夜或见山魈，请禁制之，僧曰：“人自人，妖自妖，两无涉也；

人自行于昼，妖自行于夜，两无害也。万物并生，各适其适，妖不禁人昼出，而人禁妖夜出乎？”久而昼亦嬲人，僧寮无宁宇，始施咒术。而气候已成，党羽已众，竟不可禁制矣。愤而云游，求善劾治者偕之归。登坛檄将，雷火下击，妖歼而寺亦烬焉。僧拊膺曰：“吾之罪也！夫吾咒术始足以胜之，而弗肯胜也；吾道力不足以胜之，而妄欲胜也。博善化之虚名，溃败决裂乃至此。养痈贻患，我之谓也夫！”

飞车刘八，从孙树珊之御者也。其御车极鞭策之威，尽驰驱之力，遇同行者，必蓦越其前而后已。故得此名。马之强弱所不问，马之饥饱所不问，马之生死亦所不问也。历数主，杀马颇多。一日，御树珊往群从家，以空车返。中路马轶，为轮所轧，仆辙中。其伤颇轻，竟昏瞀不知人。舁归，则气已绝矣。好胜者必自及，不仁者亦必自及。东野稷以善御名一国，而极马之力，终以败驾。况此役夫哉！自陨其生，非不幸也。

先祖光禄公，有庄在沧州卫河东，以地恒积潦，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，故名人字汪。后土语讹人字曰银子，又转汪为洼，以吹唇声轻呼之，音乃近娃，弥失其真矣。土瘠而民贫，雕敝日甚。庄南八里为狼儿口（土语以狼儿二字合声吹唇呼之，音近辣，平声。）。光禄公曰：“人对狼口，宜其不蕃也。”乃改庄门北向。直北五里曰木沽口（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间。）。自改门后，人字洼渐富腴，而木沽口渐雕敝矣。其地气转移欤？抑孤虚之说，竟真有之？

人字汪场中有积柴（俗谓之垛。），多年矣。土人谓中有灵怪，犯之多致灾祸，有疾病祷之亦或验，莫敢撷一茎，拈一叶也。雍正乙巳，岁大饥，光禄公捐粟六千石，煮粥以赈。一日，柴不给，欲用此柴而莫敢举身，乃自往祝曰：“汝既有神，必能达理。今数千人枵腹待毙，汝岂无恻隐心？我拟移汝守仓，而取此柴活饥者，谅汝不拒也。”祝讫，麾众拽取，毫无变异。柴尽，得一秃尾巨蛇，蟠伏不动；以巨畚舁入仓中，斯须不见。从此亦遂无灵。然迄今六七十年，无敢窃入盗粟者，以有守仓之约故也。物至毒而不能不为理所屈，妖不胜德，此之谓矣。

从孙树宝言，韩店史某，贫彻骨。父将殁，家惟存一青布袍，将以敛，其母曰：“家久不举火，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余，何为委之土中乎？”史某不忍，卒以敛。此事人多知之。会有失银钏者，大索不得。史某忽得于粪壤中。皆曰：“此天偿汝衣，旌汝孝也。”失钏者以钱六千赎之，恰符衣价。此近日事。或曰：“偶然也。”余曰：“如以为偶，则王祥固不再得鱼，孟宗固不再生笋也。幽明之感应，恒以一事示其机耳，汝乌乎知之！”

景州李晴嶙言，有刘生训蒙于古寺。一夕，微月之下，闻窗外窣窸声。自隙窥之，墙缺似有二人影，急呼有盗，忽隔墙语曰：“我辈非盗，来有求于君者也。”骇问：“何求？”曰：“猥以夙业，堕饿鬼道中，已将百载。每

闻僧厨炊煮，辄饥火如焚。窥君似有慈心，残羹冷粥，赐一浇奠，可乎？”问：“佛家经忏，足济冥途，何不向寺僧求超拔？”曰：“鬼逢超拔，是亦前因。我辈过去生中，营营仕宦，势盛则趋附，势败则掉臂如路人。当其得志，本未扶穷救厄，造有善因，今日势败，又安能遇是善缘乎？所幸货赂丰盈，不甚爱惜，孤寒故旧，尚小有周旋。故或能时遇矜怜，得一沾余沥。不然，则如目连母键在大地狱中，食至口边，皆化猛火，虽佛力亦无如何矣。”生恻然悯之，许如所请，鬼感激呜咽去。自是每以残羹剩酒浇墙外，亦似有肸蟹，然不见形，亦不闻语。越岁余，夜闻墙外呼曰：“久叨嘉惠，今来别君。”生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我二人无计求脱，惟思作善以自拔。此林内野鸟至多，有弹射者，先惊之使高飞；有网罟者，先驱之使勿入。以是一念，感动神明，今已得付转轮也。”生尝举以告人曰：“沉沦之鬼，其力犹可以济物，人奈何谢不能乎？”

族兄中涵知旌德县时，近城有虎暴，伤猎户数人，不能捕。邑人请曰：“非聘徽州唐打猎，不能除此患也。”（休宁戴东原曰：“明代有唐某，甫新婚而戕于虎，其妇后生一子，祝之曰：“尔不能杀虎，非我子也。后世子孙，如不能杀虎，亦皆非我子孙也。”故唐氏世世能捕虎。），乃遣吏持币往。归报唐氏选艺至精者二人，行且至。至则一老翁，须发皓然，时咯咯作嗽，一童子十六七耳。大失望，姑命具食，老翁察中涵意不满，半跪启曰：“闻此虎距城不五里，先往捕之，赐食未晚也。”遂命役导往，役至谷口，不敢行，老翁哂曰：“我在，尔尚畏耶？”入谷将半，老翁顾童子曰：“此畜似尚睡，汝呼之醒。”童子作虎啸声，果自林中出，迳搏老翁。老翁手一短柄斧，纵八九寸，横半之，奋臂屹立，虎扑至，侧首让之，虎自顶上跃过，已血流仆地。视之，自颔下至尾闾，皆触斧裂矣。乃厚赠遣之。老翁自言炼臂十年，炼目十年，其目以毛帚扫之不瞬，其臂使壮夫攀之，悬身下缒不能动。《庄子》曰：“习伏众神。”巧者不过习者之门，信夫。尝见史舍人嗣彪，暗中捉笔书条幅，与秉烛无异。又闻静海励文恪公，剪方寸纸一百片，书一字其上，片片向日叠映，无一笔丝毫出入。均习而已矣，非别有谬巧也。

李庆子言，山东民家有狐，居其屋数世矣。不见其形，亦不闻其语，或夜有火烛盗贼，则击扉撼窗，使主人知觉而已。屋或漏损，则有银钱铿然坠几上，即为修葺。计所给恒浮所费十之二，若相酬者。岁时，必有小馈遗置窗外。或以食物答之，置其窗下，转瞬即不见矣。从不出嬲人，儿童或反嬲之，戏以瓦砾掷窗内，仍自窗还掷出。或欲观其掷出，投之不已，亦掷出不已，终不怒也。一日，忽檐际语曰：“君虽农家，而子孝弟友，妇姑娣姒皆婉顺，恒为善神所护，故久住君家避雷劫。今大劫已过，敬谢主人，吾去矣。”自此遂绝。从来狐居人家，无如是之谨饬者，其有得于老氏“和光”之旨欤！卒以谨饬自全，不遭劾治之祸，其所见加人一等矣。

从侄虞惇，从兄懋园之子也。壬子三月，随余勘文渊阁书，同在海淀槐西老屋（余婿彭煦之别业，余葺治之，为轮对上直憩息之地。）。言懋园有朱漆藤枕，崔庄社会之所买，有年矣。一年夏日，每枕之，辄嗡嗡有声，以为作劳耳鸣也。旬余后，其声渐厉，似飞虫之振羽。又月余，声达于外，不待就枕始闻矣。疑而剖视，则一细腰蜂，鼓翼出焉。枕四围无针芥隙，蜂何能遗种于内？如未漆时先遗种，何以越数岁乃生？或曰："化生也。"然蜂生以蛹，不以化。即果化生，何以他处不化而化于枕？他枕不化而化于此枕？枕中不饮不食，何以两月余犹活？设不剖出，将不死乎？此理殊不可晓也。

虞惇又言，掖县林知州禹门，其受业师也。自言其祖年八十余，已昏耄不识人，亦不能步履，然犹善饭。惟枯坐一室，苦郁郁不适。子孙恒以椅舁至门外延眺，以为消遣。一日，命侍者入取物，独坐以俟，侍者出，则并椅失之矣。合家悲泣惶骇，莫知所为，裹粮四出求之，亦无踪迹。会有友人自劳山来，途遇禹门，遥呼曰："若非觅若祖乎？今在山中某寺，无恙也！"急驰访之，果然。其地距掖数百里，僧不知其何以至，其祖但觉有二人舁之飞行，亦不知其为谁也。此事极怪而非怪。殆山魈狐魅，播弄老人，以为游戏耳。

戈孝廉廷模，字式之，芥舟前辈长子也，天姿朗彻，诗格书法，并有父风。于父执中独师事余，余期以远到，乃年四十余，始选一学官。后得心疾，忽发忽止，竟夭天年，余深悲之。偶与从孙树珏谈及，树珏因言，其未殁以前，读书至夜半，偶即景得句曰："秋入幽窗灯黯淡。"属对未就，忽其友某揭帘入，延与坐谈，因告以此句，其友曰："何不对以'魂归故里月凄清'？"式之愕然曰："君何作鬼语？"转瞬不见，乃悟其非人。盖衰气先见，鬼感衰气应之也。故式之不久亦下世，与《灵怪集》载曹唐《江陵佛寺》诗"水底有天春漠漠"一联事颇相类。

曹慕堂宗丞言，有夜行遇鬼者，奋力与角。俄群鬼大集，或抛掷沙砾，或牵拽手足，左右支吾，大受捶击，颠踣者数矣，而愤恚弥甚，犹死斗不休。忽坡上有老僧持灯呼曰："檀越且止！此地鬼之窟宅也，檀越虽猛士，已陷重围，客主异形，众寡异势，以一人气血之勇，敌此辈无穷之变幻，虽贲、育无幸胜也。况不如贲、育者乎？知难而退，乃为豪杰，何不暂忍一时，随老僧权宿荒刹耶？"此人顿悟，奋身脱出，随其灯影而行。群鬼渐远，老僧亦不知所往。坐息至晓，始觅得路归。此僧不知是人是鬼，可谓善知识耳。

海淀人捕得一巨鸟，状类苍鹅，而长喙利吻，目睛突出，眈眈可畏，非鹫非鹳，非鸨非鸬鹚，莫能名之，无敢买者。金海住先生时寓直澄怀园，独买而烹之。味不甚佳，甫食一二脔，觉胸膈间冷如冰雪，坚如铁石，沃以烧春，亦无暖气。委顿数日乃愈。或曰："张读《宣室志》载，俗传人死

数日后当有禽自柩中出，曰‘杀’。有郑生者，尝在隰川，与郡官猎于野，网得巨鸟，色苍，高五尺余；解而视之，忽然不见。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数日，卜者言此日‘杀’当去。其家伺而视之，果有巨鸟苍色自柩中出。又《原化记》载，韦滂借宿人家，射落‘杀’鬼，烹而食之，味极甘美。先生所食，或即‘杀’鬼所化，故阴凝之气如是欤！”倪余疆时方同直，闻之笑曰：“是又一终南进士矣。”

自黄村至丰宜门（俗谓之南西门。），凡四十里。泉源水脉，络带钩连，积雨后污潦沮洳，车马颇为阻滞。有李秀者，御空车自固安返。见少年约十五六，娟丽如好女，蹩躠泥涂，状甚困惫。时日已将没，见秀行过，有欲附载之色，而愧沮不言。秀故轻薄，挑与语，邀之同车。忸怩而上。沿途市果饵食之，亦不甚辞。渐相软款，间以调谑。面赪微笑而已。行数里后，视其貌似稍苍，尚不以为意。又行十余里，暮色昏黄，觉眉目亦似渐改。将近南苑之西门，则广颡高颧，鬑鬑有须矣。自讶目眩，不敢致诘。比至逆旅下车，乃须鬓皓白，成一老翁。与秀握手作别曰：“蒙君见爱，怀感良深。惟暮齿衰颜，今夕不堪同榻，愧相负耳。”一笑而去，竟不知为何怪也。秀表弟为余厨役，尝闻秀自言之，且自悔少年无状，致招狐鬼之侮云。

文安王岳芳言，有杨生者，貌姣丽，自虑或遇强暴，乃精习技击，十六七时，已可敌数十人。会诣通州应试，暂住京城。偶独游陶然亭，遇二回人强邀入酒肆。心知其意，姑与饮啖，且故索珍味食，二回人喜甚，因诱至空寺，左右挟坐，遽拥于怀。生一手按一人，并踣于地，以足踏背，各解带反接，抽刀拟颈曰：“敢动者死！”褫其下衣，并淫之。且数之曰：“尔辈年近三十，岂足供狎昵？然尔辈污人多矣，吾为孱弱童子复仇也！”徐释其缚，掉臂迳出。后与岳芳同行，遇其一于途，顾之一笑，其人掩面鼠窜去，乃为岳芳具道之。岳芳曰：“戕命者使还命，攘财者使还财，律也。此当相偿者也。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，无还使受淫之律，此不当偿者也。子之所为，谓之快心则可，谓之合理则未也。”

从孙树棂言，南村戈孝廉仲坊，到遵祖庄（土语呼榛子庄，遵榛叠韵之讹，祖子双声之转也。相近又有念祖桥，今亦讹为验左。）会曹氏之葬，闻其邻家鸡产一卵，入夜有光。仲坊偕数客往观，时已昏暮，灯下视之，无异常卵；撤去灯火，果吐光荧荧，周卵四围如盘盂。置诸室隅，立门外视之，则一室照耀如昼矣。客或曰：“是鸡为蛟龙所感，故生卵有是变怪，恐久而破壳出，不利主人。”仲坊次日即归，不知其究竟如何也。案木华《海赋》曰：“阳冰不冶，阴火潜然。”盖阳气伏积阴之内，则郁极而外腾。《岭南异物志》称：“海中所生鱼蜃，置阴处有光。”《岭表录异》亦称：“黄蜡鱼头夜有光如笼烛，其肉亦片片有光。”水之所生，与水同性故也。必海水始有火，必海错始有光者，积水之所聚，即积阴之所凝。故

百川不能郁阳气，惟海能郁也。至暑月腐草之为萤，以层阴积雨，阳气蒸而化为虫。塞北之夜亮木，以冰谷雪岩，阳气聚而附于木，萤不久即死。夜亮木移植盆盎，越一两岁亦不生明。出潜离隐，气得舒则渐散耳。惟鸡卵夜光则理不可晓。蛟龙所感之说，亦未必然。按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称：“岭南毒菌夜有光，杀人至速。”盖瘴疠所钟，以温热发为阳焰。此卵或沴疠之气，偶聚于鸡；或鸡多食毒虫，久而蕴结，如毒菌有光之类，亦未可知也。

从侄虞惇言，闻诸任丘刘宗万曰：“有旗人赴任丘催租，适村民夜演剧，观至二鼓乃散。归途酒渴，见树旁茶肆，因系马而入。主人出言：‘火已熄，但冷茶耳。’入室良久，捧茶半杯出，色殷红而稠黏，气似微腥，饮尽，更求益，曰：‘瓶已罄矣。当更觅残剩，须坐此稍待，勿相窥也。’既而久待不出，潜窥门隙，则见悬一裸女子，破其腹，以木撑之，而持杯刮取其血。惶骇退出，乘马急奔。闻后有追索茶钱声，沿途不绝。比至居停，已昏瞀坠仆。居停闻马声出视，扶掖入。次日乃苏，述其颠末。共往迹之，至系马之处，惟平芜老树，荒冢累累，丛棘上悬一蛇，中裂其腹，横支以草茎而已。”此与裴硎《传奇》载卢涵遇盟器婢子杀蛇为酒事相类。然婢子留宾，意在求偶。此鬼鬻茶胡为耶？鬼所需者冥镪，又向人索钱何为耶？

田香谷言，景河镇西南有小村，居民三四十家。有邹某者，夜半闻犬声，披衣出视。微月之下，见屋上有一巨人坐。骇极惊呼，邻里并出。稍稍审谛，乃所畜牛昂首而蹲，不知其何以上也。顷刻喧传，男妇皆来看异事。忽一家火发，焰猛风狂，合村几尽为焦土。乃知此为牛祸，兆回禄也。姚安公曰：“时方纳稼，豆秸谷草，堆秫篱茅屋间，袤延相接。农家作苦，家家夜半皆酣眠。突尔遭焚，则此村无噍类矣。天心仁爱，以此牛惊使梦醒也。何反以为妖哉！”

同郡某孝廉未第时，落拓不羁，多来往青楼中。然倚门者视之漠然也。惟一妓名椒树者（此妓佚其姓名，此里巷中戏谐之称也。）独赏之，曰：“此君岂长贫贱者哉？”时邀之狎饮，且以夜合资供其读书。比应试，又为捐金治装，且为其家谋薪米。孝廉感之，握臂与盟曰：“吾傥得志，必纳汝。”椒树谢曰：“所以重君者，怪姊妹惟识富家儿；欲人知脂粉绮罗中，尚有巨眼人耳。至白头之约，则非所敢闻。妾性冶荡，必不能作良家妇；如已执箕帚，仍纵怀风月，君何以堪？如幽闭闺阁，如坐囹圄，妾又何以堪？与其始相欢合，终致仳离，何如各留不尽之情，作长相思哉？”后孝廉为县令，屡招之不赴。中年以后，车马日稀，终未尝一至其署。亦可云奇女子矣。使韩淮阴能知此意，乌有“鸟尽弓藏”之憾哉！

胶州法南野，飘泊长安，穷愁颇甚。一日，于李符千御史座上言：“曾于泺口旅舍见二诗，其一曰：‘流落江湖十四春，徐娘半老尚风尘。西楼一枕

鸳鸯梦，明月窥窗也笑人。’其二曰：‘含情不忍诉琵琶，几度低头掠鬓鸦。多谢西川贵公子，肯持红烛赏残花。’不署年月姓名，不知谁作也。”余曰：“此君自寓坎坷耳！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《琵琶行》矣。”

益都李生文渊，南涧弟也。嗜古如南涧，而博辩则过之。不幸夭逝，南涧乞余志其墓。匆匆未果，并其事状失之，至今以为憾也。一日，在余生云精舍讨论古礼，因举所闻一事曰：“博山有书生，夜行林莽间，见贵官坐松下，呼与语。谛视，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。不得已近前拜谒。问家事甚悉。生因问：‘古称体魄藏于野，而神依于庙主。丈人有家祠，何为在此？’某公曰：‘此泥于古不墓祭之文也。夫庙祭地也，主祭位也，神之来格，以是地是位为依归焉耳。如神常居于庙，常附于主，是世世祖妣与子孙人鬼杂处也。且有庙有主，为有爵禄者言之耳。今一邑一乡之中，能建庙者万家不一二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，能设主者百家不一二。如神依主而不依墓，是百千亿万贫贱之家，其祖妣皆无依之鬼也，有是理耶？知鬼神之情状者，莫若圣人。明器之礼，自夏后氏以来矣。使神在主而不在墓，则明器当设于庙。乃皆瘗之于墓中，是以器供神而置于神所不至也，圣人顾若是颠耶？卫人之祔离之，殷礼也；鲁人之祔合之，周礼也。孔子善周。使神不在墓，则墓之分合，了无所异，有何善不善耶？《礼》曰：“父殁而不忍读父之书，手泽存焉尔；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，口泽存焉尔。”一物之微，尚且如是。顾以先人体魄，视如无物；而别植数寸之木，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，毋乃不知类耶？寺钟将动，且与子别。子今见吾，此后可毋为竖儒所惑矣。’生匆遽起立。东方已白，视之，正其墓道前也。”

陈裕斋言，有僦居道观者，与一狐女狎，靡夕不至。忽数日不见，莫测何故。一夜，搴帘含笑入。问其旷隔之由，曰：“观中新来一道士，众目曰仙，虑其或有神术，姑暂避之。今夜化形为小鼠，自壁隙潜窥，直大言欺世者耳，故复来也。”问：“何以知其无道力？”曰：“伪仙伪佛，技止二端，其一故为静默，使人不测；其一故为颠狂，使人疑其有所托。然真静默者，必淳穆安恬，凡矜持者，伪也；真托于颠狂者，必游行自在，凡张皇者，伪也。此如君辈文士，故为名高，或迂僻冷峭，使人疑为狷；或纵酒骂座，使人疑为狂，同一术耳。此道士张皇甚矣，足知其无能为也。”时共饮钱稼轩先生家，先生曰：“此狐眼光如镜，然词锋太利，未免不留余地矣。”

司炊者曹媪，其子僧也，言尝见粤东一宦家，到寺营斋，云其妻亡已十九年。一夕，灯下见形曰：“自到黄泉，无时不忆，尚冀君百年之后得一相见。不意今配入转轮，从此茫茫万古，无复会期。故冒冥司之禁，赂监送者，来一取别耳。”其夫骇痛，方欲致词，忽旋风入室卷之去，尚隐隐闻泣声。故为饭僧礼忏，资来世福也。此夫此妇，可谓两个不相负矣。《长

恨歌》曰："但令心如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"安知不以此一念，又种来世因耶？

《桂苑丛谈》记李卫公以方竹杖赠甘露寺僧，云此竹出大宛国，坚实而正方，节眼须牙，四面对出云云。案方竹今闽粤多有，不为异物。大宛即今哈萨克，已隶职方，其地从不产竹，乌有所谓方者哉？又《古今注》载乌孙有青田核，大如六升瓠，空之以盛水，俄而成酒。案乌孙即今伊犁地，问之额鲁特，皆云无此。又《杜阳杂编》载元载造芸晖堂于私第。芸香，草名也，出于阗国，其香洁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烂；舂之为屑，以涂其壁，故号曰芸晖。于阗即今和阗地，亦未闻此物。惟西域有草名玛努，根似苍术，番僧焚以供佛，颇为珍贵；然色不白，亦不可泥壁。均小说附会之词也。

黎荇塘言，有少年，其父商于外，久不归。无所约束，因为囊家所诱，博负数百金。囊家议代出金偿众，而勒写鬻宅之券。不得已从之。虑无以对母妻，遂不返其家，夜入林自缢。甫结带，闻马蹄隆隆，回顾，乃其父归也。骇问："何以作此计？"度不能隐，以实告。父殊不怒，曰："此亦常事，何至于此？吾此次所得尚可抵。汝自归家，吾自往偿金索券可也。"时囊家博未散，其父突排闼入。本皆相识，一一指呼姓字，先斥其诱引之非，次责以逼迫之过。众错愕无可置词。既而曰："既不肖子写宅券，吾亦难以博诉官。今偿汝金，汝明日分给众人，还我宅券可乎？"囊家知理屈，愿如命。其父乃解腰缠付囊家，一一验入。得券即就灯焚之，愤然而出。其子还家具食，待至晓不归。至囊家侦探，曰："已焚券去。"方虑有他故。次日，囊家发箧，乃皆纸铤。金所亲收，众目共睹，无以自白，竟出己橐以偿，颇自疑遇鬼。后旬余，讣音果至，殁已数月矣。

李樵风言，杭州涌金门外，有渔舟泊神祠下，闻祠中人语嘈杂。既而神诃曰："汝曹野鬼，何辱文士？罪当笞。"又闻辩诉曰："人静月明，诸幽魂暂游水次，稍释羁愁。此二措大独讲学谈诗，刺刺不止。众皆不解，实所厌闻。窃相耳语，微示不满，稍稍引去则有之，非敢有所触犯也。"神默然，少顷，曰："论文雅事，亦当择地择人。先生休矣。"俄而磷火如萤，自祠中出。遥闻吃吃笑不已，四散而去。

刘橓，沧州人。其母以康熙壬申生，至乾隆壬子，年一百一岁，尚强健善饭。屡逢恩诏，里胥欲为报官支粟帛，辄固辞弗愿。去岁，欲为请旌建坊，亦固辞弗愿。或询其弗愿之故，慨然曰："贫家嫠妇，赋命蹇薄，正以颠连困苦，为神道所怜，得此寿耳。一邀过分之福，则死期至矣。"此媪所见殊高。计其生平，必无胶胶扰扰分外之营求，宜其恬然冲静，颐养天和，得以保此长龄矣。

第十二卷 槐西杂志二

安中宽言，有人独行林莽间，遇二人，似是文士，吟哦而行。一人怀中落一书册，此人拾得。字甚拙涩，波磔皆不甚具，仅可辨识。其中或符箓、或药方、或人家春联，纷糅无绪，亦间有经书古文诗句。展阅未竟，二人遽追来夺去，倏忽不见。疑其狐魅也。一纸条飞落草间，俟其去远，觅得之。上有字曰："《诗经》于字皆音乌，《易经》无字左边无点。"余谓此借言粗材之好讲文艺者也。然能刻意于是，不愈于饮博游冶乎？使读书人能奖励之，其中必有所成就，乃薄而挥之，斥而笑之，是未思圣人之待互乡、阙党二童子也。讲学家崖岸过峻，使人甘于自暴弃，皆自沽己名，视世道人心如膜外耳。

景州宁逊公，能以琉璃舂碎调漆，堆为擘窠书，凹凸皴皱，俨若石纹。恒挟技游富贵家，喜索人酒食。或闻燕集，必往搀末席。一日，值吴桥社会，以所作对联匾额往售。至晚，得数金。忽遇十数人邀之，曰："我辈欲君殚一月工，堆字若干，分赠亲友，冀得小津润。今先屈先生一餐，明日奉迎至某所。"宁大喜，随入酒肆，共恣饮啖。至漏下初鼓，主人促闭户，十数人一时不见，座上惟宁一人，无可置辩，乃倾囊偿值。懊恼而归，不知为幻术为狐魅也。李露园曰："此君自宜食此报。"

某公眷一娈童，性柔婉，无市井态，亦无恃宠纵意，忽泣涕数日，目尽肿。怪诘其故，慨然曰："吾日日荐枕席，殊不自觉。昨寓中某与某童狎，吾穴隙窃窥，丑难言状，与横陈之女迥殊。因自思吾一男子，而受污如是，悔不可追，故愧愤欲死耳。某公譬解百方，终怏怏不释。后竟逃去。或曰："已改易姓名，读书游泮矣。"梅禹金有《青泥莲花记》，若此童者，亦近于青泥莲花欤？又奴子张凯，初为沧州隶，后夜闻罪人暗泣声，心动辞去，鬻身于先姚安公，年四十余无子。一日，其妇临蓐，凯愀然曰："其女乎？"已而果然。问："何以知之？"曰："我为隶时，有某控其妇与邻人张九私，众知其枉，而事涉暧昧，无以代白也。会官遣我拘张九，我禀曰：'张九初五日以逋赋拘，初八日笞十五去矣。今不知所往，乞宽其限。'官检征比册，良是，怒某曰：'初七日张九方押禁，何由至汝妇室乎？'杖而遣之。其实别一张九，吾借以支吾得免也。去岁闻此妇死，昨夜梦其向我拜，知其转生为我女也。"后此女嫁为贾人妇，凯夫妇老且病，竟赖其孝养以终。杨椒山有《罗刹成佛记》。若此奴者，亦近于罗刹成佛欤？

冯平宇言，有张四喜者，家贫佣作。流转至万全山中，遇翁媪留治圃。爱其勤苦，以女赘之。越数岁，翁媪言往塞外省长女，四喜亦挈妇他适。久而渐觉其为狐。耻与异类偶，伺其独立，潜弯弧射之，中左股。狐女以手

拔矢，一跃直至四喜前，持矢数之曰：“君太负心，殊使人恨！虽然，他狐媚人，苟且野合耳，我则父母所命，以礼结婚，有夫妇之义焉。三纲所系，不敢仇君，君既见弃，亦不敢强住聒君。”握四喜之手，痛哭。逾数刻，乃蹶然逝。四喜归，越数载病死，无棺以敛。狐女忽自外哭入，拜谒姑舅，具述始末。且曰：“儿未嫁，故敢来也。”其母感之，詈四喜无良，狐女俯不语。邻妇不平，亦助之詈。狐女瞋视曰：“父母詈儿，无不可者。汝奈何对人之妇，詈人之夫！”振衣竟出，莫知所往。去后，于四喜尸旁得白金五两，因得成葬。后四喜父母贫困，往往于盎中箧内，无意得钱米，盖亦狐女所致也。皆谓此狐非惟形化人，心亦化人矣。或又谓狐虽知礼，不至此，殆平宇故撰此事，以愧人之不如者。姚安公曰：“平宇虽村叟，而立心笃实，平生无一字虚妄；与之谈，讷讷不出口，非能造作语言者也。”

卢观察撝吉言，茌平县有夫妇相继死，遗一子，甫周岁。兄嫂咸不顾恤，饿将死。忽一少妇排门入，抱儿于怀，詈其兄嫂：“尔弟夫妇尸骨未寒，汝等何忍心至此？不如以儿付我，犹可觅一生活处也！”挈儿竟出，莫知所终。邻里咸目睹之。有知其事者曰：“其弟在日，常昵一狐女，意或不忘旧情，来视遗孤乎？”是亦张四喜妇之亚也。

乌鲁木齐多狭斜，小楼深巷，方响时闻。自谯鼓初鸣，至寺钟欲动，灯火恒荧荧也。冶荡者惟所欲为，官弗禁，亦弗能禁。有宁夏布商何某，年少美丰姿，资累千金，亦不甚吝，而不喜为北里游。惟畜牝豕十余，饲极肥，濯极洁，日闭门而沓淫之，豕亦相摩相倚，如昵其雄。仆隶恒窃窥之，何弗觉也。忽其友乘醉戏诘，乃愧而投井死。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：“非我亲鞫是狱，虽司马温公以告我，我弗信也。”余作是地杂诗有曰：“石破天惊事有无，后来好色胜登徒。何郎甘为风情死，才信刘郎爱媚猪。”即咏是事。人之性癖，有至于如此者！乃知以理断天下事，不尽其变；即以情断天下事，亦不尽其变也。

张一科，忘其何地人，携妻就食塞外，佣于西商。西商昵其妻，挥金如土，不数载资尽归一科，反寄食其家。妻厌薄之，诟谇使去。一科曰：“微是人无此日，负之不祥。”坚不可。妻一日持梃逐西商，一科怒詈，妻亦反詈曰：“彼非爱我，昵我色也；我亦非爱彼，利彼财也。以财博色，色已得矣，我原无所负于彼；以色博财，财不继矣，彼亦不能责于我。此而不遣，留之何为！”一科益愤，竟抽刃杀之，先以百金赠西商，而后自首就狱。又一人忘其姓名，亦携妻出塞，妻病卒，因不能归，且行乞。忽有西商招至肆，赠五十金。怪其太厚，固诘其由，西商密语曰：“我与尔妇最相昵，尔不知也。尔妇垂殁，私以尔托我，我不忍负于死者，故资尔归里。”此人怒掷于地，竟格斗至讼庭。二事相去不一月。相国温公时镇乌鲁木齐，一日，宴僚佐于秀野亭，座间论及，前竹山令陈

题桥曰："一不以贫富易交，一不以死生负约，是虽小人，皆古道可风也。"公颦蹙曰："古道诚然，然张一科曷可风耶？后杀妻者拟抵，而谳语甚轻；赠金者拟杖，而不云枷示。"公沉思良久，慨然曰："皆非法也。然人情之薄久矣，有司如是上，即如是可也。"

嘉祥曾映华言，一夕秋月澄明，与数友散步场圃外。忽旋风滚滚，自东南来，中有十余鬼，互相牵曳，且殴且詈，尚能辨其一二语，似争朱陆异同也。门户之祸，乃下彻黄泉乎？

"去去复去去，凄恻门前路。行行重行行，辗转犹含情。含情一回首，见我窗前柳；柳北是高楼，珠帘半上钩。昨为楼上女，帘下调鹦鹉；今为墙外人，红泪沾罗巾。墙外与楼上，相去无十丈；云何咫尺间，如隔千重山？悲哉两决绝，从此终天别。别鹤空徘徊，谁念鸣声哀！徘徊日欲晚，决意投身返。手裂湘裙裾，泣寄稿砧书。可怜帛一尺，字字血痕赤；一字一酸吟，旧爱牵人心。君如收覆水，妾罪甘鞭箠；不然死君前，终胜生弃捐。死亦无别语，愿葬君家土；傥化断肠花，犹得生君家。"右见《永乐大典》，题曰《李芳树刺血诗》。不着朝代，亦不详芳树始末。不知为所自作，如窦玄妻诗；为时人代作，如焦仲卿妻诗也。世无传本，余校勘《四库》偶见之。爱其缠绵悱恻，无一毫怨怒之意，殆可泣鬼神。令馆吏录出一纸，久而失去。今于役滦阳，检点旧帙，忽于小箧内得之。沈湮数百年，终见于世，岂非贞魂怨魄，精贯三光，有不可磨灭者乎？陆耳山副宪曰："此诗次韩蕲王孙女诗前；彼在宋末，则芳树必宋人。"以例推之，想当然也。

舅氏安公实斋，一夕就寝，闻室外扣门声。问之不答，视之无所见。越数夕，复然。又数夕，他室亦复然。如是者十余度，亦无他故。后村中获一盗，自云："我曾入某家十余次，皆以人不睡而返。"问其日皆合，始知鬼报盗警也。故瑞不必为祥，妖不必为灾，各视乎其人。

明永乐二年，迁江南大姓实畿辅。始祖椒坡公，自上元徙献县之景城。后子孙繁衍，析居崔庄，在景城东三里。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庄，故皆称崔庄纪，举其盛也。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，不忘本也。椒坡公故宅在景城、崔庄间，兵燹久圮，其址属族叔楘庵家。楘庵从余受经，以乾隆丙子举乡试，拟筑室移居于是。先姚安公为预题一联曰："当年始祖初迁地，此日云孙再造家。"后室不果筑，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弃诸孤。卜地惟是处吉，因割他田易诸婺庵而葬焉。前联如公自谶也。事皆前定，岂不信哉？

侍姬沈氏，余字之曰明睉。其祖长洲人，流寓河间，其父因家焉。生二女，姬其次也，神思朗彻，殊不类小家女。常私语其姊曰："我不能为田家妇，高门华族又必不以我为妇，庶几其贵家媵乎？"其母微闻之，竟如

其志。性慧黠，平生未尝忤一人。初归余时，拜见马夫人，马夫人曰："闻汝自愿为人媵，媵亦殊不易为。"敛衽对曰："惟不愿为媵，故媵难为耳；既愿为媵，则媵亦何难。"故马夫人始终爱之如娇女。尝语余曰："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，人犹悼惜；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，吾不愿也。"亦竟如其志，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，年仅三十。初仅识字，随余检点图籍，久遂粗知文义，亦能以浅语成诗。临终，以小照付其女，口诵一诗，请余书之曰："三十年来梦一场，遗容手付女收藏。他时话我生平事，认取姑苏沈五娘。"泊然而逝。方病剧时，余以侍值圆明园，宿海淀槐西老屋。一夕，恍惚两梦之，以为结念所致耳。既而知其是夕晕绝，移二时乃苏，语其母曰："适梦至海淀寓所，有大声如雷霆，因而惊醒。"余忆是夕，果壁上挂瓶绳断堕地，始悟其生魂果至矣。故题其遗照有曰："几分相似几分非，可是香魂月下归？春梦无痕时一瞥，最关情处在依稀。"又曰："到死春蚕尚有丝，离魂倩女不须疑。一声惊破梨花梦，恰记铜瓶坠地时。"即记此事也。

相去数千里，以燕赵之人，谈滇黔之俗，而谓居是土者，不如吾所知之确，然耶否耶？晚出数十年，以髫龀之子，论耆旧之事，而曰见其人者，不如吾所知之确，然耶否耶？左丘明身为鲁史，亲见圣人，其于《春秋》，确有源委。至唐中叶，陆淳辈始持异论。宋孙复以后，哄然佐斗，诸说争鸣，皆曰左氏不可信，吾说可信。何以异于是耶？盖汉儒之学务实，宋儒则近名。不出新义，则不能耸听；不排旧说，则不能出新义。诸经训诂，皆可以口辩相争，惟《春秋》事迹厘然，难于变乱。于是谓左氏为楚人、为七国初人、为秦人，而身为鲁史，亲见圣人之说摇，既非身为鲁史、亲见圣人，则传中事迹，皆不足据，而后可惟所欲言矣。沿及宋季，赵鹏飞作《春秋经筌》，至不知成风为僖公生母，尚可与论名分、定褒贬乎？元程端学推波助澜，尤为悍戾。偶在五云多处（即原心亭。）检校端学《春秋解》，周编修书昌因言："有士人得此书，珍为鸿宝。一日，与友人游泰山，偶谈经义，极称其论叔姬归酅一事，推阐至精。夜梦一古妆女子，仪卫尊严，厉色诘之曰：'武王元女，实主东岳。上帝以我艰难完节，接迹共姜，俾隶太姬为贵神，今二千余年矣。昨尔述竖儒之说，谓我归酅为淫于纪季，虚辞诬诋，实所痛心！我隐公七年归纪，庄公二十年归酅，相距三十四年，已在五旬以外矣。以斑白之嫠妇，何由知季必悦我？越国相从，《春秋》之法，非诸侯夫人不书，亦如非卿不书也。我待年之媵，例不登诸简策，徒以矢心不二，故仲尼有是特笔。程端学何所依凭而造此暧昧之谤耶？尔再妄传，当脔尔舌。'命从神以骨朵击之。狂叫而醒，遂毁其书。"余戏谓书昌曰："君耽宋学，乃作此言！"书昌曰："我取其所长，而不敢讳所短也。"是真持平之论矣。

杨令公祠在古北口内，祀宋将杨业。顾亭林《昌平山水记》，据《宋史》谓业战死长城北口，当在云中，非古北口也。考王曾《行程录》，已云古

北口内有业祠。盖辽人重业之忠勇，为之立庙。辽人亲与业战，曾奉使时，距业仅数十年，岂均不知业殁于何地？《宋史》则元季托克托所修（托克托旧作脱脱，盖译音未审。今从《三史国语解》。），距业远矣，似未可据后驳前也。

余校勘秘籍，凡四至避暑山庄。丁未以冬，戊申以秋，己酉以夏，壬子以春，四时之胜胥览焉。每泛舟至文津阁，山容水意，皆出天然，树色泉声，都非尘境；阴晴朝暮，千态万状，虽一鸟一花，亦皆入画。其尤异者，细草沿坡带谷，皆茸茸如绿罽，高不数寸，齐如裁剪，无一茎参差长短者，苑丁谓之规矩草。出宫墙才数步，即鬖髿滋蔓矣。岂非天生嘉卉，以待宸游哉！

李又聃先生言，有张子克者，授徒村落，岑寂寡俦。偶散步场圃间，遇一士，甚温雅。各道姓名，颇相款洽。自云："家住近村，里巷无可共语者。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。"因共至塾。见童子方读《孝经》，问张曰："此书有今文古文，以何为是？"张曰："司马贞言之详矣。近读《吕氏春秋》，见《审微》篇中引诸侯一章，乃是今文。七国时人所见如是，何处更有古文乎？"其人喜曰："君真读书人也。"自是屡至塾。张欲报谒，辄谢以贫无栖止，夫妇赁住一破屋，无地延客。张亦遂止。一夕，忽问："君畏鬼乎？"张曰："人，未离形之鬼；鬼，已离形之人耳。虽未见之，然觉无可畏。"其人愿然曰："君既不畏，我不欺君，身即是鬼。以生为士族，不能逐焰口、争钱米。叨为气类，求君一饭可乎？"张契分既深，亦无疑惧，即为具食，且邀使数来。考论图籍，殊有端委。偶论太极无极之旨，其人怫然曰："于《传》有之：'天道远，人事迩。'《六经》所论皆人事，即《易》阐阴阳，亦以天道明人事也。舍人事而言天道，已为虚杳；又推及先天之先，空言聚讼，安用此为？谓君留心古义，故就君求食，君所见乃如此乎？"拂衣竟起，倏已影灭。再于相遇处候之，不复睹矣。

余督学闽中时，院吏言，雍正中，学使有一姬堕楼死。不闻有他故，以为偶失足也。久而有泄其事者，曰："姬本山东人，年十四五，嫁一窭人子。数月矣，夫妇甚相得，形影不离，会岁饥，不能自活，其姑卖诸贩鬻妇女者。与其夫相抱，泣彻夜，啮臂为志而别。夫念之不置，沿途乞食，兼程追及贩鬻者，潜随至京师。时于车中一觌面，幼年怯懦，惧遭诃詈，不敢近，相视挥涕而已。既入官媒家，时时候于门侧，偶得一睹，彼此约勿死，冀天上人间，终一相见也。后闻为学使所纳，因投身为其幕友仆，共至闽中。然内外隔绝，无由通问，其妇不知也。一日病死，妇闻婢媪道其姓名、籍贯、形状、年齿，始知之。时方坐笔捧楼上，凝立良久，忽对众备言始末，长号数声，奋身投下死。学使讳言之，故其事不传。然实无可讳也。大抵女子殉夫，其故有二：一则搘柱纲常，宁死不辱。此本乎礼

教者也。一则忍耻偷生，苟延一息，冀乐昌破镜，再得重圆；至望绝势穷，然后一死以明志。此生于情感者也。此女不死于贩鬻之手，不死于媒氏之家，至玉玷花残，得故夫凶问而后死，诚为太晚。然其死志则久定矣，特私爱缠绵，不能自割。彼其意中，固不以当死不死为负夫之恩，直以可待不待为辜夫之望。哀其遇，悲其志，惜其用情之误，则可矣；必执《春秋》大义，责不读书之儿女，岂与人为善之道哉！

壬申七月，小集宋蒙泉家，偶谈狐事，聂松岩曰："贵族有一事，君知之乎？曩以乡试在济南，闻有纪生者，忘其为寿光为胶州也。尝暮遇女子独行，泥泞颠踬，倩之扶掖。念此必狐女，姑试与昵，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状。因语之曰：'我识尔，尔勿诳我。然得妇如尔亦自佳，人静后可诣书斋，勿在此相调，徒多迂折。'女子笑而去。夜半果至。狎媟者数夕。觉渐为所惑，因拒使勿来。狐女怨詈不肯去，生正色曰：'勿如是也。男女之事，权在于男。男求女女不愿，尚可以强暴得；女求男男不愿，则心如寒铁，虽强暴亦无所用之。况尔为盗我精气来，非以情合，我不为负尔情；尔阅人多矣，难以节言，我亦不为堕尔节。始乱终弃，君子所恶，为人言之，不为尔曹言之也。尔何必恋恋于此，徒为无益？"狐女竟词穷而去。乃知一受蛊惑，缠绵至死，符箓不能驱遣者，终由情欲牵连，不能自割耳。使泊然不动，彼何所取而不去哉！

法南野又说一事，曰："里有恶少数人，闻某氏荒冢有狐，能化形媚人。夜携置罟布穴口，果掩得二牝狐。防其变幻，急以锥刺其髀，贯之以索，操刃胁之曰：'尔果能化形为人，为我辈行酒，则贷尔命。否则立磔尔！'二狐嗥叫跳掷，如不解者。恶少怒，刺杀其一，其一乃人语曰：'我无衣履，及化形为人，成何状耶？'又以刃拟颈，乃宛转成一好女子，裸无寸缕。众大喜，迭肆无礼，复拥使侑觞，而始终掣索不释手。狐妮妮软语，祈求解索。甫一脱手，已瞥然逝。归未到门，遥见火光，则数家皆焦土，杀狐者一女焚焉。知狐之相报也。狐不扰人，人乃扰狐，'多行不义'，其及也宜哉！"

田白岩说一事，曰："某继室少艾，为狐所媚，劾治无验。后有高行道士，檄神将，缚至坛，责令供状。佥闻狐语曰：'我豫产也。偶挞妇，妇潜窜至此，与某昵。我衔之次骨，是以报。'某忆幼时果有此，然十余年矣。道士曰：'结恨既深，自宜即报，何迟迟至今？得无刺知此事，假借藉口耶？'曰：'彼前妇，贞女也。惧干天罚，不敢近。此妇轻佻，乃得诱狎。因果相偿，鬼神弗罪，师又何责焉？"道士沉思良久，曰：'某昵尔妇几日？'曰：'一年余。"尔昵此妇几日？'曰：'三年余。'道士怒曰：'报之过当，曲又在尔！不去，且檄尔付雷部！'狐乃服罪去。"清远先生（蒙泉之父。）曰："此可见邪正之念，妖魅皆得知；报施之理，鬼神弗能夺也。"

清远先生亦说一事，曰："朱某一婢，粗材也。稍长，渐慧黠，眉目亦渐

秀媚，因纳为妾。颇有心计，摒挡井井，米盐琐屑，家人纤毫不敢欺，欺则必败。又善居积，凡所贩鬻，来岁价必贵。朱以渐裕，宠之专房。一日，忽谓朱曰：‘君知我为谁？’朱笑曰：‘尔颠耶？’因戏举其小名曰：‘尔非某耶？’曰：‘非也，某逃去久矣，今为某地某人妇，生子已七八岁。我本狐女，君九世前为巨商，我为司会计。君遇我厚，而我干没君三千余金。冥谪堕狐身，炼形数百年，幸得成道。然坐此负累，终不得升仙。故因此婢之逃，幻其貌以事君。计十余年来，所入足以敌所逋。今尸解去矣。我去之后，必现狐形。君可付某仆埋之，彼必裂尸而取革，君勿罪彼。彼四世前为饿殍时，我未成道，曾啖其尸。听彼碎磔我，庶冤可散也。’俄化狐仆地，有好女长数寸，出顶上，冉冉去；其貌，则别一人矣。朱不忍而自埋之，卒为此仆窃发，剥卖其皮。朱知为夙业，浩叹而已。”

从孙树棂言，高川贺某，家贫甚。逼除夕，无以卒岁，诣亲串借贷无所得，仅沽酒款之。贺抑郁无聊，姑浇块垒，遂大醉而归。时已昏夜，遇老翁负一囊，蹩躠不进，约贺为肩至高川，酬以雇值。贺诺之。其囊甚重。贺私念方无度岁资，若攘夺而逸，龙钟疲叟，必不能追及。遂尽力疾趋，翁自后追呼不应。狂奔七八里，甫得至家，掩门急入。呼灯视之，乃新斫杨木一段，重三十余斤。方知为鬼所弄。殆其贪狡之性，久为鬼恶，故乘其窘而侮之。不然，则来往者多，何独戏贺？是时未见可欲，尚未生盗心，何已中途相待欤？

树棂又言，垛庄张子仪，性嗜饮。年五十余，以寒疾卒。将敛矣，忽苏曰：“我病愈矣。顷至冥司，见贮酒巨瓮三，皆题张子仪封字。其一已启封，尚存半瓮，是必皆我之食料，须饮尽方死耳。”既而果愈。复纵饮二十余年。一日，谓所亲曰：“我其将死乎？昨又梦至冥司，见三瓮酒俱尽矣。”越数日，果无疾而卒。然则《补录纪传》载李卫公食羊之说，信有之乎！

宝坻王孝廉锦堂言，宝坻旧城圮坏，水啮雨穿，多成洞穴，妖物遂窟宅其中。后修城时，毁其旧垣，失所凭依，遂散处空宅古寺，四出祟人，男女多为所媚。忽来一道士，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，持咒炼七日以击妖物，应手死。锦堂家多空屋，遂为所据。一仆妇亦为所媚。以道人所炼豆击之，忽风声大作，似有多人喧呼曰：“太夫人被创，死矣！”趋视见一巨蛇，豆所伤处，如铳炮铅丸所中。因问道士：“凡媚女者必男妖，此蛇何呼太夫人？”道士曰：“此雌蛇也。蛇之媚人，其首尾皆可以嗡精气，不必定相交接也。”旋有人但闻风声，即似梦魇，觉有吸其精者，精即涌溢。则道士之言信矣。又一人突见妖物，豆在纸裹中，猝不及解，并纸掷之，妖物亦负创遁。又一人为女妖所媚，或授以豆。耽其色美，不肯击，竟以陨身。夫妖物之为祟，事所恒有，至一时群聚而肆毒，则非常之恶，天道所不容矣。此道士不先不后，适以是时来，或亦神所假手欤？

某侍郎夫人卒，盖棺以后，方陈祭祀。忽一白鸽飞入帏，寻视无睹。俶扰间，烟焰自棺中涌出，连甍累栋，顷刻并焚。闻其生时，御下严，凡买女奴，成劵入门后，必引使长跪，先告戒数百语，谓之教导；教导后，即褫衣反接，挞百鞭，谓之试刑。或转侧，或呼号，挞弥甚。挞至不言不动，格格然如击木石，始谓之知畏，然后驱使。安州陈宗伯夫人，先太夫人姨也，曾至其家，常曰："其僮仆婢媪，行列进退，虽大将练兵，无如是之整齐也。"又余常至一亲串家，丈人行也，入其内室，见门左右悬二鞭，穗皆有血迹，柄皆光泽可鉴。闻其每将就寝，诸婢一一缚于凳，然后覆之以衾，防其私遁或自戕也。后死时，两股疽溃露骨，一若杖痕。

刑曹案牍，多被殴后以伤风死者，在保辜限内，于律不能不拟抵。吕太常含晖，尝刊秘方："以荆芥、黄蜡、鱼鳔三味（鱼鳔炒黄色。）各五钱，艾叶三片，入无灰酒一碗，重汤煮一炷香，热饮之，汗出立愈；惟百日以内，不得食鸡肉。"后其子慕堂，登庚午贤书，人以为刊方之报也。

《酉阳杂俎》载骰子咒曰："伊帝弥帝，弥揭罗帝。"诵至十万遍，则六子皆随呼而转。试之，或验或不验。余谓此犹诵驴字治病耳。大抵精神所聚，气机应之。气机所感，鬼神通之。所谓"至诚则金石为开"也。笃信之则诚，诚则必动，姑试之则不诚，不诚则不动。凡持炼之术，莫不如是，非独此咒为然矣。

旧仆兰桂言，初至京师，随人住福清会馆，门以外皆丛冢也。一夜月黑，闻汹汹喧呶声、哭泣声，又有数人劝谕声，念此地无人，是必鬼斗；自门隙窃窥，无所睹。屏息谛听，移数刻，乃一人迁其妇柩，误取他家柩去。妇故有夫，葬亦相近，谓妇为此人所劫，当以此人妇相抵，妇不从而诟争也。会逻者鸣金过，乃寂无声。不知其作何究竟，又不知此误取之妇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。然则谓鬼附主而不附墓，其不然乎！

虞惇有佃户孙某，善鸟铳，所击无不中。尝见一黄鹂，命取之。孙启曰："取生者耶？死者耶？"问："铁丸冲击，安能预决其生死？"曰："取死者，直中之耳；取生者，则惊使飞而击其翼。"命："取生者。"举手铳发，黄鹂果堕。视之，一翼折矣，其精巧如此。适一人能诵放生咒，与约曰："我诵咒三遍，尔百击不中也。"试之果然。后屡试之，无不验。然其词鄙俚，殆可笑噱，不识何以能禁制。又凡所闻禁制诸咒，其鄙俚大抵皆似此。而实皆有验，均不测其所以然也。

蔡葛山先生曰："吾校《四库》书，坐讹字夺俸者数矣，惟一事深得校书力。吾一幼孙，偶吞铁钉，医以朴硝等药攻之，不下，日渐尪弱。后校《苏沈良方》，见有小儿吞铁物方，云：'剥新炭皮，研为末，调粥三碗，与小儿食，其铁自下。'依方试之，果炭屑裹铁钉而出。乃知杂书亦有用也。"此书世无传本，惟《永乐大典》收其全部。余领书局时，属王史亭

排纂成帙。苏沈者，苏东坡、沈存中也。二公皆好讲医药，宋人集其所论，为此书云。

叶守甫，德州老医也，往来余家，余幼时犹及见之。忆其与先姚安公言，常从平原诣海丰，夜行失道，仆从皆迷。风雨将至，四无村墟，望有废寺，往投暂避。寺门虚掩，而门扉隐隐有白粉大书字，敲火视之，则“此寺多鬼，行人勿住”二语也。进退无路，乃推门再拜曰：“过客遇雨，求神庇荫，雨止即行，不敢久稽。”闻承尘板上语曰：“感君有礼，但今日大醉，不能见客，奈何！君可就东壁坐，西壁蝎窟，恐遭其螫；渴勿饮檐溜，恐有蛇涎；殿后酸梨已熟，可摘食也。”毛发植立，噤不敢语。雨稍止，即惶遽拜谢出，如脱虎口焉。姚安公曰：“题门榜示，必伤人多矣。而君得无恙，且得其委曲告语。盖以礼自处，无不可以礼服者；以诚相感，无不可以诚动者。虽异类无间也。君非惟老于医，抑亦老于涉世矣。”

朱导江言，新泰一书生，赴省乡试。去济南尚半日程，与数友乘凉早行。黑暗中有二驴追逐行，互相先后，不以为意也。稍辨色后，知为二妇人。既而审视，乃一媪，年约五六十，肥而黑；一少妇，年约二十，甚有姿首。书生频目之。少妇忽回顾失声曰：“是几兄耶？”生错愕不知所对。少妇曰：“我即某氏表妹也。我家法中，表兄妹不相见，故兄不识妹，妹则尝于帘隙窥兄，故相识也。”书生忆原有表妹嫁济南，因相款语。问：“早行何适？”曰：“昨与妹婿往问舅母疾，本拟即日返，舅母有讼事，浼妹婿入京，不能即归；妹早归为治装也。”流目送盼，情态嫣然，且微露十余岁时一见相悦意。书生心微动。至路歧，邀至家具一饭。欣然从之，约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。钟动不来。次日，亦无耗。往昨别处，循歧路寻之，得其驴于野田中，鞍尚未解。遍物色村落间，绝无知此二妇者。再询，访得其表妹家，则表妹殁已半年余。其为鬼所惑、怪所啖，抑或为盗所诱，均不可知。而此人遂长已矣。此亦足为少年佻薄者戒也。时方可村在座，言：“游秦陇时，闻一事与此相类，后有合窆于妻墓者，启圹，则有男子尸在焉。不知地下双魂，作何相见。焦氏《易林》曰：‘两夫共妻，莫适为雌。’若为此占矣。”戴东原亦在座，曰：“《后汉书》尚有三夫共妻事，君何见不广耶？”余戏曰：“二君勿喧，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，独忘之欤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。此鬼私藏少年，不虑及后来之合窆，未免纵欲忘患耳。”东原喟然曰：“纵欲忘患，独此鬼也哉！”

杂说称娈童始黄帝（钱詹事辛楣如此说，辛楣能举其书名，今忘之矣。），殆出依托。比顽童始见《商书》，然出梅赜伪古文，亦不足据。《逸周书》称：“美男破老。”殆指是乎？《周礼》有不男之讼，注谓天阉不能御女者。然自古及今，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讼者；经文简质，疑其亦指此事也。凡女子淫佚，发乎情欲之自然。娈童则本无是心，皆幼而受绐，

或势劫利饵言。相传某巨室喜狎狡童，而患其或愧拒，乃多买端丽小儿未过十岁者；与诸童媟戏时，使执烛侍侧，种种淫状，久而见惯，视若当然，过三数年，稍长可御，皆顺流之舟矣。有所供养僧规之曰：“此事世所恒有，不能禁檀越不为，然因其自愿。譬诸挟妓，其过尚轻；若处心积虑，凿赤子之天真，则恐干神怒。”某不能从，后卒罹祸。夫术取者造物所忌，况此事而以术取哉！

东光王莽河，即胡苏河也。旱则涸，水则涨，每病涉焉。外舅马公周箓言：“雍正末，有丐妇一手抱儿，一手扶病姑，涉此水。至中流，姑蹶而仆。妇弃儿于水，努力负姑出。姑大诟曰：‘我七十老妪，死何害！张氏数世，待此儿延香火，尔胡弃儿以拯我？斩祖宗之祀者尔也！’妇泣不敢语，长跪而已。越两日，姑竟以哭孙不食死。妇呜咽不成声，痴坐数日，亦立槁。不知其何许人，但于其姑詈妇时，知为姓张耳。”有着论者，谓儿与姑较，则姑重；姑与祖宗较，则祖宗重。使妇或有夫，或尚有兄弟，则弃儿是；既两世穷嫠，止一线之孤子，则姑所责者是。妇虽死有余悔焉。姚安公曰：“讲学家责人无已时。夫急流汹涌，少纵即逝，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？势不两全，弃儿救姑，此天理之正，而人心之所安也。使姑死而儿存，终身宁不耿耿耶？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？且儿方提抱，育不育未可知。使姑死而儿又不育，悔更何如耶？此妇所为，超出恒情已万万。不幸而其姑自殒，以死殉之，其亦可哀矣。犹沾沾焉而动其喙，以为精义之学，毋乃白骨衔冤，黄泉赍恨乎？孙复作《春秋尊王发微》，二百四十年内，有贬无褒；胡致堂作《读史管见》，三代以下无完人。辨则辨矣，非吾之所欲闻也。”

郭石洲言，朱明经静园，与一狐友。一日，饮静园家，狐大醉，睡花下，醒而静园问之曰：“吾闻贵族醉后多变形，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，君竟不变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此视道力之浅深矣。道力浅者能化形幻形耳，故醉则变，睡则变，仓皇惊怖则变；道力深者能脱形，犹仙家之尸解，已归人道，人其本形矣，何变之有？”静园欲从之学道，曰：“公不能也，凡修道，人易而物难，人气纯，物气驳也；成道，物易而人难，物心一，而人心杂也。炼形者先炼气，炼气者先炼心，所谓志气之帅也。心定则气聚而形固，心摇则气涣而形萎。广成子之告黄帝，乃道家之秘要，非庄叟寓言也。深岩幽谷，不见不闻，惟凝神导引，与天地阴阳，往来消息，阅百年如一日，人能之乎？”朱乃止。

因忆丁卯同年某御史，尝问所昵伶人曰：“尔辈多矣，尔独擅场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曹以其身为女，必并化其心为女，而后柔情媚态，见者意消。如男心一线犹存，则必有一线不似女，乌能争蛾眉曼睩之宠哉？若夫登场演剧，为贞女，则正其心，虽笑谑亦不失其贞；为淫女，则荡其心，虽庄坐亦不掩其淫；为贵女，则尊重其心，虽微服而贵气存；为贱女，则

敛抑其心，虽盛妆而贱态在；为贤女，则柔婉其心，虽怒甚无遽色；为悍女，则拗戾其心，虽理诎无巽词。其他喜怒哀乐，恩怨爱憎，一一设身处地，不以为戏，而以为真，人视之竟如真矣。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，作种种女状而不能有种种女心，此我所以独擅场也。”李玉典曰：“此语猥亵不足道，而其理至精。此事虽小，而可以喻大。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诣极者，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诣极者。心心在一艺，其艺必工；心心在一职，其职必举。小而僚之丸、扁之轮，大而皋、夔、稷、契之营四海，其理一而已矣。此与炼气炼心之说，可互相发明也。

石洲又言，一书生家有园亭，夜雨独坐。忽一女子搴帘入，自云家在墙外，窥宋已久，今冒雨相就。书生曰：“雨猛如是，尔衣履不濡，何也？”女词穷，自承为狐。问：“此间少年多矣，何独就我？”曰：“前缘。”问：“此缘谁所记载？谁所管领？又谁以告尔？尔前生何人？我前生何人？其结缘以何事？在何代何年？请道其详。”狐仓卒不能对，嗫嚅久之，曰：“子千百日不坐此，今适坐此；我见千百人不相悦，独见君相悦。其为前缘审矣，请勿拒。”书生曰：“有前缘者必相悦。吾方坐此，尔适自来，而吾漠然心不动，则无缘审矣，请勿留。”女趑趄间，闻窗外呼曰：“婢子不解事，何必定觅此木强人！”女子举袖一挥，灭灯而去。或云：“是汤文正公少年事。”余谓：“狐魅岂敢近汤公？当是曾有此事，附会于公耳。”

乌鲁木齐多野牛，似常牛而高大，千百为群，角利如矛矟。其行，以强壮者居前，弱小者居后。自前击之，则驰突奋触，铳炮不能御，虽百炼健卒，不能成列合围也；自后掠之，则绝不反顾。中推一最巨者，如蜂之有王，随之行止。尝有一为首者，失足落深涧，群牛俱随之投入，重叠殪焉。又有野骡野马，亦作队行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，见人辄奔。其状真骡真马也，惟被以鞍勒，则伏不能起。然时有背带鞍花者（鞍所磨伤之处，创愈则毛作白色，谓之鞍花。），又有蹄嵌踣铁者，或曰山神之所乘，莫测其故。久而知为家畜骡马逸入山中，久而化为野物，与之同群耳。骡肉肥脆可食，马则未见食之者。又有野羊，《汉书．西域传》，所谓羱羊也，食之与常羊无异。又有野猪，猛鸷亚于野牛，毛革至坚，枪矢弗能入，其牙铦于利刃，马足触之皆中断。吉木萨山中有老猪，其巨如牛，人近之辄被伤；常率其族数百，夜出暴禾稼。参领额尔赫图牵七犬入山猎，猝与遇，七犬立为所啖，复厉齿向人。鞭马狂奔，乃免。余拟植木为栅，伏巨炮其中，伺其出击之。或曰：“傥击不中，则其牙拔栅如拉朽，栅中人危矣。”余乃止。又有野驼，止一峰，脔之极肥美，杜甫《丽人行》所谓“紫驼之峰出翠釜”，当即指此。今人以双峰之驼为八珍之一，失其实矣。

景城之北，有横冈坡陀，形家谓余家祖茔之来龙。其地属姜氏，明末，姜

氏妒余族之盛，建真武祠于上，以厌胜之。崇帧壬午，兵燹，余家不绝如线。后祠渐圮，余族乃渐振，祠圮尽而复盛焉。其地今鬻于从侄信夫。时乡中故老已稀，不知旧事，误建土神祠于上，又稍稍不靖。余知之，急属信夫迁去，始安。相地之说，或以为有，或以为无。余谓刘向校书，已列此术为一家，安得谓之全无；但地师所学必不精，又或缘以为奸利，所言尤不足据，不宜溺信之耳。若其凿然有验者，固未可诬也。

《象经》始见《庾开府集》，然所言与今法不相符。《太平广记》载棋子为怪事，所言略近今法，而亦不同。北人喜为此戏，或有耽之忘寝食者。景城真武祠未圮时，中一道士酷好此，因共以“棋道士”呼之，其本姓名乃转隐。一日，从兄方洲入所居，见几上置一局，止三十一子，疑其外出，坐以相待。忽闻窗外喘息声，视之，乃二人四手相持，共夺一子，力竭并踣也。癖嗜乃至于此！南人则多嗜弈，亦颇有废时失事者。从兄坦居言，丁卯乡试，见场中有二士，画号板为局，抬碎炭为黑子，剔碎石灰块为白子，对着不止，竟俱曳白而出。夫消闲遣日，原不妨偶一为之；以此为得失喜怒，则可以不必。东坡诗曰：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”荆公诗曰：“战罢两奁收白黑，一枰何处有亏成？”二公皆有胜心者，迹其生平，未能自践此言，然其言则可深思矣。辛卯冬，有以“八仙对弈图”求题者，画为韩湘、何仙姑对局，五仙旁观，而铁拐李枕一壶卢睡。余为题曰：“十八年来阅宦途，此心久似水中凫。如何才踏春明路，又看仙人对弈图。”“局中局外两沉吟，犹是人间胜负心。那似顽仙痴不省，春风蝴蝶睡乡深。”今老矣，自迹生平，亦未能践斯言，盖言则易耳。

明天启中，西洋人艾儒略作《西学》，凡一卷。言其国建学育才之法，几分六科：勒铎理加者，文科也；斐录所费哑者，理科也；默弟济纳者，医科也；勒斯义者，法科也；加诺溺斯者，教科也；陡禄日亚者，道科也。其教授各有次第，大抵从文入理，而理为之纲。文科如中国之小学，理科如中国之大学，医科、法科、教科皆其事业，道科则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。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要，以明体达用为功，与儒学次序略似；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，所穷之理又支离怪诞而不可估，是所以为异学耳。末附《唐碑》一篇，明其教之久入中国。碑称贞观十二年，大秦国阿罗木远将经像来献，即于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，度僧二十一人云云。考《西溪丛语》，贞观五年，有传法穆护何禄，将祆教诣阙奏闻。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，号大秦寺，又名波斯寺。至天宝四年七月，敕波斯经教，出自大秦，传习而来，久行中国。爰初建寺，因以为名；将以示人，必循其本，其两京波斯寺，并宜改为大秦寺。天下诸州县有者准此。《册府元龟》载，开元七年，吐火罗鬼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，智慧幽深，问无不知。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，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；请置一法堂，依本教供养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载，孝亿国界三千余里，举俗事祆，不识佛法。有祆祠三千余所。又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祆祠，相传其神本自波斯

国来。祠内无像，于大屋下作小庐舍向西，人向东礼神。有一铜马，国人言自天而下。据此数说，则西洋人即所谓波斯，天主即所谓祆神，中国具有纪载，不但此碑也。又杜预注《左传》次睢之社曰：“睢受汴，东经陈留，是谯彭城入泗。此水次有祆神，皆社祠之。”顾野王《玉篇》亦有祆字，音阿怜切，注为祆神。徐铉据以增入《说文》。宋敏求《东京记》载宁远坊有祆神庙，注曰：“《四夷朝贡图》云：‘康国有神名祆毕，国有火祆祠，或传石勒时立此。’”是祆教其来已久，亦不始于唐。岳珂《桯史》记番禺海獠，其最豪者号白番人，本占城之贵人，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，屋室侈靡逾制。性尚鬼而好洁，平居终日，相与膜拜析福。有堂焉以祀，如中国之佛，而实无像设，称为聱牙。亦莫能晓，竟不知为何神。有碑高袤数丈，上皆刻异书如篆籀，是为像主，拜者皆向之。是祆教至宋之末年，尚由贾舶达广州。而利玛窦之初来，乃诧为亘古未有。艾儒略既援唐碑以自证，其为祆教更无疑义。乃当时无一人援据古事，以决源流。盖明自万历以后，儒者早年攻八比，晚年讲心学，即尽一生之能事，故证实之学全荒也。

田氏姊言，赵庄一佃户，夫妇甚相得。一旦，妇微闻夫有外遇，未确也。妇故柔婉，亦不甚愠，但戏语其夫：“尔不爱我而爱彼，吾且缢矣。”次日，馌田间，遇一巫能视鬼，见之骇曰：“尔身后有一缢鬼，何也？”乃知一语之戏，鬼已闻之矣。夫横亡者必求代，不知阴律何所取。殆恶其轻生，使不得速入转轮；且使世人闻之，不敢轻生欤？然而又启鬼瞰之渐，并闻有缢鬼诱人自裁者。故天下无无弊之法，虽神道无如何也。

戈荔田言，有妇为姑所虐，自缢死。其室因废不居，用以贮杂物。后其翁纳一妾，更悍于姑，翁又爱而阴助之；家人喜其遇敌也，又阴助之。姑窘迫无计，亦恚而自缢；家无隙所，乃潜诣是室。甫启钥，见妇披发吐舌当户立。姑故刚悍，了不畏，但语曰：“尔勿为厉，吾今还尔命。”妇不答，迳前扑之。阴风飒然，倏已昏仆。俄家人寻视，扶救得苏，自道所见。众相劝慰，得不死。夜梦其妇曰：“姑死我当得代；然子妇无仇姑理，尤无以姑为代理，是以拒姑返。幽室沉沦，凄苦万状，姑慎勿蹈此辙也。”姑哭而醒，愧悔不自容；乃大集僧徒，为作道场七日。戈傅斋曰：“此妇此念，自足生天，可无烦追荐也。”此言良允。然傅斋、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，余有嗛焉。

姚安公言，霸州有老儒，古君子也，一乡推祭酒。家忽有狐祟，老儒在家则寂然，老儒出则撼窗扉、毁器物、掷污秽，无所不至。老儒缘是不敢出，闭户修省而已。时霸州诸生以河工事愬州牧，期会于学宫，将以老儒列牒首。老儒以狐祟不至，乃别推一王生。自后王生坐聚众抗官伏法，老儒得免焉。此狱兴而狐去，乃知为尼其行也。是故小人无瑞，小人而有瑞，天所以厚其毒；君子无妖，君子而有妖，天所以示之警。

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书室，寝是室者，中夜开目，见壁上恍惚有火光，如燃香状，谛视则无。久而光渐大，闻人声，乃徐徐隐。后数岁，谛视之竟不隐，乃壁上悬一画猿，光自猿目中出也。佥曰：“此画宝矣。”外祖安公（讳国维，佚其字号。今安氏零落殆尽，无可问矣。）曰：“是妖也，何宝之有？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？不知后日作何变怪矣！”举火焚之，亦无他异。

崔媪家在西山中，言其邻子在深谷樵采，忽见虎至，上高树避之。虎至，昂面作人语曰：“尔在此耶，不识我矣！我今堕落作此形，亦不愿尔识也。”俯首呜咽良久。既而以爪掊地，曰：“悔不及类。”长号数声，奋然掉首去。

杨槐亭言，即墨有人往劳山，寄宿山家。所住屋有后门，门外缭以短墙为菜圃。时日已薄暮，开户纳凉，见墙头一靓妆女子，眉目姣好，仅露其面，向之若微笑。方凝视间，闻墙外众童子呼曰：“一大蛇身蟠于树，而首搁于墙上！”乃知蛇妖幻形，将诱而吸其血也。仓皇闭户，亦不知其几时去，设近之则危矣。

琴工钱生（钱生尝客裘文达公家，日相狎习，而忘问名字乡里。）言，其乡有人家酷贫，佣作所得，悉以与其寡嫂，嫂竟以节终。一日，在烛下拈纻线，见窗隙一人面，其小如钱，目炯炯内视。急探手攫得之，乃一玉孩，长四寸许，制作工巧，土蚀斑然。乡僻无售者，仅于质库得钱四千。质库置椟中，越日失去，深惧其来赎。此人闻之，曰：“此本怪物，吾偶攫得，岂可复胁取人财？”具述本末，还其质券。质库感之，常呼令佣作，倍酬其值，且岁时周恤之，竟以小康。裘文达公曰：“此天以报其友爱也。不然，何在其家不化去，到质库始失哉？至慨还质券，尤人情所难，然此人之绪余耳。世未有锲薄奸黠而友于兄弟者，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锲薄奸黠者也。”

王庆垞一媪，恒为走无常（即《滦阳消夏录》所记见送妇再醮之鬼者。），有贵家姬问之曰：“我辈为妾媵，是何因果？”曰：“冥律小善恶相抵，大善恶则不相掩。姨等皆积有小善业，故今生得入富贵家；又兼有恶业，故使有一线之不足也。今生如增修善业，则恶业已偿，善业相续，来生益全美矣。今生如增造恶业，则善业已销，恶业又续，来生恐不可问矣。然增修善业，非烧香拜佛之谓也。孝亲敬嫡，和睦家庭乃真善业耳。”一姬又问：“有子无子，是必前定。祈一检问，如冥籍不注，吾不更作痴梦矣。”曰：“此不必检。但常作有子事，虽注无子，亦改注有子。若常作无子事，虽注有子，亦改注无子也。”先外祖雪峰张公，为王庆垞曹氏婿，平生严正，最恶六婆，独时时引与语，曰：“此媪所言虽未必皆实，然从不劝妇女布施佞佛，是可取也。”

翰林院供事茹某（忘其名，似是茹鋋。）言，曩访友至邯郸，值主人未归，暂寓城隍祠。适有卖瓜者，息担横卧神座前。一卖线叟寓祠内，语之曰："尔勿若是，神有灵也。"卖瓜者曰："神岂在此破屋内？"叟曰："在也。吾常夜起纳凉，闻殿中有人声，蹑足潜听，则有狐陈诉于神前，大意谓邻家狐媚一少年，将死未绝之顷，尚欲取其精。其家愤甚，伏猎者以铳矢攻之。狐骇，现形奔。众噪随其后，狐不投己穴，而投里许外一邻穴。众布网穴外，熏以火，阖穴皆殪，而此狐反乘隙遁，故讼其嫁祸。"城隍曰：'彼杀人而汝受祸，讼之宜也。然汝子孙亦有媚人者乎？'良久，应曰：'亦有。''亦曾杀人乎？'又良久，应曰：'或亦有。''杀几人乎？'狐不应。城隍怒，命批其颊，乃应曰：'实数十人。'城隍曰：'杀数十命，偿以数十命，适相当矣。此怨魄所凭，假手此狐也。尔何讼焉？'命检籍示之，狐乃泣去。尔安得谓神不在乎？"乃知祸不虚生，虽无妄之灾，亦必有所以致之；但就事论事者，不能一一知其故耳。

汪主事康谷言，有在西湖扶乩者，降坛诗曰："我游天目还，跨鹤看龙井。夕阳没半轮，斜照孤飞影。飘然一片云，掠过千峰顶。"未及题名。一客窃议曰："夕阳半没，乃是反照，司马相如所谓凌倒景也。何得云斜照？"乩忽震撼，久之若有怒者，大书曰："小儿无礼。"遂不再动。余谓客论殊有理，此仙何太护前，独不闻古有一字师乎？

俞君祺言，向在姚抚军署，居一小室。每灯前月下，睡欲醒时，恍惚见人影在几旁，开目则无睹。自疑目眩，然不应夜夜目眩也。后伪睡以伺之，乃一粗婢，冉冉出壁角，侧听良久，乃敢稍移步；人略转，则已缩入矣。乃悟幽魂滞此不能去，又畏人不敢近，意亦良苦。因私计彼非为祟，何必逼近使不安，不如移出。才一举念，已仿佛见其遥拜。可见人心一动，鬼神皆知；十目十手，岂不然乎！次日，遂托故移出。后在余幕中，乃言其实，曰："不欲惊怖主人也。"余曰："君一生缜密，然殊未了此鬼事。后来必有居者，负其一拜矣。"

族侄肇先言，曩中涵叔官旌德时，有掘地遇古墓者，棺骸俱为灰土，惟一心存，血色犹赤。惧而投诸水。有石方尺余，尚辨字迹。中涵叔闻而取观。乡民惧为累，碎而沈之，讳言无是事，乃里巷讹传。中涵叔罢官后，始购得录本。其文曰："白璧有瑕，黄泉蒙耻。魂断水漘，骨埋山趾。我作誓词，祝霾圹底。千百年后，有人发此。尔不贞耶，消为泥滓；尔傥衔冤，心终不死。"末题"壬申三月，耕石翁为第五女作。"盖其女冤死，以此代志。观心仍不朽，知受枉为真。然翁无姓名，女无夫族，岁月无年号，不知为谁。无从考其始末。遂令奇迹不彰，其可惜也夫！

许文木言，康熙末年，鬻古器李鹭汀，其父执也。善六壬，惟晨起自占一课，而不肯为人卜。曰："多泄未来，神所恶也。"有以康节比之者，曰："吾才得六七分耳。尝占得某日当有仙人扶竹杖来，饮酒题诗而去。

焚香候之，乃有人携一雕竹纯阳像求售，侧倚一贮酒壶卢，上刻朝游北海一诗也。康节安有此失乎？”年五十余无子，惟蓄一妾。一日，许父造访，闻其妾泣，且絮语曰：“此何事而以戏人，其试我乎？”又闻鹭汀力辩曰：“此真实语，非戏也。”许父叩反目之故，鹭汀曰：“事殊大奇。今日占课，有二客来市古器，一其前世夫，尚有一夕缘；一其后夫，结好当在半年内，并我为三，生在一堂矣。吾以语彼，彼遽恚怒。数定无可移，我不泣而彼泣，我不讳而彼讳之，岂非痴女子哉？”越半载，鹭汀果死，妾鬻于一翰林家，嫡不能容，过一夕即遣出。再鬻于一中书舍人家，乃相安云。

庞雪崖初婚日，梦至一处，见青衣高髻女子，旁一人指曰：“此汝妇也。”醒而恶之。后再婚殷氏，宛然梦中之人。故《丛碧山房集》中有悼亡诗曰：“漫说前因与后因，眼前业果定谁真？与君琴瑟初调日，怪煞箜篌入梦人。”记此事也。按箜篌入梦凡二事，其一为《仙传拾遗》载薛肇摄陆长源女见崔宇，其一为《逸史》载卢二舅摄柳氏女见李生。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，殊太恶作剧。近时所闻吕道士等，亦有此术（语详《滦阳消夏录》。）。

叶旅亭言，其祖犹及见刘石渠。一日夜饮，有契友逼之召仙女。石渠命扫一室，户悬竹帘，燃双炬于几。众皆移席坐院中，而自禹步持咒，取界尺拍案一声，帘内果一女子亭亭立。友视之，乃其妾也，奋起欲殴。石渠急拍界尺一声，见火光蜿蜒如掣电，已穿帘去矣。笑语友曰：“相交二十年，岂有真以君妾为戏者。适摄狐女，幻形激君一怒为笑耳。”友急归视，妾乃刺绣未辍也。如是为戏，庶乎在不即不离间矣。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，但使远观，而不使相近，恐亦是摄召精魅，作是幻形也。

费长房劾治百鬼，乃后失其符，为鬼所杀。明崇俨卒，剚刃陷胸，莫测所自。人亦谓役鬼太苦，鬼刺之也。恃术者终以术败，盖多有之。刘香畹言，有僧善禁咒，为狐诱至旷野，千百为群，嗥叫搏噬。僧运金杵，击踣人形一老狐，乃溃围出。后遇于途，老狐投地膜拜曰：“曩蒙不杀，深自忏悔。今愿皈依受五戒。”僧欲摩其顶，忽掷一物幂僧面，遁形而去。其物非帛非革，色如琥珀，黏若漆，牢不可脱，瞀闷不可忍。使人奋力揭去，则面皮尽剥，痛晕殆绝。后痂落，无复人状矣。又一游僧，榜门曰“驱狐”。亦有狐来诱，僧识为魅，摇铃诵梵咒。狐骇而逃。旬月后有媪叩门，言家近墟墓，日为狐扰，乞往禁治。僧出小镜照之，灼然人也，因随往。媪导至堤畔，忽攫其书囊掷河中，符箓法物，尽随水去。妪亦奔匿秫田中，不可踪迹。方懊恼间，瓦砾飞击，面目俱败；幸赖梵咒自卫，狐不能近，狼狈而归。次日，即愧遁。久乃知妪即土人，其女与狐昵，因其女赂以金，使盗其符耳。此皆术足以胜狐，卒为狐算。狐有策而僧无备，狐有党而僧无助也。况术不足胜而轻与妖物角乎？

舅氏五占安公言，留福庄木匠某，从卜者问婚姻，卜者戏之曰：“去此西南百里，某地某甲今将死。其妻数合嫁汝，急往访求可得也。”匠信之，至其地宿村店中。遇一人问：“某甲居何处？”其人问：“访之何为？”匠以实告。不虑此人即某甲也，闻之恚愤，掣佩刀欲刺之。匠逃入店后，逾垣遁。是人疑主人匿室内，欲入搜，主人不允，互相格斗，竟杀主人，论抵伏法。而匠之名姓里居，则均未及问也。后年余，有妪同一男一妇过献县，云叔及寡嫂也。妪暴卒，无以敛，叔乃议嫁其嫂。嫂无计，亦曲从。匠尚未娶，众为媒合焉。后询其故夫，正某甲也。异哉！卜者不戏，匠不往；匠不往，无从与某甲斗；无从与某甲斗，则主人不死；主人不死，则某甲不论抵；某甲不论抵，此妇无由嫁此匠也。乃无故生波，卒辗转相牵，终成配偶，岂非数使然哉！又闻京师西四牌楼有卜者，日设肆于衢。雍正庚戌闰六月，忽自卜十八日横死。相距一两日耳，自揣无死法，而爻象甚明。乃于是日键户不出，观何由横死。不虑忽地震，屋圮压焉。使不自卜，是日必设肆通衢中，乌由覆压？是亦数不可逃，使转以先知误也。

画士张无念，寓京师樱桃斜街，书斋以巨幅阔纸为窗□，不着一棂，取其明也。每月明之夕，必有一女子全影在□心。启户视之，无所睹，而影则如故。以不为祸祟，亦姑听之。一夕谛视，觉体态生动，宛然入画，戏以笔四周钩之，自是不复见；而墙头时有一女子露面下窥。忽悟：“此鬼欲写照。前使我见其形，今使我见其貌也。”与语不应，注视之亦不羞避，良久乃隐。因补写眉目衣纹，作一仕女图。夜闻窗外语曰：“我名亭亭。”再问之，已寂。乃并题于□上。后为一知府买去（或曰是李中山。）。或曰：“狐也，非鬼也，于事理为近。”或曰：“本无是事，无念神其说耳。”是亦不可知。然香魂才鬼，恒欲留名于后世。由今溯古，结习相同，固亦理所宜有也。

姚安公官刑部江苏司郎中时，西城移送一案，乃少年强污幼女者。男年十六，女年十四，盖是少年游西顶归，见是女撷菜圃中，因相逼胁。逻卒闻女号呼声，就执之。讯未竟，两家父母俱投词，乃其未婚妻，不相知而误犯也。于律未婚妻和奸有条，强奸无条。方拟议间，女供亦复改移，称但调谑而已。乃薄责而遣之。或曰：“是女之父母受重赂，女亦爱此子丰姿，且家富，故造此虚词以解纷。”姚安公曰：“是未可知。然事止婚姻，与贿和人命、冤沈地下者不同。其奸未成，无可验；其贿无据，难以质。女子允矣，父母从矣，媒保有确证，邻里无异议矣。两造之词，亦无一毫之抵牾矣。君子可欺以其方，不能横加锻炼，入一童子远戍也。”

某公夏日退朝，携婢于静室昼寝，会阍者启事，问：“主人安在？”一僮故与阍者戏，漫应曰：“主人方拥尔妇睡某所。”妇适至前，怒而诟詈，主人出问，笞逐此僮。越三四年，阍者妇死，会此婢以抵触失宠，主人忘前语，竟以配阍者。事后忆及，乃浩然叹曰：“岂偶然欤？”

文水李华廷言，去其家百里一废寺，云有魅，无敢居者。有贩羊者十余人，避雨宿其中，夜闻呜呜声，暗中见一物，臃肿团圞，不辨面目，蹒跚而来，行甚迟重。众皆无赖少年，殊不恐怖，共以破砖掷。击中声铮然，渐缩退欲却。觉其无能，噪而追之。至寺门坏墙侧，屹然不动。逼视，乃一破钟，内多碎骨，意其所食也。次日，告土人，冶以铸器。自此怪绝。此物之钝极矣，而亦出嬲人，卒自碎其质。殆见夫善幻之怪，有为祟者，从而效之也。余家一婢，沧州山果庄人也，言是庄故盗薮，有人见盗之获利，亦从之行。捕者急，他盗格斗跳免，而此人就执伏法焉。其亦此钟之类也夫。

舅氏安公介然言，有柳某者，与一狐友甚昵。柳故贫，狐恒周其衣食。又负巨室钱，欲质其女，狐为盗其券，事乃已。时来其家，妻子皆与相问答，但惟柳见其形耳。狐媚一富室女，符箓不能遣，募能劾治者予百金。柳夫妇素知其事。妇利多金，怂恿柳伺隙杀狐。柳以负心为歉。妇谇曰：“彼能媚某家女，不能媚汝女耶？昨以五金为汝女制冬衣，其意恐有在，此患不可不除也。”柳乃阴市砒霜，沽酒以待。狐已知之。会柳与乡邻数人坐，狐于檐际呼柳名，先叙相契之深，次陈相周之久，次乃一一发其阴谋曰：“吾非不能为尔祸，然周旋已久，宁忍便作寇仇？”又以布一匹，棉一束自檐掷下，曰：“昨尔幼儿号寒苦，许为作被，不可失信于孺子也。”众意不平，咸诮让柳。狐曰：“交不择人，亦吾之过。世情如是，亦何足深尤？吾姑使知之耳。”太息而去。柳自是不齿于乡党，亦无肯资济升斗者。挈家夜遁，竟莫知所终。

舅氏张公梦征言，沧州佟氏园未废时，三面环水，林木翳如，游赏者恒借以宴会。守园人每闻夜中鬼唱曰：“树叶儿青青，花朵儿层层。看不分明，中间有个佳人影。只望见盘金衫子，裙是水红绫。”如是者数载。后一妓为座客殴辱，恚而自缢于树。其衣色一如所唱，莫喻其故。或曰：“此缢鬼候代，先知其来代之人，故喜而歌也。”

青县一农家，病不能力作。饿将殆，欲鬻妇以图两活。妇曰：“我去，君何以自存？且金尽仍饿死。不如留我侍君，庶饮食医药得以检点，或可冀重生。我宁娼耳。”后十余载，妇病垂死，绝而复苏曰：“顷恍惚至冥司，吏言娼女当堕为雀鸽；以我一念不忘夫，犹可生人道也。”

侍姬郭氏，其父大同人，流寓天津。生时，其母梦鬻端午彩符者，买得一枝，因以为名。年十三，归余。生数子，皆不育；惟一女，适德州卢荫文，晖吉观察子也。晖吉善星命，尝推其命，寿不能四十。果三十七而卒。余在西域时，姬已病瘵，祈签关帝，问：“尚能相见否？”得一签曰：“喜鹊檐前报好音，知君千里有归心。绣帏重结鸳鸯带，叶落霜雕寒色侵。”谓余即当以秋冬归，意甚喜。时门人邱二田在寓闻之，曰：“见则必见，然末句非吉语也。”后余辛卯六月还，姬病良已。至九月，忽转

剧，日渐沈绵，遂以不起。殁后，晒其遗箧，余感赋二诗，曰：“风花还点旧罗衣，惆怅酴醾片片飞。恰记香山居士语：‘春随樊素一时归。’（姬以三月三十日亡，恰送春之期也。）”“百折湘裙飐画栏，临风还忆步珊珊。明知神谶曾先定，终惜‘芙蓉不耐寒’（未必长如此。‘芙蓉不耐寒’，寒山子诗也。）。”即用签中意也。

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，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，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。其书《宋史．艺文志》著录，今已久佚。惟《永乐大典》载虚中《命书》三卷，尚为完帙。所说实兼论八字，非不用时，或疑为宋人所伪托，莫能明也。然考虚中墓志，称其最深于五行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，所直日辰，支干相生，胜衰死生，互相斟酌，推人寿夭贵贱，利不利云云。按天有十二辰，故一日分为十二时，日至某辰，即某时也，故时亦谓之日辰。《国语》“星与日辰之位，皆在北维”是也。《诗》：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从旦暮七辰一移，因谓之七襄。”是日辰即时之明证。《楚辞》：“吉日兮辰良”，王逸注：“日谓甲乙，辰谓寅卯。”以辰与日分言，尤为明白。据此以推，似乎“所直日辰”四字，当连上年月日为句，后人误属下文为句，故有不用时之说耳。余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，尚沿旧说。今附着于此，以志余过。至五星之说，世传起自张果。其说不见于典籍。考《列子》称禀天命，属星辰，值吉则吉，值凶则凶，受命既定，即鬼神不能改易，而圣智不能回。王充《论衡》称天施气而众星布精。天施气而众星之气在其中矣。含气而长，得贵则贵，得贱则贱，贵或秩有高下，富或资有多少，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。是以星言命，古已有之，不必定始于张果。又韩昌黎《三星行》曰：“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，牛奋其角，箕张其口。”杜樊川自作墓志曰：“余生于角星昴毕，于角为第八宫，曰疾厄宫，亦曰八杀宫，土星在焉，火星继木星土。”杨瞳曰：“木在张，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。木为福德大，君子无虞也。”余曰：“湖守不周岁迁舍人，木还福于角，足矣。火土还死于角，宜哉。”是五星之说，原起于唐，其法亦与今不异。术者托名张果，亦不为无因。特其所托之书，词皆鄙俚，又在李虚中命书之下，决非唐代文字耳。（孔颖达疏应作郑玄笺。）

霍养仲言，一旧家壁悬仙女骑鹿图，款题赵仲穆，不知确否也（仲穆名雍，松雪之子也。）。每室中无人，则画中人缘壁而行，如灯戏之状。一日，预系长绳于轴首，伏人伺之。俟其行稍远，急掣轴出，遂附形于壁上，彩色宛然，俄而渐淡，俄而渐无。越半日而全隐。疑其消散矣。余尝谓画无形质，亦无精气，通灵幻化，似未必然；古书所谓画妖，疑皆有物凭之耳。后见林登《博物志》，载北魏元兆，捕得云门黄花寺画妖。兆诘之曰：“尔本虚空，画之所作，奈何有此妖形？”画妖对曰：“形本是画，画以象真；真之所示，即乃有神。况所画之上，精灵有凭可通。此臣之所以有感，感而幻化。臣实有罪”云云。其言似亦近理也。

骁骑校萨音绰克图与一狐友，一日，狐仓皇来曰：“家有妖祟，拟借君坟园栖眷属。”怪问：“闻狐祟人，不闻有物更祟狐，是何魅欤？”曰：“天狐也。变化通神，不可思议；鬼出电入，不可端倪。其祟人，人不及防；或祟狐，狐亦弗能睹也。”问：“同类何不相惜欤？”曰：“人与人同类，强凌弱，智绐愚，宁相惜乎？”魅复遇魅，此事殊奇。天下之势，辗转相胜；天下之巧，层出不穷。千变万化，岂一端所可尽乎！

第十三卷 槐西杂志三

丁卯同年郭彤纶，戊辰上公车，宿新中驿旅舍。灯下独坐吟哦，闻窗外曰："公是文士，西壁有一诗请教。"出视，无所睹。至西壁拂尘寻视，有旅邸卧病诗八句，诗甚凄苦，而鄙俚不甚成句。岂好疥壁人死尚结习未忘耶？抑欲彤纶传其姓名，俾人知某甲旅卒于是，冀家人归其骨也？

奴子宋遇，凡三娶。第一妻，自合卺即不同榻，后竟仳离。第二妻，子必孪生，恶其提携之烦，乳哺之不足，乃求药使断产；误信一王媪言，舂砺石为末服之，石结聚肠胃死。后遇病革时，口喃喃如与人辩，稍苏，私语其第三妻曰："吾出初妻时，吾父母已受人聘，约日迎娶。妻尚未知。吾先一夕引与狎，妻以为意转，欣然相就，五更尚拥被共眠。鼓吹已至，妻恨恨去，然媒氏早以未尝同寝告后夫，吾母兄亦皆云尔。及至彼，非完璧，大遭疑诟，竟郁郁卒。继妻本不肯服石，吾痛捶使咽尽，殁后惧为厉，又贿巫斩殃。今并恍惚见之，吾必不起矣。"已而果然。又奴子王成，性乖僻，方与妻嬉笑，忽叱使伏受鞭，鞭已，仍与嬉笑。或方鞭时，忽引起与嬉笑，既而曰："可补鞭矣。"仍叱使伏受鞭。大抵一日夜中，喜怒反覆者数次。妻畏之如虎。喜时不敢不强欢，怒时不敢不顺受也。一日，泣诉先太夫人，呼成问故，成跪启曰："奴不自知，亦不自由，但忽觉其可爱，忽觉其可憎耳。"先太夫人曰："此无人理，殆佛氏所谓夙冤耶？"虑其妻或轻生，并遣之去。后闻成病死，其妻竟着红衫。夫夫为妻纲，天之经也。然尊究不及君，亲究不及父，故妻又训齐，有敌体之义焉。则其相与，宜各得情理之平。宋遇第二妻，误殁也，罪止太悍。其第一妻，既已被出而受聘，则恩义已绝，不当更以夫妇论，直诱污他人未婚妻耳。因而致死，其取偿也宜矣。王成酷暴，然未致妇于死也，一日居其室，则一日为所天。殁不制服，反而从吉，其悖理乱常也。其受虐固无足悯焉。

吴惠叔言，太湖有渔户嫁女者，舟至波心，风浪陡作，舵师失措，已欹仄欲沉。众皆相抱哭。突新妇破帘出，一手把舵，一手牵篷索，折戗飞行，直抵婿家，吉时犹未过也。洞庭人传以为奇。或有以越礼讥者，惠叔曰："此本渔户女，日日船头持篙橹，不能责以必为宋伯姬也。"又闻吾郡有焦氏女，不记何县人，已受聘矣。有谋为媵者，中以蜚语，婿家欲离婚。父讼于官，而谋者陷阱已深，非惟证佐凿凿，且有自承为所欢者。女见事急，竟倩邻媪导至婿家，升堂拜姑曰："女非妇比，贞不贞有明证也。儿与其献丑于官媒，仍为所诬，不如献丑于母前。"遂阖户弛服，请姑验。讼立解。此较操舟之新妇更越礼矣，然危急存亡之时，有不得不如是者。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，非通论也。

杨雨亭言，劳山深处，有人兀坐木石间，身已与木石同色矣。然呼吸不绝，目炯炯尚能视。此婴儿炼成，而闭不能出者也。不死不生，亦何贵于修道，反不如鬼之逍遥矣。大抵仙有仙骨，质本清虚；仙有仙缘，诀逢指授。不得真传，而妄意冲举，因而致害者不一。此人亦其明鉴也。或曰：“以刀破其顶，当兵解去。”此亦臆度之词，谈何容易乎！

古者大夫祭五祀，今人家惟祭灶神。若门神、若井神、若厕神、若中霤神，或祭或不祭矣。但不识天下一灶神欤？一城一乡一灶神欤？抑一家一灶神欤？如天下一灶神，如火神之类，必在祀典，今无此祀典也；如一城一乡一灶神，如城隍社公之类，必有专祀，今未见处处有专祀也；然则一家一灶神耳，又不识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数，天下灶神亦当如恒河沙数。此恒河沙数之灶神，何人为之？何人命之？神不太多耶？人家迁徙不常，兴废亦不常，灶神之闲旷者何所归？灶神之新增者何自来？日日铨除移改，神不又太烦耶？此诚不可以理解。然而遇灶神者，乃时有之。余小时见外祖雪峰张公家一司爨妪，好以秽物扫入灶，夜梦乌衣人呵之，且批其颊，觉而颊肿成痈。数日，巨如杯，脓液内溃，从口吐出，稍一呼吸辄入喉，呕哕欲死；立誓虔祷，乃愈。是又何说欤？或曰：“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凭之，祀在则神在，祀废则神废，不必一一帝所命也。”是或然矣。

孙叶飞先生，夜宿山家，闻了鸟（了鸟，门上铁系也，李义山诗作此二字。）丁东声，问：“为谁？”门外小语曰：“我非鬼非魅，邻女欲有所白也。”先生曰：“谁呼汝为鬼魅？而先辨非鬼非魅也，非欲盖弥彰乎？”再听之，寂无声矣。

崔崇屽，汾阳人，以卖丝为业，往来于上谷、云中有年矣。一岁，折阅十余金，其曹偶有怨言。崇屽恚愤，以刀自剖其腹，肠出数寸，气垂绝。主人及其未死，急呼里胥与其妻至，问：“有冤耶？”曰：“吾拙于贸易，致亏主人资本。我实自愧，故不欲生，与人无预也。其速移我返，毋以命案为人累。”主人感之，赠数十金为棺敛费。奄奄待尽而已。有医缝其肠纳之腹中，敷药结痂，竟以渐愈，惟遗矢从刀伤处出，谷道闭矣。后贫甚，至鬻其妻。旧共卖丝者怜之，各赠以丝，俾捻线自给。渐以小康，复娶妻生子。至乾隆癸巳甲午间，年七十乃终。其乡人刘炳为作传。曹受之侍御录以示余，因撮其大略。夫贩鬻丧资，常事也。以十余金而自戕，崇屽可谓轻生矣。然其本志，则以本无毫发私，而其迹有似于干没，心不能白，以死自明，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。濒死之顷，对众告明里胥，使官府无可疑，切嘱其妻，使眷属无可讼，用心不尤忠厚欤？当死不死，有天道焉，事似异而非异也。

文安王丈紫府言，灞州一宦家娶妇，甫却扇，新婿失声狂奔出，追问故，曰：“新妇青面赤发，状如奇鬼，吾怖而走。”妇故中人姿，莫解其故，强使复入，所见如前，父母迫之归房，竟伺隙自缢。既未成礼，女势当归。

时贺者尚满堂，其父引之遍拜诸客曰：“小女诚陋，然何至惊人致死哉！”《幽怪录》载卢生娶宏农令女事，亦同于此，但婿未死耳。此殆夙冤，不可以常理论也。自讲学家言之，则必曰：“是有心疾，神虚目眩耳。”

李主事再瀛，汉三制府之孙也。在礼部时为余属。气宇朗澈，余期以远到，乃新婚未几，遽夭天年。闻其亲迎时，新妇拜神，怀中镜忽堕地，裂为二，已讶不祥；既而鬼声啾啾，彻夜不息。盖衰气之所感，先兆之矣。

选人某，在虎坊桥租一宅。或曰：“中有狐，然不为患，入居者祭之则安。”某性啬不从，亦无他异。既而纳一妾，初至日，独坐房中。闻窗外帘隙，有数十人悄语，品评其妍媸。忸怩不敢举首。既而灭烛就寝，满室吃吃作笑声（吃吃笑不止，出《飞燕外传》。或作嗤嗤，非也。又有作咥咥者，盖据毛亨《诗传》。然《毛传》咥咥乃笑貌，非笑声也。）。凡一动作，辄高唱其所为。如是数夕不止。诉于正乙真人。其法官汪某曰：“凡魅害人，乃可劾治；若止嬉笑，于人无损。譬互相戏谑，未酿事端，即非王法之所禁。岂可以猥亵细事，渎及神明！”某不得已，设酒肴拜祝。是夕寂然。某喟然曰：“今乃知应酬之礼不可废。”

王符九言，凤凰店民家，有儿持其母履戏，遗后圃花架下，为其父所拾。妇大遭诟诘，无以自明，拟就缢。忽其家狐祟大作，妇女近身之物，多被盗掷弃他处，半月余乃止。遗履之疑，遂不辩而释，若阴为此妇解结者，莫谕其故。或曰：“其姑性严厉。有婢私孕，惧将投缳，妇窃后圃钥纵之逃。有是阴功，故神遣狐救之欤？”或又曰：“即为神佑，何不遣狐先收履，不更无迹乎？”符九曰：“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。”余亦以符九之言为然。

胡太虚抚军，能视鬼，云：“尝以葺屋，巡视诸仆家，诸室皆有鬼出入，惟一室阒然。问之，曰：‘某所居也。’然此仆蠢蠢无寸长，其妇亦常奴耳。后此仆死，其妇竟守节终身。”盖烈妇或激于一时，节妇非素有定志，必不能饮冰茹蘖数十年。其胸中正气蓄积久矣，宜鬼之不敢近也。又闻一视鬼者曰：“人家恒有鬼往来，凡闺房媟狎，必诸鬼聚观，指点嬉笑，但人不见不闻耳。鬼或望而引避者，非他年烈妇节妇，即孝妇贤妇也。”与胡公所言，若重规叠矩矣。

朱定远言，一士人夜坐纳凉，忽闻屋上有噪声。骇而起视，则两女自檐际格斗，堕，厉声问曰：“先生是读书人，姊妹共一婿，有是礼耶？”士人噤不敢语。女又促问，战栗嗫嚅曰：“仆是人，仅知人礼；鬼有鬼礼，狐有狐礼，非仆之所知也。”二女唾曰：“此人模棱不了事，当别问能了事人耳。”仍纠结而去。苏味道：“模棱，诚自全之善计也。然以推诿偾事获谴者，亦在在有之。盖世故太深，自谋太巧，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，遂于

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，往往坐失事机，留为祸本，决裂有不可收拾者。”此士人见诮于狐，其小焉者耳。

济南朱青雷言，其乡民家一少年，与邻女相悦。时相窥也，久而微露盗香迹，女父疑焉。夜伏墙上，左右顾视两家，阴伺其往来，乃见女室中有一少年，少年室中有一女，衣饰形貌皆无异，始知男女皆为狐媚也。此真黎邱之伎矣。青雷曰：“以我所见，好事者当为媒合，亦一佳话。”然闻两家父母皆恚甚，各延巫驱狐。时方束装北上，不知究竟如何也。

有视鬼者曰：“人家继子，凡异姓者，虽女之子，妻之侄，祭时皆所生来享，所后者，弗来也。凡同族者，虽五服以外，祭时皆所后来享，所生者虽亦来，而配食于侧，勿敢先也。惟于某抱养张某子，祭时乃所后来享。久而知其数世前本于氏妇，怀孕嫁张生，是于之祖也。此何义欤？”余曰：“此义易明。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，不以远而阻也；琥珀拾芥不引针，磁石引针不拾芥，不以近而合也。一本者气相属，二本者气不属耳。观此，使人睦族之心，油然而生；追远之心，亦油然而生。一身歧为四肢，四肢各歧为五指，是别为二十歧矣；然二十歧之痛痒，吾皆能觉，一身故也。莫昵近于妻妾，妻妾之痛痒，苟不自言，吾终不觉，则两身而已矣。”

宋子刚言，一老儒训蒙乡塾，塾侧有积柴，狐所居也，乡人莫敢犯。而学徒顽劣，乃时秽污之。一日，老儒往会葬，约明日返。诸儿因累几为台，涂朱墨演剧。老儒突返，各挞之流血，恨恨复去。众以为诸儿大者十一二，小者七八岁耳，皆怪师太严。次日老儒返，云昨实未归。乃知狐报怨也。有欲讼诸土神者，有议除积柴者，有欲往诟詈者；中一人曰：“诸儿实无礼，挞不为过，但太毒耳。吾闻胜妖当以德，以力相角，终无胜理。冤冤相报，吾虑祸不止此也。”众乃已。此人可谓平心，亦可谓远虑矣。

雍正乙卯，佃户张天锡家生一鹅，一身而两首，或以为妖。沈丈丰功曰：“非妖也。人有孪生，卵亦有双黄，双黄者雏必枳首，吾数见之矣。”与从侄虞惇偶话及此，虞惇曰：“凡鹅一雄一雌者，生十卵即得十雏。两雄一雌者，十卵必瑕一二，父气杂也；一雄两雌者，十卵亦必瑕一二，父气弱也。鸡鹜则不妨，物各一性尔。”余因思鹅鸭皆不能自伏卵，人以鸡代伏之。天地生物之初，羽族皆先以气化，后以卵生，不待言矣（凡物皆先气化而后形交。前人先有鸡先有卵之争，未之思也。）。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时，上古之民淳淳闷闷，谁知以鸡代伏也？鸡不代伏，又何以传种至今也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。

刘友韩侍御言，向寓山东一友家，闻其邻女为狐媚。女父迹知其穴，百计捕得一小狐，与约曰：“能舍我女，则舍尔子。”狐诺之。舍其子而狐仍至，詈其负约，则谢曰：“人之相诳者多矣，而责我辈乎？”女父恨甚，使

女阳劝之饮，而阴置砒焉，狐中毒变形，踉跄去。越一夕，家中瓦砾交飞，窗扉震憾，群狐合噪来索命。女父厉声道始末，闻似一老狐语曰："悲哉！彼徒见人皆相诳，从而效尤。不知天道好还，善诳者终遇诳也。主人词直，犯之不祥，汝曹随我归矣。"语讫寂然。此狐所见，过其子远矣。

季廉夫言，泰兴旧宅后有楼五楹，人迹罕至。廉夫取其僻静，恒独宿其中。一夕，甫启户，见板阁上有黑物，似人非人，鬖髿长毳如蓑衣，扑灭其灯，长吼冲人去。又在扬州宿舅氏家，朦胧中，见红衣女子推门入。心知鬼物，强起叱之。女子跪地，若有所陈，俄仍冉冉出门去。次日，问主人，果有女缢此室，时为祟也。盖幽房曲室，多鬼魅所藏。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，潜伏已久，是夕猝不及避耳。缢鬼长跪，或求解脱沉沦乎？廉夫壮年气盛，故均不能近而去也。俚巫言，凡缢死者着红衣，则其鬼出入房闼，中霤神不禁。盖女子不以红衣敛，红为阳色，犹似生魂故也。此语不知何本。然妇女信之甚深。故衔愤死者，多红衣就缢，以求为祟。此鬼红衣，当亦由此云。

先兄晴湖言，沧州吕氏姑家（余两胞姑皆适吕氏，此不知为二姑家、五姑家也。），门外有巨树，形家言其不利。众议伐之，尚未决。夜梦老人语曰："邻居二三百年，忍相戕乎？"醒而悟为树之精，曰："不速伐，且为妖矣。"议乃定。此树如不自言，事尚未可也。天下有先期防祸，弥缝周章，反以触发祸机者，盖往往如是矣（闻李太仆敬堂，某科磨勘试卷。忽有举人来投刺，敬堂拒未见。然私讶曰："卷其有疵乎？"次日检之，已勘过无签；覆加详核，竟得其谬，累停科。此举人如不干谒，已漏网矣。）。

奴子王敬，王连升之子也。余旧有质库在崔庄，从官久，折阅都尽，群从鸠赀复设之，召敬司夜焉。一夕，自经于楼上，虽其母其弟，莫测何故也。客作胡兴文居于楼侧，其妻病剧，敬魂忽附之语，数其母弟之失，曰："我自以博负死，奈何多索主人棺敛费，使我负心，此来明非我志也。"或问："尔怨索负者乎？"曰："不怨也。使彼负我，我能无索乎？"又问："然则怨诱博者乎？"曰："亦不怨也。手本我手，我不博，彼能握我手博乎？我安意候代而已。"初附语时，人以为病者瞀乱耳；既而序述生平，寒温故旧，语音宛然敬也。皆叹曰："此鬼不昧本心，必不终沦于鬼趣。"

李玉典言，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，迷不得路。望一岩洞聊投憩息，则前辈某公在焉。惧不敢进，然某公招邀甚切。度无他害，姑前拜谒。寒温劳苦如平生，略问家事，共相悲慨。因问："公佳城在某所？何独游至此？"某公喟然曰："我在世无过失，然读书第随人作计，为官第循分供职，亦无所树立。不意葬数年后，墓前忽见一巨碑，螭额篆文，是我官阶姓字；碑

文所述，则我皆不知，其中略有影响者，又都过实。我一生朴拙，意已不安，加以游人过读，时有讥评；鬼物聚观，更多姗笑。我不耐其聒，因避居于此。惟岁时祭扫，到彼一视子孙耳。”士人曲相宽慰曰：“仁人孝子，非此不足以荣亲。蔡中郎不免愧词，韩吏部亦尝谀墓。古多此例，公亦何必介怀？”某公正色曰：“是非之公，人心具在。人即可诳，自问已惭。况公论具存，诳亦何益？荣亲当在显扬，何必以虚词招谤乎？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。”拂衣竟起，士人惘惘而归。余谓此玉典寓言也。其妇翁田白岩曰：“此事不必果有，此论则不可不存。”

交河老儒刘君琢，居于闻家庙，而设帐于崔庄。一日，夜深饮醉，忽自归家。时积雨之后，道途间两河皆暴涨，亦竟忘之，行至河干，忽又欲浴，而稍惮波浪之深，忽旁有一人曰：“此间原有可浴处，请导君往。”至则有盘石如渔矶，因共洗濯。君琢酒少解，忽叹曰：“此去家不十余里，水阻迂折，当多行四五里。”其人曰：“此间亦有可涉处，再请导君。”复摄衣迳度，将至家，其人匆匆作别去。叩门入室，家人骇：“路阻何以归？”君琢自忆，亦不知所以也。揣摩其人似高川贺某，或留不住（村名，其取义则未详。）赵某，后遣子往谢两家，皆言无此事。寻河中盘石，亦无踪迹。始知遇鬼。鬼多黝醉人，此鬼独扶导醉人。或君琢一生循谨，有古君子风，醉涉层波，势必危，殆神阴相而遣之欤！

奴子董柱言，景河镇某甲，其兄殁，寡嫂在母家。以农忙，与妻共诣之邀归，助馌饷。至中途，憩破寺中，某甲使妇守寺门，而入与嫂调谑。嫂怒叱，竟肆强暴。嫂扞拒呼救，去人窎远，无应者。妇自入沮解，亦不听，会有馌妇踣于途，碎其瓶罍，客作五六人皆归就食。适经过，闻声趋视，具陈状。众共愤怒，纵其嫂先行；以二人更番持某甲，裸其妇而迭淫焉。频行叱曰：“尔淫嫂，有我辈证，尔当死。我辈淫尔妇，尔嫂决不为证也。任尔控官，吾辈午餐去矣。”某甲反叩额于地，祈众秘其事。此所谓假公济私者也。与前所记杨生事同一非理，而亦同一快人意。后乡人皆知，然无肯发其事者。一则客作皆流民，一日耘毕，得值即散，无从知为谁何；一则恶某甲故也。皆曰：“馌妇之踣，不先不后，是岂非若或使之也哉！”

缢鬼溺鬼皆求代，见说部者不一。而自刭自鸩以及焚死压死者，则古来不闻求代事，是何理欤？热河罗汉峰，形酷似趺坐老僧，人多登眺。近时有一人坠崖死，俄而市人时有无故发狂，奔上其顶，自倒掷而陨者。皆曰鬼求代也，延僧礼忏无验，官过以逻卒乃止。夫自戕之鬼候代，为其轻生也；失足而死，非其自轻生；为鬼所迷而自投，尤非其自轻生。必使辗转相代，是又何理欤？余谓是或冤谴，或山鬼为祟，求祭享耳。未可概目以求代也。

余乡产枣，北以车运供京师，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。土人多以为恒业。

枣未熟时，最怕雾，雾浥之则瘠而皱，存皮与核矣。每雾初起，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，烟浓而雾散，或排鸟铳迎击，其散更速。盖阳气盛则阴霾消也。凡妖物皆畏火器。史丈松涛言，山陕间每山中黄云暴起，则有风雹害稼。以巨炮迎击，有堕蛤蟆如车轮大者。余督学福建时，山魈或夜行屋瓦上，格格有声。遇辕门鸣炮，则踉跄奔逸，顷刻寂然。鬼亦畏火器。余在乌鲁木齐，曾以铳击厉鬼，不能复聚成形（语详《滦阳消夏录》。）。盖妖鬼亦皆阴类也。

董秋原言，东昌一书生，夜行郊外，忽见甲第甚宏壮。私念："此某氏墓，安有是宅，殆狐魅所化欤？"稔闻《聊斋志异》青凤、水仙诸事，冀有所遇，踯躅不行。俄有车马从西来，服饰甚华，一中年妇女揭帏指生曰："此郎即大佳，可延入。"生视车后，一幼女妙丽如神仙，大喜过望。既入门，即有二婢出邀。生既审为狐，不问氏族，随之入。亦不见主人出，但供张甚盛，饮馔丰美而已。生候合卺，心摇摇如悬旌。至夕，箫鼓喧阗，一老翁搴帘揖曰："新婿入赘已到门，先生文士，定习婚仪，敢屈为傧相，三党有光。"生大失望。然原未议婚，无可复语；又饫其酒食，难以遽辞。草草为成礼，不别而归。家人以失生一昼夜，方四出觅访。生愤愤道所遇，闻者莫不拊掌曰："非狐戏君，乃君自戏也。"余因言有李二混者，贫不自存，赴京师谋食。途遇一少妇骑驴，李趁与语，微相调谑，少妇不答亦不嗔。次日，又相遇，少妇掷一帕与之，鞭驴迳去，回顾曰："吾今日宿固安也。"李启其帕，乃银簪珥数事。适资斧竭，持诣质库，正质库昨夜所失。大受拷掠，竟自诬为盗，是乃真为狐戏矣。秋原曰："不调少妇，何缘致此？仍谓之自戏可也。"

蒲田李生裕翀言，有陈至刚者，其妇死，遗二子一女。岁余，至刚又死。田数亩，屋数间，俱为兄嫂收去。声言以养其子女，而实虐遇之。俄而屋后夜夜闻鬼哭，邻人久不平，心知至刚魂也。登屋呼曰："何不祟尔兄，哭何益？"魂却退之数丈外，呜咽应曰："至亲者兄弟，情不忍祟。父之下，兄为尊矣。礼亦不敢祟，吾乞哀而已。"兄闻之感动，詈其嫂曰："尔使我不得为人也！"亦登屋呼曰："非我也，嫂也。"魂又呜咽曰："嫂者兄之妻，兄不可祟，嫂岂可祟也？"嫂愧不敢出。自后善视其子女，鬼亦不复哭矣。使遭兄弟之变者尽如是鬼，尚有阋墙之衅乎？

卫媪，从侄虞惇之乳母也。其夫嗜酒，恒在醉乡。一夕，键户自出，莫知所往。或言邻圃井畔有履，视之果所著。窥之，尸亦在。众谓："墙不甚短，醉人岂能逾？且投井何必脱履？"咸大惑不解。询守圃者，则是日卖菜未归，惟妇携幼子宿，言："夜闻墙外有二人邀客声，继又闻牵拽固留声，又訇然一声，如人自墙跃下者，则声在墙内矣；又闻延坐屋内声，则声在井畔矣；俄闻促客解履上牀声，又訇然一声，遂寂无音响。"此地故多鬼，不以为意。不虞此人之入井也，其溺鬼求代者乎？遂堙是井，后亦

无他。

族叔棨庵言，尝见旋风中有一女子，张袖而行，迅如飞鸟，转瞬已在数里外。又尝于大槐树下，见一兽跳掷，非犬非羊，毛作褐色，即之已隐，均不知何物。余曰："叔平生专意研经，不甚留心于子史，此二物古书皆载之。女子乃飞天夜叉，《博异传》载，唐薛淙于卫州佛寺见老僧言，居延海上见天神追捕者是也。褐色兽乃树精，《史记．秦本纪》二十七年，伐南山大梓，丰大特。注曰：'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，图大牛上生树本，有牛从水中出，复见于丰水之中。'《列异传》：'秦文公时，梓树化为牛，以骑击之，骑不胜；或堕地，髻解被发，牛畏之入水。故秦因是置旄头骑。'庾信《枯树赋》曰：'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。'柳宗元《祭纛文》曰：'丰有大特，化为巨梓；秦人凭神，乃建旄头。'即用此事也。"

王德圃言，有县吏夜息松林，闻有泣声。吏故有胆，寻往视之，则男女二人，并坐石几上，喁喁絮语，似夫妇相别者。疑为淫奔，诘问其由。男子起应曰："尔勿近，我鬼也。此女吾爱婢，不幸早逝，虽葬他所，而魂常依此。今被配入转轮，从此一别，茫茫万古，故相悲耳。"问："生为夫妇，各有配偶，岂死后又颠倒移换耶？"曰："惟节妇守贞者，其夫在泉下暂留，待死后同生人世，再续前缘，以补其一生之茕苦。余则前因后果，各以罪福受生，或及待，或不及待，不能齐矣。尔宜自去，吾二人一刻千金，不能与尔谈冥事也。'张口嘘气，木叶乱飞。吏悚然反走。后再过其地，知为某氏墓也。德圃为凝斋先生侄。先生作《秋灯丛话》，漏载此事，岂德圃偶未言及，抑先生偶失记耶？

先外祖母曹太恭人，尝告先太夫人曰："沧州有宦家妇，不见容于夫，郁郁将成心疾，性情乖剌，琴瑟愈不调。会有高行尼至，诣问因果，尼曰：'吾非冥吏，不能稽配偶之籍也；亦非佛菩萨，不能照见三生也。然因缘之理，则吾知之矣。夫因缘无无故而合者也。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欢，以怨结者必相忤，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，必负欠使相取相偿也，如是而已。尔之夫妇，其以怨结者乎？天所定也，非人也；虽然，天定胜人，人定亦胜天。故释迦立法，许人忏悔。但消尔胜心，戢尔傲气，逆来顺受，以情感而不以理争；修尔内职，事翁姑以孝，处娣姒以和，待妾媵以恩，尽其在我，而不问其在人，庶几可以挽回乎！徒问往因，无益也。'妇用其言，果相睦如初。"先太夫人尝以告诸妇曰："此尼所说，真闺阁中解冤神咒也。信心行持，无不有验，如或不验，尚是行持未至耳。"

蔡太守必昌云判冥，论者疑之。然朱竹君之先德（唐人称人故父曰先德，见《北梦琐言》。），蔡君先告以亡期，蔡君之母，亦自预知其亡期，皆日辰不爽，是又何说欤？朱石君抚军，言其他事甚悉。石君非妄语人也。顾郎中德懋亦云判冥，后自言以泄漏阴府事，谪为社公。无可验也。余尝闻其论冥律，已载《滦阳消夏录》中。其论鬼之存亡，亦颇有理。大意谓

人之余气为鬼，气久则渐消。其不消者有三：忠孝节义，正气不消；猛将劲卒，刚气不消；鸿材硕学，灵气不消。不遽消者亦三：冤魂恨魄，茹痛黄泉，其怨结则气亦聚也；大富大贵，取多用宏，其精壮则气亦盛也；儿女缠绵，埋忧齎恨，其情专则气亦凝也。至于凶残狠戾，气亦不遽消，然堕泥犁者十之九，又不在此数中矣。言之凿凿，或亦有所征耶？

雍正戊申夏，崔庄有大旋风自北而南，势如潮涌，余家楼堞半揭去（北方乡居者率有明楼以防盗，上为城堞。）。从伯灿宸公家，有花二盎，水一瓮，并卷置屋上，位置如故，毫不敧侧。而阶前一风炉铜铫，炭火方炽，乃安然不动，莫明其故。次日，询迤北诸村，皆云未见。过村数里，即渐高入云，其风黄色，嗅之有腥气。或地近东瀛，不过百里，海神来往，水怪飞腾，偶然狡狯欤？

从侄虞惇，甲辰闰三月官满城教谕时，其同官戴君，邀游抱阳山。戴携彭、刘二生，从山前往。虞惇偕弟汝侨、子树璟及金、刘二生，由山后观牛角洞、仙人室诸胜。方升山麓，遥见一人岩上立，意戴君遣来迎也。相距尚里许，急往赴之。愈近其人渐小，至则白石一片，倚岩植立，高尺五六寸，广四五寸耳，绝不类人形，而望之如人，奇矣！凡物远视必小，欧罗巴人所谓视差也。此石远视大，而近视小，抑又奇矣。迨下山里许，再回视之，仍如初见状。众谓此石有灵，拟上山携取归。彭生及树璟先往觅，不得；汝侨又与二刘生同往，道路依然，物物如旧，石竟不可复睹矣。盖邃谷深崖，神灵所宅，偶然示现，往往有之。是山所谓仙人室者，在峭壁之上，人不能登，土人每遥见洞口人来往，其必炼精羽化之徒矣。

申丈苍巅言，刘智庙有两生应科试，夜行失道。见破屋，权投宿息。院落半圮，亦无门窗，拟就其西厢坐。闻树后语曰："同是士类，不敢相拒。西厢是幼女居，乞勿入；东厢是老夫训徒地，可就坐也。"心知非鬼即狐，然疲极不能再进，姑向树拱揖，相对且坐。忽忆当向之问路，再起致词，则不应矣。暗中摸索，觉有物触手，扪之，乃身畔各有半瓜。谢之，亦不应。质明将行，又闻树后语曰："东去二里，即大路矣。一语奉赠：'《周易》互体，究不可废也。'"不解所云，叩之又不应。比就试，策果问互体。场中皆用程朱说，惟二生依其语对，并列前茅焉。

乾隆甲子，余在河间应科试，有同学以帕幂首，云堕驴伤额也。既而有同行者知之，曰："是于中途遇少妇，靓妆独立官柳下。忽按辔问途，少妇曰：'南北驿路，而车马往来，岂有迷途之患？尔直欺我孤立耳。'忽有飞瓦击之，流血破面。少妇迳入秫田去，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。但未见举手而瓦忽横击，疑其非人，鬼又不应白日出，疑其狐矣。"高梅村曰："此不必深问。无论是人是狐是鬼，总之当击耳。"又丁卯秋，闻有京官子暮过横街东，为娼女诱入室。突其夫半夜归，胁使尽解衣履，裸无寸缕，负置门外丛冢间。京官子无计，乃号呼称遇鬼。有人告其家，迎归。姚安公时

官户部，闻之笑曰：“今乃知鬼能作贼。”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。

乌鲁木齐千总柴有伦言，昔征霍集占时，率卒搜山。于珠尔土斯深谷中遇玛哈沁，射中其一，负矢奔去。余七八人亦四窜。夺得其马及行帐。树上缚一回妇，左臂左股已脔食见骨，嗷嗷作虫鸟鸣。见有伦，屡引其颈，又作叩颡状。有伦知其求速死，剚刃贯其心。瞠目长号而绝。后有伦复经其地，水暴涨不敢涉，姑憩息以待减退。有旋风来往马前，忽行忽止，若相引者。有伦悟为回妇之鬼，乘骑从之，竟得浅处以渡。

季廉夫言，泰兴有贾生者，食饩于庠，而僻好符箓禁咒事。寻师访友，炼五雷法竟成。后病笃，恍惚见鬼来摄，举手作诀，鬼不能近。既而家人闻屋上金铁声，奇鬼狰狞，汹涌而入。咸悚惶避出。遥闻若相格斗者，彻夜乃止。比晓视之，已伏于牀下死。手掊地成一深坎，莫知何故也。夫死生数也，数已尽矣，犹以小术与人争，何其不知命乎？

廉夫又言，钟太守光豫，官江宁时，有幕友二人，表兄弟也，一司号籍，一司批发，恒在一室同榻寝。一夕，一人先睡，一人犹秉烛。忽见案旁一红衣女子坐，骇极，呼其一醒。拭目惊视，则非女子，乃奇形鬼也。直前相搏，二人并昏仆。次日，众怪门不启，破扉入，视其先见者已死，后见者气息仅属，灌治得活。乃具述夜来状。鬼无故扰人，事或有之；至现形索命，则未有无故而来者。幕府宾佐，非官而操官之权，笔墨之间，动关生死，为善易，为恶亦易。是必冤谴相寻，乃有斯变。第不知所缘何事耳。

乌鲁木齐军吏茹大业言，古浪回民，有踞佛殿饮博者，寺僧孤弱，弗能拒也。一夜，饮方酣，一人舒拇指呼曰：“一。”突有大拳，如五斗栲栳，自门探入，五指齐张，厉声呼曰：“六！”举掌一拍，烛灭几碎，十余人并惊仆。至晓，乃各渐苏。自是不敢复至矣。佛于众生无计较心，其护法善神之示现乎？

苏州朱生焕，举壬午顺天乡试第二人，余分校所取也。一日，集余阅微草堂，酒间各说异闻。生言，曩乘舟，见一舵工额上恒粘一膏药，纵约寸许，横倍之，云有疮，须避风。行数日，一篙工私语客曰：“是大奇事。云有疮者伪也。彼尝为会首，赛水神，例应捧香而前。一夕犯不洁，方跪致祝，有风飐炉灰扑其面，骨栗神悚，几不成礼。退而拂拭，则额上现一墨画秘戏图，神态生动，宛肖其夫妇。洗濯不去，转更分明，故以膏药掩之也。”众不深信。然既有此言，出入往来，不能不注视其额。舵工觉之，曰：“小儿又饶舌耶。”长喟而已。然则其事殆不虚。惜未便揭视之耳。又余乳母李媪言，曩登泰山，见娼女与所欢，皆往进香，遇于逆旅。伺隙偶一接唇，竟胶黏不解，擘之则痛彻心髓。众为忏悔，乃开。或曰：“庙祝贿娼女作此状，以耸人信心也。”是亦未可知矣。

献县刑房吏王瑾，初作吏时，受贿，欲出一杀人罪。方濡笔起草，纸忽飞着承尘上，旋舞不下。自是不敢枉法取钱，恒举以戒其曹，偶不自讳也。后一生温饱，以老寿终。又一吏恒得贿舞文，亦一生无祸，然殁后三女皆为娼。其次女事发当杖，伍伯夙戒其徒曰：“此某师傅女（土俗呼吏曰师傅。），宜从轻。”女受杖讫，语鸨母曰：“微我父曾为吏，我今日其殆矣。”嗟乎！乌知其父不为吏，今日原不受杖哉！

交河有姊妹二妓，皆为狐所媚，羸病欲死。其家延道士劾治，狐不受捕。道士怒，趣设坛，牒雷部。狐化形为书生，见道士曰：“炼师勿苦相仇也。夫采补杀人，诚干天律，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！饰其冶容，蛊惑年少。无论其破人之家，不知凡几；废人之业，不知凡几；间人之夫妇，不知凡几，罪皆当死。即彼摄人之精，吾摄其精；彼致人之疾，吾致其疾；彼戕人之命，吾戕其命，皆所请君入瓮，天道宜然。炼师何必曲庇之？且炼师之劾治，谓人命至重耳。夫人之为人，以有人心也。此辈机械万端，寒暖暖百变，所谓人面兽心者也。既已兽心，即以兽论，以兽杀兽，事理之常。深山旷野，相食者不啻恒河，可一一上渎雷部耶？”道士乃舍去。论者谓道士不能制狐，造此言也。然其言则深切着明矣。

程鱼门言，朱某昵淮上一妓，金尽，被斥出。一日，有西商过访妓，仆舆奢丽，挥金如土。妓兢兢恐其去，尽谢他客，曲意效媚。日赠金帛珠翠，不可缕数。居两月余，云暂出赴扬州，遂不返。访问亦无知者。赀货既饶，拟去北里为良家，检点箧笥所赠，已一物不存。朱某所赠，亦不存。惟留二百余金，恰足两月余酒食费。一家迷离惝恍，如梦乍回。或曰，闻朱某有狐友，殆代为报复云。

鱼门又言，游士某，在广陵纳一妾，颇娴文墨。意甚相得，时于闺中倡和。一日，夜饮归，僮婢已睡，室内暗无灯火。入视阒然，惟案上一札曰：“妾本狐女，僻处山林。以夙负应偿，从君半载。今业缘已尽，不敢淹留。本拟暂住待君，以展永别之意，恐两相凄恋，弥难为怀。是以茹痛竟行，不敢再面。临风回首，百结柔肠。或以此一念，三生石上，再种后缘，亦未可知耳！诸惟自爱，勿以一女子之故，至损清神。则妾虽去，而心稍慰矣。”某得书悲感，以示朋旧，咸相慨叹。以典籍尝有此事，勿致疑也。后月余，妾与所欢北上，舟行被盗，鸣官待捕，稽留淮上者数月，其事乃露。盖其母重鬻于人，伪以狐女自脱也。周书昌曰：“是真狐女，何伪之云？吾恐志异诸书所载，始遇仙姬，久而舍去者，其中或不无此类也乎？”

余在翰林日，侍读索公尔逊，同斋戒于待诏厅（厅旧有何义门书“衡山旧署”一匾，又联句一对，今联句尚存，匾则久亡矣。）。索公言，前征霍集占时，奉参赞大臣檄调。中途逢大雪，车仗不能至，仅一行帐随，姑支以憩。苦无枕，觅得三四死人首，主仆枕之。夜中并蠕蠕掀动，叱之乃

止。余谓此非有鬼，亦非因叱而止也。当断首时，生气未尽，为严寒所束，郁伏于中，得人气温蒸，冻解而气得外发，故能自动。已动则气散，故不再动矣。凡物生性未尽者，以火炙之皆动，是其理也。索公曰："从古战场，不闻逢鬼；吾心恶之，谓吾命衰也。今日乃释此疑。"

崔庄多枣，动辄成林，俗谓之枣行（户郎切。）。余小时，闻有妇女数人，出挑菜，过树下，有小儿坐树杪，摘红熟者掷地下。众竞拾取。小儿急呼曰："吾自喜周二姐娇媚，摘此与食。尔辈黑鬼，何得夺也？"众怒詈。二姐恶其轻薄，亦怒詈，拾块击之。小儿跃过别枝，如飞鸟穿林去。忽悟村中无此小儿，必妖魔也。姚安公曰："赖周二姐一詈一击，否则必为所媚矣。凡妖魅媚人，皆自招致，苏东坡《范增论》曰：'物必先腐也，而后虫生之。'"

有选人在横街夜饮，步月而归。其寓在珠市口，因从香厂取捷径。一小奴持烛笼行，中路踣而灭。望一家灯未息，往乞火。有妇应门，邀入茗饮。心知为青楼，姑以遣兴。然妇羞涩低眉，意色惨沮。欲出，又牵袂固留。试调之，亦宛转相就。适携数金，即以赠之。妇谢不受，但祈曰："如念今宵爱，有长随某住某处，渠久闲居，妻亡子女幼，不免饥寒。君肯携之赴任，则九泉感德矣。"选人戏问："卿可相随否？"泫然曰："妾实非人，即某妻也。为某不能赡子女，故冒耻相求耳。"选人悚然而出。回视，乃一新冢也。后感其意，竟携此人及子女去。求一长随，至鬼亦荐枕，长随之多财可知。财自何来？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。

牛犊马驹，或生麟角，蛟龙之所合，非真麟也。妇女露寝，为所合者亦有之。惟外舅马氏家一佃户，年近六旬，独行遇雨，雷电晦冥，有龙爪按其笠。以为当受天诛，悸而踣。觉龙碎裂其裤，以为褫衣而后施刑也。不意龙捩转其背，据地淫之。稍转侧缩避，辄怒吼，磨牙其顶。惧为吞噬，伏不敢动。移一二刻，始霹雳一声去。呻吟塍上，腥涎满身。幸其子持蓑来迎，乃负以返。初尚讳匿，既而创甚，求医药，始道其实。耘苗之候，馌妇众矣，乃狎一男子；牧竖亦众矣，乃狎一衰翁，此亦不可以理解者。

王方湖言，蒙阴刘生，尝宿其中表家。偶言家有怪物，出没不恒，亦不知其潜何所。但暗中遇之，辄触人倒，觉其身坚如铁石。刘故喜猎，恒以鸟铳随，曰："若然，当携此自防也。"书斋凡三楹，就其东室寝。方对灯独坐，见西室一物向门立，五官四体一一似人，而目去眉约二寸，口去鼻仅分许，部位乃无一似人。刘生举铳拟之，即却避。俄手掩一扉，出半面外窥，作欲出不出状。才一举铳，则又藏，似惧出而人袭其后者。刘生亦惧怪袭其后，不敢先出也。如是数回，忽露全面，向刘生摇手吐舌。急发铳一击，则铅丸中扉上，怪已冲烟去矣。盖诱人发铳，使一发不中，不及再发，即乘机遁也。两敌相持，先动者败，此之谓乎！使忍而不发，迟至天晓，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，势必由户出，则必中铳；不出，则必现形矣。

然自此知其畏铳。后伏铳窗棂，伺出击之，琤然仆地，如檐瓦堕裂声。视之，乃破瓮一片，儿童就近沿无泑处戏画作人面，笔墨拙涩，随意涂抹，其状一如刘生所见云。

有富室子病危，绝而复苏，谓家人曰：“吾魂至冥司矣。吾尝捐金活二命，又尝强夺某女也。今活命者在冥司具状保，而女之父亦诉牒喧辩，尚未决，吾且归也。”越二日，又绝而复苏曰：“吾不济矣。冥吏谓夺女大恶，活命大善，可相抵；冥王谓活人之命，而复夺其女，许抵可也。今所夺者此人之女，而所活者彼人之命。彼人活命之德报，此人夺女之仇以何解之乎？既善业本重，未可全销，莫若冥司不刑赏，注来生恩自报恩，怨自报怨可也。”语讫而绝。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，而取其天堂地狱，亦谓善恶不相抵，是绝恶人为善之路也。大抵善恶可抵，而恩怨不可抵，所谓冤家债主，须得本人是也。寻常善恶可抵，大善大恶不可抵。曹操赎蔡文姬，不得不谓之义举，岂足抵篡弑之罪乎（曹操虽未篡，然以周文王自比，其志则篡也。特畏公议耳。）？至未来生中，人未必相遇，事未必相值，故因缘凑合者，或在于数世之后耳。

宋村厂（从弟东白庄名，土人省语，呼厂里。）仓中旧有狐，余家未析箸时，姚安公从王德庵先生读书是庄。仆隶夜入仓院，多被瓦击，而不见其形，惟先生得纳凉其中，不遭扰戏。然时见男女往来，且木榻藤枕，俱无纤尘，若时拂拭者。一日，暗中见一人循墙走，似是一翁，呼问之曰：“吾闻狐不近正人，吾其不正乎？”翁拱手对曰：“凡兴妖作祟之狐，则不敢近正人，若读书知礼之狐，则乐近正人。先生君子也，故虽少妇稚女，亦不相避，信先生无邪心也。先生何反自疑耶？”先生曰：“虽然，幽明异路，终不宜相接。请勿见形可乎？”翁磬折曰：“诺。”自是不复睹矣。

沈瑞彰寓高庙读书，夏夜就文昌阁廊下睡。人静后，闻阁上语曰：“吾曹亦无用钱处，尔积多金，何也？”一人答曰：“欲以此金铸铜佛，送西山潭柘寺供养，冀仰托福佑，早得解形。”一人作啐声曰：“咄咄大错，布施须己财。佛岂不问汝来处，受汝盗来金耶？”再听之寂矣。善哉野狐！檀越云集之时，倘闻此语，应如霹雳声也。

瑞彰又言，尝偕数友游西山，至林峦深处，风日暄妍，泉石清旷，杂树新绿，野花半开。眺赏间，闻木杪诵书声。仰视无人，因揖而遥呼曰：“在此朗吟，定为仙侣。叨同儒业，可请下一谈乎？”诵声忽止。俄琅琅又在隔溪。有欲觅路追寻者，瑞彰曰：“世外之人，趁此良辰，尚耽研典籍。我辈身列黉宫，乃在此携酒榼、看游女，其鄙而不顾，宜矣。何必多此跋涉乎？”众乃止。

沧州有一游方尼，即前为某夫人解说因缘者也，不许妇女至其寺，而肯至人家。虽小家以粗粝为供，亦欣然往。不劝妇女布施，惟劝之存善心，作

善事。外祖雪峰张公家一范姓仆妇，施布一匹，尼合掌谢讫，置几上片刻，仍举付此妇曰："檀越功德，佛已鉴照矣。既蒙见施，布即我布。今已九月，顷见尊姑犹单衫，谨以奉赠，为尊姑制一絮衣，可乎？"仆妇踧踖无一词，惟面赪汗下。姚安公曰："此尼乃深得佛心。"惜闺阁多传其轶事，竟无人能举其名。

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，四月二十八日，沧州社会也，妇女进香者如云。有少年于日暮时，见城外一牛车向东去，载二女，皆妙丽，不类村妆。疑为大家内眷，又不应无一婢媪，且不应坐露车。正疑思间，一女遗红帕于地，其中似裹数百钱，女及御者皆不顾。少年素朴愿，恐或追觅为累，亦未敢拾。归以告母，谯诃其痴。越半载，邻村少年为二狐所媚，病瘵死。有知其始末者，曰："正以拾帕索帕，两相调谑媾合也。"母闻之，憬然悟曰："吾乃知痴是不痴，不痴是痴。"

有纳其奴女为媵者，奴弗愿，然无如何也。其人故隶旗籍，亦自有主。媵后生一女，年十四五，主闻其姝丽，亦纳为媵。心弗愿，亦无可如何也。喟然曰："不生此女，无此事。"其妻曰："不纳某女，自不生此女矣。"乃爽然自失。又亲串中有一女，日构其嫂，使受谯责不聊生。及出嫁，亦为小姑所构，日受谯责如其嫂。归而对嫂挥涕曰："今乃知妇难为也。"天道好还，岂不信哉！又一少年，喜窥妇女，窗罅帘隙，百计潜伺。一日醉寝，或戏以膏药糊其目。醒觉肿痛不可忍，急揭去，眉及睫毛并拔尽；且所糊即所蓄媚药，性至酷烈，目受其薰灼，竟以渐盲。又一友好倾轧，往来播弄，能使胶漆成冰炭。一夜酒渴，饮冷茶。中先堕一蝎，陡螫其舌，溃为疮，虽不致命，然舌短而拗戾，语言不复便捷矣。此亦若或使之，非偶然也。

先师陈文勤公言，有一同乡，不欲着其名，平生亦无大过恶，惟事事欲利归于己，害归于人，是其本志耳。一岁，北上公车，与数友投逆旅。雨暴作，屋尽漏。初觉漏时，惟北壁数尺无渍痕，此人忽称感寒，就是榻蒙被取汗。众知其诈病，而无词以移之也。雨弥甚，众坐屋内如露宿，而此人独酣卧。俄北壁颓圮，众未睡皆急奔出，此人正压其下，额破血流，一足一臂并折伤，竟舁而归。此足为有机心者戒矣！因忆奴子于禄，性至狡。从余往乌鲁木齐，一日早发，阴云四合。度天欲雨，乃尽置其衣装于车箱，以余衣装覆其上。行十余里，天竟放晴，而车陷于淖，水从下入，反尽濡焉。其事亦与此类。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。

沈淑孙，吴县人，御史芝光先生孙女也。父兄早死，鞠于祖母。祖母，杨文叔先生妹也，讳芬，字瑶季，工诗文，画花卉尤精。故淑孙亦习词翰，善渲染。幼许余侄汝备，未嫁而卒。病革时，先太夫人往视之，沈夫人泣呼曰："招孙（其小字也。），尔祖姑来矣，可以相认也。"时已沉迷，独张目视，泪承睫，举手攀太夫人钏。解而与之，亲为贯于臂，微笑而瞑。

始悟其意欲以纪氏物敛也。初病时，自知不起，画一卷，缄封甚固，恒置枕函边，问之不答。至是，亦悟其留与太夫人。发之，乃雨兰一幅，上题曰："独坐写幽兰，图成只自看；怜渠空谷里，风雨不胜寒。"盖其家庭之间，有难言者，阻滞嫁期，亦是故也。太夫人悲之，欲买地以葬。姚安公谓于礼不可，乃止。后其柩附漕船归，太夫人尚恍惚梦其泣拜云。

王西候言，曾与客作都四，夜行淮镇西。倦而少憩，闻一鬼遥呼曰："村中赛神，大有酒食，可共往饮啖。"众鬼曰："神筵哪可近？尔勿造次。"呼者曰："是家兄弟相争，叔侄互轧，乖戾之气，充塞门庭，败征已具，神不享矣。尔辈速往，毋使他人先也。"西候素有胆，且立观其所往。鬼渐近，树上系马皆惊嘶，惟见黑气蒙蒙，转绕从他道去，不知其诣谁氏也。夫福以德基，非可祈也；祸以恶积，非可禳也。苟能为善，虽不祭，神亦助之；败理乱常，而渎祀以冀神佑，神其受赇乎？

梁豁堂言，有廖太学，悼其宠姬，幽郁不适。姑消夏于别墅，窗俯清溪，时开对月。一夕，闻隔溪旁掠笞楚声，望似缚一女子伏地受杖。正怀疑凝眺，女子呼曰："君乃在此，忍不相救耶？"谛视，正其宠姬。骇痛欲绝，而崖陡水深，无路可过。问："尔葬某山，何缘在此？"姬泣曰："生前恃宠，造孽颇深。殁被谪配于此，犹人世之军流也。社公酷毒，动辄鞭箠。非大放焰口，不能解脱也。"语讫，为众鬼牵曳去。廖爱恋既深，不违所请，乃延僧施食，冀拔沉沦。月余后，声又如前。趋视，则诸鬼益众，姬裸身反接，更摧辱可怜。见廖哀号曰："前者法事未备，而牒神求释，被驳不行。社公以祈灵无验，毒虐更增。必七昼夜水陆道场，始能解此厄也。"廖猛省社公不在，谁此监刑？社公如在，鬼岂敢斥言其恶？且社公有庙，何为来此？毋乃黠鬼幻形，绐求经忏耶？姬见廖凝思，又呼曰："我实是某，君毋过疑。"廖曰："此灼然伪矣。"因诘曰："汝身有红痣，能举其生于何处，则信汝矣。"鬼不敢答，斯须间，稍稍散去。自是遂绝。此可悟世情狡狯，虽鬼亦然。又可悟情有所牵，物必抵隙。廖自云："有灶婢殁葬此山下，必其知我眷念，教众鬼为之。"又可悟外患突来，必有内间矣。

豁堂又言，一粤东举子赴京，过白沟河，在逆旅午餐。见有骡车载妇女住对屋中，饭毕先行。偶步入，见壁上新题一词曰："垂杨袅袅映回汀，作态为谁青？可怜弱絮，随风来去，似我飘零。　　濛濛乱点罗衣袂，相送过长亭。叮咛嘱汝：沾泥也好，莫化浮萍。（按此调名《秋波媚》，即《眼儿媚》也。）举子曰："此妓语也，有厌倦风尘之意矣。"日日逐之同行，至京，犹遣小奴记其下车处。后宛转物色，竟纳为小星。两不相期，偶然凑合，以一小词为红叶，此真所谓前缘矣。

舅祖陈公德音家，有婢恶猫窃食，见则挞之。猫闻其欬笑即窜避。一日，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，闭户暂寝。醒则盘中失数梨。旁无他人，猫犬又

无食梨理，无以自明，竟大受箠楚。至晚，忽得于灶中，大以为怪。验之，一一有猫爪齿痕，乃悟猫故衔去，使亦以窃食受挞也。“蜂虿有毒”，信哉。婢愤恚，欲再挞猫。郭太安人曰：“断无纵汝杀猫理。猫既被杀，恐冤冤相报，不知出何变怪矣。”此婢自此不挞猫，猫见此婢亦不复窜避。

桐城耿守愚言，一士子游嵩山，搜剔古碑，不觉日晚。时方盛夏，因藉草眠松下。半夜露零，寒侵衣襟，噤而醒。偃卧看月，遥见数人从小径来，敷席山岗，酌酒环坐。知其非人，惧不敢起，姑侧听所言。一人曰：“二公谪限将满，当入转轮，不久重睹白日矣。受生何所，已得消息否？”上坐二人曰：“尚不知也。”既而皆起，曰：“社公来矣。”俄一老人扶杖至，对二人拱手曰：“顷得冥牒，来告喜音。二公前世良朋，来生嘉耦。”指右一人曰：“公官人。”指左人一曰：“公夫人也。”右者顾笑，左者默不语。社公曰：“公何悒悒？阎罗王宁误注哉！此公性刚直，刚则凌物，直则不委曲体人情。平生多所树立，亦多所损伤，故沉沦几二百年，乃得解脱。然究君子之过，故仍得为达官。公本长者，不肯与人为祸福。然事事养痈不治，亦贻患无穷，故堕鬼趣二百年，谪堕女身。以平生深而不险，柔而不佞，故不失富贵。又以此公多忤，而公始终与相得，故生是因缘。神理分明，公何悒悒哉？”众哗笑曰：“渠非悒悒，直初作新妇，未免娇羞耳。有酒有肴，请社公相礼，先为合卺可乎！”酬酢喧杂，不复可辨。晨鸡俄唱，各匆匆散去。不知为前代何许人也。

李应弦言，甲与乙邻居世好，幼同嬉戏，长同砚席，相契如兄弟。两家男女时往来，虽隔墙，犹一宅也。或为甲妇造谤，谓私其表弟。甲侦无迹，然疑不释，密以情告乙，祈代侦之。乙故谨密畏事，谢不能。甲私念不侦而谢不能，是知其事而不肯侦也，遂不再问，亦不明言；然由是不答其妇。妇无以自明，竟郁郁死。死而附魂于乙，曰：“莫亲于夫妇，夫妇之事，乃密祈汝侦，此其信汝何如也。使汝力白我冤，甲疑必释；或阳许侦而徐告以无据，甲疑亦必释。汝乃虑脱侦得实，不告则负甲，告则汝将任怨也。遂置身事外，恝然自全，致我赍恨于泉壤，是杀人而不操兵也。今日诉汝于冥王，汝其往质。”竟颠痫数日死。甲亦曰：“所以需朋友，为其缓急相资也。此事可欺我，岂能欺人？人疏者或可欺，岂能欺汝？我以心腹托汝，无则当言无，直词责我勿以浮言间夫妇；有则宜密告我，使善为计，勿以秽声累子孙。乃视若路人，以推诿启疑窦，何贵有此朋友哉！”遂亦与绝。死竟不吊焉。乙岂真欲杀人哉？世故太深，则趋避太巧耳。然畏小怨，致大怨；畏一人之怨，致两人之怨。卒杀人而以身偿，其巧安在乎？故曰：“非极聪明人，不能作极懵懂事。”

窦东皋前辈言，前任浙江学政时，署中一小儿，恒往来供给使。以为役夫之子弟，不为怪也。后遣移一物，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异而询之，始自言为前

学使之僮，殁而魂留于是也。盖有形无质，故能传语而不能举物，于事理为近。然则古书所载，鬼所能为与生人无异者，又何说欤？

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，尚有残碑。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，则李卫公所筑也。周四十里，皆以土墼垒成。每墼厚一尺，阔一尺五六寸，长二尺七八寸。旧瓦亦广尺余，长一尺五六寸。城中一寺已圮尽，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，犹高七八尺。铁钟一，高出人头，四围皆有铭，锈涩模糊，一字不可辨识。惟刮视字棱，相其波磔，似是八分书耳。城中皆黑煤，掘一二尺乃见土。额鲁特云："此城昔以火攻陷，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。"其为何代何人，则不能言之。盖在准噶尔前矣。城东南山岗上一小城，与大城若相犄角，额鲁特云："以此一城阻碍，攻之不克，乃以炮攻也。"庚寅冬，乌鲁木齐提督标增设后营，余与永余斋（名庆，时为迪化城督粮道，后官至湖北布政使。）奉檄筹画驻兵地。万山丛杂，议数日未定，余谓余斋曰："李卫公相度地形，定胜我辈。其所建城必要隘，盍因之乎？"余斋以为然，议乃定。即今古城营也（本名破城，大学士温公为改此名。）。其城望之似悬孤，然山中千蹊万径，其出也必过此城，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。褚筠心学士修《西域图志》时，就访古迹，偶忘语此，今附识之。

喀什噶尔山洞中，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。回人相传云，是汉时画也。颇知护惜，故岁久尚可辨。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，仅见刻本，真迹则莫古于斯矣。后戍卒燃火御寒，为烟气所薰，遂模糊都尽。惜初出师时，无画手橐笔摹留一纸也。

次子汝传妇赵氏，性至柔婉，事翁姑尤尽孝。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，非偏爱之词也。不幸早卒，年仅三十有三。余至今悼之。后汝传官湖北时，买一妾，体态容貌，与妇竟无毫发差，一见骇绝，署中及见其妇者，亦莫不骇绝。计其生时，妇尚未殁，何其相肖至此欤？又同妇一夫，尤可异也。然此妾入门数月，又复夭逝。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，使一见再见乎？

桐城姚别峰，工吟咏，书仿赵吴兴，神骨逼肖。尝摹吴兴体作伪迹，薰黧其纸，赏鉴家弗能辨也。与先外祖雪峰张公善，往来恒主其家，动淹旬月。后闻其观潮没于水，外祖甚悼惜之。余小时多见其笔迹，惜年幼不知留意，竟忘其名矣。舅祖紫衡张公（先祖母与先母为姑侄，凡祖母兄弟，惟雪峰公称外祖，有服之亲从其近也。余则皆称舅祖，统于尊也。）尝延之作书，居宅西小园中。一夕月明，见窗上有女子影，出视则无。四望园内，似有翠裙红袖，隐隐树石花竹间。东就之则在西，南就之则在北。环走半夜，迄不能一睹。倦而憩息，闻窗外语曰："君为书《金刚经》一部，则妾当相见拜谢。不过七千余字，君肯见许耶？"别峰故好事，急问："卿为谁？"寂不应矣。适有宣纸素册，次日，尽谢他笔墨，一意写经。写成，炷香供几上，觊其来取。夜中已失之。至夕，徘徊怅望，果见

女子冉冉花外来，叩颡至地。别峰方举手引之，挺然起立，双目上视，血淋漓胸臆间，乃自刭鬼也。噭然惊仆。馆僮闻声持烛至，已无睹矣。顿足恨为鬼所卖。雪峰公曰：“鬼云拜谢，已拜谢矣。鬼不卖君，君自生妄念，于鬼何尤？”

于南溟明经曰：“人生苦乐，皆无尽境；人心忧喜，亦无定程。曾经极乐之境，稍不适则觉苦；曾经极苦之境，稍得宽则觉乐矣。尝设帐康宁屯，馆室湫溢，几不可举头。门无帘，牀无帐，院落无树。久旱炎郁，如坐炊甑；解衣午憩，蝇扰扰不得交睫。烦躁殆不可耐，自谓此猛火地狱也。久之，倦极睡去。梦乘舟大海中，飓风陡作，天日晦冥，樯断帆摧，心胆碎裂，顷刻覆没。忽似有人提出，掷于岸上，即有人持绳束缚，闭置地窖中。暗不睹物，呼吸亦咽塞不通。恐怖窘急，不可言状。俄闻耳畔唤声，霍然开目，则仍卧三脚木榻上。觉四体舒适，心神开朗，如居蓬莱方丈间也。是夕月明，与弟子散步河干，坐柳下，敷陈此义。微闻草际叹息曰：“斯言中理。我辈沉沦水次，终胜于地狱中人。”

外舅周箓马公家，有老仆曰门世荣，自言尝渡吴桥钩盘河，日已暮矣，积雨暴涨，沮洳纵横，不知何处可涉，见二人骑马先行，迂回取道，皆得浅处，似熟悉地形者。因随之行。将至河干，一人忽勒马立，待世荣至，小语曰：“君欲渡河，当左绕半里许，对岸有枯树一株可行。吾导此人来此，将所有为，君勿与俱败。”疑为劫盗，悚然返辔，从所指路别行，而时时回顾，见此人策马先行，后一人随至中流，突然灭顶，人马俱没，前一人亦化旋风去，乃知报冤鬼也。

田丈耕野，官凉州镇时，携回万年松一片，性温而活血，煎之，色如琥珀。妇女血枯血闭诸证，服之多验。亲串家递相乞取，久而遂尽。后余至西域，乃见其树，直古松之皮，非别一种也。主人煮以代茶，亦微有香气。其最大者，根在千仞深涧底，枝干亭苕，直出山脊，尚高二三十丈，皮厚者二尺有余。奴子吴玉保，尝取其一片为牀。余谓闽广芭蕉，叶可容一二人卧，再得一片作席，亦一奇观。又尝见一人家，即树孔施门窗，以梯上下；入之，俨然一屋。余与呼延化州（名华国，长安人，乙未进士，前化州知州。）同登视，化州曰：“此家以巢居兼穴处矣。”盖天山以北，如乌孙突厥，古多行国，不需梁柱之材，故斧斤不至。意其真盘古时物，万年之名，殆不虚矣。

田白岩曰：“名妓月宾，尝来往渔洋山人家，如东坡之于琴操也。”苏斗南因言少时见山东一妓，自云月宾之孙女，尚有渔洋所赠扇。索观之，上画一临水草亭，傍倚二柳，题“庚寅三月道冲写”。不知为谁。左侧有行书一诗曰：“烟缕濛濛蘸水青，纤腰相对斗娉婷。樽前试问香山老，柳宿新添第几星？”不署名字，一小印已模糊。斗南以为高年耆宿，偶赋闲情，故讳不自着也。余谓诗格风流，是新城宗派。然渔洋以辛卯夏卒，庚寅是其

前一岁，是时不当有老友，“香山老”定指何人？如云自指，又不当云“试问”；且词意轻巧，亦不类老笔。或是维摩丈室，偶留天女散花，他少年代为题扇，以此调之。妓家借托盛名，而不解文义，遂误认颜标耳。

王觐光言，壬午乡试，与数友共租一小宅读书。觐光所居室中，半夜灯光忽黯碧，剪剔复明。见一人首出地中，对灯嘘气。拍案叱之，急缩入。停刻许复出，叱之又缩。如是七八度。几四鼓矣，不胜其扰，又素以胆自负，不欲呼同舍，静坐以观其变。乃惟张目怒视，竟不出地。觉其无能为，息灯竟睡，亦不知其何时去。然自此不复睹矣。吴惠叔曰：“殆冤鬼欲有所诉，惜未一问也。”余谓果为冤鬼，当哀泣不当怒视。粉房琉璃街迤东，皆多年丛冢，居民渐拓，每夷而造屋。此必其骨在屋内，生人阳气薰烁，鬼不能安，故现变怪驱之去。初拍案叱，是不畏也，故不敢出。然见之即叱，是犹有鬼之见存，故亦不肯竟去。至息灯自睡，则全置此事于度外，鬼知其终不可动，遂亦不虚相恐怖矣。东坡书孟德事一篇，即是此义。小时闻巨盗李金梁曰：“凡夜至人家，闻声而嗽者，怯也，可攻也；闻声而启户以待者，怯而示勇也，亦可攻也；寂然无声，莫测动静，此必勍敌，攻之，十恒七八败。当量力进退矣。”亦此义也。

《列子》谓蕉鹿之梦，非黄帝孔子不能知。谅哉斯言！余在西域，从办事大臣巴公履视军台。巴公先归，余以未了事暂留，与前副将梁君同宿。二鼓有急递，台兵皆差出，余从睡中呼梁起，令其驰送，约至中途，遇台兵则使接递。梁去十余里，相遇即还，仍复酣寝。次日，告余曰：“昨梦遣我賷廷寄，恐误时刻，鞭马狂奔。今日髀肉尚作楚。真大奇事！”以真为梦，仆隶皆粲然。余《乌鲁木齐杂诗》曰：“一笑挥鞭马似飞，梦中驰去梦中归。人生事事无痕过（东坡诗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），蕉鹿何须问是非。”即纪此事也。又有以梦为真者，族兄次辰言，静海一人，就寝后，其妇在别屋夜绩。此人忽梦妇为数人劫去，噩而醒，不自知其梦也，遽携挺出门追之。奔十余里，果见旷野数人，携一妇欲肆强暴，妇号呼震耳。怒焰炽腾，奋力死斗，数人皆被创逸去。前近慰问，乃近村别一人妇，为盗所劫者也。素亦相识，姑送还其家。惘惘自返，妇绩未竟，一灯尚荧然也。此则鬼神或使之，又不以梦论矣。

交河黄俊生言，折伤骨者，以开通元宝钱（此钱唐初所铸，欧阳询所书，其旁微有偃月形，乃进蜡样时文德皇后误掐一痕，因而未改也。其字当回环读之，俗读为“开元通宝”，以为元宗之钱，误之甚矣！）烧而醋淬，研为末，以酒服下，则铜末自结而为圈，周束折处。曾以一折足鸡试之，果续如故。及烹此鸡，验其骨，铜束宛然，此理之不可解者。铜末不过入肠胃，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？惟仓卒间，此钱不易得。后见张鷟《朝野佥载》曰：“定州人崔务，堕马折足。医令取铜末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后十余年，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铜末束之。”然则此本古方，但云铜

末，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。

招聚博塞，古谓之囊家，见李肇《国史补》，是自唐已然矣。至藏蓄粉黛，以分夜合之资，则明以前无是事。家有家妓，官有官妓故也。教坊既废，此风乃炽，遂为豪猾之利源，而騃痴之陷阱。律虽明禁，终不能断其根株。然利旁倚刀，贪还自贼。余尝见操此业者，花娇柳亸，近在家庭，遂不能使其子孙皆醉眠之阮籍。两儿皆染淫毒，延及一门，疠疾缠绵，因绝嗣续。若敖氏之鬼，竟至馁而。

临清李名儒言，其乡屠者买一牛，牛知为屠也，缒不肯前，鞭之则横逸。气力殆竭，始强曳以行。牛过一钱肆，忽向门屈两膝跪，泪涔涔下，钱肆悯之，问知价钱八千，如数乞赎。屠者恨其狞，坚不肯卖，加以子钱亦不许，曰："此牛可恶，必剚刃而甘心，虽万贯不易也。"牛闻是言，蹶然自起，随之去，屠者煮其肉于釜，然后就寝。五更，自起开釜。妻子怪不回，疑而趋视，则已自投釜中，腰以上与牛俱糜矣。夫凡属含生，无不畏死。不以其畏而悯恻，反以其畏而恚愤，牛之怨毒，加寻常数等矣。厉气所凭，报不旋踵，宜哉。先叔仪南公，尝见屠者许学牵一牛，牛见先叔，跪不起，先叔赎之，以与佃户张存。存豢之数年，其驾耒服辕，力作较他牛为倍。然则恩怨之间，物犹如此矣。可不深长思哉！

甲与乙望衡而居，皆宦裔也。其妇皆以姣丽称，二人相契如弟兄，二妇亦相契如姊妹。乙俄卒，甲妇亦卒。乃百计图谋娶乙妇，士论讥焉。纳币之日，厅事有声，登登然如挝叠鼓。却扇之夕，风扑花烛灭者再。人知为乙之灵也。一日，甲妇忌辰，悬画像以祀。像旁忽增一人影，立妇侧，左手自后凭其肩，右手戏摩其颊。画像亦侧眸流盼，红晕微生。谛视其形，宛然如乙。似淡墨所渲染，而绝无笔痕，似隐隐隔纸映出，而眉目衣纹，又纤微毕露。心知鬼祟，急裂而焚之。然已众目共睹，万口喧传矣。异哉！岂幽冥恶其薄行，判使取偿于地下，示此变幻，为负死友者戒乎？

第十四卷 槐西杂志四

林教谕清标言，曩馆崇安，传有士人居武夷山麓，闻采茶者言，某岩月夜有歌吹声，遥望皆天女也。士人故佻达，借宿山家，月出辄往，数夕无所遇。山家亦言有是事，但恒在月望，岁或一两闻，不常出也。士人托言习静，留待旬余。一夕，隐隐似有声，乃潜踪急往，伏匿丛薄间。果见数女皆殊绝，一女方拈笛欲吹，瞥见人影，以笛指之。遽僵如束缚，然耳目犹能视听。俄清响透云，曼声动魄，不觉自赞曰："虽遭禁制，然妙音媚态已具赏矣。"语未竟，突一帕飞蒙其首，遂如梦魇，无闻无见，似睡似醒。迷惘约数刻，渐似苏息。诸女叱群婢曳出，谯呵曰："痴儿无状，乃窥伺天上花耶？"趣折修篁，欲行箠楚。士人苦自申理，言："性耽音律，冀窃听幔亭法曲，如李谟之傍宫墙，实不敢别有他肠，希彩鸾甲帐。"一女微哂曰："悯汝至诚，有小婢亦解横吹，姑以赐汝。"士人匐匍叩谢，举头已杳。回顾其婢，广颡巨目，短发鬑鬇，腰腹彭亨，气咻咻如喘。惊骇懊恼，避欲却走。婢固引与狎，捉搦不释。愤击仆地，化一豖嗥叫去。岩下乐声自此遂绝。观于是婢，殆是妖，非仙矣。或曰："仙借豖化婢戏之也。"倘或然欤？

刘燮甫言，有一学子，年十六七，聪俊韶秀，似是近上一流，甚望成立。一日，忽发狂谵语，如见鬼神。俟醒时问之，自云："景城社会观戏，不觉夜深。归途过一家求饮，唯一少妇，取水饮我，留我小坐，言其夫应官外出，须明日方归。流目送盼，似欲相就，爱其婉媚，遂相燕好，临行涕泣，嘱勿再来。以二钏赠我。次日视之，铜青斑斑，微有银色，似多年土中者。心知是鬼，而忆念不忘。昨再至其地，徘徊寻视，突有黑面长髯人，手批我颊，跄踉奔归，彼亦随至。从此时时见之，向我诟厉。我即忽睡忽醒，不知其他也。"父母为诣墓设奠，并埋其钏。俄其子瞋目呼曰："我妇失钏，疑有别故，而未得主名，仅倒悬鞭五百，转鬻远处。今见汝窃来，乃知为汝所诱。此何等事，可以酒食金钱谢耶？"颠痫月余，竟以不起。然则钻穴逾墙，即地下亦尚有祸患矣。

李云举言，东光有薰狐者，每载燧挟罟，来往墟墓间。一夜，伏伺之际，见一方巾襕衫人，自墓顶出，□□（苦侯反，说文曰："鬼声也。"）长啸，群狐四集，围绕丛薄，狰狞嗥叫，齐呼："捕此恶人，煮以作脯！"薰狐者无路可逃，乃攀援上高树。方巾者指挥群狐，令锯树倒。即闻锯声訇訇然。薰狐者窘急，俯而号曰："如蒙见释，不敢再履此地！"群狐不应，锯声更厉。如是号再三，方巾者曰："果尔，可设誓。"誓讫，鬼狐具不见。此鬼此狐，均可谓善了事矣。盖侵扰无已，势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背城借一。以群狐之力，原不难于杀一人；然杀一人易，杀一人而激众人之怒，不焚巢犁穴不止也。仅使知畏而纵之，姑取和焉，则后患息矣。有力者不

尽其力，乃可以养其威；屈人者使人易从，乃可以就服。召陵之役，不责以僭王，而责以苞茅，使易从也。屈完来盟即旋师，不尽其力，以养威也。讲学家说《春秋》者，动议齐桓之小就。方城汉水之固，不识可一战胜乎？一战而不胜，天下事尚可为乎？淮西、符离之事，吾征诸史册矣。

族弟继先，尝宿广宁门内友人家。夜大风雨，有雷火自屋山（近房脊之墙谓之屋山，以形似山也。范石湖诗屡用之。）穿过，如电光一掣然，墙栋皆摇。次日，视其处，东西壁各一小窦，如钱大。盖雷神逐精魅，贯而透也。凡击人之雷，从天而下；击怪之雷，则多横飞，以遁逃追故耳。若寻常之雷，则地气郁积，奋而上出。余在福宁度岭，曾于山巅见云中之雷，曾于旷野见出地之雷，皆如烟气上冲，直到天半，其端火光一爆，即訇然有声，与铳炮之发无异，然皆在无人之地。其有人之地，则从无此事。或曰天心仁爱，恐触之者死，语殊未然。人为三才之中，人之聚处则天地气通，通则弗郁，安得有雷乎？塞外苦寒之地，耕种牧养，渐成墟落，则地气渐温，亦此义耳。

王岳芳言，其家有一刀，廷尉公故物也。或夜有盗警，则格格作爆声，挺出鞘外一二寸。后雷逐妖魅穿屋过，刀堕于地，自此则不复作声矣。世传刀剑曾渍人血者，有警皆能自响，是不尽然。惟曾杀多人者乃如是尔。每杀一人，刀上必有迹二条，磨之不去。幼年在河间扬威将军哈公元生家，曾以其佩刀求售，云夜亦有声。验之信然也。或又谓作声之故，乃鬼所凭，是亦不然。战阵所用，往往曾杀千百人，岂有千百鬼长守一刀者哉。饮血既多，取精不少，厉气之所聚也。盗贼凶鸷，亦厉气之所聚也。厉气相感，跃而自鸣，是犹抚琴者鼓宫宫应、鼓商商应而已。蕤宾之铁，跃乎池内；黄钟之铎，动乎土中，是岂有物凭之哉？至雷火猛烈，一切厉气遇之皆消，故一触焰光，仍为凡铁。亦非丰隆、列缺，专为此物下击也。

余尝惜西域汉画毁于烟煤，而稍疑一二千年笔迹，何以能在？从侄虞惇曰："朱墨着石，苟风雨所不及，苔藓所不生，则历久能存。易州满城接壤处有村曰神星，大河北来，复折而东南，有两峰对峙河南北，相传为落星所结，故以名村。其峰上哆下敛，如云朵之出地，险峻无路。好事者攀踏其孔穴，可至山腰，多有旧人题名，最古者有北魏人、五代人，皆手迹宛然可辨。然则洞中汉画之存于今，不为怪矣。"惜其姓名，虞惇未暇一一记也。易州满城皆近地，当访其土人问之。

虞惇又言，落星石北有渔梁，土人世擅其利，岁时以特牲祀梁神。偶有人教以毒鱼法，用芫花于上流挼渍，则下流鱼虾皆自死浮出，所得十倍于网罟。试之良验。因结团焦于上流，日施此术。一日，天方午，黑云自龙潭暴涌出，狂风骤雨，雷火赫然，燔其庐为烬。众惧，乃止。夫佃渔之法，肇自庖羲；然数罟不入，仁政存焉。绝流而渔，圣人尚恶；况残忍暴殄，聚族而坑哉！干神怒也宜矣。

周书昌曰："昔游鹊华，借宿民舍。窗外老树森翳，直接冈顶。主人言时闻鬼语，不辨所说何事也。是夜月黑，果隐隐闻之，不甚了了，恐惊之散去，乃启窗潜出，匍匐草际，渐近窃听。乃讲论韩、柳、欧、苏文，各标举其佳处。一人曰：'如此乃是中声，何前后七子，必排斥不数，而务言秦汉，遂启门户之争？'一人曰：'质文递变，原不一途。宋末文格猥琐，元末文格纤秾，故宋景濂诸公力追韩、欧，救以舂容大雅。三杨以后，流为台阁之体，日就肤廓，故李崆峒诸公，又力追秦汉，救以奇伟博丽。隆、万以后，流为伪体，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。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，其初必各有根柢，是以能传；其后亦必各有流弊，是以互诋。然董江都、司马文园文格不同，同时而不相攻也。李、杜、王、孟诗格不同，亦同时而不相攻也。彼所得者深焉耳。后之学者，论甘则忌辛，是丹则非素，所得者浅焉耳。'语未竟，我忽作嗽声，遂乃寂然，惜不尽闻其说也。"余曰："此与李词畹记饴山事，均以平心之论托诸鬼魅，语已尽无庸歇后矣。"书昌微愠曰："永年百无一长，然一生不能作妄语。先生不信，亦不敢固争。"

董曲江言，一儒生颇讲学，平日亦循谨无过失。然崖岸太甚，动以不情之论责人。友人于五月释服，七月欲纳妾，此生抵以书曰："终制未三月而纳妾，知其蓄志久矣。《春秋》诛心，鲁文公虽不丧娶，犹丧娶也。朋友规过之义，不敢以不告。其何以教我？"其持论大抵类此。一日，其妇归宁，约某日返。乃先期一日，怪而诘之。曰："吾误以为月小也。"亦不为讶。次日，又一妇至，大骇愕，觅昨妇，已失所在矣。然自是日渐尪瘠，因以成痨。盖狐女假形摄其精，一夕所耗已多也。前纳妾者闻之，亦抵以书曰："夫妇居室，不能谓之不正也。狐魅假形，亦非意料之所及也。然一夕而大损真元，非恣情纵欲不至是。无乃燕昵之私，尚有不节以礼者乎？且妖不胜德，古之训也。周、张、程、朱不闻曾有遇魅事，而此魅公然犯函丈，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？先生贤者也，责备贤者，《春秋》法也。朋友规过之义，不敢不以告。先生其何以教我？"此生得书，但力辩实无此事，里人造言而已。宋清远先生闻之曰："此所谓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。"

袁愚谷制府（讳守侗，长山人，官至直隶总督，谥清悫。），少与余同砚席，又为姻家。自言三四岁时，尚了了记前生。五六岁时，即恍惚不甚记。今则但记是一岁贡生，家去长山不远，姓名籍贯家世事迹全忘之矣。余四五岁时，夜中能见物，与昼无异。七八岁后渐昏暗，十岁后遂全无睹。或夜半睡醒，偶然能见，片刻则如故。十六七后以至今，则一两年或一见，如电光石火，弹指即过。盖嗜欲日增，则神明日减耳。

景州李西崖言，其家一佃户，最有胆，种瓜亩余，地在丛冢侧。熟时恒自守护，独宿草屋中，或偶有形声，亦恬不为惧。一夕，闻鬼语嘈杂，似相喧诟。出视，则二鬼冢上格斗，一女鬼痴立于旁。呼问其故。一人

曰："君来大佳，一事乞君断曲直。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者耶？"其一人语亦同。佃户呼女鬼曰："究竟汝与谁定婚？"女鬼腼觍良久曰："我本妓女。妓家之例，凡多钱者，皆密订相嫁娶。今在冥途，仍操旧术，实不能一一记姓名，不敢言谁有约，亦不敢言谁无约也。"佃户笑且唾曰："何处得此二痴物！"举首则三鬼皆逝矣。又小时闻舅祖陈公（讳颖孙，岁久失记其字号。德音公之弟，庚子进士，仙居知县秋亭之祖也。）说亲见一事曰："亲串中有殁后妾改适者，魂附病婢灵语曰：：'我昔问尔，尔自言不嫁，今何负心？'妾殊不惧，从容对曰：'天下有夫尚未亡，自言必改适者乎？公此问先愦愦，何怪我如是答乎？'"二事可互相发明也。

有讲学者论无鬼，众难之曰："今方酷暑，能往墟墓中独宿纳凉一夜乎？"是翁毅然竟往，果无所见。归益自得，曰："朱文公岂欺我哉！"余曰："重賫千里，路不逢盗，未可云路无盗也；纵猎终日，野不遇兽，未可云野无兽也。以一地无鬼，遂断天下皆无鬼；以一夜无鬼，遂断万古皆无鬼，举一废百矣。且无鬼之论，创自阮瞻，非朱子也。朱子特谓魂升魄降为常理，而一切灵怪非常理耳，未言无也。故金去伪录曰：'二程初不说无鬼神，但无如今世俗所谓鬼神耳。'杨道夫录曰：'雨风露雷，日月昼夜，此鬼神之迹也，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。若所谓有啸于梁，触于胸，此则所谓不正邪暗、或有或无、或来或去、或聚或散者。又有所谓祷之而应，祈之而获，此亦所谓鬼神同一理也。'包扬录曰：'鬼神死生之理，定不如释家所云、世俗所见也。然又有其事昭昭，不可以理推者，且莫要理会。'又曰：'南轩亦只是硬不信。如禹鼎、魑魅、魍魉之属，便是有此物。深山大泽，是彼所居。人往占之，岂不为祟？豫章刘道人，居一山顶结庵。一日，众蜥蜴入来，尽吃庵中水。少顷，庵外皆堆雹。明日，山下果雹。有一妻伯刘文，人甚朴实，不能妄语。言过一岭，闻溪边林中响，乃无数蜥蜴，各抱一物如水晶去，未数里下雹。此理又不知如何。旧有一邑，泥塑一大佛，一方尊信之。后被一无状宗子断其首。民聚哭之，佛颈泥木出舍利。泥木岂有此物，只是人心所致。'吴必大录曰：'因论薛士龙家见鬼，曰："世之信鬼神者，皆谓实有，在天地间。其不信者，断然以为无鬼，然却又有真个见者。郑景望遂以薛氏所见为实，不知此特虹霓之类耳。问："虹霓只是气，还有形质？"曰："既能啜水，亦必有肠肚。只才散便无，如雷部神亦此类。"'林赐录曰：'世之见鬼者甚多，不审有无如何？曰："世间人见者极多，如何谓无？但非正理耳。如伯有为厉，伊川谓别是一理。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，魂魄无所归，自是如此。昔有人在淮上夜行，见无数形像，似人非人，出没于两水之间，此人明知其鬼，不得已冲之而过。询之此地，乃昔人战场也。彼皆死于非命，衔冤抱恨，固宜未散。坐间或云："乡间有李三者，死而为厉，乡曲凡有祭祀佛事，必设此人一分。后因为人放爆仗，焚其所依之树，自是遂绝。"曰："是他枉死，气未散，被爆仗惊散。"'沈僩录曰：'人有不伏其死者。所以既死，

而此气不散，为妖为怪。如人之凶死，及僧道既死多不散（神道务养精神，所以凝聚不散。）。"'万人杰录曰：'死而气散，泯然无迹者，是其常道理。恁地有托生者，是偶然聚得气不散，又恁生去凑着那生气便再生。'叶贺孙录曰：'潭州一件公事，妇杀夫，密埋之。后为祟，事已发觉，当时便不为祟。以是知刑狱里面，这般事若不与决罪，则死者之冤必不解。'李壮祖录曰：'或问："世有庙食之神，绵历数百年，又何理也？"曰："寖久亦散。昔守南康，久旱，不免遍祷于神。忽到一庙，但有三间敝屋，狼藉之甚。彼人言，三五十年前其灵如响，有人来而帷中之神与之言者。昔之灵如彼，今之灵如此，亦自可见。"'叶贺孙录曰：'论鬼神之事，谓蜀中灌口二郎庙是李冰，因开离堆立庙。今来现许多灵怪，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，初间封为王，后来徽宗好道，遂改封为真君。张魏公用兵，祷于庙。其夜，梦神语曰："我向来封为王，有血食之奉，故威福得行。今号为真君，虽尊，人以素食祭我，无血食之养，故无威福之灵。今须复封我为王，当有威灵。"魏公遂乞复其封。不知魏公是有此梦，是一时用兵，托为此说。又有梓潼神，极灵。此二神似乎割据两川。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，皆是假此生气为灵；古人衅钟、衅龟皆此意。汉卿云："李通说有人射虎，见虎后数人随之，乃是为虎伤死之人，生气未散，故结成此形。"'黄义刚录曰：'论及请紫姑神吟诗之事，曰："亦有请得正身出现，其家小女子见。不知此是何物。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，只开所录事目于纸，而封之祠前。少间开封，而纸中自有答语。此不知是如何。'凡此诸说，黎靖德所编语类，班班具载，先生何竟诬朱子乎？"此翁索书观之良久，怃然曰："朱子尚有此书耶？"惘然而散。然余犹有所疑者：朱子大旨，谓人秉天地之气生，死则散还于天地，叶贺孙录所谓"如鱼在水，外面水便是肚里水，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，只是一般"，其理精矣；而无如祭祀之理，制于圣人，载于经典，遂不得不云子孙一气相感，复聚而受祭；受祭既毕，仍散入虚无。不识此气散还以后，与元气混合为一欤，抑参杂于元气之内欤？如混合为一，则如众水归海，共为一水，不能使江淮河汉复各聚一处也；如五味和羹，共成一味，不能使姜盐醯酱各聚一处也。又安能于中犁出某某之气，使各与子孙相通耶？如参杂于元气之内，则如飞尘四散，不知析为几万亿处，如游丝乱飞，不知相去几万亿里。遇子孙享荐，乃星星点点，条条缕缕，复合为一。于事理毋乃不近耶？即以能聚而论，此气如无知，又安能感格？安能歆享？此气如有知，知于何起？当必有心，心于何附？当必有身，既已有身，则仍一鬼矣。且未聚以前，此亿万微尘，亿万缕缕，尘尘缕缕，各有所知，则不止一鬼矣。不过释氏之鬼，地下潜藏，儒者之鬼，空中旋转；释氏之鬼，平日常存，儒家之鬼，临时凑合耳。又何以相胜耶？此诚非末学所知也。

乌鲁木齐千总某，患寒疾。有道士踵门求诊，云有夙缘，特相拯也。会一流人高某妇，颇能医，见其方，骇曰："桂枝下咽，阳盛乃亡，药病相反，乌可轻试！"力阻之。道士叹息曰："命也夫！"振衣竟去。然高妇用承

气汤，竟愈。乃以道士为妄。余归以后，偶阅邸抄，忽见某以侵蚀屯粮伏法，乃悟道士非常人，欲以药毙之，全其首领也。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事相类。岂非孽由自作，非智力所可挽回欤？

姚安公云，人家奇器妙迹，终非佳事。因言癸巳同年牟丈灦家（不知即牟丈，不知或牟丈之伯叔，幼年听之未审也。），有一砚，天然作鹅卵形，色正紫，一鸜鸽眼如豆大，突出墨池中心，旋螺纹理分明，瞳子炯炯有神气。拊之，腻不留手；叩之，坚如金铁；呵之，水出如露珠。下墨无声，数磨即成浓沈。无款识铭语，似爱其浑成，不欲椎凿。匣亦紫檀根所雕，出入无滞，而包裹无纤隙，摇之无声。背有“紫桃轩”三字，小仅如豆，知为李太仆日华故物也（太仆有说部名《紫桃轩杂缀》。）。平生所见宋砚，此为第一。然后以珍惜此砚忤上官，几罹不测，竟恚而撞碎。祸将作时，夜闻砚若呻吟云。

余在乌鲁木齐日，城守营都司朱君馈新菌，守备徐君（与朱均偶忘其名。盖日相接见，惟以官称，转不问其名字耳。）因言：“昔未达时，偶见卖新菌者，欲买。一老翁在旁，诃卖者曰：‘渠尚有数任官，汝何敢此？’卖者逡巡去。此老翁不相识，旋亦不知其何往。次日，闻里有食菌死者，疑老翁是社公，卖者后亦不再见，疑为鬼求代也。”《吕氏春秋》称味之美者，越骆之菌，本无毒，其毒皆蛇虺之故，中者使人笑不止。陈玉仁《菌谱》载水调苦茗白矾解毒法，张华《博物志》，陶宏景《名医别录》并载地浆解毒法。盖以此也（以黄泥调水，澄而饮之，曰地浆。）。

亲串家厅事之侧有别院，屋三楹。一门客，每宿其中则梦见男女裸逐，粉黛杂沓，四围环绕，备诸媟状。初甚乐观，久而夜夜如是，自疑心病也。然移住他室则不梦，又疑为妖。然未睡时，寂无影响；秉烛至旦，亦无见闻。其人亦自相狎戏，如不睹旁尚有人，又似非魅，终莫能明。一日，忽悟书厨贮牙镌石琢横陈像凡十余事，秘戏册卷大小亦十余事，必此物为祟。乃密白主人尽焚之。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是物何能为祟哉！此主人征歌选妓之所也，气机所感，而淫鬼应之。此君亦青楼之狎客也，精神所注，而妖梦通之。水腐而后蠛蠓生，酒酸而后醯鸡集，理之自然也。市肆鬻杂货者，是物不少，何不一一为祟？宿是室者非一人，何不一一入梦哉？此可思其本矣。徒焚此物，无益也。”某氏其衰乎？不十年，而屋易主。

明公恕斋，尝为献县令，良吏也。官太平府时，有疑狱，易服自察访之。偶憩小庵，僧年八十余矣，见公合掌肃立，呼其徒具茶。徒遥应曰：“太守且至，可引客权坐别室。”僧应曰：“太守已至，可速来献。”公大骇曰：“尔何以知我来？”曰：“公，一郡之主也，一举一动，通国皆知之，宁独老僧？”又问：“尔何以识我？”曰：“太守不能识一郡之人，一郡之人，则孰不识太守？”问：“尔知我何事出？”曰：“某案之事，两造皆遣其党，布散道路间久矣。彼皆阳不识公耳。”公怃然自失，因问：“尔何独不阳不

识？”僧投地膜拜曰：“死罪，死罪。欲得公此问也。公为郡不减龚、黄，然微不慊于众心者，曰好访。此不特神奸巨蠹，能预为蛊惑计也；即乡里小民，孰无亲党，孰无恩怨乎哉？访甲之党，则甲直而乙曲；访乙之党，则甲曲而乙直。访其有仇者，则有仇者必曲；访其有恩者，则有恩者必直。至于妇人孺子，闻见不真；病媪衰翁，语言昏愦，又可据为信谳乎？公亲访犹如此，再寄耳目于他人，庸有幸乎？且夫访之为害，非仅听讼为然也。闾阎利病，访亦为害，而河渠堤堰为尤甚。小民各私其身家，水有利则遏以自肥，水有患则邻国为壑，是其胜算矣。孰肯揆地形之大局，为永远安澜之计哉！老僧方外人也，本不应预世间事，况官家事耶？第佛法慈悲，舍身济众，苟利于物，固应冒死言之耳。惟公俯察焉。”公沉思其语，竟不访而归。次日，遣役送钱米。归报曰：“公返之后，僧谓其徒曰：‘吾心事已毕。’竟泊然逝矣。”此事杨丈汶川尝言之。姚安公曰：“凡狱情虚心研察，情伪乃明，信人信己皆非也。信人之弊，僧言是也；信己之弊，亦有不可胜言者。安得再一老僧，亦为说法乎！”

舅氏健亭张公言，读书野云亭时，诸同学修禊佟氏园。偶扶乩召仙，共请姓名。乩题曰：“偶携女伴偶闲行，词客何劳问姓名？记否瑶台明月夜，有人嗔唤许飞琼。”再请下坛诗。乩又题曰：“三面纱窗对水开，佟园还是旧楼台。东风吹绿池塘草，我到人间又一回。”众窃议诗情凄婉，恐是才女香魂；然近地无此闺秀，无乃炼形拜月之仙姬乎？众情颠倒，或凝思伫立，或微谑通词。乩忽奋迅大书曰：“衰翁憔悴雪盈颠，傅粉熏香看少年。偶遣诸郎作痴梦，可怜真拜小婵娟。”复大书一“笑”字而去。此不知何代诗魂，作此狡狯；要亦轻薄之意，有以召之。

胡厚庵先生言，有书生昵一狐女，初遇时，以二寸许壶卢授生，使佩于衣带，而自入其中。欲与晤，则拔其楔，便出嬿婉，去则仍入而楔之。一日，行市中，壶卢为偷儿剪去。从此遂绝，意恒怅怅。偶散步郊外，以消郁结，闻丛翳中有相呼者，其声狐女也。就往与语，匿不肯出，曰：“妾已变形，不能复与君见矣。”怪诘其故，泣诉曰：“采补炼形，狐之常理。近不知何处一道士，又搜索我辈，供其采补。捕得，禁以神咒，即僵如木偶，一听其所为；或有道力稍坚，吸之不吐者，则蒸以为脯，血肉既啖，精气亦为所收。妾入壶卢，盖避此难，不意仍为所物色，攘之以归。妾畏罹汤镬，已献其丹，幸留残喘。然失丹以后，遂复兽形，从此炼形，又须二三百年始能变化。天荒地老，后会无期，感念旧恩，故呼君一诀。努力自爱，毋更相思也。”生愤恚曰：“何不诉于神？”曰：“诉者多矣。神以为悖入悖出，自作之愆；杀人人杀，相酬之道，置不为理也。乃知百计巧取，适以自戕。自今以往当专心吐纳，不复更操此术矣。”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间，厚庵先生曾亲见此生。后数年，闻山东雷击一道士，或即此道士淫杀过度，又伏天诛欤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挟弹者又在其后，此之谓矣。

从弟东白宅，在村西井畔。从前未为宅时，缭以周垣，环筑土屋。其中有屋数间，夜中辄有叩门声，虽无他故，而居者恒病不安。一日，门旁墙圮，出一木人，作张手叩门状，上有符箓。乃知工匠有嗛于主人，作是镇魇也。故小人不可与轻作缘，亦不可与轻作难。

何子山先生言，雍正初，一道士善符箓。尝至西山极深处，爱其林泉，拟结庵习静。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，伐木采薪，非结队不敢入，乃至狼虎不能居，先生宜审。弗听也。俄而鬼魅并作，或窃其屋材，或魇其工匠，或毁其器物，或污其饮食。如行荆棘中，步步挂碍。如野火四起，风叶乱飞，千手千目应接不暇也。道士怒，结坛召雷将。神降则妖已先遁，大索空山，无所得。神去，则数日复集，如是数回，神恶其渎，不复应。乃一手结印，一手持剑，独与战，竟为妖所踣，拔须败面，裸而倒悬。遇樵者得解，狼狈逃去。道士盖恃其术耳。夫势之所在，虽圣人不能逆；党之已成，虽帝王不能破。久则难变，众则不胜诛也。故唐去牛、李之倾轧，难于河北之藩镇。道士昧众寡之形，客主之局，不量力而撄其锋，取败也宜哉。

小人之计万变，每乘机而肆其巧。小时，闻村民夜中闻履声，以为盗，秉炬搜捕，了无形迹，知为魅也，不复问。既而胠箧者知其事，乘夜而往。家人仍以为魅，偃息弗省，遂饱所欲去。此犹因而用之也。邑有令，颇讲学，恶僧如仇。一日，僧以被盗告，庭斥之曰："尔佛无灵，何以庙食？尔佛有灵，岂不能示报于盗，而转渎官长耶？"挥之使去。语人曰："使天下守令用此法，僧不沙汰而自散也。"僧固黠甚，乃阳与其徒修忏祝佛，而阴赂丐者，使捧衣物跪门外，状若痴者。皆曰佛有灵，檀施转盛。此更反而用之，使厄我者助我也。人情如是，而区区执一理与之角，乌有幸哉！

张某、瞿某，幼年同学，长相善也。瞿与人讼，张受金，刺得其阴谋，泄于其敌。瞿大受窘辱，衔之次骨。然事密无左证，外则未相绝也。俄张死，瞿百计娶得其妇。虽事事成礼，而家庭共语，则仍呼曰张几嫂。妇故朴愿，以为相怜相戏，亦不较也。一日，与妇对食，忽跃起自呼其名曰："瞿某尔何太甚耶？我诚负心，我妇归汝，足偿矣。尔必仍呼嫂，何也？妇再嫁常事，娶再嫁妇亦常事，我既死不能禁妇嫁，即不能禁汝娶也。我已失朋友义，亦不能责汝娶朋友妇也。今尔不以为妇，仍系我姓呼为嫂，是尔非娶我妇，乃淫我妇也。淫我妇者，我得而诛之矣！"竟颠狂数日死。夫以直报怨，圣人不禁。张固小人之常态，非不共之仇也。计娶其妇，报之已甚矣。而又视若倚门妇，玷其家声，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！何怪其愤激为厉哉？

一恶少，感寒疾，昏愦中魂已出舍，怅怅无所适。见有人来往，随之同行，不觉至冥司。遇一吏，其故人也。为检籍良久，蹙额曰："君多忤父

母，于法当付镬汤狱。今寿尚未终，可且返，寿终再来受报可也。”恶少惶怖，叩首求解脱，吏摇首曰：“此罪至重，微我难解脱，即释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。”恶少泣涕求不已。吏沉思曰：“有一故事君知乎？一禅师登座，问：‘虎颔下铃，何人能解？’众未及对。一沙弥曰：‘何不令系铃人解？’得罪父母，还向父母忏悔，或希冀可免乎？”少年虑罪业深重，非一时所可忏悔。吏笑曰：“又有一故事，君不闻杀猪王屠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乎？”遣一鬼送之归。霍然遂愈。自是洗心涤虑，转为父母所爱怜。后年七十余乃终。虽不知其果免地狱否，然观其得寿如是，似已许忏悔矣。

许文木言，老僧澄止，有道行。临殁，谓其徒曰：“我持律精进，自谓是四禅天人。世尊嗔我平生议论，好尊佛而斥儒。我相未化，不免仍入轮回矣。”其徒曰：“崇奉世尊，世尊反嗔乎？”曰：“此世尊所以为世尊也。若党同而伐异，扬己而抑人，何以为世尊乎？我今乃悟，尔见犹左耳。”因忆杨槐庭言，乙丑上公车时，偕同年数人行。适一僧同宿逆旅，偶与闲谈。一同年目止之曰：“君奈何与异端语？”僧不平曰：“释家诚与儒家异，然彼此均各有品地。果为孔子，可以辟佛；颜、曾以下，弗能也。果为颜、曾，可以辟菩萨，郑、贾以下，弗能也。果为郑、贾，可以辟阿罗汉，程朱以下，弗能也。果为程、朱，可以辟诸方祖师，其依草附木自托讲学者，弗能也。何也？其分量不相及也。先生而辟佛，毋乃高自位置乎？”同年怒且笑曰：“惟各有品地，故我辈儒可辟汝辈僧也。”几于相哄而散。余谓各以本教而论，譬如居家，三王以来，儒道之持世久矣，虽再有圣人弗能易，犹主人也。佛自西域而来，其空虚清净之义，可使驰骛者息营求，忧愁者得排遣；其因果报应之说，亦足警戒下愚，使回心向善，于世不为无补。故其说得行于中国，犹挟技之食客也。食客不修其本技，而欲变更主人之家政，使主人退而受教，此佛者之过也。各以末流而论，譬如种田，儒犹耕耘者也。佛家失其初旨，不以善恶为罪福，而以施舍不施舍为罪福，于是惑众蠹财，往往而有，犹侵越疆畔，攘窃禾稼者也。儒者舍其耒耜，荒其阡陌，而皇皇持梃荷戈，日寻侵越攘窃者与之格斗，即格斗全胜，不知己之稼穑如何也。是又非儒者之傎耶？夫佛自汉明帝后，蔓延已二千年，虽尧、舜、周、孔复生，亦不能驱之去。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礼乐，舍之则无以治天下，虽释迦出世，亦不能行彼法于中土。本可以无争，徒以缁徒不胜其利心，妄冀儒绌佛伸，归佛者檀施当益富。讲学者不胜其名心，著作中苟无辟佛数条，则不足见卫道之功。故两家语录，如水中泡影，旋生旋灭，旋灭旋生，互相诟厉而不止。然两家相争，千百年后，并存如故；两家不争，千百年后，亦并存如故也。各修其本业可矣。

陈瑞庵言，献县城外诸丘阜，相传皆汉冢也。有耕者误犁一冢，归而寒热谵语，责以触犯。时瑞庵偶至，问：“汝何人？”曰：“汉朝人。”又问：“汉朝何处人？”曰：“我即汉朝献县人，故冢在此。何必问也？”又问：“此地

汉即名献县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问：“此地汉为河间国，县曰乐成。金始改献州。明乃改献县。汉朝安得有此名？”鬼不语。再问之，则耕者苏矣。盖传为汉冢，鬼亦习闻，故依托以求食，而不虞适以自败也。

毛其仁言，有耿某者，勇而悍。山行遇虎，奋一梃与斗，虎竟避去，自以为中黄、佽飞之流也。偶闻某寺后多鬼，时嬲醉人，愤往驱逐，有好事数人随之往。至则日薄暮，乃纵饮至夜，坐后垣上待其来。二鼓后，隐隐闻啸声，乃大呼曰：“耿某在此！”倏人影无数涌而至，皆吃吃笑曰：“是尔耶？易也耳。”耿怒跃下，则鸟兽散去，遥呼其名而詈之。东逐则在西，西逐则在东，此没彼出，倏忽千变。耿旋转如风轮，终不见一鬼，疲极欲返，则嘲笑以激之，渐引渐远。突一奇鬼当路立，锯牙电目，张爪欲搏。急奋拳一击，忽噭然自仆，指已折，掌已裂矣。乃误击墓碑上也。群鬼合声曰：“勇哉！”瞥然俱杳。诸壁上观者闻耿呼痛，共持炬舁归，卧数日乃能起。右手遂废。从此猛气都尽，竟唾面自干焉。夫能与虓虎敌，而不能不为鬼所困；虎斗力，鬼斗智也。以有限之力，欲胜无穷之变幻，非天下之痴人乎？然一惩即戒，毅然自返，虽谓之大智慧人，亦可也。

张桂岩，自扬州还，携一琴砚见赠。斑驳剥落，古色黝然。右侧近下，镌“西涯”二篆字，盖怀麓堂故物也。中镌行书一诗曰：“如以文章论，公原胜谢刘。玉堂挥翰手，对此忆风流。”款曰“稚绳”，高杨孙相国字也。左侧镌小楷一诗曰：“草绿湘江叫子规，茶陵青史有微词。流传此砚人犹惜，应为高阳五字诗。”款曰“不凋”，乃太仓崔华之字。华，渔洋山之门人。渔洋论诗绝句曰：“溪水碧于前渡日，桃花红似去年时。江南肠断何人会，只有崔郎七字诗。”即其人也。二诗本集皆不载，岂以诋诃前辈，微涉讦直，编集时自删之欤？后以赠庆大司马丹年。刘石庵参知颇疑其伪，然古人多有集外诗，终弗能明也。又杨丈汶川（讳可镜，杨忠烈公曾孙也。以拔贡官户部郎中，与先姚安公同事。）赠姚公一小砚，背有铭曰：“自渡辽，携汝伴。草军书，恒夜半。余之心，惟汝见。”款题“芝冈铭”。盖熊公廷弼军中砚，云得之于其亲串家。又家藏一小砚，左侧有“白谷手琢”四字，当是孙公传庭所亲制。二砚大小相近，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，合为一匣。后在长儿汝佶处。汝佶夭逝，二砚为婢媪所窃卖。今不可物色矣。

余十七岁时，自京师归，应童子试，宿文案孙氏（土语呼若巡诗，音之转也。）。室庐皆新建，而土坑下钉一桃杙，上下颇碍，呼主人去之。主人颇笃实，摇手曰：“是不可去，去则怪作矣。”诘问其故，曰：“吾买隙地构此店，宿者恒夜见炕前一女子立，不言不动，亦无他害。有胆者以手引之，乃虚无所融。道士咒桃杙，钉之，乃不复见。”余曰：“其下必古冢，人在上，鬼不安耳。何不掘出其骨，具棺迁葬？”主人曰：“然。”然不知其果迁否也。又癸巳春，余乞假养疴北仓。姻家赵氏请余题主，先姚安公命之往。归宿杨村，夜已深，余先就忱，仆隶秣马尚未睡。忽见彩衣女子揭

帘入，甫露面即退出，疑为趁座妓女，呼仆隶遣去，皆云外户已闭，无一人也。主人曰："四日前，有宦家子妇宿此卒，昨移柩去，岂其回煞耶？"归告姚安公，公曰："我童子时，读书陈氏舅家。值仆妇夜回煞，月明如昼，我独坐其室外，欲视回煞作何状，迄无见也。何尔乃有见也？然则尔不如我多矣。"至今深愧此训也。

河豚惟天津至多，土人食之如园蔬，然亦恒有死者，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。姨丈惕园牛公言，有一人嗜河豚，卒中毒死。死后见梦于妻子曰："祀我何以无河豚耶？"此真死而无悔也。又姚安公言，里有人，粗温饱，后以博破家。临殁，语其子曰："必以博具置棺中，如无鬼，与白骨同为土耳，于事何害；如有鬼，荒榛蔓草之间，非此何以消遣耶？"比大殓，佥曰："死葬之以礼，乱命不可从也。"其子曰："独不云事死如事生乎？生不能几谏，殁乃违之乎？我不讲学，诸公勿干预人家事。"卒从其命。姚安公曰："非礼也，然亦孝思无已之心也。吾恶夫事事遵古礼，而思亲之心则漠然者也。"

一奴子，业针工，其父母鬻身时未鬻此子，故独别居于外。其妇年二十余，为狐所媚，岁余病瘵死。初不肯自言，病甚，乃言："狐初来时为女形，自言新来邻舍也。留与语，渐涉谑，继而渐相逼，遽前拥抱，遂昏昏如魇。自是每夜辄来，必换一形，忽男忽女，忽老忽少，忽丑忽好，忽僧忽道，忽鬼忽神，忽今衣冠，忽古衣冠。岁余，无一重复者。至则四肢缓纵，口噤不能言，惟心目中了了而已。狐亦不交一言，不知为一狐所化，抑众狐更番而来也。其尤怪者，妇小姑偶入其室，突遇狐出，一跃即逝。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，白须鬖鬖；妇所见则黯黑垢腻，一卖煤人耳。同时异状，更不可思议耳。"

汲孺爱先生言（先生于余为疏从表侄，然幼时为余开蒙，故始终待以师礼。），交河有人，田在冢旁，去家远，乃筑室就之。夜恒闻鬼语，习见不怪也。一夕，闻冢间呼曰："尔狼狈何至是？"一人应曰："适路遇一女，携一童子行。见其面有衰气，死期已近，未之避也。不虞女忽一嚏，其气中人，如巨杵舂撞，伤而仆地。苏息良久，乃得归。今胸鬲尚作楚也。"此人默记其语。次日，耘者聚集，具述其异，因问："昨日谁家女子傍晚行，致中途遇鬼？"中一宋姓者曰："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归，无遇鬼事也。"众以为妄语。数日后，宋女为强暴所执，捍刃抗节死。乃知贞烈之气，虽届衰绝，尚刚劲如是也。鬼魅畏正人，殆以此夫。

张完质舍人言，有与狐为友者，将商于外，以家事托狐。凡火烛盗贼，皆为警卫；童婢或作奸，皆摘发无遗。家政井井，逾于商未出时。惟其妇与邻人昵，狐若勿知。越两岁，商归，甚德狐。久而微闻邻人事，又甚咎狐。狐谢曰："此神所判，吾不敢违也。"商不服曰："鬼神祸淫，乃反导淫哉？"狐曰："是有故。邻人前世为巨室，君为司出纳，因其倚信，侵食其

多金。冥判以妇偿负，一夕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，今所欠只七十余金矣。销尽自绝，君何躁焉？君倘未信，试以所负偿之，观其如何耳。”商乃诣邻人家曰：“闻君贫甚，仆此次幸多赢，谨以八十金奉助。”邻人感且愧，自是遂与妇绝。岁暮，馈肴品示谢，甚精腆；计其所值，正合七十余金所赢数。乃知夙生债负，受者毫厘不能增，与者毫厘不能减也。是亦可畏也已。

族侄竹汀言，有农家妇少寡，矢志不嫁，养姑抚子有年矣。一日，华服少年从墙缺窥伺，以为过客误入，詈之去。次日复来。念近村无此少年，土人亦无此华服，心知是魅，持梃驱逐。乃复抛掷砖石，损坏器物。自是日日来，登墙自道相悦意。妇无计，哭诉于社公祠，亦无验。越七八日，白昼晦冥，雷击裂村南一古墓，魅乃绝。不知是狐是鬼也。以妖媚人，已干天律，况媚及柏舟之妇，其受殛也固宜。顾必迟久而后应，岂天人一理，事关殊死，亦待奏请而后刑，由社公辗转上闻，稍稽时日乎？然匹妇一哭，遽达天听，亦足见孝弟之通神明矣。

沧州一带海滨，煮盐之地，谓之灶泡。袤延数百里，并斥卤不可耕种。荒草粘天，略如塞外，故狼多窟穴于其中。捕之者掘地为阱，深数尺，广三四尺，以板覆其上，中凿圆孔如盂大，略如枷状。人蹲阱中，携犬子或豚子，击使嗥叫。狼闻声而至，必以足探孔中攫之，人即握其足立起，肩以归。狼隔一板，爪牙无所施其利也。然或遇其群行，则亦能搏噬。故见人则以喙据地嗥，众狼毕集，若号令然。亦颇为行客道途患。有富室，偶得二小狼，与家犬杂畜，亦与犬相安。稍长，亦颇驯，竟忘其为狼。一日，主人昼寝厅事，闻群犬呜呜作怒声，惊起，周视无一人。再就枕将寐，犬又如前。乃伪睡以俟，则二狼伺其未觉，将啮其喉，犬阻之不使前也。乃杀而取其革。此事从侄虞惇言。狼子野心，信不诬哉！然野心不过遁逸耳，阳为亲昵，而阴怀不测，更不止于野心矣。兽不足道，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？

田村一农妇，甚贞静。一日馌饷，有书生遇于野，从乞瓶中水，妇不应，出金一锭投其袖，妇掷且詈。书生惶恐遁，晚告其夫。物色之，无是人，疑其魅也。数日后，其夫外出，阻雨不得归，魅乃幻其夫形，作冒雨归者，入与寝处。草草息灯，遽相媟戏。忽电光射窗，照见乃向书生。妇恚甚，爪败其面，魅甫跃出窗，闻呦然一声，莫知所往。次早夫归，则门外一猴，脑裂死，如刃所中也。盖妖之媚人，皆因其怀春而媾合。若本无是心，而乘其不意，变幻以败其节，则罪当以与强污等。揆诸神理，自必不容。而较前记竹汀所说事，其报更速。或社公权微不能立断，此遇天神立殛之。抑彼尚未成，此则已玷，可以不请而诛欤？

同年邹道峰言，有韩生者，丁卯夏读书山中。窗外为悬崖，崖下为涧，涧绝陡，两岸虽近，然可望而不可至也。月明之夕，每见对岸有人影，虽知

为鬼，度其不能越，亦不甚怖。久而见惯，试呼与语，亦响应，自言是堕涧鬼，在此待替。戏以余酒，凭窗洒涧内，鬼下就饮，亦极感谢。自此遂为谈友，诵肄之暇，颇消岑寂。一日，试问："人言鬼前知。吾今岁应举，汝知我得失否？"鬼曰："神不检籍，亦不能前知，何况于鬼？鬼但能以阳气之盛衰，知人年运；以神光之明晦，知人邪正耳。若夫禄命，则冥官执役之鬼，或旁窥窃听而知之；城市之鬼，或辗转相传而闻之，山野之鬼，弗能也。城市之中，亦必捷巧之鬼乃闻之，钝鬼亦弗能也。譬君静坐此山，即官府之事不得知，况朝廷之机密乎？"一夕，闻隔涧呼曰："与君送喜！顷城隍巡山，与社公相语，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。"生亦窃自贺。及榜发，解元乃韩作霖，鬼但闻其姓同耳。生太息曰："乡中人传官里事，果若斯乎！"

王史亭编修言，有崔生者，以罪戍广东，恐携孥有意外，乃留其妻妾只身行。到戍后，穷愁抑郁，殊不自聊，且回思"少妇登楼"，弥增忉怛。偶遇一叟，自云姓董，字无念。言颇契，愍其流落，延为子师，亦甚相得。一夕，宾主夜酌，楼高月满，忽动离怀，把酒倚栏，都忘酬酢。叟笑曰："君其有'云鬟玉臂'之感乎？托在契末，已早为经纪，但至否未可知，故先不奉告，旬月后当有耗耳。"又半载，叟忽戒僮婢扫治别室，意甚匆遽。顷之，则三小肩舆至，妻妾及一婢揭帘出矣。惊喜怪问，皆曰："得君信相迓，嘱随某官眷属至，急不能久待，故草草来。家事托几房几兄代治，约岁得租米，岁岁鬻金寄至矣。"问："婢何来？"曰："即某官之媵，嫡不能容，以贱价就舟中鬻得也。"生感激拜叟，至于涕零，从此完聚成家，无复故园之梦。越数月，叟谓生曰："此婢中途邂逅，患难相从，当亦是有缘，似当共侍巾栉，无独使向隅也。"又数载，遇赦得归。生喜跃不能寐，而妻妾及婢俱惨惨有离别之色。生慰之曰："尔辈念主人恩耶？倘不死，会有日相报耳。"皆不答，惟趣为生治装。濒行，翁治酒作饯，并呼三女出，曰："今日事须明言矣。"因拱手对生曰："老夫，地仙也。过去生中，与君为同官。殁后，君百计营求，归吾妻子，恒耿耿不忘。今君别鹤离鸾，自合为君料理；但山川绵邈，二孱弱女子，何以能来？因摄招花妖先至君家中半年，窥尊室容貌语言，摹拟具似，并刺知家中旧事，便君有证不疑。渠本三姊妹，故多增一婢耳。渠皆幻相，君勿复思，到家相对旧人，仍与此间无异矣。"生请与三女俱归，叟曰："鬼神各有地界，可暂出不可久越也。"三女握手作别，洒泪沾衣。俯仰间已俱不见，登舟时遥见立岸上，招之不至。归后，妻子具言家日落，赖君岁岁寄金来，得活至今。盖亦此叟所为也。使世间离别人，皆逢此叟，则无复牛衣银河之恨矣。吏亭曰："信然。然粤东有地仙，他处亦必有地仙。董仙有此术，他仙亦必有此术。所以无人再逢者，当由过去生中，原未受恩，胡不肯竭尽心力，缩地补天耳。"

有客在泊镇宿妓，与以金。妓反覆审谛，就灯铄之，微笑曰："莫纸锭

否？”怪问其故，云：“数日前，粮艘演剧赛神，往看，至夜深归。遇少年与以金，就河干草屋野合。至家探怀，觉太轻，取出乃一纸锭，盖遇鬼也。因言相近一妓家，有客赠衣饰甚厚。去后，皆己箧中物；钥故未启，疑为狐所绐矣。客戏曰：“天道好还。”又瞽者刘君瑞言，青县有人与狐友，时共饮甚昵。忽久不见。偶过丛莽，闻有呻吟声，视之，此狐也。问：“何狼狈乃尔？”狐愧沮良久，曰：“顷见小妓颇壮盛，因化形往宿，冀采其精。不虞妓已有恶疮，采得之后，毒渗命门，与平生所采混合为一，如油入面，不可复分。遂溃裂蔓延，达于面部，耻见故人，故久疏来往耳。”此又狐之败于妓者。机械相乘，得失倚伏，胶胶扰扰，将伊于胡底乎？

李千之侍御言，某公子美丰姿，有卫玠璧人之目。雍正末，值秋试，于丰宜门内租僧舍过夏。以一室设榻，一室读书。每辰兴，书室几榻笔墨之类，皆拂拭无纤尘；乃至瓶插花，砚池注水，亦皆整顿如法，非粗材所办。忽悟北地多狐女，或藉通情愫，亦未可知。于意亦良得，既而盘中稍稍置果饵，皆精品，虽不敢食，然益以美人之贻，拭目以待佳遇。一夕月明。潜至北牖外，穴纸窃窥，冀睹艳质。夜半器具有声，果一人在室料理；谛视，则修髯伟丈夫也。怖而却走。次日，即移寓。移时，承尘上似有叹声。

康师，杜林镇僧也（北俗呼僧多以姓，故名号不传焉。），工疡医，余小时及见之。言其乡人家，一婢怀春死，魂不散，时出祟人。然不现形不作声，亦不附人语，不使人病，惟时与少年梦中接，稍尪瘦，则别媚他少年，亦不至杀人。故为祟而不以为祟。即尝为所祟者，亦梦境恍惚，莫能确执。如是数十年，不为人所畏，亦不为人所劾治。真黠鬼哉！可谓善藏其用，善遁于虚，善留其不尽，善得老氏之旨矣。然终有人知之，有人传之，则黠巧终无不败也。

相传康熙中，瓜子店火（在正阳门之南而偏东。），有少年病瘵不能出，并屋焚焉。火熄掘之，尸已焦，而有一狐与俱死。知其病为狐媚也，然不知狐何以亦死。或曰：“狐情重，救之不出，守之不去也。”或曰：“狐媚人至死，神所殛也。”是皆不然。狐鬼乃能变幻，而鬼能穿屋透壁出（罗两峰云尔。）。鬼有形无质，纯乎气也；气无所不达，故莫能碍。狐能大能小，与龙等。然有形有质，质能化而小，不能化而无，故有隙即遁，而无隙则碍不能出。虽至灵之狐，往来亦必由户牖。此少年未死间，狐尚来媚，猝遇火发，户牖具焰，故并为烬焉耳。

门人徐通判敬儒言，其乡有富室昵一婢，宠眷甚至。婢亦倾意向其主，誓不更适。嫡心妒之而无如何。会富室以事他出，嫡密召女侩鬻诸人。待富室归，则以窃逃报。家人知主归，事必有变也，伪向女侩买出，而匿诸尼庵。婢自到女侩家，即直视不语，提之立则立，扶之行则行，捺之卧则

卧，否则如木偶，终日不动。与之食则食，与之饮则饮，不与亦不索也，到尼庵亦然。医以为愤恚痰迷。然药之不效，至尼庵仍不苏，如是不死不生者。月余，富室归，果与嫡操刃斗。屠一羊，沥血告神，誓不与俱生。家人度不可隐，乃以实告。急往尼庵迎归，痴如故，富室附耳呼其名，乃霍然如梦觉。自言初到女侩家，念此特主母意，主人当必不见弃，因自奔归；虑为主母见，恒藏匿隐处，以待主人之来。今闻主人呼，喜而出也。因言家中某日见某人，某人某日作某事，历历不爽。乃知其形去而魂归也。因是推之，知所谓离魂倩女，其事当不过如斯。特小说家点缀成文，以作佳话。至云魂归后衣皆重着，尤为诞谩。着衣者乃其本形，顷刻之间，襟带不解，岂能层层搀入，何不云衣如委蜕，尚稍近事理乎？

客作田不满（初以其取不自满假之义，称其命名有古意。既乃知以饕餮得此名，取田填同音也。），夜行失道，误经墟墓间，足蹋一骷髅。骷髅作声曰："毋败我面！且祸尔。"不满戆且悍，叱曰："谁遣尔当路！"骷髅曰："人移我于此，非我当路也。"不满又叱曰："尔何不祸移尔者！"骷髅曰："彼运方盛，无如何也。"不满笑且怒曰："岂我衰耶？畏盛而凌衰，是何理耶？"骷髅作泣曰："君气亦盛，故我不敢祟，徒以虚词恫喝也。畏盛凌衰，人情皆尔，君乃责鬼乎？哀而拨入土窟中，君之惠也。"不满冲之竟过，惟闻背后呜呜声，卒无他异。余谓不满无仁心。然遇卤莽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，鬼亦有过焉。

蒋苕生编修言，一士人北上，泊舟北仓、杨柳青之间（北仓去天津二十里，杨柳青距天津四十里。）。时已黄昏，四顾淼漫。去人家稍远，独一小童倚树立，姣丽特甚，然衣裳华洁，而神意不似大家儿。士故轻薄，自上岸与语。口操南音，自云："流落在此，已有人相约携归，时尚未至。"渐相款洽，因挑以微词，解扇上汉玉佩为赠。赪颜谢曰："君是解人，亦不能自讳，然故人情重，实不忍别抱琵琶。"置佩而去。士人意未已，欲觇其居停，蹑迹从之。数十步外倏已灭迹，惟丛莽中一小坟，方悟为鬼也。女子事夫，大义也，从一则为贞，野合乃为荡耳。男子而抱衾裯，已失身矣，犹言从一，非不揣本而齐末乎？然较反面负心，则终为差胜也。

先师陈白崖先生言，业师某先生（忘其姓字，似是姓周。）笃信洛、闽，而不鹜讲学名，故穷老以终，声华阒寂。然内行醇至，粹然古君子也。尝税居空屋数楹。一夜，闻窗外语曰："有事奉白，虑君恐怖，奈何？"先生曰："第入无碍。"入则一人戴首于项，两手扶之，首无巾而身襕衫，血渍其半。先生拱之坐，亦谦逊如礼。先生问："何语？"曰："仆不幸，明末戕于盗，魂滞此屋内。向有居者，虽不欲为祟，然阴气阳光，互相激薄，人多惊悸，仆亦不安。今有一策，邻家一宅，可容君眷属。仆至彼多作变怪，彼必避去；有来居者，扰之如前，必弃为废宅。君以贱价售之，迁居

于彼，仆仍安居于此，不两得乎？”先生曰：“吾平生不作机械事，况役鬼以病人乎？义不忍为。吾读书此室，图少静耳。君既在此，即改以贮杂物，日扃锁之可乎？”鬼愧谢曰：“徒见君案上有性理，故敢以此策进。不知君竟真道学，仆失言矣。既荷见容，即托宇下可也。”后居之四年，寂无他异。盖正气足以慑之矣。

凡物太肖人形者，岁久多能幻化。族兄中涵言，官旌德时，一同官好戏剧。命匠造一女子，长短如人，周身形体以及隐微之处，亦一一如人；手足与目与舌，皆施关捩，能屈抻运动；衣裙簪珥，可以按时更易。所费百金，殆夺偃师之巧。或植立书室案侧，或坐于牀凳，以资笑噱。一夜，童仆闻书室格格声。时已锁闭，穴纸窥视，月光在牖，乃此偶人来往自行。急告主人自觇之，信然。焚之，嘤嘤作痛声。又先祖母言，舅祖蝶庄张公家，有空屋数间，贮杂物。婢媪或夜见院中有女子，容色姣好，而颔下修髯如戟，两颊亦磔如猬毛，携四五小儿游戏。小儿或跛或盲，或头面破损，或无耳鼻。人至则倏隐，莫知何妖。不为人害，亦不外出。或曰目眩，或曰妄语，均不甚留意。后检点此屋，见破裂虎邱泥孩一牀，状如所见。其女子之须，则儿童嬉戏，以笔墨所画云。

景州方夔典言，少尝患心气不宁，稍作劳则如簌簌动。服枣仁、远志之属，时作时止，不甚验也。偶遇友人家扶乩，云是纯阳真人。因拜乞方。乩判曰：“此证现于心，而其原出于脾，脾虚则子食母气故也。可炒白术常服之。”试之果验。夔典又言，尝向乩仙问科第，乩判曰：“场屋文字，只笔酣墨饱，书味盎然，即中式矣。何必预问乎？”后至乾隆丙辰登进士。本房同考官出阅卷簿视之，所注批词即此八字也。然则科名前定，并批词亦前定乎？

高梅村言，有二村民同行，一人偶便旋，蹴起片瓦，下有一罂；瓦上刻一字，则同行者姓也。惧为所见，托故自返，而潜伏荟翳中。望其去远，乃往私取。则满罂皆清水矣。不胜其恚，举而尽饮之。时日已暮，无可栖止，忆同行者家尚近，迳往借宿。夜中，忽患霍乱，呕泄并作，秽其牀席几遍，愧不自容，竟宵遁。质明，其家视之，则皆精银，如熔汁泻地成片然。余谓此语特供谐笑，未必真有。而梅村坚执谓不诬。然则物各有主，非人力可强求，凿然信矣。

梅村又言，有姜挺者，以贩布为业，恒携一花犬自随。一日独行，途遇一叟呼之住。问：“不相识，何见招？”叟遽叩首有声，曰：“我狐也。夙生负君命，三日后，君当嗾花犬断我喉。冥数已定，不敢逃死。然窃念事隔百余年，君转生人道，我堕为狐，必追杀一狐，与君何益？且君已不记被杀事，偶杀一狐亦无所快于心，愿纳女自赎可乎？”姜曰：“我不敢引狐入室，亦不欲乘危劫人女。贳则贳汝，然何以防犬终不噬也？”曰：“君但手批一帖，曰：‘某人夙负，自原销除。’我持以告神，则犬自不噬。冤家债

主，解释须在本人，神不违也。”适携记簿纸笔，即批帖予之。叟喜跃去。后七八载，姜贩布渡大江，突遇暴风，帆不能落，舟将覆。见一人直上樯竿杪，掣断其索，骑帆俱落。望之，似是此叟，转瞬已失所在矣。皆曰：“此狐能报恩。”余曰：“此狐无术自救，能数千里外救人乎？此神以好生延其寿，遣此狐耳。”

周泰宇言，有刘哲者，先与一狐女狎，因以为继妻。操作如常人，孝舅姑，睦娣姒，抚前妻子女如己出，尤人所难能。老而死，其尸亦不变狐形。或曰：“是本奔女，讳其事，托言狐也。”或曰：“实狐也。炼成人道，未得仙，故有老有死；已解形，故死而尸如人。”余曰：“皆非也，其心足以持之也。凡人之形，可以随心化。郗皇后之为蟒，封使君之为虎，其心先蟒先虎，故其形亦蟒亦虎也。旧说狐本淫妇阿紫所化，其人而狐心也，则人可为狐。其狐而人心也，则狐亦可为人。缁衣黄冠，或坐蜕不仆；忠臣烈女，或骸存不腐，皆神足以持其形耳。此狐死不变形，其类是夫！”泰宇曰：“信然。相传刘初纳狐，不能无疑惮。狐曰：‘妇欲宜家耳，苟宜家，狐何异于人？且人徒知畏狐，而不知往往与狐侣。彼妇之容止无度，生疾损寿，何异狐之采补乎？彼妇之逾墙钻穴，密会幽欢，何异狐之冶荡乎？彼妇之长舌离间，生衅家庭，何异狐之媚惑乎？彼妇之隐盗赀产，私给亲爱，何异狐之攘窃乎？彼妇之嚣凌诟谇，六亲不宁，何异狐之祟扰乎？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？’是狐之立志，欲在人上矣。宜其以人始，以人终也。若所说种种类类狐者，六道轮回，惟心所造，正恐眼光落地，不免堕入彼中耳。”

古者世禄世官，故宗子必立后，支子不祭，则礼无必立后之文。孟皮不闻有后，亦不闻孔子为立后，非嫡故也。支子之立后，其为茕嫠守志，不忍节妇之无祀乎？譬诸士本无诔，而县贲父则始诔，死职故也。童子本应殇，而汪锜则不殇，卫社稷故也。礼以义起，遂不可废。凡支子之无后者，亦遂沿为例不可废，而家庭之难，即往往由是作焉。董曲江言，东昌有兄弟三人，仲先死无后，兄欲以其子继，弟亦欲以其子继，兄曰：“弟当让兄。”弟曰：“兄子幼而其子长，弟又当让兄。”讼经年，卒为兄夺。弟恚甚，郁结成疾。疾甚时，语其子曰：“吾必求直于地下。”既而昏眩，经半日复苏，曰：“岂特阳官愦哉？阴官之愦乃更甚。顷魂游冥司，陈诉此事。一阴官诘我曰：‘汝为汝兄无后耶？汝兄已有后矣，汝特为赀产争耳。见兽于野，两人并逐，捷足者先得，汝何讼焉？’竟不理也。夫争继原为赀产，乃瞋目与我讲宗祀，何不解事至此耶？多置纸笔我棺中，我且诉诸上帝也。”此真至死不悟者欤！曲江曰：“吾犹取其不自讳也。”

己卯典试山西时，陶序东以乐平令充同考官。卷未入时，共闲话仙鬼事。序东言，有友尝游南岳，至林壑深处，见女子倚石坐花下。稔闻智琼、兰香事，遽往就之。女子以纨扇障面曰：“与君无缘，不宜相近。”曰：“缘自

因生，不可从此种因乎？”女子曰：“因须夙造，缘须两合，非一人欲种即种也。”翳然灭迹，疑为仙也。余谓情欲之因缘，此女所说是也。至恩怨之因缘，则一人欲种即种，又当别论矣。

大同宋中书瑞言，昔在家中戏扶乩，乩动，请问仙号。即书曰：“我本住深山，来往白云里。天风忽飒然，云动如流水。我偶随之游，飘飘因至此。荒村茅舍静，小坐亦可喜。莫问我姓名，我忘已久矣。且问此门前，去山凡几里？”书讫，乩遂不动。或者此乃真仙欤？

和和呼通诺尔之战，兵士有没蕃者。乙亥平定伊犁，望大兵旗帜，投出宥死，安置乌鲁木齐，群呼之曰“小李陵”。此人不知李陵为谁，亦漫应之。久而竟迷其本名。己丑、庚寅间，余在乌鲁木齐，犹见其人，已老矣。言在准噶尔转鬻数主，皆司牧羊。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，夜栖山谷，望见沙碛有火光。西域诸部，每互相钞掠，疑为劫盗。登冈眺望，乃见一巨人，长丈许，衣冠华整，侍从秉炬前导，约七八十人。俄列队分立，巨人端拱向东拜，意甚虔肃。知为山灵。时适准噶尔乱，已微闻阿睦尔撒纳款塞请兵事，窃意或此地当内属，故鬼神预东向耶？既而果然。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圣节，归正后，乃悟天声震叠，为遥祝万寿云。

甘肃李参将，名璇，精康节观梅之术，占事多验。平定西域时，从大学士温公在军营。有兵士遗火，焚辕前枯草，阔丈许。公使占何祥，曰：“此无他，公数日内当有密奏耳。火得枯草，行最速，急递之象也；烟气上升，上达之象也。知为密奏。凡密奏，当焚草也。”公曰：“我无当密奏事。”曰：“遗火亦无心，非预定也。”既而果然。其占人终身，则随手拈一物，或同拈一物，而所断又不同。至京师时，一翰林拈烟筒，曰：“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，公非冷局官也。然位不甚通显，尚待人吹嘘故也。”问：“历官当几年？”曰：“公毋怪直言。火本无多，一熄则为灰烬，热不久也。”问：“寿几何？”摇首曰：“铜器原可经久，然不见百年烟筒也。”其人愠去。后岁余，竟如所言。又一郎官同在座，亦拈此烟筒，观其复何所云，曰：“烟筒火已息，公必冷官也。己置于牀，是曾经停顿也，然再拈于手，是又遇提携复起矣。将来尚有热时，但热又占与前同耳。”后亦如所言。

吴惠叔携一小幅挂轴，纸色似百年外物，云得之长椿寺市上。笔墨草略，半以淡墨扫烟霭，半作水纹；中惟一小舟，一女子坐篷下，一女子摇橹而已。右角浓墨，写一诗曰：“沙鸥同住水云乡，不记荷花几度香。颇怪麻姑太多事，犹知人世有沧桑。”款曰：“画中人自画并题。”无年月，无印记。或以为仙笔，然女仙手迹，人何自得之？或以为游女，又不应作此世外语，疑是明末女冠，避兵于渔庄蟹舍，自作此图。无旧人跋语，亦难确信。惠叔索题，余无从着笔。置数日，还之。惠叔殁于蜀中，此画不知今在否也？

舅氏实斋安公言，程老，村夫子也。女颇韵秀，偶门前买脂粉，为里中少年所挑。泣告父母，惮其暴，弗敢较；然恚愤不可释，居恒郁郁。故与一狐友，每至辄对饮。一日，狐怪其惨沮，以实告。狐默默去。后此少年复过其门，见女倚门笑，渐相软语，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。临别，女涕不舍，相约私奔。少年因夜至门外，引以归。防程老追索，以刃拟妇曰："敢泄者死。"越数日，无所闻，知程老讳其事。意甚得，益狎昵无度。后此女渐露妖迹，乃知为魅，然相悦甚，弗能遣也。岁余病瘵，惟一息仅存，此女乃去，百计医药，幸得不死，赀产已荡然。夫妇露栖，又尪弱不任力作，竟食妇夜合之资，非复从前之悍气矣。程老不知其由，向狐述说。狐曰："是吾遣黠婢戏之耳，必假君女形，非是不足饵之也。必使知为我辈，防败君女之名也。濒危而舍之，其罪不至死也。报之已足，君无更怏怏矣。"此狐中之朱家、郭解欤？其不为已甚，则又非朱家、郭解所能也。

从孙树宝言，辛亥冬与从兄道原，访戈孝廉仲坊。见案上新诗数十纸，中有二绝句云："到手良缘事又违，春风空自锁双扉。人间果有乘龙婿，夜半居然破壁飞。""岂但蛾眉斗尹邢，仙家亦自妒娉婷。请看搔背麻姑爪，变相分明是巨灵。"皆不省所云。询其本事，仲坊曰："昨见沧州张君辅，言南皮某甲，年二十余未娶。忽二艳女夜相就，诘所从来，自云：'是狐。以夙命当为夫妇，虽不能为君福，亦不至祸君。'某甲眈昵其色，为之不婚。有规戒之者，某甲谢曰：'狐遇我厚，相处日久，无疾病，非相魅者。且言当为我生子，于似续亦无害，实不忍负心也。'后族众强为纳妇，甲闻其女甚姣丽，遂顿负旧盟。迨洞房停烛之时，突声若风霆，震撼檐宇，一手破窗而入，其大如箕，攫某甲以去。次日，四出觅访，杳然无迹。七八日后，有数小儿言某神祠中有声如牛喘。北方之俗，凡神祠无庙祝者，虑流丐栖息，多以土墼墐其户，而留一穴置香炉。自穴窥之，似有一人裸体卧，不辨为谁。启户视之，则某甲在焉。已昏昏不知人矣。多方疗治，仅得不死。自是狐女不至，而妇家畏狐女之报，亦竟离婚。此二诗记此事也。"夫狐已通灵，事与人异。某甲虽娶，何碍倏忽之往来？乃逞厥凶锋，几戕其命，狐可谓妒且悍矣。然本无夙约，则曲在狐；既不慎于始而与约，又不善其终而背之，则激而为祟，亦自有词。是固未可罪狐也。

北方之桥，施栏楯以防失足而已。闽中多雨，皆于桥上覆以屋，以庇行人。邱二田言，有人夜中遇雨，趋桥屋坐。有一吏携案牍，与军役押数人避屋下。枷锁琅然，知为官府录囚，惧不敢近，但畏缩于一隅中。一囚号哭不止，吏叱曰："此时知惧，何如当日勿作耶？"囚泣曰："吾为吾师所误也。吾师日讲学，凡鬼神报应之说，皆斥为佛氏之妄语。吾信其言，窃以为机械能深，弥缝能巧，则种种惟所欲为，可以终身不败露。百年之后，气返太虚，冥冥漠漠，并毁誉不闻，何惮而不恣吾意乎？不虞地狱非诬，冥王果有，始知为其所卖，故悔而自悲也。"一囚曰："尔之堕落由信儒，

我则以信佛误也。佛家之说，谓虽造恶业，功德即可以消灭；虽堕地狱，经忏即可以超度。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，殁后延僧持诵，皆非吾力所不能，既有佛法护持，则无所不为，亦非地府所能治。不虞所谓罪福，乃论作事之善恶，非论舍财之多少。金钱虚耗，舂煮难逃，向非恃佛之故，又安敢纵恣至此耶？”语讫长号。诸囚亦皆痛哭。乃知其非人也。夫六经具在，不谓无鬼神；三藏所谈，非以敛财赂。自儒者沽名，佛者渔利，其流弊遂至此极。佛本异教，缁徒藉是以谋生，是未足为责。儒者亦何必乃尔乎？

倪媪，武清人，年未三十而寡。舅姑欲嫁之，以死自誓。舅姑怒，逐诸门外，使自谋生。流离艰苦，抚二子一女，皆婚嫁，而皆不才。茕茕无倚，惟一女孙度为尼，乃寄食佛寺，仅以自存，今七十八岁矣。所谓青年矢志白首完贞者欤！余悯其节，时亦周之。马夫人尝从容谓曰：“君为宗伯，主天下节烈之旌典，而此媪失诸目睫前，其故何欤？”余曰：“国家典制，具有条格。节妇烈女，学校同举于州郡，州郡条上于台司，乃具奏请旨，下礼曹议，从公论也。礼曹得察核之，进退之，而不得自搜罗之，防私防滥也。譬司文柄者，棘闱墨牍，得握权衡，而不能取未试遗材，登诸榜上。此媪久去其乡，既无举者；京师人海，又谁知流寓之内，有此孤嫠？沧海遗珠，盖由于此。岂余能为而不为欤？念古来潜德，往往借稗官小说，以发幽光。因撮厥大凡，附诸琐录。虽书原志怪，未免为例不纯；于表章风教之旨，则未始不一耳。

第十五卷 姑妄听之一

余性耽孤寂，而不能自闲。卷轴笔砚，自束发至今，无数十日相离也。三十以前，讲考证之学，所坐之处，典籍环绕如獭祭；三十以后，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，抽黄对白，恒彻夜构思；五十以后，领修秘籍，复折而讲考证。今老矣，无复当年之意兴，惟时拈纸墨，追录旧闻，姑以消遣岁月而已。故已成《滦阳消夏录》等三书，复有此集。缅昔作者，如王仲任、应仲远，引经据古，博辨宏通；陶渊明、刘敬叔、刘义庆，简谈数言，自然妙远。诚不敢妄拟前修。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，若怀挟恩怨，颠倒是非，如魏泰、陈善之所为，则自信无是矣。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，因率书数行弁于首，以多得诸传闻也。遂采《庄子》之语名曰《姑妄听之》。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，观弈道人自题。

冯御史静山家一仆，忽发狂自挝，口作谵语云：“我虽落拓以死，究是衣冠。何物小人，傲不避路？今惩尔使知。”静山自往视之曰：“君白昼现形耶？幽明异路，恐于理不宜。君隐形耶？则君能见此辈，此辈不能见君，又何从而相避？”其仆俄如昏睡，稍顷而醒，则已复常矣。门人桐城耿守愚，狷介自好，而喜与人争礼数。余尝与论此事，曰：“儒者每盛气凌轹，以邀人敬，谓之自重。不知重与不重，视所自为。苟道德无愧于圣贤，虽王侯拥彗不能荣，虽胥靡版筑不能辱。可贵者在我，则在外者不足计耳。如必以在外为重轻，是待人敬我我乃荣，人不敬我我即辱，舆台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，毋乃自视太轻欤？”守愚曰：“公生长富贵，故持论如斯。寒士不贫贱骄人，则崖岸不立，益为人所贱矣。”余曰：“此田子方之言，朱子已驳之。其为客气不待辩，即就其说而论，亦谓道德本重，不以贫贱而自屈。非毫无道德，但贫贱即可骄人也。信如君言，则乞丐较君为更贫，奴隶较君为更贱，群起而骄君，君亦谓之能立品乎？先师陈白崖先生，尝手题一联于书室，曰：‘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’斯真探本之论，七字可以千古矣。”

龚集生言：“乾隆己未，在京师寓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，时共杯酌。一日观剧，邀同往，亦欣然相随。薄暮归，道士拱揖曰：‘承诸君雅意，无以为酬。今夜一观傀儡可乎？’入夜，至所居室中，惟一大方几，近边略具酒果，中央则陈一棋局。呼童子闭外门，请宾四面围几坐。酒一再行，道士拍界尺一声，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，落局上，合声演剧。呦呦嘤嘤，音如四五岁童子；而男女装饰，音调关目，一一与戏场无异，一出终（传奇以一折为一出。古无是字，始见吴任臣《字汇补注》。曰读如尺，相沿已久，遂不能废。今亦从俗体书之。），瞥然不见。又数人落下，别演一出。众且骇且喜。畅饮至夜分，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，置鸡卵数百，白酒数罂。戛然乐止，惟闻哺啜之声矣。诘其何术，道士曰：‘凡得五雷法

者，皆可以役狐。狐能大能小，故遣作此戏，为一宵之娱。然惟供驱使则可，若或役之盗物，役之祟人，或摄召狐女荐枕席，则天谴立至矣。’众见所未见，乞后夜再观。道士诺之。次夕，诣所居，则早起已携童子去。”

卜者童西涧言，尝见有二人对弈，一客预点一弈图，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，封置笥中。弈毕发视，一路不差，竟不知其操何术。按《前定录》载，开元中，宣平坊王生，为李揆卜进取。授以一缄，可数十纸，曰：“君除拾遗日发此。”后揆以李璆荐，命宰臣试文词，一题为《紫丝盛露囊赋》，一题为《答吐蕃书》，一题为《代南越献白孔雀表》。揆自午至酉而成，凡涂八字，旁注两句。翌日，授左拾遗。旬余，乃发王生之缄，视之，三篇皆在其中，涂注者亦如之。是古有此术，此人偶得别传耳。夫操管运思，临枰布子，虽当局之人，有不能预自主持者，而卜者乃能先知之。是任我自为之事，尚莫逃定数；巧取强求，营营然日以心斗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，有二人诣西藏贸易，各乘一骡，山行失路，不辨东西。忽十余人自悬崖跃下，疑为夹坝（西番以劫盗为夹坝，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。）。渐近则长皆七八尺，身毵毵有毛，或黄或绿，面目似人非人，语啁哳不可辩。知为妖魅，度必死，皆战栗伏地。十余人乃相向而笑，无抟噬之状，惟挟人于胁下，而驱其骡行。至一山坳，置人于地，二骡一推坠坎中，一抽刃屠割，吹火燔熟，环坐吞啖。亦提二人就坐，各置肉于前。察其似无恶意，方饥困，亦姑食之。既饱之后，十余人皆扪腹仰啸，声类马嘶。中二人仍各挟一人，飞越峻岭三四重，捷如猿鸟，送至官路旁，各予以一石，瞥然竟去。石巨如瓜，皆绿松也。携归货之，得价倍于所丧。事在乙酉丙戌间。朝荣曾见其一人，言之甚悉。此未知为山精，为木魅，观其行事，似非妖物。殆幽岩穹谷之中，自有此一种野人，从古未与世通耳。

漳州产水晶，云五色皆备，然赤者未尝见，故所贵惟紫。别有所谓金晶者，与黄晶迥殊，最不易得。或偶得之，亦大如豇豆，如瓜种止矣。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，可为扇坠，视之如精金熔液，洞澈空明，为稀有之宝。杨制府景素，官汀漳龙道时，尝为余言。然亦相传如是，未目睹也。姑录之以广异闻。

陈来章先生，余姻家也。尝得一古砚，上刻云中仪凤形，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：“其鸣锵锵，乘云翱翔。有妫之祥，其鸣归昌。云行四方，以发德光。”时癸巳闰三月也。至庚子，为人盗去。丁未，先生仲子闻之，多方购得。癸丑六月复乞铭于余，余又为之铭曰：“失而复得，如宝玉大弓。孰使之然？故物适逢。譬威凤之翀云，翩没影于遥空；及其归也，必仍止于梧桐。”故家子孙，于祖宗手泽，零落弃掷者多矣。余尝见媒媪携玉佩数事，云某公家求售，外裹残纸，乃北宋椠《公羊传》四页，为怅惘久

之。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，越八载购得，又乞人铭以求其传。人之用心，盖相去远矣。

董家庄佃户丁锦，生一子曰二牛，又一女赘曹宁为婿，相助工作，甚相得也。二牛生一子曰三宝，女亦生一女，因住母家，遂联名曰四宝，其生也同年同月，差数日耳。姑嫂互相抱携，互相乳哺，襁褓中已结婚姻。三宝四宝又甚相爱，稍长，即跬步不离。小家不知别嫌疑，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："此汝夫，此汝妇也。"二儿虽不知为何语，然闻之则已稔矣。七八岁外，稍稍解事，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，不相避忌。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，岁屡歉。锦夫妇并殁，曹宁先流转至京师，贫不自存，质四宝于陈郎中家（不知其名，惟知为江南人。）。二牛继至，会郎中求馆僮，亦质三宝于其家，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。郎中家法严，每笞四宝，三宝必暗泣，笞三宝，四宝亦然。郎中疑之，转质四宝于郑氏（或云即貂皮郑也。），而逐三宝。三宝仍投旧媒媪，又引与一家为馆僮。久而微闻四宝所在，乃夤缘入郑氏家。数日后，得见四宝相持痛哭，时已十三四矣。郑氏怪之，则诡以兄妹相逢对，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，遂不疑，然内外隔绝，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。后岁稔，二牛、曹宁并赴京赎子女，辗转寻访至郑氏。郑氏始知其本夫妇，意甚悯恻，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。其馆师严某，讲学家也，不知古今事异，昌言排斥曰："中表为婚礼所禁，亦律所禁，违之且有天诛。主人意虽善，然我辈读书人，当以风化为己任，见悖理乱伦而不沮，是成人之恶，非君子也。"以去就力争，郑氏故良懦，二牛、曹宁亦乡愚，闻违法罪重，皆慑而止。后四宝鬻为选人妾，不数月病卒。三宝发狂走出，莫知所终。或曰："四宝虽被迫胁去，然毁容哭泣，实未与选人共房帏。"惜不知其详耳。果其如是，则是二人者，天上人间会当相见，定非一瞑不视者矣。惟严某作此恶业，不知何心，亦不知其究竟。然神理昭昭，当无善报。或又曰："是非泥古，亦非好名，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耳。"若然，则地狱之设，正为斯人矣！

乾隆戊午，运河水浅，粮艘衔尾不能进，共演剧赛神。运官皆在，方演《荆钗记》投江一出，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，泪随声下，口喃喃诉不止，语作闽音，啁哳无一字可辨，知为鬼附，诘问其故。鬼又不能解人语，或投以纸笔，摇首似道不识字，惟指天画地，叩额痛哭而已。无可如何，掖于岸上，尚呜咽跳掷，至人散乃已。久而稍苏，自云："突见一女子，手携其头自水出。骇极失魂，昏然如醉，以后事皆不知也。此必水底羁魂，见诸官会集，故出鸣冤。然形影不睹，言语不通，遣善泅者求尸，亦无迹。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，莫可究诘。乃连衔具牒，焚于城隍祠。越四五日，有水手无故自刎死，或即杀此女子者，神谴之欤。

郑太守慎人言，尝有数友论闽诗，于林子羽颇致不满。夜分就寝，闻笔砚格格有声，以为鼠也。次日，见几上有字二行曰："如'檄雨古潭暝，礼星

寒殿开’，似钱、郎诸公，都未道及，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？”时同寝数人，书皆不类，数人以外，又无人能作此语者。知文士争名，死尚未已。郑康成为厉之事，殆不虚乎？

黄小华言，西城有扶乩者，下坛诗曰：“策策西风木叶飞，断肠花谢雁来稀。吴娘日暮幽房冷，犹着玲珑白苎衣。”皆不解所云。乩又书曰：“顷过某家，见新来稚妾，锁闭空房。流落仳离，自其定命；但饥寒可念，枨触人心，遂恻然咏此。敬告诸公，苟无驯狮、调象之才，勿轻举此念，亦阴功也。”请问仙号，书曰：“无尘。”再问之，遂不答。按李无尘，明末名妓，祥符人。开封城陷，没于水。有诗集语颇秀拔，其《哭王烈女诗》曰：“自嫌予有泪，敢谓世无人！”措词得体，尤为作者所称也。

“遗秉”、“滞穗”，寡妇之利，其事远见于周雅。乡村麦熟时，妇孺数十为群，随刈者之后，收所残剩，谓之拾麦。农家习以为俗，亦不复回顾，犹古风也。人情渐薄，趋利若骛，所残剩者不足给，遂颇有盗窃攘夺，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。故四五月间，妇女露宿者遍野。有数人在静海之东，日暮后趁凉夜行。遥见一处有灯火，往就乞饮。至则门庭华焕，僮仆皆鲜衣，堂上张灯设乐，似乎燕宾。遥望三贵人据榻坐，方进酒行炙，众陈投止意，阍者为白，主人颔之。俄又呼回，似附耳有所嘱。阍者出，引一媪悄语曰：“此去城市稍远，仓卒不能致妓女。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，择端正者三人，侑酒荐寝，每人赠百金；其余亦各有犒赏。媪为通词，犒赏当加倍。”媪密告众，众利得赀，怂恿幼妇应其请。遂引三人入，沐浴妆饰，更衣裙侍客。诸妇女皆置别室，亦大有酒食。至夜分，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，阖家皆灭烛就眠，诸妇女行路疲困，亦酣卧不知晓。比日高睡醒，则第宅人物，一无所睹，惟野草芃芃，一望无际而已。寻觅三妇，皆裸露在草间，所更衣裙已不见，惟旧衣抛十余步外，幸尚存。视所与金，皆纸铤，疑为鬼；而饮食皆真物，又疑为狐。或地近海滨，蛟螭水怪所为欤？贪利失身，乃只博一饱。想其惘然相对，忆此一宵，亦大似邯郸枕上矣。先兄晴湖则曰：“舞衫歌扇，仪态万方，弹指繁华，总随逝水。鸳鸯社散之日，茫茫回首，旧事皆空。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，同一梦醒耳。岂但海市蜃楼，为顷刻幻景哉！”

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，向在甘州，见互控于张掖令者。甲云造言污蔑，乙云有实证。讯其事，则二人本中表，甲携妻出塞，乙亦同行。至甘州东数十里，夜失道，遇一人似贵家仆，言：“此僻径少人，我主人去此不远，不如投止一宿，明日指路上官道。”随行三四里，果有小堡。其人入，良久出，招手曰：“官唤汝等入。”进门数重，见一人坐堂，问姓名籍贯，指挥曰：“夜深无宿饭，只可留宿。门侧小屋，可容二人，女子令与媪婢睡可也。”二人就寝后，隐隐闻妇唤声。暗中出视，摸索不得门，唤声亦寂，误以为耳偶鸣也。比睡醒，则在旷野中。急觅妇，则在半里外树

下，裸体反接，鬓乱钗横，衣裳挂在高枝上。言一婢持灯导至此，有华屋数楹，婢媪数人。俄主人随至，逼同坐。拒不肯，则婢媪合手抱持，解衣缚臂置榻上。大呼无应者，遂受其污。天欲明，主人以二物置颈旁，屋宇顿失，身已卧沙石上矣。视颈旁物，乃银二铤，各镌重五十两，其年号则崇祯，其县名则榆次；土蚀黑黯，真百年以外铸也。甲戒乙勿言，约均分。后违约，乙怒诟争，其事乃泄。甲夫妇虽坚不承，然诘银所自，则云拾得，又诘妇缚伤，则云搔破。其词闪烁，疑乙语未必诬也。令笑遣甲曰："于律，得遗失物，当入官，姑念尔贫，可将去。"又瞋视乙曰："尔所告如虚，则同拾得，当同送官，于尔无分。所告如实，则此为鬼以酬甲妇，于尔更无分。再多言，且笞尔。"并驱之出。以不理理之，可谓善矣。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，一以巧诱，而以利移其心；一以强胁，而以利消其怒。其揣度人情，投其所好，伎俩亦略相等。

金重牛鱼，即沈阳鲟鳇鱼，今尚重之。又重天鹅，今则不重矣。辽重毗离，亦曰毗令邦，即宣化黄鼠，明人尚重之，今亦不重矣。明重消熊、栈鹿，栈鹿当是以栈饲养，今尚重之；消熊则不知为何物，虽极富贵家，问此名亦云未睹。盖物之轻重，各以其时之好尚，无定准也。记余幼时，人参、珊瑚、青金石，价皆不贵，今则日昂；绿松石、碧鸦犀，价皆至贵，今则日减；云南翡翠玉，当时不以玉视之，不过如蓝田干黄，强名以玉耳，今则以为珍玩，价远出真玉上矣。又灰鼠旧贵白，今贵黑；貂旧贵长毳，故曰丰貂，今贵短毳；银鼠旧比灰鼠价略贵，远不及天马，今则贵几如貂；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，今则贵淡红如樱桃，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。盖相距五六十年，物价不同已如此，况隔越数百年乎？儒者读《周礼》蚳酱，窃窃疑之，由未达古今异尚耳。

八珍惟熊掌、鹿尾为常见，驼峰出塞外，已罕觏矣（此野驼之单峰，非常驼之双峰也。语详《槐西杂志》。）。猩唇则仅闻其名。乾隆乙未，闵抚军少仪馈余二枚，贮以锦函，似甚珍重。乃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，口鼻眉目，一一宛然，如戏场面具，不仅两唇。庖人不能治，转赠他友，其庖人亦未识。又复赠人。不知转落谁氏，迄未晓其烹饪法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，东光毕公（偶忘其名。官贵州通判时，运饷遇寇，血战阵亡者也。）尝奉檄勘苗峒地界，土官盛宴款接，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，土官手捧启视，则贮一虫如蜈蚣蠕蠕旋动。译者云，此虫兰开则生，兰谢则死，惟以兰蕊为食，至不易得。今喜值兰时，搜岩剔穴，得其二。故必献生，表至敬也。旋以盐末少许，洒杯中，覆之以盖，须臾启视，已化为水，湛然净绿，莹澈如琉璃，兰气扑鼻，用以代醯，香沁齿颊，半日后尚留余味。惜未问其何名也。

西域之果，蒲桃莫盛于土鲁番，瓜莫盛于哈密。蒲桃京师贵绿者，取其色耳，实则绿色乃微熟，不能甚甘；渐熟则黄，再熟则红，熟十分则紫，甘

亦十分矣。此福松岩额驸（名福增格，怡府婿也。）镇辟展时为余言。瓜则充贡品者，真出哈密；馈赠之瓜，皆金塔寺产。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，途间封闭包束，瓜气自相郁蒸，至京可熟至八分。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，则蒸而霉烂矣。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（额敏和卓之子。）："京师园户，以瓜子种植者，一年形味并存；二年味已改，惟形粗近；三年则形味俱变尽，岂地气不同欤？"苏来满曰："此地土暖泉甘而无雨，故瓜味浓厚。种于内地，固应少减，然亦养子不得法。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种之，虽此地味亦不美，得气薄也。其法当以灰培瓜子，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，三五年后乃可用。年愈久则愈佳，得气足也。若培至十四五年者，国王之圃乃有之，民间不能待，亦不能久而不坏也。"其语似为近理。然其灰培之法，必有节度，亦必有宜忌。恐中国以意为之，亦未必能如所说。

裘超然编修言，杨勤悫公年幼时，往来乡塾，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。或偶避入，亦必回眸一笑。若与目成，公始终不侧视。一日，拾块掷公曰："如此妍皮，乃裹痴骨！"公拱手对曰："钻穴逾墙，实所不解。别觅不痴者何如？"女子忽瞠目直视曰："汝狡黠如是，安能从尔索命乎？且待来生耳！"散发吐舌而去。自此不复见矣。此足见立心端正，虽冤鬼亦无如何。又足见一代名臣，在童稚之年，已自树立如此也。

河间王仲颖先生（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。然原字行已久，无人称其改字也。），名之锐，李文贞公之高弟。经术湛深，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乙卯、丙辰间，余随姚安公在京师，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，未能一见，至今怅然。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，拔所种莱菔下酒。似恍惚见人影，疑为盗。倏已不见，知为鬼魅，因以幽明异路之理，厉声责之。闻丛竹中人语曰："先生邃于《易》，一阴一阳，天之道也。人出以昼，鬼出以夜，是即幽明之分。人居无鬼之地，鬼居无人之地，是即异路焉耳。故天地间无处无人，亦无处无鬼，但不相干，即不妨并育。使鬼昼入先生室，先生责之是也。今时已深更，地为空隙，以鬼出之时，入鬼居之地，既不炳烛，又不扬声，猝不及防，突然相遇，是先生犯鬼，非鬼犯先生，敬避似已足矣，先生何责之深乎？"先生笑曰："汝词直，姑置勿论。"自拔莱菔而返。后以语门人，门人谓："鬼既能言，先生又不畏怖，何不叩其姓字，暂假词色，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，或亦格物之一道？"先生曰："是又人与鬼狎矣，何幽明异路之云乎？"

郑慎人言，曩与数友往九鲤湖，宿仙游山家。夜凉未寝，出门步月。忽轻风泠然，穿林而过，木叶簌簌，栖鸟惊飞；觉有种种花香，沁人心骨。出林后，沿溪而去，水禽亦磔格乱鸣，似有所见。然凝睇无睹也。心知为仙灵来往。次日，寻视林内，微雨新晴，绿苔如罽，步步皆印弓弯；又有跣足之迹，然总无及三寸者。溪边泥迹亦然。数之，约二十余人。指点徘徊，相与叹异，不知是何神女也。慎人有四诗纪之，忘留其稿，不能追忆

矣。

慎人又言，一日，庭花盛开，闻婢妪惊相呼唤。推窗视之，竞以手指桂树杪，乃一蛱蝶大如掌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，大如拇指，翩翩翔舞，斯须过墙去。邻家儿女，又惊相呼唤矣。此不知为何怪，殆所谓花月之妖欤？说此事时，在刘景南家，景南曰："安知非闺阁游戏，以通草花朵中人物缚于蝶背而纵之耶？"是亦一说。慎人曰："实见小人在蝶背，有磬控驾驭之状，俯仰顾盼，意态生动，殊不类偶人也。"是又不可知矣。

舅氏安公介然言，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，闻城西土神祠，有一泥鬼忽仆地，又一青面黑发鬼，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，压于其下。视之，则里中少年某，伪为鬼状也，已断脊死矣。众相骇怪，莫明其故，久而有知其事者曰："某邻妇少艾，挑之，为所詈。妇是日往母家，度必夜归过祠前，祠去人稍远，乃伪为鬼状伏像后，待其至而突掩之，将乘其惊怖昏仆，以图一逞。不虞神之见谴也。"盖其妇弟预是谋，初不敢告人，事定后，乃稍稍泄之云。介然公又言，有狂童荡妇相遇于河间文庙前，调谑无所避忌，忽飞瓦破其脑，莫知所自来也。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，岂如二氏之教，必假灵异而始信，必待护法而始尊哉？然神鬼撝呵，则理所应有。必谓朱锦作会元由于前世修文庙，视圣人太小矣；必谓数仞宫墙竟无灵卫，是又儒者之迂也。

三座塔（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，汉唐之营州柳城县，辽之兴中府也。今为喀剌沁右翼地。）金巡检言（裘文达公之侄婿，偶忘其名。），有樵者山行遇虎，避入石穴中，虎亦随入。穴故嵌空而缭曲，辗转内避，渐不容虎。而虎必欲搏樵者，努力强入。樵者窘迫，见旁一小窦，仅足容身，遂蛇行而入。不意蜿蜒数步，忽睹天光，竟反出穴外。乃力运数石，窒虎退路，两穴并聚柴以焚之。虎被熏灼，吼震岩谷。不食，顷死矣。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。

金巡检又言，巡检署中一太湖石，高出檐际，皴皱斑驳，孔窍玲珑，望之势如飞动。云辽金旧物也。考金尝拆艮岳奇石，运之北行，此殆所谓"卿云万态奇峰"耶？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，今大宁城是也。辽兴中府，金降为州，不应置石于州治。是又疑不能明矣。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，皆艮岳故物，余幼时尚见之。余虎坊桥宅，为威信公故第，厅事东偏一石高七八尺，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，亦移自兔儿山者。南城所有太湖石，此为第一。余又号"孤石老人"，盖以此云。

京师花木最古者，首给孤寺吕氏藤花，次则余家之青桐，皆数百年物也。桐身横径尺五寸，耸峙高秀。夏月庭院皆碧色。惜虫蛀一孔，雨渍其内，久而中朽至根，竟以枯槁。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。藤今犹在，其架用梁栋之材，始能支拄。其阴覆厅事一院，其蔓旁

引，又覆西偏书室一院。花时如紫云垂地，香气袭衣。慕堂孝廉在日（慕堂名元龙，庚午举人，朱石君之妹婿也。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。），或自宴客，或友人借宴客，觞咏殆无虚夕。迄今四十余年。再到曾游，已非旧主，殊深邻笛之悲。倪穟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："一庭芳草围新绿，十亩藤花落古香。"书法精妙，如渴骥怒猊，今亦不知所在矣。

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，搬运家具时，先置书十余箧于庭。似闻树后小语曰："三十余年，此间不见此物也。"视之阒如。或曰："必狐也。"句山掉首曰："解作此语，狐亦大佳。"

先祖光禄公，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，司事者沈玉伯也。尝有提傀儡者，质木偶二箱，高皆尺余，制作颇精巧。逾期未赎，又无可转售，遂为弃物，久置废室中。一夕月明，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，作演剧之状。听之，亦咿嘤似度曲。玉伯故有胆，厉声叱之。一时迸散。次日，举火焚之，了无他异。盖物久为妖，焚之则精气烁散，不复能聚。或有所凭亦为妖，焚之则失所依附，亦不能灵。固物理之自然耳。

献县一令，待吏役至有恩。殁后，眷属尚在署，吏役无一存问者。强呼数人至，皆狰狞相向，非复曩时。夫人愤恚，恸哭柩前。倦而假寐，恍惚见令语曰："此辈无良，是其本分。吾望其感德，已大误，汝责其负德，不又误乎？"霍然忽醒，遂无复怨尤。

康熙末，张歌桥（河间县地。）有刘横者（横读去声，以其强悍得此称，非其本名也），居河侧。会河水暴满，小舟重载者，往往漂没。偶见中流一妇，抱断橹浮沉波浪间，号呼求救，众莫敢援。横独奋然曰："汝曹非丈夫哉！乌有见死不救者！"自掉舴艋，追三四里，几覆没者数，竟拯出之。越日，生一子。月余，横忽病，即命妻子治后事。时尚能行立，众皆怪之。横太息曰："吾不起也。吾援溺之夕，恍惚梦至一官府。吏卒导入，官持簿示吾曰：'汝平生积恶种种，当以今岁某日死，坠豕身五世，受屠割之刑。幸汝一日活二命，作大阴功，于冥律当延二纪。今销除寿籍，用抵业报，仍以原注死日死。缘期限已迫，恐世人昧昧，疑有是善事，反促其生。故召尔证明，使知其故。今生因果并完矣，来生努力可也。'醒而心恶之，未以告人。今届期果病，尚望活乎？"既而竟如其言。此见神理分明，毫厘不爽，乘除进退，恒合数世而计之。勿以偶然不验，遂谓天道无知也。

郑苏仙言，有约邻妇私会而病其妻在家者，夙负妻家钱数千。乃遣妻赍还，妻欣然往。不意邻妇失期，而其妻乃途遇强暴，尽夺衣裙簪珥，缚置秫丛。皆客作流民，莫可追诘。其夫惟俯首太息，无复一言。人亦不知邻妇事也。后数年，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，为媪所觉，反覆戒饬，举此事以明因果，人乃稍知。盖此人与邻妇相闻，实此媪通词，故知之审。惟邻妇

姓名，则媪始终不肯泄，幸不败焉。

狐所幻化，不知其自视如何，其互相视又如何。尝于《滦阳消夏录》论之。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。至鬼，则人之余气，其灵不过如人耳。人不能化无为有，化小为大，化丑为妍。而诸书载遇鬼者，其棺化为宫室，可延人入；其墓化为庭院，可留人居；其凶终之鬼，备诸恶状者，可化为美丽。岂一为鬼而即能欤？抑有教之者欤？此视狐之幻，尤不可解。忆在凉州路中，御者指一山坳曰："曩与车数十辆，露宿此山。月明之下，遥见山半有人家，土垣周络，屋角一一可数。明日过之，则数冢而已。"是无人之地，亦能自现此象矣。明器之作，圣人其知此情状乎？

吴僧慧贞言，有浙僧立志精进，誓愿坚苦，胁未尝至席。一夜，有艳女窥户，心知魔至，如不见闻。女蛊惑万状，终不能近禅榻。后夜夜必至，亦终不能使起一念。女技穷，遥语曰："师定力如斯，我固宜断绝妄想。虽然，师忉利天中人也，知近我则必败道，故畏我如虎狼。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，亦不过柔肌着体，如抱冰雪；媚姿到眼，如见尘埃，不能离乎色相也。如心到四禅天，则花自照镜，镜不知花；月自映水，水不知月，乃离色相矣。再到诸菩萨天，则花亦无花，镜亦无镜，月亦无月，水亦无水，乃无色无相，无离不离，为自在神通不可思议。师如敢容我一近，而真空不染，则摩登伽一意皈依，不复再扰阿难矣。"僧自揣道力，足以胜魔，坦然许之。偎倚抚摩，竟毁戒体。懊丧失志，侘傺以终。夫"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"，惟圣人能之，大贤以下弗能也。此僧中于一激，遂开门揖盗。天下自恃可为，遂为人所不敢为，卒至溃败决裂者，皆此僧也哉！

德慎斋扶乩，其仙降坛，不作诗，自署名曰刘仲甫。众不知为谁。有一国手在侧曰："是南宋国手，着有《棋诀》四篇者也。固请对弈。乩判曰："弈则我必负。"固请，乃许。乩果负半子。众曰："大仙谦挹，欲奖成后进之名耶？"乩判曰："不然。后人事事不及古，惟推步与奕棋，则皆胜古。或谓因古人所及，更复精思，故已到竿头，又能进步，是为推步言，非为弈棋言也。盖风气日薄，人情日巧，其倾轧攻取之术，两机激薄，变幻万端，吊诡出奇，不留余地。古人不肯为之事，往往肯为；古人不敢冒之险，往往敢冒；古人不忍出之策，往往忍出。故一切世事心计，皆出古人上。弈棋亦心计之一，故宋元国手，至明已差一路，今则差一路半矣。然古之国手，极败不过一路；今之国手，或败至两路三路，是则蹈实蹈虚之辨也。"问："弈竟无常胜法乎？"又判曰："无常胜法，而有常不负法。不弈，则常不负矣。仆猥以夙慧，得作鬼仙，世外闲身，名心都尽，逢场作戏，胜败何关。若当局者，角争得失，尚慎旃哉！"四座有经历世故者，多喟然太息。

季沧洲言，有狐居某氏书楼中数十年矣，为整理卷轴，驱逐虫鼠，善藏弆者不及也。能与人语，而终不见其形。宾客宴集，或虚置一席，亦出相酬

酢。词气恬雅，而谈言微中，往往倾其座人。一日，酒纠宣觞政，约各言所畏，无理者罚，非所独畏者亦罚。有云畏讲学者，有云畏名士者，有云畏富人者，有云畏贵官者，有云畏善谀者，有云畏过谦者，有云畏礼法周密者，有云畏缄默慎重、欲言不言者。最后问狐，则曰："吾畏狐。"众哗笑曰："人畏狐可也，君为同类，何所畏？请浮大白。"狐哂曰："天下惟同类可畏也。夫瓯、越之人，与奚、霫不争地；江海之人，与车马不争路。类不同也。凡争产者，必同父之子；凡争宠者，必同夫之妻；凡争权者，必同官之士；凡争利者，必同市之贾。势近则相碍，相碍则相轧耳。且射雉者媒以雉，不媒以鸡鹜；捕鹿者由以鹿，不由以羊豕。凡反间内应，亦必以同类，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，伺其隙而抵也。由是以思，狐安得不畏狐乎？"座有经历险阻者，多称其中理。独一客酌酒狐前曰："君言诚确，然此天下所同畏，非君所独畏。仍宜浮大白。"乃一笑而散。余谓狐之罚觞应减其半，盖相碍相轧，天下皆知之。至伏肘腋之间，而为心腹之大患；托水乳之契，而藏钩距之深谋，则不知者或多矣。

沧州李媪，余乳母也。其子曰柱儿，言昔往海上放青时，（海滨空旷之地，茂草丛生，土人驱牛马往牧，谓之放青。）有灶丁夜方寝，（海上煮盐之户，谓之灶丁。）闻室内窸窣有声。时月明穿牖，谛视无人，以为虫鼠类也。俄闻人语嘈杂，自远而至，有人连呼曰："窜入此屋矣！"疑讶间已到窗外，扣窗问曰："某在此乎？"室内泣应曰："在。"又问："留汝乎？"泣应曰："留。"又问："汝同牀乎？别宿乎？"泣良久，乃应曰："不同牀，谁肯留也？"窗外顿足曰："败矣！"忽一妇大笑曰："我度其出投他所，人必不相饶。汝以为未必。今竟何如？尚有面目携归乎？"此语之后，惟闻索索人行声，不闻再语。既而妇又大笑曰："此尚不决，汝为何物乎？"扣窗呼灶丁曰："我家逃婢投汝家，既已留宿，义无归理。此非尔协诱，老奴无词以仇汝；即或仇汝，有我在，老奴无能为也。尔等且寝，我去矣。"穴纸私窥，阒然无影；回顾枕畔，则一艳女横陈。且喜且骇，问所自来。言："身本狐女，为此家狐买作妾。大妇妒甚，日日加箠楚。度不可住，逃出求生。所以不先告君者，虑恐怖不留，必为所执。故跧伏牀角。俟其追至，始冒死言已失身，冀或相舍。今幸得脱，愿生死随君。灶丁虑无故得妻，或为人物色，致有他虞。女言："能自隐形，不为人见。顷缩身为数寸，君顿忘耶？"遂留为夫妇。亲操井臼，不异贫家，灶丁竟以小康。柱儿于灶丁为外兄，故知其审。李媪说此事时，云女尚在，今四十余年，不知如何矣。此婢遭逢患难，不辞诡语以自污，可谓铤而走险。然既已自污，则其夫留之为无理，其嫡去之为有词，此冒险之计，实亦决胜之计也，婢亦黠矣哉。惟其夫初既不顾其后，后又不为之所，使此婢援绝路穷，至一决而横溃，又何如度德量力，早省此一举欤！

老儒周懋官（口操南音，不记为何许人。），久困名场，流离困顿，尝往来于周西擎、何华峰家。华峰本亦姓周，或二君之族欤？乾隆初，余尚及

见之。迂拘拙钝，古君子也。每应试，或以笔画小误被贴，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。亦有过遭吹索，如题目写曰字偶稍狭，即以误作日字贴；写己字末笔偶锋尖上出，即以误作已字贴。尤抑郁不平。一日，焚牒文昌祠，诉平生未作过恶，横见沮抑。数日后，梦朱衣吏引至一殿，神据案语曰："尔功名坎坷，遽渎明神，徒挟怨尤，不知因果。尔前身本部院吏也，以尔狡黠舞文，故罚尔今生为书痴，毫不解事；以尔好指摘文牒，虽明知不误而巧词锻炼，以挟制取财，故罚尔今生处处以字画见斥。"因指簿示之曰："尔以曰字见贴者，此官前世乃福建驻防音德布之妻，老节妇也。因咨文写音为殷，译语谐声，本无定字，尔反覆驳诘，来往再三，使穷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，不足供路费；尔以已字见贴者，此官前世以知县起服，本历俸三年零一月，尔需索不遂，改其文三字为五，一字为十，又以五年零十月核计，应得别案处分。比及辨白，坐原文错误，已沉滞年余。业报牵缠，今生相遇，尔何冤之可鸣欤？其他种种，皆有夙因，不能为尔备陈，亦不可为尔预泄。尔宜委顺，无更哓哓。傥其不信，则缁袍黄冠行，且有与尔为难者，可了然悟矣。"语讫挥出，霍然而醒，殊不解缁袍黄冠之语。时方寓佛寺，因迁徙避之。至乙卯乡试，闱中已拟第十三。二场僧道拜父母判中，有"长揖君亲"字，盖用傅弈表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语也。考官以为疵累，竟斥落。方知神语不诬。此其馆步丈陈谟家（名登廷，枣强人，官制造库郎中。），自详述于步丈者。后不知所终，殆坎壈以殁矣。

虞倚帆待诏言，有选人张某，携一妻一婢至京师，僦居海丰寺街。岁余，妻病殁。又岁余，婢亦暴卒。方治榇，忽似有呼吸，既而目睛转动，已复苏，呼选人执手泣曰："一别年余，不意又相见！"选人骇愕。则曰："君勿疑谵语，我是君妇，借婢尸再生也。此婢虽侍君巾栉，恒郁郁不欲居我下。商于妖尼，以术魇我。我遂发病死，魂为术者收瓶中，镇以符咒，埋尼庵墙下。局促昏暗，苦状难言。会尼庵墙圮，掘地重筑，圬者劚土破瓶，我乃得出。茫茫昧昧，莫知所往，伽蓝神指我诉城隍。而行魇法者皆有邪神为城社，辗转撑拄，狱不能成。达于东狱，乃捕逮术者，鞫治得状，拘婢付泥犁。我寿未尽，尸已久朽，故判借婢尸再生也。"阖家悲喜，仍以主母事之。而所指作魇之尼，则谓选人欲以婢为妻，故诈死片时，造作斯语，不顾陷人于重辟，汹汹欲讦讼。事无实证，惧干妖妄罪，遂讳不敢言。然倚帆尝私叩其僮仆，具道妇再生后，述旧事无纤毫差，其语音行步，亦与妇无纤毫异。又婢拙女红而妇善刺绣，有旧所制履未竟，补成其半，宛然一手，则似非伪托矣。此雍正末年事也。

范衡洲（山阴人，名家相，甲戌进士，官柳州府知府。）之侄女，未婚殉节，吞金环不死，卒自投于河。曾太守（嘉祥人，曾子裔也，偶忘其名字。）之女以救母并焚死。其事迹始末，当时皆了了知之。今四十余年，不能举其详矣。奇闻易记，庸行易忘，固事理之常欤？附存姓氏，冀不泯

幽光。《孔子家语》载弟子七十二人，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实尔。

蘅洲言，其乡某甲，甚朴愿，一生无妄为。一日昼寝，梦数役持牒摄之去。至一公署，则冥王坐堂上，鞫以谋财杀某乙。某乙至，亦执甚坚。盖某乙自外索逋归，天未曙，趁凉早发。遇数人，见腰缠累然，共击杀之，携赀遁，弃尸岸旁。某甲偶桌舴艋过，见尸大骇。视之识为某乙，尚微有气，因属邻里抱置舟上，欲送之归。某乙垂绝忽稍苏，张目见某甲，以为众夺财去，某甲独载尸弃诸江也。故魂至冥司，独讼某甲。冥王检籍，云盗为某某，非某甲。某乙以亲见固争，冥吏又以冥籍无误理，与某乙固争。冥王曰："冥籍无误，论其常也。然安知千百万年不误者，不偶此一误乎？我断之，不如人质之也；吏言之，不如囚证之也。"故拘某甲。某甲具述载送意，照以业镜，如所言。某乙乃悟。某甲初窃怪误拘，冥王告以故，某甲亦悟。遂别治某乙狱，而送某甲归。夫折狱之明决，至冥司止矣；案牍之详确，至冥司亦止矣。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，又若是不惮烦也。斯冥王所以为冥王欤！

"仲尼不为已甚"，岂仅防矫枉过直哉？圣人之所虑远也。老子曰："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畏之。"夫民未尝不畏死，至知必死乃不畏，至不畏死则无事不可为矣。小时闻某大姓为盗劫，悬赏格购捕。半岁余，悉就执，亦俱引伏。而大姓恨盗甚，以多金赂狱卒，百计苦之。至足不蹑地，胁不到席，束缚不使如厕，裤中蛆虫蠕蠕嘬股髀，惟不绝饮食，使勿速死而已。盗恨大姓甚，私计强劫得财，律不分首从斩；轮奸妇女，律亦不分首从斩。二罪从一科断，均归一斩，万无加至磔裂理。乃于庭鞫时，自供遍污其妇女，官虽不据以录供，而众口坚执，众耳共闻，迄不能灭此语。不善大姓者又从而附会，谓："盗已论死，足蔽罪。而不惜多金，又百计苦之，其衔恨次骨正以此。"人言籍籍，亦无从而辨此疑，遂大为门户玷，悔已无及。夫劫盗骈戮，不能怨主人；即拷掠追讯，桎梏幽系，亦不能怨主人。法所应受也。至虐以法外，则其志不甘。掷石击石，力过猛必激而反。取一时之快，受百世之污，岂非已甚之故乎？然则圣人之所虑远矣。

霍养仲言，雍正初，东光有农家，粗具中人产。一夕，有劫盗不甚搜财物，惟就衾中曳其女，掖入后圃，仰缚曲项老树上。盖其意本不在劫也。女哭詈。客作高斗睡圃中，闻之跃起，挺刃出与斗，盗尽披靡。女以免。女恚愤泣涕，不语不食；父母宽譬，终不解。穷诘再三，始出一语曰："我身裸露，可令高斗见乎？"父母喻意，竟以妻斗。此与楚钟建事适相类。然斗始愿不及此。徒以其父病，主为医药；及死为棺敛，葬以隙地，而招其母司炊煮，故感激出死力耳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载咏朱亥诗曰："高论唐虞儒者事，负君卖友岂胜言。凭君莫笑金椎陋，却是屠沽解报恩。"至哉言乎！

太白诗曰："徘徊映歌扇，似月云中见；相见不相亲，不如不相见。"此为

冶游言也。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，而日日相见者，则不知是何因果矣。郭石洲言，中州有李生者，娶妇旬余而母病，夫妇更番守侍，衣不解结者七八月。母殁后，谨守礼法，三载不内宿。后贫甚，同依外家。外家亦仅仅温饱，屋宇无多，扫一室留居。未匝月，外姑之弟远就馆，送母来依姊。无室可容，乃以母与女共一室，而李生别榻书斋，仅早晚同案食耳。阅两载，李生入京规进取，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。后得信，云妇已卒。李生意气懊丧，益落拓不自存，仍附舟南下觅外舅。外舅已别易主人，随往他所。无所栖托，姑卖字糊口。一日，市中遇雄伟丈夫，取视其字曰："君书大好，能一岁三四十金，为人书记乎？"李生喜出望外，即同登舟。烟水渺茫，不知何处。至家供张亦甚盛，及观所属笔札，则绿林豪客也。无可如何，姑且依止。虑有后患，因诡易里籍姓名。主人性豪侈，声伎满前，不甚避客。每张乐必召李生。偶见一姬酷肖其妇，疑为鬼。姬亦时时目李生，似曾相识。然彼此不敢通一语。盖其外舅江行，适为此盗所劫，见妇有姿首，并掠以去。外舅以为大辱，急市薄棺，诡言女中伤死，伪为哭敛，载以归。妇惮死失身，已充盗后房。故于是相遇。然李生信妇已死，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，疑为貌似，故两相失。大抵三五日必一见，见惯亦不复相目矣。如是六七年。一日，主人呼李生曰："吾事且败，君文士，不必与此难。此黄金五十两，君可怀之，藏某处丛荻间。候兵退，速觅渔舟返，此地人皆识君，不虑其不相送也。"语讫，挥手使急去伏匿。未几，闻哄然格斗声。既而闻传呼曰："盗已全队扬帆去，且籍其金帛妇女！"时已昏黑，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，反接系颈，以鞭杖驱之行。此姬亦在内，惊怖战栗，使人心恻。明日，岛上无一人，痴立水次。良久，忽一人棹小舟呼曰："某先生耶？大王故无恙，且送先生返。"行一日夜，至岸。惧遭物色，乃怀金北归，至则外舅已先返。仍住其家。货所携，渐丰裕。念夫妇至相爱，而结褵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，今物力稍充，不忍终以薄棺葬。拟易佳木，且欲一睹其遗骨，亦夙昔之情。外舅力沮不能止，词穷吐实。急兼程至豫章，冀合乐昌之镜。则所俘乐伎，分赏已久，不知流落何所矣。每回忆六七年中，咫尺千里，辄惘然如失。又回忆被俘时，缧绁鞭笞之状，不知以后摧折，更复若何，又辄肠断也。从此不娶。闻后竟为僧。戈芥舟前辈曰："此事竟可作传奇，惜末无结束，与《桃花扇》相等。虽曲终不见，江上峰青，绵邈含情，正在烟波不尽，究未免增人怊怅耳。"

金可亭言（此浙江金孝廉，名嘉炎。与金大司农同姓同号，各自一人。），有赵公者，官监司。晚岁家居，得一婢曰紫桃，宠专房，他姬莫当夕。紫桃亦婉娈善奉事，呼之必在侧，百不一失。赵公固聪察，疑有异，于枕畔固诘。紫桃自承为狐，然夙缘当侍公，与公无害。昵爱久，亦弗言。家有园亭，一日，立两室间呼紫桃，则两室各一紫桃出，乃大骇。紫桃谢曰："妾分形也。"偶春日策杖郊外，逢道士与语，甚有理致，情颇洽。问所自来，曰："为公来。公本谪仙，限满当归三岛，今金丹已为狐

所盗，不可复归；再不治，虑寿限亦减。仆公旧侣，故来视公。”赵公心知紫桃事，邀同归。道士踞坐厅事，索笔书一符，曼声长啸。邸中纷纷扰扰，有数十紫桃，容色衣饰，无毫发差，跪庭院皆满。道士呼：“真紫桃出！”众相顾曰：“无真也。”又呼：“最先紫桃出！”一女叩额曰：“婢子是。”道士叱曰：“尔盗赵公丹已非，又呼朋引类，务败其道，何也？”女对曰：“是有二故。赵公前生，炼精四五百年，元关坚固，非更番迭取不能得。然赵公非碌碌者，见众美沓进，必觉为蛊惑，断不肯纳。故终始共幻一形，匿其迹也。今事已露，愿散去。”道士挥手令出，顾赵公太息曰：“小人献媚旅进，君子弗受也。一小人伺君子之隙，投其所尚，众小人从而阴佐之，则君子弗觉矣。《易．姤卦》之初六，一阴始生，其象为系于金柅，柅以止车，示当止也。不止则履霜之初，即坚冰之渐，浸假而《剥卦》六五至矣。今日之事，是之谓乎？然苟无其隙，虽小人不能伺；苟无所好，虽小人不能投。千金之堤，溃于蚁漏，有罅故也。公先误涉旁门，欲讲容成之术，既而耽玩艳冶，失其初心，嗜欲日深。故妖物乘之而麇集。衅因自起，于彼何尤？此始此终，固亦其理。驱之而不谴，盖以是耳。吾来稍晚，于公事已无益，然从此摄心清静，犹不失作九十翁。”再三珍重，瞥然而去。赵公后果寿八十余。

哈密屯军，多牧马西北深山中。屯弁或往考牧，中途恒憩一民家。主翁或具瓜果，意甚恭谨。久渐款洽。然窃怪其无邻无里，不圃不农，寂历空山，作何生计。一日，偶诘其故，翁无词自解，云：“实蜕形之狐。”问：“狐喜近人，何以僻处？狐多聚族，何以独居？”曰：“修道必世外幽栖，始精神坚定。如往来城市，则嗜欲日生，难以炼形服气，不免于媚人采补，摄取外丹。傥所害过多，终干天律。至往来墟墓，种类太繁，则踪迹彰明，易招弋猎，尤非远害之方，故均不为也。”屯弁喜其朴诚，亦不猜惧，约为兄弟。翁亦欣然。因出便旋，循墙环视。翁笑曰：“凡变形之狐，其室皆幻；蜕形之狐，其室皆真。老夫尸解以来，久归人道，此并葺茅伐木，手自经营，公毋疑如海市也。”他日再往，屯军告月明之夕，不睹人形，而石壁时现二人影，高并丈余，疑为鬼物，欲改牧厂。屯弁以问，此翁曰：“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也。山川精气，翕合而生，其始如泡露，久而渐如烟雾，久而凝聚成形，尚空虚无质，故月下惟见其影。再百余年，则气足而有质矣。二物吾亦尝见之，不为人害，无庸避也。”后屯弁泄其事，狐遂徙去。惟二影今尚存焉。此哈密徐守备所说。徐云久拟同屯弁往观，以往返须数日，尚未暇也。

乌鲁木齐牧厂一夕大风雨，马惊逸者数十匹。追寻无迹。七八日后，乃自哈密山中出。知为乌鲁木齐马者，马有火印故也。是地距哈密二十余程，何以不十日即至。知穹谷幽岩、人迹未到之处，别有捷径矣。大学士温公遣台军数辈，裹粮往探，皆粮尽空返，终不得路。或曰：“台军惮路远，在近山逗遛旬日，诡云已往。”或曰：“台军惮伐山开路劳，又惮移台般运

费，故讳不言。”或曰：“自哈密、辟展至迪化（即乌鲁木齐城名，今因为州名。），人烟相接，村落市廛，邮传馆舍如内地，又沙平如掌。改而山行，则路既险阻，地亦荒凉，事事皆不适，故不愿。”或曰：“道途既减大半，则台军之额，驿马之数，以及一切转运之费，皆应减大半，于官吏颇有损，故阴掣肘。”是皆不可知。然七八日得马之事，终不可解。或又为之说曰：“失马谴重，司牧者以牢醴祷山神，神驱之，故马速出，非别有路也。”然神能驱之行，何不驱之返乎？

奴子王廷佑之母言，幼时家在卫河侧，一日晨起，闻两岸呼噪声。时水暴涨，疑河决，踉跄出视，则河中一羊，头昂出水上，巨如五斗栲栳，急如激箭，顺流向北去。皆曰：“羊神过！”余谓此蛟螭之类，首似羊也。《埤雅》载龙九似，亦称首似牛云。

居卫河侧者，言河之将决，中流之水必凸起，高于两岸；然不知其在何处也。至棒椎鱼集于一处，则所集之处，不一两日溃矣。父老相传，验之百不失一。棒椎鱼者，象其形而名，平时不知在何所，网钓亦未见得之者。至河暴涨乃麇至。护堤者见其以首触岸，如万杵齐筑，则决在斯须间矣。岂非数哉！然唐尧洪水，天数也；神禹随刊，则人事也。惟圣人能知天，惟圣人不委过于天，先事而绸缪，后事而补救，虽不能消弭，亦必有所挽回。

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时，宾客满堂。奴子李荣司茶酒，窃沧酒半罂，匿房内。夜归将寝，闻罂中有鼾声，怪而撼之。罂中忽语曰：“我醉欲眠，尔勿扰。”知为狐魅，怒而极撼之。鼾益甚。探手引之，则一人首出罂口，渐巨如斗，渐巨如栲栳。荣批其颊，则掉首一摇，连罂旋转，砰然有声，触瓮而碎，已涓滴不遗矣。荣顿足极骂，闻梁上语曰：“长孙无礼（长孙，荣之小名也。），许尔盗不许我盗耶？尔既惜酒，我亦不胜酒，今还尔。”据其项而呕，自顶至踵，淋漓殆遍。此与余所记西城狐事相似，而更恶作剧。然小人贪冒，无一事不作奸，稍料理之，未为过也。

安州陈大宗伯，宅在孙公园（其后废墟，即孙退谷之别业。）。后有楼贮杂物，云有狐居，然不甚露形声也。一日，闻似相诟谇，忽乱掷牙牌于楼下，琤琤如电，数之得三十一扇，惟阙二四一扇耳。二四么二，牌家谓之至尊（以合为九数故也。），得者为大捷。疑其争此二扇，怒而抛弃欤？余儿时曾亲见之。杜工部大呼五白，韩昌黎博塞争财，李习之作《五木经》，杨大年喜叶子戏，偶然寄兴，借此消闲，名士风流，往往不免。乃至“元邱校尉”亦复沿波。余性迂疏，终以为非雅戏也。

蒋心余言，有客赴人游湖约，至则画船箫鼓，红裙而侑酒者，谛视乃其妇也。去家二千里，不知何流落到此，惧为辱，噤不敢言。妇乃若不相识，无恐怖意，亦无惭愧意。调丝度曲，引袖飞觞，恬如也。惟声音不相似。

又妇笑好掩口，此妓不然，亦不相似。而右腕红痣如粟颗，乃复宛然。大惑不解，草草终筵，将治装为归计。俄得家书，妇半载前死矣。疑为见鬼，亦不复深求。所亲见其意态殊常，密诘再三，始知其故。咸以为貌偶同也。后闻一游士来往吴越间，不事干谒，不通交游，亦无所经营贸易，惟携姬媵数辈闭门居。或时出一二人，属媒媪卖之而已。以为贩鬻妇女者，无与人事，莫或过问也。一日，意甚匆遽，急买舟欲赴天目山，求高行僧作道场。僧以其疏语掩抑支离，不知何事，又有“本是佛传，当求佛佑，仰藉慈云之庇，庶宽雷部之刑”语。疑有别故，还其衬施，谢遣之。至中途，果殒于雷。后从者微泄其事，曰：“此人从一红衣番僧受异术，能持咒摄取新敛女子尸，又摄取妖狐淫鬼，附其尸以生，即以自侍。再有新者，即以旧者转售人，获利无算。因梦神责以恶贯将满，当伏天诛，故忏悔以求免，竟不能也。”疑此客之妇，即为此人所摄矣。理藩院尚书留公亦言，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，故黄教斥以为魔云。

外祖安公，前母安太夫人父也。殁时，家尚盛，诸舅多以金宝殉。或陈“璠玙”之戒，不省。又筑室墓垣外，以数壮夫逻守，柝声铃声，彻夜相答。或曰：“是树帜招盗也。”，亦不省。既而果被发。盖盗乘守者昼寝，衣青蓑，逾垣伏草间，故未觉其入。至夜，以椎凿破棺，柝二击则亦二椎，柝三击则亦三椎，故转以铃柝不闻声。伏至天欲晓，铃柝皆息，乃逾垣遁。故未觉其出。一含珠巨如龙眼核，亦裂颏取去。先闻之也，告官。大索未得间，诸舅同梦外祖曰：“吾夙生负此三人财，今取偿捕亦不获。惟我未尝屠割彼，而横见酷虐，刃劙断我颐，是当受报，吾得直于冥司矣。”后月余获一盗，果取珠者。珠为尸气所蚀，已青黯不值一钱。其二盗灼知姓名，而千金购捕不能得，则梦语不诬矣。

表叔王月阡言，近村某甲买一妾，两月余，逃去。其父反以妒杀焚尸讼。会县官在京需次时，逃妾构讼，事与此类。触其旧愤，穷治得诬状。计不得逞，然坚不承转鬻。盖无诱逃实证，难于究诘。妾卒无踪。某甲妇弟住隔县，妇归宁，闻弟新纳妾，欲见之，妾闭户不肯出。其弟自曳之来，一见，即投地叩额称死罪，正所失妾也。妇弟以某甲旧妾，不肯纳，某甲以曾侍妇弟，亦不肯纳，鞭之百，以配老奴，竟以爨婢终焉。夫富室构讼，词连帷薄，此不能旦夕结也，而适值是县官；女子转鬻，深匿闺帏，此不易物色求也，而适值其妇弟。机械百端，可云至巧，乌知造物更巧哉！

门人葛观察正华，吉州人。言其乡有数商，驱骡纲行山间。见樵径上立一道士，青袍棕笠，以麈尾招其中一人曰：“尔何姓名？”具以对。又问籍何县，曰：“是尔矣。尔本谪仙，今限满当归紫府。吾是尔本师，故来导尔，尔宜随我行。”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识一字，鲁钝如是，不应为仙人转生，且父母年已高，亦无弃之求仙理，坚谢不往。道士太息，又招众人曰：“彼既堕落，当有一人补其位。诸君相遇，即是有缘，有能随我行者

乎？千载一遇，不可失也。”众亦疑骇无应者。道士咈然去。众至逆旅，以此事告人。或云：“仙人接引，不去可惜。”或云：“恐或妖物，不去是。”有好事者，次日循樵径探之，甫登一岭，见草间残骸狼藉，乃新被虎食者也。惶遽而返。此道士殆虎伥欤？故无故而致非常之福，贪冒者所喜，明哲者所惧也；无故而作非分之想，侥悻者其偶，颠越者其常也。谓此人之鲁钝，正此人之聪明可矣。

宋人咏蟹诗曰：“水清讵免双螯黑，秋老难逃一背红。”借寓朱勉之贪婪必败也。然他物供庖厨，一死焉而已。惟蟹则生投釜甑，徐受蒸煮，由初沸至熟，至速亦逾数刻，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。意非夙业深重，不堕是中。相传赵公宏燮官直隶巡抚时（时直隶尚未设总督。），一夜，梦家中已死僮仆媪婢数十人，环跪阶下，皆叩额乞命，曰：“奴辈生受豢养恩，而互结朋党，蒙蔽主人，久而枝蔓牵缠，根柢生固，成牢不可破之局。即稍有败露，亦众口一音，巧为解结，使心知之而无如何。又久而阴相掣肘，使不如众人之意，则不能行一事。坐是罪恶，堕入水族，使世世罹汤镬之苦。明日主人供膳蟹，即奴辈后身，乞见赦宥。”公故仁慈，天曙，以梦告司庖，饬举蟹投水，且为礼忏作功德。时霜蟹肥美，使宅所供，尤精选膏腴。奴辈皆窃笑曰：“老翁狡狯，造此语怖人耶！吾辈岂受汝绐者？”竟效校人之烹，而以已放告；又干没其功德钱，而以佛事已毕告。赵公竟终不知也。此辈作奸，固其常态；要亦此数十僮仆婢媪者，留此锢习，适以自戕。请君入瓮，此之谓欤。

魂与魄交而成梦，究不能明其所以然。先兄晴湖，尝咏高唐神女事曰：“他人梦见我，我固不得知；我梦见他人，人又乌知之？孱王自幻想，神女宁幽期？如何巫山上，云雨今犹疑。”足为瑶姬雪谤。然实有见人之梦者。奴子李星，尝月夜村外纳凉。遥见邻家少妇，掩映枣林间，以为守圃防盗。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，不敢呼与语。俄见其循塍西行半里许，入秫丛中。疑其有所期会，益不敢近，仅远望之。俄见穿秫丛出，行数步，阻水而返，痴立良久；又循水北行百余步，阻泥泞又返，折而东北入豆田，诘屈行，颠踬者再。知其迷路，乃遥呼曰：“几嫂深夜往何处？迤北更无路，且陷淖中矣。”妇回头应曰：“我不能出，几郎可领我还。”急赴之，已无睹矣。知为遇鬼，心惊骨栗，狂奔归家。乃见妇与其母坐门外墙下，言：“适纺倦睡去，梦至林野中，迷不能出。闻几郎在后唤我，乃霍然醒。”与星所见一一相符。盖疲苶之极，神不守舍，真阳飞越，遂至离魂。魄与形离，是即鬼类，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。故人或得而见之。独孤生之梦游，正此类耳。

有州牧以贪横伏诛。既死之后，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，至不可殚书。余谓此怨毒未平，造作讹言耳。先兄晴湖则曰：“天地无心，视听在民。民言如是，是亦可危也已。”

里媪遇饭食凝滞者，即以其物烧灰存性，调水服之。余初斥其妄，然亦往往验。审思其故，此皆油腻凝滞者也。盖油腻先凝，物稍过多，则遇之必滞。凡药物入胃，必凑其同气。故某物之灰，能自到某物凝滞处。凡油腻得灰即解散，故灰到其处，滞者自行，犹之以灰浣垢而已。若脾弱之凝滞，胃满之凝滞，气郁之凝滞，血瘀痰结之凝滞，则非灰所能除矣。

乌鲁木齐军校王福言，曩在西宁，与同队数人入山射生。遥见山腰一番妇独行，有四狼随其后，以为狼将搏噬，番妇未见也，共相呼噪，番妇如不闻。一人引满射狼，乃误中番妇，倒掷堕山下。众方惊悔，视之，亦一狼也。四狼则已逸去矣。盖妖兽幻形，诱人而啖，不幸遭殪也。岂恶贯已盈，若或使之欤！

第十六卷 姑妄听之二

天下事，情理而已，然情理有时而互妨。里有姑虐其养媳者，惨酷无人理。遁归母家。母怜而匿别所，诡云未见。因涉讼。姑以朱老与比邻，当见其来往，引为证。朱私念，言女已归，则驱人就死；言女未归，则助人离婚。疑不能决，乞签于神。举筒屡摇，签不出；奋力再摇，签乃全出，是神亦不能决也。辛彤甫先生闻之曰：“神殊愦愦！十岁幼女，而日日加炮烙，恩义绝矣。听其逃死不为过。”

戈孝廉仲坊，丁酉乡试后，梦至一处，见屏上书绝句数首，醒而记其两句曰：“知是蓬莱第一仙，因何清浅几多年？”壬子春，在河间见景州李生，偶话其事。李骇曰：“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题梅花作也。句殊不工，不知何以入君梦？”前无因缘，后无征验，《周官》六梦竟何所属乎？

《新齐谐》（即《子不语》之改名。）载雄鸡卵事，今乃知竟实有之。其大如指，顶形似闽中落花生，不能正圆。外有斑点，向日映之，其中深红如琥珀，以点目眚，甚效。德少司空成、汪副宪承霈皆尝以是物合药。然不易得，一枚可以值十金。阿少司农迪斯曰：“是虽罕睹，实亦人力所为。以肥壮雄鸡闭笼中，纵群雌绕笼外，使相近而不能相接。久而精气抟结，自能成卵。”此亦理所宜然。然鸡秉巽风之气，故食之发疮毒。其卵以盛阳不泄，郁积而成，自必蕴热，不知何以反明目。又《本草》之所不载，医经之所未言，何以知其能明目？此则莫明其故矣。汪副宪曰：“有以蛇卵售欺者，但映日不红，即为伪托。”亦不可不知也。

沈媪言，里有赵三者，与母俱佣于郭氏。母殁后年余，一夕，似梦非梦，闻母语曰：“明日大雪，墙头当冻死一鸡。主人必与尔，尔慎勿食。我尝盗主人三百钱，冥司判为鸡以偿，今生卵足数而去也。”次日，果如所言。赵三不肯食，泣而埋之。反覆穷诘，始吐其实。此数年内事也。然则世之供车骑受刲煮者，必有前因焉，人不知耳。此辈之狡黠攘窃者，亦必有后果焉，人不思耳。

余十一二岁时，闻从叔灿若公言，里有齐某者，以罪戍黑龙江，殁数年矣。其子稍长，欲归其骨，而贫不能往，恒蹙然如抱深忧。一日，偶得豆数升，乃屑以为末，水抟成丸，衣以赭土，诈为卖药者以往，姑以绐取数文钱供口食耳。乃沿途买其药者，虽危症亦立愈，转相告语。颇得善价，竟藉是达戍所，得父骨，以箧负归。归途于窝集遇三盗，急弃其资斧，负箧奔。盗追及，开箧见骨，怪问其故。涕泣陈述。共悯而释之，转赠以金。方拜谢间，一盗忽擗踊大恸曰：“此人孱弱如是，尚数千里外求父骨。我堂堂丈夫，自命豪杰，顾乃不能耶？诸君好住，吾今往肃州

矣！”语讫，挥手西行。其徒呼使别妻子，终不反顾。盖所感者深矣！惜人往风微，无传于世。余作《滦阳消夏录》诸书，亦竟忘之。癸丑三月三日，宿海淀直庐，偶然忆及，因录以补志乘之遗。傥亦潜德未彰，幽灵不泯，有以默启余衷乎？

李蟠木言，其乡有灌园叟，年六十余矣。与客作数人同屋寝。忽闻其哑哑作颤声，又呢呢作媚语，呼之不应。一夕，灯未尽，见其布衾蠕蠕掀簸，如有人交接者，问之亦不言。既而白昼或忽趋僻处，或无故闭门，怪而觇之，辄有瓦石飞击。人方知其为魅所据。久之不能自讳，言初见一少年至园中，似曾相识，而不能记忆；邀之坐，问所自来。少年言："有一事告君，祈君勿拒。君四世前与我为密友，后忽藉胥魁势豪夺我田。我诉官，反遭笞，郁结以死。愬于冥官，主者以契交隙末，当以欢喜解冤，判君为我妇二十年。不意我以业重，遽堕狐身，尚有四年未了。比我炼形成道，君已再入轮回，转生今世。前因虽昧，旧债难消；夙命牵缠，遇于此地。业缘凑合，不能待君再堕女身，便乞相偿，完此因果。"我方骇怪，彼遽嘘我以气，惘惘然如醉如梦，已受其污。自是日必一两至，去后亦自悔恨。然来时又帖然意肯，竟自忘为老翁，不知其何以故也。一夜，初闻狎昵声，渐闻呻吟声，渐闻悄悄乞缓声，渐闻切切求免声；至鸡鸣后，乃嗷然失声。突梁上大笑曰："此足抵笞三十矣！"自是遂不至。后葺治草屋，见梁上皆白粉所画圈，十圈为一行，数之，得一千四百四十，正合四年之日数。乃知为所记淫筹。计其来去，不满四年，殆以一度抵一日矣。或曰："是狐欲媚此叟，故造斯言。"然狐之媚人，悦其色，摄其精耳，鸡皮鹤发，有何色之可悦？有何精之可摄？其非相媚也明甚。且以扶杖之年，讲分桃之好，逆来顺受，亦太不情。其为身异性存，夙根未泯，自然相就，如磁引针，亦明甚。狐之所云殆非虚语，然则怨毒纠结，变端百出，至三生之后而未已，其亦慎勿造因哉！

文水李秀升言，其乡有少年山行，遇少妇独骑一驴，红裙蓝帔，貌颇娴雅，屡以目侧睨。少年故谨厚，虑或招嫌，恒在其后数十步，俯首未尝一视。至林谷深处，妇忽按辔不行。待其追及，语之曰："君秉心端正，大不易得。我不欲害君，此非往某处路，君误随行。可于某树下绕向某方，斜行三四里，即得路矣。"语讫，自驴背一跃，直上木杪，其身渐渐长丈余。俄风起叶飞，瞥然已逝。再视其驴，乃一狐也。少年悸几失魂。殆飞天夜叉之类欤？使稍与狎昵，不知作何变怪矣。

癸丑会试，陕西一举子于号舍遇鬼，骤发狂疾。众掖出归寓，鬼亦随出，自以首触壁，皮骨皆破。避至外城，鬼又随至，卒以刃自刺死。未死间手书片纸，付其友，乃"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"八字。虽不知所为何事，其为冤报则凿凿矣。

南皮郝子明言，有士人读书僧寺，偶便旋于空院，忽有飞瓦击其背。俄闻

屋中语曰："汝辈能见人，人则不能见汝辈。不自引避，反嗔人耶？"方骇愕间，屋内又语曰："小婢无礼，当即笞之，先生勿介意。然空屋多我辈所居，先生凡遇此等处，宜面墙便旋，勿对门窗。则两无触忤矣。"此狐可谓能克己。余尝谓僮仆吏役与人争角而不胜，其长恒引以为辱，世态类然。夫天下至可耻者，莫过于悖理。不问理之曲直，而务求我所隶属人不能犯以为荣，果足为荣也耶？昔有属官私其胥魁，百计袒护，余戏语之曰："吾侪身后，当各有碑志一篇，使盖棺论定，撰文者奋笔书曰：'公秉正不阿，于所属吏役犯法者，一无假借。'人必以为荣，谅君亦以为荣也。又或奋笔书曰：'公平生喜庇吏役，虽受赇骫法，亦一一曲为讳匿。'人必以为辱，谅君亦以为辱也。何此时乃以辱为荣，以荣为辱耶？"先师董文恪曰："凡事不可载入行状，即断断不可为。"斯言谅矣！

侍鹭川言（侍氏未详所出，疑本侍其氏，明洪武中，凡复姓皆令去一字，因为侍氏也。），有贾于淮上者，偶行曲巷，见一女姿色明艳，殆类天人。私访其近邻，曰："新来未匝月，只老母携婢数人同居，未知为何许人也。"贾因赂媒媪觇之。其母言："杭州金姓，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。不幸子遘疾，卒于舟，二仆又乘隙窃赀逃。茕茕孤嫠，惧遭强暴，不得已税屋权住此，待亲属来迎。尚未知其肯来否？"语讫泣下。媒舔以："既无所归，又无地主，将来作何究竟？有女如是，何不于此地求佳婿，暮年亦有所依？"母言："甚善。我亦不求多聘币，但弱女娇养久，亦不欲草草，有能制衣饰奁具，约值千金者，我即许之。所办仍是渠家物，我惟至彼一阅视，不取纤芥归也。"媒以告贾。贾私计良得，旬日内趣办金珠锦绣，殚极华美，一切器用，亦事事精好。先亲迎一日，邀母来观，意甚惬足。次日，箫鼓至门，乃坚闭不启。候至数刻，呼亦不应。询问邻舍，又未见其移居。不得已逾墙入视，则阒无一人。遍索诸室，惟破牀堆髑髅数具，乃知其非人。回视家中，一物不失，然无所用之，重鬻仅能得半价。懊丧不出者数月，竟莫测此魅何所取。或曰："魅本无意惑贾。贾妄生窥伺，反往觇魅，魅故因而戏弄之。"是于理当然。或又曰："贾富而悭，心计可以析秋毫。犯鬼神之忌，故魅以美色颠倒之。"是亦理所宜有也。

《宣室志》载陇西李生左乳患痈，一日痈溃，有雉自乳飞出，不知所之。《闻奇录》载崔尧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，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。其事皆不可以理解。札阁学郎阿亲见其亲串家小婢项上生疮，疮中出一白蝙蝠。知唐人记二事非虚，岂但"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论"哉。

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画《醉钟馗图》，余题以二绝句曰："一梦荒唐事有无，吴生粉本几临摹；纷纷画手多新样，又道先生是酒徒。""午日家家蒲酒香，终南进士亦壶觞；太平时节无妖疠，任尔闲游到醉乡。"画者题者，均弄笔狡狯而已。一日，午睡初醒，听窗外婢媪悄语说鬼："有王媪家在西山，言曾月夕守瓜田，遥见双灯自林外冉冉来，人语嘈杂，乃一大

鬼醉欲倒，诸小鬼掖之踉跄行。安知非醉钟馗乎？”天地之大，无所不有，随意画一人，往往遇一人与之肖；随意命一名，往往有一人与之同。无心暗合，是即化工之自然也。

相传魏环极先生尝读书山寺，凡笔墨几榻之类，不待拂拭，自然无尘。初不为意，后稍稍怪之。一日晚归，门尚未启，闻室中窸窣有声，从隙窃觇，见一人方整饬书案。骤入掩之，其人瞥穿后窗去。急呼令近，其人遂拱立窗外，意甚恭谨。问：“汝何怪？”磬折对曰：“某狐之习儒者也。以公正人，不敢近，然私敬公，故日日窃执仆隶役，幸公勿讶。”先生隔窗与语，甚有理致。自是虽不敢入室，然遇先生不甚避。先生亦时时与言。一日，偶问：“汝视我能作圣贤乎？”曰：“公所讲者，道学，与圣贤各一事也。圣贤依乎中庸，以实心励实行，以实学求实用；道学则务语精微，先理气，后彝伦，尊性命，薄事功，其用意已稍别。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，无彼我心，有诱导心，无苛刻心；道学则各立门户，不能不争，既已相争，不能不巧诋以求胜。以是意见，生种种作用，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。公刚大之气，正直之情，实可质鬼神而不愧，所以敬公者在此。公率其本性，为圣为贤亦在此。若公所讲，则固各自一事，非下愚之所知也。”公默然遣之。后以语门人曰：“是盖因明季党祸，有激而言，非笃论也。然其抉摘情伪，固可警世之讲学者。”

沧州南一寺临河干，山门圮于河，二石兽并沉焉。阅十余岁，僧募金重修，求二石兽于水中，竟不可得。以为顺流下矣。棹数小舟，曳铁钯寻十余里，无迹。一讲学家设帐寺中，闻之笑曰：“尔辈不能究物理，是非木柹，岂能为暴涨携之去？乃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湮于沙上，渐沉渐深耳。沿河求之，不亦颠乎？”众服为确论。一老河兵闻之，又笑曰：“凡河中失石，当求之于上流。盖石性坚重，沙性松浮，水不能冲石，其反激之力，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。渐激渐深，至石之半，石必倒掷坎穴中。如是再啮，石又再转，转转不已，遂反溯流逆上矣。求之下流，固颠；求之地中，不更颠乎？”如其言，果得于数里外。然则天下之事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多矣，可据理臆断欤？

交河及友声言，有农家子，颇轻佻。路逢邻村一妇，伫目睨视。方微笑挑之，适有馌者同行，遂各散去。阅日，又遇诸途，妇骑一乌牸牛，似相顾盼。农家子大喜，随之。时霖雨之后，野水纵横，牛行沮洳中甚速。沾体濡足，颠踬（音致。踬也。）者屡，比至其门，气殆不属。及妇下牛，觉形忽不类；谛视之，乃一老翁。恍惚惊疑，有如梦寐。翁讶其痴立，问：“到此何为？”无可置词，诡以迷路对。踉跄而归。次日，门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余，大书其上，曰：“私窥贞妇，罚行泥泞十里。”乃知为魅所戏也。邻里怪问，不能自掩，为其父箠几殆。自是愧悔，竟以改行。此魅虽恶作剧，即谓之善知识可矣。友声又言，一人见狐睡树下，以片瓦掷

之，不中。瓦碎有声，狐惊跃去。归甫入门，突见其妇缢树上，大骇呼救。其妇狂奔而出，树上缢者已不见。但闻檐际大笑曰："亦还汝一惊。"此亦足为挑达者戒也。

同年陈半江言，有道士善符箓，驱鬼缚魅，具有灵应，所至惟蔬食茗饮而已，不受铢金寸帛也。久而术渐不验，十每失四五，后竟为群魅所遮，大见窘辱。狼狈遁走，愬于其师。师至，登坛召将，执群魅鞫状。乃知道士虽不取一物，而其徒往往索人财；及为行法，又窃其符箓，摄狐女媟狎。狐女因窃污其法器，故神怒不降，而仇之者得以逞也。师拊髀叹曰："此非魅败尔，尔徒之败尔也；亦非尔徒之败尔，尔不察尔徒，适以自败也。赖尔持戒清苦，得免幸矣，于魅乎何尤！"拂衣竟去。夫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令，此儒者之常谈也。然奸黠之徒，岂能以主人廉介，遂辍贪谋哉？半江此言，盖其官直隶时，与某令相遇于余家，微以相讽。此令不悟，故清风两袖，而卒被恶声，其可惜也已。

里有少年，无故自掘其妻墓，几见棺矣。时耕者满野，见其且詈且掘，疑为颠痫，群起阻之。诘其故，坚不肯吐。然为众手所牵制，不能复掘，荷锸恨恨去，皆莫测其所以然也。越日，一牧者忽至墓下，发狂自挝曰："汝播弄是非，间人骨肉多矣，今乃诬及黄泉耶？吾得请于神，不汝贷也。"因缕陈始末，自啮其舌死。盖少年恃其刚悍，顾盼自雄，视乡党如无物。牧者甚焉，因为造谤曰："或谓某帷薄不修，吾固未信也。昨偶夜行，过其妻墓，闻林中呜呜有声，惧不敢前。伏草间窃视，月明之下，见七八黑影至墓前，与其妻杂坐调谑，媟声艳语，一一分明。人言其殆不诬耶？"有闻之者以告少年。少年为其所中，遽有是举。方窃幸得计，不虞鬼之有灵也。小人狙诈，自及也宜哉。然亦少年意气凭陵，乃招是忌。故曰："君子不欲多上人。"

从孙树宝，盐山刘氏甥也，言其外祖有至戚，生七女皆已嫁。中一婿夜梦与僚婿六人，以红绳连系，疑为不祥。会其妇翁殁，七婿皆赴吊，此人忆是噩梦，不敢与六人同眠食。偶或相聚，亦稍坐即避出。怪诘之，具述其故，皆疑其别有所嗛，托是言也。一夕，置酒邀共饮，而私键其外户，使不得遁。突殡宫火发，竟七人俱烬。乃悟此人无是梦则不避六人，不避六人则主人不键户，不键户则七人未必尽焚。神特以一梦诱之，使无一得脱也。此不知是何夙因？同为此家之婿，同时而死，又不知是何夙因？七女同生于此家，同时而寡，殆必非偶然矣。

周密庵言，其族有孀妇，抚一子十五六矣。偶见老父携幼女，饥寒困惫，踣不能行，言愿与人为养媳。女故端丽，孀妇以千钱聘之。手书婚帖，留一宿而去。女虽孱弱，而善操作，井臼皆能任，又工针黹，家藉以小康。事姑先意承志，无所不至；饮食起居，皆经营周至，一夜往往三四起。遇疾病，日侍榻旁，经旬月，目不交睫。姑爱之乃过于子。姑病卒，出数十

金与其夫使治棺衾。夫诘所自来，女低回良久，曰："实告君，我狐之避雷劫者也。凡狐遇雷劫，惟德重禄重者，庇之可免。然猝不易逢，逢之又皆为鬼神所呵护，猝不能近。此外惟早修善业，亦可以免。然善业不易修，修小善业亦不足度大劫。因化身为君妇，黾勉事姑。今藉姑之庇，得免天刑，故厚营葬礼以申报，君何疑焉？"子故孱弱，闻之惊怖，竟不敢同居。女乃泣涕别去。后遇祭扫之期，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，疑亦女所为也。是特巧于逭死，非真有爱于其姑。然有为为之，犹邀神福，信孝为德之至矣。

闻有村女，年十三四为狐所媚，每夜同寝处笑语媟狎，宛如伉俪。然女不狂惑，亦不疾病，饮食起居如常人，女甚安之。狐恒给钱米布帛，足一家之用，又为女制簪珥衣裳，及衾枕茵褥之类，所值逾数百金。女父亦甚安之。如是岁余，狐忽呼女父语曰："我将还山，汝女奁具亦略备，可急为觅一佳婿，吾不再来矣。汝女犹完璧，无疑我始乱终弃也。"女故无母，倩邻妇验之，果然。此余乡近年事，婢媪辈言之凿凿，竟与乖崖还婢，其事略同。狐之媚人，从未闻有如是者。其亦夙缘应了，夙债应偿耶？

杨雨亭言，登莱间有木工，其子年十四五，甚姣丽，课之读书，亦颇慧。一日，自乡塾独归，遇道士对之诵咒，即惘惘不自主，随之俱行。至山坳一草庵，四无居人，道士引入室，复相对诵咒。心顿明了，然口噤不能声，四肢缓弹不能举。又诵咒，衣皆自脱。道士掖伏榻上，抚摩偎倚，调以媟词。方露体近之，忽蹶起却坐，曰："修道二百余年，乃为此狡童败乎！"沉思良久，复偃卧其侧，周身玩视，慨然曰："如此佳儿，千载难遇，纵败吾道，不过再炼气二百年，亦何足惜！"奋身相逼，势已万万无免理，间不容发之际，又掉头自语曰："二百年辛苦，亦大不易！"掣身下榻，立若木鸡，俄绕屋旋行如转磨。突抽壁上短剑，自刺其臂，血如涌泉。欹倚呻吟，约一食顷，掷剑呼此子曰："尔几败，吾亦几败，今幸俱免矣！"更对之诵咒，此子觉如解束缚，急起披衣。道士引出门外，指以归路，口吐火焰，自焚草庵，转瞬已失所在。不知其为妖为仙也。余谓妖魅纵淫，断无顾虑。此殆谷饮严栖，多年胎息，偶差一念，魔障遂生；幸道力原深，故忽迷忽悟，能勒马悬崖耳。老子称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；若已见已乱，则非大智慧不能猛省，非大神通不能痛割。此道士于欲海横流，势不能遏，竟毅然一决，以楚毒断绝爱根，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。其转念可师，其前事可勿论也。

朱秋圃初入翰林时，租横街一小宅，最后有破屋数楹，用贮杂物。一日偶入检视，见尘壁仿佛有字迹，拂拭谛观，乃细楷书二绝句，其一曰："红蕊几枝斜，春深道韫家。枝枝都看遍，原少并头花。"其二曰："向夕对银缸，含情坐绮窗。未须怜寂寞，我与影成双。"墨迹黯淡，殆已多年。又有行书一段，剥落残缺。玩其句格，似是一词，惟末二句可辨，曰："天

孙莫怅阻银河，汝尚有牵牛相忆。”不知是谁家娇女，寄感摽梅。然不畏人知，濡毫题壁，亦太放诞风流矣。余曰：“《摽梅》三章，非女子自赋耶？”秋圃曰：“旧说如是，于心终有所格格。忆先儒有一说，云是女子父母所作（案，此宋戴岷隐之说。），是或近之。”倪余疆闻之，曰：“详词末二语，是殆思妇之作，遘脱辐之变者也。二公其皆失之乎！”既而秋圃揭换壁纸，又得数诗，其一曰：“门掩花空落，梁空燕不来。惟余双小婢，鞋印在青苔。”其二曰：“久已梳妆懒，香奁偶一开。自持明镜看，原让赵阳台。”又一首曰：“咫尺楼窗夜见灯，云山似阻几千层。居家翻作无家客，隔院真成退院僧。镜里容华空若许，梦中晤对亦何曾？侍儿劝织回文锦，懒惰心情病未能。”则余疆之说信矣。后为程文恭公诵之，公俯思良久，曰：“吾知之，吾不言。”既而曰：“语语负气，不见答也亦宜。”

李漱六言，有佃户所居枕旷野。一夕，闻兵仗格斗声，阖家惊骇。登墙视之，无所睹。而战声如故，至鸡鸣乃息。知为鬼也。次日复然。病其聒不已，共谋伏铳击之，果应声啾啾奔散。既而屋上屋下，众声合噪曰：“彼劫我为质，我亦劫彼为质，互控于社公。社公愦愦，劝以互抵息事。俱不肯伏，故在此决胜负。何预汝事，汝以铳击我？今共至汝家，汝举铳则我去，汝置铳则我又来，汝能夜夜自昏至晓，发铳不止耶？”思其言中理，乃跪拜谢过，大具酒食纸钱送之去。然战声亦自此息矣。夫不能不为之事，不出任之，是失几也；不能不除之害，不力争之，是养痈也。鬼不干人，人反干鬼，鬼有词矣，非开门揖盗乎？《孟子》有言：“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缨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，虽闭户可也。”

伊松林舍人言，有赵延洪者，性伉直，嫉恶至严，每面责人过，无所避忌。偶见邻妇与少年语，遽告其夫。夫侦之有迹，因伺其私会骈斩之，携首鸣官，官已依律勿论矣。越半载，赵忽发狂自挝，作邻妇语，与索命，竟啮断其舌死。夫荡妇逾闲，诚为有罪。然惟其亲属得执之，惟其夫得杀之，非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者也。且所失者一身之名节，所玷者一家之门户，亦非神奸巨蠹，弱肉强食，虐焰横煽，沉冤莫雪，使人人公愤者也。律以隐恶扬善之义，即转语他人，已伤盛德。倘伯仁由我而死，尚不免罪有所归；况直告其夫，是诚何意，岂非激以必杀哉？游魂为厉，固不为无词。观事经半载，始得取偿，其必得请于神，乃奉行天罚矣。然则以讦为直，固非忠厚之道，抑亦非养福之道也。

御史佛公伦，姚安公老友也，言贵家一佣奴，以游荡为主人所逐。衔恨次骨，乃造作蜚语，诬主人帷薄不修，缕述其下烝上报状，言之凿凿，一时传布。主人亦稍闻之，然无以箝其口，又无从而与辩，妇女辈惟爇香吁神而已。一日，奴与其党坐茶肆，方抵掌纵谈，四座耸听，忽噭然一声，已仆于几上死。无由检验，以痰厥具报。官为敛埋。棺薄土浅，竟为群犬掊食，残骸狼藉。始知为负心之报矣。佛公天性和易，不喜闻人过。凡僮仆

婢媪有言旧主之失者，必善遣使去，鉴此奴也。尝语昀曰："宋党进闻平话说韩信（优人演说故实，谓之平话。《永乐大典》所载，尚数十部。），即行斥逐。或请其故，曰：'对我说韩信，必对韩信亦说我，是乌可听？'千古笑其愦愦，不知实绝大聪明。彼但喜对我说韩信，不思对韩信说我者，乃真愦愦耳。"真通人之论也。

福建泉州试院，故海防道署也，室宇宏壮。而明季兵燹，署中多婴杀戮；又三年之中，学使按临仅两次。空闭日久，鬼物遂多。阿雨斋侍郎言，尝于黄昏以后，隐隐见古衣冠人暗中来往，即而视之，则无睹。余按临是郡，时幕友孙介亭，亦曾见纱帽红袍人入奴子室中，奴子即梦魇。介亭故有胆，对窗唾曰："生为贵官，死乃为僮仆辈作祟，何不自重乃尔耶？"奴子忽醒，此后遂不复见。意其魂即栖是室，故欲驱奴子出。一经斥责，自知理屈而止欤？

里俗遇人病笃时，私翦其着体衣襟一片，炽火焚之。其灰有白文斑驳如篆籀者，则必死；无字迹者，即生。又或联纸为衾，其缝不以糊黏，但以秤锤就捣衣砧上捶之。其缝缀合者必死，不合者即生。试之，十有八九验。此均不测其何理。

莆田林生霈言，闻泉州有人，忽灯下自顾其影，觉不类己形。谛审之，运动转侧，虽一一与形相应，而首巨如斗，发鬤鬙如羽葆，手足皆钩曲如鸟爪，宛然一奇鬼也。大骇，呼妻子来视，所见亦同。自是每夕皆然，莫喻其故，惶怖不知所为。邻有塾师闻之曰："妖不自兴，因人而兴。子其阴有恶念，致罗刹感而现形欤？"其人悚然具服，曰："实与某氏有积仇，拟手刃其一门，使无遗种，而跳身以从鸭母（康熙末台湾逆寇朱一贵，结党煽乱。一贵以养鸭为业，闽人皆呼为鸭母云。）。今变怪如是，毋乃神果惊我乎？且辍是谋，观子言验否。"是夕，鬼影即不见。此真一念转移，立分祸福矣。

丁御史芷溪言，曩在天津遇上元，有少年观灯。夜归，遇少妇甚妍丽，徘徊歧路，若有所待，衣香髻影，楚楚动人。初以为失侣之游女，挑与语，不答；问姓氏里居，亦不答。乃疑为幽期密约，迟所欢而未至者。计可以挟制留也，邀至家少憩，坚不肯。强迫之，同归。柏酒粉团，时犹未彻，遂使杂坐妻妹间，联袂共饮。初甚腼觍，既而渐相调谑，媚态横生，与其妻妹互劝酬。少年狂喜，稍露留宿之意，则微笑曰："缘蒙不弃，故暂借君家一卸妆。恐伙伴相待，不能久住。"起解衣饰，卷束之，长揖逕行。乃社会中拉花者也（秧歌队中作女妆者，俗谓之拉花。）。少年愤恚，追至门外欲与斗。邻里聚问，有亲见其强邀者，不能责以夜入人家；有亲见其唱歌者，不能责以改妆戏妇女，竟哄笑而散。此真侮人反自侮矣。

老仆卢泰言，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枣树下，见邻女在墙上露半身，向之索

枣。扑数十枚与之。女言："今日始归宁，兄嫂皆往守瓜，父母已睡。"因以手指墙下梯，斜盼而去。其舅会意，蹑梯而登。料女甫下，必有几凳在墙内，伸足试踏，乃踏空堕溷中。女父兄闻声趋视，大受箠楚。众为哀恳，乃免。然邻女是日实未归，方知为魅所戏也。前所记骑牛妇，尚农家子先挑之，此则无因而至，可云无妄之灾。然使招之不往，魅亦何所施其技？仍谓之自取可矣！

李芍亭言，有友尝避暑一僧寺，禅室甚洁，而以板实其后窗。友置榻其下。一夕月明，枕旁有隙如指顶，似透微光。疑后为僧密室，穴纸觇之，乃一空园，为厝棺之所。意其间必有鬼，因侧卧枕上，以一目就窥。夜半果有黑影，仿佛如人，来往树下。谛视粗能别男女，但眉目不了了。以耳就隙窃听，终不闻语声。厝棺约数十，然所见鬼少仅三五，多不过十余。或久而渐散，或已入转轮欤？如是者月余，不以告人，鬼亦竟未觉。一夕，见二鬼媟狎于树后，距窗下才七八尺，冶荡之态更甚于人。不觉失声笑，乃阒然灭迹。次夜再窥，不见一鬼矣。越数日，寒热大作，疑鬼为祟，乃徙居他寺。变幻如鬼，不免于意想之外，使人得见其阴私。十目十手，殆非虚语。然智出鬼上，而卒不免为鬼驱。察见渊鱼者不祥，又是之谓矣。

大学士温公镇乌鲁木齐日，军屯报遣犯王某逃，缉捕无迹。久而微闻其本与一吴某皆闽人，同押解至哈密辟展间，王某道死。监送台军不通闽语，不能别孰吴孰王。吴某因言死者为吴，而自冒王某之名。来至配所数月，伺隙潜遁。官府据哈密文牒，缉王不缉吴，故吴幸逃免。然事无左证，疑不能明，竟无从究诘。军吏巴哈布因言，有卖丝者妇，甚有姿首。忽得奇疾，终日惟昏昏卧，而食则兼数人。如是两载余。一日，噭然长号，僵如尸厥。灌治竟夜，稍稍能言。自云："魂为城隍判官所摄，逼为妾媵，而别摄一饿鬼附其形。至某日寿尽之期，冥牒拘召，判官又嘱鬼役，别摄一饿鬼抵。饿鬼亦喜得转生，愿为之代。迨城隍庭讯，乃察知伪状，以判官、鬼役付狱，遣我归也。"后判官塑像，无故自碎。此妇又两年余乃终。计其复生至再死，与其得疾至复生，日数恰符，知以枉被掠夺，仍还其应得之寿矣。然则移甲代乙，冥司亦有，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讯耳。

李阿亭言，滦州民家，有狐据其仓中居，不甚为祟，或偶然抛掷砖瓦，盗窃饮食耳。后延术士劾治，殪数狐，且留符曰："再至则焚之。"狐果移去。然时时幻形为其家妇女，夜出与邻舍少年狎，甚乃幻其幼子形，与诸无赖同卧起。大播丑声，民固弗知。一日，至佛寺，闻禅室嬉笑声，穴纸窃窥，乃其女与僧杂坐。愤甚，归取刃，其女乃自内室出，始悟为狐复仇。再延术士，术士曰："是已窜逸，莫知所之矣。"夫狐魅小小扰人，事所恒有，可以不必治，即治，亦罪不至死。遽骈诛之，实为已甚，其衔冤也固宜。虽有符可恃，狐不能再逞，而相报之巧，乃卒生于所备外。然则

君子于小人，力不足胜，固遭反噬；即力足胜之，而机械潜伏，变端百出，其亦深可怖已。

嵩辅堂阁学言，海淀有贵家守墓者，偶见数犬逐一狐，毛血狼藉。意甚悯之，持杖击犬散，提狐置室中。俟其苏息，送至旷野，纵之去。越数日，夜有女子款扉入，容华绝代。骇问所自来，再拜曰：“身是狐女。昨遘大难，蒙君再生，今来为君拂枕席。”守墓者度无恶意，因纳之。往来狎昵两月余，日渐瘵瘦，然爱之不疑也。一日，方共寝，闻窗外呼曰：“阿六贱婢！我养创甫愈，未即报恩，尔何得冒托我名，魅郎君使病？脱有不讳，族党中谓我负义，我何以自明？即知事出于尔，而郎君救我，我坐视其死，又何以自安？今偕姑姐来诛尔！”女子惊起欲遁，业有数女排闼入，掊击立毙。守墓者惑溺已久，痛惜恚忿，反斥此女无良，夺其所爱。此女反覆自陈，终不见省。且拔刃跃起，欲为彼女报冤。此女乃痛哭越墙去。守墓者后为人言之，犹恨恨也。此所谓“忠而见谤，信而见疑”也欤！

董曲江前辈言，有讲学者，性乖僻，好以苛礼绳生徒。生徒苦之，然其人颇负端方名，不能诋其非也。塾后有小圃，一夕，散步月下，见花间隐隐有人影。时积雨初晴，土垣微圮，疑为邻里窃蔬者。迫而诘之，则一丽人匿树后，跪答曰：“身是狐女，畏公正人不敢近，故夜来折花。不虞为公所见，乞曲恕。”言词柔婉，顾盼间百媚俱生。讲学者惑之，挑与语，宛转相就。且云：“妾能隐形，往来无迹。即有人在侧，亦不睹。不至为生徒知也。”因相燕昵。比天欲晓，讲学者促之行。曰：“外有人声，我自能从窗隙去，公无虑。”俄晓日满窗，执经者麇至，女仍垂帐偃卧。讲学者心摇摇，然尚冀人不见。忽外言：“某媪来迓女。”女披衣逕出，坐皋比上理鬓讫，敛衽谢曰：“未携妆具，且归梳沐，暇日再来访，索昨夕缠头锦耳。”乃里中新来角妓，诸生徒贿使为此也。讲学者大沮，生徒课毕归早餐，已自负衣装遁矣。外有余必中不足，岂不信乎？

曲江又言，济南有贵公子，妾与妻相继殁。一日，独坐荷亭，似睡非睡，恍惚若见其亡姬。素所怜爱，即亦不畏，问：“何以能返？”曰：“鬼有地界，土神禁不许阑入。今日明日，值娘子诵经期，连放焰口，得来领法食也。”问：“娘子来否？”曰：“娘子狱事未竟，安得自来？”问：“施食无益于亡者，作焰口何益？”曰：“天心仁爱，佛法慈悲，赈人者佛天喜，赈鬼者佛天亦喜。是为亡者资冥福，非为其自来食也。”问：“泉下况味何似？”曰：“堕女身者妾夙业，充下陈者君夙缘。业缘俱满，静待转轮，亦无大苦乐。但乏一小婢供驱使，君能为焚一偶人乎？”懵腾而醒。姑信其有，为作偶人焚之。次夕见梦，则一小婢相随矣。夫束刍缚竹，剪纸裂缯，假合成质，何亦通灵？盖精气抟结，万物成形；形不虚立，秉气含精。虽久而腐朽，犹蜎蠕以化，芝菌以蒸。故人之精气未散者为鬼，布帛之精气，鬼之衣服亦如生。其于物也，既有其质，精气斯凝，以质为范，

象肖以成。火化其渣滓，不化其菁英，故体为灰烬，而神聚幽冥。如人殂谢，魄降而魂升。夏作明器，殷周相承，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。若夫金釭、春条，未閟佳城，殡宫阒寂，彳亍夜行，投畀炎火，微闻咿嚶。是则衰气所召，妖以人兴，抑或他物之所凭矣（有樊媪者，在东光见有是事）。

朱子颖运使言，昔官叙永同知时，由成都回署，偶遇茂林，停舆小憩。遥见万峰之顶，似有人家，而削立千仞，实非人迹所到。适携西洋远镜，试以窥之，见草屋三楹，向阳启户，有老翁倚松立，一幼女坐檐下，手有所持，似俯首缝补，柱屋似有对联，望不了了。俄云气滃郁，遂不复睹。后重过其地，林麓依然。再以远镜窥之，空山而已。其仙灵之宅，误为人见，遂更移居欤？

潘南田画有逸气，而性情孤峭，使酒骂座，落落然不合于时。偶为余作梅花横幅，余题一绝曰："水边篱落影横斜，曾在孤山处士家。只怪樛枝蟠似铁，风流毕竟让桃花。"盖戏之也。后余从军塞外，侍姬辈嫌其敝黯，竟以桃花一幅易之。然则细琐之事，亦似皆前定矣。

青县王恩溥，先祖母张太夫人乳母孙也。一日，自兴济夜归，月明如昼，见大树下数人聚饮，杯盘狼藉。一少年邀之入座，一老翁嗔语少年曰："素不相知，勿恶作剧。"又正色谓恩溥曰："君宜速去，我辈非人，恐小儿等于君不利。"恩溥大怖，狼狈奔走。得至家，殆无气以动。后于亲串家作吊，突见是翁，惊仆欲绝，惟连呼："鬼！鬼！"老翁笑掖之起，曰："仆耽曲蘖，日恒不足。前值月夜，荷邻里相邀，酒已无多。遇君适至，恐增一客则不满枯肠，故诡语遣君。君乃竟以为真耶？"宾客满堂，莫不绝倒。中一客目击此事，恒向人说之。偶夜过废祠，见数人轰饮，亦邀入座。觉酒味有异，心方疑讶，乃为群鬼挤入深淖，化磷火荧荧散。东方渐白，有耕者救之，乃出。缘此胆破，翻疑恩溥所见为真鬼。后途遇此翁，竟不敢接谈。此表兄张自修所说。戴君恩诏则曰："实有此事，而所传殊倒置。乃此客先遇鬼，而恩溥闻之。偶夜过某村，值一多年未晤之友，邀之共饮，疑其已死，绝裾奔逃。后相晤于姻家，大遭诟谇也。"二说未审孰是。然由张所说，知不可偶经一事，遂谓事事皆然，致失于误信；由戴所说，知亦不可偶经一事，遂谓事事皆然，反败于多疑也。

李秋崖言，一老儒家有狐，居其空仓中。三四十年未尝为祟，恒与人对语，亦颇知书。或邀之饮亦肯出，但不见其形耳。老儒殁后，其子亦诸生，与狐酬酢如其父，狐不甚答。久乃渐肆扰。生故设帐于家，而兼为人作讼牒。凡所批课文，皆不遗失；凡作讼牒，则甫具草，辄碎裂，或从手中掣其笔。凡修脯所入，毫厘不失；凡刀笔所得，虽扃锁严密，辄盗去。凡学子出入，皆无所见；凡讼者至，或瓦石击头面流血，或檐际作人语，对众发其阴谋。生苦之。延道士劾治，登坛召将，摄狐至。狐侃侃辩

曰：“其父不以异类视我，与我交至厚，我亦不以异类自外，视其父如兄弟。今其子自堕家声，作种种恶业，不陨身不止。我不忍坐视，故挠之使改图。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，将待其倾覆，周其妻子，实无他肠。不虞炼师之见谴，生死惟命。”道士蹶然下座，三揖而握手曰：“使我亡友有此子，吾不能也。微我不能，恐能者千百无一二。此举乃出尔曹乎？”不别主人，太息迳去。其子愧不自容，誓辍是业，竟得考终。

乾隆丙辰、丁巳间，户部员外郎长公泰，有仆妇年二十余，中风昏眩，气奄奄如缕，至夜而绝。次日，方为营棺敛，手足忽动，渐能屈伸，俄起坐，问：“此何处？”众以为犹谵语也。既而环视室中，意若省悟，喟然者数四，默默无语。从此病顿愈。然察其语音行步，皆似男子，亦不能自梳沐。见其夫若不相识。觉有异，细诘其由，始自言：“本男子。数日前死，魂至冥司，主者检算未尽，然当谪为女身，命借此妇尸复生。觉倏如睡去，倏如梦醒，则已卧板榻上矣。问其姓名里贯，坚不肯言。惟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何必更为前世辱？”遂不穷究。初不肯与仆同寝，后无词可拒，乃曲从。然每一荐枕，辄饮泣至晓。或窃闻其自语曰：“读书二十年，作官三十余年，乃忍耻受奴子辱耶？”其夫又尝闻呓语曰：“积金徒供儿辈乐，多亦何为？”呼醒问之，则曰未言。知其深讳，亦姑置之。长公恶言神怪事，禁家人勿传，故事不甚彰。然亦颇有知之者。越三载余，终郁郁病死，讫不知其为谁也。

先师裘文达公言，有郭生，刚直负气。偶中秋燕集，与朋友论鬼神，自云不畏。众请宿某凶宅以验之，郭慨然仗剑往。宅约数十间，秋草满庭，荒芜蒙翳。扃户独坐，寂无见闻。四鼓后，有人当户立，郭奋剑欲起。其人挥袖一拂，觉口噤体僵，有如梦魇，然心目仍了了。其人磬折致词曰：“君固豪士，为人所激，因至此。好胜者常情，亦不怪君。既蒙枉顾，本应稍尽宾主意，然今日佳节，眷属皆出赏月，礼别内外，实不欲公见。公又夜深无所归，今筹一策，拟请君入瓮，幸君勿嗔；觞酒豆肉，聊以破闷，亦幸勿见弃。遂有数人舁郭置大荷缸中，上覆方桌，压以巨石。俄隔缸笑语杂遝，约男妇数十，呼酒行炙，一一可辨。忽觉酒香触鼻，暗中摸索，有壶一杯一小盘四，横搁象箸二。方苦饥渴，且姑饮啖。复有数童子绕缸唱艳歌，有人扣缸语曰：“主人命娱宾也。”亦靡靡可听。良久又扣缸语曰：“郭君勿罪。大众皆醉，不能举巨石。君且姑耐，贵友行至矣。”语讫遂寂。次日，众见门不启，疑有变，逾垣而入。郭闻人声，在缸内大号，众竭力移石，乃闯然出。述所见闻，莫不拊掌。视缸中器具，似皆己物；还家讯问，则昨夕家燕，并酒肴失之，方诟谇大索也。此魅可云狡狯矣。然闻之使人笑不使人怒，当出瓮时，虽郭生亦自哑然也。真恶作剧哉。余容若曰：“是犹玩弄为戏也。”曩客秦陇间，闻有少年随塾师读书山寺。相传寺楼有魅，时出媚人。私念狐女必绝艳，每夕诣楼外祷以媟词，冀有所遇。一夜，徘徊树下，见小鬟招手，心知狐女至，跃然相就。

小鬟悄语曰：“君是解人，不烦絮说。娘子甚悦君，然此何等事，乃公然致祝！主人怒君甚，以君贵人，不敢祟，惟约束娘子颇严。今夜幸他出，娘子使来私招君，君宜速往。”少年随之行，觉深闺曲弄，都非寺内旧门径。至一房，朱隔半开，虽无灯，隐隐见牀帐。小鬟曰：“娘子初会，觉腼觍，已卧帐内。君第解衣，迳登榻，无出一言，恐他婢闻也。”语讫迳去。少年喜不自禁，遽揭其被，拥于怀而接唇。忽其人惊起大呼。却立愕视，则室庐皆不见，乃塾师睡檐下乘凉也。塾师怒，大施夏楚。不得已吐实，竟遭斥逐。此乃真恶作剧矣。文达公曰：“郭生恃客气，故仅为魅侮；此生怀邪心，故竟为魅陷。二生各自取耳，岂魅有善恶哉。”

李村有农家妇，每早晚出馌，辄见女子随左右，问同行者则不见，意大恐怖。后乃渐随至家。然恒在院中，或在墙隅，不入寝室。妇逼视，即却走；妇返，即仍前。知为冤对，因遥问之。女子曰：“汝前生与我皆贵家妾，汝妒我宠，以奸盗诬我，致幽死。今来取偿。讵汝今生事姑孝，恒为善神所护，我不能近，故日日相随。揆度事势，万万无可相报理，汝倘作道场度我，我得转轮，即亦解冤矣。”妇辞以贫，女子曰：“汝贫非虚语，能发念诵佛号万声，亦可度我。”问：“此安得能度鬼？”曰：“常人诵佛号，佛不闻也，特念念如对佛，自摄此心而已。若忠臣孝子，诚感神明，一诵佛号，则声闻三界，故其力与经忏等。汝是孝妇，知必应也。”妇如所说，发念持诵，每诵一声，则见女子一拜，至满万声，女子不见矣。此事故老时说之。知笃志事亲，胜信心礼佛。

又闻洼东有刘某者，母爱其幼弟，刘爱弟更甚于母。弟婴痼疾，母忧之，废寝食。刘经营疗治，至鬻其子供医药，尝语妻曰：“弟不救，则母可虑，毋宁我死耳！”妻感之，鬻及衵衣，无怨言。弟病笃，刘夫妇昼夜泣守。有丐者夜栖土神祠，闻鬼语曰：“刘某夫妇轮守其弟，神光照烁，猝不能入，有违冥限，奈何？”土神曰：“兵家声东而击西，汝知之乎？”次日，其母灶下卒中恶。夫妇奔视，母苏而弟已绝矣。盖鬼以计取之也。后夫妇并年八十余乃卒。奴子刘琪之女，嫁于洼东，言闻诸故老曰：“刘自奉母以外，诸事蠢蠢如一牛。有告以某忤其母者，刘掉头曰：‘世宁有是人？人宁有是事？汝毋造言！’其痴多类此，传以为笑。”不知乃天性纯挚，直以尽孝为自然，故有是疑耳！元人王彦章墓诗曰：“谁信人间有冯道”，即此意矣。

景少司马介兹，官翰林时，斋宿清秘堂（此因乾隆甲子御题“集贤清秘”额，因相沿称之，实无此堂名。）。积雨初晴，微月未上，独坐廊下，闻瀛洲亭中语曰：“今日楼上看西山，知杜紫微‘雨余山态活’句，真神来之笔！”一人曰：“此句佳在‘活’字，又佳在‘态’字烘出活字。若作山色、山翠，则兴象俱减矣。”疑为博晰之等尚未睡，纳凉池上。呼之不应，推户视之，阒无人迹。次日，以告晰之，晰之笑曰：“翰林院鬼，故应作是

语。”

释家能夺舍，道家能换形。夺舍者托孕妇而转生，换形者血气已衰，大丹未就，则借一壮盛之躯与之互易也。狐亦能之。族兄次辰云，有张仲深者，与狐友，偶问其修道之术，狐言：“初炼幻形，道渐深则炼蜕形，蜕形之后，则可以换形。凡人痴者忽黠，黠者忽颠，与初不学仙而忽好服饵导引，人怪其性情变常，不知皆魂气已离，狐附其体而生也。然既换人形，即归人道，不复能幻化飞腾。由是而精进，则与人之修仙同，其证果较易；或声色货利，嗜欲牵缠，则与人之惑溺同，其堕轮回亦易。故非道力坚定，多不敢轻涉世缘，恐浸淫而不自觉也。”其言似亦近理，然则人欲之险，其可畏也哉。

朱介如言，尝因中暑眩瞀，觉忽至旷野中，凉风飒然，意甚爽适。然四顾无行迹，莫知所向。遥见数十人前行，姑往随之。至一公署，亦姑随入。见殿阁宏敞，左右皆长廊，吏役奔走，如大官将坐衙状。中一吏突握其手曰：“君何到此？”视之，乃亡友张恒照。悟为冥司，因告以失路状，张曰：“生魂误至，往往有此。王见之亦不罪，然未免多一诘问。不如且坐我廊屋，俟放衙，送君返，我亦欲略问家事也。”入坐未几，王已升座。自窗隙窃窥，见同来数十人，以次庭讯，语不甚了了。惟一人昂首争辩，似不服罪。王举袂一挥，殿左忽现大圆镜，围约丈余，镜中现一女子反缚受鞭像；俄似电光一瞥，又现一女子忍泪横陈像。其人叩颡曰：“伏矣。”即曳去。良久放衙，张就问子孙近状，朱略道一二。张挥手曰：“勿再言，徒乱人意。”因问：“顷所见者，业镜耶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问：“影必肖形，今无形而现影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人镜照形，神镜照心。人作一事，心皆自知；既已自知，即心有此事；心有此事，即心有此事之象，故一照而毕现也。若无心作过，本不自知，则照亦不见。心无是事，即无是象耳。冥司断狱，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，君其识之。”又问：“神镜何以能照心？”曰：“心不可见，缘物以形。体魂已离，存者性灵。神识不灭，如灯荧荧。外光无翳，内光虚明，内外莹澈，故纤芥必呈也。”语讫，遽曳之行。觉此身忽高忽下，如随风败箨。倏然惊醒，则已卧榻上矣。此事在甲子七月，怪其乡试后期至，乃具道之。

东光马节妇，余妻党也。年未二十而寡，无翁姑兄弟，亦无子女。艰难困苦，坐卧一破屋中，以浣濯缝纫自给，至鬻釜以易粟，而拾破瓦盆以代釜。年八十余，乃终。余尝序《马氏家乘》，然其夫之名字，与母之族氏，则忘之久矣。相传其十一二时，随母至外家。故有狐，夜掷瓦石击其窗，闻屋上厉声曰：“此有贵人，汝辈勿取死！”然竟以民妇终，殆《孟子》所谓“天爵”欤？先师李又聃先生与同里，尝为作诗曰：“早岁吟黄鹄，颠连四十春。怀贞心比铁，完节鬓如银。慷慨期千古，凋零剩一身。几番经坎坷，此念未缁磷（即妇初寡时，尚存田数亩，有欲迫之嫁者，侵凌至

尽。）。震撼惊风雨，撝呵赖鬼神（一岁，霖雨经旬，邻屋新造者皆圮，节妇一破屋，支柱欹斜，竟得无恙。）。天原常佑善，人竟不怜贫。稍觉亲朋少，羞为乞索频。一家徒四壁，九食度三旬。绝粒肠空转，佣针手尽皴。有薪皆扫叶，无甑可生尘。黧面真如鹄，悬衣半似鹑。遮门才破荐（屋扉破碎不能葺，以破荐代扉者十余年。），藉草是华茵。只自甘饥冻，翻嫌话苦辛。偷儿嗤饿鬼（夜有盗过节妇屋上，节妇呼问，盗大笑曰："吾何至进汝饿鬼家！"），女伴笑痴人（有同巷贫妇再醮富室，归宁时华服过节妇曰："看我享用，汝岂非大痴耶！"）。生死心无改，存亡理亦均。喧阗凭燕雀，坚劲自松筠。伊我钦贤淑，多年共里闉。不辞歌咏拙，取表性情真。公议存乡校，廷评待史臣。他时邀紫诰，光映九河滨。"盖先生壬申公车主余家时所作。故仅云"颠连四十春"。诗格绝类香山。敬录于此，一以昭节妇之贤，一以存先师之遗墨也。后外舅周箓马公见此诗，遂割腴田三百亩，为节妇立嗣，且为请旌。或亦讽谕之力欤！

余从军西域时，草奏草檄，日不暇给，遂不复吟咏。或得一联一句，亦境过辄忘。《乌鲁木齐杂诗》百六十首，皆归途追忆而成，非当日作也。一日，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，怅怀今昔，偶为赋一绝句曰："雄心老去渐颓唐，醉卧将军古战场；半夜醒来吹铁笛，满天明月满林霜。"毛不解诗，余亦不复存稿。后同年杨君逢元过访，偶话及之。不知何日杨君登城北关帝祠楼，戏书于壁，不署姓名。适有道士经过，遂传为仙笔。余畏人乞诗，杨君畏人乞书，皆不肯自言。人又微知余能诗不能书，杨君能书不能诗，亦遂不疑及，竟几于流为丹青。迨余辛卯还京祖饯，于是始对众言之。乃爽然若失。昔南宋闽人林外题词于西湖，误传仙笔。元（编按：元当作金。王庭筠，字子端，金河东人，自号黄华老人。）王黄华诗刻于山西者，后摹刻于滇南，亦误传仙笔。然则诸书所谓仙诗者，此类多矣。

图裕斋前辈言，有选人游钓鱼台。时西顶社会，游女如织。薄暮，车马渐稀，一女子左抱小儿，右持鼗鼓，袅袅来。见选人，举鼗一摇，选人一笑，女子亦一笑。选人故狡黠，揣女子装束类贵家，而抱子独行，又似村妇，踪迹诡异，疑为狐魅，因逐之絮谈。女子微露夫亡之幼意。选人笑语之曰："毋多言，我知尔，亦不惧尔。然我贫，闻尔辈能致财，若能赡我，我即从尔去。"女子亦笑曰："然则同归耳。"至其家，屋不甚宏壮，而颇华洁。亦有父母姑姐妹，彼此意会，不复话氏族，惟献酬款洽而已。酒阑就宿，备极嬿婉。次日入城，携小奴及幞被往，颇相安。惟女子冶荡无度，奔命殆疲。又渐使拂枕簟，侍梳沐，理衣裳，司洒扫，至于烟筒茗碗之役，亦遣执之。久而其姑若姐妹，皆调谑指挥，视如僮婢。选人耽其色，利其财，不能拒也。一旦，使涤厕牏，选人不肯。女子愠曰："事事随汝意，此乃不随我意耶？"诸女亦助之诮责。由此渐相忤。既而每夜出不归，云亲戚留宿。又时有客至，皆曰中表，日嬉笑燕饮，或琵琶度曲，而禁选人勿至前。选人恚愤，女子亦怒，且笑曰："不如是，金帛从何

来？使我谢客易，然一家三十口，须汝供给，汝能之耶？”选人知不可留，携小奴入京，僦住屋。次日再至，则荒烟蔓草，无复人居，并衣装不知所往矣。选人本携数百金，善治生，衣颇褴褛。忽被服华楚，皆怪之。具言赘婿状，人亦不疑。俄又褴褛，讳不自言。后小奴私泄其事，人乃知之。曹慕堂宗丞曰：“此魅窃逃，犹有人理。吾所见有甚于此者矣。”

武强张公令誉，康熙丁酉举人，刘景南之妇翁也。言有选人纳一姬，聘币颇轻，惟言其母爱女甚，每月当十五日在寓，十五日归宁。悦其色美而值廉，竟曲从之。后一选人纳姬，约亦如是，选人初不肯，则举此选人为例。询访信然，亦曲从之。二人本同年，一日话及，前选人忽省曰：“君家阿娇，归宁上半月耶？下半月耶？”曰：“下半月。”前选人大悟，忽引入内室视之，果一人也。盖其初鬻之时，已预留再鬻地矣。张公淳实君子，度必无妄言。惟是京师鬻女之家，虽变幻万状，亦必欺以其方，故其术一时不遽败。若月月克日归宁，已不近事理，又不时往来于两家，岂人不能闻？是必败之道。狡黠者断不出此。或传闻失实，张公误听之欤？然紫陌看花，动多迷路，其造作是语，固亦不为无因耳。

朱青雷言，李华麓在京，以五百金纳一姬。会以他事诣天津。还京之日，途遇一友，下车为礼。遥见姬与二媒媪同车驰过，大骇愕。而姬若弗见华麓者。恐误认，思所衣绣衫又己所新制，益怀疑，草草话别。至家，则姬故在。一见即问：“尔先至耶？媒媪又将尔嫁何处？”姬仓皇不知所对。乃怒，遣家僮呼父母来领女。父母狼狈至。其妹闻姐有变，亦同来。入门，则宛然车中女，其绣衫乃借于姐者，尚未脱。盖少其姐一岁，容貌略相似也。华麓方跳踉如虓虎，见之省悟，嗒然无一语。父母固诘相召意，乃述误认之故，深自引愆。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，借衣随媒媪同往事。问：“价几何？”曰：“三百金，未允也。”华麓輾然，急开箧取五百金置几上曰：“与其姐同价，可乎？”顷刻议定，留不遣归，即是夕同衾焉。风水相遭，无心凑合，此亦可谓佳话矣。

刘东堂言，狂生某者，性悖妄，诋訾今古，高自位置。有指摘其诗文一字者，衔之次骨，或至相殴。值河间岁试，同寓十数人，或相识，或不相识。夏夜散坐庭院纳凉，狂生纵意高谈，众畏其唇吻，皆缄口不答。惟树后坐一人，抗词与辩，连抵其隙，理屈词穷。怒问：“子为谁？”暗中应曰：“仆焦王相也。（河间之宿儒。）”骇问：“子不久死耶？”笑应曰：“仆如不死，敢捋虎须耶？”狂生跳掷叫号，绕墙寻觅。惟闻笑声吃吃，或在木杪，或在檐端而已。

王洪绪言，鄚州筑堤时，有少妇抱衣袱行堤上，力若不胜，就柳下暂息。时佣作数十人，亦散憩树下。少妇言：“归自母家，惟幼弟控一驴相送。驴惊坠地，弟入秫田追驴，自辰至午尚未返。不得已，沿堤自行。家去此西北四五里，谁能抱袱送我，当谢百钱。”一少年私念此可挑，不然，亦

得谢，乃随往。一路与调谑，不甚答，亦不甚拒。行三四里，突七八人要于路曰：“何物狂且，敢觊觎我家妇女？”共执缚箠楚。皆曰：“送官徒涉讼，不如埋之。”少妇又述其谑语，益无可辩，惟再三哀祈。一人曰：“姑贳尔。然须罚掘开此塍，尽泄其积水。”授以一锸，坐守促之。掘至夜半，水道乃通，诸人亦不见。环视四面，芦苇丛生，杳无村落。疑狐穴被水，诱此人浚治云。

第十七卷 姑妄听之三

族侄竹汀言，文安有佣工古北口外者，久无音问。其父母值岁荒，亦就食口外，且觅子。亦久无音问。后乃有人见之泰山下，言："昔至密云东北，日已暮，风云并作。遥见山谷有灯光，漫往投止。至则土屋数楹，围以秫篱。有老妪应门，问其里贯，入以告。又遣问姓名年岁，并问：'曾有子出口否？子何名？年几何岁？'具以实对。忽有女子整衣出，延入上坐，拜而侍立，促老妪督婢治酒肴，意甚亲昵。莫测其由，起而固诘。则失声伏地曰：'儿不敢欺翁姑，儿狐女也。尝与翁姑之子为夫妇，本出相悦，无相媚意。不虞其爱恋过度，竟以瘵亡。心恒愧悔，故誓不别适，依其墓以居。今无意与翁姑遇，幸勿他往，儿尚能养翁姑。'初甚骇怖，既而见其意真切，相持涕泣，留共居。狐女奉事无不至，转胜于有子，如是六七年。狐女忽遣老妪市一棺，且具锸畚。怪问其故。欣然曰：'翁姑宜贺儿。儿奉事翁姑，自追念逝者，聊尽寸心耳。不期感动土神，闻于岳帝。岳帝悯之，许不待丹成，解形证果。今以遗蜕合窆，表同穴意也。'引至侧室，果一黑狐卧榻上，毛光如漆；举之轻如叶，扣之乃作金石声。信其真仙矣。葬事毕，又启曰：'今隶碧霞元君为女官，当往泰山，请共往。'故相偕至此，僦屋与土人杂居。狐女惟不使人见形，其供养仍如初也。"后不知其所终。此与前所记狐女略相近。然彼有所为而为，故仅得逭诛；此无所为而为，故竟能成道。天上无不忠不孝之神仙，斯言谅哉。

竹汀又言，有夜宿城隍庙廊者，闻殿中鬼语曰："奉牒拘某妇。某妇恋其病姑，不肯死，念念固诘，神不离舍，不能摄取，奈何？"城隍曰："愚忠愚孝，多不计成败。与命数争，徒自苦者，固不少；精诚之至，鬼神所不能夺者，挽回一二，间亦有之。与强魂捍拒，其事迥殊，此宜申岳帝取进止，毋遽以厉鬼往也。"语讫，遂寂。后不知究竟能摄否。然足知人定胜天，确有是理矣。

顾郎中德懋，世所称判冥者也。尝自言平反一狱，颇自喜。其姓名不敢泄，其事则有姑出其妇者，以小姑之谗，非其罪也。姑性卞，仓卒度无挽回理；而母家亲党无一人，遂披缁尼庵，待姑意转。其夫怜之，时往视妇，亦不能无情。庵旁有废园，每约以夜伏破屋，而自逾墙缺私就之。来往岁余，为其师所觉。师持戒严，以为污佛地，斥其夫勿来，来且逐妇，夫遂绝迹。妇竟郁郁死。冥官谓既入空门，宜遵佛法，乃耽淫犯戒，当从僧律科断，议付泥犁。顾驳之曰："尼犯淫戒，固有明刑，然必初念皈依，中违誓愿，科以僧律，百喙无词。此妇则无罪仳离，冀收覆水，恩非断绝，志且坚贞。徒以孤苦无归，托身荒刹。其为尼也，但可谓之毁容，未可谓之奉法；其在庵也，但可谓之借榻，不可谓之安禅。若据其浮踪，执为恶业，则瑶光夺婿，更以何罪相加？至其感念故夫，逾墙幽会，迹

似‘赠以芍药’，事均‘采彼蘼芜’。人本同衾，理殊失节。阳律于未婚私媾，仅拟杖刑，犹容纳赎。兹之违礼，恐视彼为轻。况已抑郁捐生，纵有微愆，足以蔽罪。自应宽其薄罚，迳付转轮。准理酌情，似乎两协。”事上，冥王竟从其议。此语真妄，无可证验。然据其所议，固持平之论矣。又，顾临殁，自云以多泄阴事，谪为社公。姑存其说，亦足为轻谈温室者箴也。

库尔喀喇乌苏（库尔喀喇，译言黑；乌苏，译言水也。）台军李印，尝随都司刘德行山中。见悬崖老松贯一矢，莫测其由。晚宿邮舍，印乃言：“昔过是地，遥见一骑飞驰来。疑为玛哈沁，伏深草伺之。渐近，则一物似人非人，据马上；马乃野马也。知为怪，发一矢中之。嗡然如钟声，化黑烟去；野马亦惊逸。今此矢在树，知为木妖也。”问：“顷见之，何不言？”曰：“射时彼原未见我，彼既有灵，恐闻之或报复，故宁默也。”其机警多类此。一日，塔尔巴哈台押逋寇满答尔至，命印接解。以铁杻贯手，以铁链从马腹横锁其足。时已病，奄奄仅一息，与之食，亦不甚咽；在马上每欲倒掷下，赖系足得不堕。但虑其死，不虑其逃也。至戈壁，两马相并，又作欲堕状。印举手引之，突挺然而起，以杻击印仆马下，即旋辔驰入戈壁去。戈壁东北连科布多（北路定边副将军所属。），绵亘数百里，古无人迹，竟莫能追。始知其病者伪也。参将岳济，坐是获重谴；印亦长枷。既而伊犁复捕得满答尔。盖额鲁特来降者，赏赉最厚；满答尔贪饵而出，因就擒。讯其何以敢再至，则曰：“我罪至重，谅必不料我来；我随众而来，亦必不疑其中有我。”其所计良是，而不虞识其顶上箭瘢也。以印之巧密，而卒为术愚；以满答尔之深险，而卒以诈败。日以心斗，诚不知其所穷。然任智终遇其敌，未有千虑不一失者，则定理也。

李义山诗“空闻子夜鬼悲歌”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；李昌谷诗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，则以鲍参军有《蒿里行》，幻窅其词耳。然世固往往有是事。田香沁言：“尝读书别业。一夕，风静月明，闻有度昆曲者，亮折清圆，凄心动魄，谛审之，乃《牡丹亭》‘叫画’一出也。忘其所以，静听至终。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，人迹罕至，此曲自何而来？开户视之，惟芦荻瑟瑟而已。”

香畹又言，有老儒授徒野寺，寺外多荒冢，暮夜或见鬼形，或闻鬼语。老儒有胆殊不怖，其僮仆习惯，亦不怖也。一夕，隔墙语曰：“邻君已久，知先生不讶。尝闻吟咏，案上当有温庭筠诗，乞录其《达摩支曲》一首焚之。”又小语曰：“末句‘邺城风雨连天草’，祈写连为黏，则感极矣。顷争此一字，与人赌小酒食也。”老儒适有温集，遂举投墙外。约一食顷，忽木叶乱飞，旋飚怒卷，泥沙洒窗户如急雨。老儒笑且叱曰：“尔辈勿劣相，我筹之已熟。两相角赌，必有一负；负者必怨，事理之常。然因改字

以招怨，则吾词曲；因其本书以招怨，则吾词直。听尔辈狡狯，吾不愧也。”语讫而风止。褚鹤汀曰：“究是读书鬼，故虽负气求胜，而能为理屈。然老儒不出此集，不更两全乎？”王谷原曰：“君论世法也。老儒解世法，不老儒矣。”

司爨王媪言，（即见醉钟馗者。）有樵者，伐木山冈。力倦小憩，遥见一人持衣数袭，沿路弃之。不省其何故。谛视之，履险阻如坦途，其行甚速，非人可及；貌亦惨淡不似人。疑为妖魅。登高树瞰之，人已不见。由其弃衣之路，宛转至山坳，则一虎伏焉。知人为伥鬼，衣，所食者之遗也。急弃柴，自冈后遁。次日，闻某村某甲，于是地死于虎矣。路非人径所必经，知其以衣为饵，导之至是也。物莫灵于人，人恒以饵取物，今物乃以饵取人，岂人弗灵哉！利汩其灵，故智出物下耳。然是事一传，猎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，合铳群击，殪其三焉。则虎又以智败矣。辗转倚伏，机械又安有穷欤！或又曰：“虎至悍而至愚，心计万万不到此。闻伥役于虎，必得代乃转生，是殆伥诱人自代，因引人捕虎报冤也。”伥者人所化，揆诸人事，固亦有之。又惜虎知伥助己，不知即伥害己矣。

梁豁堂言，有粤东大商喜学仙，招纳方士数十人，转相神圣，皆曰冲举可坐致。所费不赀，然亦时时有小验。故信之益笃。一日，有道士来访，虽敝衣破笠，而神采落落，如独鹤孤松。与之言，微妙元远，多出意表。试其法，则驱役鬼神，呼召风雨，如操劵也；松鲈、台菌，吴橙、闽荔，如取携也；星娥琴竽，玉女歌舞，犹仆隶也。握其符，十洲三岛，可以梦游。出黍颗之丹，点瓦石为黄金，百炼不耗。粤商大骇服。诸方士自顾不及，亦稽首称圣师，皆愿为弟子，求传道。道士曰：“然则择日设坛，当一一授汝。”至期，道士登座，众拜讫。道士问：“尔辈何求？”曰：“求仙。”问：“求仙何以求诸我？”曰：“如是灵异，非真仙而何？”道士轩渠良久，曰：“此术也，非道也。夫道者冲漠自然，与元气为一，乌有如是种种哉？盖三教之放失久矣！儒之本旨，明体达用而已，文章记诵非也，谈天说性亦非也；佛之本旨，无生无灭而已，布施供养非也，机锋语录亦非也；道之本旨，清净冲虚而已，章咒符箓非也，炉火服饵亦非也。尔所见种种，是皆章咒符箓事；去炉火服饵，尚隔几尘。况长生乎？然无所征验，遽斥其非，尔必谓訾其所能，而毁其所不能，徒大言耳。今示以种种能为，而告以种种不可为，尔庶几知返乎！儒家、释家，情伪日增，门径各别，可勿与辩也。吾疾夫道家之滋伪，故因汝好道，姑一正之。”因指诸方士曰：“尔之不食，辟谷丸也。尔之前知，桃偶人也。尔之烧丹，房中药也。尔之点金，缩银法也。尔之入冥，茉莉根也。尔之召仙，摄灵魂也。尔之返魂，役狐魅也。尔之搬运，五鬼术也。尔之辟兵，铁布衫也。尔之飞跃，鹿卢蹻也。名曰‘道流’，皆妖人耳。不速解散，雷部且至矣！”振衣欲起。众牵衣叩额曰：“下士沉迷，已知其罪；幸逢仙驾，是亦前缘，忍不一度脱乎？”道士却坐，顾粤商曰：“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，有

一人挥手飞升者乎？”顾诸方士曰：“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，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？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，坚持一念，使此心寂寂如死，而后可不死；使此气绵绵不停，而后可长停。然亦非枯坐事也。仙有仙骨，亦有仙缘，骨非药物所能换，缘亦非情好所能结。必积功累德，而后列名于仙籍。仙骨以生；仙骨既成，真灵自尔感通，仙缘乃凑。此在尔辈之自度，仙家安有度人法乎？”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：“内绝世缘，外积阴骘；无怪无奇，是真秘密。”投笔于案，声如霹雳，已失所在矣。

表伯王洪生家，有狐居仓中，不甚为祟。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，辄被瓦击。一日，厨下得一小狐，众欲捶杀以泄愤，洪生曰：“是挑衅也。人与妖斗，宁有胜乎？”乃引至榻上，哺以果饵，亲送至仓外。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，不复击矣。此不战而屈人也。

又舅氏安公五占，居县东留福庄。其邻家二犬。一夕，吠甚急，邻妇出视无一人，惟闻屋上语曰：“汝家犬太恶，我不敢下。有逃婢匿汝家灶内，烦以烟熏之，当自出。”妇大骇，入视灶内，果嘤嘤有泣声。问：“是何物，何以至此？”灶内小语曰：“我名绿云，狐家婢也。不胜鞭箠，逃匿于此，冀少缓须臾死，惟娘子哀之。”妇故长斋礼佛，意颇怜悯，向屋仰语曰：“渠畏怖不出，我亦实不忍火攻。苟无大罪，乞仙家舍之。”（里俗呼狐曰仙家。）屋上应曰：“我二千钱新买得，那能即舍？”妇曰：“二千钱赎之，可乎？”良久，乃应曰：“是或尚可。”妇以钱掷于屋上，遂不闻声。妇扣灶呼曰：“绿云可出，我已赎得汝，汝主去矣。”灶内应曰：“感活命恩！今便随娘子驱使。”妇曰：“人那可蓄狐婢？汝且自去。恐惊骇小儿女，亦慎勿露形。”果似有黑物瞥然逝。后每逢元旦，辄闻窗外呼曰：“绿云叩头！”

蒙古以羊骨卜，烧而观其坼兆，犹蛮峒鸡卜也。霍丈易书在葵苏图军台时，有老妇解此术。使卜归期。妇侧睨良久曰：“马未鞍，人未冠，是不行也；然鞍与冠皆已具，行有兆矣。”越数月，又使卜。妇一视即拜，曰：“马已鞍，人已冠矣，公不久其归乎！”既而果赐环。又大学士温公言，曩征乌什，俘回部十余人，禁地窖中。一日，指口诉饥。投以杏，众分食讫，一年老者握其核，喃喃密祝，掷于地上，观其纵横奇偶，忽失声哭。其党环视，亦皆哭。既而骈诛之牒至。疑其法如火珠林钱卜也。是与蓍龟虽不同，然以骨取象者，龟之变；以物取数者，蓍之变。其藉人精神以有灵，理则一耳。

康熙癸巳秋，宋村厂佃户周甲，不胜其妇之箠楚，夜伺妇寝，逃匿破庙。将待晓，介邻里乞怜。妇觉之，追迹至庙，对神像数其罪，叱使伏受鞭。庙故有狐。鞭甫十余，方哀呼，群狐合噪而出曰：“世乃有此不平事！”齐夺甲置墙隅，执其妇，褫无寸缕，即以其鞭鞭之，至流血未释。突狐妇又合噪而出，曰：“男子但解护男子！渠背妻私匿某家女，不应死耶？”亦夺

其妇置墙隅，而相率执甲。群狐格斗争救，喧哄良久。守田者疑为劫盗，大呼鸣铳为声援，狐乃各散。妇已委顿，甲竭蹶负以归。王得庵先生时设帐于是，见妇在途中犹喃喃骂也。先生尝曰："快哉诸狐！可谓礼失而求野。狐妇乃恶伤其类，又别执一理，操同室之戈。盖门户分而朋党起，朋党盛而公论淆，轇轕纷纭，是非蜂起，其相轧也久矣。"

张铉耳先生家，一夕觅一婢不见，意其逋逃。次日，乃醉卧宅后积薪下。空房锁闭，不知其何从入也。沃发渍面，至午乃苏。言昨晚闻后院嬉笑声，稔知狐魅，习惯不惧，窃从门隙窥之。见酒炙罗列，数少年方聚饮。俄为所觉，遽跃起拥我逾墙入。恍惚间如睡如梦，噤不能言，遂被逼入坐。陈酿醇浓，加以苛罚，遂至沉酣，不记几时眠，亦不知其几时去也。铉耳先生素刚正，自往数之曰："相处多年，除日日取柴外，两无干犯。何突然越礼，以良家婢子，作娼女侑觞？子弟猖狂，父兄安在？为家长者，宁不愧乎！"至夜半窗外语曰："儿辈冶荡，业已笞之。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，此婢先探手入门，作谑词乞肉，非出强牵。且其月下花前，采兰赠芍，阅人非一，碎璧多年，故儿辈敢通款曲。不然，则某婢某婢，色岂不佳，何终不敢犯乎？防范之疏，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，惟俯察之。"先生曰："君既笞儿，此婢吾亦当痛笞。"狐哂曰："过摽梅之年，而不为之择配偶；郁而横决，罪岂独在此婢乎？"先生默然。次日，呼媒媪至，凡年长数婢尽嫁之。

邱县丞天锦言，西商有杜奎者，不知其乡贯，其语似泽、潞人也。刚劲有胆，不畏鬼神。空宅荒祠，所至恒幞被独宿，亦无所见闻。偶行经六盘山麓，日已昏黑，遂投止废堡破屋。荒烟蔓草，四无人踪，度万万无寇盗。解装绊马，拾枯枝爇火御寒，竟展衾安卧。方欲睡间，闻有哭声。谛听之，似在屋后，似出地下。时榾□方然，室明如昼，因侧眠，握刀以待之。俄声渐近，已在窗外黑处呜呜不已，然终不露形。杜叱问曰："平生未曾见尔辈。是何鬼物？可出面言。"暗中有应者曰："身是女子，裸无寸缕，愧难相见。如不见弃，许入被中，则有物蔽形，可以对语。"杜知其欲相媚惑，亦不惧之，微哂曰："欲入即入。"阴风飒然，已一好女共枕矣。羞容腼碘，掩面泣曰："一语才通，遽相偎倚。人虽冶荡，何至于斯？缘有苦情，迫于陈诉，虽嫌造次，勿讶淫奔。此堡故群盗所居，妾偶独行，为其所劫，尽褫衣裳簪珥，缚弃涧中。夏浸寒泉，冬埋积雪，沉阴冱冻，万苦难名。后恶党伏诛，废为墟莽。无人可告，茹痛至今。幸空谷足音，得见君子，机缘难再，千载一时。故忍耻相投，不辞自献，拟以一宵之爱，乞市薄榇，移骨平原。庶地气少温，得安营魄。倘更作佛事，超拔转轮，则再造之恩，誓世世长执巾栉。"语讫拭泪，纵体入怀。杜慨然曰："本谓尔为妖，乃沉冤如是！吾虽耽花柳，然乘人窘急，挟制求欢，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。汝既畏冷，无妨就我取温；如讲幽期，则不如迳去。"女伏枕叩额，亦不再言。杜拥之酣眠，帖然就抱。天晓，已失所

在。乃留数日，为营葬营斋。越数载归里，有邻家小女，见杜辄恋恋相随。后老而无子，求为侧室。父母不肯，女自请相从，竟得一男。知其事者，皆疑为此鬼后身也。

《宋书．符瑞志》曰：“珊瑚钩，王者恭信则见，然不言其形状。盖自然之宝也。”杜工部诗曰：“飘飘青琐郎，文采珊瑚钩。”似即指此。萧铨诗曰：“珠帘半上珊瑚钩。”则以珊瑚为钩耳。余见故大学士杨公一带钩，长约四寸余，围约一寸六七分。其钩就倒垂桠杈，截去附枝，作一螭头。其系缀环柱，亦就一横出之瘿瘤，作一芝草。其干天然弯曲，脉理分明，无一毫斧凿迹。色迹纯作樱桃红。殆为奇绝。其挂钩之环，则以交柯连理之枝，去其外歧，而存其周围相属者。亦似天成。然珊瑚连理者多，佩环似此者亦多，不为异也。云以千四百金得诸洋舶。此在壬午、癸未间，其时珊瑚易致，价尚未昂云。

又余在乌鲁木齐时，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，如掌大，可作臂阁，质理莹白。面有红斑四点，皆大如指顶，鲜活如花片，非血浸，非油炼，非琥珀烫，深入腠理，而晕脚四散，渐远渐淡，以至于无，盖天成也。公恒以自随。木果木之战，公埋轮絷马，慷慨捐身。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。

又尝见贾人持一玉簪，长五寸余，圆如画笔之管，上半纯白，下半莹澈如琥珀，为目所未睹。有酬以九百金者，坚不肯售。余终疑为药炼也。

五十年前，见董文恪公一玉蟹，质不甚巨，而纯白无点瑕。独视之亦常玉，以他白玉相比，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，无一正白者，乃知其可贵。顷与柘林司农话及，司农曰：“公在日，偶值匮乏，以六百金转售之矣。”

益都有书生，才气飚发，颇为隽上。一日，晚凉散步，与村女目成。密遣仆妇通词，约某夕虚掩后门待。生潜踪匿影，方暗中扪壁窃行，突火光一掣，朗若月明，见一厉鬼当户立。狼狈奔回，几失魂魄。次日至塾，塾师忽端坐大言曰：“吾辛苦积得小阴骘，当有一孙登第，何逾墙钻穴，自败成功？幸我变形阻之。未至削籍，然亦殿两举矣。尔受人脩脯，教人子弟，何无约束至此耶？”自批其颊十余，昏然仆地。方灌治间，宅内仆妇亦自批其颊曰：“尔我家三世奴，岂朝秦暮楚者耶？幼主妄行，当劝戒，不从，则当告主人。乃献媚希赏，几误其终身，岂非负心耶？后再不悛，且褫尔魄。”语讫亦昏仆。并久之乃苏。门人李南涧曾亲见之。盖祖父之积累如是其难，子孙之败坏如是其易也。祖父之于子孙如是，其死尚不忘也，人可不深长思乎？然南涧言，此生终身不第，颇颔以终。殆流荡不返，其祖亦无如何欤？抑或附形于塾师，附形于仆妇，而不附形于其孙，亦不附形于其子，犹有溺爱者存，故终不知惩欤？

狐魅，人之所畏也。里有罗生者，读小说杂记，稔闻狐女之姣丽，恨不一

遇。近郊古冢，人云有狐，又云时或有人与狎昵。乃诣其窟穴，具贽币牲醴，投书求婚姻。且云："或香闺娇女，并已乘龙，或鄙弃樗材，不堪倚玉，则乞赐一艳婢，用充贵媵。衔感亦均。"再拜置之而返。数日寂然。一夕，独坐凝思，忽有好女出灯下，嫣然笑曰："主人感君盛意，卜今吉日，遣小婢三秀来充下陈，幸见收录。"因叩谒如礼，凝眸侧立，妖媚横生。生大欣慰，即于是夜定情，自以为彩鸾甲帐，不是过也。婢善隐形，人不能见，虽远行别宿，亦复相随。益惬生所愿，惟性饕餮，家中食物多被窃食，物不足则盗衣裳器具，鬻钱以买，亦不知谁为料理。意有徒党同来也。以是稍谯责之，然媚态柔情，摇魂动魄，低眉一盼，亦复回嗔。又冶荡殊常，蛊惑万状，卜夜卜昼，靡有已时，尚嗛嗛不足。以是家为之凋，体亦为之敝。久而疲于奔命，怨詈时闻，渐起衅端，遂成仇隙，呼朋引类，妖祟大兴，日不聊生。延正一真人劾治，婢现形抗辩曰："始缘祈请，本异私奔；继奉主命，不为苟合。手扎具存，非无故为魅也。至于盗窃淫佚，狐之本性，振古如是，彼岂不知？既以耽色之故，舍人而求狐，乃又责狐以人理，毋乃悖欤？即以人理而论，图声色之娱者，不能惜畜养之费。既充妾媵，即当仰食于主人；所给不敷，即不免私有所取。家庭之内，似此者多；较攘窃他人，终为有间。若夫闺房燕昵，何所不有？圣人制礼，亦不能立以程限；帝王定律，亦不能设以科条。在嫡配尚属常情，在姬侍又其本分。录以为罪，窃有未甘。"真人曰："鸠众肆扰，又何理乎？"曰："嫁女与人，意图求取。不满所欲，聚党喧哄者，不知凡几。未闻有人科其罪，乃科罪于狐欤？"真人俯思良久，顾罗生笑曰："君所谓求仁得仁，亦复何怨？老夫耄矣，不能驱役鬼神，预人家儿女事。"后罗生家贫如洗，竟以瘵终。

从侄秀山言，奴子吴士俊尝与人斗，不胜，恚而求自尽。欲于村外觅僻地，甫出栅，即有二鬼邀之。一鬼言投井佳，一鬼言自缢更佳，左右牵掣，莫知所适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，挥拳击二鬼遁去，而自送士俊归。士俊惘惘如梦醒，自尽之心顿息。文奎亦先以缢死者。盖二人同役于叔父栗甫公家。文奎殁后，其母婴疾困卧，士俊尝助以钱五百，故以是报之。此余家近岁事，与《新齐谐》所记针工遇鬼略相似，信凿然有之。而文奎之求代而来，报恩而去，尤足以激薄俗矣。

周景垣前辈言，有巨室眷属，连舻之任，晚泊大江中。俄一大舰来同泊，门灯樯帜，亦官舫也。日欲没时，舱中二十余人，露刃跃过，尽驱妇女出舱外。有靓妆女子隔窗指一小妇曰："此即是矣。"群盗应声曳之去。一盗大呼曰："我即尔家某婢父！尔女酷虐我女，鞭箠炮烙无人理，幸逃出遇我。尔追捕未获。衔冤次骨，今来复仇也！"言讫，扬帆顺流去，斯须灭影。缉寻无迹，女竟不知其所终。然情状可想矣。夫贫至鬻女，岂复有所能为？而不虑其能为盗也；婢受惨毒，岂复能报，而不虑其父能为盗也。此所谓蜂虿有毒欤！又李受公言，有御婢残忍者，偶以小过闭空房，冻饿

死。然无伤痕，其父讼不得直，反受笞。冤愤莫释，夜逾垣入，并其母女手刃之。缉捕多年，竟终漏网，是不为盗亦能报矣。又言京师某家火，夫妇子女并焚，亦群婢怨毒之所为。事无显证，遂无可追求。是不必有父，亦自能报矣。余有亲串，鞭笞婢妾，嬉笑如儿戏，间有死者。一夕，有黑气如车轮，自檐堕下，旋转如风，啾啾然有声，直入内室而隐。次日，疽发于项如粟颗，渐以四溃，首断如斩。是人所不能报，鬼亦报之矣。人之爱子，谁不如我？其强者，衔冤茹痛，郁结莫申，一决横流，势所必至；其弱者，横遭荼毒，赍恨黄泉，哀感三灵，岂无神理？不有人祸，必有天刑，固亦理之自然耳。

世谓古玉皆昆吾刀刻，不尽然也。魏文帝《典论》，已不信世有昆吾刀，是汉时已无此器。李义山诗："玉集胡沙割。"是唐已沙碾矣。今琢玉之巧，以痕都斯坦为第一，其地即佛经之印度、《汉书》之身毒。精是技者，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，故所雕物象，颇有中国花草，非西域所有者，沿旧谱也。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，故细入毫芒，曲折如意。余尝见玛少宰兴阿，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，虬干夭矫，殆可以插瓶；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，虽细条碎瓣，亦皆空中。又尝见一钵，内外两重，可以转而不可出，中间隙缝，仅如一发，摇之无声，断无容刀之理；刀亦断无屈曲三折，透至钵底之理。疑其又有黏合无迹之药，不但能软也。此在前代，偶然一见，谓之鬼工。今则纳赆输琛，有如域内，亦寻常视之矣。

闽人有女，未嫁卒，已葬矣。阅岁余，有亲串见之别县，初疑貌相似，然声音体态无相似至此者，出其不意，从后试呼其小名。女忽回顾，知不谬。又疑为鬼，归告其父母。开冢验视，果空棺。共往踪迹。初阳不相识。父母举其胸胁瘢痣，呼邻妇密视，乃具伏。觅其夫，则已遁矣。盖闽中茉莉花根，以酒磨汁饮之，一寸可尸蹶一日，服至六寸尚可苏，至七寸乃真死。女已有婿，而私与邻子狎。故磨此根使诈死，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。婿家鸣官捕得邻子，供词与女同。时吴林塘官闽县，亲鞫是狱，欲引开棺见尸律，则人实未死，事异图财；欲引药迷子女例，则女本同谋，情殊掠卖。无正条可以拟罪，乃仍以奸拐本律断。人情变幻，亦何所不有乎？

唐宋人最重通犀，所云种种人物，形至奇巧者。唐武后之简作双龙对立状，宋孝宗之带作南极老人扶杖像。见于诸书者不一，当非妄语。今惟有黑白二色，未闻有肖人物形者，此何以故欤？惟大理石往往似画，至今尚然。尝见梁少司马铁幢家一插屏，作一鹰立老树斜柯上，觜距翼尾，一一酷似；侧身旁睨，似欲下搏，神气亦极生动。朱运使子颖，尝以大理石镇纸赠亡儿汝佶，长约二寸广约一寸，厚约五六分。一面悬崖对峙，中有二人，乘一舟顺流下；一面作双松欹立，针鬣分明，下有水纹，一月在松梢，一月在水。宛然两水墨小幅。上有刻字，一题曰"轻舟出峡"，一题

曰“松溪印月”，左侧题“十岳山人”，字皆八分书。盖明王寅故物也。汝佶以献余。余于器玩不甚留意，后为人取去。烟云过眼矣。偶然忆及，因并记之。

旧蓄北宋苑画八幅，不题名氏，绢丝如布，笔墨沉着工密，中有浑浑穆穆之气，疑为真迹。所画皆故事，而中有三幅不可考。一幅下作甲仗隐现状，上作一月衔树杪，一女子衣带飘舞，翩如飞鸟似御风而行；一幅作旷野之中，一中使背诏立，一人衣巾褴缕自右来，二小儿迎拜于左，其人作引手援之状。中使若不见三人，三人亦若不见中使；一幅作一堂甚华敞，阶下列酒罂五，左侧作艳女数人，靓装彩服若贵家姬，右侧作媪婢携抱小儿女，皆侍立甚肃，中一人常服据榻坐，自抱一酒罂，持钻钻之。后前一幅辨为红线，后二幅则终不知为谁。姑记于此，俟博雅者考之。

张石粼先生，姚安公同年老友也，性伉直，每面折人过；然慷慨尚义，视朋友之事如己事，劳与怨皆不避也。尝梦其亡友某公，盛气相诘曰：“君两为县令，凡故人子孙零替者无不收恤，独我子数千里相投，视如陌路，何也？”先生梦中怒且笑曰：“君忘之欤？夫所谓朋友，岂势利相攀援，酒食相征逐哉！为缓急可恃，而休戚相关也。我视君如弟兄，吾家奴结党以蠹我，其势蟠固。我无可如何。我尝密托君察某某，君目睹其奸状而恐招嫌怨，讳不肯言。及某某贯盈自败，君又博忠厚之名，百端为之解脱。我事之偾不偾，我财之给不给，君皆弗问，第求若辈感激，称长者而已。是非厚其所薄，薄其所厚乎？君先陌路视我，而怪我视君如陌路，君忘之欤？”其人瑟缩而去。此五十年前事也。大抵士大夫之习气，类以不谈人过为君子，而不计其人之亲疏，事之利害。余常见胡牧亭为群仆剥削，至衣食不给；同年朱学士竹君，奋然代为驱逐，牧亭生计乃稍苏。又尝见陈裕斋殁后，孀妾孤儿为其婿所凌逼；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奋然鸠率旧好，代为驱逐，其子乃得以自存。一时清议，称古道者，百不一二；称多事者，十恒八九也。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，赁彩轿亲迎，其家奴互相钩贯，非三百金不能得，众喙一音。至前期一两日，价更倍昂。崔公恚愤，自求朋友代赁，朋友皆避怨不肯应。甚有谓彩轿无定价，贫富贵贱各随其人为消长，非他人所可代赁，以巧为调停者。不得已，以己所乘轿，结彩缯用之。一时清议，谓坐视非理者，亦百不一二；谓善体下情者，亦十恒八九也。彼一是非，此一是非，将乌乎质之哉？

朱青雷言，尝谒椒山祠，见数人结伴入，众皆叩拜，中一人独长揖。或诘其故，曰：“杨公员外郎，我亦员外郎，品秩相等，无庭参礼也。”或又曰：“杨公忠臣。”怫然曰：“我奸臣乎？”于大羽因言，聂松岩尝骑驴，遇一治磨者嗔不让路，治磨者曰：“石工遇石工（松岩，安邱张卯君之弟子，以篆刻名一时。），何让之有？”余亦言，交河一塾师与张晴岚论文相诋，塾师怒曰：“我与汝同岁入泮，同至今日，皆不第，汝何处胜我

耶？”三事相类。虽善辩者无如何也。田白岩曰：“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遇此种人，惟当以不治治之，亦于事无害；必欲其解悟，弥出葛藤。尝见两生同寓佛寺，一詈紫阳，一詈象山，喧诟至夜半。僧从旁解纷，又谓异端害正，共与僧斗。次日，三人破额，诣讼庭。非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乎？”

昌平有老妪，蓄鸡至多，惟卖其卵。有买鸡充馔者，虽十倍其价不肯售。所居依山麓，日久滋衍，殆以谷量，将曙时，唱声竞作，如传呼之相应也。会刈麦暴于门外，群鸡忽千百齐至，围绕啄食。媪持杖驱之不开，遍呼男女交手扑击，东散西聚，莫可如何。方喧呶间，住屋五楹，訇然摧圮，鸡乃俱惊飞入山去。此与《宣室志》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。夫鹤知夜半，鸡知将旦，气之相感而精神动焉，非其能自知时也。故邵子曰：“禽鸟得气之先。”至万物成毁之数，断非禽鸟所先知，何以聚族而来，脱主人于厄乎？此必有凭之者矣！

从侄汝夔言，甲乙并以捕狐为业，所居相距十余里。一日，伺得一冢有狐迹，拟共往，约日落后会于某所。乙至，甲已先在。同至冢侧，相其穴，可容人。甲令乙伏穴内，而自匿冢畔丛薄中；待狐归穴，甲御其出路，而乙在内禽絷之。乙暗坐至夜分，寂无音响，欲出与甲商进止。呼良久不应，试出寻之，则二墓碑横压穴口，仅隙光一线，阔寸许，重不可举，乃知为甲所卖。次日，闻外有叱牛声，极力号叫，牧者始闻。报其家往视，鸠人移石，已幽闭一昼夜矣。疑甲谋杀，率子弟诣甲，将报讼官。至半途，乃见甲裸体反缚柳树上，众围而唾詈，或鞭扑之。盖甲赴约时，路遇妇相调谑，因私狎于秫丛。时盛暑，各解衣置地，甫脱手，妇跃起，掣其衣走，莫知所向。幸无人见，狼狈潜归。未至家，遇明火持械者，见之呼曰：“奴在此！”则邻家少妇三四，睡于院中。忽见甲解衣就同卧，惊唤众起。已弃衣逾墙遁。方共里党追捕也。甲无以自白，惟呼天而已。乙述昨事，乃知皆为狐所卖。然伺其穴而掩袭，此戕杀之仇也。戕杀之仇，以游戏报之，一闭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，一褫其衣使受缚无辩，而人觉即遁。使其罪亦不至死，犹可谓善留余地矣。

天下有极细之事，而皋陶亦不能断者。门人折生遇兰，健令也。官安定日，有两家争一坟山，讼四五十年，阅两世矣。其地广阔不盈亩，中有二冢，两家各以为祖茔。问邻证，则万山之中，裹粮挈水乃能至，四无居人；问契券，则皆称前明兵燹，已不存；问地粮串票，则两造具在。其词皆曰：“此地万不足耕，无锱铢之利，而有地丁之额。所以百控不已者，徒以祖宗丘陇，不欲为他人占耳。”又皆曰：“苟非先人之体魄，谁肯涉讼数十年，认他人为祖宗者？”或疑为谋占吉地，则又皆曰：“秦陇素不讲此事，实无此心，亦彼此不疑有此心。且四周皆石，不能再容一棺，如得地之后，掘而别葬，是反授不得者以间，谁敢为之？”竟无以折服。又无均

分理，无入官理，亦莫能判定。大抵每祭必斗，每斗必讼，官惟就斗论斗，更不问其所因矣。后蔡西斋为甘肃藩司，闻之曰："此争祭，非争产也。盍以理喻之。"曰："尔既自以为祖墓，应听尔祭。其来争祭者，既愿以尔祖为祖，于尔祖无损，于尔亦无损也，听其享荐亦大佳，何必拒乎？"亦不得已之权词，然迄不知其遵否也。

胡牧亭言，其乡一富室，厚自奉养，闭门不与外事，人罕得识其面。不善治生而财终不耗，不善调摄而终无疾病，或有祸患亦意外得解。尝一婢自缢死，里胥大喜，张其事报官，官亦欣然即日来。比陈尸检验，忽手足蠕蠕动。方共骇怪，俄欠伸，俄转侧，俄起坐，已复苏矣。官尚欲以逼污投缳，锻炼罗织，微以语导之。婢叩首曰："主人妾媵如神仙，宁有情到我？设其到我，方欢喜不暇，宁肯自戕？实闻父不知何故，为官所杖杀，悲痛难释，愤恚求死耳，无他故也。"官乃大沮去。其他往往多类此。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，乃有此福，理不可明。偶扶乩召仙，以此叩之。乩判曰："诸公误矣，其福正以其蠢也。此翁过去生中，乃一村叟，其人淳淳闷闷无计较心，悠悠忽忽无得失心，落落漠漠无爱憎心，坦坦平平无偏私心，人或凌侮无争竞心，人或欺绐无机械心，人或谤詈无嗔怒心，人或构害无报复心，故虽槁死牖下无大功德，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，使之食报于今生。其蠢无知识，正其身异性存，未昧前世善根也。诸君乃以为疑，不亦误耶？"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，吾窃有味斯言也。余曰："此先生自作传赞，托诸斯人耳。然理固有之。"

刘约斋舍人言，刘生名寅（此在刘景南家酒间话及，南北乡音各异，不知是此寅字否也。），家酷贫，其父早年与一友订婚姻，一诺为定，无媒妁，无婚书庚帖，亦无聘币，然子女则并知之也。刘生父卒，友亦卒，刘生少不更事，窭益甚，至寄食僧寮。友妻谋悔婚，刘生无如之何。女竟郁郁死。刘生知之，痛悼而已。是夕，灯下独坐，悒悒不宁，忽闻窗外啜泣声，问之不应，而泣不已。固问之，仿佛似答一我字，刘生顿悟曰："是子也耶？吾知之矣。事已至此，来生相聚可也。"语讫遂寂。后刘生亦夭死。惜无人好事，竟不能合葬华山。《长恨歌》曰："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了期。"此之谓乎？虽悔婚无迹，不能名以贞；又以病终，不能名以烈，然其志则贞烈兼矣。说是事时满座太息，而忘问刘生里贯。约斋家在苏州，意其乡里欤？

河间有游僧，卖药于市，以一铜佛置案上，而盘贮药丸，佛作引手取物状。有买者先祷于佛，而捧盘进之。病可治者，则丸跃入佛手；其难治者，则丸不跃。举国信之。后有人于所寓寺内，见其闭户研铁屑，乃悟其盘中之丸，必半有铁屑，半无铁屑；其佛手必磁石为之，而装金于外。验之信然，其术乃败。会有讲学者，阴作讼牒，为人所讦。到官昂然不介意，侃侃而争。取所批《性理大全》核对，笔迹皆相符，乃叩额伏罪。太

守徐公讳景曾，通儒也，闻之笑曰："吾平生信佛不信僧，信圣贤不信道学，今日观之，灼然不谬。"

杨槐亭前辈有族叔，夏日读书山寺中。至夜半，弟子皆睡，独秉烛咿唔。倦极假寐，闻叩窗语曰："敢敬问先生，此往某村当从何路？"怪问为谁，曰："吾鬼也。溪谷重复，独行失路。空山中鬼本稀疏，偶一二无赖贱鬼，不欲与言，即问之，亦未必肯相告。与君幽明虽隔，气类原同，故闻书声而至也。"具以告之，谢而去。后以语槐亭，槐亭怃然曰："吾乃知孤介寡合，即作鬼亦难。"

李秋崖与金谷村，尝秋夜坐济南历下亭。时微雨新霁，片月初生，秋崖曰："韦苏州'流云吐华月'句，气象天然，觉张子野'云破月来花弄影'句，便多少着力。"谷村未答，忽暗中人语曰："岂但着力不着力？意境迥殊，一是诗语，一是词语，格调亦迥殊也。即如《花间集》'细雨湿流光'句，在词家为妙语，在诗家则靡靡矣。"愕然惊顾，寂无一人。

胶州法南墅，尝偕一友登日观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，傲不为礼，二人亦弗与言。俄丹曦欲吐，海天滉耀，千汇万状，不可端倪。南墅吟元人诗曰："'万古齐州烟九点，五更沧海日三竿'，不信然乎！"道士忽哂曰："昌谷用作梦天诗，故为奇语。用之泰山，不太假借乎？"南墅回顾，道士即不再言。既而踆乌涌上，南墅谓其友曰："太阳真火，故入水不濡也。"道士又哂曰："公谓日自海出乎？此由不知天形，故不知地形；不知地形，故不知水形也。盖天椭圆如鸡卵，地浑圆如弹丸，水则附地而流，如核桃之皴皱。椭圆者，东西远而上下近，凡有九重。最上曰宗动，元气之表，无象可窥；次为恒星，高不可测；次七重，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，随大气旋转，去地且二百余万里，无论海也。浑圆者，地无正顶，身所立处皆为顶；地无正平，目所见处皆为平。至广漠之野，四望天地相接处，其圆中规，中高而四隤之证也，是为地平。圆规以外，目所不见者，则地平下矣。湖海之中，四望天水相合处，亦圆中规，是又水随地形，中高四隤之证也。然江河之水狭且浅，夹以两岸，行于地中，故日出地上，始受日光。惟海至广至深，附于地面，无所障蔽，故中高四隤之处，如水晶球之半，日未至地平，倒影上射，则初见如一线；日将近地平，则斜影横穿，未明先睹。今所见者，是日之影，非日之形；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，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。至日出地平，则影斜落海底，转不能见矣。儒家盖尝见此景，故以为天包水、水浮地、日出入于水中，而不知日自附天、水自附地。佛家未见此景，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，日环绕此山，南昼则北夜，东暮则西朝，是日常旋转，平行竟不入地。证以今日所见，其谬更无庸辩矣。"南墅惊其博辩，欲与再言。道士笑曰："更竟其说。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，以渐而迤，以渐而转，渐迤渐转，遂至周环，必以为人能正立，不能倒立，拾杨光先之说，苦相诘难。老夫慵惰，不能与子到大郎山

上看南斗（大郎山在亚禄国，与中国上下反对，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，北极入地三十五度。），不如其已也。”振衣迳去，竟莫测其何许人。

大学士温公言，征乌什时，有骁骑校腹中数刃，医不能缝。适生俘数回妇，医曰：“得之矣。”择一年壮肥白者，生剖腹皮，幂于创上，以匹帛缠束，竟获无恙。创愈后，浑合为一，痛痒亦如一。公谓：“非战阵无此病，非战阵亦无此药。”信然。然叛徒逆党法本应诛，即不剥肤，亦即断脰。用救忠义之士，固异于杀人以活人尔。

周化源言，有二士游黄山，留连松石，日暮忘归。夜色苍茫，草深苔滑，乃共坐于悬崖之下。仰视峭壁，猿鸟路穷，中间片石斜欹，如云出岫，缺月微升，见有二人坐其上，知非仙即鬼，屏息静听。右一人曰：“顷游岳麓，闻此翁又作何语？”左一人曰：“去时方聚讲《西铭》，归时又讲《大学衍义》也。”右一人曰：“《西铭》论万物一体，理原如是。然岂徒心知此理，即道济天下乎？父母之于子，可云爱之深矣，子有疾病，何以不能疗？子有患难，何以不能救？无术焉而已。此犹非一身也。人之一身，虑无不深自爱者，己之疾病，何以不能疗？己之患难，何以不能救？亦无术焉而已。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、捍灾御变之方，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，果此心一举万物，即可以生乎？吾不知之矣。至《大学》条目，自格致以至治平，节节相因，而节节各有其功力。譬如土生苗，苗成禾，禾成谷，谷成米，米成饭，本节节相因。然土不耕则不生苗，苗不灌则不得禾，禾不刈则不得谷，谷不舂则不得米，米不炊则不得饭，亦节节各有其功力。西山作《大学衍义》，列目至齐家而止，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。不知虞舜之时，果瞽瞍允若，而洪水即平、三苗即格乎？抑犹有治法在乎？又不知周文之世，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、崇侯即服乎？抑别有政典存乎？今一切弃置，而归本于齐家，毋亦如土可生苗，即炊土为饭乎？吾又不知之矣。”左一人曰：“琼山所补，治平之道其备乎？”右一人曰：“真氏过于泥其本，邱氏又过于逐其末。不究古今之时势，不揆南北之情形，琐琐屑屑，缕陈多法，且一一疏请施行，是乱天下也。即其海运一议，胪列历年漂失之数，谓所省转运之费，足以相抵。不知一舟人命，讵止数十；合数十舟即逾千百，又何为抵乎？亦妄谈而已矣。”左一人曰：“是则然矣。诸儒所述封建井田，皆先王之大法，有太平之实验，究何如乎？”右一人曰：“封建井田，断不可行，驳者众矣。然讲学家持是说者，意别有在，驳者未得其要领也。夫封建井田不可行，微驳者知之，讲学者本自知之。知之而必持是说，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，以藏其身也。盖言理言气，言性言心，皆恍惚无可质，谁能考未分天地之前，作何形状；幽微暧昧之中，作何情态乎？至于实事，则有凭矣。试之而不效，则人人见其短长矣。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说，使人必不能试，必不肯试，必不敢试，而后可号于众曰：‘吾所传先王之法，吾之法可为万世致太平，而无如人不用何也！’人莫得而究诘，则亦相率而叹曰：‘先生王佐之才，惜

哉不竟其用。'云尔。以棘刺之端为母猴，而要以三月斋戒乃能观，是即此术。第彼犹有棘刺，犹有母猴，故人得以求其削。此更托之空言，并无削之可求矣。天下之至巧，莫过于是。驳者乃以迂阔议之，乌识其用意哉！"相与太息者久之，划然长啸而去。二士窃记其语，颇为人述之。有讲学者闻之，曰："学求闻道而已。所谓道者，曰天曰性曰心而已。忠孝节义，犹为末务；礼乐刑政，更末之末矣。为是说者，其必永嘉之徒也夫！"

刘香畹寓斋扶乩，邀余，未赴。或传其二诗曰："是处春山长药苗，闲随蝴蝶过溪桥；林中借得樵童斧，自斫槐根木瘿瓢。""飞岩倒挂万年藤，猿狖攀缘到未能。记得随身棕拂子，前年遗在最高层。"虽意境微狭，亦楚楚有致。

《春秋》有原心之法，有诛心之法。青县有人陷大辟，县令好外宠。其子年十四五，颇秀丽，乘其赴省宿馆舍，邀之于途，托言牒诉而自献焉。狱竟解。实为娈童，人不以娈童贱之，原其心也。里有少妇与其夫狎昵无度，夫病瘵死。姑察其性佚荡，恒自监之。眠食必共，出入必偕，五六年未尝离一步。竟郁郁以终。实为节妇，人不以节妇许之，诛其心也。余谓此童与郭六事相类，惟欠一死耳（语详《滦阳消夏录》。）。此妇心不可知，而身则无玷。《大车》之诗所谓"畏子不奔，畏子不敢"者，在上犹为有刑政，则在下犹为守礼法。君子与人为善，盖棺之后，固应仍以节许之。

啄木能禹步劾禁，竟实有之。奴子李福，性顽劣，尝登高木之杪，以杙塞其穴口，而锯平其外，伏草间伺之。啄木返，果翩然下树，以喙画沙若符篆，画毕，以翼拂之，其穴口之杙，铮然拔出如激矢。此岂可以理解欤？余在书局销毁妖书，见《万法归宗》中载有是符，其画纵横交贯，略如小篆两无字相并之形，不知何以得之，亦不知其信否也。

李福又尝于月黑之夜，出村南丛冢间，呜呜作鬼声，以恐行人。俄磷火四起，皆呜呜来赴，福乃狼狈逃归。此以类相召也。故人家子弟，于交游当慎其所召。

壬午顺天乡试，与安溪李延彬前辈同分校。偶然说虎，延彬曰："里有入山樵采者，见一美妇隔涧行，衣饰华丽，不似村妆，心知为魅，伏丛薄中觇所往。适一鹿引麑下涧饮，妇见之，突扑地化为虎，衣饰委地如蝉蜕，迳搏二鹿食之。斯须仍化美妇，整顿衣饰，款款循山去。临流照影，妖媚横生，几忘其曾为虎也。"秦涧泉前辈曰："妖媚蛊惑，但不变虎形耳，捕噬之性则一也。偶露本质，遽相惊讶，此樵何少见多怪乎？"

大学士伍公镇乌鲁木齐日，颇喜吟咏，而未睹其稿。惟于驿壁见一诗

曰："极目孤城上，苍茫见四郊。斜阳高树顶，残雪乱山坳。牧马嘶归枥，啼鸟倦返巢。秦兵真耐冷，薄暮尚鸣骹。"殊有中唐气韵。

束州佃户邵仁我言，有李氏妇，自母家归。日薄暮，风雨大作，避入废庙中。入夜稍止，已暗不能行。适客作（俗谓之短工。为人锄田刈禾，计日受值，去来无定者也。）数人荷锄入，惧遭强暴，又避入庙后破屋。客作暗中见影，相呼追迹。妇窘急无计，乃呜呜作鬼声。既而墙内外并呜呜有声，如相应答。数人怖而反。夜半雨晴，竟潜踪得脱。此与李福事相类，而一出偶相追逐，一似来相救援。虽谓秉心贞正，感动幽灵，亦未必不然也。

仁我又言，有盗劫一富室，攻楼门垂破。其党手炬露刃，迫胁家众曰："敢号呼者死！且大风，号呼亦不闻，死何益！"皆噤不出声。一灶婢年十五六，睡厨下，乃密持火种，黑暗中伏地蛇行，潜至后院，乘风纵火，焚其积柴。烟焰烛天，阖村惊起，数里内邻村亦救视。大众既集，火光下明如白昼，群盗格斗不能脱，竟骈首就擒。主人深感此婢，欲留为子妇。其子亦首肯，曰："具此智略，必能作家，虽灶婢何害？"主人大喜，趣取衣饰，即是夜成礼。曰："迟则讲尊卑，论良贱，是非不一，恐有变局矣。"亦奇女子哉！

边秋崖前辈言，一宦家夜至书斋，突见案上一人首，大骇，以为咎征。里有道士能符箓，时预人丧葬事，急召占之。亦骇曰："大凶！然可禳解，斋醮之赉，不过百余金耳。"正拟议间，窗外有人语曰："身不幸伏法就终，幽魂无首，则不可转生，故恒自提携，累如疣赘。顷见公棐几滑净，偶置其上。适公猝至，仓皇忘取，以致相惊，此自仆之粗疏，无关公之祸福。术士妄语，慎不可听。"道士仍丧气而去。又言一宦家患狐祟，延术士劾治，法不验，反为狐所窘。走投其师，更乞符箓至。方登坛檄将，已闻楼上搬移声、呼应声，汹汹然相率而去。术士顾盼有德色，宦家亦深感谢。忽举首见壁上一帖，曰："公衰运将临，故吾辈得相扰。昨公捐金九百，建育婴堂，德感明神，又增福泽，故吾辈举族而去。术士行法适值其时，据以为功，深为忝窃。赐以觞豆，为稍障羞颜，庶几或可；若有所酬赠，则小人太侥幸矣。"字径寸余，墨痕犹湿，术士惭沮，竟噤不敢言。梁简文帝《与湘东王书》引谚曰："山川而能语，葬师食无所；肺腑而能语，医师面如土。"此二事者，可谓鬼魅能语矣，术士其知之。

朱导江言，有妻服已释忽为礼忏者，意甚哀切，过于初丧。问之，初不言，所亲或私叩之，乃泫然曰："亡妇相聚半生，初未觉其有显过。顷忽梦至冥司，见女子数百人，锁以银铛，驱以骨朵，入一大官署中。俄闻号呼凄惨，栗魄动魂，既而一一引出，并流血被骭，匍匐膝行，如牵羊豕。中一人见我招手，视即亡妇。惊问：'何罪至此？'曰：'坐事事与君怀二意。初谓家庭常态，不意阴律至严，与欺父欺君竟同一理，故堕落如

斯。’问：‘二意者何事？’曰：‘不过骨肉之中私庇子女，奴隶之中私庇婢媪，亲串之中私庇母党，均使君不知而已。今每至月朔，必受铁杖三十，未知何日得脱，此累累者皆是也。’尚欲再言，已为鬼卒曳去。多年伉俪，未免有情，故为营斋造福耳。”夫同牢之礼，于情最亲，亲则非疏者所能间；敌体之义，于分本尊，尊则非卑者所能违。故二人同心，则家庭之纤微曲折，男子所不能知，与知而不能自为者，皆足以弥缝其阙。苟徇其私爱，意有所偏，则机械百出，亦可于耳目所不及者，无所不为。种种衅端，种种败坏，皆从是起；所关者大，则其罪自不得轻。况信之者至深，托之者至重，而欺其不觉，为所欲为，在朋友犹属负心，应干神谴，则人原一体，分属三纲者，其负心之罪，不更加倍蓰乎？寻常细故，断以严刑，因不得谓之深文矣。

人情狙诈，无过于京师。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，漆匣黯敝，真旧物也。试之，乃抟泥而染以黑色，其上白霜，亦盦于湿地所生。又丁卯乡试，在小寓买烛，爇之不燃。乃泥质而幂以羊脂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，从兄万周买之。乃尽食其肉，而完其全骨，内傅以泥，外糊以纸，染为炙爆之色，涂以油，惟两掌头颈为真。又奴子赵平以二千钱买得皮靴，甚自喜。一日骤雨，着以出，徒跣而归。盖鞠则乌油高丽纸揉作绉纹，底则糊黏败絮缘之以布。其他作伪多类此，然犹小物也。有选人见对门少妇甚端丽，问之，乃其夫游幕，寄家于京师，与母同居。越数月，忽白纸糊门，全家号哭，则其夫讣音至矣。设位祭奠，诵经追荐，亦颇有吊者。既而渐鬻衣物，云乏食且议嫁。选人因赘其家。又数月，突其夫生还，始知为误传凶问。夫怒甚，将讼官。母女哀吁，乃尽留其囊箧，驱选人出。越半载，选人在巡城御史处，见此妇对簿。则先归者乃妇所欢，合谋挟取选人财，后其夫真归而败也。黎丘之技，不愈出愈奇乎？又西城有一宅，约四五十楹，月租二十余金。有一人住半载余，恒先期纳租，因不过问。一日，忽闭门去，不告主人。主人往视，则纵横瓦砾，无复寸椽，惟前后临街屋仅在。盖是宅前后有门，居者于后门设木肆，贩鬻屋材，而阴拆宅内之梁柱门窗，间杂卖之。各居一巷，故人不能觉。累栋连甍，搬运无迹，尤神乎技矣。然是五六事，或以取贱值，或以取便易，因贪受饵，其咎亦不尽在人。钱文敏公曰：“与京师人作缘，斤斤自守，不入陷阱已幸矣。稍见便宜，必藏机械，神奸巨蠹，百怪千奇，岂有便宜到我辈。”诚哉是言也。

王青士言，有弟谋夺兄产者，招讼师至密室，篝灯筹画。讼师为设机布阱，一一周详，并反间内应之术，无不曲到。谋既定，讼师掀髯曰：“令兄虽猛如虎豹，亦难出铁网矣。然何以酬我乎？”弟感谢曰：“与君至交，情同骨肉，岂敢忘大德？”时两人对据一方几，忽几下一人突出，绕室翘一足而跳舞，目光如炬，长毛毶毶如蓑衣，指讼师曰：“先生斟酌，此君视先生如骨肉，先生其危乎？”且笑且舞，跃上屋檐而去。二人与侍侧童子并惊仆。家人觉声息有异，相呼入视，已昏不知人。灌治至夜半，童子

先苏，具述所闻见。二人至晓乃能动。事机已泄，人言藉藉，竟寝其谋，闭门不出者数月。相传有狎一妓者，相爱甚。然欲为脱籍，则拒不从，许以别宅自居，礼数如嫡，拒益力。怪诘其故，喟然曰："君弃其结发而匿我，此岂可托终身者乎？"与此鬼之言，可云所见略同矣。

张夫人，先祖母之妹，先叔之外姑也。病革时顾侍者曰："不起矣。闻将死者见先亡，今见之矣。"即而环顾病榻，若有所觅。喟然曰："错矣。"俄又拊枕曰："大错矣。"俄又瞑目啮齿，掐掌有痕，曰："真大错矣！"疑为谵语，不敢问。良久，尽呼女媳至榻前，告之曰："吾向以为夫族疏而母族亲，今来导者皆夫族，无母族也。吾向以为媳疏而女亲，今亡媳在左右，而亡女不见也。非一气者相关，异派者不属乎？回思平日之存心，非厚其所薄，薄其所厚乎？吾一误矣，尔曹勿再误也。"此三叔母张太宜人所亲闻。妇女偏私，至死不悟者多矣，此犹是大智慧人，能回头猛省也。

孔子有言："谏有五，吾从其讽。"圣人之究悉物情也。亲串中一妇，无子而阴忮其庶子；侄若婿又媒蘖短长，私党胶固，殆不可以理喻。妇有老乳母，年八十余矣。闻之，匍匐入谒，一拜，辄痛哭曰："老奴三日不食矣。"妇问："曷不依尔侄？"曰："老奴初有所蓄积，侄事我如事母，诱我财尽。今如不相识，求一盂饭不得矣。"又问："曷不依尔女若婿？"曰："婿诱我财如我侄，我财尽后，弃我亦如我侄，虽我女无如何也。"又问："至亲相负，曷不讼之？"曰："讼之矣，官以为我已出嫁，于本宗为异姓；女已出嫁，又于我为异姓。其收养为格外情，其不收养，律无罪，弗能直也。"又问："尔将来奈何？"曰："亡夫昔随某官在外，娶妇生一子，今长成矣。吾讼侄与婿时，官以为既有此子，当养嫡母，不养则律当重诛。已移牒拘唤，但不知何日至耳。"妇爽然若失。自是所为遂渐改。此亲戚族党，唇焦舌敝不能争者，而此妪以数言回其意。现身说法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耳。触龙之于赵太后，盖用此术矣。

第十八卷 姑妄听之四

马德重言，沧州城南，盗劫一富室，已破扉入，主人夫妇并被执，众莫敢谁何。有妾居东厢，变服逃匿厨下，私语灶婢曰：“主人在盗手，是不敢与斗。渠辈屋脊各有人，以防救应；然不能见檐下。汝抉后窗循檐出，密告诸仆：‘各乘马执械，四面伏三五里外，盗四更后必出。四更不出，则天晓不能归巢也。出必挟主人送，苟无人阻，则行一二里必释，不释恐见其去向也。俟其释主人，急负还。而相率随其后，相去务在半里内。彼如返斗即奔还，彼止亦止，彼行又随行，再返斗仍奔，再止仍止，再行仍随行。如此数四，彼不返斗，则随之得其巢；彼返斗，则既不得战，又不得遁，逮至天明，无一人得脱矣。’婢冒死出告。众以为中理，如其言，果并就擒。重赏灶婢。妾与嫡故不甚协，至是亦相睦。后问妾：“何以办此？”泫然曰：“吾故盗魁某甲女，父在时，尝言行劫所畏惟此法，然未见有用之者。今事急姑试，竟侥幸验也。”故曰，用兵者务得敌之情。又曰，以贼攻贼。

戴东原言，有狐居人家空屋中，与主人通言语，致馈遗，或互假器物，相安若比邻。一日，狐告主人曰：“君别院空屋，有缢鬼多年矣。君近拆是屋，鬼无所栖，乃来与我争屋。时时现恶状，恐怖小儿女，已自可憎，又作祟使患寒热，尤不堪忍。某观道士能劾鬼，君盍求之除此害。”主人果求得一符，焚于院中。俄暴风骤起，声轰然如雷霆。方骇愕间，闻屋瓦格格乱鸣，如数十人奔走践踏者，屋上呼曰：“吾计大左，悔不及！顷神将下击，鬼缚而吾亦被驱，今别君去矣！”盖不忍其愤，急于一逞，未有不两败俱伤者。观于此狐，可为炯鉴。又吕氏表兄言（忘其名字，先姑之长子也。），有人患狐祟，延术士禁咒。狐去而术士需索无厌，时遣木人纸虎之类至其家扰人，赂之，暂止。越旬日复然，其祟更甚于狐。携家至京师避之，乃免。锐于求胜，借助小人，未有不遭反噬者，此亦一征矣。

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言，昔征乌什时，战罢还营，见崖下树桠间一人探首外窥，疑为间谍，奋矛刺之（军中呼矛曰苗子，盖声之转也。），中石上，火光激迸，矛折，臂几损。疑为目眩，然矛上地上，皆有血迹，不知何怪。余谓此必山精也。深山大泽，何所不育。《白泽图》所载，虽多附会，殆亦有之。又言，有一游兵，见黑物蹲石上，疑为熊，引满射之，三发皆中，而此物夷然如不知。骇极，驰回，呼伙伴携铳往，则已去矣。余谓此亦山精耳。

常山峪道中加班轿夫刘福言（九卿肩舆，以八人更番，出京则加四人，谓之加班。），长姐者，忘其姓，山东流民之女，年十五六，随父母就食于赤峰（即乌蓝哈达。乌蓝译言红，哈达译言峰也。今建为赤峰州。），租

田以耕。一日，入山采樵，遇风雨，避岩下，雨止已昏黑，畏虎不敢行，匿草间。遥见双炬，疑为虎目。至前，则官役数人，衣冠不古不今，叱问何人。以实告。官坐石上，令曳出，众呼跪。长姐以为山神，匍匐听命。官曰："汝夙孽应充我食，今就擒，当啖尔。速解衣伏石上，无留寸缕，致挂碍齿牙。"知为虎王，觳觫祈免。官曰："视尔貌尚可，肯侍我寝，当赦尔。后当来往于尔家，且福尔。"长姐愤怒跃起曰："岂有神灵肯作此语？必邪魅也！啖则啖耳，长姐良家女，不能蒙面作此事。"拾石块奋击，一时奔散。此非其力足胜之，其气足胜之。其贞烈之心足以帅其气也。故曰："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。"

张太守墨谷言，德、景间有富室，恒积谷而不积金，防劫盗也。康熙、雍正间，岁频歉，米价昂，闭廪不肯粜升谷，冀价再增。乡人病之，而无如何。有角妓号玉面狐者曰："是易与，第备钱以待可耳。"乃自诣其家，曰："我为鸨母钱树，鸨母顾虐我。昨与勃溪，约我以千金自赎。我亦厌倦风尘，愿得一忠厚长者托终身，念无如公者。公能捐千金，则终身执巾栉。闻公不喜积金，即钱二千贯亦足抵。昨有木商闻此事，已回天津取资，计其到当在半月外。我不愿随此庸奴，公能于十日内先定，则受德多矣。"张故惑此妓，闻之惊喜，急出谷贱售。廪已开，买者坌至，不能复闭，遂空其所积，米价大平。谷尽之日，妓遣谢富室曰："鸨母养我久，一时负气相诟，致有是议。今悔过挽留，义不可负心。所言姑俟诸异日。"富室原与私约，无媒无证，无一钱聘定，竟无如何也。此事李露园亦言之，当非虚谬。闻此妓年甫十六七，遽能办此，亦女侠哉。

丁药园言，有孝廉，四十无子，买一妾，甚明慧。嫡不能相安，旦夕诟谇。越岁，生一子。益不能容，竟转鬻于远处。孝廉惘惘如有失。独宿书斋，夜分未寐，妾忽搴帏入。惊问："何来？"曰："逃归耳。"孝廉沉思曰："逃归虑来追捕，妒妇岂肯匿？且事已至此，归何所容？"妾笑曰："不欺君，我实狐也。前以人来，人有人理，不敢不忍诟；今以狐来，变幻无端，出入无迹，彼乌得而知之？"因嬿婉如初。久而渐为童婢泄。嫡大恚，多金募术士劾治。一术士檄将拘妾至，妾不服罪，攘臂与术士争曰："无子纳妾，则纳为有理；生子遣妾，则夫为负心。无故见出，罪不在我。"术士曰："既见出矣，岂可私归？"妾曰："出母未嫁，与子未绝；出妇未嫁，于夫亦未绝。况鬻我者妒妇，非见出于夫。夫仍纳我，是未出也，何不可归？"术士怒曰："尔本兽类，何敢据人理争？"妾曰："人变兽心，阴律阳律皆有刑。兽变人心，反以为罪，法师据何宪典耶？"术士益怒曰："吾持五雷法，知诛妖耳，不知其他！"妾大笑曰："妖亦天地之一物，苟其无罪，天地未尝不并育。上帝所不诛，法师乃欲尽诛乎？"术士拍案曰："媚惑男子，非尔罪耶？"妾曰："我以礼纳，不得为媚惑。倘其媚惑，则摄精吸气，此生久槁矣。今在家两年，复归又五六年，康强无恙，所谓媚惑者安在？法师受妒妇多金，锻炼周内，以酷济贪耳，吾岂服

耶？”问答之顷，术士顾所召神将，已失所在。无可如何，瞋目曰：“今不与尔争，明日会当召雷部！”明日，嫡再促设坛，则宵遁矣。盖所持之法虽正，而法以贿行，故魅亦不畏，神将亦不满也。相传刘念台先生官总宪时，题御史台一联曰：“无欲常教心似水，有言自觉气如霜。”可谓知本矣。

莫雪崖言，有乡人患疫，困卧草榻，魂忽已出门外，觉顿离热恼，意殊自适。然道路都非所曾经，信步所之。偶遇一故友，相见悲喜。忆其已死，忽自悟曰：“我其入冥耶？”友曰：“君未合死，离魂到此耳。此境非人所可到，盍同游览，以广见闻？”因随之行，所经城市墟落，都不异人世，往来扰扰，亦各有所营。见乡人皆目送之，然无人交一语也。乡人曰：“闻有地狱，可一观乎？”友曰：“地狱如囚牢，非冥官不能启，非冥吏不能导，吾不能至也。有三数奇鬼，近乎地狱，君可以往观。”因改循歧路。行半里许，至一地，空旷如墟墓，见一鬼，状貌如人，而鼻下则无口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巧于应对，谀词颂语媚世悦人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语。或遇焰口浆水，则饮以鼻。”又见一鬼，尻耸向上，首折向下，面着于腹，以两手支拄而行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妄自尊大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仰面傲人。”又见一鬼，自胸至腹，裂罅数寸，五脏六腑，虚无一物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是人生时，城府深隐，人不能测，故受是报，使中无匿形。”又见一鬼，足长二尺，指巨如椎，踵巨如斗，重如千斛之舟，努力半刻，始移一寸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此人生时，高材捷足，事事务居人先，故受是报，使不能行。”又见一鬼，两耳拖地，如曳双翼，而混沌无窍。问：“此何故？”曰：“此人生时，怀忌多疑，喜闻蜚语，故受此报，使不能听。是皆按恶业浅深，待受报期满，始入转轮。其罪减地狱一等，如阳律之徒流也。”俄见车骑杂遝，一冥官经过，见乡人，惊曰：“此是生魂，误游至此，恐迷不得归。谁识其家，可导使去。”友跪启：“是旧交。”官即令送返。将至门，大汗而醒，自是病愈。雪崖天性爽朗，胸中落落无宿物，与朋友谐戏，每俊辩横生，此当是其寓言，未必真有。然庄生、《列子》，半属寓言，义足劝惩，固不必刻舟求剑尔。

陈半江言，有书生，月夕遇一妇，色颇姣丽。挑以微词，欣然相就。自云家在邻近，而不肯言姓名。又云夫恒数日一外出，家有后窗可开，有墙缺可逾，遇隙即来，不能预定期也。如是五六年，情好甚至。一岁，书生将远行，妇夜来话别。书生言：“随人作计，后会无期。”凄恋万状，哽咽至不成语。妇忽嫣笑曰：“君如此情痴，必相思致疾，非我初来相就意。实与君言，我鬼之待替者也。凡人与鬼狎，无不病且死，阴剥阳也。惟我以爱君韶秀，不忍玉折兰摧，故必越七八日后，待君阳复，乃肯再来。有剥有复，故君能无恙。使遇他鬼，则纵情冶荡，不出半载，索君于枯鱼之肆矣。我辈至多，求如我者则至少，君其宜慎。感君义重，此所以报

也。”语讫，散发吐舌作鬼形，长啸而去。书生震栗几失魂，自是虽遇冶容，曾不侧视。

王梅序言，交河有为盗诬引者，乡民朴愿，无以自明，以赂求援于县吏。吏闻盗之诬引，由私调其妇致为所殴，意其妇必美，却赂，而微示以意曰：“此事秘密，须其妇潜身自来，乃可授方略。”居间者以告乡民。乡民惮死失志，呼妇母至狱，私语以故。母告妇，咈然不应也。越两三日，吏家有人夜扣门。启视，则一丐妇，布帕裹首，衣百结破衫，闯然入。问之不答，且行且解衫与帕，则鲜妆华服艳妇也。惊问所自，红潮晕颊，俯首无言，惟袖出片纸。就所持灯视之，“某人妻”三字而已。吏喜过望，引入内室，故问其来意。妇掩泪曰：“不喻君语，何以夜来？既已来此，不必问矣，惟祈毋失信耳。”吏发洪誓，遂相嬿婉。潜留数日，大为妇所蛊惑，神志颠倒，惟恐不得当妇意。妇暂辞去，言村中日日受侮，难于久住，如城中近君租数楹，便可托庇荫，免无赖凌藉，亦可朝夕相往来。吏益喜，竟百计白其冤。狱解之后，遇乡民，意甚索漠。以为狎昵其妇，愧相见也。后因事到乡，诣其家，亦拒不见。知其相绝，乃大恨。会有挟妓诱博者讼于官，官断妓押归原籍。吏视之，乡民妇也。就与语。妇言苦为夫禁制，愧相负，相忆殊深，今幸相逢，乞念旧时数日欢，免杖免解。吏又惑之。因告官曰：“妓所供乃母家籍，实县民某妻，宜究其夫。”盖觊怂恿官卖，自买之也。遣拘乡民，乡民携妻至，乃别一人。问乡里皆云不伪，问吏：“何以诬乡民？”吏不能对，第曰：“风闻。”问：“闻之何人？”则噤无语。呼妓问之，妓乃言：“吏初欲挟污乡民妻，妻念从则失身不从则夫死，值妓新来，乃尽脱簪珥赂妓冒名往，故与吏狎识。今当受杖，适与相逢，因仍诳托乡民妻，冀脱棰楚，不虞其又有他谋，致两败也。”官覆勘乡民，果被诬。姑念其计出救死，又出于其妻，释不究，而严惩此吏焉。神奸巨蠹，莫吏若矣，而为村妇所笼络，如玩弄婴孩。盖愚者恒为智者败，而物极必反，亦往往于所备之外，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。无往不复，天之道也。使智者终不败，则天地间惟智者存，愚者断绝矣。有是理哉！

鬼魇人至死，不知何意。倪余疆曰：“吾闻诸施亮生矣，取啖其生魂耳。盖鬼为余气，渐消渐减，以至于无，得生魂之气以益之，则又可再延。故女鬼恒欲与人狎，摄其精也；男鬼不能摄人精，则杀人而吸其生气，均犹狐之采补耳。”因忆刘挺生言，康熙庚子，有五举子，晚遇雨，栖破寺中。四人已眠，惟一人眠未稳，觉阴风飒然，有数黑影自牖入，向四人嘘气，四人即梦魇。又向一人嘘气，心虽了了，而亦渐昏瞀，觉似有拖曳之者。及稍醒，已离故处，似被絷缚，欲呼则噤不能声。视四人，亦纵横偃卧，众鬼共举一人啖之，斯须而尽；又以次食二人。至第四人，忽有老翁自外入，厉声叱曰：“野鬼无造次！此二人有禄相，不可犯也。”众鬼骇散，二人倏然自醒，述所见相同。后一终于教谕，一终于训导。鲍敬亭先

生闻之，笑曰："平生自薄此官，不料为鬼神所重也。"观其所言，似亮生之说不虚矣。

李庆子言，朱生立园，辛酉北应顺天试。晚过羊留之北，因绕避泥泞，遂迂回失道，无逆旅可栖，遥见林外有人家，试往投止。至则土垣瓦舍，凡六七楹，一童子出应门。朱具道乞宿意。一翁衣冠朴雅，延宾入，止旁舍中。呼灯至，黯黯无光。翁曰："岁歉油不佳，殊令人闷，然无如何也。"又曰："夜深不能具肴馔，村酒小饮，勿以为亵。"意甚款洽。朱问："家中有何人？"曰："零丁孤苦，惟老妻与僮婢同居耳。"问朱何适，朱告以北上。曰："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，僻路苦无书邮，今遇君甚幸。"朱问："四无邻里，独居不怖乎？"曰："薄田数亩，课奴辈耕作，因就之卜居。贫无储蓄，不畏盗也。"朱曰："谓旷野多鬼魅耳。"翁曰："鬼魅即未见。君如怖是，陪坐至天曙，可乎？"因借朱纸笔，入作书札；又以杂物封函内，以旧布裹束，密缝其外。付朱曰："居址已写于函上，君至京拆视自知。"天曙作别，又切嘱信物勿遗失，始殷懃分手。朱至京，拆视布裹，则函题朱立园先生启字，其物乃金簪银钏各一双，其札称："仆老无子息，误惑妇言，以婿为嗣。至外孙犹间一祭扫，后则视为异姓。纸钱麦饭，久已阙如；三尺孤坟，亦就倾圮。九泉茹痛，百悔难追。谨以殉棺薄物，祈君货鬻。归途以所得之直，修治荒茔，并稍浚冢南水道，庶淫潦不浸幽宅。如允所祈，定如杜回结草。知君畏鬼，当暗中稽首，不敢见形，勿滋疑虑。亡人杨宁顿首。"朱骇汗浃背，方知遇鬼，以书中归途之语，知必不售，既而果然。还至羊留，以所卖簪钏钱遣仆往治其墓，竟不敢再至焉。

吴云岩言，有秦生者，不畏鬼，恒以未一见为歉。一夕，散步别业，闻树外朗吟唐人诗曰："自去自来人不知，归时惟对空山月。"其声哀厉而长。隔叶窥之，一古衣冠人倚石坐。确知为鬼，遽前掩之。鬼亦不避。秦生长揖曰："与君路异幽明，人殊今古，邂逅相遇，无可寒温。所以来者，欲一问鬼神情状耳。敢问为鬼时何似？"曰："一脱形骸，即已为鬼。如茧成蝶，亦不自知。"问："果魂升魄降，还入太虚乎？"曰："自我为鬼，即在此间。今我全身现与君对，未尝随氤氲元气，升降飞扬。子孙祭时始一聚，子孙祭毕则散也。"问："果有神乎？"曰："鬼既不虚，神自不妄。譬有百姓必有官师。"问："先儒称雷神之类，皆旋生旋化，果不诬乎？"曰："作措大时，饱闻是说。然窃疑霹雳击格，轰然交作，如一雷一神，则神之数多于蚊蚋；如雷止神灭，则神之寿促于蜉蝣。以质先生，率遭呵叱。为鬼之后，乃知百神奉职，如世建官，皆非顷刻之幻影，恨不能以所闻见，再质先生。然尔时拥皋比者，计为鬼已久，当自知之，无庸再诘矣。大抵无鬼之说圣人未有，诸大儒恐人谄渎，故强造斯言。然禁沉湎可，并废酒醴则不可；禁淫荡可，并废夫妇则不可；禁贪惏可，并废财货则不可；禁斗争可，并废五兵则不可。故以一代盛名，挟百千万亿朋党之

助，能使人噤不敢语，而终不能餍服其心，职是故耳。传其教者，虽心知不然，然不持是论，即不得称为精义之学，亦违心而和之曰：‘理必如是云尔。’君不察先儒矫枉之意，生于相激，非其本心；后儒辟邪之说，压于所畏，亦非其本心。竟信儒者真谓无鬼神？皇皇质问，则君之受绐久矣。泉下之人，不欲久与生人接，君亦不宜久与鬼狎，言尽于此，余可类推。”曼声长啸而去。案此谓儒者明知有鬼，故言无鬼，与黄山二鬼谓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，故言可行，皆洞见症结之论。仅目以迂阔，犹坠五里雾中矣。

汪主事厚石言，有在西湖扶乩者，下坛诗曰：“旧埋香处草离离，只有西陵夜月知。词客情多来吊古，幽魂肠断看题诗。沧桑几劫湖仍绿，云雨千年梦尚疑。谁信灵山散花女，如今佛火对琉璃。”众知为苏小小也。客或请曰：“仙姬生在南齐，何以亦能七律？”乩判曰：“阅历岁时，幽明一理，性灵不昧，即与世推移。宣圣惟识大篆，祝词何写以隶书？释迦不解华言，疏文何行以骈体？是知千载前人，其性识至今犹在，即能解今之语，通今之文。江文通、谢玄晖（编按：谢玄晖当系谢希逸之误。）能作《爱妾换马》八韵律赋（见于《纂异记》），沈休文子青箱，能作《金陵怀古》五言律诗，古有其事，又何疑于今乎？”又问：“尚能作永明体否？”即书四诗曰：“欢来不得来，侬去不得去。懊恼石尤风，一夜断人渡。”“欢从何处来？今日大风雨。湿尽杏子衫，辛苦皆因汝。”“结束蛱蝶裙，为欢桌舴艋。宛转沿大堤，绿波双照影。”“莫泊荷花汀，且泊杨柳岸。花外有人行，柳深人不见。”盖《子夜歌》也。虽才鬼依托，亦可云俊辩矣。

表兄安伊在言，河城秋获时，有少妇抱子行塍上，忽失足仆地，卧不复起。获者遥见之，疑有故，趋视，则已死。子亦触瓦角脑裂死。骇报田主，田主报里胥。辨验死者，数十里内无此妇，且衣饰华洁，子亦银钏红绫衫，不类贫家，大惑不解。且覆以苇箔，更番守视，而急闻于官。河城去县近，官次日晡时至，启箔检视，则中置槁秸一束，二尸已不见。压箔之砖固未动，守者亦未顷刻离也。官大怒，尽拘田主及守者去，多方鞫治，无丝毫谋杀弃尸状。纠结缴绕至年余，乃以疑案上。上官以案情恍惚，往返驳诘。又岁余，乃姑俟访，而是家已荡然矣。此康熙癸巳、甲午间事。相传村南墟墓间，有黑狐夜夜拜月，人多见之。是家一子好弋猎，潜往伏伺，彀弩中其股。嗷然长号，化火光西去。搜其穴，得二小狐，絷以返，旋逸去。月余，而有是事。疑狐变幻来报冤。然荒怪无据，人不敢以入供，官亦不敢入案牍，不能不以匿尸论。故纷扰至斯也。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妇，为姑所虐，缢于土神祠。亦箔覆待检，更番守视。官至，则尸与守者俱不见，亦穷治如河城。后七八年乃得之于安平（深州属县。）。盖妇颇白皙，一少年轮守时，褫下裳而淫其尸，尸得人气复生，竟相携以逃也。此康熙末事。或疑河城之事当类此，是未可知。或并为一事，则传闻误矣。

同年龚肖夫言，有人四十余无子，妇悍妒，万无纳妾理，恒郁郁不适。偶至道观，有道士招之曰："君气色凝滞，似有重忧。道家以济物为念，盍言其实，或一效铅刀之用乎？"异其言，具以告。道士曰："固闻之，姑问君耳。君为制鬼卒衣装十许具，当有以报命，如不能制，即假诸伶官亦可也。"心益怪之，然度其诳取无所用，当必有故，姑试其所为。是夕，妇梦魇，呼不醒，且呻吟号叫声甚惨。次日，两股皆青黯。问之，秘不言，吁嗟而已。三日后复然。自是每三日后皆复然。半月后，忽遣奴唤媒媪，云："将买妾。"人皆弗信。其夫亦虑后患，殊持疑。既而妇昏瞀累日，醒而促买妾愈急，布金于案，与僮仆约，三日不得必重抶，得而不佳亦重抶。观其状似非诡语，觅二女以应，并留之。是夕即整饰衾枕，促其夫入房。举家骇愕，莫喻其意，夫亦惘惘如梦境。后复见道士，始知其有术能摄魂，夜使观中道众为鬼装，而道士星冠羽衣，坐堂上焚符摄妇魂，言其祖宗翁姑以斩祀不孝，具牒诉冥府，用桃杖决一百，遣归，克期令纳妾。妇初以为噩梦，尚未肯。俄三日一摄，如征比然。其昏瞀累日，则倒悬其魂，灌鼻以醋，约三日不得好女子，即付泥犁也。摄魂小术，本非正法，然法无邪正，惟人所用，如同一戈矛，用以杀掠则劫盗，用以征讨则王师耳。术无大小，亦惟人所用，如不龟手之药，可以洴澼絖，亦可以大败越师耳。道士所谓善用其术欤！至嚣顽悍妇，情理不能喻，法令不能禁，而道士能以术制之。尧牵一羊，舜从而鞭，羊不行，一牧竖驱之则群行。物各有所制，药各有所畏。神道设教，以驯天下之强梗，圣人之意深矣。讲学家乌乎识之？

褚鹤汀言，有太学生，赀巨万。妻生一子死。再娶，丰于色，太学惑之。托言家政无佐理，迎其母至，母又携二妹来。不一载，其一兄二弟，亦挈家来。久而僮仆婢媪皆妻党，太学父子，反茕茕若寄食。又久而管钥簿籍，钱粟出入，皆不与闻；残杯冷炙，反遭厌薄矣。稍不能堪，欲还夺所侵权，则妻兄弟哄于外，妻母妹等诟于内。尝为众所聚殴，至落须败面，呼救无应者。其子狂奔至，一掴仆地，惟叩额乞缓死而已。恚不自胜，诣后圃将自经。忽一老人止之曰："君勿尔。君家之事，神人共愤久矣。我居君家久，不平尤甚。君但焚牒土神祠，云乞遣后圃狐驱逐，神必许君。"如其言。是夕，果屋瓦乱鸣，窗扉震撼，妻党皆为砖石所击，破额流血。俄而妻党妇女，并为狐媚；虽其母不免。昼则发狂裸走，丑词亵状，无所不至；夜则每室坌集数十狐，更番嬲戏。不胜其创，哀乞声相闻。厨中肴馔，俱摄置太学父子前，妻党所食皆杂以秽物。知不可住，皆窜归。太学乃稍稍召集旧仆，复理家政，始可以自存。妻党觊觎未息，恒来探视。入门辄被击，或私有所携，归家则囊已空矣。其妻或私馈亦然。由是遂绝迹。然核计赀产损耗已甚，微狐力，则太学父子饿殍矣。此至亲密友所不能代谋，此狐百计代谋之，岂狐之果胜人哉？人于世故深，故远嫌畏怨，趋易避难，坐视而不救；狐则未谙世故，故不巧博忠厚长者名，义所当为，奋然而起也。虽狐也，为之执鞭，所欣慕焉。

瞽者刘君瑞言，一瞽者，年三十余，恒往来卫河旁。遇泊舟者必问："此有殷桐乎？"又必申之曰："夏殷之殷，梧桐之桐也。"有与之同宿者，其梦中呓语，亦惟此二字。问其姓名，则旬日必一变，亦无深诘之者。如是十余年，人多识之。或逢其欲问，辄呼曰："此无殷桐，别觅可也。"一日，粮艘泊河干，瞽者问如初。一人挺身上岸，曰："是尔耶？殷桐在此，尔何能为？"瞽者狂吼如虓虎，扑抱其颈，口啮其鼻，血淋漓满地。众拆解，牢不可开。竟共堕河中，随流而没。后得尸于天妃宫前（海口不受尸，凡河中求尸不得，至天妃宫前必浮出。）桐捶其左胁骨尽断，终不释手；十指抠桐肩背，深入寸余。两颧两颊，啮肉几尽。迄不知其何仇，疑必父母之冤也。夫以无目之人，侦有目之人，其不得决也；以孱弱之人，搏强横之人，其不敌亦决也。如较伍胥之楚仇，其报更难矣。乃十余年坚意不回，竟卒得而食其肉，岂非精诚之至，天地亦不能违乎！宋高宗之歌舞湖山，究未可以势弱解也。

王昆霞作《雁宕游记》一卷，朱导江为余书挂幅，摘其中一条云："四月十七日，晚出小石门，至北涧。耽玩忘返，坐树下待月上。倦欲微眠，山风吹衣，栗然忽醒。微闻人语曰：'夜气澄清，尤为幽绝，胜罨画图中看金碧山水。'以为同游者夜至也。俄又曰：'古琴铭云："山虚水深，万籁萧萧。古无人踪，惟石嶕峣。"真妙写难状之景。尝乞洪谷子画此意，竟不能下笔。'窃讶斯是何人，乃见荆浩？起坐听之。又曰：'顷东坡为画竹半壁，分柯布叶，如春云出岫，疏疏密密，意态自然，无杈桠怒张之状。'又一人曰：'近见其西天目诗，如空江秋净，烟水渺然，老鹤长唳，清飚远引，亦消尽纵横之气。缘才子之笔，务殚心巧；飞仙之笔，妙出天然，境界故不同耳。'知为仙人，立起仰视。忽扑簌一声，山花乱落，有二鸟冲云去。"其诗有"蹑屐颇笑谢康乐，化鹤亲见徐佐卿"句，即记此事也。

刘拟山家失金钏，掠问小女奴，具承卖与打鼓者（京师无赖游民多，妇女在家倚门，其夫白昼避出，担二荆筐，操短柄小鼓击之，收买杂物，谓之打鼓。凡童婢、幼孩窃出之物，多以贱价取之。盖虽不为盗，实盗之羽翼。然赃物细碎，所值不多，又踪迹诡秘，无可究诘。故王法亦不能禁也。）。又掠问打鼓者衣服形状，求之不获。仍复掠问，忽承尘上微嗽曰："我居君家四十年，不肯一露形声，故不知有我。今则实不能忍矣！此钏非夫人检点杂物，误置漆奁中耶？"如言求之，果不谬。然小女奴已无完肤矣。拟山终身愧悔，恒自道之曰："时时不免有此事，安能处处有此狐？"故仕宦二十余载，鞫狱未尝以刑求。

多小山言，尝于景州见扶乩者，召仙不至。再焚符，乩摇撼良久，书一诗曰："薄命轻如叶，残魂转似蓬。练拖三尺白，花谢一枝红。云雨期虽久，烟波路不通。秋坟空鬼唱，遗恨宋家东。"知为缢鬼，姑问姓名。又书曰："妾系本吴门，家侨楚泽。偶业缘之相凑，宛转通词；讵好梦之未

成，仓皇就死。律以圣贤之礼，君子应讥；谅其儿女之情，才人或悯。聊抒哀怨，莫问姓名。”此才不减李清照，其圣贤儿女一联，自评亦确也。

《新齐谐》载冥司榜吕留良之罪曰：“辟佛太过。”此必非事实也。留良之罪，在明亡以后，既不能首阳一饿，追迹夷齐；又不能戢影逃名，鸿冥世外，如真山民之比。乃青衿应试，身列胶庠；其子葆中，亦高掇科名，以第二人入翰苑。则久食周粟，断不能自比殷顽。何得肆作谤书，荧惑黔首？诡托于桀犬之吠尧，是首鼠两端，进退无据，实狡黠反覆之尤。核其生平，实与钱谦益相等。殁罹阴谴，自必由斯。至其讲学辟佛，则以尊朱之故，不得不辟陆、王为禅；既已辟禅，自不得不牵连辟佛。非其本志，亦非其本罪也。金人入梦以来，辟佛者多，辟佛太过者亦多。以是为罪，恐留良转有词矣。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：“辟佛之说，宋儒深而昌黎浅，宋儒精而昌黎粗。然而披缁之徒，畏昌黎不畏宋儒，衔昌黎不衔宋儒也。盖昌黎所辟，檀施供养之佛也，为愚夫妇言之也；宋儒所辟，明心见性之佛也，为士大夫言之也。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，僧徒之所取给，亦资于士大夫者少，资于愚夫妇者多。使昌黎之说胜，则香积无烟，祇园无地，虽有大善知识，能率恒河沙众，枵腹露宿而说法哉！此如用兵者，先断粮道，不攻而自溃也。故畏昌黎甚，衔昌黎亦甚。使宋儒之说胜，不过尔儒理如是，儒法如是，尔不必从我；我佛理如是，佛法如是，我亦不必从尔。各尊所闻，各行所知，两相枝拄，未有害也。故不畏宋儒，亦不甚衔宋儒。”然则唐以前之儒，语语有实用；宋以后之儒，事事皆空谈。讲学家之辟佛，于释氏毫无所加损，徒喧哄耳。录以为功，固为说论；录以为罪，亦未免重视留良耳。

奴子王发，夜猎归。月明之下，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，东西牵曳，而寂不闻声。疑为昏夜之中，剥夺衣物，乃向空虚鸣一铳。二人奔迸散去，一人返奔归，倏皆不见。方知为鬼。比及村口，则一家灯火出入，人语嘈囋云：“新妇缢死复苏矣。”妇云：“姑命晚餐作饼，为犬衔去两三枚。姑疑窃食，痛批其颊。冤抑莫白，痴立树下。俄一妇来劝：‘如此负屈，不如死。’犹豫未决，又一妇来怂恿之。恍惚迷瞀，若不自知。遂解带就缢，二妇助之。闷塞痛苦，殆难言状，渐似睡去，不觉身已出门外。一妇曰：‘我先劝，当代我。’一妇曰：‘非我后至不能决，当代我。’方争夺间，忽霹雳一声，火光四照，二妇惊走。我乃得归也。”后发夜归，辄遥闻哭詈，言：“破坏我事，誓必相杀。”发亦不畏。一夕，又闻哭詈，发诃曰：“尔杀人我救人，即告于神，我亦理直。敢杀即杀，何必虚相恐怖！”自是遂绝。然则救人于死，亦招欲杀者之怨，宜袖手者多欤？此奴亦可云小异矣。

宋清远先生言，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，一友言，梦游至冥司，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。冥王诘责良久，又累累出，各有愧恨之色。偶见一吏，似相

识而不记姓名，试揖之，亦相答。因问：“此并何人，作此形状？”吏笑曰：“君亦居幕府，其中岂无一故交耶？”曰：“仆但两次佐学幕，未入有司署也。”吏曰：“然则真不知矣。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。”问：“四救何义？”曰：“佐幕者有相传口诀曰：‘救生不救死，救官不救民，救大不救小，救旧不救新。’救生不救死者，死者已死，断无可救；生者尚生，又杀以抵命，是多死一人也，故宁委曲以出之，而死者衔冤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官不救民者，上控之案，使冤得申，则官之祸福不可测；使不得申，即反坐，不过军流耳，而官之枉断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大不救小者，罪归上官，则权位重者谴愈重，且牵累必多；罪归微官，则责任轻者罚可轻，且归结较易，而小官之当罪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救旧不救新者，旧官已去，有所未了，羁留之恐不能偿；新官方来，有所委卸，强抑之尚可以办，其新官之能堪与否，则非所计也。是皆以君子之心，行忠厚长者之事，非有所求取，巧为舞文，亦非有所恩仇，私相报复。然人情百态事变万端，原不能执一而论。苟坚持此例，则矫枉过直，顾此失彼，本造福而反造孽，本弭事而反酿事，亦往往有之。今日所鞫，即以此贻祸者。”问：“其果报何如乎？”曰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；夙业牵缠，因缘终凑。未来生中，不过亦遇四救先生，列诸四不救而已矣。”俯仰之间，霍然忽醒，莫明其入梦之故。岂神明或假告人欤？

乾隆癸丑春夏间，京中多疫。以张景岳法治之，十死八九；以吴又可法治之，亦不甚验。有桐城一医，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，人见者骇异。然呼吸将绝，应手辄痊。踵其法者，活人无算，有一剂用至八两，一人服至四斤者。虽刘守真之《原病式》、张子和之《儒门事亲》，专用寒凉，亦未敢至是。实自古所未闻矣。考喜用石膏，莫过于明缪仲淳（名希雍，天、崇间人，与张景岳同时，而所传各别。），本非中道，故王懋竑《白田集》有《石膏论》一篇，力辩其非。不知何以取效如此。此亦五运六气，适值是年，未可执为定例也。

从伯君章公言，中表某丈，月夕纳凉于村外。遇一人似是书生，长揖曰：“仆不幸获谴于社公，自祷弗解也。一社之中，惟君祀社公最丰，而数十年一无所祈请。社公甚德君，亦甚重君，君为一祷，必见从。”表丈曰：“尔何人？”曰：“某故诸生，与君先人亦相识，今下世三十余年矣。昨偶向某家索食，为所诉也。”表丈曰：“己事不祈请，乃祈请人事乎？人事不祈请，乃祈请鬼事乎？仆无能为役，先生休矣。”其人掉臂去曰：“自了汉耳，不足谋也。”夫肴酒必丰，敬鬼神也；无所祈请，远之也。敬鬼神而远之，即民之义也。视流俗之谄渎，迂儒之傲侮，为得其中矣。说此事时，余甫八九岁，此表丈偶忘姓名。其时乡风淳厚，大抵必端谨笃实之家，始相与为婚姻。行谊似此者多，不能揣度为谁也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俯仰七十年间，能勿睾然远想哉！

黄叶道人潘班，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，屡呼巨公为兄。巨公怒且笑曰：“老夫今七十余矣。”时潘已被酒，昂首曰：“兄前朝年岁，当与前朝人序齿，不应阑入本朝。若本朝年岁，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，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，仅差十余月耳。唐诗曰：‘与兄行年较一岁。’称兄自是古礼，君何过责耶？”满座为之咋舌。论者谓潘生狂士，此语太伤忠厚，宜其坎壈终身。然不能谓其无理也。余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，列解缙、胡广诸人前，并附案语曰：“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，皆惠宗旧臣也。考其通籍之年，盖有在解缙等后者。然一则效死于故君，一则邀恩于新主，枭鸾异性，未可同居，故分别编之，使各从其类。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，更远在缙等后，今亦升列于前，用以昭名教是非。千秋论定，纡青拖紫之荣，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。”黄泉易逝，青史难诬。潘生是言，又安可以佻薄废乎？

曾映华言，有数书生赴乡试，长夏溽暑，趁月夜行。倦投一废祠之前，就阶小憩，或睡或醒。一生闻祠后有人声，疑为守瓜枣者，又疑为盗，屏息细听。一人曰：“先生何来？”一人曰：“顷与邻冢争地界，讼于社公。先生老于幕府者，请揣其胜负。”一人笑曰：“先生真书痴耶！夫胜负乌有常也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，诘先讼者曰：‘彼不讼而尔讼，是尔兴戎侵彼也。’可使先讼者胜，诘后讼者曰：‘彼讼而尔不讼，是尔先侵彼，知理曲也。’可使后至者胜，诘先至者曰：‘尔乘其未来，早占之也。’可使先至者胜，诘后至者曰：‘久定之界，尔忽翻旧局，是尔无故生衅也。’可使富者胜，诘贫者曰：‘尔贫无赖，欲使畏讼赂尔也。’可使贫者胜，诘富者曰：‘尔为富不仁，兼并不已，欲以财势压孤茕也。’可使强者胜，诘弱者曰：‘人情抑强而扶弱，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。’可使弱者胜，诘强者曰：‘天下有强凌弱，无弱凌强。彼非真枉，不敢冒险撄尔锋也。’可以使两胜，曰：‘无券无证，纠结安穷？中分以息讼，亦可以已也。’可以使两败，曰：‘人有阡陌，鬼宁有疆畔？一棺之外，皆人所有，非尔辈所有，让为闲田可也。’以是种种胜负，乌有常乎？”一人曰：“然则究竟当何如？”一人曰：“是十说者，各有词可执，又各有词以解，纷纭反覆，终古不能已也。城隍社公不可知，若夫冥吏鬼卒，则长拥两美庄矣。”语讫遂寂。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。

蛇能报冤，古记有之，他毒物则不能也。然闻故老之言曰：“凡遇毒物，无杀害心，则终不遭螫；或见即杀害，必有一日受其毒。”验之颇信。是非物之知报，气机相感耳。狗见屠狗者群吠，非识其人，亦感其气也。又有生啖毒虫者，云能益力。毒虫中人或至死，全贮其毒于腹中，乃反无恙，此又何理欤？崔庄一无赖少年习此术，尝见其握一赤练蛇，断其首而生啮，如有余味。殆其刚悍鸷忍之气，足以胜之乎？力何必益？即益力，方药亦颇多，又何必是也？

贾公霖言，有贸易来往于樊屯者，与一狐友。狐每邀之至所居，房舍一如人家，但出门后，回顾则不见耳。一夕，饮狐家，妇出行酒，色甚妍丽。此人醉后心荡，戏捘其腕。妇目狐，狐侧睨笑曰："弟乃欲作陈平耶？"亦殊不怒，笑谑如平时。此人归后，一日，忽家中客作控一驴送其妇来，云："得急信，君暴中风，故借驴仓皇连夜至。"此人大骇，以为同伴相戏也。旅舍无地容眷属，呼客作送归，客作已自去。距家不一日程，时甫辰巳，乃自控送妇。中途，遇少年与妇摩肩过，手触妇足。妇怒詈少年，惟笑谢，语涉轻薄。此人愤与相搏，致驴惊逸入歧路。蜀秫方茂，斯须不见。此人舍少年追妇，寻蹄迹行一二里。驴陷淖中，妇则不知所往矣。野田连陌，四无人踪，彻夜奔驰。彷徨至晓，姑骑驴且返，再商觅妇。未及数里，闻路旁大呼，曰："贼得矣！"则邻村驴昨夜被窃，方四出缉捕也。众相执缚，大受箠楚。赖遇素识，多方辩说始得免。懊丧至家，则纺车琤然，妇方引线。问以昨事，茫然不知。始悟妇与客作及少年，皆狐所幻，惟驴为真耳。狐之报复恶矣，然衅则此人自启也。

壬子春，滦阳采木者数十人，夜宿山坳。见隔涧坡上，有数鹿散游，又有二人，往来林下相对泣。共诧："人入鹿群，鹿何不惊？"疑为仙鬼，又不应对泣。虽崖高水急，人径不通，然月明如昼，了然可见。有微辨其中一人，似旧木商某者。俄山风陡作，木叶乱鸣，一虎自林突出，搏二鹿殪焉。知顷所见，乃其生魂矣。东坡诗曰："未死神先泣。"是之谓乎？闻木商亦无大恶，但心计深密，事事务得便宜耳。阴谋者道家所忌，良有以夫。又闻巴公彦弼言，征乌什时，一日攻城急，一人方奋力酣战，忽有飞矢自旁来，不及见也。一人在侧见之，急举刀代格，反自贯颅死。此人感而哀奠之。夜梦死者曰："尔我前世为同官，凡任劳任怨之事，吾皆卸尔；凡见功见长之事，则抑尔不得前。以是因缘，冥司注今生代尔死。自今以往，两无恩仇。我自有赏恤，毋庸尔祭也。"此与木商事相近。木商阴谋故谴重，此人小智故谴轻耳。然则所谓巧者，非正其拙欤！

门人郝瑗，孟县人，余己卯典试所取士也。成进士，授进贤令。菲衣恶食，视民事如家事。仓库出入，月月造一册。预储归途舟车费，扃一笥中，虽窘急不用铢两。囊箧皆结束室中，如治装状，盖无日不为去官计。人见其日日可去官，亦无如之何。后患病乞归，不名一钱，以授徒终于家。闻其少时，值春社，游人如织。见一媪将二女，村妆野服，而姿致天然。瑗与同行，未尝侧盼。忽见妪与二女踏乱石，横行至绝涧，鹄立树下。怪其不由人径，若有所避，转凝睇视之。媪从容前致词曰："节物暄妍，率儿辈踏青，各觅眷属。以公正人不敢近，亦乞公毋近儿辈，使刺促不宁。"瑗悟为狐魅，掉臂去之。然则花月之妖，为人心自召，明矣。

木兰伐官木者，遥见对山有数虎，悬崖削壁，非迂回数里不能至；人不畏虎，虎亦不畏人也。俄见别队伐木者，冲虎径过。众顿足危栗。然人如不

见虎，虎如不见人也。数日后，相晤话及。别队者曰："是日亦遥见众人，亦似遥闻呼噪声。然所见乃数巨石，无一虎也。"是殆命不遭噬乎？然命何能使虎化石，其必有司命者矣。司命者空虚无朕，冥漠无知，又何能使虎化石？其必天与鬼神矣。天与鬼神能司命，而顾谓天即理也，鬼神二气之良能也。然则理气浑沦，一屈一伸，偶遇斯人怒而搏者，遂峙而嶙峋乎？吾无以测之矣。

景州高冠瀛，以梦高江村而生，故亦名士奇。笃学能文，小试必第一，而省闱辄北，竟坎壈以终。年二十余时，日者推其命，谓天官、文昌、魁星贵人，皆集于一宫，于法当以鼎甲入翰林，而是岁只得食饩。计其一生遭遇，亦无更得志于食饩者。盖其赋命本薄，故虽极盛之运，所得不过如是也。田白岩曰："张文和公八字，日者以其一生仕履，较量星度，其开坊仅抵一衿耳。此与冠瀛之命可以互勘。术家宜以此消息，不可徒据星度，遽断休咎也。"又尝见一术士云，凡阵亡将士，推其死绥之岁月，运必极盛。盖尽节一时，垂名千古，馨香百世，荣逮子孙，所得有在王侯将相之上者，故也。立论极奇，而实有至理。此又法外之意，不在李虚中等格局中矣。

冠瀛久困名场，意殊抑郁，尝语余及雪崖曰："闻旧家一宅，留宿者夜辄遭魇，或鬼或狐，莫能明也。一生有胆力，欲伺为祟者何物，故寝其中。二更后，果有黑影瞥落地，似前似却，闻生转侧，即伏不动。知其畏人，佯睡以俟之。渐作鼾声。俄觉自足而上，稍及胸腹，即觉昏沉，急奋右手搏之，执得其尾，即以左手扼其项。嗷然一声，作人言求释。急呼灯视之，乃一黑狐。众共捺制，刃穿其髀，贯以索，而自系于左臂。度不能幻化，乃持刀问其作祟意。狐哀鸣曰：'凡狐之灵者，皆修炼求仙。最上者调息炼神，讲坎离龙虎之旨；吸精服气，饵日月星斗之华，用以内结金丹，蜕形羽化。是须仙授，亦须仙才，若是者吾不能。次则修容成素女之术，妖媚蛊惑，摄精补益，内外配合，亦可成丹。然所采少则道不成，所采多则戕人利己，不干冥谪，必有天刑。若是者吾不敢。故以剽窃之功，为猎取之计，乘人酣睡，仰鼻息以收余气，如蜂采蕊，无损于花，凑合渐多，融结为一，亦可元神不散，岁久通灵。即我辈是也。虽道浅术疏，积功亦苦，如不见释，则百年精力，尽付东流，惟君子哀而恕之！'生悯其词切，竟纵之使去。此事在雍正末年，相传已久。吾因是以思科场上者，鸿才硕学，吾亦不能；次者行险侥幸，吾亦不敢；下者剽窃猎取，庶几能之，而吾又有所不肯。吾道穷矣。二君皆早掇科第，其何以教我乎？"雪崖戏曰："以君作江村后身，如香山之为白老矣。惟此一念，当是身异性存。此病至深，仆辈实无药相救也。"相与一笑而罢。盖冠瀛为文，喜戛戛生造，硬语盘空，屡踬有司，率多坐是。故雪崖用以为戏。《贾长江集》有"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"一联，句下夹注一诗，曰："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；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秋。"千古畸人，其意见略相似矣。

吉木萨台军言，尝逐雉入深山中，见悬崖之上似有人立。越涧往视，去地不四五丈，一人衣紫氆氇，面及手足皆黑，毛茸茸长寸许；一女子甚姣丽，作蒙古装，惟跣足不靴，衣则绿氆氇也，方对坐共炙肉。旁侍黑毛人四五，皆如小儿身，不着寸缕，见人嘻笑，其语非蒙古、非额鲁特、非回部、非西番，啁哳如鸟，不可辨。观其情状似非妖物，乃跪拜之。忽掷一物于崖下，乃熟野骡肉半肘也。又拜谢之，皆摇手。乃携以归，足三四日食。再与牧马者往迹，不复见矣。意其山神欤？

世言虹见则雨止，此倒置也。乃雨止则虹见耳。盖云破日露，则回光返照，射对面之云。天体浑圆，上覆如笠，在顶上则仰视，在四垂则侧视，故敛为一线。其形随下垂，两面之势，屈曲如弓。又侧视之中，斜对目者近，平对目者远，以渐而远。故重重云气，皆见其边际，叠为重重红绿色，非真有一物如带，横亘天半也。其能下涧饮水，或见其首如驴者（见朱子语录。），并有能狎昵妇女者（见《太平广记》。），当是别一妖气，其形似虹，或别一妖物，化形为虹耳。

汲孺爱先生言，尝亲见一蝇飞入人耳中为祟，能作人言，惟病者闻之。或谓蝇之蠢蠢，岂能成魅？或魅化蝇形耳。此语近之。青衣童子之宣赦，浑家门客之吟诗，皆小说妄言，不足据也。

辟尘之珠，外舅马公周箓曾遇之，确有其物，而惜未睹其形也。初隆福寺鬻杂珠宝者，布茵于地（俗谓摆摊。），罗诸小箧于其上。虽大风霾，无点尘。或戏以囊有辟尘珠。其人椎鲁，漫笑应之，弗信也。如是半载。一日，顿足大呼曰：“吾真误卖至宝矣！”盖是日飞尘忽集，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。按医书有服响豆法，响豆者，槐实之夜中爆响者也。一树只一颗，不可辨识。其法槐始花时，即以丝网罩树上，防鸟鹊啄食。结子熟后，多缝布囊贮之。夜以为枕，听无声者即弃去。如是递枕，必有一囊作爆声者。取此一囊，又多分小囊贮之，枕听，初得一响者则又分。如二枕渐分至仅存二颗，再分枕之，则响豆得矣。此人所鬻之珠，谅亦无几。如以此法分试，不数刻得矣，何至交臂失之乎？乃漫然不省，卒以轻弃，当缘禄相原薄耳。

乾隆甲辰，济南多火灾。四月杪，南门内西横街又火，自东而西，巷狭风猛，夹路皆烈焰。有张某者，草屋三楹在路北，火未及时，原可挈妻孥出，以有母柩，筹所以移避。既势不可出，夫妇与子女四人抱棺悲号，誓以身殉。时抚标参将方督军扑救，隐隐闻哭声，令标军升后巷屋寻声至所居，垂绠使缒出。张夫妇并呼曰：“母柩在此，安可弃也？”其子女亦呼曰：“父母殉父母，我不当殉父母乎？”亦不肯上。俄火及，标军越屋避去，仅以身免。以为阖门并煨烬，遥望太息而已。乃火熄，巡视其屋，岿然独存。盖回飚忽作，火转而北，绕其屋后，焚邻居一质库，始复西也。非鬼神呵护，何以能然？此事在癸丑七月，德州山长张君庆源录以寄余，

与余《滦阳消夏录》载孀妇事相类。而夫妇子女，齐心同愿，则尤难之难。夫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况六人乎？庶女一呼，雷霆下击，况六人并纯孝乎？精诚之至，哀感三灵，虽有命数，亦不能不为之挽回。人定胜天，此亦其一。事虽异闻，即谓之常理可也。余于张君不相识，而张君间关邮致，务使有传，则张君之志趣可知矣。因为点定字句，录之此编。

吕太常含晖言，京师有一民家，停柩遇火，无路可出，亦无人肯助舁。乃阖家男妇，锹镢刀铲，合手于室内掘一坎，置棺于中，上覆以土。坎甫掩而火及，屋虽被焚，棺在坎中竟无恙。火性炎上故也。此亦应变之急智，因张孝子事附录之。

交河泊镇有王某，善技击，所谓王飞腿者是也（腿俗作腿，相沿已久，然非正字也。）。一夕，偶过墟墓间，见十余小儿当路戏，约皆四五岁。叱使避如不闻，怒掴其一，群儿共噪詈。王愈怒，蹴以足。群儿坌涌，各持砖瓦击其髁，捷若猿猱。执之不得，拒左则右来，御前则后至，盘旋撑拄，竟以颠陨；头目亦被伤。屡起屡仆，至于夜半，竟无气以动。次日，家人觅之归。两足青紫，卧半月乃能起。小儿盖狐也。以王之力，平时敌数十壮夫，尚挥霍自如；而遇此小魅，乃一败涂地。《淮南子》引尧诫曰："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；人莫踬于山，而踬于垤。"《左传》曰："蜂虿有毒。"信夫！

郭彤纶言，阜城有人外出，数载无音问。一日，仓皇夜归，曰："我流落无藉，误落群盗中，所劫杀非一。今事败，幸跳身免；然闻他被执者，已供我姓名居址，计已飞檄拘眷属。汝曹宜自为计，俱死无益也。"挥泪竟去，更无一言。阖家震骇，一夜星散尽，所居竟废为墟。人亦不明其故也。越数载，此人至其故宅，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，邻人告以久逃匿，亦茫然不测所由。稍稍踪迹，知其妻在彤纶家佣作。叩门寻访，乃知其故。然在外实无为盗事，后亦实无夜归事。彤纶为稽官牍，亦并无缉捕事。久而忆耕作八沟时（汉右北平之故地也。），筑室山冈。冈后有狐，时或窃物，又或夜中嗥叫搅人睡。乃聚徒劚破其穴，熏之以烟，狐乃尽去。疑或其为魅以报欤？

奴子史锦文，尝往沧州延医。暑月未携眠被，乘一马而行。至张家沟西，痁忽作，乃系马于树，倚树小憩。渐懵腾睡去，梦至一处，草屋数楹，一翁一妪坐门外，见锦文邀坐。问姓名，自言："姓李行六，曾在崔庄住两载，与其父史成德有交，锦文幼时亦相见，今如是长成耶？"感念存殁，意颇凄怆。妪又问："五魁无恙否（五魁，史锦彩之乳名。）？三黑尚相随否（三黑，李姓，锦文异父弟，随继母同来者也。）？"亦颇周至。翁因言："今年水潦，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深，然沙底不陷；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浅，然皆红土胶泥，黏马足难行。雨且至，日已过午，尔宜速往，不留汝坐矣。"霍然而醒，遥见四五丈外，有一孤冢，意即李六所葬欤？如所

指路，晚至常家砖河，果遇雨。归告其继母，继母曰：“是尝在崔庄卖瓜果，与尔父日游醉乡者也。”殂谢黄泉，尚惓惓故人之子，亦小人之有意识者矣。

奴子傅显喜读书，颇知文义，亦稍知医药。性情迂缓，望之如偃蹇老儒。一日，雅步行市上，逢人辄问：“见魏三兄否（奴子魏藻，行三也。）？”或指所在，复雅步以往。比相见，喘息良久。魏问：“相见何意？”曰：“适在苦水井前，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，倦而假寐。小儿嬉戏井旁，相距三五尺耳。似乎可虑。男女有别，不便呼三嫂使醒，故走觅兄。”魏大骇，奔往，则妇已俯井哭子矣。夫僮仆读书，可云佳事；然读书以明理，明理以致用也。食而不化至昏愦僻谬，贻害无穷，亦何贵此儒者哉！

武强一大姓，夜有劫盗，群起捕逐。盗逸去，众合力穷追。盗奔其祖茔松柏中，林深月黑，人不敢入，盗亦不敢出。相持之际，树内旋飚四起，砂砾乱飞，人皆眯目不相见，盗乘间突围得脱。众相诧异，先灵何反助盗耶？主人夜梦其祖曰：“盗劫财不能不捕，官捕得而伏法，盗亦不能怨主人。若未得财，可勿追也。追而及，盗还斗伤人，所失不大乎？即众力足殪盗，盗殪则必告官，官或不谅，坐以擅杀，所失不更大乎？且我众乌合，盗皆死党；盗可夜夜伺我，我不能夜夜备盗也。一与为仇，隐忧方大，可不深长思乎？旋风我所为解此结也，尔又何尤焉！”主人醒而喟然曰：“吾乃知老成远虑，胜少年盛气多矣。”

沧州城守尉永公宁，与舅氏张公梦征友善。余幼在外家，闻其告舅氏一事曰：“某前锋有女曰平姐，年十八九，未许人。一日，门外买脂粉，有少年挑之，怒詈而入。父母出视，路无是人，邻里亦未见是人也。夜扃户寝，少年乃出于灯下。知为魅，亦不惊呼，亦不与语，操利剪伪睡以俟之。少年不敢近，惟立于牀下，诱说百端。平姐如不见闻。少年倏去，越片时复来，握金珠簪珥数十事，值约千金，陈于牀上。平姐仍如不见闻。少年又去，而其物则未收。至天欲曙，少年突出曰：‘吾伺尔彻夜，尔竟未一取视也！至人不可以利动，意所不可，鬼神不能争，况我曹乎？吾误会尔私祝一言，妄谓托词于父母，故有是举，尔勿嗔也。’敛其物自去。盖女家素贫，母又老且病，父所支饷不足赡，曾私祝佛前，愿早得一婿养父母，为魅所窃闻也。”然则一语之出，一念之萌，暧昧中俱有伺察矣。耳目之前，可涂饰假借乎！

瑶泾有好博者，贫至无甔，夫妇寒夜相对泣，悔不可追。夫言：“此时但有钱三五千，即可挑贩给朝夕，虽死不入囊家矣。顾安所从得乎？”忽闻扣窗语曰：“尔果悔，是亦易得，即多于是亦易得，但恐故智复萌耳。”以为同院尊长悯恻相周，遂饮泣设誓，词甚坚苦。随开门出视，月明如昼，寂无一人，惘惘莫测其所以。次夕，又闻扣窗曰：“钱已尽返，可自

取。”秉火起视，则数百千钱累累然皆在屋内，计与所负适相当。夫妇狂喜，以为梦寐，彼此掐腕皆觉痛，知灼然是真（俗传梦中自疑是梦者，但自掐腕觉痛者是真，不痛者是梦也。）。以为鬼神佑助，市牲醴祭谢。途遇旧博徒，曰：“尔术进耶？运转耶？何数年所负，昨一日尽复也？”罔知所对，唯诺而已。归甫设祭，闻檐上语曰：“尔勿妄祭，致招邪鬼。昨代博者是我也。我居附近尔父墓，以尔父愤尔游荡，夜夜悲啸，我不忍闻，故幻尔形往囊家取钱归。尔父寄语，事可一不可再也。”语讫遂寂。此人亦自此改行，温饱以终。呜呼！不肖之子，自以为惟所欲为矣，其亦念黄泉之下，有夜夜悲啸者乎？

李秀升言，山西有富室，老惟一子。子病瘵，子妇亦病瘵，势皆不救，父母甚忧之。子妇先卒，其父乃趣为子纳妾。其母骇曰：“是病至此，不速之死乎？”其父曰：“吾固知其必不起，然未生是子以前，吾尝祈嗣于灵隐，梦大士言汝本无后，以捐金助赈活千人，特予一孙送汝老。不趁其未死，早为纳妾，孙自何来乎？”促成其事。不三四月而子卒，遗腹果生一子，竟延其祀。山谷诗曰：“能与贫人共年谷，必有明月生蚌胎。”信不诬矣。

宝坻王泗和，余姻家也。尝示余《书艾孝子事》一篇，曰：“艾子诚，宁河之艾邻村人。父文仲，以木工自给。偶与人斗，击之踣，误以为死，惧而逃。虽其妻，莫知所往。第仿佛传闻，似出山海关尔。是时妻方娠，越两月，始生子诚。文仲不知已有子。子诚幼鞠于母，亦不知有父也。迨稍有知，乃问母父所在，母泣语以故。子诚自是惘惘如有失。恒絮问其父之年齿状貌，及先世之名字，姻娅之姓氏里居。亦莫测其意，姑一一告之。比长，或欲妻以女，子诚固辞曰：‘乌有其父流离，而其子安处室家者？’始知其有志于寻父，徒以孀母在堂，不欲远离耳。然文仲久无音耗，子诚又生未出里闾，天地茫茫，何从踪迹？皆未信其果能往。子诚亦未尝议及斯事，惟力作以养母。越二十年，母以疾卒。营葬毕，遂治装裹粮赴辽东。有沮以存亡难定者，子诚泣然曰：‘苟相遇，生则共返，殁则负骨归；苟不相遇，宁老死道路间，不生还矣。’众挥涕而送之。子诚出关后，念父避罪亡命，必潜踪于僻地。凡深山穷谷，险阻幽隐之处，无不物色。久而资斧既竭，行乞以糊口。凡二十载，终无悔心。一日，于马家城山中遇老父，哀其穷饿，呼与语。询得其故，为之感泣，引至家，款以酒食。俄有梓人携具入，计其年与父相等。子诚心动，谛审其貌，与母所说略相似。因牵裾泣涕，具述其父出亡年月，且缕述家世及戚党，冀其或是。是人且骇且悲，似欲相认，而自疑在家未有子。子诚具陈始末，乃嗷然相持哭。盖文仲辗转逃避，乃至是地，已阅四十余年；又变姓名为王友义，故寻访无迹。至是，始偶相遇也。老父感其孝，为谋归计。而文仲流落久，多逋负，滞不能行。子诚乃踉跄奔还，质田宅，贷亲党，得百金再往，竟奉以归。归七年，以寿终。子诚得父之后，始娶妻。今有四子，皆勤俭能

治生。昔文安王原寻亲万里之外，子孙至今为望族。子诚事与相似，天殆将昌其家乎？子诚佃种余田，所居距余别业仅二里。余重其为人，因就问其详，而书其大略如右。俾学士大夫，知陇亩间有是人也。时癸丑重阳后二日。”案子诚求父多年，无心忽遇，与宋朱寿昌寻母事同，皆若有神助，非人力所能为。然精诚之至，故哀感幽明，虽谓之人力亦可也。

引据古义，宜征经典；其余杂说，参酌而已，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。《汉书．五行志》（编按：《汉书》疑《元史》之误。《元史．五行志》：“中统二年九月，河南民王四妻邹氏一产三男。”）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痾，其说以为母气盛也，故谓之咎征。然成周八士，四乳而生，圣人不以为妖异，抑又何欤？夫天地絪缊，万物化醇，非地之自能生也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非女之自能生也。使三男不夫而孕，谓之人痾可矣；既为有父之子，则父气亦盛可知，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？循是以推，则嘉禾专车，异亩同颖，见于《书序》者，亦将谓地气太盛乎？大抵《洪范》五行说多穿凿，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；不得以源出伏胜，遂以传为经。国家典制，凡一产三男，皆予赏賚。一扫曲学之陋说，真千古定议矣。余修《续文献通考》，于祥异考中，变马氏之例，削去此门，遵功令也。癸丑七月草此书成。适仪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，偶与论此，因附记于书末。

第十九卷 滦阳续录一

景薄桑榆，精神日减，无复著书之志，惟时作杂记，聊以消闲。《滦阳消夏录》等四种，皆弄笔遣日者也。年来并此懒为，或时有异闻，偶题片纸；或忽忆旧事，拟补前编。又率不甚收拾，如云烟之过眼，故久未成书。今岁五月，扈从滦阳。退直之余，昼长多暇，乃连缀成书，命曰《滦阳续录》。缮写既完，因题数语，以志缘起。若夫立言之意，则前四书之序详矣，兹不复衍焉。

嘉庆戊午七夕后三日，观奕道人书于礼部直庐，时年七十有五。

嘉庆戊午五月，余扈从滦阳。将行之前，赵鹿泉前辈云：“有瞽者郝生，主彭芸楣参知家，以揣骨游士大夫间，语多奇险。唯揣胡祭酒长龄，知其四品，不知其状元耳。在江湖术士中，其艺差精。郝自称河间人，余询乡里，无知者。殆久游于外欤？郝又称其师乃一僧，操术弥高，与人接一两言，即知其官禄。久住深山，立意不出。其事太神，则余不敢信矣。”案相人之法，见于《左传》，其书《汉志》亦著录；唯太素脉、揣骨二家，前古未闻。太素脉至北宋始出，其授受渊源，皆支离附会，依托显然。余于《四库全书》总目已详论之。揣骨亦莫明所自起，考《太平广记》一百三十六引《三国．典略》称，北齐神武与刘贵、贾智等射猎，遇盲妪，遍扪诸人，云并富贵；及扪神武，云皆由此人。似此术南北朝已有。又《定命录》称，天宝十四载，陈阳县瞽者马生，捏赵自勤头骨，知其官禄。刘公《嘉话录》称，贞元末，有相骨山人，瞽双目。人求相，以手扪之，必知贵贱。《剧谈录》称，开成中，有龙复本者，无目，善听声揣骨。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。流传既古，当有所受。故一知半解，往往或中，较太素脉稍有据耳。

诚谋英勇公阿公（文成公之子，袭封。）言，灯市口东，有二郎神庙。其庙面西，而晓日初出，辄有金光射室中，似乎返照。其邻屋则不然，莫喻其故。或曰：“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，殿上火珠（宫殿金顶，古谓之火珠。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。）映日回光耳。”其或然欤？

阿公偶问余刑天干戚事，余举《山海经》以对。阿公曰：“君勿谓古记荒唐，是诚有也。昔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，遇一鹿负箭而奔，因引弧殪之。方欲收取，忽一骑驰而至，鞍上人有身无首，其目在两乳，其口在脐，语啁哳自脐出。虽不可辨，然观其手所指画，似言鹿其所射，不应夺之也。从骑皆震慑失次。台吉素有胆，亦指画示以彼射未仆，此箭乃获，当剖而均分。其人会意，亦似首肯，竟持半鹿而去。不知其是何部族，居于何地。据其形状，岂非刑天之遗类欤？天地之大，何所不

有，儒者自拘于见闻耳。案《史记》称《山海经》、《禹本纪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信，是其书本在汉以前。《列子》称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其言必有所受，特后人不免附益，又窜乱之，故往往悠谬太甚；且杂以秦汉之地名，分别观之，可矣。必谓本依附《天问》作《山海经》，不应引《山海经》，反注《天问》，则太过也。

胡中丞太初、罗山人两峰，皆能视鬼。恒阁学兰台，亦能见之，但不能常见耳。戊午五月，在避暑山庄直庐偶然语及。兰台言，鬼之形状仍如人，惟目直视。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，而束之下垂，与人稍殊。质如烟雾，望之依稀似人影。侧视之，全体皆见；正视之，则似半身入墙中，半身凸出。其色或黑或苍，去人恒在一二丈外，不敢逼近。偶猝不及避，则或瑟缩匿墙隅，或隐入坎井；人过，乃徐徐出。盖灯昏月黑，日暮云阴，往往遇之，不为讶也。所言与胡、罗二君略相类，而形状较详。知幽明之理，不过如斯，其或黑或苍者，鬼本生人之余气，渐久渐散，以至于无。故《左传》称新鬼大，故鬼小。殆由气有厚薄，斯色有浓淡欤？

兰台又言，尝晴昼仰视，见一龙自西而东，头角略与画图同，惟四足开张，摇撼如一舟之鼓四桌；尾扁而阔，至末渐纤，在似蛇似鱼之间；腹下正白如匹练。夫阴雨见龙，或露首尾鳞爪耳，未有天无纤翳，不风不雨，不电不雷，视之如此其明者。录之亦足资博物也。

赵鹿泉前辈言，孙虚船先生未第时，馆于某家。主人之母适病危。馆童具晚餐至。以有他事，尚未食，命置别室几上。倏见一白衣人入室内，方恍惚错愕，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。先生入室寻视，则二人方相对大嚼。厉声叱之，白衣者遁去，黑衣者以先生当门不得出，匿于墙隅。先生乃坐于户外观其变。俄主人踉跄出，曰："顷病者作鬼语，称冥使奉牒来拘，其一为先生所扼，不得出。恐误程限，使亡人获大咎。未审真伪，故出视之。"先生乃移坐他处，仿佛见黑衣短人狼狈去，而内寝哭声如沸矣。先生笃实君子，一生未尝有妄语，此事当实有也。惟是阴律至严，神听至聪，而摄魂吏卒，不免攘夺病家酒食。然则人世之吏卒，其可不严察乎！

门人伊比部秉绶言，有书生赴京应试，寓西河沿旅舍中。壁悬仕女一轴，风姿艳逸，意态如生。每独坐，辄注视凝思，客至或不觉。一夕，忽翩然自画下，宛一好女子也。书生虽知为魅，而结念既久，意不自持，遂相与笑语嬿婉。比下第南归，竟买此画去。至家悬至书斋，寂无灵响，然真真之唤弗辍也。三四月后，忽又翩然下。与话旧事，不甚答。亦不暇致诘，但相悲喜。自此狎媟无间，遂患羸疾。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。道士熟视壁上，曰："画无妖气，为祟者非此也。"结坛作法。次日，有一狐殪坛下。知先有邪心，以邪召邪，狐故得而假借。其京师之所遇，当亦别一狐也。

断天下之是非，据礼据律而已矣。然有于礼不合、于律必禁，而介然孤行

其志者。亲党家有婢，名柳青。七八岁时，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，迨年十六七合婚。有日，益寿忽以博负逃，久而无耗。主人将以配他奴，誓死不肯。婢颇有姿，主人乘间挑之，许以侧室。亦誓死不肯。乃使一媪说之曰："汝既不肯负益寿，且暂从主人。当多方觅益寿，仍以配汝。如不从，既鬻诸远方，无见益寿之期矣。"婢暗泣数日，竟俯首荐枕席。惟时时促觅益寿。越三四载，益寿自投归，主人如约为合卺。合卺之后，执役如故，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。稍近之，辄避去。加以鞭笞，并赂益寿，使逼胁，讫不肯从。无可如何，乃善遣之。临行，以小箧置主母前，叩拜而去。发之，皆主人数年所私给，纤毫不缺。后益寿负贩，婢缝纫，拮据自活，终无悔心。余乙酉家居，益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，头已白矣。问其妇，云久死。异哉，此婢不贞不淫，亦贞亦淫，竟无可位置，录以待君子论定之。

吴茂邻，姚安公门客也。见二童互詈，因举一事曰：交河有人，尝于途中遇一叟，泥滑失足，挤此人几仆。此人故暴横，遂辱詈叟母。叟怒欲与角，忽俯首沉思，揖而谢罪，且叩其名姓居址，至歧路别去。此人至家，其母白昼闭房门，呼之不应，而喘息声颇异。疑有他故，穴窗窥之，则其母裸无寸丝，昏昏如醉，一人据而淫之。谛视，即所遇叟也。愤激叫呶，欲入捕捉，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。乃急取鸟铳，自棂外击之。噭然而仆，乃一老狐也。邻里聚观，莫不骇笑。此人詈狐之母，特托空言，竟致此狐实报之，可以为善詈者戒。此狐快一朝之愤，反以陨身，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。

诚谋英勇公言，畅春苑前有小溪，直夜内侍，每云阴月黑，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。共相诧异，辗转寻视，乃见光自溪中出。知为宝气，画计取之。得一蚌，横径四五寸，剖视得二珠。缀合为一，一大一稍小。巨似枣，形以壶芦。不敢私匿，遂以进御，至今用为朝冠之顶。此乾隆初事也。小溪不能产巨蚌，蚌珠未闻有合欢，斯由天命。圣人因地呈符瑞，寿跻九旬，康强如昔，岂偶然也哉？

莲以夏开。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，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余。然花虽晚开，亦复晚谢，至九月初旬，翠盖红衣，宛然尚在。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，屡见于圣制诗中。盖塞外地寒，春来较晚，故夏亦花迟。至秋早寒而不早凋，则莫明其理。今岁，恭读圣制诗注，乃知苑中池沼汇武列水之三源，又引温泉以注之，暖气内涵，故花能耐冷也。

戴遂堂先生讳亨，姚安公癸巳同年也。罢齐河令归，尝馆余家。言其先德本浙江人，心思巧密，好与西洋人争胜。在钦天监，与南怀仁忤（怀仁，西洋人，官钦天监正。），遂徙铁岭。故先生为铁岭人。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，形若琵琶，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，以机轮开闭。其机有二，相衔如牝牡，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，第二机随之并动，石激火出而铳

发矣。计二十八发，火药铅丸乃尽，始需重贮。拟献于军营，夜梦一人诃责曰：“上帝好生，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，汝子孙无噍类矣。”乃惧而不献。说此事时，顾其侄秉锳（乾隆乙丑进士，官甘肃高台知县。）曰：“今尚在汝家乎？可取来一观。”其侄曰：“在户部学习时，五弟之子窃以质钱，已莫可究诘矣。”其为实已亡失，或爱惜不出，盖不可知。然此器亦奇矣。诚谋英勇公因言，征乌什时，文成公与毅勇公明公，犄角为营，距寇垒约里许。每相往来，辄有铅丸落马前后，幸不为所中耳。度鸟铳之力，不过三十余步，必不相及，疑沟中有伏。搜之无见，皆莫明其故。破敌之后，执俘讯之，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铳，力皆可及一里外。搜索得之，试验不虚。与毅勇公各分其一。毅勇公征缅甸，殁于阵，铳不知所在。文成公所得，今尚藏于家，究不知何术制作也。

宋代有神臂弓，实巨弩也。立于地而踏其机，可三百步外贯铁甲。亦曰克敌弓。洪容斋试词科，有《克敌弓铭》是也。宋军拒金，多倚此为利器。军法不得遗失一具。或败不能携，则宁碎之，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。元世祖灭宋，得其式，曾用以制胜。至明乃不得其传，惟《永乐大典》尚全载其图说。然其机轮一事一图，但有长短宽窄之度，与其牝牡凸凹之形，无一全图。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数日之力，审谛逗合，讫无端绪。余欲钩摹其样，使西洋人料理之。先师刘文正公曰：“西洋人用意至深。如算术借根法，本中法流入西域，故彼国谓之东来法。今从学算，反秘密不肯尽言。此弩既相传利器，安知不阴图以去，而以不解谢我乎？《永乐大典》贮在翰苑，未必后来无解者，何必求之于异国？”余与念乔乃止。“维此老成，瞻言百里”，信乎所见者大也。

贝勒春晖主人言，热河碧霞元君庙（俗谓之娘娘庙。）两厢，塑地狱变相。西厢一鬼卒，惨淡可畏，俗所谓地方鬼也。有人见其出买杂物，如柴炭之类，往往堆积于庙内。问之土人，信然。然不为人害，亦习而相忘。或曰：“鬼不烹饪，是安用此？《左传》曰：‘石不能言，物或凭焉。’其他精怪欤？恐久且为患，当早图之。”余谓天地之大，一气化生。深山大泽，何所不有。热河穹崖巨壑，密迩民居，人本近彼，彼遂近人，于理当有之。抑或草木之妖，依其本质；狐狸之属，原其故居，借形幻化，托诸土偶，于理当亦有之。要皆造物所并育也。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，庭氏方相列于《周官》，去其害民者而已，原未尝尽除异类。既不为害，自可听其去来。海客狎鸥，忽翔不下（鸥字《列子》本作沤，盖古字假借。然古今行用，从无书作沤鸟者。故今以通行字书之。）。机心一起，机心应之，或反胶胶扰扰矣。

宛平陈鹤龄，名永年，本富室，后稍落。其弟永泰，先亡。弟妇求析箸，不得已从之。弟妇又曰：“兄公男子能经理，我一孀妇，子女又幼，乞与产三分之二。”亲族皆曰不可。鹤龄曰：“弟妇言是，当从之。”弟妇又以孤

寡不能征逋负，欲以赀财当二分，而己积年未偿借券，并利息计算，当鹤龄之一分。亦曲从之。后借券皆索取无着，鹤龄遂大贫。此乾隆丙午事也。陈氏先无登科者，是年，鹤龄之子三立，竟举于乡。放榜之日，余同年李步玉居与相近，闻之喟然曰："天道固终不负人。"

南皮张浮槎，名景运，即着《秋坪新语》者也。有一子，早亡，其妇缢以殉。缢处壁上，有其子小像，高尺余，眉目如生，其迹似画非画，似墨非墨。妇固不解画，又无人能为追写，且寝室亦非人所能到。是时亲党毕集，均莫测所自来。张氏纪氏为世姻，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，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，众目同观，咸诧为异。全谓此烈妇精诚之至极，不为异也。盖神之所注，气即聚焉。气之所聚，神亦凝焉。神气凝聚，象即生焉。象之所丽，迹即着焉。生者之神气动乎此，亡者之神气应乎彼，两相翕合，遂结此形。故曰缘心生象，又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也。浮槎录其事迹，征士大夫之歌咏。余拟为一诗，而其理精微，笔力不足以阐发；凡数易稿，皆不自惬。至今耿耿于心。姑录于此以昭幽明之感，诗则期诸异日焉。

神仙服饵，见于杂书者不一，或亦偶遇其人，然不得其法，则反能为害。戴遂堂先生言，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，肌肤充溢，精神强固，自以为得力。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。又久而病燥结，润以麻仁之类不应；攻以硝黄之类，所遗者细仅一线。乃悟松脂黏挂于肠中，积渐凝结愈厚，则其窍愈窄，故束而至是也。无药可医，竟困顿至死。又见一服硫黄者，肤裂如磔，置冰上痛乃稍减。古诗"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"，岂不信哉！

长城以外，万山环抱，然皆坡陀如冈阜。至王家营迤东，则嵚崎秀拔，皴皱皆含画意。盖天开地献，灵气之所钟故也。有罗汉峰，宛似一僧趺坐，头顶胸腹臂肘历历可数。有磬锤峰，即《水经注》所称武列水侧有孤石云举者也，上丰下锐，屹若削成。余修热河志时，曾蹑梯挽绠至其下，乃无数石卵与碎砂凝结而成，亘古不圮，莫明其故。有双塔峰，亭亭对立，远望如两浮图拔地涌出。无路可上，或夜闻上有钟磬经呗声，昼亦时有片云往来。乾隆庚戌，命守吏构木为梯，遣人登视。一峰周围一百六步，上有小屋，屋中一几一香炉，中供片石，镌"王仙生"三字。一峰周围六十二步，上种韭二畦；塍畛方正，如园圃之所筑。是决非人力所到，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。耳目之前，惝恍莫测尚如此，讲学家执其私见，动曰此理之所无，不亦颠乎？（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，住持僧悟真云："乾隆壬寅，一夜大雷雨，双塔峰坠下一石佛，今尚供庙中。"然仅粗石一片，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。此事在庚戌前八年。毋乃以此峰尚有灵异，欲引而归诸彼法欤？疑以传疑，并附着之。）

同年蔡芳三言，尝与诸友游西山，至深处见有微径，试缘而登。寂无居人，只破屋数间，苔侵草没。视壁上大书一我字，笔力险劲。因入观之，

复有字迹，谛审乃二诗。其一曰："溪头散步遇邻家，邀我同尝嫩蕨芽。携手贪论南渡事，不知触折亚枝花。"其二曰："酒酣醉卧老松前，露下空山夜悄然。野鹿经年相见熟，也来分我绿苔眠。"不着年月姓名。味其词意，似前代遗民。或以为仙笔，非也。又表弟安中宽，昔随木商出古北口，因访友至古尔板苏巴尔汉（俗称三座塔，即唐之营州，辽之兴中府也。）。居停主人云，山家尝捕得一鹿，方缚就涧边屠割，忽绳寸寸断，蹶然逸去。遥见对山一戴笠人，似举手指画，疑其以术禁制之。是山陡立，古无人踪，或者其仙欤？

先师何励庵先生，讳琇，雍正癸丑进士，官至宗人府主事。宦途坎坷，贫病以终。着有《樵香小记》，多考证经史疑义，今著录《四库全书》中。为诗颇喜陆放翁。一日，作《咏怀》诗曰："冷署萧条早放衙，闲官风味似山家。偶来旧友寻棋局，绝少余钱落画叉。浅碧好储消夏酒，嫣红已到殿春花。镜中频看头如雪，爱惜流光倍有加。"为余书于扇上。姚安公见之沉吟曰："何摧抑哀怨乃尔，神志已颓乎？"果以是年夏秋间谢世。古云诗谶，理或有之。

赵鹿泉前辈言，吕城，吴吕蒙所筑也。夹河两岸，有二土神祠。其一为唐汾阳王郭子仪，已不可解。其一为袁绍部将颜良，更不省其所自来。土人祈祷，颇为灵应。所属境周十五里，不许置一关帝祠，置则为祸。有一县令不信，值颜祠社会，亲往观之，故令伶人演三国志杂剧。狂风忽起，卷芦棚苫盖至空中，斗掷而下，伶人有死者；所属十五里内，瘟疫大作，人畜死亡；令亦大病几殆。余谓两军相敌，各为其主，此胜彼败，势不并存。此以公义杀人，非以私恨杀人也。其间以智勇之略，败于意外者，其数在天，不得而尤人；以驽下之才，败于胜己者，其过在己，亦不得而尤人。张睢阳厉鬼杀贼，以社稷安危，争是一郡，是为君国而然，非为一己而然也。使功成事定之后，殁于战阵者皆挟以为仇，则古来名将，无不为鬼所殛矣，有是理乎？且颜良受歼已久，越一二千年，曾无灵响，何忽今日而为神？何乎今日而报怨？揆以天理，殆必不然。是盖庙祝师巫，造为诡语；山妖水怪，因民听荧惑而依托之。刘敬叔异苑曰："丹阳县有袁双庙，真第四子也。真为桓宣武诛，便失所在。太元中，形见于丹阳，求立庙。未即就功，大有虎灾。被害之家辄梦双至，催功甚急。百姓立祠，于是猛暴用息。常以二月晦，鼓舞祈祠，其日恒风雨。至元嘉五年，设奠讫，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，人面鼍身，葛巾，七孔端正而有酒气。未知为双之神，为是物凭也。"余谓来必风雨，其为水怪无疑。然则是事古有之矣。

舅氏张公梦征言（亦字尚文，讳景说。），沧州吴家庄东一小庵，岁久无僧，恒为往来憩息地。有月作人，每于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谈，颇相投契。渐与赴市沽饮，情益款洽。偶询其乡贯居址，其人愧谢曰："与君交厚，

不敢欺，实此庵中老狐也。”月作人亦不怖畏，来往如初。一日复遇，挈鸟铳相授曰：“余狎一妇，余弟亦私与狎，是盗嫂也。禁之不止，殴之则余力不敌。愤不可忍，将今夜伺之于路歧，与决生死。闻君善用铳，俟交斗时，乞发以击彼，感且不朽。月明如昼，君望之易辨也。”月作人诺之，即所指处伏草间。既而私念曰：“其弟无礼，诚当死，然究所媚之外妇，彼自有夫，非嫂也。骨肉之间，宜善处置，必致之死，不太忍乎？彼兄弟犹如此，吾时与往来，倘有睚眦，虑且及我矣。”因乘其纠结不解，发一铳而两杀之。《棠棣》之诗曰：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家庭交构，未有不归于两伤者。舅氏恒举此事为子侄戒，盖是人负两狐归，尝目睹也。

司庖杨媪言，其乡某甲将死，嘱其妇曰：“我生无余赀，身后汝母子必冻饿。四世单传，存此幼子。今与汝约，不拘何人，能为我抚孤则嫁之，亦不限服制月日，食尽则行。”嘱讫，闭目不更言，惟呻吟待尽。越半日，乃绝。有某乙闻其有色，遣媒妁请如约。妇虽许婚，以尚足自活，不忍行。数月后，不能举火，乃成礼。合卺之夜，已灭烛就枕，忽闻窗外叹息声。妇识其謦欬，知为故夫之魂，隔窗呜咽语之曰：“君有遗言，非我私嫁。今夕之事，于势不得不然，君何以为祟？”魂亦呜咽曰：“吾自来视儿，非来祟汝。因闻汝啜泣卸妆，念贫故使汝至于此，心脾凄动，不觉喟然耳。”某乙悸甚，急披衣起曰：“自今以往，所不视君子如子者，有如日。”灵语遂寂。后某乙耽玩艳妻，足不出户。而妇恒惘惘如有失。某乙倍爱其子以媚之，乃稍稍笑语。七八载后，某乙病死，无子，亦别无亲属。妇据其赀，延师教子，竟得游泮。又为纳妇，生两孙。至妇年四十余，忽梦故夫曰：“我自随汝来，未曾离此。因吾子事事得所，汝虽日与彼狎昵，而念念不忘我，灯前月下，背人弹泪，我皆见之。故不欲稍露形声，惊尔母子。今彼已转轮，汝寿亦尽，余情未断，当随我同归也。”数日果微疾，以梦告其子，不肯服药，荏苒遂卒。其子奉棺合葬于故夫，从其志也。程子谓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是诚千古之正理。然为一身言之耳。此妇甘辱一身，以延宗祀，所全者大，似又当别论矣。杨媪能举其姓氏里居，以碎璧归赵，究非完美，隐而不书。悯其遇，悲其志，为贤者讳也。又吾乡有再醮故夫之三从表弟者，两家所居，距一牛鸣地。嫁后，乃以亲串礼回视其姑；三数日必一来问起居，且时有赡助。姑赖以活。殁后，出赀敛葬；岁恒遣人祀其墓。又京师一妇少寡，虽颇有姿首，而针黹烹饪，皆非所能。乃谋于翁姑，伪称其女，鬻为宦家妾，竟养翁姑终身。是皆堕节之妇，原不足称，然不忘旧恩，亦足励薄俗。君子与人为善，固应不没其寸长。讲学家持论务严，遂使一时失足者，无路自赎，反甘心于自弃，非教人补过之道也。

慧灯和尚言，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，地甚幽僻。一日，得揣摩秘本，于灯下手抄。闻窗外似窸窣有人，试问为谁。外应曰：“身是幽魂，

沉滞于此，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。连日听君讽诵，枨触夙心，思一晤谈，以消郁结。与君气类，幸勿相惊。”语讫，揭帘迳入。举止温雅，甚有士风。举子惶怖呼寺僧。僧至，鬼亦不畏，指一椅曰：“师且坐，我故识师。师素朴野，无丛林市井气，可共语也。”僧及举子俱踧踖不能答。鬼乃探取所录书，才阅数行，遽掷之于地，奄然而灭。

杨雨亭言，莱州深山，有童子牧羊，日恒亡一二，大为主人扑责。留意侦之，乃二大蛇从山罅出，吸之吞食。其巨如瓮，莫敢撄也。童子恨甚，乃谋于其父，设犁刀于山罅。果一蛇裂腹死。惧其偶之报复，不敢复牧于是地。时往潜伺，寂无形迹，意其他徙矣。半载以后，贪是地水草胜他处，乃驱羊往牧。牧未三日，而童子为蛇吞矣。盖潜匿不出以诱童子之来也。童子之父有心计，阳不搜索，而阴祈营弁藏一炮于深草中，时密往伺察。两月以外，见石上有蜿蜒痕，乃载燧夜伏其旁。蛇果下饮于涧，簌簌有声，遂一发而糜碎焉。还家之后，忽发狂自挝曰：“汝计杀我夫，我计杀汝子，适相当也。我已深藏不出，汝又百计以杀我，则我为枉死矣。今必不舍汝！”越数日而卒。俚谚有之曰：“角力不解，必同仆地；角饮不解，必同沉醉。”斯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

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曰：“乾隆丁酉，偶与友人扶乩。乩赠余以诗曰：‘乘槎万里渡沧溟，风雨鱼龙会百灵。海气粘天迷岛屿，潮声簸地走雷霆。鲸波不阻三神岛，鲛室争看二使星。记取白云飘渺处，有人同望蜀山青。’时将有巡视台湾之役，余疑当往。数日，果命下。六月启行，八月至厦门渡海，驻半载始归。归时风利，一昼夜即登岸。去时飘荡十七日，险阻异常。初出厦门，即雷雨交作，云雾晦冥，信帆而往，莫知所适。忽腥风触鼻，舟人曰：‘黑水洋也。’其水比海水凹下数十丈，阔数十里，长不知其所极，黝然而深，视如泼墨。舟中摇手戒勿语，云：‘其下即龙宫为第一险处，度此可无虞矣。’至白水洋，遇巨鱼鼓鬣而来，举其首如危峰障日，每一拨刺，浪涌如山，声砰訇如霹雳，移数刻始过尽。计其长，当数百里。舟人云来迎天使，理或然欤？既而飓风四起，舟几覆没。忽有小鸟数十，环绕樯竿。舟人喜跃，称天后来拯。风果顿止，遂得泊澎湖。圣人在上，百神效职，不诬也。遐思所历，一一与诗语相符，非鬼神能前知欤？时先大夫尚在堂，闻余有过海之役，命兄到赤嵌来视余。遂同登望海楼，并末二句亦巧合。益信数皆前定，非人力所能为矣。戊午秋，扈从滦阳，与晓岚宗伯话及，宗伯方草《滦阳续录》，因书其大略付之，或亦足资谈柄耶？”（以上皆鹭洲自序。）。考唐钟辂作《定命录》，大旨在戒人躁竞，毋涉妄求。此乩仙预告未来，其语皆验，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，与无心聚散之踪迹，皆非偶然，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。

高密单作虞言，山东一巨室，无故家中廪自焚，以为偶遗火也。俄怪变数作，阖家大扰。一日，厅事上砰磕有声，所陈设玩器俱碎。主人性素刚

劲，厉声叱问曰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是何妖魅，敢来为祟？吾行诉尔于神矣！”梁上朗然应曰：“尔好射猎，多杀我子孙。衔尔次骨，至尔家伺隙八年矣。尔祖宗泽厚，福运未艾，中霤神、灶君、门尉，禁我弗使动，我无如何也。今尔家兄弟外争，妻妾内讧，一门各分朋党，俨若寇仇。败征已见，戾气应之，诸神不歆尔祀，邪鬼已瞰尔室，故我得而甘心焉。尔尚愦愦哉！”其声愤厉，家众共闻。主人悚然有思，抚膺太息曰：“妖不胜德，古之训也。德之不修，于妖乎何尤？”乃呼弟及妻妾曰：“祸不远矣！幸未及也。如能共释宿憾，各逐私党，翻然一改其所为，犹可以救。今日之事，当自我始。尔等听我，祖宗之灵，子孙之福也；如不听我，我披发入山矣！”反覆开陈，引咎自责，泪涔涔渍衣袂。众心感动，并伏几哀号。立逐离间奴婢十余人，凡彼此相轧之事，并一时顿改。执豕于牢，歃血盟神曰：“自今以后，怀二心者如此豕。”方彼此谢罪，闻梁上顿足曰：“我复仇而自漏言，我之过也夫！”叹诧而去。此乾隆八九年间事。

侍姬明玕，粗知文义，亦能以常言成韵语。尝夏夜月明，窗外夹竹桃盛开，影落枕上，因作花影诗曰：“绛桃映月数枝斜，影落窗纱透帐纱。三处婆娑花一样，只怜两处是空花。”意颇自喜。次年竟病没。其婢玉台，侍余二年余，年甫十八，亦相继夭逝。两处空花，遂成诗谶。气机所动，作者殊不自知也。

一庖人随余数年矣，今岁扈从滦阳，忽无故束装去，借住于附近巷中。盖挟余无人烹饪，故居奇以索高价也。同人皆为不平，余亦不能无愤恚。既而忽忆武强刘景南官中书时，极贫窘，一家奴偃蹇求去。景南送之以诗曰：“饥寒迫汝各谋生，送汝依依尚有情。留取他年相见地，临阶惟叹两三声。”忠厚之言，溢于言表。再三吟诵，觉褊急之气都消。

第二十卷 滦阳续录二

一馆吏议叙得经历，需次会城，久不得差遣，困顿殊甚。上官有怜之者，权令署典史。乃大作威福，复以气焰轹同僚，缘是以他事落职。邵二云学士偶话及此，因言其乡有人方夜读，闻窗棂有声，谛视之，纸裂一罅，有两小手擘之。大才如瓜子，即有一小人跃而入，彩衣红履，头作双髻，眉目如画，高仅二寸余。掣案头笔举而旋舞，往来腾踏于砚上，拖带墨沈，书卷俱污。此人初甚错愕，坐观良久，觉似无他技，乃举手扑之。噭然就执，踡跼掌握之中。音呦呦如虫鸟，似言乞命。此人恨甚，迳于灯上烧杀之，满室作枯柳木气，迄无他变。炼形甫成，毫无幻术，而肆然侮人以取祸，其此吏之类欤？此不知实有其事，抑二云所戏造，然闻之亦足以戒也。

昌吉守备刘德言，昔征回部时，因有急檄，取珠尔士斯路驰往，阴晦失道，十余骑皆迷，裹粮垂尽，又无水泉，姑坐树根，冀天晴辨南北。见崖下有人马骨数，虽风雪剥蚀，衣械并朽，察其形别，似是我兵。因对之慨叹曰：“再两日不晴，与君辈在此为侣矣。”顷之旋风起林外，忽来忽去，似若相招。试纵马随之，风即前导；试暂憩息，风亦不行。晓然知为斯骨之灵，随之返行三四十里，又度岭两重，始得旧路。风亦飕然息矣。众哭拜之而去。嗟呼！生既捐躯，魂犹报国，精灵长在，而名氏翳如，是亦可悲也已。

谓无神仙，或云遇之；谓有神仙，又不恒遇。刘向、葛洪、陶弘景以来，记神仙之书，不啻百家；所记神仙之名姓，不啻千人。然后世皆不复言及。后世所遇，又自有后世之神仙。岂保固精气，虽得久延，而究亦终归迁化耶？又神仙清静，方士幻化，本各自一途。诸书所记，凡幻化者皆曰神仙，殊为无别。有王媪者，房山人，家在深山，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：“山有道人，年约六七十，居一小庵，拾山果为粮，掬泉而饮，日夜击木鱼诵经，从未一至人家。有就其庵与语者，不甚酬答，馈遗亦不受。王媪之侄佣于外，一夕，归省母，过其庵前。道人大骇曰：‘夜深虎出，尔安得行！须我送尔往。’乃琅琅击木鱼前导。未半里，果一虎突出。道人以身障之，虎自去，道人不别亦自去。后忽失所在。”此或似仙欤？从叔梅庵公言：“尝见有人使童子登三层明楼上（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，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御寇者为明楼。），以手招之，翩然而下，一无所损。又以铜盂投溪中，呼之，徐徐自浮出。”此皆方士禁制之术，非神仙也。舅氏张公健亭言：“砖河农家，牧数牛于野，忽一时皆暴死。有道士过之，曰：‘此非真死，为妖鬼所摄耳。急灌以吾药，使脏腑勿坏，吾为尔劾治，召其魂。’因延至家，禹步作法。约半刻，牛果皆蹶然起。留之饭，不顾而去。有知其事者曰：‘此先以毒草置草中，后以药解之耳。不肯受谢，示不

图财，为再来荧惑地也。吾在山东，见此人行此术矣。’此语一传，道士遂不复至。”是方士之中，又有真伪，何概曰神仙哉！

李南涧言，其邻县一生，故家子也。少年挑达，颇渔猎男色。一日，自亲串家饮归，距城稍远，云阴路黑，度不及入，微雪又簌簌下。方踌躇间，见十许步外有灯光，遣仆往视，则茅屋数间，四无居人，屋中惟一童一妪。问：“有栖止处否？”妪曰：“子久出外，惟一孙与我住此。尚有空屋两间，不嫌湫隘，可权宿也。”遂呼童系二马树上，而邀生入座。妪言老病须早睡，嘱童应客。童年约十四五，衣履破敝，而眉目极姣好。试挑与言，自吹火煮茗不甚答。渐与谐笑，微似解意。忽乘间悄语曰：“此地密迩祖母房，雪晴，当亲至公家乞赏也。”生大喜慰，解绣囊玉玦赠之。亦羞涩而受。软语长久，乃掩门持灯去。生与仆倚壁倦憩，不觉昏睡。比醒，则屋已不见，乃坐人家墓柏下，狐裘貂冠，衣裤靴袜，俱已褫无寸缕矣。裸露雪中，寒不可忍。二马亦不知所在。幸仆衣未褫，乃脱其敝裘蔽上体，蹩躄而归，诡言遇盗。俄二马识路自归，已尽剪其尾鬣。衣冠则得于溷中，并狼籍污秽。灼然非盗，无可置词。仆始具泄其情状。乃知轻薄招侮，为狐所戏也。

戊子昌吉之乱，先未有萌也。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，置酒山坡，男女杂坐。屯官醉后，逼诸流妇使唱歌，遂顷刻激变，戕杀屯官，劫军装库，据其城。十六日晓，报至乌鲁木齐，大学士温公促聚兵。时班兵散在诸屯，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，然皆百战劲卒，视贼蔑如也。温公率之即行至红山口，守备刘德叩马曰：“此去昌吉九十里，我驰一日至城下，是彼逸而我劳，彼坐守而我仰攻，非百余人所能办也。且此去昌吉皆平原，玛纳斯河虽稍阔，然处处策马可渡，无险可扼。所可扼者，此山口一线路耳。贼得城必不株守，其势当即来。公莫如驻兵于此，借陡崖遮蔽，贼不知多寡。俟其至而扼险下击，是反攻为守，反劳为逸，贼可破也。”温公从之。及贼将至，德左执红旗，右执利刃，令于众曰：“望其尘气，虽不过千人，然皆亡命之徒，必以死斗，亦不易当。幸所乘皆屯马，未经战阵，受创必反走。尔等各擎枪屈一膝跪，但伏而击马，马逸则人乱矣。”又令曰：“望影鸣枪，则枪不及贼，火药先尽，贼至反无可用。尔等视我旗动，乃许鸣枪；敢先鸣者，手刃之！”俄而贼众枪争发，砰訇动地，德曰：“此皆虚发，无能为也。”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，德曰：“彼枪及我，我枪必及彼矣。”举旗一挥，众枪齐发。贼马果皆横逸，自相冲击。我兵噪而乘之，贼遂歼焉。温公叹曰：“刘德状貌如村翁，而临阵镇定乃尔。参将都司，徒善应对趋跄耳。”故是役以德为首功。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，今详着之，庶不淹没焉。

由乌鲁木齐至昌吉，南界天山，无路可上；北界苇湖，连天无际，淤泥深丈许，入者辄灭顶。贼之败也，不西还据昌吉，而南北横奔，悉入绝地，

以为惶遽迷瞀也。后执俘讯之，皆曰：“惊溃之时，本欲西走。忽见关帝立马云中，断其归路，故不得已而旁行，冀或匿免也。”神之威灵，乃及于二万里外。国家之福祚，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。猬锋螗斧，潢池盗弄何为哉！

昌吉未乱以前，通判赫尔喜奉檄调至乌鲁木齐核检仓库。及闻城陷，愤不欲生，请示温公曰：“屯官激变，其反未必本心。愿单骑迎贼于中途，谕以利害。如其缚献渠魁，可勿劳征讨；如其枭獍成群，不肯反正，则必手刃其帅，不与俱生。”温公阻之不可，竟橐鞬驰去，直入贼中，以大义再三开导。贼皆曰：“公是好官，此无与公事。事已至此，势不可回。”遂拥至路旁，置之去。知事不济，乃掣刀奋力杀数贼，格斗而死。当时公论惜之曰：“屯官非其所属，流人非其所治，无所谓纵也。衅起一时，非预谋不轨，无所谓失察也。奉调他出，身不在署，无所谓守御不坚与弃城逃遁也。所劫者军装库，营弁所掌，无所谓疏防也。于理于法，皆可以无死，而终执城存与存、城亡与亡之一言，甘以身殉。推是志也，虽为常山、睢阳可矣。”故于其柩归，罔不哭奠。而于屯官之残骸归（屯官为贼，以铁□自踵寸寸□至顶。乱定后，始掇拾之。），无焚一陌纸钱者。

朱青雷言，曾见一长卷，字大如杯，怪伟极似张二水。首题《纪梦十首》，而蠹蚀破烂，惟二首尚完整可读。其一曰：“梦到蓬莱顶，琼楼碧玉山。波浮天半壁，日涌海中间。遥望仙官立，翻输野老闲。云帆三十丈，高挂迳西还。”其二曰：“郁郁长生树，层层太古苔。空山未开凿，元气尚胚胎。灵境在何处？梦游今几回。最怜鱼鸟意，相见不惊猜。”年月姓名皆已损失，不知谁作也。尝为李玉典书扇并附以跋，或曰：“此青雷自作，托之古人。”然青雷诗格，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调，与二诗笔意不近。或又曰：“诗字皆似张东海。”东海集余昔曾见，不记有此二诗否，待更考之。（青雷跋谓，前诗后四句，未经人道。然昌黎诗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求神仙？”即是此意，特袭取无痕耳。）

回部有富室子，形状臃肿，步履蹒跚，又不修边幅，垢腻恒满面。然好游狭斜，遇妇女必注视。一日独行，遇幼妇，风韵绝佳。时新雨泥泞，遽前调之，曰：“路滑如是，嫂莫要扶持否？”幼妇正色曰：“尔勿愦愦，我是狐女，平生惟拜月修形，从不作媚人采补事。尔自顾何物，乃敢作是言？行且祸尔。”遂掬沙屑洒其面。惊而却步，忽堕沟中，努力踊出，幼妇已不知所往矣。自是心恒惴惴，虑其为祟，亦竟无患。数日后，友人邀饮，有新出小妓侑酒。谛视，即前幼妇也。疑似惶惑，罔知所措。强试问之，曰：“某日雨后，曾往东村乎？”妓漫应曰：“姊是日往东村视阿姨，吾未往也。姊与吾貌相似，公当相见耶？”语殊恍惚，竟莫决是怪是人，是一是二，乃托故逃席去。去后，妓述其事曰：“实憎其丑态，且惧行强暴，姑诳以伪词，冀求解免。幸其自仆，遂匿于麦场积柴后。不虞其以为真

也。”席中莫不绝倒。一客曰：“既入青楼，焉能择客？彼故能千金买笑者也，盍挈尔诣彼乎？”遂偕之同往，具述妓翁姑，及夫名氏，其疑乃释。（妓姊妹，即所谓大杨二杨者，当时名士多作《杨柳枝词》，皆借寓其姓也。）妓复谢以：“小时固识君，昨喜见怜，故答以戏谑，何期反致唐突？深为歉仄，敢抱衾枕以自赎。”吐词娴雅，恣态横生。遂大为所惑，留连数夕。召其夫至，计月给夜合之资。狎昵经年，竟殒于消渴。先兄晴湖曰：“狐而人，则畏之，畏死也；人而狐，则非惟不畏，且不畏死，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？行且祸汝，彼固先言。是子也，死于妓，仍谓之死于狐可也。”

郭大椿、郭双桂、郭三槐兄弟也。三槐屡侮其兄，且诣县讼之。归憩一寺，见缁袍满座，梵呗竞作。主人虽吉服而容色惨沮，宣疏通诚之时，泪随声下。叩之，寺僧曰：“某公之兄病危，为叩佛祈福也。”三槐痴立良久，忽发颠狂，顿足捶胸而呼曰：“人家兄弟如是耶？”如是一语，反覆不已。掖至家，不寝不食，仍顿足捶胸，诵此一语，两三日不止。大椿、双桂故别住，闻信俱来，持其手哭曰：“弟何至是？”三槐又痴立良久，突抱两兄曰：“兄故如是耶！”长号数声，一踊而绝。咸曰：“神殛之。”非也。三槐愧而自咎，此圣贤所谓改过，释氏所谓忏悔也。苟充是志，虽田荆、姜被，均所能为。神方许之，安得殛之？其一恸立殒，直由感动于中，天良激发，自觉不可立于世，故一瞑不视，戢影黄泉。岂神之褫其魄哉？惜知过而不知补过，气质用事，一往莫收；无学问以济之，无明师益友以导之，无贤妻子以辅之，遂不能恶始美终，以图晚盖，是则其不幸焉耳。昔田氏姊买一小婢，倡家女也。闻人诮邻妇淫乱，瞿然惊曰：“是不可为耶？”吾以为当如是也。后嫁为农家妻，终身贞洁。然则三槐悖理，正坐不知。故子弟当先使知礼。

朝鲜使臣郑思贤，以棋子两奁赠予，皆天然圆润，不似人工。云黑者海滩碎石，年久为潮水冲击而成；白者为小车渠壳，亦海水所磨莹，皆非难得。惟检寻其厚薄均，轮廓正，色泽匀者，日积月累，比较抽换，非一朝一夕之力耳。置之书斋，颇为雅玩，后为范大司农取去。司农殁后，家计萧然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海中三岛十洲，昆仑五城十二楼，词赋家沿用之矣。朝鲜，琉球，日本诸国，皆能读华书。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，疆界袤延数千里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。朝鲜，琉球之贡使，则余尝数数与谈，以是询之。皆曰：“东洋自日本以外，大小国土凡数十，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，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，每帆樯万里，商舶往来，均不闻有是说。惟琉球之落漈，似乎三千弱水，然落漈之舟，偶值潮平之岁，时或得还，亦不闻有白银宫阙、可望而不可即也。然则三岛十洲，岂非纯构虚词乎？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，皆称河出昆仑。考河源有二，一出和阗，一出葱岭。或曰葱岭其正

源，和阗之水入之；或曰和阗其正源，葱岭之水入之。双流既合，亦莫辨谁主谁宾。然葱岭、和阗，则皆在今版图内，开屯列戍四十余年，即深岩穷谷，亦通耕牧。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，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，确矣。而所谓瑶池、悬圃、珠树、芝田，概乎未见，亦概乎未闻。然则五城十二楼，不又荒唐矣乎？不但此也，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，诸佛菩萨骨塔具存，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。尚有石室六百余间，即所谓大雷音寺，回部游牧者居之。我兵追剿波罗泥都、霍集占，曾至其地，所见不过如斯。种种庄严，似亦藻绘之词矣。相传回部祖国，以铜为城。近西之回部云，铜城在其东万里；近东之回部云，铜城在其西万里。彼此遥拜，迄无人曾到其地。因是以推，恐南怀仁《坤舆图说》所记五大人洲，珍奇灵怪，均此类焉耳。周编修书昌则曰："有佛缘者，然后能见佛界；有仙骨者，然后能见仙境。未可以寻常耳目，断其有无。"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，所言与旧记不殊也。是则余不知之矣。

蔡季实殿撰有一仆，京师长随也。狡黠善应对，季实颇喜之。忽一日，二幼子并暴卒，其妻亦自缢于家，莫测其故。姑敛之而已。其家有老妪私语人曰："是私有外遇，欲毒杀其夫，而后携子以嫁。阴市砒制饼饵，待其夫归。不虞二子窃食，竟并死。妇悔恨莫解，亦遂并死。"然妪昏夜之中，窗外窃听，仅粗闻秘谋之语，未辨所遇者为谁，亦无从究诘矣。其仆旋亦发病死。死后，其同侪窃议曰："主人惟信彼，彼乃百计欺主人。他事毋论，即如昨日四鼓诣圆明园侍班，彼故纵驾车骡逸，御者追之复不返。更漏已促，叩门借车必不及，急使雇倩。则曰：'风雨将来，非五千钱人不往。'主人无计，竟委曲从之。不太甚乎？奇祸或以是耶？"季实闻之曰："是死晚矣，吾误以为解事人也。"

杨槐亭前辈言，其乡有宦成归里者，闭门颐养，不预外事，亦颇得林下之乐。惟以无嗣为忧。晚得一子，珍惜殊甚。患痘甚危。闻劳山有道士能前知，自往叩之。道士輾然曰："贤郎尚有多少事未了，那能便死？"果遇良医而愈。后其子冶游骄纵，竟破其家。流离寄食，若敖之鬼遂馁。乡党论之曰："此翁无咎无誉，未应遽有此儿。惟萧然寒士，作令不过十年，而官囊逾数万，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？"

槐亭又言，有学茅山法者，劾治鬼魅多有奇验。有一家为狐所祟，请往驱除。整束法器，克日将行。有素识老翁诣之，曰："我久与狐友。狐事急，乞我一言。狐非获罪于先生，先生亦非有憾于狐也。不过得其贽币，故为料理耳。狐闻事定之后，彼许馈廿四金，今愿十倍其数，纳于先生。先生能止不行乎？"因出金置案上。此人故贪惏，当即受之。次日，谢遣请者曰："吾法能治凡狐耳。昨召将检查，君家之祟乃天狐，非所能制也。"得金之后，竟殊自喜。因念狐既多金，可以术取。遂考召四境之狐，胁以雷斧火狱，俾纳贿焉。征索既频，狐不胜扰，乃共计盗其符印。

遂为狐所凭附，颠狂号叫，自投于河。群狐乃摄其金去，铢两不存。人以为如费长房、明崇俨也。后其徒阴泄之，乃知其致败之故。夫操持符印，役使鬼神以驱除妖厉，此其权与官吏侔矣。受赂纵奸，已为不可；又多方以盈其溪壑，天道神明，岂逃鉴察？微群狐杀之，雷霆之诛，当亦终不免也。

天高地远，鬼神茫昧，似与人无预，而有时其应如响，殚人之智力，不能与争。沧州上河涯，有某甲女，许字某乙子，两家皆小康，婚期在一二年内矣。有星士过某甲家，阻雨留宿，以女命使推。星士沉思良久，曰："未携算书，此命不能推也。"觉有异，穷诘之。始曰："据此八字，侧室命也。君家似不应至此。且闻嫁已有期，而干支无刑克，断不再醮。此所以愈疑也。"有黠者闻此事，欲借以牟利，说某甲曰："君家赀几何，加以嫁女必多费，益不支矣。命既如是，不知先诡言女病，次诡言女死，市空棺速葬。而夜携女走京师，改名姓鬻为贵家妾，则多金可坐致矣。"某甲从之。会有达官嫁女，求美媵，以二百金买之。越月余，泛舟送女南行。至天妃闸，阖门俱葬鱼腹，独某甲女，遇救得生。以少女无敢收养，闻于所司。所司问其由来，女在是家未久，仅知主人之姓，而不能举其爵里；惟父母姓名居址，言之凿凿。乃移牒至沧州，其事遂败。时某乙子，已与表妹结婚，无改盟理。闻某甲之得多金也，愤恚欲讼。某甲窘迫，愿仍以女嫁其子。其表妹家闻之，又欲讼。纷纭轇轕，势且成大狱。两家故旧戚众为调和，使某甲出赀往迎女，而为某乙子之侧室，其难乃平。女还家后，某乙子已亲迎。某乙以牛车载女至家，见其姑，苦辩非己意。姑曰："既非尔意，鬻尔时何不言有夫？"女无词以应。引使拜嫡，女稍趑趄。姑曰："尔卖为媵时，亦不拜耶？"又无词以应，遂拜如礼。姑终身以奴隶畜之。此雍正末年事。先祖母张太夫人，时避暑水明楼，知之最悉。尝语侍婢曰："其父不过欲多金，其女不过欲富贵，故生是谋耳。乌知非徒无益，反失所本有哉。汝辈视此，可消诸妄念矣。"

先四叔母李安人，有婢曰文鸾，最怜爱之。会余寄书觅侍女，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，拟以文鸾赠。私问文鸾，亦殊不拒。叔母为制衣裳簪珥，已戒日诣车。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，事遂沮格。文鸾竟郁郁发病死。余不知也。数年后稍稍闻之，亦如雁过长空，影沉秋水矣。今岁五月，将扈从启行，摒挡小倦，坐而假寐。忽梦一女翩然来。初不相识，惊问："为谁？"凝立无语。余亦遽醒，莫喻其故也。及家人会食，余偶道之。第三子妇，余甥女也，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，又稔知其赍恨事，瞿然曰："其文鸾也耶？"因具道其容貌形体，与梦中所见合。是耶非耶？何二十年来久置度外，忽无因而入梦也？询其葬处，拟将来为树片石。皆曰丘陇已平，久埋没于荒榛蔓草，不可识矣。姑录于此，以慰黄泉。忆乾隆辛卯九月，余题秋海棠诗曰："憔悴幽花剧可怜，斜阳院落晚秋天。词人老大风情减，犹对残红一怅然。"宛似为斯人照也。

宗室敬亭先生，英郡王五世孙也。着《四松堂集》五卷，中有《拙鹊亭记》曰：“鹊巢鸠居，谓鹊巧而鸠拙也。小园之鹊，乃十百其侣，惟林是栖。窥其意，非故厌乎巢居，亦非畏鸠夺之也。盖其性拙，视鸠为甚，殆不善于为巢者。故雨雪霜霰，毛羽褷褷；而朝阳一晞，乃复群噪于木梢，其音怡然，似不以露栖为苦，且飞不高翥，去不远飏，惟饮啄于园之左右，或时入主人之堂，值主人食弃其余，便就而置其喙，主人之客来亦不惊起，若视客与主人，皆无机心者然。辛丑初冬，作一亭于堂之北，冻林四合，鹊环而栖之，因名曰拙鹊亭。夫鸠拙宜也，鹊何拙？然不拙不足为吾园之鹊也。”案此记借鹊寓意，其事近在目前，定非虚构，是亦异闻也。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，刻先生集竟，余为校雠，因掇而录之，以资谈柄。

疡医殷赞庵，自深州病家归，主人遣杨姓仆送之。杨素暴戾，众名之曰横（去声。）虎，沿途寻衅，无一日不与人竞也。一日，昏夜至一村，旅舍皆满，乃投一寺。僧曰：“惟佛殿后空屋三楹。然有物为祟，不敢欺也。”杨怒曰：“何物敢祟杨横虎，正欲寻之耳！”促僧扫榻，共赞庵寝。赞庵心怯，近壁眠，横虎卧于外，明烛以待。人定后，果有声呜呜自外入，乃一丽妇也。渐逼近榻，杨突起拥抱之，即与接唇狎戏。妇忽现缢鬼形，恶状可畏。赞庵战栗，齿相击。杨徐笑曰：“汝貌虽可憎，下体当不异人，且一行乐耳！”左手揽其背，右手遽褪其裤，将按置榻上。鬼大号逃去。杨追呼之，竟不返矣。遂安寝至晓。临行，语寺僧曰：“此屋大有佳处，吾某日还，当再宿，勿留他客也。”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：“世乃有逼奸缢鬼者，横虎之名，定非虚得。”

科场为国家取人材，非为试官取门生也。后以诸房额数有定，而分卷之美恶则无定，于是有拨房之例。雍正癸丑会试，杨丈农先房（杨丈讳椿，先姚安公之同年。），拨入者十之七。杨丈不以介意，曰：“诸卷实胜我房卷，不敢心存畛域，使黑白倒置也。”（此闻之座师介野园先生，先生即拨入杨丈房者也。）乾隆壬戌会试，诸襄七前辈不受拨，一房仅中七卷，总裁亦听之。闻静儒前辈，本房第一，为第二十名。王铭锡竟无魁选。任钧台前辈，乃一房两魁。戊辰会试，朱石君前辈为汤药罔前辈之房首，实从金雨叔前辈房拨入，是雨叔亦一房两魁矣。当时均未有异词。所刻同门卷，余皆尝亲见也。庚辰会试，钱箨石前辈以蓝笔画牡丹，遍赠同事，遂递相题咏。时顾晴沙员外拨出卷最多，朱石君拨入卷最多，余题晴沙画曰：“深浇春水细培沙，养出人间富贵花。好似艳阳三四月，余香风送到邻家。”边秋崖前辈和余韵曰：“一番好雨净尘沙，春色全归上苑花。此是沉香亭畔种，莫教移到野人家。”又题石君画曰：“乞得仙园花几茎，嫣红姹紫不知名。何须问是谁家种，到手相看便有情。”石君自和之曰：“春风春雨剩枯茎，倾国何曾一问名。心似维摩老居士，天花来去不关情。”张镜壑前辈继和曰：“墨捣青泥砚涴沙，浓蓝写出洛阳花。云何不着胭脂

染，拟把因缘问画家。”“黛为花片翠为茎，欧谱知居第几名？却怪玉盘承露冷，香山居士太关情。”盖皆多年密友，脱略形骸，互以虐谑为笑乐，初无成见于其间也。蒋文恪公时为总裁，见之曰：“诸君子跌宕风流，自是佳话。然古人嫌隙，多起于俳谐。不如并此无之，更全交之道耳。”皆深佩其言。盖老成之所见远矣。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，后来英俊，慎勿效焉。

科场填榜完时，必卷而横置于案，总裁、主考，具朝服九拜，然后捧出，堂吏谓之拜榜。此误也。以公事论，一榜皆举子，试官何以拜举子？以私谊论，一榜皆门生，座主何以拜门生哉？或证以《周礼》拜受民数之文，殊为附会。盖放榜之日，当即以题名录进呈。录不能先写，必拆卷唱一名，榜填一名，然后付以填榜之纸条，写录一名。今纸条犹谓之录条，以此故也。必拜而送之，犹拜摺之礼也。榜不放，录不出；录不成，榜不放。故录与榜必并陈于案，始拜。榜大录小，灯光晃耀之下，人见榜而不见录，故误认为拜榜也。厥后或缮录未完，天已将晓；或试官急于复命，先拜而行。遂有拜时不陈录于案者，久而视为固然。堂吏或因可无录而拜，遂竟不陈录。又因录既不陈，可暂缓而追送，遂至写榜竣后，无录可陈，而拜遂潜移于榜矣。尝以问先师阿文勤公，公述李文贞公之言如此。文贞即公己丑座主也。

翰林院堂不启中门，云启则掌院不利。癸巳开《四库全书》馆，质郡王临视，司事者启之。俄而掌院刘文正公、觉罗奉公相继逝。又门前沙堤中，有土凝结成丸，傥或误碎必损翰林。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，为儿童掷裂，吴云岩前辈旋殁。又原心亭之西南隅，翰林有父母者，不可设坐，坐则有刑克。陆耳山时为学士，毅然不信，竟丁外艰。至左角门久闭不启，启则司事者有谴谪，无人敢试，不知果验否也。其余部院，亦各有禁忌。如礼部甬道屏门，旧不加搭渡（搭渡以夹木二方，夹于门限，坡陀如桥状，使堂官乘车者，可从中入，以免于旁绕。）。钱箨石前辈不听，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。亦往往有应。此必有理存焉，但莫详其理安在耳。

相传翰林院宝善亭，有狐女曰二姑娘，然未睹其形迹。惟褚筠心学士斋宿时，梦一丽人携之行，逾越墙壁如踏云雾。至城根高丽馆，遇一老叟，惊曰：“此褚学士，二姑娘何造次乃耳？速送之归。”遂霍然醒。筠心在清砧堂，曾自言之。

神奸机巧，有时败也；多财恣横，亦有时败也。以神奸用其财，以多财济其奸，斯莫可究诘矣。景州李露园言，燕齐间有富室失偶，见里人新妇而艳之。阴遣一媪，税屋与邻，百计游说，厚赂其舅姑，使以不孝出其妇，约勿使其子知。又别遣一媪与妇家素往来者，以厚赂游说其父母，伪送妇还。舅姑亦伪作悔意，留之饭，已呼妇入室矣。俄彼此语相侵，仍互诟，逐妇归，亦不使妇知。于是买休卖休，与母家同谋之事，俱无迹可寻矣。

既而二媪诈为媒，与两家议婚，富室以惮其不孝辞，妇家又以贫富非偶辞，于是谋取之计亦无迹可寻矣。迟之又久，复有亲友为作合，仍委禽焉。其夫虽贫，然故士族，以迫于父母，无罪弃妇，已怏怏成疾，犹冀破镜再合；闻嫁有期，遂愤郁死。死而其魂为厉于富室，合卺之夕，灯下见形，挠乱不使同衾枕。如是者数夜。改卜其昼，妇又恚曰："岂有故夫在旁，而与新夫如是者？又岂有三日新妇，而白日闭门如是者？"大泣不从。无如之何，乃延术士劾治。术士登坛焚符，指挥叱咤似有所睹，遽起谢去，曰："吾能驱邪魅，不能驱冤魂也。"延僧礼忏亦无验。忽忆其人素颇孝，故出妇不敢阻，乃再赂妇之舅姑，使谕遣其子。舅姑虽痛子，然利其金，姑共来怒詈。鬼泣曰："父母见逐，无复住理。且讼诸地下耳。"从此遂绝。不半载，富室竟死。殆讼得直欤？富室是举，使邓思贤不能讼，使包龙图不能察，且恃其钱神，至能驱鬼，心计可谓巧矣，而卒不能逃幽冥之业镜。闻所费不下数千金，为欢无几，反以殒生。虽谓之至拙可也，巧安在哉！

京师有张相公庙，其缘起无考，亦不知张相公为谁。土人或以为河神。然河神宜在沽水、潮县间，京师非所治也。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，是实山区，并非水国，不去河更远乎？委巷之谈，殊未足征信。余谓唐张守珪、张仲武皆曾镇平卢，考高适《燕歌行》序，是诗实为守珪作。一则曰："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"再则曰："君不见边庭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"于守珪大有微词。仲武则摧破奚寇，有捍御保障之功，其露布今尚载《文苑英华》。以理推之，或土人立庙祀仲武，未可知也。行箧无书可检，俟扈从回銮后，当更考之。

第二十一卷 滦阳续录三

轮回之说，凿然有之。恒兰台之叔父，生数岁，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。从未一至其地，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，庄严陈设，花树行列。往验之，一一相合。然平生不肯至此寺，不知何意。此真轮回也。朱子所谓轮回虽有，乃是生气未尽，偶然与生气凑合者，亦实有之。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，甫死，即生于邻家。未弥月，能言。元旦父母偶出，独此儿在襁褓。有同村人叩门云："贺新岁。"儿识其语音，遽应曰："是某丈耶？父母俱出，房门未锁，请入室小憩可也。"闻者骇笑。然不久夭逝。朱子所云，殆指此类矣。天下之理无穷，天下之事亦无穷，未可据其所见，执一端论之。

德州李秋崖言，尝与数友赴济南秋试，宿旅舍中。屋颇敝陋，而旁一院屋二楹，稍整洁，乃锁闭之。怪主人："不以留客，将待富贵者居耶？"主人曰："是屋有魅，不知其狐与鬼。久无人居，故稍洁，非敢择客也。"一友强使开之，展幞被独卧。临睡大言曰："是男魅耶？吾与尔角力；是女魅耶？尔与吾荐枕。勿瑟缩不出也。"闭户灭烛，殊无他异。人定后，闻窗外小语曰："荐枕者来矣。"方欲起视，突一巨物压身上，重若磐石，几不可胜。扪之，长毛，喘如牛吼。此友素多力，因抱持搏击。此物亦多力，牵拽起仆，滚室中几遍。诸友闻声往视，门闭不得入，但听其砰訇而已。约二三刻许，魅要害中拳，嗷然遁。此友开户出，见众人环立，指天画地，说顷时状，意殊自得也。时甫交三鼓，仍各归寝。此友将睡未睡，闻窗外又小语曰："荐枕者真来矣。顷欲相就，家兄急欲先角力，因尔唐突，今渠已愧沮不敢出。妾敬来寻盟也。"语讫，已至榻前，探手抚其面。指纤如春笋，滑泽如玉脂，香粉气馥馥袭人心。知其意不良，爱其柔媚，且共寝以观其变。遂引之入衾，备极缱绻。至欢畅极时，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，即心神恍惚，百脉沸涌，昏昏然竟不知人。比晓，门不启，呼之不应，急与主人破窗入，噀水喷之，乃醒，已儽然如病夫。送归其家，医药半载，乃杖而行。自此豪气都尽，无复轩昂意兴矣。力能胜强暴，而不能不败于妖冶。欧阳公曰："祸患常生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"岂不然哉！

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，皆俯临卫河。一日，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楼下。先祖母与先母，姑侄也，适同归宁。闻真人能役鬼神，共登楼自窗隙窥视。见三人跪岸上，若陈诉者，俄见真人若持笔判断者。度必邪魅事，遣仆侦之。仆还报曰："对岸即青县境。青县有三村妇，因拾麦俱僵于野。以为中暑，舁之归。乃口俱喃喃作谵语，至今不死不生。知为邪魅，闻天师舟至，并来陈诉。天师亦莫省何怪，为书一符，钤印其上，使持归焚于拾麦处，云姑召神将勘之。"数日后，喧传三妇为鬼所劫，天师

劾治得复生。久之，乃得其详曰：“三妇魂为众鬼摄去，拥至空林，欲迭为无礼。一妇俯首先受污。一妇初撑拒，鬼揶揄曰：‘某日某地，汝与某幽会秫丛内。我辈环视嬉笑，汝不知耳。遽诈为贞妇耶？’妇猝为所中，无可置辩，亦受污。十余鬼以次媟亵，狼藉困顿，殆不可支。次牵拽一妇，妇怒詈曰：‘我未曾作无耻事，为汝辈所挟，妖鬼何敢尔！’举手批其颊。其鬼奔仆数步外。众鬼亦皆辟易，相顾曰：‘是有正气，不可近，误取之矣。’乃共拥二妇入深林，而弃此妇于田塍。遥语曰：‘勿相怨，稍迟遣阿姥送汝归。’正彷徨寻路，忽一神持戟自天下，直入林中，即闻呼号乞命声，顷刻而寂。神携二妇出曰：‘鬼尽诛矣。汝等随我返。’恍惚如梦，已回生矣。往询二妇，皆呻吟不能起。其一本倚市，叹息而已；其一度此妇必泄其语，数日移家去。”余尝疑：“妇烈如是，鬼安敢摄？”先兄晴湖曰：“是本一庸人妇，未遘患难，无从见其烈也。迨观两妇之贱辱，义愤一激烈心，陡发刚直之气，鬼遂不得不避之。故初误触而终不敢干也。夫何疑焉？”

刘书台言，其乡有导引求仙者，坐而运气，致手足拘挛，然行之不辍。有闻其说而悦之者，礼为师，日从受法。久之，亦手足拘挛。妻孥患其闲废至郁结，乃各制一椅，恒舁于一室，使对谈丹诀。二人促膝共语，寒暑无间，恒以为神仙奥妙，天下惟尔知我知，无第三人能解也。人或窃笑，二人闻之，太息曰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信哉是言。神仙岂以形骸论乎？”至死不悔。犹嘱子孙秘藏其书，待五百年后有缘者。或曰：“是有道之士，托废疾以自晦也。”余于杂书稍涉猎，独未一阅丹经。然欤？否欤？非门外人所知矣。

安公介然言，束州有贫而鬻妻者，已受币，而其妻逃。鬻者将讼，其人曰：“卖休买休，厥罪均，币且归官，君何利焉？今以妹偿，是君失一再婚妇，而得一室女也，君何不利焉？”鬻者从之。或曰：“妇逃以全贞也。”或曰：“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，故委诸不得已也。”既而其妻归，复从人逃。皆曰：“天也。”

程编修鱼门言，有士人与狐女狎，初相遇即不自讳，曰：“非以采补祸君，亦不欲托词有夙缘，特悦君美秀，不自持耳。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，傥亦夙缘耶？”不数数至，曰：“恐君以耽色致疾也。”至，或遇其读书作文，则去，曰：“恐妨君正务也。”如是近十年，情若夫妇。士人久无子，尝戏问曰：“能为我诞育否耶？”曰：“是不可知也。夫胎者，两精相搏，翕合而成者也。媾合之际，阳精至而阴精不至，阴精至而阳精不至，皆不能成。皆至矣，时有先后，则先至者气散不摄，亦不能成。不先不后，两精并至，阳先冲而阴包之，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；阴先冲而阳包之，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。此化生自然之理，非人力所能为。故有一合即成者，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，故曰不可知也。”问：“孪生何也？”曰：“两气并盛，遇

而相冲。正冲则歧而二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，阳即包阴；其一阴多而阳少，阴即包阳。故二男二女者多，亦或一男一女也。”问：“精必欢畅而后至。幼女新婚，畏缩不暇，乃有一合而成者。阴精何以至耶？”曰：“燕尔之际，两心同悦。或先难而后易，或貌瘁而神怡，其情既洽，其精亦至，故亦偶一遇之也。”问：“既由精合，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精如谷种，血如土膏。旧血败气，新血生气，乘生气乃可养胎也。吾曾侍仙妃，窃闻讲生化之源，故粗知其概。‘愚夫妇所知能，圣人有所不知能’，此之谓矣。”后士人年过三十，须暴长。狐叹曰：“是鬑鬑者如芒刺，人何以堪？见辄生畏，岂夙缘尽耶？”初谓其戏语，后竟不再来。鱼门多髯，任子田因其纳姬，说此事以戏之。鱼门素闻此事，亦为失笑。既而曰：“此狐实大有词辩，君言之未详。”遂具述其论如右。以其颇有理致，因追忆而录存之。

《吕览》称黎邱之鬼，善幻人形。是诚有之。余在乌鲁木齐，军吏巴哈布曰，甘肃有杜翁者，饶于赀。所居故旷野，相近多狐貛穴。翁恶其终夜嗥呼，悉薰而驱之。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，厅外又坐一翁，凡行坐之处，又处处有一翁来往，殆不下十余。形状声音衣服如一，摒挡指挥家事，亦复如一。合门大扰，妻妾皆闭门自守。妾言：“翁腰有素囊可辨。”视之，无有。盖先盗之矣。有教之者曰：“至夜，必入寝。不纳即返者翁也，坚欲入者即妖也。”已而皆不纳即返。又有教之者曰：“使坐于厅室，而舁器物以过，诈仆碎之。嗟惜怒叱者翁也，漠然者即妖也。”已而皆嗟惜怒叱。喧呶一昼夜，无如之何。有一妓，翁所昵也，十日恒三四宿其家。闻之，诣门曰：“妖有党羽，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，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。盍使至我家，我故乐籍，无所顾惜。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，我裸而登榻，以次交接。其间反侧曲伸、疾徐进退与夫抚摩偎倚，口舌所不能传、耳目所不能到者，纤芥异同，我自意会。虽翁不自知，妖决不能知也。我呼曰斫，即速斫，妖必败矣。”众从其言。一翁启衾甫入，妓呼曰：“斫！”斧落，果一狐，脑裂死。再一翁，稍趑趄，妓呼曰：“斫！”果惊窜去。至第三翁，妓抱而喜曰：“真翁在此，余并杀之可也！”刀杖并举，殪其大半，皆狐与貛也。其逃者遂不复再至。禽兽夜鸣，何与人事？此翁必扫其穴，其扰实自取。狐貛既解化形，何难见翁陈诉，求免播迁？遽逞妖惑，其死亦自取也。计其智数，盖均出此妓下矣。

吴青纡前辈言，横街一宅，旧云有祟，居者多不安。宅主病之，延僧作佛事。入夜放焰口时，忽二女鬼现灯下，向僧作礼曰：“师等皆饮酒食肉，诵经礼忏殊无益。即焰口施食，亦皆虚抛米谷，无佛法点化，鬼弗能得。烦师传语主人，别延道德高者为之，则幸得超生矣。”僧怖且愧，不觉失足落座下，不终事，灭烛去。后先师程文恭公居之，别延僧禅诵，音响遂绝。此宅文恭公殁后，今归沧州李臬使随轩。

表兄安伊在言，县人有与狐女昵者，多以其妇夜合之资，买簪珥脂粉赠狐女。狐女常往来其家，惟此人见之，他人不见也。一日，妇诟其夫曰："尔财自何来，乃如此用？"狐女忽闇中应曰："汝财自何来，乃独责我？"闻者皆绝倒。余谓此自伊在之寓言，然亦足见惟无瑕者可以责人。赛商鞅者，不欲着其名氏里贯，老诸生也。挈家寓京师，天资刻薄，凡善人善事，必推求其疵类，故得此名。钱敦堂编修殁，其门生为经纪棺衾，赡恤妻子，事事得所。赛商殃曰："世间无如此好人。此欲博古道之名，使要津闻之，易于攀援奔竞耳。"一贫民母死于路，跪乞钱买棺，形容枯槁，声音酸楚。人竞以钱投之。赛商鞅曰："此指尸敛财，尸亦未必其母。他人可欺，不能欺我也。"过一旌表节妇坊下，仰视微哂曰："是家富贵，仆从如云，岂少秦宫、冯子都耶？此事须核，不敢遽言非，亦不敢遽言是也。"平生操论皆类此，人皆畏而避之，无敢延以教读者。竟困顿以殁。殁后，妻孥流落，不可言状。有人于酒筵遇一妓，举止尚有士风，讶其不类倚门者，问之，即其小女也。亦可哀矣。先姚安公曰："此老生平亦无大过，但务欲其识加人一等，故不觉至是耳。可不戒哉？"

乾隆壬午九月，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，降仙于余绿意轩中。下坛诗曰："沉香亭畔艳阳天，斗酒曾题诗百篇。二八妖娆亲捧砚，至今身带御炉烟。满城风叶蓟门秋，五百年前感旧游。偶与蓬莱仙子遇，相携便上酒楼家。"余曰："然则青莲居士耶？"批曰："然。"赵春涧突起问曰："大仙斗酒百篇，似不在沉香亭上。杨贵妃马嵬陨玉，年已三十有八，似尔时不止十六岁。大仙平生足迹，未至渔阳，何以忽感旧游？天宝至今，亦不止五百年，何以大仙误记？"乩惟批"我醉欲眠"四字，再叩之，不动矣。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，然尚实有所凭附。此扶乩者，则似粗解吟咏之人，炼手法而为之。故必此人与一人共扶，乃能成字，易一人则不能书。其诗亦皆流连光景，处处可用。知决非古人降坛也。尔日猝为春涧所中，窘迫之状可掬。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，东原骇曰："尝见别一扶乩人，太白降坛，亦是此二诗，但改满城为满林，蓟门为大江耳。"知江湖游士，自有此种稿本，转相授受，固不足深诘矣。（宋蒙泉前辈亦曰："有一扶乩者至德州，诗顷刻即成。后检之，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。"）

田丈耕野，统兵驻巴尔库尔时（即巴里坤。坤字以吹唇声读之，即库尔之合声。），军士凿井得一镜，制作精妙，铭字非隶非八分（隶即今之楷书，八分即今之隶书。），似景龙钟铭；惟土蚀多剥损。田丈甚宝惜之，常以自随。殁于广西戎幕时，以授余姊婿田香谷。传至香谷之孙，忽失所在。后有亲串戈氏，于市上得之，以还田氏。昨岁欲制为镜屏，寄京师乞余考定。余付翁检讨树培，推寻铭文，知为唐物。余为镌其释文于屏趺，而题三诗于屏背曰："曾逐毡车出玉门，中唐铭字半犹存。几回反覆分明看，恐有崇徽旧手痕。""黄鹄无由返故乡，空留鸾镜没沙场。谁知土蚀千年后，又照将军鬓上霜。""暂别仍归旧主人，居然宝剑会延津。何如揩尽

珍珠粉，满匣龙吟送紫珍。”香谷孙自有题识，亦镌屏背，叙其始末甚详。《夜灯随录》载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，有裨将得古镜。岳公求之不得，其人遂遘祸。正与田丈同时同地，疑即此镜传讹也。

门人邱人龙言，有赴任官，舟泊滩河。夜半，有数盗执炬露刃入，众皆慑伏。一盗拽其妻起，半跪启曰：“愿乞夫人一物，夫人勿惊。”即割一左耳，敷以药末，曰：“数日勿洗，自结痂愈也。”遂相率呼啸去。怖几失魂，其创果不出血，亦不甚痛，旋即平复。以为仇耶？不杀不淫；以为盗耶？未劫一物。既不劫不杀不淫矣，而又戕其耳；既戕其耳矣，而又赠以良药。是专为取耳来也。取此耳又何意耶？千思万索，终不得其所以然，天下真有理外事也。邱生曰：“苟得此盗，自必有其所以然。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，但定非我所见之理耳。”然则论天下事，可据理以断有无哉！（恒兰台曰：“此或采生折割之党，取以炼药。”似为近之。）

董天士先生，前明高士，以画自给，一介不妄取，先高祖厚斋公老友也。厚斋公多与唱和，今载于《花王阁剩稿》者，尚可想见其为人。故老或言其有狐妾。或曰：“天士孤僻，必无之。”伯祖湛元公曰：“是有之，而别有说也。吾闻诸董空如曰，天士居老屋两楹，终身不娶，亦无仆婢，井臼皆自操。一日晨兴，见衣履之当著者，皆整顿置手下；再视，则盥漱俱已陈。天士曰：‘是必有异，其妖将媚我乎？’窗外小语应曰：‘非敢媚公，欲有求于公，难于自献，故作是以待公问也。’天士素有胆，命之入。入辄跪拜，则娟静好女也。问其名，曰：‘温玉。’问何求，曰：‘狐所畏者五，曰凶暴，避其盛气也；曰术士，避其劾治也；曰神灵，避其稽察也；曰有福，避其旺运也；曰有德，避其正气也。然凶暴不恒有，亦究自败；术士与神灵，吾不为非，皆无如我何；有福者运衰，亦复玩之。惟有德者，则畏而且敬。得自附于有德者，则族党以为荣，其品格即高出侪类上。公虽贫贱，而非义弗取，非礼弗为。倘准奔则为妾之礼，许侍巾栉，三生之幸也。如不见纳，则乞假以虚名，为画一扇，题曰某年月日为姬人温玉作，亦叨公之末光矣。’即出精扇置几上，濡墨调色，拱立以俟。天士笑从之。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，曰：‘此姬人事，不敢劳公也。’再拜而去。次日晨兴，觉足下有物，视之，则温玉笑而起曰：‘诚不敢以贱体玷公。然非共榻一宵，非亲执媵御之役，则姬人字终为假托。’遂捧衣履，侍洗漱讫，再拜曰：‘妾从此逝矣。’瞥然不见，遂不再来。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，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？然襟怀散朗，有王夫人林下风，宜天士之不拒也。”

先姚安公曰：“子弟读书之余，亦当使略知家事，略知世事，而后可以治家，可以涉世。明之季年，道学弥尊，科甲弥重。于是黠者坐讲心学，以攀援声气；朴者株守课册，以求取功名。致读书之人，十无二三能解事。崇祯壬午，厚斋公携家居河间，避孟村土寇。厚斋公卒后，闻大兵将至河间，又拟乡居。濒行时，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：‘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

德、秦琼，当不至此。'汝两曾伯祖，一讳景星，一讳景辰，皆名诸生也。方在门外束幞被，闻之，与辩曰：'此神荼、郁垒象，非尉迟敬德、秦琼也。'叟不服，检丘处机《西游记》为证。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，又入室取东方朔《神异经》与争。时已薄暮，检寻既移时，反覆讲论又移时，城门已阖，遂不能出。次日将行，而大兵已合围矣。城破，遂全家遇难。惟汝曾祖光禄公、曾伯祖镇番公，及叔祖云台公存耳。死生呼吸，间不容发之时，尚考证古书之真伪，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！"姚安公此论，余初作各种笔记，皆未敢载，为涉及两曾伯祖也。今再思之，书痴尚非不佳事，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，因补书于此。

奴子刘福荣，善制网罟弓弩，凡弋禽猎兽之事，无不能也。析爨时分属于余，无所用其技，颇郁郁不自得。年八十余，尚健饭，惟时一携鸟铳，散步野外而已。其铳发无不中。一日，见两狐卧陇上，再击之不中，狐亦不惊。心知为灵物，惕然而返。后亦无他。外祖张公水明楼有值更者范玉，夜每闻瓦上有声，疑为盗，起视则无有。潜踪侦之，见一黑影从屋上过。乃设机瓦沟，仰卧以听。半夜闻机发，有女子呼痛声。登屋寻视，一黑狐折股死矣。是夕，闻屋上詈曰："范玉何故杀我妾！"时邻有刘氏子为妖所媚，玉私度必是狐，亦还詈曰："汝纵妾私奔，不知自愧，反詈吾。吾为刘氏子除患也！"遂寂无语。然自是觉夜夜有人以石灰渗其目，交睫即来；旋洗拭，旋又如是。渐肿痛溃裂，竟至双瞽。盖狐之报也。其所见逊刘福荣远矣。一老成经事，一少年喜事故也。

门人有作令云南者，家本苦寒，仅携一子一僮，拮据往，需次会城。久之，得补一县，在滇中尚为膏腴地。然距省窎远，其家又在荒村，书不易寄；偶得鱼雁，亦不免浮沉，故与妻子几断音问。惟于坊本缙绅中，检得官某县而已。偶一狡仆舞弊，杖而遣之。此仆衔次骨，其家事故所备知，因伪造其僮书云，主人父子先后卒，二棺今浮厝佛寺，当借资来迎。并述遗命，处分家事甚悉。初，令赴滇时，亲友以其朴讷，意未必得缺，即得缺亦必恶。后闻官是县，始稍稍亲近，并有周恤其家者，有时相馈问者。其子或有所称贷，人亦辄应，且有以子女结婚者。乡人有宴会，其子无不与也。及得是书，皆大沮，有来唁者，有不来唁者；渐有索逋者，渐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识者。僮奴婢媪皆散，不半载，门可罗雀矣。既而令托入觐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，始知前书之伪。举家破涕为笑，如在梦中。亲友稍稍复集，避不敢见者，颇亦有焉。后令与所亲书曰："一贵一贱之态，身历者多矣；一贫一富之态，身历者亦多矣。若夫生而忽死，死逾半载而复生，中间情事，能以一身亲历者，仆殆第一人矣。"

门人福安陈坊言，闽有人深山夜行，仓卒失路。恐愈迷愈远，遂坐崖下，待天晓。忽闻有人语，时缺月微升，略辨形色，似二三十人坐崖上，又十余出没丛薄间。顾视左右皆乱冢，心知为鬼物，伏不敢动。俄闻互

语：“社公（编按：土地神）来。”窃睨之，衣冠文雅，年约三十余，颇类书生，殊不作剧场白须布袍状。先至崖上，不知作何事，次至丛薄，对十余鬼太息曰：“汝辈何故自取横亡，使众鬼不以为伍？饥寒可念，今有少物哺汝。”遂撮饭撒草间。十余鬼争取，或笑或泣。社公又太息曰：“此邦之俗，大抵胜负之念太盛，恩怨之见太明。其弱者，力不能敌，则思自戕以累人，不知自尽之案，律无抵法，徒自陨其生也；其强者，妄意两家各杀一命，即足相抵，则械斗以泄愤，不知律凡杀二命，各别以生者抵，不以死者抵。死者方知，悔之已晚；生者不知，为之弥甚。不亦悲乎？”十余鬼皆哭。俄远寺钟动，一时俱寂。此人尝以告陈生，陈生曰：“社公言之，不如令长言之也。然神道设教，或挽回一二，亦未可知耳。”

嘉庆丙辰冬，余以兵部尚书出德胜门监射。营官以十刹海为馆舍，前明古寺也。殿宇门径，与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所说全殊，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。寺僧居寺门一小屋，余所居则在寺之后殿，室亦精洁。而封闭者多，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，知旷废已久。余住东廊室内，气冷如冰，爇数炉不热，数灯皆黯黯作绿色。知非佳处，然业已入居，故宿一夕，竟安然无恙。奴辈住西廊，皆不敢睡，列炬彻夜坐廊下，亦幸无恙。惟闻封闭室中，喁喁有人语，听之不甚了了耳。轿夫九人，入室酣眠。天晓，已死其一矣。饬别觅居停，乃移住真武祠。祠中道士云，闻有十刹海老僧，尝见二鬼相遇，其一曰：“汝何来？”曰：“我转轮期未至，偶此闲游。汝何来？”其一曰：“我缢魂之求代者也。”问：“居此几年？”曰：“十余年矣。”又问：“何以不得代？”曰：“人见我皆惊走，无如何也。”其一曰：“善攻人者，藏其机，匕首将出袖而神色怡然，俾有济也。汝以怪状惊之，彼奚为不走耶？汝盍脂香粉气以媚之，抱衾荐枕以悦之，必得当矣。”老僧素严正，厉声叱之，欻然入地。数夕后，寺果有缢者。此鬼可谓阴险矣。然寺中所封闭，似其鬼尚多，不止此一二也。

汪阁学晓园言，有一老僧过屠市，泫然流涕。或讶之。曰：“其说长矣。吾能记两世事。吾初世为屠人，年三十余死，魂为数人执缚去。冥官责以杀业至重，押赴转轮受恶报。觉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惟恼热不可忍；忽似清凉，则已在豕栏矣。断乳后见食不洁，心知其秽，然饥火燔烧，五脏皆如焦裂，不得已食之。后渐通猪语，时与同类相问讯，能记前身者颇多，特不能与人言耳。大抵皆自知当屠割。其时作呻吟声者，愁也；目睫往往有湿痕者，自悲也。躯干痴重，夏极苦热，惟汩没泥水中少可，然不常得。毛疏而劲，冬极苦寒，视犬羊软毳厚氄，有如仙兽。遇捕执时，自知不免，姑跳踉奔避，冀缓须臾。追得后，蹴踏头项，拗捩蹄肘，绳勒四足深至骨，痛若刀劙。或载以舟车，则重叠相压，肋如欲折，百脉涌塞，腹如欲裂。或贯以竿而扛之，更痛甚三木矣。至屠市，提掷于地，心脾皆震动欲碎。或即日死，或缚至数日，弥难忍受。时见刀俎在左，汤镬在右，不知着我身时，作何痛楚，辄簌簌战栗不止。又时自顾己身，念将来

不知磔裂分散，作谁家杯中羹，凄惨欲绝。比受戮时，屠人一牵拽，即惶怖昏瞀，四体皆软，觉心如左右震荡，魂如自顶飞出，又复落下。见刀光晃耀，不敢正视，惟瞑目以待刲剔。屠人先剚刃于喉，摇撼摆拨，泻血盆盎中。其苦非口所能道，求死不得，惟有长号。血尽始刺心，大痛，遂不能作声，渐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如初转生时。良久稍醒，自视已为人形矣。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，仍许为人，是为今身。顷见此猪，哀其荼毒，因念昔受此荼毒时，又惜此持刀人将来亦必受此荼毒，三念交萦，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。”屠人闻之，遽掷刀于地，竟改业为卖菜佣。

晓园说此事时，李汇川亦举二事曰：“有屠人死，其邻村人家生一猪，距屠人家四五里。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，驱逐不去。其主人捉去仍自来，絷以锁乃已。疑为屠人后身也。又一屠人死，越一载余，其妻将嫁。方彩服登舟，忽一猪突至，怒目眈眈，径裂妇裙，啮其胫。众急救护，共挤猪落水，始得鼓桌行。猪自水跃出，仍沿岸急追，适风利扬帆去，猪乃懊丧自归。亦疑屠人后身，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。此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。”又言：“有屠人杀猪甫死，适其妻有孕，即生一女，落蓐即作猪号声，号三四日死。此亦可证猪还为人。”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，与生气偶然凑合者，别自一理，又不以轮回论也。

汪编修守和为诸生时，梦其外祖史主事珥携一人同至其家，指示之曰：“此我同年纪晓岚，将来汝师也。”因窃记其衣冠形貌。后以己酉拔贡应廷试，值余阅卷，擢高等。授官来谒时，具述其事，且云衣冠形貌，与今毫发不差，以为应梦。迨嘉庆丙辰会试，余为总裁，其卷适送余先阅（凡房官荐卷，皆由监试御史先送一主考阅定，而复转轮公阅。），复得中式，殿试以第二人及第。乃知梦为是作也。按人之有梦，其故难明。《世说》载卫玠问乐令梦，乐云是想，又云是因。而未深明其所以然。戊午夏，扈从滦阳，与伊子墨卿以理推求，有念所专注，凝神生象，是为意识所造之梦，孔子梦周公是也。有祸福将至，朕兆先萌，与见乎蓍龟、动乎四体相同，是为气机所感之梦，孔子梦奠两楹是也。其或心绪瞀乱，精神恍惚，心无定主，遂现种种幻形，如病者之见鬼，眩者之生花，此意想之歧出者也。或吉凶未着，鬼神前知，以象显示，以言微寓，此气机之旁召者也。虽变化杳冥，千态万状，其大端似不外此。至占梦之说，见于《周礼》，事近祈禳，礼参巫觋，颇为攻《周礼》者所疑。然其文亦见于《小雅》“大人占之”，固凿然古经载籍所传，虽不免多所附会，要亦实有此术也。惟是男女之受，骨肉之情，有凝思结念，终不一梦者，则意识有时不能造；仓卒之患，意外之福，有忽至而不知者，则气机有时不必感。且天下之人如恒河沙数，鬼神何独示梦于此人？此人一生得失，亦必不一，何独示梦于此事？且事不可泄，何必示之？既示之矣，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，疑以不可解之语（如《酉阳杂俎》载梦得枣者，谓枣字似两来字，重来者，呼魄之象，其人果死。《朝野佥载》崔湜梦座下听讲而照

镜，谓座下听讲，法从上来；镜字，金旁竟也。小说所说梦事，如此迂曲者不一。），是鬼神日日造谜语，不已劳乎？事关重大，示以梦可也；而猥琐小事，亦相告语（如《敦煌实录》载宋补梦人坐桶中，以两杖极打之，占桶中人为肉食，两杖象两箸，果得饱肉食之类。），不亦亵乎？大抵通其所可通，其不可通者，置而不论可矣。至于《谢小娥传》，其父夫之魂既告以为人劫杀矣，自应告以申春、申兰，乃以“田中走，一日夫”隐申春，以“车中猴，东门草”隐申兰，使寻索数年而后解，不又傎乎？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，不必实有是事。凡诸家所占梦事，皆可以是观之，其法非大人之旧也。

何纯斋舍人，何恭惠公之孙也，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时，尝于肩舆中见有道士跪献一物。似梦非梦，涣然而醒，道士不知所在，物则宛然在手中，乃一墨晶印章也。辨验其文，镌“青宫太保”四字，殊不解其故。后官河南总督，卒于任（官制有河东总督，无河南总督，时公以河南巡抚加总督衔，故当日有是称。），特赠太子太保，始悟印章为神预告也。案仕路升沈，改移不一，惟身后饰终之典，乃为一身之结局。《定命录》载李迥秀自知当为侍中，而终于兵部尚书，身后乃赠侍中；又载张守珪自知当为凉州都督，而终于括州刺史，身后乃赠凉州都督。知神注禄籍，追赠与实授等也。恭惠公官至总督，而神以赠官告，其亦此意矣。

高冠瀛言，有人宅后空屋住一狐，不见其形，而能对面与人语。其家小康，或以为狐所助也。有信其说者，因此人以求交于狐。狐亦与款洽。一日，欲设筵飨狐。狐言老而饕餮。乃多设酒肴以待。比至日暮，有数狐醉倒现形，始知其呼朋引类来也。如是数四，疲于供给，衣物典质一空，乃微露求助意。狐大笑曰：“吾惟无钱供酒食，故数就君也，使我多财，我当自醉自饱，何所取而与君友乎？”从此遂绝。此狐可谓无赖矣，然余谓非狐之过也。

第二十二卷 滦阳续录四

刘香畹言，有老儒宿于亲串家，俄主人之婿至，无赖子也。彼此气味不相入，皆不愿同住一屋，乃移老儒于别室。其婿睨之而笑，莫喻其故也。室亦雅洁，笔砚书籍皆具。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，忽一女子立灯下，色不甚丽，而风致颇娴雅。老儒知其为鬼，然殊不畏，举手指灯曰：“既来此，不可闲立，可剪烛。”女子遽灭其灯，逼而对立。老儒怒，急以手摩砚上墨沈，掴其面而涂之曰：“以此为识，明日寻汝尸，锉而焚之！”鬼呀然一声去。次日，以告主人。主人曰：“原有婢死于此室，夜每出扰人。故惟白昼与客坐，夜无人宿。昨无地安置君，揣君耆德硕学，鬼必不出，不虞其仍现形也。”乃悟其婿窃笑之故。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，后家人或有偶遇者，即掩面急走。他日留心伺之，面上仍墨污狼藉。鬼有形无质，不知何以能受色？当仍是有质之物，久成精魅，借婢幻形耳。《酉阳杂俎》曰：“郭元振尝山居，中夜，有人面如盘，瞚目出于灯下。元振染翰题其颊曰：‘久戍人偏老，长征马不肥。’其物遂灭。后随樵闲步，见巨木上有白耳，大数斗，所题句在焉。”是亦一证也。

乌鲁木齐农家，多就水灌田，就田起屋，故不能比闾而居。往往有自筑数椽，四无邻舍，如杜工部诗所谓“一家村”者。且人无傜役，地无丈量，纳三十亩之税，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。故深岩穷谷，此类尤多。有吉木萨军士入山行猎，望见一家，门户坚闭，而院中似有十余马，鞍韂悉具。度必玛哈沁所据，噪而围之。玛哈沁见势众，弃锅帐突围去。众惮其死斗，亦遂不追。入门，见骸骨狼籍，寂无一人，惟隐隐有泣声。寻视见幼童约十三四，裸体悬窗棂上。解缚问之，曰：“玛哈沁四日前来，父兄与斗不胜，即一家并被缚。率一日牵二人至山溪洗濯曳归，共脔割炙食，男妇七八人并尽矣。今日临行，洗濯我毕，将就食。中一人摇手止之，虽不解额鲁特语，观其指画，似欲支解为数段，各携于马上为粮。幸兵至，弃去，今得更生。”泣絮絮不止。闵其孤苦，引归营中姑使执杂役。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，埋窖中。营弁使导往发掘，则银币衣物甚多。细询童子，乃知其父兄并劫盗，其行劫必于驿路近山处，了见一二车孤行，前后十里无援者，突起杀其人，即以车载尸入深山。至车不能通，则合手以巨斧碎之，与尸及幞被并投于绝涧，惟以马驮货去。再至马不能通，则又投羁绁于绝涧，纵马任其所往，共负之由鸟道归。计去行劫处数百里矣。归而窖藏一两年，乃使人伪为商贩，绕道至辟展诸处卖于市，故多年无觉者。而不虞玛哈沁之灭其门也。童子以幼免连坐，后亦牧马坠崖死，遂无遗种。此事余在军幕所经理，以盗已死，遂置无论。由今思之，此盗踪迹诡秘，猝不易缉；乃有玛哈沁来，以报其惨杀之罪。玛哈沁食人无餍，乃留一童子，以明其召祸之由。此中似有神理，非偶然也。盗姓名久忘，惟童子坠崖时，所司牒报记名秋儿云。

佃户刘破车妇云，尝一日早起，乘凉扫院，见屋后草棚中，有二人裸卧。惊呼其夫来，则邻人之女与其月作人也。并僵卧，似已死。俄邻人亦至，心知其故，而不知何以至此。以姜汤灌醒。不能自讳，云：“久相约，而逼仄无隙地。乘雨后墙缺，天又阴晦，知破车草棚无人，遂藉草私会。倦而憩，尚相恋未起。忽云破月来，皎然如昼，回顾棚中，坐有七八鬼，指点揶揄。遂惊怖失魂，至今始醒。”众以为奇。破车妇云：“我家故无鬼。欲观戏剧，随之而来。”先从兄懋园曰：“何处无鬼？何处无鬼观戏剧？但人有见有不见耳。此事不奇也。”因忆福建渊关公馆（俗谓之水口。），大学士杨公督闽浙时所重建。值余出巡，语余曰：“公至水口公馆，夜有所见，慎勿怖，不为害也。余尝宿是地，已下键睡，因天暑，移牀近窗，隔纱幌视天晴阴。时虽月黑，而檐挂六灯尚未烬。见院中黑影，略似人形，在阶前或坐或卧，或行或立，而寂然无一声。夜半再视之，仍在。至鸡鸣，乃渐渐缩入地。试问驿吏，均不知也。”余曰：“公为使相，当有鬼神为阴从。余焉有是？”公曰：“不然。仙霞关内，此地为水陆要冲，用兵者所必争。明季唐王，国初郑氏、耿氏，战斗杀伤，不知其几。此其沉沦之魄，乘室宇空虚而窃据；有大官来，则避而出耳。”此亦足证无处无鬼之说。

老仆施祥尝曰：“天下惟鬼最痴。鬼据之室，人多不往。偶然有客来宿，不过暂居耳，暂让之何害？而必出扰之。遇禄命重、血气刚者，多自败；甚或符箓劾治，更蹈不测。即不然，而人既不居，屋必不葺，久而自圮，汝又何归耶？”老仆刘文斗曰：“此语诚有理，然谁能传与鬼知？汝毋乃更痴于鬼！”姚安公闻之曰：“刘文斗正患不痴耳。”祥小字举儿，与姚安公同庚，八岁即为公伴读。数年，始能暗诵《千字文》，开卷乃不识一字。然天性忠直，视主人之事如己事，虽嫌怨不避。尔时家中外倚祥，内倚廖媪，故百事皆井井。雍正甲寅，余年十一，元夜偶买玩物。祥启张太夫人曰：“四官今日游灯市，买杂物若干。钱固不足惜，先生明日即开馆，不知顾戏弄耶？顾读书耶？”太夫人首肯曰：“汝言是。”即收而键诸箧。此虽细事，实言人所难言也。今眼中遂无此人，徘徊四顾，远想慨然。

先兄晴湖第四子汝来，幼韶秀，余最爱之，亦颇知读书。娶妇生子后，忽患颠狂。如无人料理，即发不薙，面不盥；夏或衣絮，冬或衣葛，不自知也。然亦无疾病，似寒暑不侵者。呼之食即食，不呼之食亦不索。或自取市中饼饵，呼儿童共食，不问其价，所残剩亦不顾惜。或一两日觅之不得，忽自归。一日，遍索无迹，或云村外柳林内似仿佛有人。趋视，已端坐僵矣。其为迷惑而死，未可知也。其或自有所得，托以混迹，缘尽而化去，亦未可知也。忆余从福建归里时，见余犹跪拜如礼，拜讫，卒然曰：“叔大辛苦。”余曰：“是无奈何。”又卒然曰：“叔不觉辛苦耶？”默默退去。后思其言，似若有意，故至今终莫能测之。

姚安公言，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，贫无资斧，沿途雇驴而行，北方所谓短盘也。一日，至河间南门外，雇驴未得，大雨骤来，避民家屋檐下。主人见之，怒曰："造屋时汝未出钱，筑地时汝未出力，何无故坐此？"推之立雨中。时河间犹未改题缺，起山入都，不数月竟掣得是县。赴任时，此人识之，惶愧自悔，谋卖屋移家。起山闻之，召来笑而语之曰："吾何至与汝辈较。今既经此，后无复然。亦忠厚养福之道也。"因举一事曰："吾乡有爱莳花者，一夜偶起，见数女子立花下，皆非素识。知为狐魅，遽掷以块，曰：'妖物何得偷看花！'一女子笑而答曰：'君自昼赏，我自夜游，于君何碍？夜夜来此，花不损一茎一叶，于花又何碍？遽见声色，何鄙吝至此耶？吾非不能揉碎君花，恐人谓我辈所见，亦与君等，故不为耳。'飘然共去，后亦无他。狐尚不与此辈较，我乃不及狐耶？"后此人终不自安，移家莫知所往。起山叹曰："小人之心，竟谓天下皆小人。"

太原申铁蟾，好以香奁艳体，寓不遇之感。尝谒某公未见，戏为无题诗曰："垩粉围墙罨画楼，隔窗闻拨细箜篌，分无信使通青鸟，枉遣游人驻紫骝，月姊定应随顾兔，星娥可止待牵牛，垂杨疏处雕栊近，只恨珠帘不上钩。殊有玉溪生风致。"王近光曰："似不应疑及织女，诬蔑仙灵。"余曰："已矣哉，织女别黄姑，一年一度一相见，彼此隔河何事无。元微之诗也。海客乘槎上紫氛，星娥罢织一相闻，只应不惮牵牛妒，故把支机石赠君。李义山诗也。微之之意，在于双文；义山之意，在于令狐。文士掉弄笔墨，借为比喻，初与织女无涉，铁蟾此语，亦犹元李之志云尔，未为诬蔑仙灵也。至于纯构虚词，宛如实事，指其时地，撰以姓名，《灵怪集》所载郭翰遇织女事（《灵怪集》今佚，此条见《太平广记．六十八》。），则悖妄之甚矣。夫词人引用，渔猎百家，原不能一一核实，然过于诬罔，亦不可不知。盖自庄列寓言，借以抒意，战国诸子，杂说弥多，谶纬稗官，递相祖述，遂有肆无忌惮之时。如李冗《独异志》诬伏羲兄妹为夫妇，已属丧心；张华《博物志》更诬及尼山，尤为狂吠（编按：张华不应悖妄至此，殆后人依托。）。如是者不一而足。今尚流传，可为痛恨。又有依傍史文，穿凿锻炼。如《汉书．贾谊传》有太守吴公爱幸之之语，《骈语雕龙》（此书明人所撰，陈枚刻之，不著作者姓名。）遂列长沙于娈童类中，注曰：'大儒为龙阳。'《史记．高帝本纪》称母媪在大泽中，太公往视，见有蛟龙其上。晁以道诗遂有'杀翁分我一杯羹，龙种由来事杳冥'句，以高帝乃龙交所生，非太公子。《左传》有成风私事季友、敬嬴私事襄仲之文。私事云者，密相交结以谋立其子而已。后儒拘泥'私'字，虽朱子亦有'却是大恶'之言。如是者亦不一而足。学者当考校真妄，均不可炫博矜奇，遽执为谈柄也。"

从叔梅庵公言，族中有二少年（此余小时闻公所说，忘其字号，大概是伯叔行也。），闻某墓中有狐迹，夜携铳往，共伏草中伺之，以背相倚而睡。醒则两人之发交结为一，贯穿缭绕，猝不可解；互相牵掣，不能行，

亦不能立；稍稍转动，即彼此呼痛。胶扰彻晓，望见行路者，始呼至，断以佩刀，狼狈而返。愤欲往报，父老曰："彼无形声，非力所胜；且无故而侵彼，理亦不直。侮实自召，又何仇焉？仇必败滋甚。"二人乃止。此狐小虐之使警，不深创之以激其必报，亦可谓善自全矣。然小虐亦足以激怒，不如敛戢勿动，使伺之无迹弥善也。

太和门丹墀下有石匮，莫知何名，亦莫知所贮何物。德慎斋前辈（慎斋名德保，与定圃前辈同名。乾隆壬戌进士，官至翰林院侍读。故当时以大德保小德保别之云。）云："图裕斋之先德，昔督理殿工时曾开视之。以问裕斋，曰：'信然。其中皆黄色细屑，仅半匮不能满，凝结如土坯。谛审似是米谷岁久所化也。'余谓丹墀左之石阙，既贮嘉种，则此为五谷，于理较近。且大驾卤簿中，象背宝瓶，亦贮五谷。盖稼穑维宝，古训相传；八政首食，见于《洪范》。定制之意，诚渊乎远矣。

宣武门子城内，如培塿者五，砌之以砖，土人云五火神墓。明成祖北征时，用火仁、火义、火礼、火智、火信制飞炮，破元兵于乱柴沟。后以其术太精，恐或为变，杀而葬于是。立五竿于丽谯侧，岁时祭之，使鬼有所归，不为厉焉。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，五人转生李自成、张献忠诸贼，乃复仇也。此齐东之语，非惟正史无此文，即明一代稗官小说，充栋汗牛，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。戊子秋，余见汉军步校董某，言闻之京营旧卒云："此水平也。京城地势，惟宣武门最低，衢巷之水，遇雨皆汇于子城。每夜雨太骤，守卒即起，视此培塿，水将及顶，则呼开门以泄之；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，不能启矣。今日久渐忘，故或有时阻碍也。其城上五竿，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。设闻信炮，则昼悬旗，夜悬灯耳。与五火神何与哉！"此言似乎近理，当有所受之。

科场拨卷，受拨者意多不惬，此亦人情；然亦视其卷何如耳。壬午顺天乡试，余充同考官（时阅卷尚不回避本省。）。得一合字卷，文甚工而诗不佳。因甫改试诗之制，可以恕论，遂呈荐主考梁文庄公，已取中矣。临填草榜，梁公病其"何不改乎此度"句侵下文"改"字（题为"始吾于人也"四句。），驳落。别拨一合字备卷，与余先视。其诗第六联曰："素娥寒对影，顾兔夜眠香。"（题为《月中桂》。）已喜其秀逸。及观其第七联曰："倚树思吴质，吟诗忆许棠。"遂跃然曰："吴刚字质，故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曰：'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。'此诗选本皆不录，非曾见《昌谷集》者不知也。华州试《月中桂》诗，举许棠为第一人。棠诗今不传，非曾见王定保《摭言》、计敏夫《唐诗纪事》者不知也。中彼卷之'开花临上界，持斧有仙郎'，何如中此诗乎？微公拨入，亦自愿易之。"即朱子颖也。放榜后，时已九月，贫无絮衣。蒋心余素与唱和，借衣与之。乃来见，以所作诗为贽。余丙子扈从古北口时，车马壅塞，就旅舍小憩，见壁上一诗，剥残过半，惟三四句可辨，最爱其"一水涨喧人语

外，万山青到马蹄前”二语，以为“云中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不是过也，惜不得姓名。及展其卷，此诗在焉。乃知针芥契合，已在六七年前，相与叹息者久之。子颖待余最尽礼，殁后，其二子承父之志，见余尚依依有情。翰墨因缘，良非偶尔，何尝以拨房为亲疏哉！（余严江舟中诗曰：“山色空濛淡似烟，参差绿到大江边。斜阳流水推篷坐，处处随人欲上船。”实从“万山”句夺胎。尝以语子颖曰：“人言青出于蓝，今日乃蓝出于青。”子颖虽逊谢，意似默可。此亦诗坛之佳话，并附录于此。）

先师介野园先生，官礼部侍郎。扈从南巡，卒于路。卒前一夕，有星陨于舟前。卒后，京师尚未知，施夫人梦公乘马至门前，骑从甚都，然伫立不肯入；但遣人传语，曰：“家中好自料理，吾去矣。”匆匆竟过。梦中以为时方扈从，疑或有急差遣，故不暇入。觉后，乃惊怛。比凶问至，即公卒之夜也。公屡掌文柄，凡四主会试，四主乡试，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。尝有恩荣宴诗曰：“鹦鹉新班宴御园（案“鹦鹉新班”，不知出典，当时拟问公，竟因循忘之。），摧颓老鹤也乘轩，龙津桥上黄金榜，四见门生作状元。”丁丑年作也（编按：此诗为金吏部尚书张大节之作，题为《同新进士吕子成辈宴集状元楼》，见《中州集》。惟御园作杏园，摧颓作不妨，四见作三见，作状元作是状元。）。于文襄公亦赠以联曰：“天下文章同轨辙，门墙桃李半公卿。”可谓儒者之至荣。然日者推公之命云：“终于一品武阶，他日或以将军出镇耶！”公笑曰：“信如君言，则将军不好武矣。”及公卒，圣心悼惜，特赠都统。盖公虽官礼曹，而兼摄副都统。其扈从也，以副都统班行，故即武秩进一阶。日者之术，亦可云有验矣。

乩仙多伪托古人，然亦时有小验。温铁山前辈（名温敏，乙丑进士，官至盛京侍郎。）尝遇扶乩者，问：“寿几何？”乩判曰：“甲子年华有二秋。”以为当六十二。后二年卒，乃知二秋为二年。盖灵鬼时亦能前知也。又闻山东巡抚国公，扶乩问寿，乩判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仙人岂有所不知？”判曰：“他人可知，公则不可知。修短有数，常人尽其所禀而已。若封疆重镇，操生杀予夺之权，一政善，则千百万人受其福，寿可以增；一政不善，则千百万人受其祸，寿亦可以减。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，何况于吾？岂不闻苏颋误杀二人，减二年寿；娄师德亦误杀二人，减十年寿耶？然则年命之事，公当自问，不必问吾也。”此言乃凿然中理，恐所遇竟真仙矣。

族叔育万言，张歌桥之北，有人见黑狐醉卧场屋中（场中守视谷麦小屋，俗谓之场屋。）。初欲擒捕，既而念狐能致财，乃覆以衣而坐守之。狐睡醒，伸缩数四，即成人形。甚感其护视，遂相与为友。狐亦时有所馈赠。一日，问狐曰：“设有人匿君家，君能隐蔽弗露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又问：“君能凭附人身狂走乎？”曰：“亦能。”此人即恳乞曰：“吾家酷贫，君所惠不足以赡，而又愧于数渎君。今里中某甲，甚富而甚畏讼，顷闻觅一妇司

庖。吾欲使妇往应，居数日，伺隙逃出藏君家，而吾以失妇阳欲讼。妇尚粗有姿首，可诬以蜚语，胁多金。得金之后，公凭附使奔至某甲别墅中，然后使人觅得，则承惠多矣。”狐如所言，果得多金。觅妇返后，某甲以在其别墅，亦不敢复问。然此妇狂疾竟不愈，恒自妆饰，夜似与人共嬉笑，而禁其夫勿使前。急往问狐，狐言无是理，试往侦之。俄归而顿足曰：“败矣！是某甲家楼上狐，悦君妇之色，乘吾出而彼入也。此狐非我所能敌，无如何矣。”此人固恳不已，狐正色曰：“譬如君里中某，暴横如虎，使彼强据人妇，君能代争乎？”后其妇癫痫日甚，且具发其夫之阴谋。针灸劾治皆无效，卒以瘵死。里人皆曰：“此人狡黠如鬼，而又济以狐之幻，宜无患矣。不虞以狐召狐，如螳螂黄雀之相伺也。”古诗曰：“利旁有倚刀，贪人还自戕。”信矣！

门人王廷绍言，忻州有以贫鬻妇者，去几二载。忽自归，云初被买时，引至一人家。旋有一道士至，携之入山。意甚疑惧，然业已卖与，无如何。道士令闭目，即闻两耳风飕飕。俄令开目，已在一高峰上。室庐华洁，有妇女二十余人，共来问讯，云此是仙府，无苦也。因问：“到此何事？”曰：“更番侍祖师寝耳。此间金银如山积，珠翠锦绣，嘉肴珍果，皆役使鬼神，随呼立至。服食日用，皆比拟王侯。惟每月一回小痛楚，亦不害耳。”因指曰：“此处仓库，此处庖厨，此我辈居处，此祖师居处。”指最高处两室曰：“此祖师拜月拜斗处，此祖师炼银处。”亦有给使之人，然无一男子也。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，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，始各归寝。惟月信落红后，则净（尽）褫内外衣，以红绒为巨绠，缚大木上，手足不能丝毫动；并以绵丸窒口，喑不能声。祖师持金管如箸，寻视脉穴，刺入两臂两股肉内，吮吸其血，颇为酷毒。吮吸后，以药末糁创孔，即不觉痛，顷刻结痂。次日，痂落如初矣。其地极高，俯视云雨皆在下。忽一日，狂飚陡起，黑云如墨压山顶，雷电激射，势极可怖。祖师惶遽，呼二十余女，并裸露环抱其身，如肉屏风。火光入室者数次，皆一掣即返。俄一龙爪大如箕，于人丛中攫祖师去。霹雳一声，山谷震动，天地晦冥。觉昏瞀如睡梦，稍醒，则已卧道旁。询问居人，知去家仅数百里。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，乞食得归也。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，面色枯槁，不久患瘵而卒。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。据其所言，盖即烧金御女之士。其术灵幻如是，尚不免于天诛；况不得其传，徒受妄人之蛊惑，而冀得神仙，不亦傎哉！

江南吴孝廉，朱石君之门生也，美才夭逝，其妇誓以身殉，而屡缢不能死。忽灯下孝廉形见曰：“易彩服则死矣。”从其言，果绝。孝廉乡人录其事征诗，作者甚众。余亦为题二律。而石君为作墓志，于孝廉之坎坷，烈妇之慷慨，皆深致悼惜，而此事一字不及。或疑其乡人之粉饰，余曰：“非也。文章流别，各有体裁。郭璞注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，于西王母事铺叙綦详。其注《尔雅．释地》，于‘西至西王母’句，不过

曰‘西方昏荒之国’而已，不更益一语也。盖注经之体裁，当如是耳。金石之文，与史传相表里，不可与稗官杂记比，亦不可与词赋比。石君博极群书，深知著作之流别，其不着此事于墓志，古文法也，岂以其伪而削之哉！”余老多遗忘，记孝廉名承绂，烈妇之姓氏，竟不能忆。姑存其略于此，俟扈跸回銮，当更求其事状，详着之焉。

老仆施祥，尝乘马夜行至张白。四野空旷，黑暗中有数人掷沙泥，马惊嘶不进。祥知是鬼，叱之曰：“我不至尔墟墓间，何为犯我？”群鬼揶揄曰：“自作剧耳，谁与尔论理？”祥怒曰：“既不论理，是寻斗也！”即下马，以鞭横击之。喧哄良久，力且不敌；马又跳踉掣其肘。意方窘急，忽遥见一鬼狂奔来，厉声呼曰：“此吾好友，尔等毋造次！”群鬼遂散。祥上马驰归，亦不及问其为谁。次日，携酒于昨处奠之，祈示灵响，寂然不应矣。祥之所友，不过厮养屠沽耳，而九泉之下，故人之情乃如是。

门人吴钟侨尝作《如愿小传》，寓言滑稽，以文为戏也。后作蜀中一令，值金川之役，以监运火药殁于路。诗文皆散佚，惟此篇偶得于故纸中，附录于此。其词曰：“如愿者，水府之女神，昔彭泽清洪君以赠庐陵欧明者是也。以事事能给人之求，故有是名。水府在在皆有之，其遇与不遇，则系人之禄命耳。有四人同访道，涉历江海，遇龙神召之，曰：‘鉴汝等精进，今各赐如愿一。’即有四女子随行。其一人求无不获，意极适。不数月病且死，女子曰：‘今世之所享，皆前生之所积；君夙生所积，今数月销尽矣。请归报命。’是人果不起。又一人求无不获，意犹未已。至冬月，求鲜荔巨如瓜者，女子曰：‘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餍，非神道所能给。’亦辞去。又一人所求，有获有不获，以咎女子。女子曰：‘神道之力亦有差等，吾有能致不能致也。然日中必昃，月盈必亏。有所不足，正君之福。不见彼先逝者乎？’是人惕然。女子遂随之不去。又一人虽得如愿，未尝有求。如愿时为自致之，亦蹙然不自安。女子曰：‘君道高矣，君福厚矣，天地鉴之，鬼神佑之。无求之获，十倍有求，可无待乎我；我惟阴左右之而已矣。’他日相遇，各道其事，或喜或怅。曰：‘惜哉，逝者之不闻也。’”此钟侨弄笔狡狯之文，偶一为之，以资惩劝，亦无所不可；如累牍连篇，动成卷帙，则非著书之体矣。

郭石洲言，河南一巨室，宦成归里。年六十余矣，强健如少壮，恒蓄幼妾三四人。至二十岁，则治奁具而嫁之。皆宛然完璧，娶者多阴颂其德，人亦多乐以女鬻之。然在其家时，枕衾狎昵与常人同。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，或以为徒悦耳目，实老不能男。莫知其审也。后其家婢媪私泄之，实使女而男淫耳。有老友密叩虚实，殊不自讳，曰：“吾血气尚盛，不能绝嗜欲。御女犹可以生子，实惧为身后累；欲渔男色，又惧艾豭之事，为子孙羞。是以出此间道也。”此事奇创，古所未闻。夫闺房之内，何所不有？牀笫事可勿深论。惟岁岁转易，使良家女得再嫁名，似于人有损；而

不稽其婚期，不损其贞体，又似于人有恩。此种公案，竟无以断其是非。戈芥舟前辈曰：“是不难断，直恃其多财，法外纵淫耳。昔窦二东之行劫，必留其御寒之衣衾、还乡之资斧，自以为德。此老之有恩，亦若是而已矣。”

里有丁一士者，矫捷多力，兼习技击、超距之术。两三丈之高，可翩然上；两三丈之阔，可翩然越也。余幼时犹及见之，尝求睹其技。使余立一过厅中，余面向前门，则立前门外面相对；余转面后门，则立后门外面相对。如是者七八度，盖一跃即飞过屋脊耳。后过杜林镇，遇一友，邀饮桥畔酒肆中。酒酣，共立河岸。友曰：“能越此乎？”一士应声耸身过。友招使还，应声又至。足甫及岸，不虞岸已将圮，近水陡立处开裂有纹。一士未见，误踏其上，岸崩二尺许。遂随之坠河，顺流而去。素不习水，但从波心踊起数尺，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，仍坠水中。如是数四，力尽，竟溺焉。盖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有所恃。恃财者终以财败，恃势者终以势败，恃智者终以智败，恃力者终以力败。有所恃，则敢于蹈险故也。田侯松岩于滦阳买一劳山杖，自题诗曰：“月夕花晨伴我行，路当坦处亦防倾。敢因恃尔心无虑，便向崎岖步不平！”斯真阅历之言，可贵而佩者矣。

沧洲甜水井有老尼，曰慧师父，不知其为名为号，亦不知是此“慧”字否，但相沿呼之云尔。余幼时，尝见其出入外祖张公家。戒律谨严，并糖不食，曰：“糖，亦猪脂所点成也。”不衣裘，曰：“寝皮与食肉同也。”不衣绸绢，曰：“一尺之帛，千蚕之命也。”供佛面筋，必自制，曰：“市中皆以足踏也。”焚香必敲石取火，曰：“灶火不洁也。”清斋一食，取足自给，不营营募化。外祖家一仆妇，以一布为施，尼熟视识之，曰：“布施须用己财，方为功德。宅中为失此布，笞小婢数人，佛岂受如此物耶？”妇以情告，曰：“初谓布有数十疋，未必一一细检，故偶取其一。不料累人受箠楚，日相诅咒，心实不安，故布施求忏罪耳。”尼掷还之曰：“然则何不密送原处，人亦得白，汝亦自安耶？”后妇死数年，其弟子乃泄其事，故人得知之。乾隆甲戌、乙亥间，年已七八十矣，忽过余家，云将诣潭柘寺礼佛，为小尼受戒。余偶话前事，摇首曰：“实无此事，小妖尼饶舌耳。”相与叹其忠厚。临行，索余题佛殿一额，余属赵春涧代书。合掌曰：“谁书即乞题谁名，佛前勿作诳语。”为易赵名，乃持去，后不再来。近问沧洲人，无识之者矣。又景城天齐庙一僧，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。士人敬之，无不称曰三师父，遂佚其名。果成弟子颇不肖，多散而托钵四方，惟此僧不坠宗风，无大刹知客市井气，亦无法座禅师骄贵气；戒律精苦，虽千里亦打包徒步，从不乘车马。先兄晴湖，尝遇之中途，苦邀同车，终不肯也。官吏至庙，待之礼无加；田夫野老至庙，待之礼不减。多布施，少布施，无布施，待之礼如一。禅诵之余，惟端坐一室，入其庙如无人者。其行事如是焉而已。然里之男妇，无不曰：“三师父道行清高。”及问其道行安在，清高安在，则茫然不能应。其所以感动人心，正不知何故矣。尝以

问姚安公，公曰：“据尔所见，有不清不高处耶？无不清不高，即清高矣。尔必欲锡飞、杯渡为善知识耶？此一尼一僧，亦彼法中之独行者矣。”（三师父涅盘不久，其名当有人知，俟见乡试诸孙辈，使归而询之庙中。）

九州之大，奸盗事无地无之，亦无日无之，均不为异也。至盗而稍别于盗，究不能不谓之盗；奸而稍别于奸，究不能不谓之奸，斯为异矣。盗而人许遂其盗，奸而人许遂其奸，斯更异矣。乃又相触立发，相牵立息，发如鼎沸，息如电掣，不尤异之异乎！舅氏安公五章言，有中年失偶者，已有子矣，复买一有夫之妇。幸控制有术，犹可相安。既而是人死，平日私蓄，悉在此妇手。其子微闻而索之，事无佐证，妇弗承也。后侦知其藏贮处，乃夜中穴壁入室。方开箧携出，妇觉，大号有贼，家众惊起，各持械入。其子仓皇从穴出，迎击之，立踣。即从穴入搜余盗，闻牀下喘息有声，群呼尚有一贼，共曳出縶缚。比灯至审视，则破额昏仆者其子，牀下乃其故夫也。其子苏后，与妇各执一词。子云：“子取父财不为盗。”妇云：“妻归前夫不为奸。”子云：“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会。”妇云：“父财可索取而不可穿窬。”互相诟谇，势不相下。次日，族党密议，谓涉讼两败，徒玷门风。乃阴为调停，使尽留金与其子，而听妇自归故夫，其难乃平。然已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”矣。先叔仪南公曰：“此事巧于相值，天也；所以致有此事，则人也。不纳此有夫之妇，子何由而盗、妇何由而奸哉？彼所恃者，力能驾驭耳。不知能驾驭于生前，不能驾驭于身后也。”

第二十三卷 滦阳续录五

戴东原言，其族祖某，尝僦僻巷一空宅。久无人居，或言有鬼。某厉声曰："吾不畏也。"入夜，果灯下见形，阴惨之气，砭人肌骨。一巨鬼怒叱曰："汝果不畏耶？"某应曰："然。"遂作种种恶状，良久，又问曰："仍不畏耶？"又应曰："然。"鬼色稍和曰："吾亦不必定驱汝，怪汝大言耳。汝但言一'畏'字，吾即去矣。"某怒曰："实不畏汝，安可诈言畏？任汝所为可矣！"鬼言之再四，某终不答。鬼乃太息曰："吾住此三十余年，从未见强项似汝者。如此蠢物，岂可与同居？"奄然灭矣。或咎之曰："畏鬼者常情，非辱也。谬答以畏，可息事宁人。彼此相激，伊于胡底乎？"某曰："道力深者，以定静祛魔，吾非其人也。以气凌之，则气盛而鬼不逼；稍有牵就，则气馁而鬼乘之矣。彼多方以饵，吾幸未中其机械也。"论者以其说为然。

饮食男女，人生之大欲存焉。干名义，渎伦常，败风俗，皆王法之所必禁也。若痴儿騃女，情有所钟，实非大悖于礼者，似不必苛以深文。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，以气节严正自任。尝指小婢配小奴，非一年矣。往来出入，不相避也。一日，相遇于庭，某公亦适至，见二人笑容犹未敛，怒曰："是淫奔也！于律奸未婚妻者，杖。"遂亟呼杖。众言："儿女嬉戏，实无所染，婢眉与乳可验也。"某公曰："于律谋而未行，仅减一等。减则可，免则不可。"卒并杖之，创几殆。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，不是过也。自此恶其无礼，故稽其婚期。二人遂同役之际，举足趑趄；无事之时，望影藏匿。跋前疐后，日不聊生。渐郁悒成疾，不半载内，先后死。其父母哀之，乞合葬。某公仍怒曰："嫁殇非礼，岂不闻耶？"亦不听。后某公殁时，口喃喃似与人语，不甚可辨。惟"非我不可"、"于礼不可"二语，言之十余度，了了分明。咸疑其有所见矣。夫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，古礼也。某公于孩稚之时，即先定婚姻，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。朝夕聚处，而欲其无情，必不能也。"内言不出于阃，外言不入于阃"，古礼也。某公僮婢无多，不能使各治其事，时时亲相授受，而欲其不通一语，又必不能也。其本不正，故其末不端。是二人之越礼，实主人有以成之。乃操之已蹙，处之过当，死者之心能甘乎？冤魄为厉，犹以"于礼不可"为词，其斯以为讲学家乎？

山西人多商于外，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。俟蓄积有资，始归纳妇。纳妇后仍出营利，率二三年一归省，其常例也。或命途蹇剥，或事故萦牵，一二十载不得归。甚或金尽裘敝，耻还乡里，萍飘蓬转，不通音问者，亦往往有之。有李甲者，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，因冒其姓。家中不得其踪迹，遂传为死。俄其父母并逝，妇无所依，寄食于母族舅氏家。其舅本住邻县，又挈家逐什一，商舶南北，岁无定居。甲久不得家书，亦以为死。靳乙谋

为甲娶妇，会妇舅旅卒，家属流寓于天津；念妇少寡，非长计，亦谋嫁于山西人，他时尚可归乡里。惧人嫌其无母家，因诡称己女。众人媒合，遂成其事。合卺之夕，以别已八年，两怀疑而不敢问。宵分私语，乃始了然。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，且诟且殴。阖家惊起，靳乙隔窗呼之曰："汝之再娶，有妇亡之实据乎？且流离播迁，待汝八年而后嫁，亦可谅其非得已矣！"甲无以应，遂为夫妇如初。破镜重合，古有其事；若夫再娶而仍元配，妇再嫁而未失节，载籍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姨丈卫公可亭，曾亲见之。

沧洲酒，阮亭先生谓之"麻姑酒"，然土人实无此称。著名已久，而论者颇有异同。盖舟行来往，皆沽于岸上肆中，村酿薄醨，殊不足辱杯罍；又土人防征求无餍，相戒不以真酒应官，虽笞捶不肯出，十倍其价亦不肯出，保阳制府，尚不能得一滴，他可知也。其酒非市井所能酿，必旧家世族，代相授受，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。水虽取于卫河，而黄流不可以为酒，必于南川楼下，如金山取江心泉法，以锡罂沉至河底，取其地涌之清泉，始有冲虚之致。其收贮畏寒畏暑，畏湿畏蒸，犯之则味败。其新者不甚佳，必庋阁至十年以外，乃为上品，一罂可值四五金。然互相馈赠者多，耻于贩鬻。又大姓若戴、吕、刘、王，若张、卫，率多零替，酿者亦稀，故尤难得。或运于他处，无论肩运、车运、舟运，一摇动即味变。运到之后，必安静处澄半月，其味乃复。取饮注壶时，当以杓平挹；数摆拨则味亦变，再澄数日乃复。姚安公尝言："饮沧酒禁忌百端，劳苦万状，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，实功不补患。不如遣小竖随意行沽，反陶然自适。"盖以此也。其验真伪法，南川楼水所酿者，虽极醉，膈不作恶，次日亦不病酒，不过四肢畅适，恬然高卧而已；其但以卫河水酿者，则否。验新陈法，凡庋阁二年者，可再温一次；十年者，温十次如故，十一次则味变矣。一年者再温即变，二年者三温即变，毫厘不能假借，莫知其所以然也。董曲江前辈之叔，名思任，最嗜饮。牧沧州时，知佳酒不应官，百计劝谕，人终不肯破禁约。罢官后，再至沧州，寓李进士锐巅家，乃尽倾其家酿。语锐巅曰："吾深悔不早罢官。"此虽一时之戏谑，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。

先师李又聃先生言，东光有赵氏者（先生曾举其字，今不能记，似尚是先生之尊行。），尝过清风店，招一小妓侑酒。偶语及某年宿此，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，计其年今未满四十。因举其小名，妓骇曰："是我姑也，今尚在。"明日，同至其家，宛然旧识。方握手寒温，其祖姑闻客出现，又大骇曰："是东光赵君耶？三十余年不相见，今鬓虽欲白，形状声音尚可略辨，君号非某耶？"问之，亦少年过此所狎也。三世一堂，都无避忌，传杯话旧，惘惘然如在梦中。又住其家两夕而别。别时言祖籍本东光，自其翁始迁此，今四世矣。不知祖墓犹存否？因举其翁之名，乞为访问。赵至家后，偶以问乡之耆旧，一人愕然良久，曰："吾今乃始信天道。是翁

即君家门客，君之曾祖与人讼，此翁受怨家金，阴为反间，讼因不得直。日久事露，愧而挈家逃。以为在海角天涯矣，不意竟与君遇，使以三世之妇，偿其业债也。吁，可畏哉！”

又聃先生又言，有安生者，颇聪颖。忽为众狐女摄入承尘上，吹竹调丝，行肴劝酒，极媟狎冶荡之致。隔纸听之，甚了了，而承尘初无微隙，不知何以入也。燕乐既终，则自空掷下，头面皆伤损，或至破骨流血。调治稍愈，又摄去如初。毁其承尘，则摄置屋顶，其掷下亦如初。然生殊不自言苦也。生父购得一符，悬壁上。生见之，即战栗伏地，魅亦随绝。问生：“符上何所见？”云：“初不见符，但见兵将狰狞，戈甲晃耀而已。”此狐以为仇耶？不应有燕昵之欢；以为媚耶？不应有扑掷之酷。忽喜忽怒，均莫测其何心。或曰：“是仇也，媚之乃死而不悟。”然媚即足以致其死，又何必多此一掷耶。

李汇川言，有严先生，忘其名与字。值乡试期近，学子散后，自灯下夜读。一馆童送茶入，忽失声仆地，碗碎琤然。严惊起视，则一鬼披发瞪目立灯前。严笑曰：“世安有鬼，尔必黠盗饰此状，欲我走避耳。我无长物，惟一枕一席，尔可别往。”鬼仍不动。严怒曰：“尚欲绐人耶？”举界尺击之，瞥然而灭。严周视无迹，沉吟曰：“竟有鬼耶？”既而曰：“魂升于天，魄降于地，此理甚明。世安有鬼？殆狐魅耳。”仍挑灯琅琅诵不辍。此生崛强，可谓至极，然鬼亦竟避之。盖执拗之气，百折不回，亦足以胜之也。又闻一儒生，夜步廊下。忽见一鬼，呼而语之曰：“尔亦曾为人，何一作鬼，便无人理？岂有深更昏黑，不分内外，竟入庭院者哉？”鬼遂不见。此则心不惊怖，故神不瞀乱，鬼亦不得而侵之。又故城沈丈丰功（讳鼎勋，姚安公之同年。），尝夜归遇雨，泥潦纵横，与一奴扶掖而行，不能辨路。经一废寺，旧云多鬼。沈丈曰：“无人可问，且寺中觅鬼问之。”迳入，绕殿廊呼曰：“鬼兄鬼兄，借问前途水深浅？”寂然无声。沈丈笑曰：“想鬼俱睡，吾亦且小憩。”遂偕奴倚柱睡至晓。此则襟怀洒落，故作游戏耳。

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，于空山捕得一玛哈沁。诘其何以得活，曰：“打牲为粮耳。”问：“潜伏已久，安得如许火药？”曰：“蜣螂曝干为末，以鹿血调之，曝干，亦可以代火药。但比硝磺力稍弱耳。”又一蒙古台吉云：“鸟铳贮火药铅丸后，再取一干蜣螂，以细杖送入，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。”此物理之不可解者，然试之均验。又疡医殷赞庵云：“水银能蚀五金，金遇之则白，铅遇之则化。凡战阵铅丸陷入骨肉者，割取至为楚毒。但以水银自创口灌满，其铅自化为水，随水银而出。”此不知验否，然于理可信。

田白岩言，有士人僦居僧舍，壁悬美人一轴，眉目如生，衣褶飘扬如动。士人曰：“上人不畏扰禅心耶？”僧曰：“此天女散花图，堵芬木画也。在寺

百余年矣，亦未暇细观。”一夕，灯下注目，见画中似人凸起一二寸。士人曰：“此西洋界画，故视之若低昂，何堵芬木也。”画中忽有声曰：“此妾欲下，君勿讶也。”士人素刚直，厉声叱曰：“何物妖鬼敢媚我！”遽掣其轴，欲就灯烧之。轴中絮泣曰：“我炼形将成，一付祝融，则形消神散，前功付流水矣。乞赐哀悯，感且不朽。”僧闻俶扰，亟来视。士人告以故。僧憬然曰：“我弟子居此室，患瘵而死，非汝之故耶？”画不应，既而曰：“佛门广大，何所不容？和尚慈悲，宜见救度。”士怒曰：“汝杀一人矣！今再纵汝，不知当更杀几人？是惜一妖之命，而戕无算人命也。小慈是大慈之贼，上人勿吝。”遂投之炉中。烟焰一炽，血腥之气满室，疑所杀不止一僧矣。后入夜，或嘤嘤有泣声。士人曰：“妖之余气未尽，恐久且复聚成形。破阴邪者。惟阳刚。”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余（京师谓之火鞭。），总结其信线为一，闻声时骤然爇之，如雷霆砰磕，窗扉皆震，自是遂寂。除恶务尽，此士人有焉。

有与狐为友者，天狐也，有大神术，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。凡名山胜境，恣其游眺，弹指而去，弹指而还，如一室也。尝云：“惟贤圣所居不敢至，真灵所驻不敢至，余则披图按籍，惟意所如耳。”一日，此人祈狐曰：“君能携我于九州之外，能置我于人闺阁中乎？”狐问：“何意？”曰：“吾尝出入某友家，预后庭丝竹之宴。其爱妾与吾目成，虽一语未通，而两心互照。但门庭深邃，盈盈一水，徒怅望耳。君能于夜深人静，摄我至其绣闼，吾事必济。”狐沉思良久，曰：“是无不可，如主人在何？”曰：“吾侦其宿他姬所而往也。”后果侦得实，祈狐偕往，狐不俟其衣冠，遽携之飞行。至一处，曰：“是矣。”瞥然自去。此人暗中摸索，不闻人声，惟觉触手皆卷轴，乃主人之书楼也。知为狐所弄，仓皇失措，误触一几倒，器玩落板上，碎声砰然。守者呼：“有盗！”僮仆坌至，启锁明烛，执械入。见有人瑟缩屏风后，共前击仆，以绳急缚。就灯下视之，识为此人，均大骇愕。此人故狡黠，诡言偶与狐友忤，被提至此。主人故稔知之，拊掌揶揄曰：“此狐恶作剧，欲我痛抶君耳。姑免笞，逐出！”因遣奴送归。他日与所亲密言之，且詈曰：“狐果非人！与我相交十余年，乃卖我至此。”所亲怒曰：“君与某交，已不止十余年，乃借狐之力，欲乱其闺阃，此谁非人耶？狐虽愤君无义，以游戏儆君，而仍留君自解之路，忠厚多矣。使待君华服盛饰，潜挈置主人卧塌下，君将何词以自文？由此观之，彼狐而人，君人而狐者也，尚不自反耶？”此人愧沮而去。狐自此不至，所亲亦遂与绝。郭彤纶与所亲有瓜葛，故得其详。

老儒刘泰宇，名定光，以舌耕为活。有浙江医者某，携一幼子流寓，二人甚相得，因卜邻。子亦韶秀，礼泰宇为师。医者别无亲属，濒死托孤于泰宇。泰宇视之如子。适寒冬，夜与共被。有杨甲为泰宇所不礼，因造谤曰：“泰宇以故人之子为娈童。”泰宇愤恚，问此子知尚有一叔，为粮艘旗丁掌书算，因携至沧州河干，借小屋以居；见浙江粮艘，一一遥呼，问有

某先生否。数日，竟得之，乃付以侄。其叔泣曰："夜梦兄云，侄当归，故日日独坐舵楼望。兄又云：'杨某之事，吾得直于神矣。'则不知所云也。"泰宇亦不明言，悒悒自归。迂儒拘谨，恒念此事无以自明，因郁结发病死。灯前月下，杨恒见其怒目视。杨故犷悍，不以为意。数载亦死。妻别嫁，遗一子，亦韶秀。有宦室轻薄子，诱为娈童，招摇过市，见者皆太息。泰宇，或云肃宁人，或云任邱人，或云高阳人，不知其审，大抵住河间之西也。迹其平生，所谓殁而可祀于社者欤！此事在康熙中年。三从伯灿宸公喜谈因果，尝举以为戒。久而忘之。戊午五月十二日，住密云行帐，夜半睡醒，忽然忆及，悲其名氏翳如。至滦阳后，为录大略如右。

常守福，镇番人。康熙初，随众剽掠，捕得当斩。曾伯祖光吉公时官镇番守备，奇其状貌，请于副将韩公免之，且补以名粮，收为亲随。光吉公罢官归，送公至家，因留不返。从伯祖钟秀公尝曰："常守福矫捷绝伦，少时尝见其以两足挂明楼雉堞上，倒悬而扫砖线之雪，四围皆净（剧盗多能以足向上，手向下，倒抱楼角而登。近雉堞处以砖凸出三寸，四围镶之，则不能登，以足不能悬空也。俗谓之砖线。）。持帚翩然而下，如飞鸟落地，真健儿也。"后光吉公为娶妻生子。闻今尚有后人，为四房佃种云。

门联唐末已有之，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，"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"二语是也。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。余乡张明经晴岚，除夕前自题门联曰："三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千锤百炼人。"适有锻铁者求彭信甫书门联，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。两家望衡对宇，见者无不失笑。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，颇契厚，坐此竟成嫌隙。凡戏无益，此亦一端。又董曲江前辈喜谐谑，其乡有演剧送葬者，乞曲江于台上题一额，曲江为书"吊者大悦"四字，一邑传为口实，致此人终身切齿，几为其所构陷。后曲江自悔，尝举以戒友朋云。

董秋原言，有张某者，少游州县幕，中年度足自赡，即闲居以莳花种竹自娱。偶外出数日，其妇暴卒。不及临诀，心恒怅怅如有失。一夕，灯下形见，悲喜相持，妇曰："自被摄后，有小罪过待发遣，遂羁绊至今。今幸勘结，得入轮回，以距期尚数载，感君忆念，祈于冥官，来视君，亦夙缘之未尽也。"遂相缱绻如平生。自此人定恒来，鸡鸣辄去。嬿婉之意有加，然不一语及家事，亦不甚问儿女。曰："人世嚣杂，泉下人得离苦海，不欲闻之矣。"一夕，先数刻至，与语不甚答，曰："少迟，君自悟耳。"俄又一妇搴帘入，形容无二，惟衣饰差别。见前妇惊却。前妇叱曰："淫鬼假形媚人，神明不汝容也！"后妇狼狈出门去。此妇乃握张泣。张惝恍莫知所为。妇曰："凡饿鬼多托名以求食，淫鬼多假形以行媚，世间灵语，往往非真。此鬼本西市娼女，乘君思忆，投隙而来，以盗君之阳气。适有他鬼告我，故投诉社公，来为君驱除。彼此时谅已受笞矣。"问："今在何所？"曰："与君本有再世缘，因奉事翁姑，外执礼而心

怨望，遇有疾病，虽不冀幸其死，亦不迫切求其生。为神道所录，降为君妾。又因怀挟私愤，以语激君，致君兄弟不甚睦，再降为媵婢。须后公二十余年生，今尚浮游墟墓间也。”张牵引入帏。曰：“幽明路隔，恐于阴谴，来生会了此愿耳。”呜咽数声而灭。时张父母已故，惟兄别居，乃诣兄具述其事，友爱如初焉。

有嫠妇年未二十，惟一子，甫三四岁，家徒四壁，又鲜族属，乃议嫁。妇色颇艳，其表戚某甲，密遣一妪说之曰：“我于礼无娶汝理，然思汝至废眠食。汝能托言守志，而私昵于我，每月给赀若干，足以赡母子。两家虽各巷，后屋则仅隔一墙，梯而来往，人莫能窥也。”妇惑其言，遂出入如外妇。人疑妇何以自活，然无迹可见，姑以为尚有蓄积而已。久而某甲奴婢泄其事。其子幼，即遣就外塾宿。至十七八，亦稍闻繁言。每泣谏，妇不从，狎昵杂坐，反故使见闻，冀杜其口。子恚甚，遂白昼入某甲家，剚刃于心，出于背，而以“借贷不遂，遭其轻薄，怒激致杀”首于官。官廉，得其情，百计开导，卒不吐实，竟以故杀论抵。乡邻哀之，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，乞文于朱梅崖前辈。梅崖先一夕梦是子，容色惨沮，对而拱立。至是憬然曰：“是可毋作也。不书其实，则一凶徒耳，乌乎表？书其实，则彰孝子之名，适以伤孝子之心，非所以妥其灵也。”遂力阻罢其事。是夕，又梦其拜而去。是子也，甘殒其身以报父仇，复不彰母过以为父辱，可谓善处人伦之变矣。或曰：“斩其宗祀，祖宗恫焉。盍待生子而为之乎？”是则讲学之家，责人无已，非余之所敢闻也。

小人之谋，无往不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实信。李云举言，其兄宪威官广东时，闻一游士性迂僻，过岭干谒亲旧，颇有所获。归装幞被衣履之外，独有二巨箧，其重四人乃能舁，不知其何所携也。一日，至一换舟处，两舷相接，束以巨绳，扛而过。忽四绳皆断如刃截，訇然堕板上。两箧皆破裂，顿足悼惜。急开检视，则一贮新端砚，一贮英德石也。石箧中白金一封，约六七十两，纸裹亦绽。方拈起审视，失手落水中。倩渔户没水求之，仅得小半。方懊丧间，同来舟子遽贺曰：“盗为此二箧，相随已数日，以岸上有人家，不敢发。吾惴惴不敢言。今见非财物，已唾而散矣。君真福人哉！抑阴功得神佑也？”同舟一客私语曰：“渠有何阴功，但新有一痴事耳。渠在粤日，尝以百二十金，托逆旅主人买一妾，云是一年余新妇，贫不举火，故鬻以自活。到门之日，其翁姑及婿俱来送，皆羸病如乞丐。临入房，互相抱持痛哭诀别。已分手，犹追数步，更絮语。媒妪强曳妇入。其翁抱数月小儿，向渠叩首曰：‘此儿失乳，生死未可知。乞容其母暂一乳，且延今日，明日再作计。’渠忽跃然起，曰：‘吾谓妇见出耳。今见情状凄动心脾，即引汝妇去，金亦不必偿也。古今人相去不远，冯京之父，吾岂不能为哉！’竟对众焚其劵。不知乃主人窥其忠厚，伪饰己女以绐之，傥其竟纳，又别有狡谋也。同寓皆知，渠至今未悟。岂鬼神即录为阴功耶？”又一客曰：“是阴功也。其事虽痴，其心则实出于恻隐。鬼神鉴

察，亦鉴察其心而已矣。今日免祸，即谓缘此事可也。彼逆旅主人，尚不知究竟如何耳？”先师又聃先生，云举兄也，谓云举曰：“吾以此客之论为然。”余又忆姚安公言，田丈耕野西征时，遣平鲁路守备李虎，偕二千总将三百兵出游徼，猝遇额鲁特自间道来。二千总启虎曰：“贼马健，退走必为所及。请公率前队扼山口，我二人率后队助之。贼不知我多寡，犹可以守。”虎以为然，率众力斗。二千总已先遁，盖绐虎与战，以稽时刻；虎败，则去已远也。虎遂战殁。后荫其子先捷如父官。此虽受绐而败，然受绐适以成其忠。故曰：“小人之谋，无往不福君子也。”此言似迂而实确。

云举又言，有人富甲一乡，积粟千余石。遇岁歉，闭不肯粜。忽一日，征集仆隶，陈设概量，手书一红笺，榜于门曰：“岁歉人饥，何心独饱？今拟以历年积粟，尽贷乡邻，每人以一石为律。即日各具囊箧赴领，迟则粟尽矣。”附近居民闻声云合，不一日而粟尽。有请见主人申谢者，则主人不知所往矣。皇遽大索，乃得于久鐍敝屋中，酣眠方熟。人至，始欠伸。众惊愕掖起，于身畔得一纸曰：“积而不散，怨之府也；怨之所归，祸之丛也。千家饥而一家饱，剽劫为势所必至，不名实两亡乎？感君旧恩，为君市德。希恕专擅，是所深祷。”不省所言者何事。询知始末，太息而已。然是时人情汹汹，实有焚掠之谋。得是博施，乃转祸为福。此幻形之妖，可谓爱人以德矣。所云旧恩，则不知其故。或曰：“其家园中有老屋，狐居之数十年，屋圮乃移去。”意即其事欤？

小时闻乳母李氏言，一人家与佛寺邻。偶寺廊跃下一小狐，儿童捕得，絷缚鞭箠，皆慑伏不动。放之，则来往于院中，绝不他往。与之食则食，不与亦不敢盗；饥则向人摇尾而已。呼之似解人语，指挥之亦似解人意。举家怜之，恒禁儿童勿凌虐。一日，忽作人语曰：“我名小香，是钟楼上狐家婢。偶嬉戏误事，因汝家儿童顽劣，罚受其蹂躏一月。今限满当归，故此告别。”问：“何故不逃避？”曰：“主人养育多年，岂有逃避之理？”语讫，作叩额状，翩然越墙而去。时余家一小奴窃物远遁，乳母因说此事，喟然曰：“此奴乃不及此狐。”

陈云亭舍人言，其乡深山中有废兰若，云鬼物据之，莫能修复。一僧道行清高，迳往卓锡。初一两夕，似有物窥伺，僧不闻不见，亦遂无形声。三五日后，夜有夜叉排闼入，狰狞跳掷，吐火嘘烟。僧禅定自若。扑及蒲团者数四，然终不近身；比晓，长啸去。次夕，一好女至，合什作礼，请问法要。僧不答。又对僧琅琅诵《金刚经》，每一分讫，辄问此何解。僧又不答。女子忽旋舞，良久，振其双袖，有物簌簌落满地，曰：“此比散花何如？”且舞且退，瞥眼无迹。满地皆寸许小儿，蠕蠕几千百，争缘肩登顶，穿襟入袖。或龁啮，或搔爬，如蚊虻虮虱之攒咂；或抉剔耳目，擘裂口鼻，如蛇蝎之毒螫。撮之投地，爆然有声，一辄分形为数十，弥添弥

众。左支右绌，困不可忍，遂委顿于禅榻下。久之苏息，寂无一物矣。僧慨然曰："此魔也，非迷也。惟佛力足以伏魔，非吾所及。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何必恋恋此土乎？"天明，竟打包返。余曰："此公自作寓言，譬正人之愠于群小耳。然亦足为轻尝者戒。"云亭曰："仆百无一长，惟平生不能作妄语。此僧归路过仆家，面上血痕细如乱发，实曾目睹之。"

老仆刘廷宣言，雍正初，佃户张璜于褚寺东架团焦（俗谓之团瓢，焦字音转也。二字出《北齐书》本纪。）守瓜，夜恒见一人，行步迟重，徐徐向西北去。一夕，偶窃随之，视所往。见至一丛冢处，有十余女鬼出迓，即共狎笑媟戏。知为妖物，然似是蠢蠢无所能。乃藏火铳于团焦，夜夜伺之。一夜，又见其过，发铳猝击，訇然仆地。秉火趋视，乃一翁仲也。次日，积柴燔为灰，亦无他异。至夜，梦十余妇女罗拜，曰："此怪不知自何来，力猛如罴虎。凡新葬女鬼，无老少皆遭胁污。有枝拒者，登其坟顶踊跃数四，即土陷棺裂，无可栖身。故不敢不从，然饮恨则久矣。今蒙驱除，故来谢也。"后有从高川来者云，石人洼冯道墓前（冯道，景城人，所居今犹名相国庄，距景城二三里。墓则在今石人洼。余幼时见残缺石兽、石翁仲尚有存者。县志云不知道墓所在，盖承旧志之误也。），忽失一石人，乃知即是物也。是物自五代至今，始炼成形，岁月不为不久。乃甫能幻化，即纵凶淫，卒自取焚如之祸，与邵二云所言木偶，其事略同。均为器小易盈者鉴也。

外叔祖张公蝶庄家有书室，颇轩敞。周以回廊，中植芍药三四十本，花时香过邻墙。门客闵姓者，携一仆下榻其中。一夕就枕后，忽外有女子声，曰："姑娘致意先生，今日花开，又值好月，邀三五女伴借一赏玩，不致有祸于先生。幸勿开门唐突，足见雅量矣。"闵噤不敢答，亦不复再言。俄微闻衣裳綷緜声，穴窗纸视之，无一人影；侧耳谛听，时似喁喁私语，若有若无，都不辨一字。跼蹐枕席，睡不交睫。三鼓以后，似又闻步履声，俄而隔院犬吠，俄而邻家犬亦吠，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。近处吠止，远处又吠，其声迢递向东北，疑其去矣。恐忤之招祟，不敢启户。天晓出视，了无痕迹，惟西廊尘上似略有弓弯印，亦不分明，盖狐女也。外祖雪峰公曰："如此看花，何必更问主人？殆闵公莽莽有伧气，恐其偶然冲出，致败人意耳。"

沧州有董华者，读书不成，流落为市肆司书算。复不能善事其长，为所排挤出。以卖药卜卦自给，遂贫无立锥。一母一妻，以缝纴澣濯佐之，犹日不举火。会岁饥，枵腹杜门，势且俱毙。闻邻村富翁方买妾，乃谋于母，将鬻妇以求活。妇初不从。华告以失节事大，致母饿死事尤大，乃涕泗曲从，惟约以傥得生还，乞仍为夫妇。华亦诺之。妇故有姿，富翁颇宠眷，然枕席时有泪痕。富翁固问，毅然对曰："身已属君，事事可听君所为。至感忆旧恩，则虽刀锯在前，亦不能断此念也。"适岁再饥，华与母并为

饿殍。富翁虑有变，匿不使知。有一邻妪偶泄之，妇殊不哭，痴坐良久，告其婢媪曰："吾所以隐忍受玷者，一以活姑与夫之命，一以主人年已七十余，度不数年，即当就木；吾年尚少，计其子必不留我，我犹冀缺月再圆也。今则已矣。"突起开楼窗，踊身倒坠而死。此与前录所载福建学使妾相类。然彼以儿女情深，互以身殉，彼此均可以无恨。此则以养姑养夫之故，万不得已而失身，乃卒无救于姑与夫，事与愿违，徒遭玷污，痛而一决，其赍恨尤可悲矣。

余十岁时，闻槐镇一僧（槐镇即《金史》之槐家镇，今作淮镇，误也。），农家子也，好饮酒食肉。庙有田数十亩，自种自食。牧牛耕田外，百无所知。非惟经卷法器皆所不蓄，毗卢袈裟皆所不具，即佛龛香火，亦在若有若无间也。特首无发，室无妻子，与常人小异耳。一日，忽呼集邻里，而自端坐破几上，合掌语曰："同居三十余年，今长别矣，以遗蜕奉托可乎？"溘然而逝。合掌端坐仍如故，鼻垂两玉箸，长尺余。众大惊异，共为募木造龛。舅氏安公实斋，居丁家庄，与相近，知其平日无道行，闻之不信，自往视之。以造龛未竟，二日尚未敛，面色如生，抚之肌肤如铁石。时方六月，蝇蚋不集，亦了无尸气，竟莫测其何理也。

喀喇沁公丹公（号益亨，名丹巴多尔济，姓乌梁汗氏，蒙古王孙也。）言，内廷都领侍萧得禄，幼尝给事其邸第。偶见一黑物如猫，卧树下。戏击以弹丸，其物甫一转身，即如巨犬，再击又一转身，遂巨如驴，惧不敢复击。物亦自去。俄而飞瓦掷砖，变怪陡作。知为狐魅，惴惴不自安。或教以绘象事之，其祟乃止。后忽于几上得钱数十，知为狐所酬，始试收之，秘不肯语。次日，增至百文。自是日有所增，渐至盈千。旋又改为银一，重约一两。亦日有所增，渐至一铤五十两。巨金不能密藏，遂为管领者所觉。疑盗诸官库，搒掠讯问，几不能自白。然后知为狐所陷也。夫飞土逐肉（"断竹续竹，飞土逐肉"，《吴越春秋》载陈音所诵古歌，即弹弓之始也。），儿戏之常。主人知之，亦未必遽加深责；狐不能畅其志也。饵之以利，使盈其贪壑，触彼祸罗，狐乃得适所愿矣。此其设阱伏机，原为易见；徒以利之所在，遂令智昏。反以为我礼即虔，彼心故悦。委曲自解，致不觉堕其彀中。昔夫差贪勾践之服事，卒败于越；楚怀贪商于之六百，卒败于秦；北宋贪灭辽之割地，卒败于金；南宋贪伐金之助兵，卒败于元。军国大计，将相同谋，尚不免于受饵。况区区童稚，乌能出老魅之阴谋哉，其败宜矣！又举一近事曰，有刑曹某官之仆夫，睡中觉得舌舔其面。举石击之，踣而毙。烛视，乃一黑狐。剥之，腹中有一小人首，眉目宛然，盖所炼婴儿未成也。翌日，为主人御车归。狐凭附其身，举凳击主人，且厉声陈其枉死状。盖欲报之而不能，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泄其愤耳。此二狐同一复仇，余谓此狐之悍而直，胜彼狐之阴而险也。

丹公又言，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，尝行路拾得二毡囊，其一满贮人牙，其

一满贮人指爪。心颇诧异，因掷之水中。旋一老妪仓皇至，左顾右盼似有所觅。问仆："曾见二囊否？"仆答以未见。妪知为所毁弃，遽大愤怒，折一木枝奋击仆。仆徒手与搏，觉其衣裳柔脆，如通草之心；肌肉虚松，似莲房之穰。指所抠处辄破裂，然放手即长合如故。又如抽刀之断水。互斗良久，妪不能胜，乃舍去。临去顾仆詈曰："少则三月，多则三年，必褫汝魄！"然至今已逾三年，不能为祟。知特大言相恐而已。此当是炼形之鬼，取精未足，不能凝结成实，故仍聚气而为形。其蓄人牙爪者，牙者骨之余，爪者筋之余，殆欲合炼服饵，以坚固其质耳。

田侯松岩言，今岁六月，有扈从侍卫和升，卒于滦阳。马兰镇总兵爱公星阿，与和亲旧，为经理棺衾，送其骨归葬。一夕如厕，缺月微明，见一人如立烟雾中。问之不言，叱之不动，爱公故能视鬼，凝神谛审，乃和之魂也。因拱而祝曰："昔敛君时，物多不备，我力绵薄，君所深知。今形见，岂有所责耶？"不言不动如故。又祝曰："闻殁于塞外者，不焚路引，其鬼不得入关。曩偶忘此，君毋乃为此来耶？"魂即稽首至地，倏然而隐。爱公为具牒于城隍，后不复见。又扈从南巡时，与爱公同寓江宁承恩寺，规模宏壮，楼阁袤延，所住亦颇轩敞。一日，方共坐，忽楼窗六扇无风自开，俄又自阖。爱公视之，曰："有一僧坐北牖上，其面横阔，须鬑鬑如久未剃，目瞪视而项微偻，盖缢鬼也。"以问寺僧，僧不能讳，惟怪何以识其貌，疑有人泄之。不知爱公之自能视也。又偶在船头，戏拈篙刺水，忽掷篙却避，面有惊色。怪诘其故，曰："有溺鬼缘篙欲上也。"戊午八月，宴蒙古外藩于清音阁，爱公与余连席。余以松岩所语叩之，云皆不妄。然则随处有鬼，亦复如人。此求归之鬼，有系恋心；开窗之鬼，有争据心；缘篙之鬼，有竞斗心。其得失胜负，喜怒哀乐，更当一一如人。是胶胶扰扰，地下尚无了期。释氏讲忏悔解脱，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，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。子贡曰："大哉死乎？君子息焉！"庄周曰："嗟来桑扈乎？而已反其真。"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。

第二十四卷 滦阳续录六

狐能诗者，见于传记颇多；狐善画则不概见。海阳李文砚亭言，顺治、康熙间，周处士璕薄游楚豫。周以画松名，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。松根起于西壁之隅，盘拏夭矫，横径北壁，而纤末犹扫及东壁一二尺；觉浓阴入座，长风欲来。置酒邀社友共赏。方攒立壁下指点赞叹，忽一友拊掌绝倒，众友俄亦哄堂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，有大木榻布长簟，一男一妇，裸而好合；流目送盼，媚态宛然。旁二侍婢亦裸立，一挥扇驱蝇，一以两手承妇枕，防蹂躏坠地。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。哗然趋视，眉目逼真，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，莫不掩口。士人恚甚，望空指画詈妖狐。忽檐际大笑曰："君太伤雅。曩闻周处士画松，未尝目睹。昨夕得观妙迹，坐卧其下不能去，致失避君，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。君遽毒詈，心实不平，是以与君小作剧。君尚不自反，乖戾如初，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，博途人一粲矣。君其图之。"盖士人先一夕设供客具，与奴子秉烛至书室。突一黑物冲门去，士人知为狐魅，曾诟厉也。众为慰解，请入座设一虚席于上。不见其形，而语音琅然。行酒至前辄尽，惟不食肴馔。曰："不茹荤四百余年矣。"濒散，语士人曰："君太聪明，故往往以气凌物，此非养德之道，亦非全身之道也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遇我，傥遇负气如君者，则难从此作矣。惟学问变化气质，愿留意焉。"叮咛郑重而别。回视所画，净如洗矣。次日，书室东壁，忽见设色桃花数枝，衬以青苔碧草，花不甚密，有已开者，有半开者，有已落者，有未落者，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，八九片反侧横斜，势如飘动，尤非笔墨所能到。上题二句曰："芳草无行径，空山正落花。"（编按：此二句，初唐杨师道之诗。）不署姓名。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。后周处士见之叹曰："都无笔墨之痕。觉吾画犹努力出棱，有心作态。"

景城北冈有元帝庙，明末所建也。岁久，壁上征迹隐隐，成峰峦起伏之形，望似远山笼雾，余幼时尚及见之。庙祝棋道士病其晦昧，使画工以墨钩勒，遂似削圆方竹。今庙已圮尽矣。棋道士不知其姓，以癖于象戏，故得此名。或以为齐姓误也。棋至劣而至好胜，终日丁丁然不休。对局者或倦求去，至长跪留之。尝有人指对局者一着，衔之次骨，遂拜绿章，诅其速死。又一少年偶误一着，道士幸胜，少年欲改着，喧争不许。少年粗暴，起欲相殴，惟笑而却避，曰："任君击折我肱，终不能谓我今日不胜也。"亦可云痴物矣。

酒有别肠，信然。八九十年来，余所闻者，顾侠君前辈称第一，缪文子前辈次之；余所见者，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。先生自云："我去二公中间，犹可着十余人。"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，然不以酒名。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，吴云岩前辈亦骎骎争胜。晋清曰："云岩酒后弥温克，

是即不胜酒力，作意矜持也。”验之不谬。同年朱竹君学士、周稚圭观察，皆以酒自雄。云岩曰：“二公徒豪举耳。拇阵喧呶，泼酒几半，使坐而静酌则败矣。”验之亦不谬。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，不与之酒，从不自呼一杯；与之酒，虽盆盎无难色，长鲸一吸，涓滴不遗。尝饮余家，与诸桐屿、吴惠叔等五六人角，至夜漏将阑，众皆酩酊，或失足颠仆。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，然后从容登舆去，神志湛然，如未饮者。其仆曰：“吾相随七八年，从未见其独酌，亦未见其偶醉也。”惟饮不择酒，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，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。然亦罕有矣。惜不及见顾、缪二前辈，一决胜负也。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，曰：“东坡长处，学之可也；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？”及余典试得临溪，以书报先生。先生覆札曰：“吾再传有此君，闻之起舞。但终恨君是蜂腰耳。”前辈风流，可云佳话。今老矣，久不预少年文酒之会，后来居上，又不知为谁？

高官农家畜一牛，其子幼时，日与牛嬉戏，攀角捋尾皆不动。牛或嗅儿顶，舐儿掌，儿亦不惧。稍长使之牧，儿出即出，儿归即归，儿行即行，儿止即止，儿睡则卧于侧，有年矣。一日往牧，牛忽狂奔至家，头颈皆浴血，哮吼以角触门。儿父出视，即掉头回旧路，知必有变，尽力追之。至野外，则儿已破颅死；又一人横卧道左，腹裂肠出，一枣棍弃于地。审视，乃三果庄盗牛者（三果庄，回民所聚，沧州盗薮也。）。始知儿为盗杀，牛又触盗死也。是牛也有人心焉。又西商李盛庭买一马，极驯良，惟路逢白马，必立而注视，鞭策不肯前；或望见白马，必驰而追及，衔勒不能止。后与原主谈及，原主曰：“是本白马所生，时时觅其母也。”是马也亦有人心焉。

余八岁时，闻保母丁媪言，某家有牸牛，跛不任耕，乃鬻诸比邻屠肆。其犊甫离乳，视宰割其母，牟牟鸣数日。后见屠者即奔避，奔避不及，则伏地战栗，若乞命状。屠者或故逐之，以资笑噱，不以为意也。犊渐长，甚壮健，畏屠者如初。及角既坚利，乃伺屠者侧卧凳上，一触而贯其心，递驰去。屠者妇大号捕牛。众悯其为母复仇，故缓追，逸之，竟莫知所往。时丁媪之亲串杀人，遇赦获免，仍与其子同里闬。丁媪故窃举是事为之忧危，明仇不可狎也。余则取犊有复仇之心，知力弗胜，故匿其锋，隐忍以求一当。非徒孝也，抑亦智焉。黄帝《巾机铭》曰（机是本字，校者或以为破体俗书，改为机字，反误。）：“日中必慧（编按：《汉书．贾宜传》引此句，作熭；《六韬》引此句，作彗，音义并同。），操刀必割。”言机之不可失也。《越绝书》子贡谓越王曰：“夫有谋人之心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”言机之不可泄也。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闭门如处女，出门如脱兔。”斯言当矣。

姜慎思言，乾隆己卯夏，有江南举子，以京师逆旅多湫隘，乃税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读书。偶晚凉树下散步，遇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颇白皙。挑与

语，不嗔不答，转墙角自去。夜半睡醒，似门上了鸟微有声，疑为盗，呼僮不应，自起隔门罅窥之，乃日间所见女子也。知其相就，急启户，拥以入。女子自言："为守坟人女，家酷贫，父母并拙钝，恒恐嫁为农家妇。顷蒙顾盼，意不自持，故从墙缺至君处。君富贵人，自必有妇，傥能措百金与父母，则为妾媵无悔。父母嗜利，亦必从也。"举子诺之，遂相缱绻，至鸡鸣乃去。自是夜半恒至，妖媚冶荡，百态横生。举子以为巫山洛水不是过也。一夜，来稍迟，举子自步月候之。乃忽从树杪飞下。举子顿悟，曰："汝毋乃狐耶？"女子殊不自讳，笑而应曰："初恐君骇怖，故托虚词。今情意已深，不妨明告。将来宦游四方，有一隐形随侍之妾，不烦车马，不择居停，不需衣食，昼可携于怀袖，夜即出而荐枕席，不愈于千金买笑耶？"举子思之，计良得。自是潜住书室，不待夜度矣。然每至秉烛则外出，夜半乃返；或微露鬓乱钗横状。举子疑之而未决。既而与其娈童乱；旋为二仆所窥，亦并与乱。庖人知之，亦续狎焉。一日，昼与娈童寝。举子潜扼杀之，遂现狐形；因埋于墙外。半月后，有老翁诣举子曰："吾女托身为君妾，何忽见杀？"举子愤然曰："汝知汝女为吾妾，则易言矣。夫两雄共雌，争而相戕，是为妒奸，于律当议抵。汝女既为我妾，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，则夫妇之名分定矣。而既淫于他人，又淫于我仆，我为本夫，例得捕奸。杀之，又何罪耶？"翁曰："然则何不杀君仆？"举子曰："汝女死则形见，此则皆人也。手刃四人，而执一死狐为罪案，使汝为刑官，能据以定谳乎？"翁俯首良久，以手拊膝曰："汝自取也夫！吾诚不料汝至此。"振衣自去。举子旋移居准提庵，与慎思邻房。其娈童与狐尤昵，衔主人之太忍，具泄其事于慎思，故得其详。

吉木萨（乌鲁木齐所属也。）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（军营了望之名。），与一菜园近。灌园叟年六十余，每遇风雨，辄借宿于卡伦。一夕，鸣凤醉以酒而淫之。叟醒大恚，控于营弁。验所创尚未平。申上官，除鸣凤粮。时鸣凤年甫二十，众以为必无此理；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，故此相报。然覆鞫两造，皆不承。咸云怪事。有官奴玉保曰："是固有之，不为怪也。曩牧马南山，为射雉者惊，马逸。惧遭责罚，入深山追觅。仓皇失道，愈转愈迷，经一昼夜不得出。遥见林内屋角，急往投之；又虑是盗巢，或见戕害，且伏草间觇情状。良久，有二老翁携手笑语出，坐盘石上，拥抱偎倚，意殊亵狎。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，恣为淫媟。我方以窥见阴私，惧杀我灭口，惴惴蜷缩不敢动。乃彼望见我，了无愧怍，共呼使出，询问何来；取二饼与食，指归路曰：'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，见深涧沿之行，一日可至家。'又指最高一峰，曰：'此是正南，迷即望此知方向。'又曰：'空山无草，汝马已饥而自归。此间熊与狼至多，勿再来也。'比归家，马果先返。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，非此老翁类乎？"据其所言，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惟二翁不知何许人，遁迹深山，似亦修道之士，何以所为乃如此？《因树屋书影》记仙人马绣头事，称其比及顽童，云中有真阴可采。是容成术非但御女，兼亦御男？然采及老翁，有何裨益？即修炼果有

此法，亦邪师外道而已，上真定无此也。

张助教潜亭言，昔与一友同北上，夜宿逆旅。闻綷縩有声，或在窗外，或在室之外间。初以为虫鼠，不甚讶；后微闻叹息，乃始栗然。侦之，无睹也。至红花埠，偶忘收笔砚，夜分闻有搁笔声。次早，几上有字迹，阴黯惨淡，似有似无。谛审，乃一诗，其词曰："上巳好莺花，寒食多风雨。十年汝忆吾，千里吾随汝。相见不得亲，悄立自凄楚。野水青茫茫，此别终万古。"似香魂怨抑之语。然潜亭自忆无此人，友自忆亦无此人，不知其何以来也。程鱼门曰："君肯诵是诗，定无是事。恐贵友讳言之耳。"众以为然。

同年胡侍御牧亭，人品孤高，学问文章，亦具有根柢。然性情疏阔，绝不解家人生产事。古所谓不知马几足者，殆有似之。奴辈玩弄如婴孩。尝留余及曹慕堂、朱竹君、钱辛楣饭，肉三盘，蔬三盘，酒数行耳，闻所费至三四金，他可知也。同年偶谈及，相对太息。竹君愤尤甚，乃尽发其奸，迫逐之。然结习已深，密相授受，不数月，仍故辙。其党类布在士大夫家，为竹君腾谤，反得喜事名。于是人皆坐视，惟以小人有党，君子无党，姑自解嘲云尔。后牧亭终以贫困郁郁死。死后一日，有旧仆来，哭尽哀，出三十金置几上，跪而祝曰："主人不迎妻子，惟一身寄居会馆，月俸本足以温饱。徒以我辈剥削，致薪米不给。彼时以京师长随，连衡成局，有忠于主人者，共排挤之，使无食宿地，故不敢立异同。不虞主人竟以是死。中心愧悔，夜不能眠。今尽献所积助棺敛，冀少赎地狱罪也。"祝讫自去。满堂宾客之仆，皆相顾失色。陈裕斋因举一事曰："有轻薄子见少妇独哭新坟下，走往挑之。少妇正色曰：'实不相欺，我狐女也。墓中人耽我之色，至病瘵而亡。吾感其多情，而愧其由我而殒命，已自誓于神，此生决不再偶。尔无妄念，徒取祸也。'此仆其类此狐欤？"然余谓终贤于掉头竟去者。

田侯松岩言，幼时居易州之神石庄（土人云，本名神子庄，以尝出一神童故也。后有三巨石陨于庄北，如春秋宋国之事，故改今名。在易州西南二十余里。），偶与僮辈嬉戏马厩中，见煮豆之锅，凸起铁泡十数，并形狭而长。僮辈以石破其一，中有虫长半寸余，形如柳蠹，色微红，惟四短足与其首皆作黑色，而油然有光。取出，犹蠕蠕能动。因一一破视，一泡一虫，状皆如一。又言，头等侍卫常君青（此又别一常君，与常大宗伯同名。），乾隆癸酉戍守西域，卓帐南山之下（塞外山脉自西南趋东北，西域三十六国，夹之以居，在山南者呼曰"北山"，在山北者呼曰"南山"，其实一山也。）。山半有飞瀑二丈余，其泉甚甘。会冬月冰结，取水于河，其水湍悍而性冷，食之病人。不得已，仍凿瀑泉之冰。水窍甫通，即有无数冰丸随而涌出，形皆如橄榄。破之，中有白虫如蚕，其口与足则深红，殆所谓冰蚕者欤？与铁中之虫，锻而不死，均可谓异闻矣。然天地之气，

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极阳之内必伏阴，极阴之内必伏阳。八卦之对待，坎以二阴包一阳，离以二阳包一阴。六十四卦之流行，阳极于干，即一阴生，下而为姤；阴极于坤，即一阳生，下而为复。其静也伏斯敛，敛斯郁焉；其动也郁斯蒸，蒸斯化焉。至于化则生，生不已矣。特冲和之气，其生有常；偏胜之气，其生不测。冲和之气，无地不生；偏胜之气，或生或不生耳。故沸鼎炎熇，寒泉冱结，其中皆可以生虫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载，火鼠生炎洲火中，绩其毛为布，入火不燃。今洋舶多有之。先兄晴湖蓄数尺，余尝试之。又《神异经》载，冰鼠生北海冰中，穴冰而居，啮冰而食，岁久大如象，冰破即死。欧罗巴人曾见之。谢梅庄前辈戍乌里雅苏台时，亦曾见之。是兽且生于火与冰矣。其事似异，实则常理也。

数皆前定，故鬼神可以前知。然有其事尚未发萌，其人尚未举念，又非吉凶祸福之所关，因果报应之所系，游戏琐屑至不足道，断非冥籍所能预注者，而亦往往能前知。乾隆庚寅，有翰林偶遇乩仙，因问宦途。乩判一诗，曰："春风一笑手扶笻，桃李花开泼眼浓。好是寻香双蛱蝶，粉墙才过巧相逢。"茫不省为何语。俄御试翰林，以编修改知县。众谓次句隐用河阳一县花事，可云有验。然其余究不能明。比同年往慰，司阍者扶杖蹩躄出。盖朝官仆隶，视外吏如天上人。司阍者得主人外转信，方立阶上，喜而跃曰："吾今日登仙矣！"不虞失足，遂损其胫，故杖而行也。数日后，微闻一日遣二仆，而罪状不明。旋有泄其事者曰："二仆皆谋为司阍，而无如先已有跛者。乃各因饰其妇，俟主人燕息，诱而蛊之。至夕，一妇私具饼饵，一妇私煎茶，皆暗中摸索至书斋廊下。猝然相触，所赍俱倾，愧不自容；转怒而相诟。主人不欲深究，故善遣去。"于是诗首句三四句并验。此乩可谓灵鬼矣。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，终无理可推也。（马夫人雇一针线人，曾在是家，云二仆谋夺司阍则有之，初无自献其妇意，乃私谋于一黠仆，黠仆为画此策，均与约："是日有暇，可乘隙以进。"而不使相知。故致两败。二仆逐后，黠仆又党附于跛者，邀游妓馆，跛者知其有伏机，阳使先往待，而阴告主人往捕，故黠仆亦败。嗟乎！一州县官司阍耳，而此四人者，互相倾轧，至辗转多方而不已。黄雀螳螂之喻，兹其明验矣。附记之以着世情之险。）

余官兵部尚书时，往良乡送征湖北兵，小憩长新店旅舍。见壁上有《归雁诗》二首，其一曰："料峭西风雁字斜，深秋又送汝还家。可怜飞到无多日，二月仍来看杏花。"其二曰："水阔云深伴侣稀，萧条只与燕同归。惟嫌来岁乌衣巷，却向雕梁各自飞。"末题"晴湖"二字，是先兄字也。然语意笔迹，皆不似先兄，当别一人。或曰："有郑君名鸿撰，亦字晴湖。"

偶见田侯松岩持画扇，笔墨秀润，大似衡山。云其亲串德君芝麓所作也。上有一诗曰："野水平沙落日遥，半山红树影萧条。酒楼人倚孤樽坐，看我骑驴过板桥。"风味翛然，有尘外之致。复有德君题语，云是卓悟庵

作，画即画此诗意。故并录此诗，殆亦爱其语也。田侯云，悟庵名卓礼图，然不能详其始末。大抵沈于下僚者，遥情高韵，而名氏翳如。录而存之，亦郭恕先之远山数角耳。

古人祠宇，俎豆一方，使后人挹想风规，生其效法，是即维风励俗之教也。其间精灵常在，肸蚃如闻者，所在多有；依托假借，凭以猎取血食者，间亦有之。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，因溽暑散步野外。黄昏后，冥色苍茫，忽遇一人相揖。俱坐老树之下，叩其乡里名姓，其人云："君勿相惊，仆即蔡中郎也。祠墓虽存，享祀多缺；又生叨士流，殁不欲求食于俗辈。以君气类，故敢布下忱。明日赐一野祭可乎？"士人故雅量，亦不恐怖，因询以汉末事。依违酬答，多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中语，已窃疑之；及询其生平始末，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《琵琶记》纤悉曲折，一一皆同。因笑语之曰："资斧匮乏，实无以享君，君宜别求有力者。惟一语嘱君，自今以往，似宜求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中郎文集稍稍一观，于求食之道更近耳。"其人面赧彻耳，跃起现鬼形去。是影射敛财之术，鬼亦能之矣。

梁豁堂言，有客游粤东者，妇死，寄柩于山寺。夜梦妇曰："寺有厉鬼，伽蓝神弗能制也。凡寄柩僧寮者，男率为所役，女率为所污。吾力拒，弗能免也，君盍讼于神？"醒而忆之了了，乃炷香祝曰："我梦如是，其春睡迷离耶？意想所造耶？抑汝真有灵耶？果有灵，当三夕来告我。"已而再夕，梦皆然。乃牒诉于城隍。数日无肸蚃。一夕，梦妇来曰："讼若得直，则伽蓝为失纠举，山神社公为失约束，于阴律皆获谴。故城隍踌躇未能理。君盍再具牒，称将诣江西，诉于正乙真人，则城隍必有处置矣。"如所言，具牒投之。数日，又梦妇来，曰："昨城隍召我，谕曰：'此鬼原居此室中，是汝侵彼，非彼摄汝也。男女共居一室，其仆隶往来，形迹嫌疑，或所不免。汝诉亦不为无因。今为汝重笞其仆隶，已足谢汝，何必坚执奸污，自博不贞之名乎？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，大事不如化小事，汝速令汝夫移柩去，则此案结矣。'再四思之，凡事可已则已，何必定与神道争，反激意外之患？君即移我去可也。"问："城隍既不肯理，何欲诉天师，即作是调停？"曰："天师虽不治幽冥，然遇有控诉，可以奏章于上帝，诸神弗能阻也。城隍亦恐激意外患，故委曲消弭，使两造均可以已耳。"语讫，郑重而去。其夫移柩于他所，遂不复梦。此鬼苟能自救，即无多求，亦可云解事矣。然城隍既为明神，所司何事？毋乃聪明而不正直乎？且养痈不治，终有酿为大狱时；并所谓聪明者，毋乃亦通蔽各半乎？

田白岩言："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，但闻声而不见形。亦时预文酒之会，词辩纵横，莫能屈也。一日，有请见其形者，狐曰：'欲见吾真形耶？真形安可使君见；欲见吾幻形耶？是形既幻，与不见同，又何必见。'众固请之，狐曰：'君等意中，觉吾形何似？'一人曰：'当庞眉皓首。'应声即现一

老人形。又一人曰：‘当仙风道骨。’应声即现一道士形。又一人曰：‘当星冠羽衣。’应声即现一仙官形。又一人曰：‘当貌如童颜。’应声即现一婴儿形。又一人戏曰：‘《庄子》言姑射神人，绰约若处子，君亦当如是。’即应声现一美人形。又一人曰：‘应声而变，是皆幻耳，究欲一睹真形。’狐曰：‘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，而欲我独示真形乎？’大笑而去。”子青曰：“此狐自称七百岁，盖阅历深矣。”

舅氏实斋安公曰：“讲学家例言无鬼。鬼吾未见，鬼语则吾亲闻之。雍正壬子乡试，返宿白沟河。屋三楹，余住西间，先一南士住东间。交相问讯，因沽酒夜谈。南士称：‘与一友为总角交，其家酷贫，亦时周以钱粟。后北上公车，适余在某巨公家司笔墨，悯其飘泊，邀与同居，遂渐为主人所赏识。乃摭余家事，潜造蜚语，挤余出而据余馆。今将托钵山东，天下岂有此无良人耶？’方相与太息，忽窗外呜呜有泣声，良久语曰：‘尔尚责人无良耶？尔家本有妇，见我在门前买花粉，诡言未娶，诳我父母，赘尔于家，尔无良否耶？我父母患疫，先后殁，别无亲属，尔据其宅，收其资，而棺衾祭葬俱草草，与死一奴婢同，尔无良否耶？尔妇附粮艘寻至，入门与尔相诟厉，即欲逐我，既而知原是我家，尔衣食于我，乃暂容留，尔巧说百端，降我为妾，我苟求宁静，忍泪曲从，尔无良否耶？既据我宅，索我供给，又虐使我，呼我小名，动使伏地受杖，尔反代彼揿我项背，按我手足，叱我勿转侧，尔无良否耶？越年余，我财产衣饰剥削并尽，乃鬻我于西商，来相我时，我不肯出，又痛捶我，致我途穷自尽，尔无良否耶？我殁后不与一柳棺，不与一纸钱，复褫我敝衣，仅存一裤，裹以芦席，葬丛冢，尔无良否耶？吾诉于神明，今来取尔！尔尚责人无良耶！’其声哀厉，僮仆并闻。南士惊怖瑟缩，莫措一词，遽噭然仆地。余虑或牵涉，未晓即行，不知其后如何，谅无生理矣。”因果分明，了然有据，但不知讲学家见之，又作何遁词耳。

张浮槎《秋坪新语》载余家二事。其一记先兄晴湖家东楼鬼（此楼在兄宅之西，以先世未析产时，楼在宅之东，故沿其旧名。），其事不虚，但委曲未详耳。此楼建于明万历乙卯，距今百八十四年矣。楼上楼下，凡缢死七人，故无敢居者。是夕不得已开之，遂有是变。殆形家所谓凶方欤？然其侧一小楼，居者子孙蕃衍，究莫明其故也。其一记余子汝佶临殁事，亦十得六七；惟作西商语索逋事，则野鬼假托以求食。后穷诘其姓名、居址、年月与见闻此事之人，乃词穷而去。汝佶与债家涉讼时，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，具有案牍，亦无此条。盖张氏、纪氏为世姻，妇女递相述说，不能无纤毫增减也。嗟乎！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，《鲁史》且然，况稗官小说？他人记吾家之事，其异同吾知之，他人不能知也。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，据其所闻，辄为叙述，或虚或实或漏，他人得而知之，吾亦不得知也。刘后村（编按：刘后村诗，一作陆游诗。）诗曰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得管，满村听唱蔡

中郎。”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矣。惟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劝惩之旨，不颠倒是非如《碧云騢》，不怀挟恩怨如《周秦行记》，不描摹才子佳人如《会真记》，不绘画横陈如《秘辛》，冀不见摈于君子云尔。

纪汝佶六则

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，幼颇聪慧。读书未多，即能作八比。乙酉举于乡，始稍稍治诗，古文尚未识门径也。会余从军西域，乃自从诗社才士游，遂误从公安、竟陵两派入。后依朱子颖于泰安，见《聊斋志异》抄本（时是书尚未刻。），又误堕其窠臼，竟沉沦不返，以讫于亡故。其遗诗遗文，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，余未一为编次也。惟所作杂记，尚未成书，其间琐事，时或可采。因为简择数条，附此录之末，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。又惜其一归彼法，百事无成，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，存其名字也。

花隐老人居平陵城之东，鹊华桥之西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自道真姓字。所居有亭台水石，而莳花尤多。居常不与人交接，然有看花人来，则无弗纳。曳杖伛偻前导，手无停指，口无停语，惟恐人之不及知、不及见也。园无隙地，殊香异色，纷纷拂拂，一往无际；而兰与菊与竹，尤擅天下之奇。兰有红有素，菊有墨有绿。又有丹竹纯赤，玉竹纯白；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节，虽非目所习见，尚为耳所习闻也。异哉，物之聚于所好，固如是哉！

士人某，寓岱庙之环咏亭。时已深冬，北风甚劲。拥炉夜坐，冷不可支，乃息烛就寝。既觉，见承尘纸破处有光。异之，披衣潜起，就破处审视。见一美妇，长不满二尺，紫衣青衿，着红履，纤瘦如指，髻作时世妆，方爇火炊饭。灶旁一短足几，几上锡檠荧然。因念此必狐也。正凝视间，忽然一嚏。妇惊，触几灯覆，遂无所见。晓起，破承尘视之。黄泥小灶，光洁异常；铁釜大如碗，饭犹未熟也；小锡檠倒置几下，油痕狼籍，惟爇火处纸不燃，殊可怪耳。

徂徕山有巨蟒二，形不类蟒，顶有角如牛，赤黑色，望之有光。其身长约三四丈，蜿蜒深涧中。涧广可一亩，长可半里，两山夹之，中一隙仅三尺许。游人登其巅，对隙俯窥，则蟒可见。相传数百年前颇为人害，有异僧禁制，遂不得出。夫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，似此亦无足怪；独怪其蜷伏数百年，而能不饥渴也。

泰安韩生，名鸣歧，旧家子，业医。尝夤夜骑马赴人家，忽见数武之外有巨人，长十余丈。生胆素豪，摇鞚迳过，相去咫尺，即挥鞭击之。顿缩至三四尺，短发鬅鬙，状极丑怪，唇吻翕辟，格格有声。生下马执鞭逐之，其行缓涩，蹒跚地上，意颇窘。既而身缩至一尺，而首大如瓮，似不胜载，殆欲颠仆。生且行且逐，至病者家，乃不见。不知何怪也。汶阳范灼亭说。

戊寅五月二十八日，吴林塘年五旬时，居太平馆中。余往为寿。座客有能为烟戏者，年约六十余，口操南音，谈吐风雅，不知其何以戏也。俄有仆携巨烟筒来，中可受烟四两。爇火吸之，且吸且咽，食顷方尽，索巨碗瀹苦茗，饮讫，谓主人曰：“为君添鹤算，可乎？”即张吻吐鹤二只，飞向屋角；徐吐一圈，大如盘，双鹤穿之而过，往来飞舞，如掷梭然。既而嘎喉有声，吐烟如一线，亭亭直上，散作水波云状。谛视，皆寸许小鹤，翩翩左右，移时方灭。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。俄其弟子继至，奉一觞与主人曰：“吾技不如师，为君小作剧可乎？”呼吸间，有朵云缥缈筵前，徐结成小楼阁，雕栏绮窗，历历如画。曰：“此海屋添筹也。”诸客复大惊，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，亦无以喻是矣。以余所见诸说部，如掷杯化鹤、顷刻开花之类，不可殚述，毋亦实有其事，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？如此事非余目睹，亦终不信也。

豫南李某，酷好马。尝于遵化牛市中见一马，通体如墨，映日有光，而腹毛则白于霜雪，所谓乌云托月者也。高六尺余，鬃尾鬈然，足生爪，长寸许，双目莹澈如水精，其气昂昂如鸡群之鹤。李以百金得之，爱其神骏，刍秣必身亲。然性至狞劣，每覆障泥，须施绊锁，有力者数人左右把持，然后可乘。按辔徐行，不觉其驶，而瞬息已百里。有一处去家五日程，午初就道，比至，则日未衔山也。以此愈爱之。而畏其难控，亦不敢数乘。一日，有伟丈夫碧眼虬髯，款门求见，自云能教此马。引就枥下，马一见即长鸣。此人以掌击左右肋，始弭耳不动。乃牵就空屋中，阖户与马盘旋。李自隙窥之，见其手提马耳，喃喃似有所云，马似首肯。徐又提耳喃喃如前，马亦似首肯。李大惊异，以为真能通马语也。少间，启户，引缰授李，马已汗如濡矣。临行谓李曰：“此马能择主，亦甚可喜。然其性未定，恐或伤人；今则可以无虑矣。”马自是驯良，经二十余载，骨干如初。后李至九十余而终，马忽逸去，莫知所往。